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Yushi Mingyan, by Feng Menglong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net

Title: Yushi Mingyan

Author: Feng Menglong

Release Date: December 21, 2008 [EBook #27582]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YUSHI MINGYAN ***

Produced by Yi-hong Chen

书名: 喻世明言 馮夢龍 著

Title: Yushi Mingyan Author: Feng Menglong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鐘非員，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誰知？万事空花游戲。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脱离煩惱是和非，隨分支閒得意。

這首詞名為《西雁月》，是動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為酒、色、財、氣四字，損卻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為欲種，起手時，牽腸挂肚：過後去，喪魄消魂。假如牆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于事。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卻不顧他人的百年思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為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舍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職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晚做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寶。蔣世澤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侄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善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會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挂。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著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個不歡喜！閒話休題。卻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几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造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千淚眼，整理大事。擯齋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內外宗親，都來吊孝。本縣有個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蔣門親戚陪待敘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攛掇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眾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攛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卻被攛掇了几番，自想孤身無伴，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妝奩，一時如何來得？況且孝未期年，于禮有礙，便要成親，且待小樣之后再議。”媒人回話，興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強。光陰如箭，不覺周年已到。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雁月》為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麻衣。畫樓結彩燭光輝，和香花筵齊備。那美妝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宵云雨足歡娛，來日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棗陽縣中，人人稱羨，造出四句口號，道是：天下婦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著他，勝似為附馬。常言道：“做買賣不著，只一時：討老婆不著，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戶人家，單揀門戶相當，或是貪他嫁資丰厚，不分皂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婦，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顧體面，讓他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

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為婚。今日娶過門來，果然嬌資艷質，說起來，比他兩個胡儿加倍標致。正是：吳宮西子不如，楚國南威難賽。若比水月觀音，一樣燒香禮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會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道。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興哥也自割舍不得，兩下淒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著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著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督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挂下來。兩下里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個后生些的去：留一個老成的在家，听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個婆娘，專管廚下。又有兩個丫頭，一個叫暗云，一個叫暖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分付停當了，對渾家說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瞰，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下掩淚而別。正是：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高。興哥上路，心中只想著渾家，整日的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伙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興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個瘧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脈，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閣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只為蠅頭微利，拋卻鴛被良緣。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不題興哥做客之事。且說這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轟轟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圖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臘盡愁難盡，春歸人未歸。朝來嗔寂寞，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個歲朝。暗云、暖雪兩個丫頭，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著大街，第二帶方做臥室，三巧兒閒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被丫頭們攔掇不過，只得從邊廂里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窗子，把帘兒放下，三口兒在帘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個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暗云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問耍的，那個出來賣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個身

上，五日內包晚一個來占卦便了。”早飯過後，暖雪下樓小解，忽听得街上當當的敲响。响的這件東西，晚做“報君知”，是瞎子賣卦的行頭。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檢了褲腰，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撥轉腳頭，一口气跑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儿几分付，晚在樓下坐啓內坐著，討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听他剖斷。那瞎先生占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廚下兩個婆娘，听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督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采。”三巧儿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謂“望梅止渴”、“畫講充饑”。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儿只為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帘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儿動靜。三巧儿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著這個俊俏后生。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這個俊俏后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為大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舖中間個家信。那典舖正在蔣家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頭上帶一項蘇樣的百技鬚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与蔣興哥平昔穿著相像。三巧儿遠遠瞧見，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開帘子，定眼而看。陳大郎抬頭，望見樓上一個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心上歡喜了他，也對著樓上丟個眼色。誰知兩個都錯認了。三巧儿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窗儿拽轉，跑在后樓，靠著床沿上坐地，几自心頭突突的跳個不住。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儿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個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為人在世。”歎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有個賣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過交易。這婆子能言快語，況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得，須是与他商議，定有道理。這一夜番來覆去，勉強過了。次日起個清早，只推有事，討些涼水梳洗，取了一百兩銀子，兩大錠金子，急急的跑進城來。這叫做：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工夫。陳大郎進城，一徑來到大市街東巷，去敲那薛婆的門。薛婆蓬著頭，正在天井里揀珠子，听得敲門，一頭收過珠包，一頭問道：“是誰？”才听說出“徽州陳”三字，慌忙開門請進，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為禮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貴干？”陳大郎道：“特特而來，若退時，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么？”陳大郎道：“珠子也要買，還有大買賣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這一行貨，其余都不熟慣。”陳大郎道：“這里可說得話么？”薛婆便把大門關上，請他到小閣儿坐著，問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見四下無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銀子，解開布包，攤在桌上，道：“這一百兩白銀，干娘收過了，方才敢說。”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黃燦燦的兩錠金子，也放在桌上，道：“這十兩金子，一并奉納。若干娘再不收時，便是故意推調了。今日是我來尋你，非是你來求我。只為這樁大買賣，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說做不成時，這金銀你只管受用。終不然我又來取討，日后再沒相會的時節了？我陳商不是恁般小樣的人！”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個個貪錢鈔？見了這股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薛婆當時滿臉堆下

笑來，便道：“大官人休得錯怪，老身一生不會要別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錢財。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權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勞，依据日奉納。”說罷，將金錠放銀包內，一齊包起，叫聲：“老身大膽了。”拿向臥房中藏過，忙盪出來，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稱謝，你且說甚么買賣，用著老身之處？”大郎道：“急切要尋一件救命之寶，是處都無，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將起來道：“又是作怪！老身在這條巷中住過二十多年，不會聞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寶。大官人你說，有寶的還是誰家？”大郎道：“敝鄉里汪三朝奉典舖對門高樓子內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這是本地蔣興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這救命之寶，正要問他女善借借。”便把椅子掇近了婆子身邊，向他訴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听罷，連忙搖首道：“此事太難！蔣興哥新娶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兩個如魚似水，寸步不離。如今投奈何出去了，這小胡子足不下樓，甚是貞節。因興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輩從不會上他的階頭。連這小娘子面長面短，老身還不認得，如何應承得此事？方才所賜，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陳大郎听說，慌忙雙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時，被他兩手拿住衣袖，緊緊核定在椅上，動彈不得。口里說：“我陳商這條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個妙計，作成我入馬，救我殘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兩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個死。”慌得婆子沒理會處，連聲應道：“是，是！莫要折殺老身，大官人請起，老身有話講。”陳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見教。”薛婆道：“此事須從容圖之，只要成就，莫論歲月。若是限時限日，老身決難奉命。”陳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退几日何妨。只是計將支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退，早飯后，相約在汪三朝奉典舖中相會。大官人可多帶銀兩，只說与老身做買賣，其間自有道理。若是老身這兩只腳跨進得蔣家門時，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處，莫在他門首盤桓，被人識破，誤了大事。討得三分機會，老身自來回復。”陳大郎道：“謹依尊命。”唱了個肥喏，欣然開門而去。正是：未曾滅項興劉，先見筑壇拜將。當日無話。到次日，陳大郎穿了一身齊整衣服，取上三四百兩銀子，放在個大皮匣內，晚小郎背著，跟隨到大市街汪家典舖來。瞧見對門樓窗緊閉，料是婦人不在，便与管典的拱了手，討個木凳儿坐在門前，向東而望。不多時，只見薛婆抱著一個葦絲箱儿來了。陳大郎晚住，問道：“箱內何物？”薛婆道：“珠寶首飾，大官人可用么？”大郎道：“我正要買。”薛婆進了典舖，与管典的相見了，叫聲聒噪，便把箱儿打開。內中有十來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都盛著新樣簇花點翠的首飾，奇巧動人，光燦奪目。陳大郎揀几吊極粗極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類，做一堆儿放著，道：“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儿瞅著，說道：“大官人要用時盡用，只怕不肯出這樣大價錢。”陳大郎已自會意，開了皮匣，把這些銀兩白華華的，攤做一台，高聲的叫道：“有這些銀子，難道買你的貨不起。”此時鄰舍聞漢已自走過七八個人，在舖前站著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豈敢小覷大官人。這銀兩須要仔細，請收過了，只要還得價錢公道便好。”兩下一邊的討价多，一邊的還錢少，差得天高地遠。那討价的一口不移，這里陳大郎拿著東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的翻覆認看，言真道假、彈斤佑兩的在日光中恒耀。惹得一市人都來觀看，不住聲的有人喝采。婆子亂嚷道：“買便買，不買便罷，只管擔闖人則甚！”陳大郎道：“怎么不買？”兩個又論了一番价。正是：只因酬价爭錢口，驚動如花似玉人。王三巧儿听得對門喧嚷，不覺移步前樓，推窗偷看。只見珠光閃爍，寶色輝煌，甚是可愛。又見婆子与客人爭价不定，便分付丫鬢去晚那婆子，借他東西看看。暗云領命，走過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請你。”婆子故意問道：“是誰

家？”暗云道：“對門蔣家。”婆子把珍珠之類，劈手奪將過來，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沒有許多空閒与你歪纏！”陳大郎道：“再添些賣了罷。”婆子道：“不賣，不賣！像你這樣價錢，老身賣去多時了。”一頭說，一頭放入箱兒里，依先關鎖了，抱著便走。暗云道：“我督你老人家拿罷。”婆子道：“不消。”頭也不回，徑到對門去了。陳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銀兩，別了管典的，自回下處。正是：眼望捷族旗，耳听好消息。暗云引薛婆上樓，與三巧兒相見了。婆子看那婦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陳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渾了。”當下說道：“老身久聞大娘賢慧，但恨無緣拜識。”三巧兒問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這裡東巷住，與大娘也是個鄰里。”三巧兒道：“你方才這些東西，如何不賣？”婆子笑道：“若不賣時，老身又拿出來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識貨物。”說罷便去開了箱兒，取出几件簪珥，遞與那婦人看，叫道：“大娘，你道這樣首飾，便工錢也費多少！他們還得忒不像樣，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如何台得許多消乏？”又把几串珠子提將起來道：“這般頭號的貨，他們還做夢哩。”三巧兒問了他討價、還價，便道：“真個虧你些兒。”婆子道：“還是大家寶眷，見多識廣，比男子漢眼力到勝十倍。”三巧兒晚丫鬟看茶，婆子道：“不扰茶了。老身有件要緊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著這個客人，纏了多時，正是：‘買賣不成，擔誤工程’。這箱兒連鎖放在這裡，權煩大娘收拾。巷身暫去，少停就來。”說罷便走。三巧兒叫暗云送他下樓，出門向西去了。三巧兒心上愛了这几件東西，專等婆子到來酬價，一連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后，忽然下一場大雨。雨聲未絕，砰砰的敲門聲響。三巧兒晚丫鬟開看，只見薛婆衣衫半濕，提個破傘進來，口兒道：“睛千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把傘兒放在樓梯邊，走上樓來。薛婆道：“大娘，前晚失信了。”三巧兒慌忙答禮道：“这几日在那里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賴，新添了個外甥。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几日，今早方回。半路上起雨來，在一個相識人家借得把傘，又是破的，卻不是晦氣！”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几个儿女？”婆子道：“只一個兒子，完婚過了。女兒到有四個，這是我第四個了，嫁與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就在這北門外開鹽店的。”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女兒多，不把來當事了。本鄉本土少什麼一夫一婦的，怎舍得與異鄉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倒是異鄉人有情怀。雖則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里，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遍去時，他當個尊長看待，更不怠慢。如今養了個兒子，愈加好了。”三巧兒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著。”說罷，恰好暗云討茶上來，兩個吃了。婆子道：“今日兩天沒事，老身大膽，敢求大娘的首飾一看，看些巧樣兒在肚里也好。”三巧兒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話。”就取一把鑰匙，開了箱籠，陸續搬你老人家莫笑話。”就取一把鑰匙，開了箱籠，陸續搬出許多級、細、纓絡之類。薛婆看了，夸美不盡，道：“大娘有恁般珍異，把老身这几件東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兒道：“好說，我正要與你老人家請個實價。”婆子道：“娘子是識貨的，何消老身費嘴。”三巧兒把東西檢過，取出薛婆的篋絲箱兒來，放在桌上，將鑰匙遞與婆子道：“你老人家開了，檢看個明白。”婆子道：“大娘成精細了。”當下開了箱兒，把東西逐件搬出。三巧兒品評價錢，都不甚遠。婆子并不爭論，歡歡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賺几貫錢，也是快活的。”三巧兒道：“只是一件，目下湊不起價錢，只好現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來，一并清楚，他也只在这几日回了。”婆子道：“便遲几日，也不妨事。只是價錢上相讓多了，銀水要足紋的。”三巧兒道：“這也小事。”便把心愛的几件首飾及珠子收起，晚暗云取杯見成酒來，與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造次如何好攪扰？”三巧兒道：“時常清閒，難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話。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時常過來走走。”婆子

道：“多謝大娘錯愛，老身家里當不過嘈雜，像宅上又忒清閒了。”三巧儿道：“你家儿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寶客人，每日的討酒討漿，刮的人不耐煩。老身虧殺各宅們走動，在家時少，還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轉，怕不燥死了人。”三巧儿道：“我家与你相近，不耐煩時，就過來閒話。”婆子道：“只不敢頻頻打攪。”三巧儿道：“老人家說那里話。”只見兩個丫鬢輪番的走動，擺了兩副杯箸，兩碗腊雞，兩碗腊肉，兩碗鮮魚，連果碟素菜，共一十六個碗。婆子道：“如何盛設！”三巧儿道：“見成的，休怪怠慢。”說罷，斟酒遞与婆子，婆子將杯回敬，兩下對坐而飲。原來三巧儿酒量盡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瓮，吃起酒來，一發相投了，只恨會面之晚。那日直吃到傍晚，剛剛雨止，婆子作謝要回。三巧儿又取出大銀鐘來，勸了几鐘。又陪他吃了晚飯。說道：“你老人家再寬坐一時，我將這一半價錢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請自在，不爭這一夜儿，明日卻來領罷。連這箠絲箱儿，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三巧儿道：“明日專專望你。”婆子作別下樓，取了破傘，出門去了。正是：世間只有度婆嘴，哄動多多少少人。卻說陳大郎在下處呆等了几日，并無音信。見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帶水的進城來問個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吃了三杯，用了些點心，又到薛婆門首打听，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卻待轉身，只見婆子一臉春色，腳略斜的走入巷來。陳大郎迎著他，作了揖，問道：“所言如何？”婆子搖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种，還沒有發芽哩。再隔五六年，開花結果，才到得你口。你莫在此探頭探腦，老娘不是管閒事的。”陳大郎見他醉了，只得轉去。次日，婆子買了些時新果子、鮮雞、魚、肉之類，晚個廚子安排停當，裝做兩個盒子，又買一瓮上好的釀酒，央間壁小二姚了，來到蔣家門首。三巧儿這日不見婆子到來，正數暗云開門出來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姚在樓下，先打發他去了。暗云已自報知主母。三巧儿把婆子當個員客一般，直到樓梯一邊迎他上去。婆子千思万謝的福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杯水酒，將來与大娘消遣。”三巧儿道：“到要你老人家膽鈔，不當受了。”婆子央兩個丫鬢搬將上來，擺做一桌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忒迂闊了，恁般大弄起來。”婆子笑道：“小戶人家，備不出甚么好東西，只當一茶奉獻。”暗云便去取杯箸，暖雪便吹起水火爐來。霎時酒暖，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還請大娘轉坐客位。”三巧儿道：“雖然相扰，在寒舍豈有此理？”兩下謙讓多時，薛婆只得坐了客席。這是第三次相聚，更覺熟分了。飲酒中間，婆子問道：“官人出外好多時了還不回，虧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儿道：“便是，說過一年就轉，不知怎地擔閣了？”婆子道：“依老身說，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個堆金積玉也不為罕。”婆子又道：“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比如我第四個女婿宋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歡暮樂，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才回一遍。住不上一兩個月，又來了。家中大娘子督他擔孤受寡，那曉得他外邊之事？”三巧儿道：“我家官人到不是這樣人。”婆子道：“老身只當閒話講，怎敢將天比地？”當日兩個猜謎擲色，吃得酩酊而別。第三日，同小二來取家火，就領這一半價錢。三巧又留他吃點心。從此以后，把那一半賒錢為由，只做問興哥的消息，不時行走，這婆子俐齒伶牙，能言快語，又半痴不顛的，慣与丫鬢們打諢，所以上下都歡喜他。三巧儿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叫老家人認了薛婆家里，早晚常去請他，所以一發來得勤了。世間有四种人惹他不得，引起了頭，再不好絕他。是那四种？游方僧道、乞弓、閒漢、牙婆。上三种人猶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冷靜時，十個九個到要扳他來往。今日薛婆本是個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軟語，三巧儿遂与他成了至交，時刻少他不得。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陳大郎几遍討個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其時五月中

旬，天漸炎熱。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偶說起家中蝸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敞風涼。三巧兒道：“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過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來。”三巧兒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蒿惱，老身慣是搵相知的，只今晚就取鋪陳過來，與大娘作伴，何如？”三巧兒道：“鋪陳盡有，也不須拿得。你老人家回覆家里一聲，索性在此過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個對家里兒子媳婦說了，只帶個梳匣兒過來。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多事，難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你又帶來怎地？”婆子道：“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湯洗臉，合具梳頭。大娘怕沒有精致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胡兒們的，老身也怕用得，還是自家帶了便當。只是大娘分付在那一門房安歇？”三巧兒指著床前一個小小藤楊兒，道：“我預先排下你的臥處了，我兩個親近些，夜間睡不著好講些閒話。”說罷，檢出一項青紗帳來，教婆子自家挂了，又同吃了一會酒，方才歇息。兩個丫鬢原在床前打鋪相伴，固有了婆子，打發他在間壁房里去睡。從此為始，婆子日間出去串街做買賣，黑夜便到蔣家歇宿。時常攜壺挈盃的殷勤熱鬧，不一而足。床榻是丁宇樣鋪下的，雖隔著帳子，卻像是一頭同睡。夜間絮絮叨叨，你問我答，凡街坊穢褻之談，無所不至。這婆子或時裝醉作風起來，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害得那婦人嬌滴滴一副嫩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婆子已知婦人心活，只是那話兒不好啓齒。光陰迅速，又到七月初七日了，正是三巧兒的生日。婆子清早備下兩盤盒禮，與他做生。三巧兒稱謝了，留他吃面。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窮忙，晚上來陪大娘，看牛郎織女做親。”說罷自去了。下得階頭不几步，正遇著陳大郎。路上不好講話，隨到個僻靜巷里。陳大郎攢著兩眉，埋怨婆子道：“干娘，你好慢心腸！春去夏來，如今又立過秋了。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卻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擱幾日，他丈夫回來，此事便付東流，卻不活活的害死我也！陰司去少不得與你索命。”婆子道：“你且莫喉急，老身正要相請，來得恰好。事成不成，只在今晚，須是依我而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全要輕輕悄悄，莫帶累人。”陳大郎點頭道：“好計，好計！事成之后，定當厚報。”說罷，欣然而去。正是：排成竊玉偷香陣，費盡攜云握雨心。卻說薛婆約定陳大郎這晚成事。午后細雨微茫，到晚卻沒有星月。婆子黑暗里引著陳大郎埋伏在左近，自己卻去敲門。暗云點個紙燈兒，開門出來。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說道：“失落了一條臨清汗巾兒。胡胡，勞你大家尋一尋。”哄得暗云便把燈向街上照去。這里婆子捉個空，招著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來，先引他在樓梯背后空處伏著。婆子便叫道：“有了，不要尋了。”暗云道：“恰好火也沒了，我再去點個來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兩個黑暗里關了門，摸上樓來。三巧兒問道：“你沒了什麼東西？”婆子袖里處出個小帕兒來，道：“就是這個冤家，雖然不值甚錢，是一個北京客人送我的，卻不道禮輕人意重。”三巧兒取笑道：“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記。”婆子笑道：“也差不多。”當夜兩個耍笑飲酒。婆子道：“酒看盡多，何不把些賞廚下男女？也教他鬧轟轟，像個節夜。”三巧兒真個把四碗菜，兩壺酒，分付丫鬢，拿下樓去。那兩個婆娘，一個漢子，吃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題。再說婆子飲酒中間問道：“官人如何還不回家？”三巧兒道：“便是算來一年半了。”婆子道：“牛郎織女，也是一年一會，你比他到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處沒有風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兒歎了口氣，低頭不語。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該飲酒作樂，不該說傷情話兒。”說罷，便斟酒去勸那婦人。約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勸兩個丫鬢，說道：“這是牛郎織女的喜酒，勸你多吃几杯，后日嫁個恩愛的老公，寸步不離。”兩個丫鬢被纏不過，勉強吃

了，各不胜酒力，東倒西歪。三巧儿分付關了樓門，發放他先睡。他兩兩個自在吃酒。婆子一頭吃，口里不住的說囉說皂道：“大娘几歲上嫁的？”三巧儿道：“十七歲。”婆子道：“破得身退，還不吃虧：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論起嫁，到是十八歲了。不瞞大娘說，因是在間壁人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人調誘，一時間貪他生得俊俏，就應承与他偷了。初時好不疼痛，兩三遍后，就曉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這般么？”三巧儿只是笑。婆子又道：“那話儿到是不曉得滋味的到好，嘗過的便丟不下，心坎里時時發痒。日里還好，夜間好難過哩。”三巧儿道：“想在娘家時閱人多矣，虧你怎生充得黃花女儿嫁去？”婆子道：“我的老娘也曉得些影像，生怕出丑，教我一個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礬兩味，煎湯洗過，那東西就揪瘡緊了。我只做張做勢的叫疼，就遮過了。”三巧儿道：“你做女儿時，夜間也少不得獨睡。”婆子道：“還記得在娘家時節，哥哥出外，我与嫂嫂一頭同睡，兩下輪番在肚子上學男子漢的行事。”三巧儿道：“兩個女人做對，有甚好處？”婆子走過三巧儿那邊，挨肩坐了，說道：“大娘，你不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儿舉手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說道：“我不信，你說謊。”婆子見他欲心已動，有心去挑撥他，又道：“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夜間常痴性發作，打熬不過，虧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打熬不過，終不然還去打漢子？”婆子道：“敗花枯柳，如今那個要我了？不瞞大娘說，我也有個自取其樂，救急的法儿。”三巧儿道：“你說謊，又是甚么法儿？”婆子道：“少停到床上睡了，与你細講。”說罷，只見一個飛蛾在燈上旋轉，婆子便把扇來一扑，故意扑滅了燈，叫聲：“阿呀！老身自去點燈來。”便去開樓門。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梯，伏在門邊多時了。一都是婆子預先設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帶個取燈儿去了。”又走轉來，便引著陳大郎到自己榻上伏著。婆子下樓去了一回，复上來道：“夜深了，廚下火种都熄了，怎么處？”三巧儿道：“我點燈睡？慣了，黑魃魃地，好不怕人！”婆子道：“老身伴你一床睡何如？”三巧儿正要問他救急的法儿，應道：“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上床，我關了門就來。”三巧儿先脫了衣服，床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罷。”婆子應道：“就來了。”卻在榻上拖陳大郎上來，赤條條的聳在三巧儿榻上去。三巧儿模著身子，道：“你老人家許多年紀，身上恁般光滑！”那人并不回言，鑽進被里，就捧著婦人做嘴，婦人還認是婆子，雙手相抱。那人要地騰身而上，就千起事來。那婦人一則多了杯酒，醉眼膜隴；二則被婆子挑撥，春心飄蕩，到此不暇致詳，憑他輕薄：

一個是閨中怀春的少婦，一個是客邸慕色的才郎。一個打熬許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個盼望多時，如必正初諧陳女。分明久旱受甘雨，胜似他鄉遇放知。

陳大郎是走過風月場的人，顛鸞倒鳳，曲盡其趣，弄得婦人魂不附体。云雨畢后，三巧儿方問道：“你是誰？”陳大郎把樓下相逢，如此相慕，如此苦央薛婆用計，細細說了：“今番得遂平生，便死瞑目。”婆子走到床間，說道：“不是老身大膽，一來可憐大娘青春獨宿，二來要救陳郎性命。你兩個也是宿世姻緣，非千老身之事。”三巧儿道：“事已如此，万一我丈夫知覺，怎么好？”婆子道：“此事你知我知，只買定了暗云、暖雪兩個丫頭，不許他多嘴，再有誰人漏泄？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歡娛，一些事也沒有。只是日后不要忘記了老身。”三巧儿到此，也顧不得許多了，兩個又狂蕩起來，直到五更鼓絕，天色將明，兩個几自不舍。婆子催促陳大郎起身，送他出門去了。自此無夜不會，或是婆子回來，或是漢子自來。兩個丫鬢被婆子甜話儿喂他，又

把利害話兒嚇他，又教主母賞他几件衣服，漢子到時，不時把些零碎銀子賞他們買果兒吃，騙得歡歡喜喜，己自做了一路。夜來明去，一出一入，都是兩個丫鬢迎送，全無阻隔。真個是你貪我愛，如膠似漆，勝如夫婦一般。陳大郎有心要結識這婦人，不時的制辦好衣服、好首飾送他，又督他還了欠下婆子的一半價錢。又將一百兩銀子謝了婆子。往來半年有余，這漢子約有千金之費。三巧兒也有三十多兩銀子的東西，送那婆子。婆子只為圖這些不義之財，所以肯做牽頭。這都不在話下。古人云：“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才過十五元宵夜，又是清明三月天。陳大郎思想蹬陀了多時生意，要得還鄉。夜來與婦人說知，兩下思深義重，各不相舍。婦人到情愿收拾了些細軟，跟隨漢子逃走，去做長久夫妻。陳大郎道：“使不得。我們相交始末，都在薛婆肚里。就是主人家呂公，見我每夜進城，難道沒有些疑惑？況客船上人多，瞞得那個？兩個丫鬢又帶去不得。你丈夫回來，跟究出情由，怎肯千休？娘子權且耐心，到明年此時，我到此覓個僻薄下處，悄悄通個信兒與你，那時兩口兒同走，神鬼不覺，卻不安穩？”婦人道：“萬一你明年不來，如何？”陳大郎就設起誓來。婦人道：“既然你有真心，奴家也決不相負。你若到了家鄉，倘有便人，托他捎個書信到薛婆處，也教奴家放意。”陳大郎道：“我自用心，不消分付。”又過几日，陳大郎雇下船只，裝載糧食完備，又來與婦人作別。這一夜倍加眷戀，兩下說一會，哭一會，又狂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會合眼。到五更起身，婦人便去開箱，取出一件寶貝，叫做“珍珠衫”，遞與陳大郎道：“這件衫兒，是蔣門祖傳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涼透骨。此去天道漸熱，正用得著。奴家把與你做個記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陳大郎哭得出聲不得，軟做一堆。婦人就把衫兒親手與漢子穿下，叫丫鬢開了門戶，親自送他出門。再三珍重而別。詩曰：昔年含淚別夫郎，今日悲啼送所歡。堪恨婦人多水性，招來野鳥勝文鸞。

話分兩頭。卻說陳大郎有了這珍珠衫兒，每日貼體穿著，便夜間脫下，也放在被窩中同睡，寸步不離。一路遇了順風，不兩月行到蘇州府楓橋地面。那楓橋是柴米牙行聚處，少不得投個主家脫貨，不在話下。忽一日，赴個同鄉人的酒席。席上遇個襄陽客人，生得風流標致。那人非別，正是蔣興哥。原來興哥在廣東販了些珍珠、玳瑁、蘇木、沉香之類，搭伴起身。那伙同伴商量，都要到蘇州發賣。興哥久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好個大馬頭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這一回買賣，方才回去。還是去年十月中到蘇州的。因是隱姓為商，都稱為羅小官人，所以陳大郎更不疑惑。他兩個萍水相逢，年相若貌相似，譚吐應對之間，彼此敬慕。即席間問了下處，互相拜望，兩下遂成知己，不時會面。興哥討完了客帳，欲待起身，走到陳大郎寓所作別，大郎置酒相待，促膝談心，甚是款洽。此時五月下旬，天氣炎熱。兩個解衣飲酒，陳大郎露出珍珠衫來。興哥心中駭異，又不好認他的，只夸奖此衫之美。陳大郎恃了相知，便問道：“員縣大市街有個蔣興哥家，羅兄可認得否？”興哥到也乖巧，回道：“在下出外日多，里中雖曉得有這個人，并不相認，陳兄為何問他？”陳大郎道：“不瞞兄長說，小弟與他有些瓜葛。”便把三巧兒相好之情，台訴了一遍。扯著衫兒看了，眼淚汪汪道：“此衫是他所贈。兄長此去，小弟有封書信，奉煩一寄，明日侵早送到員寓。”興哥口里答應道：“當得，當得。”心下沉吟：“有這等異事！現在珍珠衫為證，不是個虛話了。”當下如針刺肚，推放不飲，急急起身別去。回到下處，想了又惱，惱了又想，恨不得學個縮地法兒，頃刻到家連夜收拾，次早便上船要行。只見岸上一個人氣吁吁的趕來，卻是陳大郎。親把書信一大包，遞與興哥，叮囑千萬寄去。气得興哥面如土色，說不得，話不得，死不得，活不得。只等陳大郎去后，把書看時，面上寫道：“此

書煩寄大市街東巷薛媽媽家。”興哥性起，一手扯開，卻是八尺多長一條桃紅縐紗汗巾。又有個紙糊長匣兒，內羊脂玉風頭簪一根。書上寫道：“微物二件，煩干娘轉寄心愛娘子三巧兒親收，聊表記念。相會之期，准在來春。珍重，珍重。”興哥大怒，把書扯得粉碎，撇在河中：提起玉簪在船板上一損，折做兩段。一念想起道：“我好糊涂！何不留此做個證見也好。”便撿起簪兒和汗巾，做一包收拾，催促開船。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為我貪著蠅頭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丑來，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進得自家門里，少不得忍住了氣，勉強相見。興哥並無言語，三巧兒自己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殷勤上前扳話。興哥搬完了行李，只說去看看丈人大母，依舊到船上住了一晚。次早回家，向三巧兒說道：“你的爹娘同時害病，勢甚危篤。昨晚我只得住下，看了他一夜。他心中只牽挂著你，欲見一面。我已雇下轎子在門首，你可作速回去，我也隨後就來。”三巧兒見丈夫一夜不回，心里正在疑慮：聞說爹娘有病，卻認真了，如何不慌？慌忙把箱籠上匙鑰遞與丈夫，晚個婆娘跟了，上轎而去。興哥叫住了婆娘，向袖中摸出一封書來，分付他送與王公：“送過書，你便隨轎回來。”卻說三巧兒回家，見爹娘雙雙無恙，吃了一驚。王公見女兒不接而回，也自駭然。在婆子手中接書，拆開看時，卻是休書一紙。上寫道：“立休書人蔣德，系襄陽府棗陽縣人。從幼憑媒聘定王氏為妻。豈期過門之后，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情愿退還本宗，听憑改嫁，並無異言，休書是實。成化二年月日，手掌為記。”書中又包著一條桃紅汗巾，一技打折的羊脂玉風頭簪。王公看了大驚，叫過女兒問其緣故。三巧兒聽說丈夫把他休了，一言不發，啼哭起來。王公氣忿忿的一徑跟到女婿家來，蔣興哥連忙上前作揖。王公回禮，便問道：“賢婿，我女兒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如今有何過失，你便把他休了？須還我個明白。”蔣興哥道：“小婿不好說得，但問令愛便知。”王公道：“他只是啼哭，不肯開口，教我肚里好悶！小女從幼聰慧，料不到得犯了淫盜。若是小小過失，你可也看老漢薄面，恕了他罷。你兩個是七八歲上定下的夫妻，完婚后并不會爭論一遍兩遍，且是和順。你如今做客才回，又不曾住過三朝五日，有什麼破綻落在你眼里？你直如此狠毒，也被人笑話，說你無情無義。”蔣興哥道：“丈人在上，小婿也不敢多講。家下有祖遺下珍珠衫一件，是令愛收藏，只問他如今在否。若在時，半宇休題：若不在，只索休怪了。”王公忙轉身回家，問女兒道：“你丈夫只問你討什麼珍珠衫，你端的拿與何人去了？”那婦人听得說著了他緊要的關目，羞得滿臉通紅，開不得口，一發號陶大哭起來，慌得王公沒做理會處。王婆勸道：“你不要只管啼哭，實實的說個真情與爹媽知道，也好與你分割。”婦人那里肯說，悲悲咽咽，哭一個不住。王公只得把休書和汗巾、簪子，都付與王婆，教他慢慢的喂著女兒，問他個明白。王公心中納悶，走到鄰家閒話去了。王婆見女兒哭得兩眼赤腫，生怕苦壞了他，安慰了幾句言語，走往廚房下去暖酒，要與女兒消愁。三巧兒在房中獨坐，想著珍珠衫泄漏的緣故，好生難解！這汗巾簪子，又不知那里來的。沉吟了半晌道：“我曉得了。這折簪是鏡破釵分之意：這條汗巾，分明教我懸梁自盡。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恥。可恨四年恩愛，一旦決絕，是我做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間，料沒有個好日，不如縊死，到得干淨。”說罷，又哭了一回，把個坐几子填高，將汗巾兜在梁上，正欲自縊。也是壽數未絕，不會關上房門。險好王婆暖得一壺好酒走進房來，見女兒安排這事，急得他手忙腳亂，不放酒壺，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脚踢番坐几子，娘兒兩個跌做一團，酒壺都潑翻了。王婆爬起來，扶起女兒，說道：“你好短

見！二十多歲的人，一朵花還沒有開足，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日子，便真個休了，恁般容貌，怕投人要你？少不得別選良姻，圖個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過日子去，休得愁悶。”王公回家，知道女兒尋死，也勸了他一番，又瞞付王婆用心提防。過了數日，三巧兒投奈何，也放下了念頭。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

再說蔣興哥把兩條索子，將晴云、暖雪捆縛起來，拷問情由。那丫頭初時抵賴，吃打不過，只得從頭至尾，細細招將出來。已知都是薛婆勾引，不干他人之事。到明朝，興哥領了一伙人，趕到薛婆家里，打得他雪片相似，只饒他拆了房子。薛婆情知自己不是，躲過一邊，并沒一人敢出頭說話。興哥見他如此，也出了這口气。回去晚個牙婆，將兩個丫頭都賣了。樓上細軟箱籠，大小共十六只，寫三十二條封皮，打叉封了，更不開動。這是甚意兒？只因興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雖則一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見物思人，何忍開看？話分兩頭說。卻說南京有個吳杰進士，除授廣東潮陽縣知縣。水路上任，打從襄陽經過。不會帶家小，有心要擇一美妾。路看了多少女子，并不中意。聞得棗陽縣王公之女，大有顏色，一縣聞名。出五十金財禮，央媒議親。王公到也樂從，只怕前婿有言，親到蔣家，與興哥說知。興哥并不阻當。臨嫁之夜，興哥顧了人夫，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個贖嫁。婦人心上到過意不去。旁人曉得這事，也有夸興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還有罵他沒志氣的，止是人心不同。閒話休題。再說陳大郎在蘇州脫貨完了，回到新交，一心只想著三巧兒。朝暮看了這件珍珠衫，長吁短歎。老婆平氏心知這衫兒來得蹊蹺，等丈夫睡著，悄悄的偷去，藏在天花板上。陳大郎早起要穿時，不見了衫兒，與老婆取討。平氏那里肯認。急得陳大郎性發，傾箱倒篋的尋個遍，只是不見，便破口罵老婆起來。惹得老婆啼啼哭哭，與他爭嚷，鬧炒了兩三日。陳大郎情怀撩亂，忙忙的收拾銀兩，帶個小郎，再望襄陽舊路而進。將近棗陽，不期遇了一伙大盜，將本錢盡皆劫去，小郎也被他殺了。陳商眼快，走向船梢舵上伏著，幸免殘生。思想還鄉不得，且到舊寓住下，待會了三巧兒，與他借些東西，再圖恢復。歎了一口气，只得離船上岸。走到棗陽城外主人呂公家，台訴其事，又道：“如今要央賣珠子的薛婆，與一個相識人家借些本錢營運。”呂公道：“大郎不知，那婆子為勾引蔣興哥的渾家，做了些丑事。去年興哥回來，問渾家討什麼‘珍珠衫’。原來渾家贈與情人去了，無言回答。興哥當時休了渾家回去，如今轉嫁與南京吳進士做第二房夫人了。那婆子被蔣家打得個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也搬在隔縣去了。”陳大郎听得這話，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這一驚非小，當夜發寒發熱，害起病來。這病又是郁症，又是相思症，也帶些怯症，又有些驚症，床上臥了兩個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連累主人家小廝，伏待得不耐煩。陳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來商議，要覓個使人捎信在家中，取些盤纏，就要個親人來看覷同回。這幾句正中主人之意。恰好有個相識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驛遞，極是快的。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督他應出五錢銀子，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果然的“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不勾几日，到了新交縣。問到陳商家里，送了家書，那承差飛馬去了。正是：只為千金書信，又成一段姻緣。話說平氏拆開家信，果是丈夫筆跡，寫道：“陳商再拜，賢妻平氏見字：別后襄陽遇盜，劫資殺仆。某受驚患病，見臥舊寓呂家，兩月不愈。字到可央一的當親人，多帶盤纏，速來看視。伏枕草草”。平氏看了，半信半疑，想道：“前番回家，虧折了千金資本。據這件珍珠衫，一

定是邪路上來的。今番又推被盜，多討盤纏，怕是假話。”又想道：“他要個的當親人，速來看視，必然病勢利害。這話是真，也未可知。如今央誰人去好？”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與父親平老朝奉商議。收拾起細軟家私，帶了陳旺夫婦，就請父親作伴，雇個船只，親往襄陽看丈夫去。到得京口，平老朝奉痰火病發，央人送回去了。平氏引著男女，上水前進。不一日，來到棗陽城外，問著了舊主人呂家。原來十日前，陳大郎已放了。呂公贖些錢鈔，將就入齋。平氏哭倒在地，良久方醒。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另買副好棺材，重新齋過。呂公執意不肯。平氏投奈何，只得買木做個外棺包裹，請僧做法事超度，多焚莫資。呂公已自索了他二十兩銀子謝儀，隨他鬧炒，并不言語。有余，平氏要選個好日子，扶柩而回。呂公見這婦人年少姿色，料是守寡不終，又且囊中有物。思想兒子呂二，還沒有親事，何不留下了他，完其好事，可不兩便？呂公買酒請了陳旺，央他老婆委曲進言，許以厚謝。陳旺的老婆是個蠢貨，那曉得什麼委曲？不顧高低，一直的對主母說了。平氏大怒，把他罵了一頓，連打幾個耳光子，連主人家也數落了几句。呂公一場沒趣，敢怒而不敢言。正是：羊肉饅頭沒的吃，空教惹得一身騷。呂公使去攛掇陳旺逃走。陳旺也思量沒甚好處了，與老婆商議，教他做腳，里應外合，把銀兩首飾，偷得罄盡，兩一兒連夜走了。呂公明知其情，反埋怨平氏道：不該帶這樣歹人出來，幸而偷了自家主母的東西，若偷了別家的，可不連累人！又嫌這靈柩礙他生理，教他快些搶去。又道后生寡婦，在此住居不便，催促他起身。平氏被逼不過，只得別賃下一間房子住了。雇人把靈柩移來，安頓在內。這淒涼景象，自不必說。間壁有個張七嫂，為人甚是活動。听得平氏啼哭，時常走來勸解。平氏又時常央他典賣几件衣服用度，極感其意。不勾几月，衣服都典盡了。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思量要到個大戶人家，教習女紅度日，再作區處。正與張七嫂商量這話，張七嫂道：“老身不好說得，這大戶人家，不是你少年人走動的。死的沒福自死了，活的還要做人，你后面日子正長哩。終不然做針線娘了得你下半世？況且名聲不好，被人看得輕了。還有一件，這個靈柩如何處置，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便出賃房錢，終久是不了之局。”平氏道：“奴家也都慮到，只是無計可施了。”張七嫂道：“老身到有一策，娘子莫怪我說。你千里離鄉，一身孤寡，手中又無半錢，想要搬這靈柩回去，多是虛了。莫說你衣食不周，到底難守：便多守得几時，亦有何益？依老身愚見，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尋個好對頭，一夫一婦的隨了他去。得些財禮，就買塊土來葬了丈夫，你的終身又有所托，可不生死無憾？”平氏見他說得近理，沉吟了一會，歎口氣道：“罷，罷，奴家賣身葬夫，旁人也笑我不得。”張七嫂道：“娘子若定了主意時，老身現有個主儿在此。年紀與娘子相近，人物齊整，又是大富之家。”平氏道：“他既是富家，怕不要二婚的。”張七嫂道：“他也是續弦了，原對老身說：不拘頭婚二婚，只要人才出眾。似娘子這般丰姿，怕不中意？”原來張七嫂曾受蔣興哥之托，央他訪一頭好親。因是前妻三巧儿出色標致，所以如今只要訪個美貌的。那平氏容貌，雖不及得三巧儿，論起手腳伶俐，胸中煙滑，又勝似他。張七嫂次日就進城，與蔣興哥說了。興哥聞得是下路人，愈加歡喜。這里平氏分文財禮不要，只要買塊好地殯葬丈夫要緊。張七嫂往來回復了几次，兩相依允。活休煩絮。卻說平氏送了丈夫靈柩入土，祭奠畢了，大哭一場，兔不得起靈除孝。臨期，蔣家送衣飾過來，又將他典下的衣服都贖回了。成親之夜，一般大吹大擂，洞房花燭。正是：規矩熟聞雖舊事，恩情美滿勝新婚。蔣興哥見平氏舉止端莊，甚相敬重。一日，從外而來，平氏正在打疊衣箱，內有珍珠衫一件。興哥認得了，大驚問道：“此衫從何而來？”平氏道：“這衫儿來得蹊蹺。”便把前夫如此張致，夫妻如此爭嚷，如此賭氣分

別，述了一遍。又道：“前日艱難時，几番欲把他典賣。只愁來歷不明，怕惹出是非，不敢露人眼目。連奴家至今，不知這物事那里來的。”興哥道：“你前夫陳大郎名字，可叫做陳商？可是白淳面皮，沒有須，左手長指甲的么？”平氏道：“正是。”蔣興哥把舌頭一伸，合掌對天道：“如此說來，天理昭彰，好怕人也！”平氏問其緣故，蔣興哥道：“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你丈夫奸騙了我的妻子，得此衫為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你丈夫客死。我今續弦，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卻不是一報還一報！”平氏听罷，毛骨悚然。從此恩情愈罵。這才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正話。詩曰：天理昭昭不可欺，兩妻交易孰便宜？分明欠債償他利，百歲姻緣暫換時。

興哥有了管家娘子，一年之后，又往廣東做買賣。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到合浦縣販珠，价都講定。主人家老儿只揀一粒絕大的偷過了，再不承認。興哥不忿，一把扯他袖子要搜。何期去得勢重，將老儿拖翻在地，跌下便不做聲。忙去扶時，气已斷了。儿女親鄰，哭的哭，叫的叫，一陣的簇擁將來，把興哥捉住。不巾分說，痛打一頓，關在空房里。連夜寫了狀詞，只等天明，縣主早堂，連人進狀。縣主准了，因這日有公事，分付把凶身鎖押，次日候審。你道這縣主是誰？姓吳名杰，南畿進士，正是三巧儿的晚老公。初選原在潮陽，上司因見他清廉，調在這合浦縣采珠的所在做官。是夜，吳杰在燈下將准過的狀詞細閱。三巧儿正在旁邊閒看，偶見宋福所台人命一詞，凶身羅德，棗陽縣客人，不是蔣興哥是誰？想起舊日恩情，不覺痛酸，哭台丈夫道：“這羅德是賤妾的親哥，出嗣在母舅羅家的。不期客邊，犯此大辟。官人可看妾之面，救他一命還鄉。”縣主道：“且看臨審如何。若人命果真，教我也難寬宥。”三巧儿兩眼噙淚，跪下苦苦哀求。縣主道：“你且莫忙，我自有道理。”明早出堂，三巧儿又扯住縣主衣袖哭道：“若哥哥無救，賤妾亦當自盡，不能相見了。”當日縣主升堂，第一就問這起。只見宋福、宋壽弟兄兩個，哭啼啼的与父親執命，稟道：“因爭珠怀恨，登時打悶，仆地身死。望爺爺做主。”縣主問眾千證口詞，也有說打倒的，也有說推跌的。蔣興哥辨道：“他父親偷了小人的珠子，小人不忿，与他爭論。他因年老腳鏹（左足），自家跌死，不干小人之事。”縣主問宋福道：“你父親几歲了？”宋福道：“六十七歲了。”縣主道：“老年人容易昏絕，未必是打。”宋福、宋壽堅執是打死的。縣主道：“有傷無傷，須憑檢驗。既說打死，將尸發在漏澤園去，候晚堂听檢。”原來宋家也是個大戶，有体面的。老儿曾當過里長，儿子怎肯把父親在尸場剔骨？兩個雙雙即頭道：“父親死狀，眾目共見，只求爺爺到小人家里相驗，不愿發檢。”縣主道：“若不見貼骨傷痕，凶身怎肯伏罪？沒有尸格，如何申得上司過？”弟兄兩個只是求台。縣主發怒道：“你既不愿檢，我也難問。”慌的地弟兄兩個連連即頭道：“但憑爺爺明斷。”縣主送：“望七之人，死是本等。倘或不因打死，屈害了一個平人，反增死者罪過。就是你做儿子的，巴得父親到許多年紀，又把個不得善終的惡名与他，心中何忍？但打死是假，推仆是真，若不重罰羅德，也難出你的气。我如今教他披麻戴孝，与親儿一般行禮：一應殯殮之費，都要他支持。你可服么？”弟兄兩個道：“爺爺分付，小人敢不遵依。”興哥見縣主不用刑罰，斷得干淨，喜出望外。當下原、被台都即頭稱謝。縣主道：“我也不寫審單，著差人押出，待事完回話，把原詞与你悄訖便了。”正是：公堂造業真容易，要積陰功亦不難。試看今朝吳大尹，解冤釋罪兩家歡。

卻說三巧儿自丈夫出堂之后，如坐針氈，一聞得退衙，便迎住問個消息。縣主道：“我

如此如此斷了，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會責他。”三巧儿千思万謝，又道：“妾与哥哥久別，渴思一會，問取爹娘消息。官人如何做個方便，使妾兄妹相見，此思不小。”縣主道：“這也容易。”看官們，你道三巧儿被蔣興哥休了，思斷義絕，如何恁地用情？他夫婦原是十分恩愛的，因三巧儿做下不是，興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几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只箱籠，完完全全的贈他。只這一件，三巧儿的心腸，也不容不軟了。今日他身處富貴，見興哥落難，如何不救？這叫做知恩報恩。再說蔣興哥遵了縣主所斷，著實小心盡禮，更不惜費，宋家弟兄部沒話了。喪葬事畢，差人押到縣中回復。縣主晚進私衙賜坐，說道：“尊舅這場官司，若非令妹再三哀懇，下官几乎得罪了。”興哥不解其放，回答不出。少停茶罷，縣主請入內書房，教小夫人出來相見。你道這番意外相逢，不像個夢景么？他兩個也不行禮，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就是哭爹哭娘，從沒見這般哀慘，連縣主在旁，好生不忍，便道：“你兩人且莫悲傷，我看你不像哥妹，快說真情，下官有處。”兩個哭得半休不休的，那個肯說？卻被縣主盤問不過，三巧儿只得跪下，說道：“賤妾罪當万死，此人乃妾之前夫也。”蔣興哥料瞞不得，也跪下來，將從前恩愛，及休妻再嫁之事，一一訴知。說罷，兩人又哭做一團，連吳知縣也墮淚不止，道：“你兩人如此相戀，下官何忍拆開。幸然在此三年，不會生育，即刻領去完聚。”兩個插燭也似拜謝。縣主即忙討個小轎，送三巧儿出衙：又晚集人夫，把原來贖嫁的十六個箱籠搶去，都教興哥收領：又差典吏一員，護送他夫婦出境。此乃吳知縣之厚德。正是：珠還合浦重生采，劍合丰城倍有神。堪羨吳公存厚道，食財好色競何人！

此人向來艱子，后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納寵，連生三子，科第不絕，人都說陰德之報，這是后話。再說蔣興哥帶了三巧儿回家，与平氏相見。論起初婚，王氏在前：只因休了一番，這平氏到是明媒正娶，又且平氏年長一歲，讓平氏為正房，王氏反做偏房，兩個妹妹相稱。從此一夫二婦，團圓到老。有詩為證：恩愛夫妻雖到頭，妻還作妾亦堪羞。殃樣果報無虛謬，腿尺青天莫遠求。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銀鈿

世事番騰似轉輪，眼前凶吉未為真。請看久久分明應，天道何曾負善人。

聞得老郎們相傳的說話，不記得何州甚縣，單說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長未娶。家中只有個老母，自家賣油為生。一日挑了油擔出門，中道因里急，走上茅廁大解，拾得一個布裹肚，內有一包銀子，約莫有三十兩。金孝不勝歡喜，便轉擔回家，對老娘說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許多銀子。”老娘看見，到吃了一驚道：“你莫非做下歹事偷來的么？”金孝道：“我几會偷慣了別人的東西？卻恁般說。早是鄰舍不曾听得哩。這裹肚，其實不知什么人遺失在茅坑旁邊，喜得我先看見了，拾取回來。我們做窮經紀的人，容易得這主大財？明日燒個利市，把來做販油的本錢，不強似賒別人的油賣？”老娘道：“我儿，常言道：貧富皆由命。你若命該享用，不生在挑油擔的人家你辛苦掙來的，只怕無功受祿，反受其殃。這銀子，不知是本地人的，遠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貸來的？一時間失脫了，抓尋不見，這一場煩惱非小，連性命都失圖了，也不可。會聞古人裴度還帶積德，你今日原到拾銀之處，看有甚人來尋，便引來還他原物，也是一番陰德，皇天必不負你。”金孝是個本分的人，被老娘

教訓了一場，連聲應道：“說得是，說得是！”放下銀包裹肚，跑到那茅廁邊去。只見鬧嚷嚷的一叢人圍著一個漢子，那漢子氣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問其緣故。原來那漢子是他方客人，因登東，解脫了裹肚，失了銀子，找尋不見。只道卸下茅坑，晚幾個潑皮來，正要下去淘模。街上人都擁著閒看。金孝便問客人道：“你銀子有多少？”客人胡亂應道：“有四五十兩。”金孝老實，便道：“可有個白布裹肚么？”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著？還了我，情愿出賞錢！”眾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著道理，平半分也是該的。”金孝道：“真個是我拾得，放在家里，你只隨我去便有。”眾人都想道：“拾得錢財，巴不得瞞過了人。那會見這個人到去尋主兒還他？也是異事。”金孝和客人動身時，這伙人一哄都跟了去。金孝到了家中，雙手捧出裹肚，交還客人。客人檢出銀包看時，曉得原物不動。只怕金孝要他出賞錢，又怕眾人喬主張他平分，反使欺心，賴著金孝，道：“我的銀子，原說有四五十兩，如今只剩得這些，你匿過一半了，可將來還我！”金孝道：“我才拾得回來，就被老娘逼我出門，尋訪原主還他，何曾動你分毫？”那客人額定短少了他的銀兩。金孝負屈忿恨，一個頭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頭髮提起，像只小雞一般，放番在地，捻著拳頭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歲的老娘，也奔出門前叫屈。眾人都有些不平，似殺陣般嚷將起來。恰好縣尹相公在這街上過去，听得喧嚷，歇了轎，分付做公的拿來審問。眾人怕事的，四散走開去了；也有幾個大膽的，站在旁邊看縣尹相公怎生斷這公事。卻說做公的將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縣尹面前，當街跪下，各訴其情。一邊道：“他拾了小人的銀子，藏過一半不還。”一邊道：“小人听了母親言語，好意還他，他反來圖賴小人。”縣尹問眾人：“誰做證見？”眾人都上前稟道：“那客人脫了銀子，正在茅廁邊找尋不著，卻是金孝自走來承認了，引他回去還他。這是小人們眾目共睹。只銀子數目多少，小人不知。”縣令道：“你兩下不須爭嚷，我自自有道理。”教做公的帶那一干人到縣來。縣尹升堂，眾人跪在下面。縣尹教取裹肚和銀子上來，分付庫吏，把銀子兌准回復。庫吏復道：“有一十兩。”縣主又問客人道：“你銀子是許多？”客人道：“五十兩。”縣主道：“你看見他拾取的，還是他自家承認購？”客人道：“實是他親口承認購。”縣主道：“他若要賴你的銀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卻止藏一半，又自家招認出來？他不招認，你如何曉得？可見他沒有賴銀之情了。你失的銀子是五十兩，他拾的是一十兩，這銀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個人失落的。”客人道：“這銀子實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領這一十兩去罷。”縣尹道：“數目不同，如何冒認得去？這銀兩合斷與金孝領去，奉養母親；你的五十兩，自去抓尋。”金孝得了銀子，千恩萬謝的扶著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經官斷，如何敢爭？只得含羞噙淚而去。眾人無不稱快。這叫做：欲圖他人，翻失自己。自己羞慚，他人歡喜。

看官，今日听我說“金釵鈿”這樁奇事。有老婆的翻沒了老婆，沒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兩個，圖銀子的翻失了銀子，不要銀子的翻得了銀子。事跡雖異，天理則同。卻說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個魯廉憲，一生為官清介，并不要錢，人都稱為“魯白水”。那魯廉憲與同縣顧會事累世通家，魯家一子，雙名學會，顧家一女，小名阿秀，兩下面約為婚，來往司親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魯奶奶病故，廉憲攜著孩兒在于任所，一向遷延，不曾行得大禮。誰知廉憲在任，一病身亡。學會無樞回家，守制一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几司破房子，連口食都不周了。顧會事見女婿窮得不像樣，遂有悔親之意，與夫人孟氏商議道：“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大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良姻，庶不誤女兒終身之托。”孟夫人道：“魯家雖然窮了，從幼許下的親

事，將何辭以絕之？”顧僉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說男長女大，催他行禮。兩邊都是宦家，各有體面，說不得‘沒有’兩個字，也要出得他的門，入的我的戶。那窮鬼自知無力，必然情愿退親。我就要了他休書，卻不一刀兩斷？”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顧僉事道：“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勸他便了。”當下孟夫人走到女兒房中，說知此情。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富，全沒人倫，決難從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魯家行禮，他若行不起禮，倒愿退親，你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里話！若魯家貧不能聘，孩儿情愿守志終身，決不改適。當初錢玉蓮投江全節，留名萬古。爹爹若是見逼，孩儿就拼卻一命，亦有何難！”孟夫人見女執性，又苦他，又怜他，心生一計：除非瞞過金事，密地喚魯公子來，助他些東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忽一日，顧僉事往東庄收租，有好几日擔閣。孟夫人与女兒商量停當了，喚園公老歐到來。夫人當面分付，教他去請魯公子后門相會，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自有重賞。”老園公領命，來到魯家。但見：

門如敗寺，屋似破窠。窗隔離披，一任風聲開閉；廚房冷落，絕無煙气蒸騰。頹牆漏瓦權栖足，只怕雨來；舊椅破床便當柴，也少火力。盡說宦家門戶倒，誰怜清吏子孫貧？

說不盡魯家窮處。卻說魯學會有個姑娘，嫁在梁家，离城將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止存一子梁尚賓，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一口儿一處過活，家道粗足。這一日，魯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個燒火的自發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傳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畜信去請公子回來：“此是夫人美情，趁這几日老爺不在家中，專等專等，不可失信。”囑罷自去了。這里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遲緩，也不好轉托他人傳話。當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里。”當下囑付鄰人看門，一步一跌的問到梁家。梁媽媽正留看侄儿在房中吃飯。婆子向前相見，把老園公言語細細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攛掇侄儿快去。魯公子心中不胜歡喜，只是身上藍縷，不好見得岳母，要与表兄梁尚賓借件衣服遮丑。原來梁尚賓是個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應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進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門牆，不知深淺，令岳母夫人雖然有話，眾人未必盡知，去時也須仔細。憑著愚見，還屈賢弟在此草榻，明日可早往，不可晚行。”魯公子道：“哥哥說得是。”梁尚賓道：“愚兄還要到東村一個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來再得奉陪。”又囑付梁媽媽道：“婆子走路辛苦，一發留他過宿，明日去罷。”媽媽也只道孩儿是個好意，真個把兩人都留住了。誰知他是個好計：只怕婆子回去時，那邊老園公又來相請，露出魯公子不會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脫冒了。正是：欺天行當人難識，立地機關鬼不知。梁尚賓背卻公子，換了一套新農，俏地出門，徑投城中顧僉事家來。卻說孟夫人是晚教老園公開了園門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里只見一個后生，身上穿得齊齊整整，脚儿走得慌慌張張，望著園門欲進不進的。老園公問道：“郎君可是魯公子么？”梁尚賓連忙鞠躬應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見召，特地到此，望乞通報。”老園公慌忙請到亭子中暫住，急急的進去報与夫人。孟夫人就差個管家婆出來傳話：“請公子到內室相見。”才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鬟，提著兩碗紗燈來接。彎彎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接畫圖，方是內室。孟夫人揭起朱帘，秉燭而待。那梁尚賓一來是個小家出身，不會見恁般富貴樣子；二來是個村郎，不通文墨；三來自知假貨，終是懷著個鬼胎，意气不甚舒展。上前相見

時，跪拜應答，眼見得禮貌粗疏，語言蹇滯。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貧智短，他恁地貧困，如何怪得他失張失智？”轉了第二個念頭，心下愈加可怜起來。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著：“父親有賴婚之意，万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見親夫一面，死亦甘心。”當下离了繡閣，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兒過來見了公子，只行小禮罷。”假公子朝上連作兩個揖，阿秀也福了兩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兩眼只瞧那小姐，見他生得端麗，骨髓里都發痒起來。這里阿秀只道見了真丈夫，低頭無語，滿腹洒惶，只饒得哭下一場。正是：真假不同，心腸各別。少頃，飲饌已到，夫人教排做兩桌，上面一桌請公子坐，打橫一桌娘兒兩個同坐。夫人道：“今日倉卒奉邀，只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禮，休怪休怪！”假公子剛剛謝得個“打攪”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紅了。席司，夫人把女儿守志一事，略敘一敘。假公子應了一句，縮了半句。夫人也只認他害羞，全不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覺局促，本是能飲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強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舖陳在東廂下，留公子過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別要行。夫人道：“彼此至親，何拘形跡？我母子還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見丫鬟來稟：“東廂內舖設已完，請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謝酒，丫鬟掌燈送到東廂去了。夫人喚女儿進房，趕去侍嬾，開了箱籠，取出私房銀子八十兩，又銀杯二對，金首飾一十六件，約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儿，說道：“做娘的手中只有這些，你可親去交与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費。”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兒，禮有經權，事有緩急。如今尷尬之際，不是你親去囑付，把夫妻之情打動他，他如何肯上緊？窮孩子不知世事，倘或与外人商量，被人哄誘，把東西一時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時悔之何及！這東西也要你袖里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听了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當下喚管家婆來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東廂，与公子敘話。又附耳道：“送到時，你只在門外等候，省得兩下礙眼，不好交談。”管家婆已會其意了。再說假公子獨坐在東廂，明知有個躑躅緣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后，管家婆推門而進，報道：“小姐自來相會。”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敘禮。有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個字也講不出，及至見了小姐，偏會溫存絮話！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卻夫人，一般也老落起來。兩個你問我答，敘了半晌。阿秀話出衷腸，不覺兩淚交流。那假公子也裝出捶胸歎氣，揩眼淚縮鼻涕，許多丑態；又假意解勸小姐，抱待綽趣，盡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門外听见兩下悲泣，連累他也洒惶，墮下几點淚來。誰知一邊是真，一邊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銀兩首飾，遞与假公子，再一囑付，自不必說。假公子收過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燈儿吹滅苦要求歡。阿秀怕聲張起來，被丫鬟們听见了，坏了大事，只得勉從。有人作《如夢令》詞云：

可惜名花一朵，繡幕深闈藏護。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殘被。錯誤，錯誤！怨殺東風分付。

常言事不一思，終有后悔。孟夫人要私贈公子，玉成親事，這是錦片的一團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園公親見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來，只合當面囑付一番，把東西贈他，再教老園公送他回去，看個下落，萬無一失。干不合，萬不合，教女儿出來相見，又教女儿自往東廂敘話。這分明放一條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來？

莫說，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牽扳的話柄。這也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儿的終身。閒話休題。且說的話柄。這也算做姑息之愛，反害了女儿的終身。閒話休題。且說假公子得了便宜，放松那小姐去了。五鼓時，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湯點心之類。又囑付道：“拙夫不久便回，賢婿早做準備，休得怠慢。”假公子別了夫人，出了后花園門，一頭走一頭想道：“我自自里騙了一個宦家閨女，又得了許多財帛，不會露出馬腳，萬分僥幸。只是今日魯家又來，不為全美。听得說顧僉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擔閣他一日，待明日才放他去。若得顧僉事回來，他便不敢去了，這事就十分干淨了。”計較已定，走到個酒店上自飲一杯，吃飽了肚里，直延捱到午后，方才回家。魯公子正等得不耐煩，只為沒有衣服，轉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來，教庄家往東村尋取兒子，并無蹤跡。走向媳婦田氏房前問道：“兒子衣服有么？”田氏道：“他自己檢在箱里，不會留得鑰匙。”原來田氏是東村田貢元的女儿，到有十分顏色，又且通書達禮。田貢元原是石城縣中有名的一個豪杰，只為一個有司官與他做對頭，要下手害他，卻是梁尚賓的父親與他舅子魯廉憲說了，廉憲也素聞其名，替他極一分辨，得免其禍。因感激梁家之恩，把這女兒許他為媳。那田氏象了父親，也帶一分俠氣，見丈夫是個蠢貨，又且不干好事，心下每每不悅，開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婦兩不和順，連衣服之類，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卻說姑侄兩個正在心焦，只見梁尚賓滿臉春色回家。老娘便罵道：“兄弟在此專等你的衣服，你卻在那里釀酒，整夜不歸？又沒尋你去處！”梁尚賓不回娘話，一徑到自己房中，把袖里東西都藏過了，才出來對魯公子道：“偶為小事纏住身子，擔閣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罷。”老娘罵道：“你只顧把件衣服借與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干正務，管他今日明日！”魯公子道：“不但衣服，連鞋襪都要告借。”梁尚賓道：“有一雙青段子鞋在司壁皮匠家允底，今晚催來，明日早奉穿去。”魯公子沒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到明朝，梁尚賓只推頭疼，又睡個日高一丈，早飯都吃過了，方才起身。把道袍、鞋、襪慢慢的逐件搬將出來，無非要延捱時刻，誤其美事。魯公子不敢就穿，又借個包袱兒包好，付與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類，喚個庄客送公于回去，又囑付道：“若親事就緒，可來回復我一聲，省得我牽挂。”魯公子非搗轉身，梁尚賓相送一步，又說道：“兄弟，你此去須是仔細，不知他意兒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說，不如只往前門硬挺看身子進去，怕不是他親女婿，趕你出來？又且他家差老園公請你，有憑有據，須不是你自輕自賤。他有好意，自然相請；若是翻轉臉來，你拚得與他訴落一場，也教街坊上人曉得。倘到后園曠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卻沒有個退步。”魯公子又道：“哥哥說得是。”正是：背后害他當面好，有心人對沒心人。魯公子回到家里，將衣服鞋襪裝扮起來。只有頭中分寸不對，不會借得。把舊的脫將下來，用清水擺淨，教婆子在鄰舍家借個熨斗，吹些火來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壞的去處，再把些飯兒粘得硬硬的，墨兒塗得黑黑的。只這頂巾，也弄了一個多時辰，左帶右帶，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當了，方才移步徑投顧僉事家來。門公認是生客，回道：“老爺東庄去了。”魯公子終是宦家子弟，不慌不忙的說道：“可通報老夫人，說道魯某在此。”門公方知是魯公子，卻不曉得來情，便道：“老爺不在家，小人不敢亂傳。”魯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喚我到來，你去通報自知，須不連累你們。”門公傳話進去，稟說：“魯公子在外要見，還是留他進來，還是辭他？”孟夫人聽說，吃了一驚，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來？且請到正廳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問他有何話說。管家婆出來瞧了一瞧，慌忙轉身進去，對老夫人道：“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臉兒。前夜是胖胖兒的，黑黑兒的巾；如今是自自兒

的，瘦瘦儿的。”夫人不信道：“有這等事！”親到后堂，從帘內張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決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細細把家事盤問，他答來一字無差。孟夫人初見假公子之時，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語言文雅，倒像真公子樣子。再問他今日為何而來，答道：“前蒙老園公傳語呼喚，因魯某羈滯鄉司，今早才回，特來參謁，望恕遲誤之罪。”夫人道：“這是真情無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脫冒的冤家，又是那里來的？”慌忙轉身進房，與女兒說其緣故，又道：“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沒人知道，往事不須題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請來的，無物相贈，如之奈何？”正是：只因一著錯，滿盤都是空。阿秀聽罷，呆了半晌。那時一肚子情怀，好難描寫：說謊又不是慌，說羞又不是羞，說惱又不是惱，說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亂針刺體，痛痒難言。喜得他志氣過人，早有了一分主意，便道：“母親且與他相見，我自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兒言語，出廳來相見公子。公子掇一把校椅朝上放下，“請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魯某拜見。”孟夫人謙讓了一回，從旁站立，受了兩拜，便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魯某只為家貧，有缺禮數。蒙岳母大人不棄，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覺惶愧，無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廳門掩上，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站住帘內，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傳語道：“公子不該擔圖鄉司，負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鄉司，有失奔趨。今方踐約，如何便說相負？”阿秀在帘內回道：“一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遲了一日，不堪伏侍巾櫛，有玷清門。便是金帛之類，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銀二股，金銀一對，聊表寸意。公子宣別選良姻，休得以妾為念。”管家婆將兩般首飾遞與公子，公子還疑是悔親的說話，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曉。公了請快轉身，留此無益！”說罷，只听得哽哽咽咽的哭了進去。魯學會愈加疑惑，向夫人發作道：“小婿雖貧，非為這兩件首飾而來。今日小姐似有決絕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語？既如此相待，又呼喚魯某則甚？”夫人道：“我母子并無異心。只為公子來遲，不將姻事為重，所以小女心中憤怨，公子休得多疑。”魯學會只是不信，敘起父親存日許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貧一富，就忍得改變了？魯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一日后，也生退悔之心了？”勞勞四四的說個不休。孟夫人有口難辨，倒被他纏住身子，不好動身。忽听得里面亂將起來，丫鬢气喘喘的奔來報道：“奶奶，不好了！快來救小姐！”嚇得孟夫人一身冷汗，巴不得再添兩只腳在肚下，管家婆扶著左腋，跑到繡閣，只見女兒將羅帕一幅，縊死在床上。急急解救時，氣已絕了，叫喚不醒，滿房人都哭起來。魯公子聽小姐縊死，還道是做成的圈套，捻他出門，几自在廳中嚷刮。孟夫人忍著疼痛，傳話請公子進來。公子來到繡閣，只見牙床錦被上，直挺挺躺著個死小姐。夫人哭道：“賢婿，你今番認一認妻子。”公子當下如萬箭攢心，放聲大哭。夫人道：“賢婿，此處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餒累不小，快請回罷。”教管家婆將兩般首飾，納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魯公子無可奈何，只得捐淚出門去了。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殮，一面東庄去報顧爺事回來。只說女兒不愿停婚，自縊身死。顧爺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場，安排成喪出殮不題。後人有詩贊阿秀云：死生一諾重千金，誰料好謀禍阱深？三尺紅羅報夫主，始知污體不污心。

卻說魯公子回家看了金銀鈿，哭一回，歎一回，疑一回，又解一回，正不知什麼緣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過了一晚，次日把借來的衣服鞋襪，依舊包好，親到姑娘家去送還。梁尚賓曉得公子到來，到躲了出去。公子見了姑娘，說起小姐縊死一事，梁媽媽連聲感歎，留公子酒飯去了。梁尚賓回來，問道：“方才表弟在此，說會到

顧家去不會？”梁媽媽道：“昨日去的。不知什麼緣故，那小姐嗔怪他來遲一日，自縊而死。”梁尚賓不覺失口叫聲：“啊呀，可惜好個標致小姐！”梁媽媽道：“你那里見來？”梁尚賓遮掩不來，只得把自己打脫冒事，述了一遍。梁媽媽大驚，罵道：“沒天理的禽獸，做出這樣勾當！你這房親事還虧母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將仇報，反去破壞了做兄弟的姻緣，又害了顧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干禽獸，萬禽獸，罵得梁尚賓開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氏開了房門，在里面罵道：“你這樣不義之人，不久自有天報，休想善終！從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來連累人！”梁尚賓一肚子氣，正沒出處，又被老婆訴說。一腳跌開房門，揪了老婆頭髮便打。又是梁媽媽走來，喝了兒子出去。田氏捶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媽媽勸他不住，喚個小轎抬回娘家去了。梁媽媽又氣又苦，又受了驚，又愁事跡敗露。當晚一夜不睡，孝。梁尚賓舊憤不息，便罵道：“賊潑婦！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兩下又爭鬧起來。田氏道：“你干了虧心的事，氣死了老娘，又來消道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見你‘村郎’之面！”梁尚賓道：“怕斷了老婆種？要你這潑婦見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再莫上門！”田氏道：“我寧可終身守寡，也不愿隨你這樣不義之徒。若是休了到得乾淨，回去燒個利市。”梁尚賓一向夫妻無緣，到此說了盡頭話，憋了一口氣，真個就寫了離書，手印，付與田氏。田氏拜別婆婆靈位，哭了一場。出門而去。正是：有心去調他人婦，無福難招自己妻。可惜田家賢慧大，一場相罵便分離。

話分兩頭。再說孟夫人追思女兒，無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歐畜去的，那黑胖漢子，又是老歐引來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泄他人了。”等丈夫出門拜客，喚老歐到中堂，再一訊問。卻說老歐傳命之時，其實不會泄漏，是魯學會自家不合借農，惹出來的好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一日後來的是真公子。孟夫人肚里明明曉得有兩個人，那老歐肚里還自任做一個人，隨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拖番在地，重責三十板子，打得皮開血噴。顧僉事一日偶到園中，叫老園公掃地，聽說被夫人打壞，動彈不得，教人扶來，問其緣故。老歐將夫人差去約魯公子來家，及夜間房中相會之事，一一說了。顧僉事大怒道：“原來如此！”便叫打轎，親到縣中，與知縣訴知其事。要將魯學會抵償女兒之命。知縣教補了狀詞，差人拿魯學會到來，當堂審問。魯公子是老實人，就把實情細細說了：“見有金釵鈿兩般，是他所贈，其後園私會之事，其實沒有。”知縣就喚同公老歐對證。這老人家兩眼模糊，前番黑夜里認假公子的面龐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說話，一口咬定魯公子，再不松放。知縣又綑了顧僉事人情，著實用刑拷打。魯公子吃苦不過，只得招道：“顧奶奶好意相喚，將金釵鈿助為聘資。偶見阿秀美貌，不合輒起淫心，強逼行奸。到第一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憤自縊。”知縣錄了口詞，審得魯學會與阿秀空言議婚，尚未行聘過門，難以夫妻而論。既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問絞。一面發在死囚牢里，一面備文書申詳上司。孟夫人聞知此信大驚，又訪得他家只有一個老婆子，也嚇得病倒，無人送飯。想起：“這事與魯公子全沒相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處些銀兩，分付管家婆夫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屢次勸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顧僉事愈加忿怒。石城縣把這件事當做新聞沿街傳說。正是：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顧僉事為這聲名不好，必欲置魯學會于死地。再說有個陳濂御史，湖廣籍貫，父親與顧僉事是同榜進士，以此顧僉事叫他為年侄。此人少年聰察，專好辨冤析枉。其時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時，顧僉事先去囑托此事。陳御史口雖領命，心下不以為然。蒞任一日，便發牌按臨贛州，嚇得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滾。審錄日期，各縣將犯人解進。陳御史審到魯學會一起，閱了招詞，又

把金釵鈿看了，叫魯學會問道：“這金釵鈿是初次与你的么？”魯學會道：“小人只去得一次，并無二次。”御史道：“招上說一日后又去，是怎么說？”魯學會口稱冤枉，訴道：“小人的父親存日，定下顧家親事。因父親是個清官，死后家道消乏，小人無力行聘。岳父顧爺事飲要悔親，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園公來喚小人去，許贈金帛。小人身在鄉，一日后方去。那日只見得岳母，并不曾見小姐之面，這奸情是屈招的。”御史道：“既不曾見小姐，這金釵鈿何人贈你？”魯學會道：“小姐立在帘內，只責備小人來遲誤事，莫說婚姻，連金帛也不能相贈了，這金釵鈿權留個憶念。小人還只認做悔親的話，与岳母爭辨。不期小姐房中縊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說，當夜你不曾到后園去了。”魯學會道：“實不曾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地喚去，豈止贈他釵鈿二物？詳阿秀抱怨口气，必然先有人冒去東西，連奸騙都是有的，以致羞憤而死。”便叫老歐問道：“你到魯家時，可曾見魯學會么？”老歐道：“小人不會面見。”御史道：“既不會面見，夜間來的你女嫻就認得是他？”老歐道：“他自稱魯公子，特來赴約，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進見的，怎賴得沒有？”御史道：“相見后，几時去的？”老歐道：“聞得里面夫人留酒，又贈他許多東西，五更時去的。”魯學會又叫屈起來，御史喝住了。又問老歐：“那魯學會第二遍來，可是你引進的？”老歐道：“他第二遍是前門來的，小人并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門，卻到后園來尋你？”老歐道：“我家奶奶著小人畜信，原教他在后園來的。”御史喚魯學會問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后園來，你卻如何往前門去？”魯學會道：“他雖然相喚，小人不知意儿真假，只怕園中曠野之處，被他暗算；所以徑奔前門，不曾到后園去。”御史想來，魯學會与園公分明是兩樣說話，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著魯學會問老歐道：“那后園來的，可是這個嘴臉，你可認得真么？不要胡亂答應。”老歐道：“昏黑中小人認得不十分真，像是這個臉儿。”御史道：“魯學會既不在家，你的信卻畜与何人的？”老歐道：“他家有個老婆婆，小人對他說的，并無閒人在旁。”御史道：“畢竟還對何人說來？”老歐道：“并沒第二個人知覺。”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怎好回复老年伯？”又問魯學會道：“你說在鄉，离城多少？家中几時畜到信？”魯學會道：“离北門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叫道：“魯學會，你說一日后方到顧家，是虛情了。既知此信，有恁般好事，路又不遠，怎么遲延一日？理上也說不去！”魯學會道：“爺爺息怒，小人細稟：小人因家貧，往鄉司姑娘家借米。聞得此信，便飲進城。怎奈農衫藍縷，与表兄借件遮丑，已蒙許下。怎奈這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歸。小人專等衣服，所以遲了兩日。”御史道：“你表兄曉得你借衣服的緣故不？”魯學會道：“曉得的。”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魯學會道：“名喚梁尚賓，庄戶人家。”御史听罷，喝散眾人：“明日再審。”正是如山巨筆難輕判，似佛慈心待細參。公案見成翻者少，覆盆何處不冤含？

次日，察院小開挂一面憲牌出來。牌上寫到：“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應公務懼候另示施行。本月日。”府縣官問安自不必說。話分兩頭。再說梁尚賓自聞魯公子問成死罪，心下到寬了八分。一日，听得門前喧嚷，在壁縫張看時，只見一個賣布的客人，頭上帶一頂新孝頭巾，身穿舊布自布道袍，口內打江西鄉談，說是南昌府人，在此販布買賣，聞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趕回，存下几百匹布，不會發脫，急切要投個主儿，情愿讓些價錢。眾人中有要買一匹的，有要兩匹一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賣時，再几時還不得動身。那個財主家一總脫去，便多讓他些也罷。”梁尚賓听了多時，便走出門來問道：“你那客人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錢？”客人道：“有四百余匹，本錢二百兩。”梁尚賓道：“一時司那得個主儿？須是肯析些，方有人貪你。”客人道：“便析十來兩，也說不得。只要快當，輕松了身子好走路。”梁尚賓看了布樣，又到布船上去翻復細看，口里只夸：“好布，好布！”客人道：“你又不做個會頭的，只管翻亂了我的布包，擔閣人的生意。”梁尚賓道：“怎見得我不象個買的？”客人道：“你要買時，借銀子來看。”梁尚賓道：“你若加二肯析，我將八十兩銀子，替你出脫了一半。”客人道：“你也是呆話！做經紀的，那里折得起加二？況且只用一半，這一半我又去投誰？一般樣擔閣了。我說不象要買的！”又冷笑道：“這北門外許多人家，就沒個財主，四百匹布便買不起！罷，罷，搖到東門尋主儿去。”梁尚賓听说，心中不忿；又見價錢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你這客人好欺負人！我偏要都買了你的，看如何？”客人道：“你真個都買我的？我便讓你二十兩。”梁尚賓定要析四十兩，客人不肯。眾人道：“客人，你要緊脫貨；這位梁大官，又是貪便宜的。依我們說，從中酌處，一百七十兩，成了交易罷。”客人初時也不肯，被眾人勸不過，道：“罷！這十兩銀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銀子兌過，我還要連夜赶路。”梁尚賓道：“銀子湊不來許多，有几件首飾，可用得著么？”客人道：“首飾也就是銀子，只要公道作价。”梁尚賓邀入客坐，將銀子和兩對銀鐘，共兌准了一百兩；又金首飾盡教搬來，眾人公同估价，勾了七十兩之數。与客收訖，交割了布匹。梁尚賓看這場交易盡有便宜，歡喜無限。正是：貪痴無底蛇吞象，禍福難明螳捕蟬。原來這販布的客人，正是陳御史裝的。他托病關門，密密分付中軍官聶千戶，安排下這些布匹，先雇下小船，在石城縣伺候。他悄悄帶個門子私行到此，聶千戶就份做小郎跟隨，門子只做看船的小廝，并無人識破，這是做官的妙用。卻說陳御史下了小船，取出見成寫就的憲牌填上梁尚賓名字，就著聶千戶密拿。又寫書一封，請顧僉事到府中相會。比及御史回到察院，說病好開門，梁尚賓已解到了，顧僉事也來了。御史忙教擺酒后堂，留顧僉事小飯。坐司，顧僉事又提起魯學會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為這場公案，要剖個明白。”便教門子開了護書匣，取出銀鐘二對，及許多首飾，送与顧僉事看。顧僉事認得是家中之物，大驚問道：“那里來的？”御史道：“令愛小姐致死之由，只在這几件東西上。老年伯請寬坐，容小侄出堂，問這起數与老年伯看，釋此不決之疑。”御史分付開門，仍喚魯學會一起復審。御史且教帶在一喚梁尚賓當面，御史唱道：“梁尚賓，你在顧僉事家，干得好事！”梁尚賓听得這句，好似春天里聞了個霹雷，正要硬著嘴分辨。只見御史教門子把銀鐘、首飾与他認贓，問道：“這些東西那里來的？”梁尚賓抬頭一望，那御史正是買布的客人，嚇得頓口無言，只叫：“小人該死。”御史道：“我也不動夾棍，你只將實情寫供狀來。”梁尚賓抬頭一望，那御史正是買布的客人，嚇得頓口無言，只叫：“小人該死。”御史道：“我也不動夾棍，你只將實情寫

供狀來。”梁尚賓料賴不過，只得招稱了。你說招詞怎麼寫來？有詞名《鎖南枝》二只為證：

寫供狀，梁尚賓。只因表弟魯學會，岳母念他貧，日他助行聘。為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緩他行。乘昏黑，假學會，園公引入內室門，見了孟夫人，把金銀厚相贈。因留宿，有了奸騙情。一日後學會來，將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詞，喚園工老歐上來：“你仔細認一認，那夜司園上假公子的，可是這個人？”老歐睜開兩眼看了，道：“爺爺，正是他。”御史喝教差隸，把梁尚賓重責八十；將魯學會枷板打開，就套在梁尚賓的身上。合依強姦論斬，發本監候處決。布匹百匹，退出，仍給舖戶取價還庫。其銀兩、首飾，給與老歐領回。金級、金銀，斷還魯學會。懼釋放寧家。魯學會拜謝活命之恩。正是：奸細明鏡照，恩喜覆盆開。生死懼無憾，神明育史台。

卻說顧僉事在後堂，听了這番審陸，驚駭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一稱謝到：“若非老公祖神明燭照，小女之冤，几無所伸矣。但不知銀兩、首飾，老公祖何由取到？”御史附耳道：“小侄如此如此。”顧僉事道：“妙哉！只是一件，梁尚賓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飾，定然還有几件在彼。再望老公祖一并逮問。”御史道：“容易。”便行文書，仰石城縣提梁尚賓妻嚴審，仍追余贓回報。顧僉事別了御史自回。卻說石城縣知縣見了察院文書，收中取出梁尚賓問道：“你妻子姓甚？這一事會否知情？”梁尚賓正懷恨老婆，答應道：“妻田氏，因貪財物，其實同謀的。”知縣當時金稟差人提田氏到官。話分兩頭。卻說田氏父母雙亡，只在哥搜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縣前，聞知此信，慌忙奔回，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當時帶了休書上轎，徑抬到顧僉事家，來見孟夫人。夫人發一個眼花，分明看見女兒阿秀進來。及至近前，卻是個驀生標致婦人，吃了一驚，問道：“是誰？”田氏拜倒在地，說道：“妾乃梁尚賓之妻田氏。因惡夫所為不義，只恐連累，預先離異了。賈宅老爺不知，求夫人救命。”說罷，就取出休書呈上。夫人正在觀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親，俺爹害得我好苦也！”夫人听是阿秀的聲音，也哭起來。便叫道：“我兒，有甚話說？”只見田氏雙眸緊閉，哀哀的哭道：“孩兒一時錯誤，失身匪人，羞見公子之面，自縊身亡，以完貞性。何期爹爹不行細訪，險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自了，只是他無家無室，終是我母子擔誤了他。母親苦念孩兒，替爹爹說聲，周全其事，休絕了一脈姻親。孩兒在九泉之下，亦無所恨矣。”說罷，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管家婆和丫鬟、養娘都團聚將來，一齊喚醒。那田氏還呆呆的坐地，問他時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兒，重復哭起，眾丫鬟勸住了。夫人悲傷不已，問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說：“沒有。”夫人道：“我舉眼無親，見了你，如見我女兒一般，你做我義女肯么？”田氏拜道：“若得伏侍夫人，賤妾有幸。”夫人歡喜，就留在身邊了。顧僉事回家，聞說田氏先期離異，與他無干，寫了一封書帖，和休書送與縣官，求他免提，轉回察院。又見田氏賢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為義女。夫人又說起女兒阿秀負魂一事，他干叮萬囑：“休絕了魯家一脈姻親。”如今田氏少女，何不就招魯公子為婿，以續前姻？顧僉事見魯學會無辜受害，甚是懊悔。今番夫人說話有理，如何不依？只怕魯公子生疑，親到其家，謝罪過了，又說續親一事。魯公子再一推辭不過，只得允從。就把金釵鈿為聘，擇日過門成親。原來顧僉事在魯公子面前，只說過繼的遠房侄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說贅個秀才，並不說真名

真姓。到完婚以后，氏方才曉得就是魯公子，公子方才曉得就是梁尚賓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兩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順。顧僉事無子，魯公子承受了他的家私，發憤攻書。顧僉事見他一場通透，送入國子監，連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魯，一姓顧，以奉兩家宗祀。梁尚賓子孫遂絕。詩曰：一夜歡娛害自身，百年姻眷屬他人。世間用計行奸者，請看當時梁尚賓。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情寵嬌多不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只知一笑傾人國，不覺胡塵滿玉樓。

這四句詩，是胡曾《詠史詩》。專道著昔日周幽王寵一個紀子，名曰褒姒，千方百計的媚他。因要取褒姒一笑，向驪山之上，把與諸侯為號的烽火燒起來。諸侯只道幽王有難，都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寂然無事。褒姒呵呵大笑。後來犬戎起兵來攻，諸侯皆不來救，犬戎遂殺幽王于驪山之下。又春秋時，有個陳靈公，私通于夏徵舒之母夏姬。與其臣孔宁、儀行父日夜往其家，飲酒作樂。徵舒心懷愧恨，射殺靈公。後來六朝時，陳后主寵愛張麗華、孔貴嫔，自制成《后庭花》曲，榜美其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迫，無辦法躲藏，遂同二紀投入井中，為隋將韓擒虎所獲，遂亡其國。詩云：歡娛夏廢忽興戈，晉井猶聞《玉樹》歌。試看二陳同一律，從來亡國女戎多。——

當時，隋湯帝也寵蕭紀之色。要看揚州景，用麻叔度為帥，起天下民夫百萬，開汗河一千余里，役死人夫無數；造風艦龍舟，使宮女牽之，兩岸樂聲聞于百里。后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斬楊帝于吳公台下，其國亦傾。有詩為證：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錦帆未落干戈起，調依龍舟更不回。

至于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之色，春縱春游，夜專夜寵。誰想楊妃與安祿山私通，卻抱祿山做孩兒。一日，云雨方罷，楊妃級橫鬢亂，被明皇撞見，支吾過了。明皇從此疑心，將祿山除出在漁陽地面做節度使。那祿山思戀楊妃舉兵反叛。正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逃難。馬克山下兵變，逼死了楊妃，明皇直走到西蜀。虧了郭令公血戰數年，才恢復得兩京。且如說這幾個官家，都只為貪愛女色，致于亡國捐軀。如今愚民小子，怎生不把色欲警戒！說話的，你說那戒色欲則甚？自家今日說一個青年子弟，只因不把色欲警戒，去戀著一個婦人，險些兒坏了堂堂六尺之軀，丟了潑天的家計，驚動新橋市上，變成一本風流說話。正是：好將前事錯，傳與后人知。說這宋朝臨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橋。那市上有個富戶吳防禦，媽媽潘氏，止生一子，名喚吳山，娶妻余氏，生得四歲一個孩兒。防禦門首開個絲綿舖，家中放債積谷。果然是金銀滿筐，米谷成倉！去新橋五里，地名灰橋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個舖。家中收下的絲綿，發到舖中賣與在城機戶。吳山生來聰俊，粗知禮義；干事朴實，不好花叢。因此防禦不慮他在外邊閒理會。且說吳山每日蚤晨到舖中賣貨，天晚回家。這舖中房屋，只占得門面，里頭房屋都是空的。忽一日，吳山在家有事。至晌午才到舖中。走進看時，只見屋后河邊泊著兩只剝船，船上許多箱籠、桌、凳、家火，四五個人盡搬入空屋里來。船上走起一個婦人：一個中年胖婦人、一個老

婆子，一個小婦人。盡走入屋里來。只因這婦人人屋，有分數 吳山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一更油盡燈。吳山問主管道：“甚么人不問事由，擅自搬入我屋來？”主管道：“在城人家。為因里役，一時司無處尋屋，央此司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一日便去。正欲報知，恰好官人自來。”吳山正欲發怒，見那小娘子斂袂前源源的道個萬福：“告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事急，出于無親，不及先來宅上稟知，望乞恕罪。容住一四日，尋了屋就搬去。房金恢例拜納。”吳山便放下臉來道：“既如此，便多住些時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說罷，就去搬箱運籠。吳山看得心痒，也督他搬了几件家火。話的，你說吳山平生鯁直，不好花哄。因何見了這個婦人，回嗔作喜，又督他搬家火？你不知道，吳山在家時，被父母拘管得緊，不容他閒走。他是個聰明俊俏的人，干事活動，又不是一個木頭的老實。況且青春年少，正是他的時節。父母又不在面前，淳舖中見了這個美貌的婦人，如何不動心？那胖婦人与小婦人都道：“不勞官人用力。”吳山道：“在此司住，就是自家一般，何必見外？”彼此懼各歡喜。天晚，吳山回家，分付主管与里面新搬來的說，“寫紙房契來与我。”主管答應了，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回到家中，并不把搬來一事說与父母知覺。當夜心心念念，想著那小婦人。次日早起，換身好衣服，打撈齊整，叫個小廝童跟著，搖擺到店中來。正是：沒興店中賒得酒，命衰撞著有情人。吳山來到舖中，賣了一回貨。面走動的八老來接吃茶，要納房狀。吳山心下正要進去。恰好得八老來接，便起身入去。只見那小婦人笑容可掬，接將出來萬福：“官人請里面坐。”吳山到中司軒子內坐下。那老婆子和胖婦人都來相見陷坐，坐司止有一個婦人。吳山動問道：“娘子高姓？怎么你家男儿漢不見一個？”胖婦道：“拙夫姓韓，与小儿在衙門跟官。蚤去晚回，官身不得相會。”坐了一回，吳山低著頭瞪那小婦人。這小婦人一雙俊俏眼覷著吳山道：“敢問官人青春多少？”吳山道：“虛度二十四歲。拜問娘子青春？”小婦人道：“与官人一緣一會，奴家也是二十四歲。城中搬下來，偶轆通官人，又是同歲，正是百緣千里能相會。”那老婦人和胖婦人看見關目，推個事故起身去了，止支二人對坐。小婦人到把些風流話儿挑引吳山。吳山初然只道好人家，容他住，不過研光而已。誰想見面，到來刮涎，才曉得是不停當的。欲持轉身出去，那小婦人又走過來挨在身邊坐定，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來借我看一看。”吳山除下帽子，正欲拔時，被小婦人一手按住吳山頭髻，一手拔了金簪，就便起身道：“官人，我和你上樓說句話。”一頭說，徑走上樓去了。吳山隨後跟上樓來討簪子。正是：由你好似鬼，也吃洗腳水。吳山走上樓來，叫道：“娘子！還我簪子。家中有事，就要回去。”婦人道：“我与你是宿世姻緣，你不要妝假，愿諧枕席之歡。”吳山道：“行不得！倘被人知覺，卻不好看：況此司耳目較近。”持要下樓，怎奈那婦人放出那万种妖撓，撓住吳山，倒在怀中，將尖尖玉手，扯下吳山裙褲，情興如火，按捺不住。攜手上床，成其云雨。霎時云收雨散，兩個起來偎倚而坐。吳山且惊且喜，問道：“姐姐，你叫做甚么名字？”婦人道：“奴家排行第五，小字賽金。長大，父母順口叫道金奴。敢問官人排行第几？宅上做甚行業？”吳山道：“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絲放債，新橋市上出名的財主。此司門前輔子，是我自家開的。”金奴暗喜道：“今番纏得這個有錢的男儿，也不枉了。”原來這人家是隱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窠子”，是不當官吃衣飯的。家中別無生意，只靠這一本帳。那老婦人是胖婦人的娘，金奴是胖婦人的女儿。在先，胖婦人也是好人家出來的。因為丈夫無用掙圍，不得已于這般勾當。金奴自小生得標致，又識几个字，當時已自嫁与人去了。只因在夫家不坐疊，做出來，發回娘家。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此時胖婦人年紀約近五旬，孤老來得少了，恰好得女儿來接代，也不當斷

這樣行業，索性大做了。原在城中住，只為這樣事被人告發，慌了，搬下來躲避。卻恨吳山偶然撞在他手里，圈套都安排停當，漏將入來，不由你不落水。怎地男儿漢不見一個？但看有人來，父子們都回避過了，做成的規矩。這個婦人，但貪他的，便著他的手，不止陷了一個漢子。當時金奴道：“一時慌促搬來，缺少盤費。告官人，有銀子乞借應五兩，不可推故。”吳山應允了。起身整了衣冠，金奴依先還了金簪。兩個下樓，依据日坐在軒子內。吳山自思道：“我在此耽閣了半晌，慮恐鄰舍們談論。”又吃了一杯茶。金奴留吃午飯，吳山道：“我耽閣長久，不吃飯了。少司就送盤纏來與你。”金奴道：“午后特備一杯菜酒，官人不要見卻。”說罷，吳山自出舖中。原來外邊近鄰見吳山進去。那房屋卻是兩司大椽的樓屋，金奴只占得一司做房，這邊一司就是絲舖，上面卻是空的。有好事哥哥，見吳山半晌不出來，伏在這司空樓壁邊。人馬之時，都張見明白。比及吳山出來，坐在舖中，只見幾個鄰人都來和哄道：“吳小官人，恭喜恭喜！”吳山初時已自心疑他們知覺，次后見眾人來取笑，他通紅了臉皮，說道：“好沒來由！有甚喜賀！”內中有原張見的，是對門開雜貨舖的沈二郎，叫道：“你几自賴哩，拔了金簪子，走上樓去做甚么？”吳山被他一句說著了，頓一無言，推個事故，起身要走。眾人攔住道：“我們斗分銀子，與你作賀。”吳山也不顧眾說，使性子往西走了。去到娘舅潘家，討午飯吃了。踱到門前，向一個店家借過等子，將身邊買些銀子稱了二兩，放在袖中。又閒坐了一回，捱到半晚，復到舖中來。主管道：“里面住的正在此請官人吃酒。”恰好八老出來道：“官人，你那里閒耍？教老子沒處尋。家中特備菜酒，止請主管相陪，再無他客。”吳山就同主管走到軒子下。已安排齊整，無非魚、肉、酒、果之類。吳山正席，金奴對坐，主管在旁。三人坐定，八老篩酒。吃過几杯，主管會意，只推要收舖中，脫身出來。吳山平日酒量淺，主管去了，開懷與金奴吃了十數杯，便覺有些醉來。將袖中銀子送與金奴，便起身挽了金奴手道：“我有一句話和你說：這樁事，卻有些不諧當。鄰舍們都知了，來打和哄。倘或傳到我家去，父母知道，怎生是好？此司人眼又緊，口嘴又歹，容不得人。倘有人不做氣，在此飛磚擲瓦，安身不穩。姐姐，依著我口，尋個僻靜所在去住，我自常來看顧你。”金奴道：“說得是！奴家就與母親商議。”說罷，那老子又將兩杯茶來。吃罷，免不得又做些干生活。吳山辭別動身，囑付道：“我此去未來哩，省得眾人口舌。持你尋得所在，八老來說知，我來送你起身。”說罷，吳山出來舖中，分付主管說話，一徑自回，不在話下。且說金奴送吳山去后，天色已晚。上樓卸了濃妝，下樓來吃了晚飯，將吳山所言移屋一節，備細說與父母知道。當夜各自安歇。次早起來，胖婦人分付八老悄悄地打听鄰舍消息。八老到門前站了一回，捱到司壁糴米張大郎門前，閒坐了一回。只听得這几家鄰舍指指搨搨，只說這事。八老回家，對這胖婦人說道：“街坊上嘴舌不是養人的去處。”胖婦人道：“因為在城中被人打攪，無親搬來，指望尋個好處安身，久遠居住，誰想又撞這般的鄰舍！”說罷歎了口氣。一面教老公去尋房子，一面看鄰舍動靜計較。卻說吳山自那日回家，怕人嘴舌，瞞著父母，只推身子不快，一向不到店中來。主管自行賣貨。金奴在家清閒不慣，八老又去招引舊時主顧，一般來走動。那几家鄰舍初然只曉得吳山行踏，次后見往來不絕，方曉得是個大做的。內中有生事的道：“我這里都是好人家，如何容得這等塵糟此住？常言道：‘近好近殺。倘若爭鋒起來，致傷人命，也要帶累鄰舍。’”說罷，卻早那八老听得，進去說，今日鄰舍們又如此如此說。胖婦人听得八老說了，沒出氣處，碾那老婆子道：“你七老八老，怕几誰？不出去門前叫罵這短命多嘴的鴨黃儿！”婆子听了，果然就起身走到門前叫罵道：“那個多嘴賊鴨黃儿，在這里學放屁！若還敢來應我的，做這條老性命結識他。那個人家沒

親眷來往？”鄰舍們听得，道：“這個賊做大的出精老狗，不說自家干這般沒理的事，到來欺鄰罵舍！”開雜貨店沈二郎正要應那婆子，中司又有守本分的勸道：“且由他！不要與這半死的爭好歹，趕他起身便了。婆子罵了幾聲，見無人來采他，也自入去。卻說眾鄰舍都來與主管說：“是你沒分曉，容這等不明不自的人在這裡住。不說自家理短，反教老婆子叫罵鄰舍。你耳內須听得。我們都到你主家說與防禦知道，你身上也不好看。”主管道：“列位高鄰息怒，不必說得，蚤晚就著他搬去。”眾人說罷，自去了。主管當時到里面對胖婦人說道：“你們可快快尋個所在搬去，不要帶累我。看這般模樣，住也不秀氣。”胖婦人道：“不免分付，拙夫已尋屋在城，只在旦晚就搬。”說罷，主管出來。胖婦人與金奴說道：“我們明早搬入城。今日可著八老俏地與吳小官說知，只莫教他父母知覺。”八老領語，走到新橋市上吳防禦絲綿大舖，不敢徑進。只得站在對門人家檐下窺去，一眼只看著舖里。不多時，只見吳山躡將出來。看見八老，慌忙走過來，引那老子離了自家門首，借一個織熟絹人家坐下，問道：“八老有甚話說？”八老道：“家中五姐領官人尊命，明日搬入城去居住，特著老漢來與官人說知。”吳山道：“如此最好，不知搬在城中何處？”八老道：“搬在游梁營羊毛寨南橫橋街上。”吳山就身邊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二錢，送與八老道：“你自將去買杯酒吃。明日晌午，我自來送你家起身。”八老收了銀子，作謝了，一徑自回。且說吳山到次日已牌時分，喚壽童跟隨出門，走到歸錦橋邊南貨店里，買了兩包干果，與小廝拿著，來到灰橋市上舖里。主管相叫罷，將日逐賣終的銀子帳來算了一回。吳山起身，入到里面與金奴母子敘了寒溫，將壽童手中果子，身邊取出一封銀子，說道：“這兩包粗果，送與姐姐泡茶：銀子一兩，權助搬屋之費。持你家過屋后，再來看你。”金奴接了果子并銀兩，母子兩個起身謝道：“重蒙見惠，何以克當！”吳山道：“不必謝，日后正要往來哩。”說罷，起身看時，箱籠家火已自都搬下船了。金奴道：“官人，去后几時來看我？”吳山道：“只在一五日司，便來相望。”金奴一家別了吳山，當日搬入城去了。正是：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且說吳山原有害夏的病：每過炎天時節，身體便覺疲倦，形容清減。此時正值六月初旬，因此請個針灸醫人，背后灸了几穴火，在家調養，不到店內。心下常常思念金奴，爭親灸瘡疼，出門不得。卻說金奴從五月十七搬移在橫橋街上居住。那條街上懼是營里軍家，不好此事，路又僻拗，一向沒人走動。胖婦人向金奴道：“那日吳小官許下我們一五日司就來，到今一月，緣何不見來走一遍？若是他來，必然也看覷我們。”金奴道：“可著八老去灰橋市上舖中探望他。”當時八老去，就出良山門到灰橋市上絲舖里見主管。八老相見罷，主管道：“阿公來，有甚事？”八老道：“特來望吳小官。”主管道：“官人灸火在家未痊，向不到此。”八老道：“主管若是回宅，煩畜個信，說老漢到此不遇。”八老也不耽閣，辭了主管便回家中，回覆了金奴。金奴道：“可知不來，原來灸火在家。”當日金奴與母親商議，教八老買兩個豬肚磨淨，把糯米蓮肉灌在里面，安排爛熟。次早，金奴在房中磨墨揮筆，拂開鸞箋寫封簡，道：“賤妾賽金再拜，謹啓情郎吳小官人：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于心。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道八老探拜，不遇而回。妻移居在此，甚是荒涼。聞貴蓋灸火疼痛，使妻坐臥不安。空懷思憶，不能代替。謹具豬肚二枚，少申問安之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仲夏二十一日，賤妾賽金再拜。”寫罷，析成簡子，將紙封了：豬肚裝在盒里，又用怕子包了。都交付八老，叮囑道：“你到他家，守見吳小官，須索與他親收。”八老提了盒子，懷中揣著簡帖，出門徑往大街。走出武林門，直到新橋市上吳防禦門首，坐在街檐石上。只見小廝壽童走出，看見叫道：“阿公，你那里來，坐在這裡？”八老扯壽童到人睜去處說：“我特來

見你官人說話。我只在此等，你可与我報与官人知道。”壽童隨即轉身，去不多時，只見吳山躡將出來。八老慌忙作揖：“官人，且喜貴体康安！”吳山道：“好！阿公，你盒子里甚么東西？”八老道：“五姐記挂官人灸火，沒甚好物，只安排得兩個豬肚，送來与宜人吃。”吳山遂引那老子到個酒店樓上坐定，問道：“你家搬在那里好么？”八老道：“甚是消索。”怀中將柬帖子遞与吳山。吳山接柬在手，拆開看畢，依先析了藏在袖中。揭開盒于拿一個肚子，教酒博十切做一盤，分付燙兩壺酒來。吳山道：“阿公，你自在這里吃，我家去寫回字与你。”八老道：“官人請穩便。”吳山來到家里臥房中，悄悄的寫了回簡：又秤五兩白銀，復到酒店樓上，又陪八老吃了几杯酒。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老漢吃不得了。”起身回去，吳山遂取銀子并回柬說道：“這五兩銀子，送与你家盤纏。多多拜覆五姐，過一兩日，定來相望。”八老收了銀、簡，起身下樓，吳山送出酒店。卻說八老走到家中，天晚入門，將銀、簡都付与金奴收了。將簡拆開燈下看時，寫道：“山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娘妝次：向前會司，多蒙厚款。又且云情雨意，枕席鐘情，無時少忘。所期正欲趨會，生因賤軀灸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道人垂顧，兼惠可一佳看，不胜感感。二一日司，容當面會。自金五兩，權表微情，伏乞收入。吳山再拜。”看簡畢，金奴母子得了五兩銀子，干歡万喜，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在酒店里，捱到天晚，拿了一個豬肚，俏地里到自臥房，對渾家說：“難得一個識熟机戶，聞我灸火，今日送兩個熟肚与我。在外和朋友吃了一個，拿一個回來与你吃。”渾家道：“你明日也用作謝他。”當晚吳山將肚子与妻在房吃了，全不教父母知覺。過了兩日。第一日，是六月二十四日。吳山起早，告父母道：“孩儿一向不到舖中，喜得今日好了，去走一遭。況在城神堂巷有几家机戶賒帳要討，入城便回。”防御道：“你去不可勞碌。”吳山辭父，討一乘兜轎抬了，小廝壽童打傘跟隨。只因吳山要進城，有分數金奴險送他性命。正是：二八佳人体似酥，腰司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吳山上轎，不覺早到灰橋市上。下轎進舖，主管相見。吳山一心只在金奴身上，少坐，便起身分付主管：“我入城收拾机戶賒帳，回來算你日逐賣帳。”主管明知到此處去，只不敢阻，但勸：“官人貴体新痊，不可別處閒走，空受疼痛。”吳山不听，上轎預先官人貴体新痊，不可別處閒走，空受疼痛。”吳山不听，上轎預先分付轎夫，徑進良山門，迤邐到羊毛寨南橫橋，尋問湖市搬來韓家。旁人指說：“藥舖司壁就是。”吳山來到門首下轎，壽童敲門。里面八老出來開門，見了吳山，慌人去說知。吳山進門，金奴母子兩個堆下笑來迎接，說道：“貴人難見面。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吳山与金奴母子相喚罷，到里面坐定吃茶。金奴道：“官人認認奴家房里。”吳山同金奴到樓上房中。正所謂：合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金奴与吳山在樓上，如魚得水，似漆投膠，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少不得安排酒看，八老搬上樓來，撥過鏡架，就擺在梳妝桌上。八老下來，金奴討酒，才敢上去。兩個并坐，金奴篩酒一杯，雙手敬与吳山道：“官人灸火，妾心無時不念。”吳山接酒在手道：“小生為因灸火，有失期約。”酒盡，也篩一杯回敬与金奴。吃過十數杯，二人情興如火，兔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事畢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杯，醉眼朦朧，余興未盡。吳山因灸火在家，一月不曾行事。見了金奴，如何這一次便罷？吳山合當死，魂靈都被金奴引散亂了，情興復發，又弄一火。正是：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吳山重复，自覺神思散亂，身体困倦，打熬不過，飯也不吃，倒在床上睡了。金奴見吳山睡著，走下樓到外邊，說与轎夫道：“官人吃了几杯酒，睡在樓上。

二位太保寬坐等一等，不要催促。”轎夫道：“小人不敢來催。”金奴分付畢，走上樓來，也睡在吳山身邊。且說吳山在床上方合眼，只听得有人叫：“吳小官好睡！”連叫數聲。吳山醉眼看見一個胖大和尚，身披一領舊褊衫，赤腳穿雙僧鞋，腰系著一條黃絲條，對著吳山打個問訊。吳山跳起來還禮道：“師父上剎何處？因甚喚我？”和尚道：“貧僧是桑萊園水月守住持，因為死了徒弟，特來勸化官人。貧僧看官人相貌，生得福薄，無緣受享榮華，只好受些清淡，棄俗出家，與我做個徒弟。”吳山道：“和尚好沒分曉！我父母半百之年，止生得我一人，成家接代，創立門風，如何出家？”和尚道：“你只好出家，若還貪享榮華，即當命夭。依貧僧口，跟我去罷。”吳山道：“亂話！此司是婦人臥房，你是出家人，到此何干？”那和尚睜著兩眼，叫道：“你跟我去也不？”吳山道：“你這禿驢，好沒道理！只顧來纏我做甚？”和尚大怒，扯了吳山便走，到樓梯邊，吳山叫起屈來，被和尚盡力一推，望樓梯下面倒撞下來。撒然驚覺，一身冷汗。開眼時，金奴還睡未醒，原來做一場夢。覺得有些恍惚，爬起坐在床上，呆了半晌。金奴也醒來，道：“官人好睡。難得你來，且歇了，明早去罷。”吳山道：“家中父母記挂，我要回去，別日再來望你。”金奴起身，分付安排點心。吳山道：“我身子不快，不要點心。”金奴見吳山臉色不好，不敢強留。吳山整了衣冠，下樓辭了金奴母子急急上轎。天色已晚，吳山在轎思量：自日里做場夢，甚是作怪。又驚又擾，肚里漸覺疼起來。在轎過活不得，巴不得到家，分付轎夫快走。捱到自家門首，肚疼不可忍，跳下轎來，走入里面，徑奔樓上。坐在馬桶上，疼一陣，撒一陣，撒出來都是血水。半晌，方上床。頭眩眼花，倒在床上，四肢倦怠，百骨酸疼，大底是本身元氣微薄，況又色欲過度。防禦見吳山面青失色，奔上樓來，吃了一驚道：“孩兒因甚這般模樣？”吳山應道：“因在机戶人家多吃了几杯酒，就在他家睡。一覺醒來熱渴，又吃了一碗冷水，身體便覺拘急，如今作起瀉來。”說未了，咬牙寒噤，渾身冷汗如雨，身如炭火一般。防禦慌急下樓，請醫來看，道：“脈氣將絕，此病難醫。”再三哀懇太醫，乞用心救取。醫人道：“此病非于泄瀉之事，乃是色欲過度，耗散元氣，為脫陽之症，多是不好。我用一帖藥，與他扶助元氣。若是服藥后，熱退脈起，則有生意。”醫人撮了藥自去。父母再一盤問，吳山但搖頭不語。將及初更，吳山服了藥，伏枕而臥。忽見日司和尚又來，立在床邊，叫道：“吳山，你強熬做甚？不如早隨我去。”吳山道：“你快去，休來纏我！”那和尚不由分說，將身上黃絲條縛在吳山頂上，扯了便走。吳山攀住床櫥，大叫一聲惊醒，又是一夢。開眼看時，父母、渾家皆在面前。父母問道：“我兒因甚驚覺？”吳山自覺神思散亂，料捱不過，只得將金奴之事，并夢見和尚，都說與父母知道。說罷，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父母、渾家盡皆淚下。防禦見吳山病勢危篤，不敢埋怨他，但把言語來寬解。吳山與父母說罷，昏暈數次。復蘇，泣謂渾家道：“你可善待公姑，好看幼子。絲行資本，盡夠盤費。”渾家哭道：“且寬心調理，不要多慮。”吳山歎了氣一口，喚丫鬟扶起，對父母說道：“孩兒不能復生矣。爹娘空養了我這個逆子，也是年災命厄，逢著這個冤家。今日雖悔，噬臍何及！傳與少年子弟，不要學我干這等非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軀，實是難得！要貪花戀色的，將我來做個樣。孩兒死后，將身尸丟在水中，方可謝拋妻棄子、不養父母之罪。”言訖，方才合眼，和尚又在面前。吳山哀告：“我師，我與你有甚冤仇，不肯放舍我？”和尚道：“貧僧只因犯了色戒，死在彼處，久滯幽冥，不得脫離鬼道。向日偶見官人自畫交歡，貧僧一時心動，欲要官人做個陰魂之伴。”言罷而去。吳山醒來，將這話對父母說知。吳防禦道：“原來被冤魂來纏。”慌忙在門外街上，焚香點燭，擺列羹飯，望空拜告：“慈悲放舍我兒生命，親到彼處設醮追拔。”說畢，燒

化紙錢。防禦回到樓上，天晚，只見吳山朝著里床睡著，猛然翻身坐將起來，睜著眼道：“防禦，我犯如來色戒，在羊毛寨里尋了自盡。你兒子也來那里淫飲，不免把我前日的事，陡然想起，要你兒子做個督頭，不然求他超度。适才承你羹飯紙錢，許我荐拔，我放舍了你的兒子，不在此作祟。我還去羊毛寨里等你超拔，若得脫生，永不來了。”說話方畢，吳山雙手合掌作禮，洒然而覺，顏色復舊。渾家摸他身上，已住了熱。起身下床解手，又不瀉了。一家歡喜。復請原日醫者來看，說道：“六脈已復，有可救生路。”撮下了藥，調理數日，漸漸好了。防禦請了几眾僧人，在金奴家做了一晝夜道場。只見金奴一家做夢，見個胖和尚拿了一條拄杖去了。吳山將息半年，依舊在新橋市上生理。一日，与主管說起舊事，不覺追悔道：“人生在世，切莫為昧己勾當。真個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險些儿丟了一條性命。”從此改過前非，再不在金奴家去。親鄰有知道的，無不欽敬。正是：痴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戲破關頭邪念息，一生出處自安活。

第四卷 聞云年庵阮三冤債

好姻緣是惡姻緣，莫怨他人莫怨天。但愿向平婚嫁早，安然無事度余年。

這四句，奉勸做人家的，早些畢了儿女之債。常言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弄出丑旺。多少有女儿的人家，只管要揀門擇戶，扳高嫌低，擔誤了婚姻日子。情竇開了，誰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盤星，也要走差了道儿。那時悔之何及！則今日說個大大官府，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免演蒼，姓陳，名太常。自是小小出身，索官至殿前太尉之職。年將半百，娶妾無子，止生一女，叫名玉蘭。那女孩儿生于貴室，長在深閨，青春二八，真有如花之容，似月之貌。況描繡針線，件件精通；琴棋書畫，無所不曉。那陳太常常与夫人說：“我位至大臣，家私万貫，止生得這個女儿，況有才貌，若不尋個名目相稱的對頭，枉居朝中大臣之位。”便喚官媒婆分付道：“我家小姐年長，要選良姻，須是一般全的方可來說：一要當朝將相之子，二要才貌相當，一要名登黃甲。有此一者，立贅為婿；如少一件，枉自勞力。”因此往往選擇，或有登科及第的，又是小可出身；或門當戶對，又無科第；及至兩事懼全，年貌又不相稱了，以此蹬跪下去。光陰似箭，玉蘭小姐不覺一十九歲了，尚没人家。時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旨慶賞元宵。五風樓前架起鰲山一座，滿地華燈，喧天鑼鼓。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禁城不閉，國家与民同樂。怎見得？有只詞儿，名《瑞鶴仙》，單道著上元佳景：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笑容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燦爛。卷珠帘，盡日笙歌，盛集寶級金訓。堪羨！綺羅叢里，蘭麝香中，正宜游玩。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儿滿地，成團打塊，簇若冠儿斗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只為這元宵佳節，處處觀燈，家家取樂，引出一段風流的事來。話說這免演巷內，有個年少才郎，姓阮，名華，排行第三，喚做阮三郎。他哥哥阮大与父母專在兩京商販，阮二專一管家。那阮三年方二九，一貌非俗；詩詞歌賦，般般皆曉。篤好吹簫。結交几个豪家子弟，每日向歌館娼樓，留連風月。時遇上元燈夜，知會几个弟兄來家，笙簫彈唱，歌笑賞燈。這伙子弟在阮三家，吹唱到一更方散。阮三送出門，見行人稀少，靜夜月明如畫，向眾人說道：“恁般良夜，何忍便睡？再舉一曲何如？”眾

人依允，就在階沿石上向月而坐，取出笙、簫、象板，一吐清音，嗚嗚咽咽的又吹唱起來。正是：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那阮三家，正與陳太尉對衙。衙內小姐玉蘭，歡宴賞燈，將次要去歇息。忽听得街上樂聲漂渺，響徹云際。料得夜深，眾人都睡了。忙喚梅香，輕移蓮步，直至大門邊，听了一回，情不能已。有個心腹的梅香，名曰碧云。小姐低低分付道：“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梅香巴不得趨承小姐，听得使喚這事，輕輕地走到街邊，認得是對鄰子弟，忙轉身入內，回復小姐道：“對鄰阮三官與幾個相識，在他門首吹唱。”那小姐半晌之司，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數日前，我爹曾說阮三點報朝中駙馬，因使用不到，退回家中。想就是此人了，才貌必然出眾。”又听了一個更次，各人分頭散去。小姐回轉香房，一夜不曾合眼，心心念念，只想著阮三：“我若嫁得恁般風流子弟，也不枉一生夫婦。怎生得會他一面也好？”正是：鄰女乍萌窺玉意，文君早亂听琴心。且說次日天曉，阮三同幾個子弟到永福寺中游玩，見燒香的士女佳人，來往不絕，自覺心性蕩漾。到晚回家，仍集昨夜子弟，吹唱消遣。每夜如此，迤邐至二十日。這一夜，眾子弟們各有事故，不到阮三家里。阮三獨坐無聊，偶在門側臨街小軒內，拿壁司紫玉容簫，手中接著宮、商、角、徵、羽，將時樣新詞曲調，清清地吹起。吹不了半只曲兒，忽見個侍女推門而入，源源地向前道個萬福。阮三停簫問道：“你是誰家的姐姐？”丫鬟道：“賤妻碧云，是對鄰陳衙小姐貼身伏侍的。小姐私慕官人，特地看奴請官人一見。”那阮三心下思量道：“他是個官宦人家，守閨耳目不少；進去易，出來難。被人瞧見盤問時，將何回答？卻不枉受凌辱？”當下回言道：“多多上復小姐，怕出入不便，不好進來。”碧云轉身回復小姐。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一時司春心搖動，便將手指上一個金鑲寶石戒指兒，褪將下來，付與碧云，分付道：“你替我將這件物事，畜與阮三郎，將帶他來見我一見，萬不妨事。”碧云接得在手，“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慌忙來到小軒。阮三官還在那裡。碧云手內托出這個物來，致了小姐之意。阮三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有此物為證，又有梅香引路，何怕他人？”隨即與碧云前后而行。到二門外，小姐先在門旁守候，戲著阮三目不轉睛，阮三看得女子也十分仔細。正欲交言，門外咕喝道：“太尉回衙！”小姐慌忙回避歸房，阮三郎火速回家。自此把那戒指兒緊緊的戴在左手指上，想那小姐的容貌，一時難舍。只恨閨閣深沉，難通音信。或在家，或出外，但是看那戒指兒，心中十分慘切。無由再見，追憶不已。那阮三雖不比宦家子弟，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因是相思日久，漸覺四肢羸瘦，以至廢寢忘餐。忽經兩月月余，慣慣成病。父母再一嚴問，并不肯說。正是：口含黃相味，有苦自家知。卻說有一個與阮三一般的豪家子弟，姓張，名遠，素與阮三交厚。聞得阮三有病月余，心中懸挂。一日早，到阮三家內詢問起居。阮三在臥榻上听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喚仆邀入房內。張遠看看阮三面黃肌瘦，咳嗽吐痰，心中好生不忍，嗟歎不已！坐向榻床上去問道：“阿哥，數日不見，怎么染著這般晦氣？你害的是甚么病？”阮三只搖頭不語。張遠道：“阿哥，借你手我看看脈息。”阮三一時失于計較，便將左手抬起，與張遠察脈。張遠接著寸關尺，正看脈司，一眼瞧見那阮三手指上戴著個金嵌寶石的戒指。張遠口中不說，心下思量：“他這等害病，還戴著這個東西，況又不是男子之物，必定是婦人的表記。料得這病根從此起。”也不講脈理，便道：“阿哥，你手上戒指從何而來？恁般病症，不是當耍。我與你相交數年，重承不棄，日常心腹，各不相瞞。我知你心，你知我意，你可實對我說。”阮三見張遠參到八九分的地步，況兼是心腹朋友，只得將來歷因依，盡行說了。張遠道：“阿哥，他雖是個宦家的小姐，若無這個表記，便對面相逢，未知他肯與不肯；既有這物事，心下已允。持阿哥將息貴體，稍健旺時，

在小弟身上，想個計策，与你成就此事。”阮三道：“賤恙只為那事而起，若要我病好，只求早圖良策。”枕邊取出兩錠銀子，付与張遠道：“倘有使用，莫惜小費。”張遠接了銀子道：“容小弟從容計較，有些好音，卻來奉報。你可寬心保重。”張遠作別出門，到陳太尉衙前站了兩個時辰。內外出入人多，并無相識，張遠悶悶而回。次日，又來觀望，絕無機會。心下想道：“這事難以啓齒，除非得他梅香碧云出來，才可通信。”看看到晚，只見一個人捧著兩個磁盆，從衙里出來，叫喚道：“門上那個走差的閒在那里？奶奶著你將這兩盆小菜送与閒云庵王師父去。”張遠听得了，便想道：“這閒云庵王尼姑，我乎昔相認購。奶奶送他小菜，一定与陳衙內往來情熟。他這般人，出入內里，極好傳消息，何不去尋他商議？”又過了一夜。到次早，取了兩錠銀子，徑投閒云庵來。這庵儿雖小，其實幽雅。怎見得？有詩為證：短短橫牆小小亭，半檐疏玉響玲瓏。塵飛不到人長靜，一篆爐煙兩卷經。

庵內尼姑，姓王，名守長，他原是個收心的弟子。因師棄世日近，不會接得徒弟，止有兩個燒香、上灶燒火的丫頭。專一向富貴人家布施。佛殿后新塑下觀音、文殊、普賢一尊法像，中司觀音一尊，虧了陳太尉夫人發心喜舍，妝金完了，缺那兩尊未有施主。這日正出用門，恰好遇著張遠，尼姑道：“張大官何往？”張遠答道：“特來。”尼姑回身請進，邀入庵堂中坐定。茶罷，張遠問道：“适司師父要往那里去？”尼姑道：“多蒙陳太尉家奶奶布施，完了觀音圣像，不會去回復地。昨日又承他差人送些小菜來看我，作意備些薄禮，來日到他府中作謝，后来那兩尊，還要他大出手哩。因家中少替力的人，買几件小東西，也只得自身奔走。”張遠心下想道：“又好個機會。”便向尼姑道：“師父，我有個心腹朋友，是個富家。這二尊圣像，就要他獨造也是容易，只要煩師父干一件事。”張遠在袖儿里摸出兩錠銀子，放在香桌上道：“這銀子權當開手，事若成就，蓋用蓋殿，隨師父的意。”那尼姑貪財，見了這兩錠細絲白銀，眉花眼笑道：“大官人，你相識是誰？委我干甚事來？”張遠道：“師父，這事是件机密事，除是你干得，況是順便。可与你到密室說知。”說罷，就把二錠銀子，納入尼姑袖里，尼姑半推不推收了。二人進一個小軒內竹榻前坐下，張遠道：“師父，我那心腹朋友阮三官，于今歲正月司，蒙陳太尉小姐使梅香畜個表記來与他，至今無由相會。明日舐父到陳府中去見奶奶，乘這個便，倘到小姐房中，善用一言，約到庵中与他一見，便是師父用心之處。”尼姑沉吟半晌，便道：“此事未敢輕許！持會見小姐，看其動靜，再作計較。你且說甚么表記？”張遠道：“是個嵌寶金戒指。”尼姑道：“借過這戒指儿來暫時，自有計較。”張遠見尼姑收了銀子，又不推辭，心中大喜。當時作別，便到阮三家來，要了他的金戒指，連夜送到尼姑處了。卻說尼姑在床上想了半夜，次日天曉起來，梳洗畢，將戒指戴在左手上，收拾禮盒，著女童挑了，迤邐來到陳衙，直至后堂歇了。夫人一見，便道：“出家人如何煩你坏鈔？”尼姑稽首道：“向蒙奶奶布施，今觀音圣像已完，山門有幸。貧僧正要來回覆奶奶。昨日又蒙厚賜，感謝不盡。”夫人道：“我見你說沒有好小菜吃粥，恰好江南一位官人，送得這几盆瓜菜來，我分兩盆与你。這些小東西，也謝什么！”尼姑合掌道：“阿彌陀佛！滴水難消。雖是我僧家口吃十方，難說是應該的。”夫人道：“這圣像完了中司一尊，也就好看了。那兩尊以次而來，少不得還要助些工費。”尼姑道：“全仗奶奶做個大功德，今生態般富貴，也是前世布施上修來的。如今再修去時，那一世還你榮華受用。”夫人教丫鬢收了禮盒，就分付廚下辦齋，留尼姑過午。少司，夫人与尼姑吃齋，小姐也坐在側邊相陪。齋罷，尼姑開言道：“貧僧斗膽，還有句話相告：小庵圣像新完，渭選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

啓建道場，開佛光明。特請奶奶、小姐，光降隨喜，光輝山門則個。”夫人道：“老身定來拜佛，只是小姐怎么來得？”那尼姑眉頭一蹙，計上心來，道：“前日坏腹，至今未好，借解一解。”那小姐因為牽挂阮三，心中正悶，無處可解情怀。忽聞尼姑相請，喜不自勝。正要行動，仍听夫人有阻，巴不得与那尼姑私下計較。因見尼姑要解手，便道：“奴家陷你進房。”兩個直至闈室。正是：背地商量無好話，私房計較有好情。尼姑坐在觸桶上道，“小姐，你到初八日同奶奶到我小庵觀一觀，若何？”小姐道：“我巴不得來，只怕爹媽不肯。”尼姑道：“若是小姐堅意要去，奶奶也難固執。奶奶若肯時，不怕太尉不容。”尼姑一頭說話，一頭去拿粗紙，故意露出手指上那個寶石嵌的金戒指來。小姐見了大驚，便問道：“這個戒指那里來的？”尼姑道：“兩月前，有個俊雅的小官人進庵，看妝觀音圣像，手中褪下這一個戒指兒來，帶在菩薩手指上，禱祝道：‘今生不遂來生愿，愿得來生逢這人。’半日司對著那圣像，潸然揮淚。被我再四嚴問，他道：‘只要你替我訪這戒指的對兒，我自有一句話說。’”小姐見說了意中之事，滿面通紅。停了一會，忍不住又問道：“那小官人姓甚？常到你庵中么？”尼姑回道：“那官人姓阮，不時來庵間觀游玩。”小姐道：“奴家有個戒指，与他到是一對。”說罷，連忙開了妝盒，取出個嵌寶戒指，遞与尼姑。尼姑將兩個戒指比看，果然無異，笑將起來。小姐道：“你笑什么？”尼姑道：“我笑這個小官人，痴痴的只要尋這戒指的對兒；如今對到尋著了，不知有何話說？”小姐道：“師父，我要……”說了半句，又住了口。尼姑道：“我們出家人，第一口緊。小姐有話，不妨分付。”小姐道：“師父，我要會那官人一面，不知可見得么？”尼姑道：“那官人求神禱佛，一定也是為著小姐了。要見不難，只在四月初八這一日，管你相會。”小姐道：“便是爹媽容奴去時，母親在前，怎得方便？”尼姑附耳低言道：“到那日來我庵中，倘齋罷閒坐，便可推睡，此事就諧了。”小姐點頭會意，便將自己的戒指都舍与尼姑。尼姑道：“這金子好把做妝佛用，保小姐百事稱心。”說罷，兩個走出房來。夫人接著，問道：“你兩個在房里多時，說甚么樣話？”惊得那尼姑心頭一跳，忙答道：“小姐因問我浴佛的故事，以此講說這一响。”又道：小姐也要瞻禮佛像，奶奶對太尉老爺說聲，至期專望同臨。”夫人送出廳前，尼姑源源作謝而去。正是：慣使牢籠計，安排年少人。再說尼姑出了太尉衙門，將了小姐舍的金戒指兒，一直徑到張遠家來。張遠在門首伺候多時了，遠遠地望見尼姑，口中不道，心下思量：“家下耳目眾多，怎么言得此事？”提起腳兒，慌忙迎上一步道：“煩師父回庵去，隨即就到。”尼姑回身轉巷，張遠穿徑尋庵，与尼姑相見。邀人松軒，從頭細話，將一對戒指兒度与張遠。張遠看見道：“若非師父，其實難成，阮三官還有重重相謝。”張遠轉身就去回复阮三。阮三又收了一個戒指，雙手帶著，歡喜自不必說。至四月初七日，尼姑又自到陳衙邀請，說道：“因夫人小姐光臨，各位施主人家，貧僧都預先回了。明日更無別人，千万早降。”夫人已自被小姐朝暮聯繫的要去拜佛，只得允了。那晚，張遠先去期約阮三。到黃昏人靜，悄悄地用一乘女轎抬到庵里。尼姑接人，尋個窩窩凹凹的房兒，將阮三安頓了。分明正是：豬羊送屠戶之家，一腳腳來尋死路。尼姑睡到五更時分，喚女童起來，佛前燒香點燭，廚下准備齋供。天明便去催那采畫匠來，与圣像開了光明，早齋就打發去了。少時陳太尉女眷到來，怕不穩便，單留同輩女僧，在殿上做功德誦經。將次到巳牌時分，夫人与小姐兩個轎兒來了。尼姑忙出迎接，邀人方丈。茶罷，去殿前、殿后拈香禮拜。夫人見旁無雜人，心下歡喜。尼姑請到小軒中寬坐，那伙隨從的男女各有個坐處。尼姑支分完了，來陷夫人小姐前后行走，觀看了一回，才回到軒中吃齋。齋罷，夫人見小姐飯食稀少，洋洋矚目作睡。夫人道：“孩兒，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尼姑慌忙道：“告奶

奶，我庵中絕無閒雜之輩，便是志誠老實的女娘們，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門睡一睡，自取個穩便，等奶奶闊步一步。你們几年何月來定得一遭！”夫人道：“孩儿，你這般困倦，不如在師父房內睡睡。”小姐依了母命，走進房內，剛拴上門，只見阮三從床背后走出來，看了小姐，源源的作揖道：“姐姐，候之久矣。”小姐慌忙搖手，低低道：“莫要則聲！”阮三倒退几步，候小姐近前，兩手相挽，轉過床背后，開了側門，又到一個去處：小巧漆桌藤床，隔斷了外人耳目。兩人摟做一團，說了几句情話，雙雙解帶，好似渴龍見水。這場云雨，其實暢快。有《西江月》為證：一個想者吹簫風韻，一個想著戒指恩情。相思半載欠安寧，此際相逢僥幸。一個難辭病体，一個敢惜童身；枕邊吁喘不停聲，還嫌道歡娛俄頃。原來阮三是個病久的人，因為這女子，七情所傷，身子虛弱。這一時相逢，情興酷濃，不顧了性命。那女子想起日前要會不能，今日得見，倒身奉承，盡情取樂。不料樂極悲生，為好成歎。一陽失去，片時氣斷丹田；七魄分飛，頃刻魂歸陰府。正所謂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寂然不動。用雙手摟定郎腰，吐出丁香，送郎口中。只見牙關緊咬難開，摸著遍身冰冷，驚慌了云雨嬌娘，頂門上不見了一魂，腳底下蕩散了七魄，翻身推在里床，起來忙穿襟襖，帶轉了側門，走出前房，喘息未定。怕娘來喚，戰戰兢兢，向妝台重整花鈿，對鸞鏡再勻粉黛。恰才整理完備，早听得房外夫人聲喚，小姐慌忙開門，夫人道：“孩儿，殿上功德也散了，你睡才醒？”小姐道：“我睡了半晌，在這裡整頭面，正要出來和你回衙去。”夫人道：“轎夫伺候多時了。”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姑，上轎回衙去不題。且說尼姑王守長送了夫人起身，回到庵中，厨房里洗了盤碗器皿，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一應都收拾已畢。只見那張遠同阮二哥進庵，與尼姑相見了，稱謝不已，問道：“我家一官今在那里？”尼姑道：“還在我里頭房內睡著。”尼姑便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來臥床邊叫道：“一哥，你恁的好睡，還未醒！”連叫數次不應，阮二用手搖也不動，一鼻全無氣息。仔細看時，嗚呼哀哉了。阮二吃了一惊，便道：“師父，怎地把我兄弟坏了性命？這事不得干淨！”尼姑謊道：“小姐吃了午齋便推要睡，就入房內，約有兩個時辰。殿上功德完了，老夫人叫醒來，恰才去得不多時。我只道睡著，豈知有此事。”阮二道：“說便是這般說，卻是怎了？”尼姑道：“阮二官，今日幸得張大官在此，向蒙張大官分付，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因此用心，終不成要害你兄弟性命？張大官，今日之事，卻是你來尋我，非是我來尋你。告到官司，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向日蒙施銀二錠，一錠我用去了，止存一錠不敢留用，將來與一官人湊買棺木盛殮。只說在庵養病，不料死了。”說罷，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上道：“你二位，憑你怎麼處置。”張遠與阮二默默無言，呆了半晌。阮二道：“且去買了棺木來再議。”張遠收了銀子，與阮二同出用門，迤邐路上行著。張遠道：“二哥，這個事本不干尼姑事。二哥是個病弱的人，想是與女于交會，用過了力气，陽氣一脫，就是死的。我也只為令弟面上情分好，況令弟前日，在床前再四叮嚀，央攏不過，只得替他干這件事。”阮二回言道：“我論此事，人心天理，也不干著那尼姑事，亦不干你事。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神作禍作，作出這場事來。我心里也道罷了，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怨暢，怎的了？”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抬進墓里，盛殮了，就放在西廓下，只等阮員外、大哥回來定奪。正是：酒到散筵歡趣少，人逢失意歎聲多。忽一日，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與院君相見，合家歡喜。員外動問一儿病症，阮二只得將前后事情，細細訴說了一遍。老員外听得說一儿死了，放聲大哭了一場，要寫起詞狀，與陳太尉女兒索命：“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儿子！”阮大、阮二再四勸道：“爹爹，這個事想論來，都是兄弟作出來的

事，以致送了性命。今日爹爹與陳家討命，一則勢力不敵，二則非干太尉之事。”勸老員外選個日子，就庵內修建佛事，送出郊外安盾了。卻說陳小姐自從聞云庵歸后，過了月余，常常惡心氣悶，心內思酸，一連一個月經脈不舉。醫者用行經順氣之藥，加何得應？夫人暗地問道：“孩兒，你莫是與那個成這等事么？可對我實說。”小姐曉得事露了，沒奈何，只得與夫人實說。夫人听得呆了，道：“你爹爹只要尋個有名目的才郎，靠你養老送終；今日弄出這丑事，如何是好？只怕你爹爹得知這事，怎生奈何？”小姐道：“母親，事已如此，孩兒只是一死，別無計較。”夫人心內又惱又悶，看看天晚，陳太尉回衙，見夫人面帶憂容，問道：“夫人，今日何故不樂？”夫人回道：“我有一件事惱心。”太尉便問：“有甚么事惱心？”夫人見問不過，只得將情一一訴出。太尉不聽說萬事懼休，听得說了，怒從心上起，道：“你做母的不能看管孩兒，要你做什么？”急得夫人閣淚汪汪，不敢回對。太尉左思右想，一夜無寐。天曉出外理事，回衙與夫人計議：“我今日用得買實做了：如官府去，我女孩兒又出丑，我府門又不好看；只得與女孩兒商量作何理會。”女兒扑簌簌吊下淚來，低頭不語。半晌司，扯母親于背靜處，說道：“當初原是兒的不是，坑了阮三郎的性命。欲要尋個死，又有一個月遺腹在身，若不尋死，又恐人笑。”一頭哭著，一頭說：“莫若等待十個月滿足，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阮三后代，也是當日相愛情分。婦人從一而終，雖是一時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斷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憐見，生得一個男子，守他長大，送還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時尋個自盡，以贖站辱父母之罪。”夫人將此話說與太尉知道，太尉只歎了一口氣，也無奈何。暗暗著人請阮員外來家計議，說道：“當初是我閨門不謹，以致小女背后做出天大事來，害了你兒子性命，如今也休題了。但我女兒已有一個月遺腹，如何出活？如今只說我女會許嫁你兒子，後來在聞云用相遇，為想我女，成病几死，因而彼此私情。庶他日生得一男半女，猶有許嫁情由，還好看相。”阮員外依允，從此就與太尉兩家來往十月滿足，阮員外一般道禮催生，果然生個孩兒。到了一歲，小姐對母親說，欲持領了孩兒，到阮家拜見公婆，就去看看阮三墳墓。夫人對太尉說知，懼依允了。揀個好日，小姐備禮過門，拜見了阮員外夫婦。次日，到阮三墓上哭奠了一回。又取出銀兩，請高行真僧廣設水陸道場，追荐亡夫阮三郎。其夜夢見阮三到來，說道：“小姐，你曉得風因么？前世你是個揚州名妓，我是金陵人，到彼訪親，與你相處情厚，許定一年之后再來，必然娶你為妻，及至歸家，懼怕父親，不敢察知，別成姻眷。害你終朝懸望，郁郁而死。因是風緣未斷，今生乍會之時，兩情牽戀。聞云庵相會，是你來索冤債；我登時身死，償了你前生之命。多感你誠心追荐，今已得往好處托生。你前世抱志節而亡，今世合享榮華。所生孩兒，他日必大貴，煩你好好撫養教訓。從今你休懷憶念。”玉蘭小姐夢中一把扯住阮三，正要問他托生何處，被阮三用手一推，惊醒將來，嗟歎不已。方知生死恩情，都是前緣風債。從此小姐放下情怀，一心看顧孩兒。光陰似箭，不覺長成大歲，生得清奇，與阮三一般標致，又且資性聰明。陳太尉愛惜真如掌上之珠，用自己姓，取名陳宗阮，請個先生教他讀書。到一十六歲，果然學富五車，書通二酉。十九歲上，連科及第，中了頭甲狀元，奉旨歸娶。陳、阮二家爭先迎接回家，賓朋滿堂，輪流做慶賀筵席。當初陳家生子時，街坊上曉得些風聲來歷的，免不得點點糊糊，背后譏消。到陳宗阮三舉成名，翻夸獎玉蘭小姐貞節賢慧，教子成名，許多好處。世情以成敗論人，大率如此！後來陳宗阮做到吏部尚書留守官，將他母親十九歲上守寡，一生未嫁，教子成名等事，表奏朝廷，啓建賢節牌坊。正所謂：貧家百事百難做，富家差得鬼推磨。雖然如此，也虧陳小姐後來守志，一床錦被遮蓋了，至今河南府傳作佳話。有詩為證，詩曰：免演

巷中擔病害，聞云庵里償冤債。周全末路伏貞娘，一床錦被相遮蓋。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繼(食旁)媪

前程暗淡本難知，秋月春花各有時。靜听天公分付去，何須昏夜苦奔馳？

話說大唐貞觀改元，太宗皇帝仁明有道，信用賢臣。文有十八學士，武有十八路總管。真個是：鸞班濟濟，鷺序彬彬。凡天下育才有智之人，無不舉荐在位，盡其抱負。所以天下太平，萬民安樂。就中單表一人，姓馬，名周，表字賓王，博州往平人氏。父母雙亡，一貧如洗；年過一旬，尚未娶妻，單單只剩一身。自幼精通書史，廣有學問；志氣謀略，件件過人。只為孤貧無援，沒有人荐拔他。分明是一條神龍困于泥淖之中，飛騰不得。眼見別人才學萬倍不如他的，一個個出身通顯，享用爵祿，偏則自家懷才不遇。每日郁郁自歎道：“時也，運也，命也。”一生掙得一副好酒量，悶來時只是飲酒，盡醉方休。日常飯食，有一頓，沒一頓，都不計較；單少不得杯中之物。若自己沒錢買時，打听鄰家有酒。便去瞞吃。卻大模大樣，不謹慎，酒後又要狂言亂叫、發風罵坐。這伙一鄰四舍被他聯噪的不耐煩，沒一個不厭他。背後喚他做“窮馬周”，又喚他是“酒鬼”。那馬周曉得了，也全不在心上。正是：未逢龍虎會，一任馬牛呼。且說博州刺史姓達，名奚，素聞馬周明經有學，聘他為本州助教之職。到任之日，眾秀才攜酒稱賀，不覺吃得大醉。次日，刺史親到學官請教。馬周几自中酒，爬身不起。刺史大怒而去。馬周醒後，曉得刺史會到，特往州衙謝罪，被刺史責備了許多說話。馬周口中唯唯，只是不能使改。每通門生執經問難，便留住他同飲。支得俸錢，都付與酒家，几自不敷，依樣日在門生家喝酒。一日，吃醉了，兩個門生左右扶住，一路歌詠而回。恰好遇著刺史前導，唱他回避，馬周那里肯退步？喧著雙眼到罵人起來，又被刺史當街發作了一場。馬周當時酒醉不知，次日醒後，門生又來勸馬周，在刺史處告罪。馬周歎口氣道：“我只為孤貧無援，欲圖個進身之階，所以屈志于人。今因酒過，屢被刺史責辱，何面目又去鞠躬取怜？古人不為五斗米折腰，這個助教官兒也不是我終身養老之事。”便把公服交付門生，教他繳還刺史，仰天笑，出門而去。正是：此去好憑一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自古道：水不激不躍，人不激不奮。馬周只為吃酒上受刺史責辱不過，歎口氣出門，到一個去處，遇了一個人提攜，直做到吏部尚書地位。此是后話。且說如今到那里去？他想著：“沖州撞府，沒甚大遭際，則除是長安帝都，公侯卿相中，有個能舉荐的蕭相國，識賢才的魏無知，討個出頭日子，方遂平生之愿。”望西迤邐而行。不一日，來到新丰。原來那新丰城是漢高皇所筑。高皇生于丰里，後來起兵，誅秦滅項，做了大漢天子，尊其父為太上皇。太上皇在長安城中，思想故鄉風景。高皇命巧匠照依故丰，建造此城，遷丰人來居住。凡街市、屋宇，與丰里制度一般無二。把張家雞兒、李家犬兒，縱放在街上，那雞犬也都認得自家門首，各自歸家。太上皇大喜，賜名新丰。今日大唐仍建都于長安，這新丰總是關內之地，市井稠密，好不熱鬧！只這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馬周來到新丰市上，天色已晚，只揀個大大客店，躡將進去。但見紅塵滾滾，車馬紛紛，許多商販客人，馱著貨物，挨一頂五的進店安歇。店主王公迎接了，慌忙指派房頭，堆放行旅。眾客人尋行逐隊，各據坐頭，討漿索酒。小二哥搬運不迭，忙得似走馬燈一般。馬周獨自個冷清清地坐在一邊，并沒半個人睬他。馬周心中不忿，拍案大叫道：“主人家，

你好欺負人！偏俺不是客，你就不來照顧，是何道理？”王公听得發作，便來收科道：“客官個須發怒。那邊人眾，只得先安放他；你只一位，卻容易答應。但是用酒用飯，只管分付老漢就是。”馬周道：“俺一路行來，沒有洗腳，且討些干淨熱水用用。”王公道：“鍋子不方便，要熱水再等一會。”馬周道：“既如此，先取酒來。”王公道：“用多少酒？”馬周指著對面大座頭上一伙客人，向主人家道：“他們用多少，俺也用多少。”王公道：“他們五位客人，每人用一斗好酒。”馬周道：“論起來還不勾俺半醉，但俺途中節飲，也只用五斗罷。有好嘎飯盡你搬來。”王公分付小二過了。一連暖五斗酒，放在桌上，擺一只大磁甌，几碗肉菜之類。馬周舉匪獨酌，旁若無人。約莫吃了一斗有余，討個洗腳盆來，把剩下的酒，都傾在里面；驪脫雙靴，便伸腳下去洗灌。眾客見了，無不驚怪。王公暗暗稱奇，知其非常人也。同時岑文本畫得有《馬周濯足圖》，后有煙波釣叟題贊于上，贊曰：

世人尚口，吾獨尊足。口易興波，足能涉陸。處下不傾，干雖可逐。勞重賞薄，無言忍辱。酬之以酒，慰爾仆仆。今爾右枕，胜吾厭腹。吁嗟賚王，見趁凡俗。

當夜安歇無話。次日，王公早起會鈔，打發行客登程。馬周身無財物，想天气漸熱了，便脫下狐襲与王公當酒錢。王公見他是個慷慨之士，又嫌狐襲价重，再四推辭不受。馬周索筆，題詩壁上。詩云：

古人感一飯，千金棄如展。巴箸安足酬？所重在知己。我飲新丰酒，狐裘力用抵。賢哉主人翁，意气傾間里！

后寫往乎人馬周題。王公見他寫作俱高，心中十分敬重。便問：“馬先生如今何往？”馬周道：“欲往長安求名。”王公道：“會有相熟寓所否？”馬周回道：“沒有。”王公道：“馬先生大才，此去必然富貴。但長安乃米珠薪桂之地，先生資斧既空，將何存立？老夫有個外甥女，嫁在彼處万壽街賣彈趙一郎家。老夫寫封書，送先生到彼作寓，比別家還省事：更有白銀一兩，權助路資，休嫌菲薄。”馬周感其厚意，只得受了。王公寫書已畢，遞与馬周。馬周道：“他日寸進，決不相忘。”作謝而別。行至長安，果然是花天錦地，比新丰市又不相同。馬周徑問到万壽街趙賣縴家，將王公書信投遞。原來趙家積世賣這粉食為生，前年趙一郎已故了。他老婆在家守寡，接管店面，這就是新丰店中王公的外甥女儿。年紀雖然一十有余，几自丰艷胜人。京師人順口都喚他做“賣縴媪”。北方的“媪”字，即如南方的“媽”字一般。這王媪初時坐店賣縴，神相袁天罡一見大驚，歎道：“此媪面如滿月，唇若紅蓮，聲響神清，山根不斷，乃大貴之相！他日定為一品夫人，如何屈居此地？”偶在中郎將常何面前，談及此事。常何深信袁天罡之語，分付蒼頭，只以買縴(食旁)為名，每日到他店中閒話，說發王媪嫁人，欲娶為妻。王媪只是干笑，全不統一。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不是姻緣莫強求。卻說王媪隔夜得一异夢，夢見一匹白馬，自東而來到他店中，把縴一口吃盡。自己執箠趕逐，不覺騰上馬背。那馬化為火龍，冲天而去。醒來滿身都熱，思想此夢非常。恰好這一日，接得母舅王公之信，送個姓馬的客人到來；又与周身穿白衣。王媪心中大疑，就留住店中作寓。一日一餐，殷勤供給。那馬周恰似理之當然一般，絕無

謙遜之意。這里王媪也始終不怠。災區耐鄰里中有一班淳蕩子弟，平日見王媪是個俏麗孤孀，閒常時倚門靠壁，不一不四，輕嘴薄舌的狂言挑撥，王媪全不招惹！眾人到也道他正氣。今番見他留個遠方單身客在家，未免言一語四，選出許多議論。王媪是個精細的人，早已察听在耳朵里，便對馬周道：“踐妾本欲相留，親孀婦之家，人言不雅。先生前程遠大，宣擇高枝栖止，以圖上進；若埋沒大才于此，枉自可惜。”馬周道：“小生情愿為人館賓，但無路可投耳。”言之未已，只見常中郎家蒼頭又來買繩。王媪想著常何是個武臣，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幫。乃向蒼頭問道：“有個薄親馬秀才，飽學之士，在此覓一館舍，未知你老爺用得著否？”蒼頭答應道：“甚好。”原來那時正值天旱，太宗皇帝謔五品以上官員，都要悉心竭慮，直言得失，以憑采用。論常何官職，也該具奏，正欲訪求飽學之士，請他代筆，恰好王媪說起馬秀才，分明是饑時飯，渴時漿，正搔著痒處。蒼頭回去察知常何，常何大喜，即刻道人備馬來迎。馬周別了王媪，來到常中郎家里。常何見馬周一表非俗，好生欽敬。當日置酒相持，打掃書館，留馬周歇宿。次日，常何取自金二十兩，彩絹十端，親送到館中，權為贄禮。就將聖旨求言一事，與馬周商議。馬周索取筆研，拂開素紙，手不停揮，草成便宜二十條。常何歎服不已。連夜繕寫齊整，明日早朝進皇御覽。太宗皇帝看罷，事事稱善。便問常何道：“此等見識議論，非卿所及，卿從何處得來？”常何拜伏在地，口稱：“死罪！這便宜二十條，臣愚實不能建自。此乃臣家客馬周所為也。”太宗皇帝道：“馬周何在？可速宣來見朕。”黃門官奉了聖旨，徑到常中郎家宣馬周。馬周吃了早酒，正在鼾睡，呼喚不醒。又是一道旨意下來催促。到第一遍，常何自來了。此見太宗皇帝愛才之極也。史官有詩云：一道征書絡繹催，貞觀天子惜賢才。朝廷愛士皆如此，安得英雄困草萊？

常何親到書館中，教館童扶起馬周，用涼水噴面，馬周方才蘇醒。聞知聖旨，慌忙上馬。常何引到金鑾見駕。拜舞已畢，太宗玉音問道：“卿何處人氏？曾出仕否？”馬周奏道：“臣乃往平縣人，曾為博州助教。因不得其志，棄官來游京都。今獲勤天顏，實出萬幸。”太宗方喜。即日拜為監察御史，欽賜袍笏官帶。馬周穿著了，謝恩而出。仍到常何家，拜謝舉荐之德。常何重開筵席，把酒稱賀。至晚酒散，常何不敢屈留馬周在書館住宿。欲備驕馬，送到令親王媪家去。馬周道：“王媪原非親戚，不過借宿其家而已。”常何大驚，問道：“御史公有宅眷否？”馬周道：“慚愧，實因家貧未娶。”常何道：“袁天歪先生曾相王媪有一品夫人之貴，只怕是令親，或有妨礙；既然萍水相逢，便是天緣。御史公若不嫌棄，下官即當作伐。”馬周感王媪殷勤，亦有此意，便道：“若得先輩玉成，深荷大德。”是晚，馬周仍在常家安歇。次早，馬周又同常何面君。那時勒虜突厥反叛，太宗皇帝正道四大總管出兵征剿，命馬周獻乎虜策。馬周在御前，口誦如流，句句中了聖意，改為給事中之職。常何舉賢有功，賜絹百匹。常何謝恩出朝，分付馬上就引到賣繩店中，要請王媪相見。王媪還只道常中郎強要娶他，慌忙躲過，那里肯出來。常何坐在店中，叫蒼頭去尋個老年鄰姬，督他傳話：“今日常中郎來此，非為別事，專為馬給諫求親。”王媪問其情由，方知馬給諫就是馬周。向時白馬化龍之夢，今已驗矣。此乃天付姻緣，不可違也。常何見王媪允從了，便將御賜絹匹，督馬周行聘；賃下一所空宅，教馬周住下。擇個吉日，與王媪成親，百官都來慶賀。正是：分明乞相寒儒，忽作朝家貴客。王媪嫁了馬周，把自己一家一火，都搬到馬家來了。里中無不稱羨，這也不在話下。卻說馬周自從遇了太宗皇帝，言無不聽，諫無不從，不上一年，直做到吏部尚書，王媪封做夫人之職。那新丰店主人王

公，知馬周發跡榮貴，特到長安望他，就便先看看外甥女。行至萬壽街，已不見了賣綰店，只道遷居去了。細問鄰舍，才曉得外甥女已寡，晚嫁的就是馬尚書，王公這場歡喜非通小可。問到尚書府中，與馬周夫婦相見，各敘些舊話。住了月余，辭別要行。馬周將千金相贈，王公那里肯受。馬周道：“壁上詩句猶在，一飯千金，豈可忘也？”王公方才收了，作謝而回，遂為新豐富民。此乃投瓜報玉，腦恩報恩，也不在話下。再說達奚刺史，因丁忱回籍，服滿到京。聞馬周為吏部尚書，自知得罪，心下憂惶，不敢補官。馬周曉得此情，再一請他相見。達奚拜倒在地，口稱：“有眼不識泰山，望乞恕罪。”馬周慌忙扶起道：“刺史教訓諸生，正宜取端謹之士。嗜酒狂呼，此乃馬周之罪，非賢刺史之過也。”即日舉荐達奚為京兆尹。京師官員見馬周度量寬宏，無不敬服。馬周終身富貴，與王媪偕老。後人有詩歎云：一代名臣屬酒人，賣綰王媪辦奇人。時人不具波折眼，枉使明珠混俗塵。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兒

當時五霸說庄王，不但強梁壓上邦。多少傾城因女色，絕纓一事已無雙。

話說春秋時，楚國有個庄王，姓畢，名旅，是五霸中一霸。那庄王會大宴群臣于寢殿，美人懼侍。偶然風吹燭滅，有一人從暗中牽美人之鬢，美人扯斷了他系冠的纓素，訴與庄王，要他查名治罪。庄王想道：“酒后疏狂，人人常態。我豈為一女子上，坐人罪過，使人笑戲？輕賢好色，豈不可恥？”于是出令曰：“今日飲酒甚樂，在坐不絕纓者不歡。”比及燭至，滿座的冠纓都解，競不知調戲美人的是那一個。後來晉楚交戰，庄王為晉兵所困，漸漸危急。忽有上將，殺人重圍，救出庄王。庄王得脫，問：“救我者為誰？”那將俯伏在地，道：“臣乃昔日絕纓之人也。蒙吾王隱蔽，不加罪責，臣今愿以死報恩。”庄王大喜道：“寡人若听美人之言，几喪我一員猛將矣。”後來大敗晉兵，諸侯都叛晉歸楚，號為一代之霸。有詩為證：美人空自絕冠纓，豈為蛾眉失虎臣？莫怪荊襄多霸氣，驪山戲火是何人？

世人度量狹窄，心術刻薄，還要搜他人的隱過，顯自己的精明；莫說犯出不是來，他肯輕饒了你？這般人一生有怨無恩，但有緩急，也沒人與他分憂督力了。像楚庄王懲般棄人小過，成其大業，真乃英雄舉動，古今罕有。說話的，難道真個沒有第二個了？看官，我再說一個與你听。你道是那一朝人物？卻是唐末五代時人。那五代？梁、唐、晉、漢、周，是名五代。梁乃朱溫，唐乃李存勖，晉乃石敬瑭，漢乃劉知遠，周乃郭威。方才要說的，正是梁朝中一員虎將，姓葛，名周，生來胸襟海闊，志量山高；力敵萬夫，身經百戰。他原是芒揚山中同朱溫起手做事的，後來朱溫受了唐禪，做了大梁皇帝，封葛周中書令兼領節度使之職，鎮守亮州。這亮州與河北逼近，河北便是後唐李克用地面，所以梁太祖特著親信的大臣鎮中，彈壓山東，虎視那河北。河北人仰他的威名，傳出個口號來，道是：“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從此人都稱為“葛令公”。手下雄兵十萬，戰將如雲，自不必說。其中單表一人，復姓申徒，名泰，涇水人氏，身長七尺，相貌堂堂；輪的好刀，射的好箭。先前未曾遭際，只在葛令公帳下做個親軍。後來葛令公在鵝山打圍，申徒泰射倒一鹿，當有一班教師前來爭奪。申徒泰只身獨鬻，打贏了一班教師，手提死鹿，到令公面前告罪。令公見他膽勇，並不計較，到有心抬舉他。次日，教場演武，夸他弓馬熟閑，補他做個虞候，隨

身听用。一應軍情大事，好生重托。他為自家貧末娶，只在府廳耳房內栖止，這伙守廳軍壯都稱他做“廳頭”。因此上下人等，順口也都喚做“廳頭”，正是：蕭何治獄為秦吏，韓信會宮執裁郎。蠖屈龍騰皆運會，男儿出處又何常？

話分兩頭，卻說葛令公姬妾眾多，嫌宅院狹窄，教人相了地形，在東南角旺地上，另創個衙門，極其宏麗，限一年內，務要完工。每日差“廳頭”去點閘兩次。時值清明佳節，家家士女踏青，處處游人玩景。葛令公分付設宴岳云樓上。這個樓是兗州城中最高之處，葛令公引著一班姬妾，登樓玩賞。原來令公姬妾雖多，其中只有一人出色，名曰弄珠兒。那弄珠兒生得如何？目如秋水，眉似遠山。小口櫻桃，細腰楊柳。妖艷不數太真，輕盈勝如飛燕。恍疑仙女臨凡世，西子南威總不如。葛令公十分寵愛，日則侍側，夜則專房。宅院中稱為“珠娘”。這一日，同在岳云樓飲酒作樂。那申徒泰在新府點閘了人工，到樓前回話。令公喚他上樓，把金蓮花巨杯賞他一杯美酒。申徒泰吃了，拜謝令公賞賜，起在一邊。忽然抬頭，見令公身邊立個美妾，明陣皓齒，光艷照人。心中暗想：“世上怎百億般好女子？莫非天上降下來的神仙么？”那申徒泰正當壯年暮色之際，況且不會娶妻，乎昔司也曾听得人說令公有個美姬，叫做珠娘，十分顏色，只恨難得見面！今番見了這出色的人物，料想是他了。不覺一魂飄蕩，七魄飛揚，一對眼睛光射定在這女子身上。真個是觀之不足，看之有余。不提防葛令公有話問他，叫道：“廳頭，這工程幾時可完？呀，申徒泰，申徒泰！問你工程幾時可完！”連連喚了幾聲，全不答應。自古道心無二用，原來申徒泰一心對著那女子身上出神去了，這邊呼喚，都不听得，也不知分付的是甚話。葛令公看見申徒泰目不轉睛，已知其意，笑了一笑，便教撤了筵席，也不叫喚他，也不說破他出來。卻說伏侍的眾軍校看見令公叫呼不應，到督他捏兩把汗。幸得令公不加嗔責，正不知甚么意思，少不得學與申徒泰知道。申徒泰听罷大驚想道：“我這條性命，只在早晚，必然難保。”整整愁了一夜。正是：是非只為閒撩撥，煩惱皆因不老成。到次日，令公升廳理事，申徒泰遠遠站著，頭也不敢抬起。巴得散衙，這日就無事了。一連數日，神思恍惚，坐臥不安。葛令公曉得他心下憂惶，到把幾句好言語安慰他，又差他往新府專管催督工程，道他闌去。申徒泰離了令公左右，分明捨了性命一般。才得一分安穩，又怕令公在這場差使內尋他罪罰，到底有些疑慮，十分小心勤謹，早夜督工，不辭辛苦。忽一日，葛令公差虞候許高來督申徒泰回衙。申徒泰聞知，又是一番驚恐，戰戰兢兢的離了新府，到衙門內參見。稟道：“承恩相呼喚，有何差使？”葛令公道：“主上在夾寨失利，唐兵分道入寇，李存璋引兵侵犯山東境界。見有本地告急文書到來，我持出師拒敵，因帳下無人，要你同去。”申徒泰道：“恩相鈞自，小人敢不道愜。”令公分付甲仗庫內，取熟銅盔甲一副，賞了申徒泰。申徒泰拜謝了，心中一喜一憂：喜的是跟令公出去，正好立功；憂的怕有小人差遲，令公記其前過，一并治罪。正是：青龍自虎同行，吉凶全然未保。卻說葛令公簡兵選將，即日興師。真個是旌旗蔽天，鑼鼓震地，一行來到郊城。唐將李存璋正持女城，聞得亮州大兵將到，先占住瑯山高阜去處，大小下了一個寨。葛周兵到，見失了地形，倒退一十里屯扎，以防沖突。一連四五日挑戰，李存璋牢守寨柵，只不招架。到第七日，葛周大軍拔寨都起，直逼李家大寨續戰。李存璋早做準備，在山前結成方陣，四面迎敵。陣中埋伏著弓箭手，但去沖陣的，都被射回。葛令公親自引兵陣前看了一回，見行列齊整，如山不動，歎道：“人傳李存璋相鄉大戰，今觀此陣，果大將之才也。”這個方陣，一名“九宮八卦陣”，昔日吳主夫差與晉公會于黃池，用此陣以取勝。須候其倦怠，陣腳稍亂，方可乘之。不

然實難攻矣。當下出令，分付嚴陣相持，不許妄動。看看申牌時分，葛令公見軍士們又饑又渴，漸漸立腳不定。欲持退軍，又怕唐兵乘勝追趕，躊躇不決。忽見申徒泰在旁，便問道：“廳頭，你有何高見？”申徒泰道：“據泰愚意，彼軍雖整，然以我軍比度，必然一般疲困。誠得亡命勇士數人，出其不意，疾馳赴敵，倘得陷入其陣，大軍繼之，庶可成功耳。”令公撫其背道：“我素知汝驍勇能為我陷此陣否？”申徒泰即便掉刀上馬，叫一聲：“有志氣的快跟我來破賊！”帳前并無一人答應申徒泰也不回顧，徑望敵軍奔去。葛周大驚！急領眾將，親出陣前接應。只見申徒泰一匹馬、一把刀，馬不停蹄。刀不停手。馬不停蹄，疾如電閃；刀不停手，快若風輪。不管一七二十一，直殺人陣中去了。原來對陣唐兵，初時看見一人一騎，不將他為意。誰知申徒泰拼命而來，這把刀神出鬼沒，遇著他的，就如砍瓜切菜一般，往來陣中，如入無人之鏡。恰好遇著先鋒沈樣，只一回合斬于馬下，跳下馬來，割了首級，復飛身上馬，殺出陣來，無人攔擋。葛周大軍已到，申徒泰大呼道：“唐軍陣亂矣！要殺賊的快來！”說罷將首級拋于葛周馬前，翻身復進，唐軍大亂。李存璋禁押不住，只得鞭馬先走。唐兵被梁家殺得七零八落，走得快的，逃了性命，略遲慢些，就為沙場之鬼。李存璋。唐朝名將，這一陣殺得大敗虧輸，望風而遁，棄下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梁家大獲全勝。葛令公對申徒泰道：“今日破敵，皆汝一人之功。”申徒泰叩頭道：“小人有何本事！旨仗令公虎威耳！”令公大喜。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傳令犒賞一軍，休息他一日，第四日班師回兗州去。果然是：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唱凱歌回。卻說葛令公回衙，眾侍妾羅拜稱賀。令公笑道：“為將者出師破賊，自是本分常事，何足為喜！”指著弄珠兒對眾妾說道：“你們眾人只該賀他的喜。”眾妾道：“相公今日破敵，保全地方，朝廷必有恩賞。凡侍巾櫛的，均受其榮，為何只是珠娘之喜？”令公道：“此番出師，全虧帳下一人力戰成功。無物酬賞他，預將此姬贈與為妻。他終身有托，豈不可喜？”弄珠兒恃著平日寵愛，還不信是真，帶笑的說道：“相公休得取笑。”令公道：“我生平不作戲言，已曾取庫上六十万錢，替你具辦資妝去了。只今晚便在西房獨宿，不敢勞你侍酒。”弄珠兒聽罷大驚，不覺淚如雨下，跪稟道：“賤妾自侍巾櫛，累年以來，未曾得罪。今一旦棄之他人，賤妾有死而已，決難從命。”令公大笑道：“痴妮子，我非木石，豈與你無情？但前日岳云樓飲宴之時，我見此人目不轉睛，曉得他鐘情與汝。此人少年未娶，新立大功，非汝不足以快其意耳。”弄珠兒扯住令公衣袂，撒嬌撒痴，干不肯，萬不肯，只是不肯從命。令公道：“今日之事，也由不得你。做人的妻，強似做人的妾。此人將來功名，不弱于我，乃汝福分當然。我又不曾誤你，何須悲怨！”教眾妻扶起珠娘，“莫要啼哭。”眾妾為平時珠娘有專房之寵，滿肚子恨他，巴不得揀他出去。今日聞此消息，正中其懷，一擁上前，拖拖拽拽，扶他到西房去，著實窩伴他，勸解他。弄珠兒此時也無可奈何，想著令公英雄性子，在兒女頭上不十分留戀，歎了口氣，只得罷了。從此日為始，令公每夜輪道兩名姬妾，陷珠娘西房宴宿，再不要他相見。有詩為證：昔日專房寵，今朝召見稀。非關情大薄，猶恐動情痴。

再說申徒泰自兗城回后，口不言功，稟過令公，依据日在新府督工去了。這日工程報完，恰好庫吏也來賓道：“六十万錢資妝，懼已備下，伏乞鈞自。”令公道：“權且畜下，持移府后取用。”一面分付陰陽生擇個吉日，闔家遷在新府住居，獨留下弄珠兒及丫環、養娘數十人。庫吏毒了鈞帖，將六十万錢資妝，都般來舊衙門內，擺設得齊齊整整，花堆錦簇。眾人都疑道：“令公留這舊衙門做外宅，故此重新擺設。”誰知其中

就里！這日，申徒泰同著一般虞候，正在新府聲喏慶賀。令公獨喚申徒泰上前，說道：“究城之功，久未圖報。聞汝尚未娶妻，小妾頗工顏色，特毒贈為配。薄育資妝，都在舊府。今日是上吉之日，便可就彼成親，就把這宅院判與你夫妻居住。”申徒泰听得，到嚇得面如土色，不住的磕頭，只道得個“不敢”二字，那里還說得出什麼說話！令公又道：“大丈夫意氣相許，頭顱可斷，何況一妾！我主張已定，休得推阻。”申徒泰几自謙讓，令公分付眾虞候，督他披紅插花，隨班樂工奏動鼓樂。眾虞候喝道：“申徒泰，拜謝了令公！”申徒泰恰似夢里一般，拜了几拜，不由自身做主，眾人擁他出府上馬。樂人迎導而去，直到舊府。只見舊時一班直廳的軍壯，預先領了鈞旨，都來參謁。前廳后堂，懸花結彩。丫環、養娘等引出新人交拜，鼓樂喧天，做起花燭簇席。申徒泰定睛看時，那女子正是岳云樓中所見。當時只道是天上神仙，霎時出現。因為貪看他顏色，險些兒獲其大禍，喪了性命。誰知今日等閒司做了百年眷屬，豈非僥幸？進到內宅，只見器用供帳，件件新，色色備，分明鑽入錦繡窩中，好生過意不去。當晚就在西房安置，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次日，雙雙兩口兒都到新府拜謝葛令公。令公分付挂了回避牌，不消相見。剛才轉身回去，不多時，門上報到令自來了，申徒泰慌忙迎著馬頭下跪迎接。葛令公下馬扶起，直至廳上。令公捧出告身一道，請申徒泰為參謀之職。原來那時做鎮使的，都請得有空頭告身，但是軍中合用官員，隨他填寫取用，然後奏聞朝廷，無有不恢。況且申徒泰已有功績申奏去了，朝廷自然優錄的。令公教取宮帶與申徒泰換了，以禮相接。自此申徒泰洗落了“廳頭”二字，感謝令公不盡。一日，與渾家閒話，問及令公平日懲般寵愛，如何割舍得下？弄珠兒敘起岳云樓目不轉睛之語，“令公說你鍾情于妾，特地割愛相贈。”申徒泰听罷，才曉得令公体悉人情，重賢輕色，真大丈夫之所為也。這一節傳出，軍中都知道，沒一個人不夸揚令公仁德，都愿督他出力盡死。終令公之世，人心悅服，地方安靜。後人有詩贊云：昌賢輕色古今稀，反怨為恩事更奇。試借兗州功簿看，黃金台上有名姬。

背手為云覆手雨，紛紛輕轡何須數？君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昔時，齊國有管仲，字夷吾；鮑叔，字宣子，再個自幼時以貧賤結交。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下信用顯達，舉荐管仲為首相，位在己上。兩人同心輔政，始終如一。管仲曾有几句言語道：“吾嘗一戰一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一仕一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為賈，分利多，鮑叔不以為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所以古今說知心結交，必曰：“管鮑”。今日說兩個朋友，偶然相見，結為兄弟，各舍其命，留名萬古。春秋時，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賢納士。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歸者，不可勝計。西羌積石山，有一賢士，姓左，雙名伯桃，勒亡父母，勉力攻書，養成濟世之才，學就安民之業。年近四旬，因中國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恃強霸者多，未嘗出仕。后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遍求賢士，乃攜書一囊，辭別鄉中鄰友，徑奔楚國而來。迤邐來到雍地，時值隆冬，風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詞，單道冬天雨景：

習習悲風剖面，蒙蒙細雨侵衣。催冰釀雪逞寒威，不比他時和氣。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還微。天涯游子盡思歸，路上行人應悔。

左伯桃冒雨蕩風，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濕了。看看天色昏黃，走向村間，欲覓一宵宿處。遠遠望見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燈光，徑奔那個去處。見矮矮籬笆，圍著一間草屋，乃推開籬障，輕叩柴門。中有一人，啓戶而出。左伯桃立在檐下，慌忙施禮曰：“小生西羌人氏，姓左，雙名伯桃。欲往楚國，不期中途遇雨。無覓旅邸之處。求借一宵，來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聞言，慌忙答禮，邀入屋內。伯桃視之，止有一場，場上堆積書卷，別無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講禮，容取火烘干衣服，卻當會話。”當夜燒竹為火，伯桃烘衣。那人炊辦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問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幼亡父母，獨居于此。平生酷愛讀書，農業盡廢。今幸遇賢士遠來，但恨家寒，乏物為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陰雨之中，得蒙遮蔽，事兼一飲一食，感佩何忘！”當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話胸中學問，終夕不寐。比及天曉，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盡其所有相持，結為昆仲。伯桃年長角哀五歲，角哀拜伯桃為兄。一位一日，雨止道干。伯桃曰：“賢弟有王位之才，抱經綸之志，不圖竹帛，甘老林泉，深為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親未得其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虛心求士，賢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愿從兄長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費糧米，棄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進行不兩日，又值陰雨，羈身旅店中，盤資罄盡，止有行糧一包，二人輪換負之，冒雨而走。其雨未止，風又大作，變為一天大雪，怎見得？你看：

風添雪冷，雪趁風威。紛紛柳絮狂飄，片片鵝毛亂舞。團空攪陣，不分南北西東；遮地漫天，變盡青黃赤黑。探梅詩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斷魂。

二人行過歧陽，道經梁山路，問及樵夫，旨說：“從此去百余里，并無人煙，盡是荒山曠野，狼虎成群，只好休去。”伯桃与角哀曰：“賢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生育命。既然到此，只顧前進，休生退悔。”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單薄，寒風透骨。次日，雪越下得緊，山中仿佛盈尺。伯桃受凍不過，曰：“我思此去百余里，絕無人家；行糧不敷，衣單食缺。若一人獨往，可到楚國；二人懼去，縱然不凍死，亦必餓死于途中，与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將身上衣服脱与賢弟穿了，賢弟可獨擎此糧，于途強掙而去。我委的行不動了，宁可死于此地。持賢弟見了楚王，必當重用，那時卻來葬我未遲。”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義气過于骨肉。”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遂不許，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風雪越緊，如何去得？且于道旁尋個歇處。”見一株枯桑，頗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熱些枯枝，以御寒氣。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來，只見伯桃脱得赤條條地，渾身衣服，都做一堆放著。角哀大驚，曰：“吾兄何為如此？”伯桃曰：“吾尋思無計，賢弟勿自誤了，速穿此衣服，負糧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處，安可分离？”伯桃曰：“若旨餓死，白骨誰理？”角哀曰：“若如此，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兄可費糧去，弟宁死于此”伯桃曰：“我平生多病，賢弟少壯，比我甚強；更兼胸中之學，我所不及。若見楚君，必登顯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滯，可宣速往。”角哀曰：“令兄餓死桑中，弟獨取功名，此大不義之人也，我不為之。”伯桃曰：“我自离積石山，至弟家中，一見如故。知弟胸次不見，以此勸弟求進。不幸風雨所阻，此吾天命當盡。若使弟亦亡于此，乃吾之罪也。”言訖，欲跳前溪覓死。角哀抱住痛哭，將衣擁護，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開。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但見伯桃神色已變，四肢厥冷，一不能言，以手揮令去。角哀尋思：“我若久戀，亦凍死矣，死后准葬吾兄？”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厚葬。”伯桃點頭半答，角哀取了衣糧，帶泣而去。伯桃死于桑中。后人有詩贊云：

寒來雪一尺，人去途千里。長途苦雪寒，何況囊無米？并糧一人生，同行兩人死；兩死誠何益？一生尚有恃。賢哉左伯桃！隕命成人美。

角哀捱著寒冷，半饑半飽，來到楚國，于旅郎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楚君招賢，何由而進？”人曰：“宮門外設一賓館，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角哀徑投賓館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見角哀衣雖藍縷，器宇不見，慌忙答禮，問曰：“賢士何來？”角哀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雍州人也。聞上國招賢，特來歸投。”裴仲邀入賓館，具酒食以進，宿于館中。次日，裴仲到館中探望，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試他學問如何。角哀百問百答，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時召見，問富國強兵之道。角哀首陳十策，旨切當世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持之，拜為中大夫，賜黃金百兩，彩段百匹。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驚而問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將左伯桃脱衣并糧之事，一一奏知。元王聞其言，為之感傷。諸大臣旨為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處安葬伯桃已畢，卻回來事大王。”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為中大夫，厚賜葬資，仍差人踢隨角哀車騎同去。角哀辭了元王，徑奔梁山地面，尋舊日枯桑之處。果見伯桃死尸尚在，顏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卜地于浦塘之原：前臨大溪，后靠高崖，左

右諸峰齊抱，風水甚好。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尸，穿戴大夫衣冠；置內棺外槨，安葬起墳；四周筑牆栽樹；离墳一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儀容；立華表，柱上建牌額；牆側蓋瓦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于享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罷，各自散去。角哀是夜明燈燃燭而坐，感歎不已。忽然一陣陰風颯颯，燭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于燈影中，或進或退，隱隱有哭聲。角哀叱曰：“何人也？輒敢夤夜而人！”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視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兄陰靈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故。”相桃曰：“感賢弟記憶，初登仕路，奏請葬吾，更贈重爵，并棺槨衣衾之美，凡事十全。但墳地与荆軻墓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為刺秦王不中被戮，高漸离以其尸葬于此處。神極威猛。每夜仗劍來罵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墳居吾上肩，奪吾風水？若不遷移他處，吾發墓取尸，擲之野外！’有此危難，特告賢弟。望改葬于他處，以免此禍。”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享堂中，一夢一覺，盡記其事。天明，再喚鄉老，問：“此處有墳相近否？”鄉老曰：“松陰中有荆軻墓，墓前有廟。”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殺，緣何有墳于此？”鄉老曰：“高漸离乃此間人，知荆軻被害，棄尸野外，乃盜其尸，葬于此地。每每顯靈。士人建廟于此，四時享祭，以求福利。”角哀聞言，透信夢中之事。引從者徑奔荆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毒養，名姬重寶，盡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人秦行事，喪身誤國。卻來此處驚惑鄉民，而求祭把！吾兄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毀其廟，而發其冢，永絕汝之根本！”罵訖，卻來伯桃墓前祝曰：“如荆軻今夜再來，兄當報我。”歸到享堂，是夜秉燭以持。果見伯桃哽咽而來，告曰：“感賢弟如此，親荆軻從人極多，旨士人所獻。賢弟可束草為人，以彩為衣，手執器械，焚于墓前。吾得其助，使荆軻不能侵害。”言罷不見。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為人，以彩為衣，各執刀槍器械，建數十于墓側，以火焚之。祝曰：“如其無事，亦望回報。”歸到享堂，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敵。角哀出戶觀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軻又有高漸离相助，不久吾尸必出墓矣。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禍。”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焉能戰陰鬼也？雖莖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強魂。”角哀曰：“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再到荆軻廟中大罵，打毀神像。方欲取火焚廟，只見鄉老數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觸犯之，恐賂禍于百姓。”須臾之間，士人聚集，都來求告。角哀拗他不過，只得罷久回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謝楚王，言：“昔日伯并糧與臣，因此得活，以遇聖主。重蒙厚爵，平生足矣，容臣后世盡心圖報。”詞意甚切。表付從人，然後到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從者曰：“吾兄被荆軻強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欲焚廟掘墳，又恐拂土人之意。寧死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戰此強魂。汝等可將吾尸葬于此墓上右，生死共處，以報吾兄并糧之義。回奏楚君，萬乞听納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殯殮，理于伯桃墓側。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聞數十里。清曉視之，荆軻墓上，震烈如發，白骨散于墓前。墓邊松相，和根拔起。廟中忽然起火，燒做平地。鄉老大驚，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從者回楚國，將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義重，差官往墓前建廟，加封上大夫，赦賜廟額曰“忠義之祠”，就立碑以記其事，至今香火不斷。荆軻之靈，自此絕矣。士人四時祭把，所禱甚靈。有古詩云：古來仁義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間。二土廟前秋日淨，英魂常伴月光寒。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紛，追攀送謁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弟兄。一關微利己交惡，況復太難肯相親？君不見，當年羊、左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為《結交行》，是歎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平時酒杯往來，如兄若弟；一遇風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真個是：酒肉弟兄干個有，落難之中無一人。還有朝兄弟，暮仇敵，才放下酒杯，出門便彎弓相向的。所以陶淵明飲息交，越叔夜飲絕交，劉孝標又做下《廣絕交論》，都是感慨世情，故為忿激之譚耳。如今我說的兩個朋友，卻是從無一面的。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後來患難之中，死生相救，這才算做心交至友。正是：“說來貢禹冠塵動，道破荆卿劍氣寒。”話說大唐開元年間，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陽人氏。有侄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尚氣，不拘繩墨，因此沒人舉荐。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寫了一封書，教他到京參見伯父，求個出身之地。元振謂曰：“大丈夫不能掇巍科，登上第，致身青云；亦當如班超，傳介子，立功異域，以博富貴。若但借門第為階梯，所就豈能遠大乎？”仲翔唯唯。適邊報到京：南中洞蠻作亂。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要買囑人心歸順，只這九溪十人洞蠻夷，每年一小搞賞，一年一大搞賞。到玄宗皇帝登極，把這犒賞常規都裁革了。為此群蠻一時造反，侵擾州縣。朝廷差李蒙為姚州都督，調兵進討。李蒙領了聖旨，臨行之際，特往相府辭別，因而請教。郭元振曰：“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但服其心，不服其力。將軍宜以慎重行之，必當制勝。舍侄郭仲翔，頗有才干，今道與將軍同行。候破賊立功，庶可附驥尾以成名耳。”即呼仲翔出，與李蒙相見。李蒙見仲翔一表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侄，親口囑托，怎敢推委。即署仲翔為行軍判官之職。仲翔別了伯父，踴躍隨李蒙起程。行至劍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保安，字永固，見任東川遂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識面，然素知其為人，義氣深重，肯扶持濟拔人的。乃修書一封，特道人馳送于仲翔。仲翔拆書讀之，書曰：吳保安不肖，幸與足下生同鄉里，雖缺展拜，而慕仲有日。以足下大才，輔李將軍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力學多年，僅官一尉；僻在劍外，鄉關夢絕。況此官已滿，后任難期，恐厄選營之格限也。穩聞足下，分憂急難，有古人風。今大軍征進，正在用人之際。倘垂念鄉曲，錄及細微，使保安得執鞭從事，樹尺寸于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銜結？仲翔玩其書意，歎曰：“此人与我素昧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寧不負愧乎？”遂向李蒙夸獎吳保安之才，乞征來軍中效用。李都督听了，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要取方義尉吳保安為管記。才打發差人起身，探馬報：蠻賊猖獗，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趲行。來到姚州，正遇著蠻兵搶擄財物，不做準備，被大軍一掩，都四散亂竄，不成隊伍，殺得他大敗全輸。李都督恃勇，招引大軍，乘勢追逐五十里。天晚下寨，郭仲翔諫曰：“蠻人貪詐無比，今兵敗遠遁，將軍之威已立矣！宣班師回州，道人宣播威德，招使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墮詐謀之中。”李蒙大喝曰：“群蠻今已喪膽，不乘此機掃清溪洞，更待何時？汝勿多言，看我破賊！次日，拔寨都起。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疊翠，草木蒙茸，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蒙心中大疑，傳令：“暫退乎衍處屯扎。”一面尋覓土人，訪問路徑。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聲四起，蠻兵彌山遍野而來。洞主姓

蒙名細奴邏，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驅率各洞蠻酋穿林渡岭，分明似鳥飛獸奔，全不費力。唐兵陷于伏中，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敵？李都督雖然驍勇，親英雄無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將盡，歎曰：“悔不听郭判官之言，乃為犬羊所侮！”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軍皆沒于蠻中。后人有詩云：馬援銅柱標千古，諸葛旗台鎮九溪。何事唐師皆覆沒？將軍姓李數偏奇。

又有一詩，專咎李都督不听郭仲翔之言，以自取敗。詩云：不是將軍數獨奇，懸軍深入總堪危。當時若听還師策，總有群蠻誰敢窺？

其時，郭仲翔也被擄去。細奴邏見他丰神不見，叩問之，方知是郭元振之侄，遂給与本洞頭目烏羅部下。原來南蠻從無大志，只貪圖中國財物。擄掠得漢人，部分給与各洞頭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其分得人口，不問賢愚，只如奴仆一般，供他驅使：砍柴割草，飼馬牧羊。若是人口多的，又可轉相買賣。漢人到此，十個九個只愿死，不愿生。卻又有蠻人看守，求死不得。有懲般苦楚！這一陣廝殺，擄得漢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職位的，蠻酋一一審出，許他畜信到中國去，要他親戚來贖，獲其利。你想被擄的人，那一個不思想還鄉的？一聞此事，不論富家貧家，都畜信到家鄉來了。就是各人家屬，十分沒法處置的，只得罷了；若還有親有眷，挪移補湊得米，那一家不想借貸去取贖？那蠻酋忍心貪利，隨你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一十匹，方准贖回；若上一等的，憑他索詐。烏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侄，高其贖价，索絹一千匹。仲翔想道：“若要干絹，除非伯父處可辦。只是關山迢遞，怎得畜個信去？”忽然想著：“吳保安是我知己，我与他從未會面，只為見他數行之字，便力荐于李都督，召為管記。我之用情，他必諒之。幸他行遲，不与此難，此際多應、已到姚州。誠央他附信于長安，豈不便乎？”乃修成一書，徑致保安。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索价詳細：“倘永固不見遺棄，傳語伯父，早來見贖，尚可生還。不然，生為俘囚，死為蠻鬼，永固其忍之乎？”永固者，保安之字也。書后附一詩云：箕子為奴仍異域，蘇卿受困在初年。知君義氣深相憫，愿脫征驂學方賢。

仲翔修書已畢，恰好有個姚州解糧官，被贖放回。仲翔乘便就將此書付之，眼盼盼看著他人去了，自己不能奮飛。万箭攢心，不覺淚如雨下。正是：眼看他鳥高飛去，身在籠中怎出頭？不題郭仲翔蠻中之事。且說吳保安毒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荐。留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周歲的孩儿在遂州住下，一主一仆飛身上路，趕來姚州赴任。聞知李都督陣亡消息，吃了一惊，尚未知仲翔生死下落，不免留神打探。恰好解糧官從蠻地放回，帶得有仲翔書信，吳保安拆開看了，好生凄慘。便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留在解糧官處，囑他覷便畜到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長安進發。這姚州到長安一千余里，東川正是個順路，保安徑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見郭元振相公。誰知一月前元振已薨，家小都扶柩而回了。吳保安大失所望，盤纏枵盡，只得將仆、馬賣去，將來使用。复身回到遂州，見了妻儿，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將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要去贖他，爭親自家無力，使他在窮鄉懸望，我心何安？”說罷又哭。張氏勸止之，曰：“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你如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親了。”保安搖首日：“吾向者偶畜尺書，即蒙郭君垂情荐拔；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于是傾家所有，估計來止直得絹二百匹。遂撇了妻儿，欲出外為商，又怕蠻中不時有信畜來，只在姚州左近營運。朝馳暮走，東趨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糲。雖一錢一粟，

不敢妄費，都積來為買絹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滿了百匹，就畜放姚州府庫。眠里夢里只想著：“郭仲翔”一字，連妻子都忘記了。整整的在外過了十個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匹絹，還未足千匹之數。正是：离家千里逐錐刀，只為相知意气饒。十載未償蠻洞債，不如何日慰心交？

話分兩頭。卻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癯癯的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兒周濟他：一連幾年木通音耗，就沒人理他了。家中又無積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萬難存濟，只得并送几件破家火，變賣盤纏，領了十一歲的孩兒，親自問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夜宿朝行，一日只走得一四百里。比到得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計無所出。欲持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薄命，不如死休，看了十一歲的孩兒，又割舍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驚動了過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頂著李蒙的缺。從長安馳騷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听得哭聲哀切，又是個婦人，停了車馬，召而問之。張氏手攬著十一歲的孩兒，上前哭訴曰：“妻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此孩兒即妄之子也。妄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沒蠻中，欲營求千匹絹往贖，棄妄母子，久住姚州，十年不通音信。妻貧苦無依，親往尋取，糧盡路長，是以悲泣耳。”安居暗暗歎曰：“此人真義士！恨我無緣識之。”乃謂張氏曰：“夫人體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即差人尋訪尊夫。夫人行李之費，都在下官身上。請到前途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張氏收淚拜謝。雖然如此，心下尚懷惶惑。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張氏母子相扶，一步步涯到驛前。楊都督早已分付驛官伺候，問了來歷，請到空房飯食安置。次日五鼓，楊都督起馬先行。驛官傳楊都督之命，將十千錢，贈為路費；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夫送到姚州普棚驛中居住。張氏心中感激不盡。正是：好人還遇好人救，惡人自身惡人磨。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守訪吳保安下落。不一四日，便尋著了。安居請到都督府中，降階迎接；親執其手，登堂慰勞。因謂保安曰：“下官常聞古人有死生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見在驛舍，足下且往，暫敘十年之別。所需絹匹若干，吾當為足下圖之。”保安曰：“仆為友盡心，固其分內，奈何累及明公乎？”安居：“慕公之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既蒙明公高誼，仆不敢固辭。所少尚一分之一，如數即付，仆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相見，末為晚也。”時安居初到任，乃于庫中撮借官絹四百匹，贈與保安，又贈他全副鞍馬。保安大喜，領了這四百匹絹，并庫上七百匹，共一千一百之數，騎馬直到南蠻界口，尋個熟蠻，往蠻中通話；將所余百匹絹，盡數托他使費。只要仲翔回歸，心滿意足。正是：市時還得見，勝是岳陽金。卻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飲食不缺。過了一年有餘，不見中國人來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把他飲食都裁減了。每日一餐，著他看養戰象。仲翔打熬不過，思鄉念切，乘烏羅出外打圍，拽開腳步，望北而走。那蠻中都是險峻的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腳底都破了，被一般看象的蠻子，飛也似趕來，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與南洞主新丁蠻為奴，離烏羅部二百里之外。那新丁最惡，差使小不遂意，整百皮鞭，鞭得背都青腫，如此已非一次。仲翔熬不得痛苦，捉個空，又想逃走。爭親路徑不熟，只在山凹內盤旋，又被本洞蠻子追著了，拿去獻與新丁。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一洞去，一步遠一步了。那洞主號菩薩蠻，更是利害。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乃取木板兩片，各長五六尺，厚一四寸，教仲翔把兩只腳立在板上，用鐵釘釘其腳面，直透板內，日常帶著二板行動。夜間納土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本洞蠻子就睡在板上

看守，一毫轉動不得。兩腳被釘處，常流膿血，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有詩為證：身賣南蠻南更南，土牢木鎖苦難堪。十年不達中原傳，夢想心交不敢譚。

卻說熟蠻領了吳保安言語來見烏羅，說知求贖郭仲翔之事。烏羅曉得絹足千匹，不勝之喜！便差人往南洞轉贖郭仲翔回來。南洞主新丁，又引到菩薩洞中，交割了身價，將仲翔兩腳釘板，用鐵鉗取出釘來。那釘頭入肉已久，膿水干后，如生成一般。今番重復取出，這疼痛比初釘時更自難忍，血流滿地，仲翔登時悶絕。良久方醒。寸步難移，只得用皮袋盛了，兩個蠻子扛搶著，直送到烏羅帳下。烏羅收足了絹匹，不管死活，把仲翔交付熟蠻，轉送吳保安收領。吳保安接著，如見親骨肉一般。這兩個朋友，到今日方才識面。未暇敘話，各睜眼看了一看，抱頭而哭，皆疑以為夢中相逢也。郭仲翔感謝吳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兩腳又動彈不得，好生凄慘！讓馬與他騎坐，自己步行隨後，回到姚州城內回復楊都督。原來楊安居在郭元振門下做個幕僚，與郭仲翔雖未廝認，卻有通家之誼；又且他是個正人君子，不以存亡易心。一見仲翔，不勝之喜。教他洗林過了，將新衣與他更換，又教隨軍醫生醫他兩腳瘡口，好飲好食將息。不勾一月，乎復如故。且說吳保安從蠻界回來，方才到普棚驛中與妻兒相見。初時分別，兒子尚在襁褓，如今十一歲了。光陰迅速，未免傷感于懷。楊安居為吳保安義氣上，十分敬重。他每對人夸獎，又寫書與長安賈要，稱他棄家贖友之事。又厚贈資糧，送他往京師補官。凡姚州一郡官府，見都督如此用情，無不厚贈。仲翔仍留為都督府判官。保安將眾人所贈，分一半與仲翔留下使用。仲翔再一推辭，保安那里肯依，只得受了。吳保安謝了楊都督，回家小往長安進發。仲翔送出姚州界外，痛哭而別。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單身到京，升補嘉州彭山丞之職。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迎接家小又方便，保安歡喜赴任去訖，不在話下。再說郭仲翔在蠻中日久，深知款曲：蠻中婦女，盡有姿色，價反在男子之下。促翔在任一年，陸續差人到蠻洞購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教成歌舞，鮮衣美飾，特獻與楊安居伏侍，以報其德。安居笑曰：“吾重生高義，故樂成其美耳。言及相報，得無以市井見持耶？”仲翔曰：“荷明公仁德，微軀再造，特求此蠻口奉獻，以表區區。明公若見辭，仲翔死不矚目矣！”安居見他誠懇，乃曰：“仆有幼女，最所鐘愛，勉受一小口為伴，余則不敢如命。”仲翔把那九個美女，贈與楊都督帳下九個心腹將校，以顯楊公之德。時朝廷正追念代國公軍功，要錄用其子侄。楊安居表奏：“故相郭震嫡侄仲翔，始進諫于李蒙，預知勝敗；繼陷身于蠻洞，備著堅貞。十年復返于故鄉，一載效勞于幕府。蔭既可敘，功亦宣酬。”于是郭仲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自從离家到今，共一十五年了，他父親和妻子在家聞得仲翔陷沒蠻中，畜無音信，只道身故已久。忽見親筆家書，迎接家小臨蔚州任所，舉家歡喜無限。仲翔在蔚州做官兩年，大有聲譽，開遷代州戶曹參軍。又經一載，父親一病而亡，仲翔扶柩回歸河北。喪葬已畢，忽然歎曰：“吾賴吳公見贖，得有余生。因老親在堂，方謀毒養，未暇圖報私恩。今親段服除，豈可置恩人于度外乎？”訪知吳保安在宦所未回，乃親到嘉州彭山縣看之。不期保安任滿，家貧無力赴京听調，就便在彭山居住。六年之前，患了疫症，夫婦雙亡，葬在黃龍寺后隙地。兒子吳天祐從幼母親教訓，讀書識字，就在本縣訓蒙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悲啼不已。因制綴麻之服，腰纏執杖，步到黃龍寺內，向家號泣，具禮祭奠。奠畢，尋吳天祐相見，即將自己衣服，脫與他穿了，呼之為弟，商議歸葬一事。乃為文以告于保安之靈，發開土堆，止存枯骨二具。仲翔痛哭不已，旁觀之人，莫不墮淚。仲翔預制下練囊二個，裝保安夫婦骸骨。又恐失了次第，斂葬時一

時難認；逐節用墨記下，裝入練囊，總貯一竹籠之內，親自背負而行。吳天祐道，是他父母的骸骨，理合他馱，來奪那竹籠。仲翔那肯放下，哭曰：“永因為我奔走十年，今我暫時為之負骨，少盡我心而已。”一路且行且哭，每到旅店，必置竹籠于上坐，將酒飯澆奠過了，然后與天相同食。夜間亦安置竹籠停當，方敢就寢。嘉州到魏郡，凡數千里，都是步行。他兩腳曾經釘板，雖然好了，終是血脈受傷。一連走了幾日，腳面都紫腫起來，內中作痛。看看行走不動，又立心不要別人督力，勉強捱去。有詩為證：酬恩無地只奔喪，負骨徒行日夜忙。遙望乎陽數千里，不如何日到家鄉？

仲翔思想：“前路正長，如何是好？”天晚就店安宿，乃設酒飯于竹籠之前，含淚再拜，虔誠哀懇：“愿吳永固夫婦顯靈，保祐仲翔脚患頓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陽，經營葬事。”吳天祐也從旁再一拜禱。到次日起身，仲翔便覺兩脚輕健，直到武陽縣中，全不疼痛。此乃神天護祐吉人，不但吳保安之靈也。再說仲翔到家，就留吳天相同居。打掃中堂，設立吳保安夫婦神位；買辦衣衾棺槨，重新殯殮。自己戴孝，一同吳天祐守墓受吊。雇匠造墳，凡一切葬具，照依先葬父親一般。又立一道石碑，詳紀保安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盡知其善。又同吳天祐廬墓一年。那一年中，教訓天祐經書，得他學問精通，方好出仕。一年后，要到長安補官，念吳天祐無家未娶，擇宗族中侄女有賢德者，督他納聘；割東邊宅院子，讓他居住成親；又將一半家財，分給天祐過活。正是：昔年為友拋妻子，今日孤兒轉受恩。正是投瓜還得報，善人不負善心人。

仲翔起服，到京補風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仲翔思念保安不已，乃上疏。其略曰：臣聞有善必勸者，固國家之典；有恩必酬者，亦匹夫之義。臣向從故姚州都督李夢進御蠻寇，一戰奏捷。臣謂深入非宜，尚當持重，主帥不聽，全軍覆沒。臣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困。蠻賊貪利，責絹還俘。謂臣宰相之侄，索至于匹。而臣家絕万里，無信可通。十年之中，備嘗艱苦，肌膚毀別，靡刻不淚。牧羊有志，射雁無期。而遂州方義尉吳保安，适到姚州，與臣雖系同鄉，從無一面，徒以意氣相慕，遂謀贖臣。經營百端，撤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饑寒。拔臣于垂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報，遽爾淹沒。臣今幸沾朱紱，而保安子天祐，食藿懸鵝，臣竊愧之。且天祐年富學深，足堪任使。愿以臣官，讓之天祐。庶几國家勸善之典，與下臣酬恩之義，一舉兩得。臣甘就退閒，及齒無惡。謹昧死披瀝以聞。時天寶十二年也。疏入，下禮部詳議。此一事哄動了舉朝官員：“雖然保安施恩在前，也難得郭仲翔義氣，真不愧死友者矣。”禮部為此復奏，盛夸郭仲翔之品，“宣破格俯從，以勵羣俗。吳天祐可試飄谷縣尉，仲翔原官如故。”這點谷縣與嵐州相鄰，使他兩個朝夕相見，以慰其情，這是禮部官的用情處。朝廷依允，仲翔領了吳天祐告身一道，謝恩出京，回到武陽縣，將告身付與天祐。備下祭奠，拜告兩家墳墓。擇了吉日，兩家宅眷，同日起程，向西京到任。那時做一件奇事，遠近傳說，都道吳、郭交情，雖古之管、鮑，羊、左，不能及也。後來郭仲翔在點州，吳天祐在點谷縣，皆有政績，各升遷去。嵐州人追慕其事，為立“雙義祠”，把吳保安、郭仲翔。里中凡有約誓，都在廟中禱告，香火至今不絕。有詩為證頻頻握手末為親，臨難方知意氣真。試看郭吳真義氣，原非平日結交人。

官居极品富于金，享用無多自發侵；惟有存仁并積善，千秋不朽在人心。

當初，漢文帝朝中，有個寵臣，叫做鄧通。出則隨輦，寢則同榻，恩幸無比。其時有神相許負，相那鄧通之面，有縱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富貴由我！誰人窮得鄧通？”遂將蜀道銅山賜之，使得自鑄錢。當時，鄧氏之錢，布滿天下，其富敵國。一日，文帝偶然生下個癰疽，膿血進流，疼痛難忍。鄧通跪而吮之，文帝覺得爽快。便問道：“天下至愛者，何人？”鄧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宮問疾，文帝也教他吮那癰疽。太子推辭道：“臣方食鮮膾，恐不宣近聖。”太子出宮去了。文帝歎道：“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肯為我吮疽；鄧通愛我勝如吾子。”由是恩寵懼加。皇太子聞知此語，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即位，是為景帝。遂治鄧通之罪，說他吮疽獻媚，壞亂錢法。籍其家產，閉于空室之中，絕其飲食，鄧通果然餓死。又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也有縱理紋在口。景帝忌他威名，尋他罪過，下之于廷尉獄中。亞夫怨恨，不食而死。這兩個极富极貴，犯了餓死之相，果然不得善終。然雖如此，又有一說，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貴相之人，也有做下虧心事，損了陰德，反不得好結果。又有犯著惡相的，卻因心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為福。此是人定勝天，非相法之不靈也。如今說唐朝有個裴度，少年時，貧落未遇。有人相他縱理人口，法當餓死。后游香山寺中，于井亭欄干上拾得一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遺失之物，我豈可損人利己，壞了心術？”乃坐而守之。少頃，只見有個婦人啼哭而來，說道：“老父陷獄，借得一條寶帶，要去贖罪。偶到寺中盥手燒香，遺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憐見還，全了老父之命。”裴度將一條寶帶，即時交付與婦人，婦人拜謝而去。他日，又遇了那相士。相士大驚道：“足下骨法全改，非復向日餓革之相，得非有陰德乎？”裴度辭以沒有。相士云：“足下試自思之，必有拯弱救焚之事。”裴度乃言還帶一節。相士云：“此乃大陰功，他日富貴兩全，可預賀也。”後來裴度果然進身及第，位至宰相，壽登耄耋。正是：面相不如心准，為人須是缺陰功。假饒方寸難移相，餓革焉能享萬鐘？

說話的，你只道裴晉公是陰德上積來的富貴，誰知他富貴以后，陰德更多。則今听我說“義還原配”這節故事，卻也十分難得。話說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一年，裴度領兵削平了淮西反賊吳元濟，還朝拜為首相，進爵晉國公。又有兩處積久負固的藩鎮，都懼怕裴度威名，上表獻地贖罪：恒冀節度使王承宗，原獻德、隸二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愿獻沂、密、海一州。憲宗皇帝看見外寇漸平，天下無事，乃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大興土木。又听山人柳泌，合長生之藥。裴度屢次切諫，都不听。佞臣皇甫傳判度支，程異掌鹽鐵，專一刻剝百姓財物，名為羨余，以供無事之費。由是投了憲宗皇帝之意，兩個佞臣并同乎章事。裴度羞與同列，上表求退。憲宗皇帝不許，反說裴度好立朋黨，漸有疑忌之心。裴度自念功名太盛，惟恐得罪。乃口不談朝事，終日縱情酒色，以樂余年。四方郡牧，往往訪覓歌兒舞女，獻于相府，不一而足。論起裴晉公，那里要人來獻。只是這班阿諛諂媚的，要博相國歡喜，自然重價購求：也有用強逼取的，鮮衣美飾，或假作家妓，或偽稱侍兒，道人殷殷勤勤的送來。裴晉公來者不拒，也只得納了。再說晉州萬泉縣，有一人，姓唐，名壁，字國寶，曾舉孝廉科，初任括州龍泉縣尉，再任越州會稽丞。先在鄉時，聘定同鄉黃太學之小娥為妻。因小娥尚在稚齡，持年未嫁。比及長成，唐壁兩任游宦，都在南方，以此兩下蹉跎，不曾婚配。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臉似堆花，体如琢玉；又且通于音律，凡

蕭管、琵琶之類，無所不工。晉州刺史奉承裴晉公，要在所屬地方選取美貌歌姬一隊進奉。已有了五人，還少一個出色掌班的。聞得黃小娥之名，又道太學之女，不可輕得，乃捐錢一十萬，囑托萬泉縣令求之。那縣令又奉承刺史，道人到黃太學家致意。黃太學回道：“已經受聘，不敢從命。”縣令再一強求，黃太學只是不允。時值清明，黃太學舉家掃墓，獨留小娥在家。縣令打听的實，乃親到黃家，搜出小娥，用肩輿抬去。著兩個穩婆相伴，立刻送至晉州刺史處交割。硬將一十萬錢，撇在他家，以為身價。比及黃太學回來，曉得女兒被縣令劫去，急往縣中，已知送去州里。再到晉州，將情哀求刺史。刺史道：“你女兒才色過人，一入相府，必然擅寵。豈不勝作他人箕帚乎？況已受我聘財六十萬錢，何不贈與女婿，別國配偶？”黃太學道：“縣主乘某掃墓，將錢委置，某未嘗面受，況止一十萬，今悉持在此，某只愿領女，不愿領錢也。”刺史拍案大怒道：“你得財賣女，卻又瞞過一十萬，強來絜胎，是何道理？汝女已送至晉國公府中矣，汝自往相府取索，在此無益。”黃太學看見刺史發怒，出言圖賴，再不敢開口，兩眼含淚而去。在晉州守了數日，欲得女兒一見，寂然無信。歎了口氣，只得回縣去了。卻說刺史將千金置買異樣服飾，寶珠瓔珞，妝份那六個人，如天仙相似。全副樂器，整日在衙中操演。直待晉國公生日將近，道人送去，以作賀禮。那刺史費了許多心機，破了許多錢鈔，要博相國一個大歡喜。誰知相府中，歌舞成行；各鎮所獻美女，也不計其數。這六個人，只湊得因熟，相國那里便看在眼里，留在心里？從來奉承，盡有析本的，都似此類。有詩為證：割肉刺膚買上歡，千金不吝備吹彈。相公見慣揮閒事，羞殺州官與縣官！

話分兩頭。再說唐璧在會稽任滿，該得升遷。想黃小娥今已長成，且回家畢姻，然後赴京未遲。當下收拾宦囊，望萬泉縣進發。到家次日，就去謁見岳父黃太學。黃太學已知為著姻事，不等開口，便將女兒被奪情節，一五一十，備細的告訴了。唐璧聽罷，呆了半晌，咬牙切齒恨道：“大丈夫淳沉簿宦，至一妻之不能保，何以生為？”黃太學勸道：“賢婿英年才望，自有好姻緣相湊，吾女兒自沒福相從，遭此強暴，休得過傷懷抱，有誤前程。”唐璧怒氣不息，要到州官、縣官處，與他爭論。黃太學又勸道：“人已去矣，爭論何益？況干得裴相國。方今一人下，萬人之上，倘失其歡心，恐于賢婿前程不便。”乃將縣令所留一十萬錢抬出，交付唐璧道：“以此為圖婚之費。當初宅上有碧玉玲瓏為聘，在小女身邊，不得奉還矣。賢婿須念前程為重，休為小挫以誤大事。”唐璧兩淚交流，答道：“某年近一旬，又失此良偶，琴瑟之事，終身已矣。蝸名微利，誤人之本，從此亦不復思進取也！”言訖，不覺大慟。黃太學也還痛起來。大家哭了一場方罷。唐璧那里肯收這錢去，徑自空身回了。次日，黃太學親到唐璧家，再一解勸，攛掇他早往京師聽調。“得了官職，然後徐議良姻。”唐璧初時不肯，被丈人一連數日強逼不過，思量：“在家氣悶，且到長安走遭，也好排遣。”勉強擇吉，買舟起程。丈人將一十萬錢暗地放在舟中，私下囑付從人道：“開船兩日后，方可稟知主人拿去京中，好做使用，討個美缺。”唐璧見了這錢，又感傷了一場，分付蒼頭：“此是黃家賣女之物，一文不可動用！”在路不一日，來到長安。雇人挑了行李，就裴相國府中左近處，下個店房，早晚府前行走，好打小娥信息。過了一夜，次早到吏部報名，送歷任文簿，查驗過了。回寓吃了飯，就到相府門前守候。一日最少也捱過十來遍。住了月余，那里通得半個字？這些官吏們一出一入，如馬蟻相似，誰敢上前把這沒頭腦的事問他一聲！正是：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一日，吏部挂榜，唐璧授湖州錄事參軍。這湖州，又在南方，是熟游之地，唐璧也到歡喜。等有了告赦，收拾

行李，雇喚船只出京。行到潼津地方，遇了一伙強人。自古道慢藏誨盜，只為這一十萬錢，帶來帶去，露了小人眼目，惹起貪心，就結伙做出這事來。這伙強人從京城外，直踢至潼津，背地通同了船家，等待夜靜，一齊下手。也是唐璧命不該絕，正在船頭上登東，看見聲勢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只听得這伙強人亂了一回，連船都撐去。蒼頭的性命也不知死活。舟中一應行李，盡被劫去，光光剩個身子。正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被打頭風！那一十萬錢和行囊，還是小事。卻有歷任文簿和那告赦，雖赴任的執照，也失去了，連官也做不成。唐璧那一時真個是控天無路，訴地無門。思量：“我直恁時乖運，一事無成！欲持回鄉，有何面目？欲持再往京師，向吏部衙門投訴，親身畔並無分文盤費，怎生是好？這里又無相識借貸，難道求乞不成？”欲持投河而死，又想：“堂堂一軀，終不然如此結果？”坐在路旁，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左算右算，無計可腦，從半夜直哭到天明。喜得絕處逢生，遇著一個老者，攜杖而來，問道：“官人為何哀泣？”唐璧將赴任被劫之事，告訴了一遍。老者道：“原來是一位大人，失敬了。舍下不遠，請挪步則個。”老者引唐璧約行一用，到于家中，重復敘禮。老者道：“老漢姓蘇，兒子喚做蘇風華，見做湖州武源縣尉，正是大人屬下。大人往京，老漢愿少助資斧。”即忙備酒飯管持。取出新衣一套，與唐璧換了；捧出自金二十兩，權充路費。唐璧再一稱謝，別了蘇老，獨自一個上路，再往京師舊店中安下。店主人聽說路上吃虧，好生凄慘。唐璧到吏部門下，將情由哀察。那吏部官道是告赦、文篙盡空，毫無巴鼻，難辨真偽。一連求了五日，并不作准。身邊銀兩，都在衙門使費去了。回到店中，只叫得苦，兩淚汪汪的坐著納悶。只見外面一人，約莫半老年紀，頭帶軟翅紗帽，身穿紫褲衫，挺帶皂靴，好似押牙官模樣，踱進店來。見了唐璧，作了揖，對面而坐，問道：“足下何方人氏？到此貴干？”唐璧道：“官人不問猶可，問我時，教我一時訴不盡心中苦情！”說未絕聲，扑簌簌掉下淚來。紫衫人道：“尊意有何不美？可細話之，或者可共商量也。”唐璧道：“某姓唐，名璧，晉州萬泉縣人氏。近除湖州錄事參軍，不期行到潼津，忽遇盜劫，資斧一空。歷任文篙和告效都失了，難以之任。”紫衫人道：“中途被劫，非關足下之事，何不以此情訴知吏部，重給告身，有何妨礙？”唐璧道：“几次哀求，不蒙怜准，教我去住兩難，無門懇告。”紫衫人道：“當朝裴晉公，每懷側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足下何不去求見他？”唐璧聽說，愈加悲泣道：“官人體題起‘裴晉公’一字，使某心腸如割。”紫衫人大惊道：“足下何故而出此言？”唐璧道：“某幼年定下一房親事，因屢任南方，未成婚配。卻被知州和縣尹用強奪去，湊成一班女樂，獻與晉公，使某壯年無室。此事雖不由晉公，然晉公受人造媚，以致府、縣爭先獻納，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我今日何忍復往見之？”紫衫人問道：“足下所定之室，何姓何名？當初有何為聘？”唐璧道：“姓黃，名小娥，聘物碧玉玲班，見在彼處。”紫衫人道：“某即晉公親校，得出入內室，當為足下訪之。”唐璧道：“侯門一入，無復相見之期。但愿官人為我傳一信息，使他知我心事，死亦矚目。”紫衫人道：“明日此時，定有好音奉報。”說罷，拱一拱手，踱出門去了。唐璧轉展思想，懊悔起來：“那紫衫押牙，必是否公親信之人，道他出外探事的。我方才不合議論了他几句，頗有怨望之詞，倘或述與晉公知道，激怒了他，降禍不小！”心下好生不安，一夜不曾合眼。巴到天明，梳洗罷，便到裴府窺望。只聽說令公給假在府，不出外堂，雖然如此，仍有許多文書來往，內外奔走不絕，只不見昨日這紫衫人。等了許久，回店去吃了些午飯，又來守候，絕無動靜。看看天晚，眼見得紫衫人已是謬言失信了。嗟歎了數聲，淒淒涼涼的回到店中。方欲點燈，忽見外面兩個人，似令史妝份，慌慌忙忙的走入店來，問道：“那一位是唐璧參軍？”唬得唐璧躲

在一邊，不敢答應。店主人走來問道：“二位何人？”那兩個答曰：“我等乃裴府中堂吏，奉令公之命，來請唐參軍到府講話。”店主人指道：“這位就是。”唐璧只得出來相見了，說道：“某與令公素未通謁，何緣見召？且身穿褻服，豈敢唐突！”堂吏道：“令公立等，參軍休得推阻。”兩個左右腋扶著，飛也似跑進府來。到了堂上，教“參軍少坐，容某等稟過令公，卻來相請。”兩個堂吏進去了。不多時，只听得飛奔出來，復道：“令公給假在內，請進去相見。”一路轉彎抹角，都點得燈燭輝煌，照耀如白日一般。兩個堂吏前后引路，到一個小小廳事中，只見兩行紗燈排列，令公角巾便服，拱立而持。唐璧慌忙拜伏在地，流汗浹背，不敢仰視。令公傳命扶起道：“私室相延，何勞過禮？”便教看坐。唐璧謙讓了一回，坐于旁側，偷眼看著令公，正是昨日店中所遇紫衫之人，愈加惶懼，捏著兩把汗，低了眉頭，鼻息也不敢出來。原來裴令公閒時常在外面私行耍子，昨日偶到店中，遇了唐璧。回府去，就查“黃小娥”名字，喚來相見，果然十分顏色。令公問其來歷，與唐璧說話相同；又討他碧玉玲班看時，只見他緊緊的帶在臂上。令公甚是憐憫，問道：“你丈夫在此，愿一見乎？”小娥流淚道：“紅顏薄命，自分永絕。見與不見，權在令公，賤妾安敢自專。”令公點頭，教他且去。密地分付堂候官，備下資裝千貫；又將空頭告敕一道，填寫唐璧名字，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歷及新授湖州參軍文憑，要得重新補給。件件完備，才請唐璧到府。唐璧滿肚慌張，那知令公一團美意？當日令公開談道：“昨見所話，誠心惻然。老夫不能杜絕饋遺，以至足下久曠琴瑟之樂，老夫之罪也。”唐璧离席下拜道：“鄙人身遭顛沛，心神顛倒。昨日語言冒犯，自知死罪，伏惟相公海涵！”令公請起道：“今日頗吉，老夫權為主婚，便與足下完婚。簿育行資千貫奉助，聊表贖罪之意。成親之后，便可于飛赴任。”唐璧只是拜謝，也不敢再問赴任之事。只听得宅內一派樂聲嘹亮，紅燈數對，女樂一隊前導，幾個押班老嫗和養娘輩，簇擁出如花如玉的黃小娥來。唐璧慌欲躲避。老娘道：“請二位新人，就此見禮。”養娘鋪下紅氈，黃小娥和唐璧做一時儿立了，朝上拜了四拜，令公在旁答揖。早有肩輿在廳事外，伺候小娥登輿，一徑抬到店房中去了。令公分付唐璧：“速歸逆旅，勿誤良期。”唐璧跑回店中，只听得人言鼎沸；舉眼看時，擺列得絹帛盈箱，金錢滿筐。就是起初那兩個堂吏看守著，專等唐璧到來，親自交割。又有個小小筐儿，令公親判封的。拆開有時，乃官浩在內，復除湖州司戶參軍。唐璧喜不自勝，當夜與黃小娥就在店中，權作洞房花燭。這一夜歡情，比尋常畢姻的，更自得意。正是：運去雷轟荐福碑，時來風送滕王閣。今朝婚宦兩稱心，不似從前情緒惡。

唐璧此時有婚有宦，又有了千貫資裝，分明是十八層地獄的苦鬼，直升到一十一天去了。若非裴令公仁心慷慨，怎肯周旋得人十分滿足？次日，唐璧又到裴府謁謝。令公預先分付門吏辭回：“不勞再見。”唐璧回寓，重理冠帶，再整行裝，在京中買了幾個童仆跟隨，兩口儿回到家鄉，見了岳丈黃太學。好似枯木逢春，斷弦再續，歡喜無限。過了幾日，夫婦雙雙往湖州赴仕。感激裴令公之恩，將沉香雕成小像，朝夕拜禱，愿其福壽綿延。後來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為陰德所致。詩云：無室無官苦莫論，周旋好事賴烘恩。人能步步存陰德，福祿綿綿及子孫。

玉樹庭前諸謝，紫荊花下一田。墳廬和公弟兄賢，父母心中歡忭。
多少爭財竟產，同根何苦自相煎。相持鬪蚌枉垂涎，落得漁人取便。

這首詞名為《西江月》，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說如今一藏經典，都是教人為善的。儒教育十一經、六經、五經，釋教育諸品《大藏金經》，道教育《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瘋。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爾我？較什麼肥瘠？假如你生于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扎過活。見成有田有地，几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為？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麼是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娘，爹娘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了，況且爹娘怎守得我回去？也只好半世相處。再說至愛的莫如夫婦，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我李，各門各戶，也空著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于一家，從幼相隨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誼！譬如良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掙得來的；若失了個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析了一足，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為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得承受，反為干淨，省了許多是非口舌。如今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乃是“滕縣尹鬼斷家私”。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忘了“孝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兄弟，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著心頭，學好做人便了。正是：善人聽說心中刺，惡人聽說耳邊風。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單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后，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店，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倪善繼對老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吃些見成茶飯，豈不為美？”老頭子搖著頭，說出几句道：“在一日，管一日。督你心，督你力，掙些利錢穿共吃。直持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戶人家，肥雞美酒，盡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几日。偶然一日，午后無事，繞庄闊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女子同著一個自發婆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子雖然村妝打撈，頗有幾分姿色：發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栽蔥，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俏身軀賽著縵羅；點景野花，美丰收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紀正當時。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搗衣已畢，隨著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個小小自籬笆門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庄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跟腳，曾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為妾，未知他肯否？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原來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管庄的訪得的實了，就與那老婆婆說：“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為偏房。雖說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并無人拘管。嫁得成時，丰衣足食，自不須說；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個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老婆婆听得花錦似一片說

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庄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講定財禮，討皇歷看個吉日，又恐兒子阻擋，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親。成親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為證：

一個烏紗自發，一個綠鬢紅妝。枯藤纏樹嫩花香，好似奶公相傍。一個心中淒楚，一個暗地驚慌。只愁那話武郎當，雙手扶持不上。

當夜倪太守抖擻精神，勾消了姻緣簿上。真個是：恩愛莫忘今夜好，風光不減少年時。過了一朝，喚個轎子抬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闔宅男婦，都來磕頭，稱為“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眾人，各各歡喜。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美，面前雖不言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論道：“這老人武沒正經！一把年紀，風燈之燭，做事也須料個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卻去干這樣不該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里，有名無實。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丑，為家門之站。還有一件，那少婦踢隨老漢，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去了。平時偷短偷長，做下私房，東一西四的畜開；又撒嬌撒痴，要漢子制辦衣飾與他。到得樹倒鳥飛時節，他便顛作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虫。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又說道：“這女子嬌模嬌樣，好像個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個做聲分的頭兒，擒老公的太歲。在咱爹身邊，只該半妄半婢，叫聲姨姐，后日還有個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眾人喚他做‘小奶奶’，難道要咱們叫他娘不成？咱們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討他做大起來，明日咱們顛到受他嘔氣。”夫妻二人，唧唧噥噥，說個不了，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倪太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卻也藏在肚里。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上接下，一團和氣，眾人也都相安過了兩個月，梅氏得了身孕，瞞著眾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一，一日九，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小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這年恰好八十歲了，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管持，一來為壽誕，二來小孩兒一朝，就當個湯講之會。眾賓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個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上壽之征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繼背後又說道：“男子六十而精絕，況是八十歲了，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這孩子不知那里來的雜種，決不是咱爹嫡血，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老子又曉得了，也藏在肚里。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周歲，整備做萃盤故事。里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走了出門，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自己陷著諸親，吃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乎日做人，又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認做兄弟；預先把惡話謠言，日后好擺布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個關竅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里討針線；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病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好生怜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懊悔一會。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俐，又武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善繼，他就叫善述。揀個好日，備了果酒，領他去拜師父。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里教孫兒的，小叔侄兩個同館上學，兩得其便。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與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到要兒子叫他叔叔，從小叫叫了，后來就被他欺壓；不如喚了兒子

出來，另從個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出，只推有病，連日不到館中。倪太守初時只是真病。過了幾日，只听得師父說：“大令郎另聘了個先生，分做兩個學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聽猶可，听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到：“天生活般逆種，與他說也沒干，由他罷了！”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腳慢，拌著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攙到醉翁床上坐下，自己自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取姜湯灌醒，扶他上床。雖然心下清爽，卻滿身麻木，動彈不得。梅氏坐在床頭，煎湯煎藥，殷勤伏侍，連進几服，全無功效。醫生切脈道：“只好延柩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几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童罵仆，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老子听得，愈加煩惱。梅氏只得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歲，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督他娶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饑寒足矣。這段話，我都寫絕在家私簿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愿嫁人，听從其便；倘肯守著兒子度日，也莫強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滿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爹休憂慮，恁儿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走得遠了，兩眼垂淚，指著那孩子道：“這個小冤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卻和盤托出，都把與大兒子了，教我母子兩口，異日把什麼過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私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護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武殺厚薄不均，被人笑話。”倪太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兒子囑付善繼。持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盡你心中，揀擇個好頭腦，自去圖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吃。”梅氏道：“說那里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況又有了這小孩儿，怎割舍得拋他？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守志終身么？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卻原來是一尺闊、一尺長的一個小軸子。梅氏道：“要這小軸儿何用？”倪太守道：“這是我的行樂園，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悄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個賢明有間官來，你卻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盡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軸子。話休絮煩，倪太守又延了數日，一夜痰厥，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一寸氣在於般用，一日無常万事休。早知九泉將不去，作家辛苦著何由！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每日只去查點家財雜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里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丫鬟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才跑來，也哭了几聲“老爹爹”。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到委著梅氏守尸。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倪善繼費心。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孩子，兩口守著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答，全無哀痛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樂園，把自己原嫁來的兩只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几件穿舊的衣裳，教他夫妻兩口

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也哀哀哭個不住。恁般光景，任是泥人應墮淚，從教鐵漢也酸心。次早，倪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一間雜屋內栖身。只與他四腳小床一張和几件粗台粗凳，連好家火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鬢，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廚下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個土灶，自炊來吃。早晚做些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束脩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數妻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妁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凶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題。只怕娃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漸漸淫渭分明，瞞他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梅氏回他：“沒錢買得。”善述道：“我爹做過太守，止生我弟兄兩人。見今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怎地？既娘沒錢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兒，一件絹衣，直甚大事，也去開口求人。常言道：‘惜福積福’，‘小來穿線，大來穿絹’。若小時穿了絹，到大來線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著。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纏他什麼！”善述道：“娘說得是。”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為然，想著：“我父親萬貫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不看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匹絹兒，沒有我分，直持娘賣身來做與我穿著。這話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計，瞞了母親，徑到大宅里去。尋見了哥哥，叫聲：“作揖。”善繼到吃了一驚，問他：“來做甚麼？”善述道：“我是個紹紳子弟，身上藍縷，被人恥笑。特來尋哥哥，討匹絹去做衣服穿。”善繼道：“你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述道：“老爹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繼聽說“家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著臉問道：“這句話，是那個數你說的？”你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裝裝體面。”善繼道：“你這般野種，要什麼體面！老爹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干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听了甚人躡掇，到此討野火吃？莫要惹著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善述道：“一般是老爹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著你性子，便怎地？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獨占了家私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挺撞我！”牽住他衣袖兒，捻起拳頭，一連七八個栗暴，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述掙脫了，一道煙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一十，備細述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听教訓，打得你好！”口里雖然此說，扯著青布衫，督他摩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為證：少年嫠婦擁遺孤，食薄衣單百事無。只為家庭缺孝子，同枝一樹判榮枯。

梅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繼藏怒，到道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沖撞長兄，招個不是。善繼自怒氣不息。次日侵早，邀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關，請梅氏母子到來，公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捻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發許多話，誠恐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都是遵依老爹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證。”這伙親族，乎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囑，那個

還肯多嘴，做閒冤家？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奉承善繼的說道：“千金難買亡人筆。照依分關，再沒話了。”就是那可怜善述母子的，也只說道：“男子不吃分時飯，女子不著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錢。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個命在。”梅氏料道：“在園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听憑分析，同孩兒謝了眾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教人搬了几件舊家火和那原嫁來的兩只箱籠，雇了牲口騎坐，來到東庄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瓦稀疏，是多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濕，怎生住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庄戶來問時，連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賠糧。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學生育智，對母親道：“我弟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為何分關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卑。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簿憑官府判斷，到無怨心。”梅氏被孩兒題起線索，便將十來年隱下表情，都說出來道：“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家私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樂園一軸。再一囑咐：‘其中含藏啞謎，直持賢明有間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不致貧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園在那裏？快取來與孩兒一看。”梅氏開了箱兒，取出一個布包來。解開包袱，里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著。拆了封，展開那一尺闊、一尺長的小軸兒，挂在椅上，母子一齊下拜。梅氏通陳道：“村庄香燭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自發，畫得丰采如生。怀中抱著嬰兒，一只手指著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偶從關王廟前經過。只見一伙村人搶著豬羊大禮，祭賽關聖。善述立住腳頭看時，又見一個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閒看，問著眾人道：“你們今日為甚賽神？”眾人道：“我們遭了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愿心，今日特來拜償。”老者道：“什麼屈官司？怎生斷的？”內中一人道：“本縣向毒上司明文，十家為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個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几日不歸家的。忽一日出去了，月余不歸。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并無蹤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淳出一個尸首，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后爭句閒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几件家私，這是有的。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縣，听信一面之詞，將小人間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一載。”“幸遇新任滕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熟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后爭嚷，不是大仇，怎的就謀一命？’准了小人狀詞，出牌拘人覆審。滕爺一眼看著趙裁的老婆，千不說，萬不說，開口便問他會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班輩的裁縫，叫沈八漢。’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几時娶這婦人？’八漢道：‘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小人方才娶回。’滕爺道：‘何人為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償，情愿將身許嫁小人，准析這銀兩，其實不曾央媒。’滕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里來這七八兩銀子？’八漢道：‘是陸續湊與他的。’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八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一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趙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乎人？’便用夾棍夾起，八漢還不肯認。滕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盤利，難道再沒第二個人托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乎昔間與他妻子有好，趙裁貪你東西，知情放縱。以后想做長久夫

妻，便謀死了趙裁。卻又教導那婦人告狀，拈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帳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再教把婦人拶指，要他承招。劉氏聽見滕爺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驚散了，怎敢抵賴。拶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店上吃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沉尸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后因尸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攘之隙，卻去唆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持嫁后，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語。卻被滕爺審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釋放小人寧家。多承列位親鄰斗出公分，督小人養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冤事么？”老者道：“恁般賢明官府，真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久”倪善述聽在肚里，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園去告訴，更持何時？”母子商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著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個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繼乎昔所為，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滕知縣收了軸子，教他且去，“持我進衙細看。”正是：一幅畫圖藏啞謎，千金家事仗搜尋。只因嫠婦孤兒苦，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一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太守行樂園：一手抱個嬰孩，一手指著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個嬰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間官念他地下之情，督他出力么？”又想道：“他既有親筆分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個道理。若我斷不出此事，枉自聰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于思萬想。如此數日，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那軸子。丫鬟送茶來吃，將一手去接茶甌，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滕大尹放了茶甌，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晒干。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裏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老夫官居五馬，壽逾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周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孝友，日後恐為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戶，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理銀五千，作五壇；右壁理銀五千，金一千，作六壇，可以准田園之額。后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毒酬白金一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年月日花押。原來這行樂園，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周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机變的人，看見開著許多金銀，未免垂涎之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自有話說。”卻說倪善繼獨罷家私，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毒著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留。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直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稟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么？”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產占房，此事真么？”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內告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直偽，也未可知。念你是縉紳之后，且不難為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難以私情而論。”喝教差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訖，自往東庄拘人去了。再說善繼聽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家私，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持著父親分關執照，干鈞之

力，須要親族見證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一党親長，囑托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求他同聲相助。這伙一党之親，自從倪太守亡后，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會酒杯相及。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各各暗笑，落得受了買東西吃。明日見官，旁觀動靜，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休嫌庶母妄興詞，自是為兄意太私。今日將銀買一党，何如匹絹贈孤儿？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大尹道：“怜你孤儿寡婦，自然該督你說法。但聞得善繼執得有亡父親筆分關，這怎么處？”梅氏道：“分關雖寫得有，卻是保全孩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恩相只看家私簿上數目，自然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于饑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候。”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早來守候。”梅氏和善述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几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好發泄。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等不多時，只听得遠遠唱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準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后張望，打探消息。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后面青羅傘下，蓋著育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首，執事跪下，嗆唱一聲。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唱聲：“起去！”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跟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著空中，連連打恭；口里應對，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眾人都吃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敘許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一謙讓，方才上坐。眾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站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里，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之狀。良久，乃搖首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靜聽一會，又自說道：“數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項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惠？”推遜了多時，又道：“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作數揖，一稱：“晚生便去。”眾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西看，問道：“倪爺那里去了？”門子稟道：“沒見甚么倪爺。”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喚善繼問道：“方才令尊老先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必都聽見的。”善繼道：“小人不曾聽見。”滕大尹道：“方才長長的身兒，瘦瘦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朗朗的一牙須，銀也似自的，紗帽皂靴，紅袍金帶，可是倪老先生模樣么？”唬得眾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樣。”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眾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觀，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人人吐舌，個個惊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言。也是看了行樂園，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為證：聖賢自是空題目，惟有鬼神不敢觸。若非大尹假裝詞，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眾人隨著大尹，來到東偏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

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著，只做個倉廳，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見大尹前後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何如？”善繼叩頭道：“但憑恩台明斷。”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個大家事。”看到後面遺筆分關，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購，方才卻又在我面前，說善繼許多不是，這個老先生也是沒主意的。”喚倪善繼過來，既然分關寫定，這些田園帳目，一一給你，善述不許妄爭。”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又道：“這舊屋判與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繼也不許妄爭。”善繼想道：“這屋內破家破火，不直甚事。便堆下些米麥，一月前都策得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勾便宜了。”便連連答應道：“恩台所斷極明。”大尹道：“你兩人一言為定，個無翻悔。眾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證見。方才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此屋左壁下，理金五千兩，做五壇，當與次兒。’”善述不信，稟道：“若果然如此，即使萬金，亦是兄弟的，小兒并不敢爭執。”大尹道：“你就爭執時，我也不准。”便教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往東壁下掘開牆基，果然埋下五個大壇。發起來時，壇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壇銀子上秤稱時，算來該是六十二斤半，剛剛一千兩足數。眾人看見，無不驚訝。善繼益發信真了：“若非父親陰靈出現，面訴縣主，這個藏銀，我們尚且不知，縣主那里知道？”只見滕大尹教把五壇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還有五壇，亦是五千之數。更有一壇金子，方才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謝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一相強，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似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大個大壇，五壇是銀，一壇是金。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眼里都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滕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述為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不樂，也只得磕幾個頭，勉強說句“多謝恩台主張”。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壇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抬回衙內，落得受用。眾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為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自自里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干算萬計，何曾其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園取去遺筆，重新裱過，給還梅氏收領。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園上，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十壇銀子，一般置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一子，讀書成名。倪氏門中，只有這一枝極盛。善繼兩個兒子，都好游蕩，家業耗廢。善繼死后，兩所大宅子，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里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不以為天報云。詩曰：

從來天道有何私，堪笑倪郎心太痴，忍以嫡兄欺庶母，卻教死父算生兒。軸中藏字非無意，壁下埋金屬有間。何似存些公道好，不生爭竟不興詞。

一寸舌為安國劍，五言詩作上天梯。 青云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朝司，有一個秀士，姓趙，名旭，字伯升，乃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自幼習學文章，詩、書、禮、樂一覽下筆成文， 乃是個飽學的秀才。喜聞東京開選，一心要去應舉，特到堂中，稟知父母。其父趙倫，字文寶；母親劉氏，都是世代詩禮之家。見子要上京應舉，遂允其請。趙旭擇日束裝，其父贈詩一首。詩云：但見詩書頻入目，莫將花酒苦迷腸。來年一月桃龍浪，奪取羅袍轉故鄉。其母劉氏亦叮嚀道：“愿孩儿早奪魁名，不負男儿之志。”趙旭拜別了二親，遂攜琴、劍、書箱，帶一仆人，徑望東京進發。有親友一行人，送出南門之外。趙旭口占一詞，名曰《江神子》。詞曰：

旗亭誰唱渭城詩？兩相思，怯羅衣。野渡舟橫，楊柳折殘枝。怕見蒼山千萬里，人去遠，草煙迷。芙蓉秋露洗胭脂，斷風淒，晚霜微。劍懸秋水，離別慘虹霓。剩有青衫千點淚，何日里，滴休時。

趙旭詞畢，作別親友，起程而行。于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遂入城中觀看景致。只見樓台錦繡，人物繁華，正是龍虎風云之地。行到狀元坊，尋個客店安歇，守持試期。入場赴選，一場文字已畢，回歸下處，專等黃榜。趙旭心中暗喜：“我必然得中也。”次日，安排早飯已罷。店對過有座茶坊，與店中朋友同會茶之間，趙旭見案上有詩牌，遂取筆，去那粉壁上，寫下詞一首。詞云：足躡云梯，手攀仙桂，姓名已在登科內。馬前唱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隊。宴罷歸來，醉游街市，此時方顯男儿志。修書急報鳳樓人，這回好個風流婿。寫畢，趙旭自心歡喜。至晚各歸店中，不在話下。當時仁宗皇帝早朝升殿，考試官閱卷已畢，齊到朝中。仁宗皇帝問：“卿所取榜首，年例三名，今不知何處人氏？”試官便將一名文卷，呈上御前。仁宗親自觀覽。看了第一卷，龍顏微笑，對試官道：“此卷作得极好！可惜中間有一字差錯。”試官俯伏在地，拜問上：“未審何字差寫？”仁宗笑曰：“乃是個‘唯’字。原來‘口’旁，如何卻寫‘么’旁？”試官再拜叩首，奏曰：“此字旨可通用。”仁宗問道：“此人姓甚名誰？何處人氏？”拆開彌封看時，乃是四川成都府人氏，姓趙，名旭，見今在狀元坊店內安歇。仁宗著快行急宣。那時趙旭在店內蒙宣，不敢久停，隨使命直到朝中。借得藍袍槐簡，引見御前，叩首拜舞。仁宗皇帝問道：“卿乃何處人氏？”趙旭叩頭奏道：“臣是四川成都府人氏，自幼習學文藝，特赴科場，幸瞻金殿。”帝又問曰：“卿得何題目？作文字多少？內有几字？”趙旭叩首，一一回奏，無有差錯。仁宗見此人出語如同注水，暗喜稱奇，只可惜一字差寫。上曰：“卿卷內有一字差錯。”趙旭惊惶俯伏，叩首拜問：“未審何字差寫？”仁宗云：“乃是個‘唯’字。本是個‘口’旁，卿如何卻寫作‘么’旁？”趙旭叩頭回奏道：“此字旨可通用。”仁宗不悅，就御案上取文房四寶，寫下八個字，遞與趙旭曰：“卿家著想，寫著‘簞單、去吉、吳矣、呂台’，卿言通用，與朕拆來。”趙旭看了半晌，無言抵對。仁宗曰：“卿可暫退讀書。”趙旭羞傀出朝，回歸店中，悶悶不己。眾朋友來問道：“公必然得意！”趙旭被問，言說此事，眾皆大驚。遂乃邀至茶坊，啜茶解悶。趙旭驀然見壁上前日之辭，嗟吁不己，再把文房四寶，作詞一首。云：

詞羽翼將成，功名欲遂，姓名已稱男儿意。東君為報牡丹芳，瓊林錫與他人醉。‘唯’字曾差，功名落地，天公誤我乎生存。問歸來，回首望家鄉，水遠山遙，一千余里。

持得出了金榜，著人看時，果然無趙旭之名。吁嗟涕泣，流落東京，羞歸故里。“再持一年，必不負我。”在下處悶悶不悅，浸題四句于壁上。詩曰：宋玉徒悲，江淹是恨，韓愈投荒，蘇秦守困。

趙旭寫罷，在店中悶倦無聊，又作詞一首，名《院溪沙》，道：秋氣天寒萬葉飄，蛩聲唧唧夜無聊，夕陽人影臥乎橋。菊近秋來都爛漫，從他霜後更蕭條，夜來風雨似今朝。思憶家鄉，功名不就，展轉不寐，起來獨坐，又作《小重山》詞一首，道：獨坐清燈夜不眠，寸腸千萬縷，兩相牽。鴛鴦秋雨傍池蓮，分飛苦，紅淚晚風前。回首雁翩翩，寫來思畜去，遠如天。安排心事持明年，愁難持，淚滴滿青氈。自此流落東京。至秋夜，仆人不肯守持，私奔回家去。趙旭孤身旅邸，又無盤纏，每日上街與人作文寫字。爭親身上衣衫藍縷，著一領黃草布衫，被西風一吹，趙旭心中苦悶，作詞一首，詞名《鷓鴣天》，道：

黃草遮寒最不宜，況兼久敝色如灰，肩穿袖破花成縷，可親金風早晚吹。才挂體，淚沾衣，出門羞見舊相知。鄰家女子低聲問：覓與奴糊隔帛兒？”

時值秋雨紛紛，趙旭坐在店中。店小二道：“秀才，你今如此窮窘，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覓討些錢物，也可度日。”趙旭听了，心中焦躁，作詩一首。詩曰：旅店蕭蕭形影孤，時挑野菜作羹蔬。村夫不識調羹手，問道能吹笛也無？

光陰荏苒，不覺一載有餘。忽一日，仁宗皇帝在官中，夜至一更時分，夢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著九輪紅日，直至內廷。猛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至來日，早朝升殿，臣僚拜舞已畢，文武散班。仁宗宣問司天台苗太監曰：“寡人夜來得一夢，夢見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九輪紅日，此夢主何吉凶？”苗太監奏曰：“此九日者，乃是個‘旭’字，或是人名，或是州郡。”仁宗曰：“若是人名，朕今要見此人，如何得見？卿與寡人占一課。”原來苗太監曾遇異人，傳授諸葛馬前課，占問最靈。當下奉課，奏道：“陛下要見此人，只在今日。陛下須與臣扮作白衣秀才，與苗太監一般打扮。出了朝門之外，徑往御街并各處巷陌游行。及半晌，見座酒樓，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樓。有《鷓鴣天》詞為證：

“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風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杆彩畫檐。

仁宗皇帝與苗太監上樓飲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而坐。王正盛夏，天道炎熱。仁宗手執一把月樣自梨玉柄扇，倚著欄杆看街。將扇柄敲楹，不覺失手，墮扇樓下。急下去尋時，無有。仁宗教苗太監更占一課。苗太監領旨，發課罷，詳道：“此扇也只在今日重見。”二人飲酒畢，算還酒錢下樓出街。行到狀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可吃杯茶去。”二人茶肆坐下，忽見自壁之上，有詞二只，句語清佳，字畫精壯，后

寫：“錦里秀才趙旭作。”仁宗失惊道：“莫非此人便是？”苗太監便喚茶博士問道：“壁上之詞是何人寫的？”茶博士答道：“告官人，這個作詞的，他是一個不得第的秀才，差歸故里，流落在此。”苗太監又問道：“他是何處人氏？今在何處安歇？”茶博士道：“他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見在對過狀元坊店內安歇。專与人作文度日，等候下科開選。”仁宗想起前因，私對苗太監說道：“此人原是上科試官取中的榜首，文才盡好，只因一字差誤，朕怪他不肯認錯，遂黜而不用，不期流落于此。”便教茶博士：“去尋他來，我要求他文章，你若尋得他來，我自賞你。”茶博士走了一回，尋他不著。歎道：“這個秀才，真個沒福，不知何處去了。”茶博士回覆道：“二位官人，尋他不見。”仁宗道：“且再坐一會，再點茶來。”一邊吃茶，又教茶博士去尋這個秀才來。茶博士又去店中并各處酒店尋問，不見。道：“真乃窮秀才！若遇著這二位官人，也得他些資助，好無福分！”茶博士又回覆道：“尋他不見。”二人還了茶錢，正欲起身，只見茶博士指道：“几那趙秀才來了！”苗太監道：“在那里？”茶博士指街上：“穿破藍衫的來者便是。”苗太監教請他來。茶博士出街樓著道：“趙秀才，我茶肆中有二位官人等著你，教我尋你，兩次不見。”趙旭慌忙走入茶坊，相見禮畢，坐于苗太監肩下，一人吃茶。問道：“壁上文詞，可是秀才所作？”趙旭答道：“學生不才，信口胡謔，甚是笑話。”仁宗問：“秀才是成都人，卻緣何在此？”趙旭答道：“因命薄下第，羞歸故里。”正說之司，趙旭于袖中撈摸。苗太監道：“秀才袖中何物？”趙旭不答，即時袖中取出，乃是月樣玉柄自梨扇子，手捧与苗太監看時，上有新詩一首。詩道：屈曲交枝翠色蒼，困龍未際土中藏。他時若得風云會，必作擎天白玉梁。

苗太監道：“此扇從何而得？”趙旭答道：“學生從樊樓下走過，不知樓上何人墜下此扇，偶然插于學生破藍衫袖上，就去王丞相家作松詩，起筆因書于扇上。”苗太監道：“此扇乃是此位趙大官人的，因飲酒墜于樓下。”趙旭道：“既是大官人的，即當奉還。”仁宗皇帝大喜！又問：“秀才，上科為何不第？”趙旭答言：“學生一場文字懼成，不想圣天子御覽，看得一字差寫，因此不第，流落在此。”仁宗日：“此是今上不明。”趙旭答日：“今上至明。”仁宗日：“何字差寫？”趙旭日：“是‘唯’字。學生寫為‘么’旁，天子高明，說是‘口’旁。學生奏說：‘皆可通用’。今上御書八字：‘單、去吉、吳矣、呂台。’卿言通用，与朕拆來。’學生無言抵對，因此黜落，至今淹滯，此乃學生考究不精，自取其咎，非圣天子之過也。”仁宗問道：“秀才家居錦里，是西川了。可認得王制置么？”趙旭答道：“學生認得王制置，王制置不認得學生。”仁宗道：“他是我外甥，我修封書，著人送你同去投他，討了名分，教你發跡如何？”趙旭倒身便拜：“若得二位官人提攜，不敢忘恩。”苗太監道：“秀才，你有緣遇著大官人抬舉，你何不作詩謝之？”趙旭應諾，作詩一首。詩日：白玉隱于頑石里，黃金埋入污泥中。今期遇貴相提掇，如立天梯上九重。

仁宗皇帝見詩，大喜道：“何作此詩？也未見我荐得你不。我也回詩一首。”詩日：一字爭差因關第，京師流落誤佳期。与君一棗投西蜀，胜似山呼拜風樨。

趙旭得大官人詩，感恩不己。又有苗太監道：“秀才，大官人有詩与你，我豈可無一言乎？”乃贈詩一首。詩日：旭臨帝厥應天文，本得名魁一字渾。今日棗投王制置，錦衣光耀趙家門。

苗太監道：“秀才，你回下處去，持來日早辰，我自催促大官人，著人將書并路費，一

同送你起程。”趙旭問道：“大官人第宅何處？學生好來拜謝。”苗太監道：“第宅离此甚遠，秀才不勞訪問。”趙旭就在茶坊中拜謝了，一人一同出門，作別而去。到來日，趙旭早起等待。果然昨日沒須的自衣秀才，引著一個虞候，擔著個衣箱包袱，只不見趙大官人來。趙旭出店來迎接，相見禮畢。苗太監道：“夜來趙大官人依著我，委此人送你起程。付一錠白銀五十兩，与你文書，繼到成都府去。文書都在此人處，著你路上小心徑往。”趙旭再一稱謝，問道：“官人高姓大名？”苗太監道：“在下姓苗，名秀，就在趙大官人門下做個館賓。秀才見了王制置時，自然曉得。”趙旭道：“學生此去尙然得意，決不忘犬馬之報。”遂吟詩一首，寫于素箋，以寓謝別之意。詩曰：舊年曾作登科客，今日還期暗點頭。有意去尋丞相府，無心偶會酒家樓。空中扇墜籃衫插，袖里詩成黃閣留。多謝貴人修尺一，西川制置徑相投。

苗太監領了詩箋，作別自回，趙旭遂將此銀鑿碎，算還了房錢，整理衣服齊備，一日后起程。于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約莫到成都府地面百余里之外，听得人說：“差人遠接新制置，軍民喧鬧。”趙旭聞信大驚，自想：“我特地來尋王制置，又离任去了，我直如此命薄！怎生是好？”遂吟詩一首，詩曰：尺書手捧到川中，千里投人一旦空。辜負高人相及引，家鄉雖近轉忱沖。

虞候道：“不須愁煩，且前進，打听的實如何。”趙旭行一步，懶一步，再行二十五里，到了成都地面。接官亭上，官員人等喧哄，都說：“伺候新制置到任，接了一日，并無消息。”虞候道：“秀才，我与你到接官亭上看一看。”趙旭道：“不可去，我是個無倚的人。”虞候不管他說，一直將著包袱，挑著衣箱，徑到接官亭上歇下。虞候道：“眾官在此等甚？何不接新制置？”眾官失驚，問道：“不見新制置來？”虞候打開包袱，拆開文書，道：“這秀才便是新制置。”趙旭也吃了一驚。虞候又開了衣箱，取出紫袍金帶、象簡烏靴，戴上舒角璞頭，宣讀了聖旨。趙旭謝恩，叩首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眾官相見，行禮已畢。趙旭著人去尋個好寺院去處暫歇，選日上任。自思前事：“我狀元到手，只為一字黜落。誰知命中該發跡，在茶肆遭遇趙大官人，原來正是仁宗皇帝。”此乃是：著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趙旭問虞候道：“前者，自衣人送我起程的，是何官宰？”虞候道：“此是司天台苗太監，旨意分付，著我同來。”趙旭自道：“我有眼不識太山也。擇日上任，駿馬雕鞍，張一檐傘蓋，前面隊伍擺列，后面官吏踢隨，威儀整肅，氣象軒昂。上任已畢，歸家拜見父母。父母驀然驚懼，合家迎接，門前車馬喧天。趙旭下馬入堂，紫袍金帶，象簡烏靴，上堂參拜父母。父母問道：“你科舉不第，流落京師，如何便得此職？又如何除授本處為官？”趙旭具言前事，父母聞知，拱手加額，感日月之光，愿孩儿忠心報皇恩。趙旭作詩一首，詩曰：功名著態本掄魁，一字爭差不得歸。自恨禹門風浪急，誰知平地一聲雷！

父母心中，不勝之喜。合家歡悅，親友齊來慶賀，做了好幾日筵席。舊時逃回之仆，不念舊惡，依還收用。思量仁宗天子恩德，自修表章一道，進謝皇恩，從此西川做官，兼管軍民。父母懼迎在衙門中奉養。所謂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有詩為證：相如持節仍歸蜀，季子懷金又過周。衣錦還鄉從古有，何如茶肆遇宸游？

北厥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自發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這首詩，乃是唐朝孟浩然所作。他是襄陽第一個有名的詩人，流寓東京，宰相張說甚重其才，与之交厚。一日，張說在中書省入直，草應制詩，苦思不就。道堂吏密請孟浩然到來，商量一聯詩句。正爾烹茶細論，忽然唐明皇駕到。孟浩然無處躲避，伏于床后。明皇早已瞧見，問張說道：“适才避朕者，何人也？”張說奏道：“此襄陽詩人孟浩然，臣之故友。偶然來此，因布衣，不敢唐突聖駕。”明皇道：“朕亦素聞此人之名，愿一見之。”孟浩然只得出來，拜伏于地，口稱：“死罪。”明皇道：“聞卿善詩，可將生平得意一首，誦与朕听？”孟浩然就誦了《北厥休上書》這一首。明皇道：“卿非不才之流，朕亦未為明主；然卿自不來見朕，朕未嘗棄卿也。”當下龍顏不悅，起駕去了。次日，張說入朝，見帝謝罪，因力荐浩然之才，可充館職。明皇道：“前朕聞孟浩然有‘流星譖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何其清新！又聞有‘气蒸云夢澤，波撼岳陽樓’之句，何其雄壯！昨在朕前，偏述枯槁之辭，又且中怀怨望，非用世之器也。宣听歸南山，以成其志！”由是終身不用，至今人稱為孟山人。后人有詩歎云：新詩一首獻當朝，飲望榮華轉寂寥。

不是不才明主棄，從來貴賤命中招。

古人中，有因一言拜相的，又有一篇賦上遇主的，那孟浩然只為錯念了八句詩，失了君王之意，豈非命乎？如今我又說一樁故事，也是個有名才子，只為一首詞上誤了功名，終身坎凜，后來顛到成了風流佳話。那人是誰？說起來，是宋神宗時人，姓柳，名永，字耆卿。原是建寧府崇安縣人氏，因隨父親作宦，流落東京。排行第七，人都稱為柳七官人。年二十五歲，丰姿洒落，人才出眾；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至于吟詩作賦，尤其本等。還有一件，最其所長，乃是填詞。怎么叫做填詞？假如李太白有《憶秦娥》、《菩薩蠻》，王維有《郁輪袍》，這都是詞名，又謂之詩余，唐時名妓多歌之。至宋時，大員府樂官，博采詞名，填腔進御。這個詞，比切聲調，分配十二律，其某律某調，句長句短，合用乎、上、去、入四聲字眼，有個一定不移之格。作詞者，按格填入，務要字与音協，一些杜撰不得，所以謂之填詞。那柳七官人于音律里面，第一精通，將大晟府樂詞，加添至二百余調，真個是詞家獨步。他也自恃其才，沒有一個人看得入眼，所以紹紳之門，絕不去走，文字之交，也沒有人。終日只是穿花街，走柳巷，東京多少名妓，無不敬慕他，以得見為榮。若有不認得柳七者，眾人都笑他為下品，不列妹妹之數。所以妓家傳出几句口號。道是：

不愿穿續羅，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黃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見，愿識柳七面。

那柳七官人，真個是朝朝楚館，夜夜秦樓。內中有一個出名上等的行首，往來尤密。一個喚做陳師師，一個喚做趙香香，一個喚做徐冬冬。這一個行首，膽著自己錢財，爭養柳七官人。怎見得？有戲題一詞，名《西江月》為證：

“調笑師師最慣，香香暗地情多，今今与我煞脾和，獨自窩盤一個。‘管’字下達無

分，‘閉’字加點如何？權將‘好’字自停那，‘好’字中司著我。”

這柳七官人，詩詞文采，壓于朝士。因此近侍官員，雖聞他恃才高傲，卻也多少敬慕他的。那時天下太平，凡一才一藝之士，無不錄用。有司荐柳永才名，朝中又有人保奏，除授浙江管下余杭縣宰。這縣宰官兒，雖不滿柳耆卿之意，把做個進身之階，卻也罷了。只是舍不得那一個行首。時值春暮，將欲起程，乃制《西江月》為詞，以寓惜別之意：

風額繡帘高卷，獸檐朱戶頻搖。兩竿紅日上花梢，春睡厭厭難覺。
好夢枉隨飛絮，閒愁濃勝香醪。不成雨暮与云朝，又是韶光過了。

一個行首，聞得柳七官人浙江赴任，都來餞別。眾妓至者如云，耆卿口占《如夢令》云：

郊外綠陰千里，掩映紅裙十隊。惜別語方長，車馬催人速去。偷淚，偷淚，那得分身應你！

柳七官人別了眾名姬，攜著琴、劍、書箱，扮作游學秀士，迤邐上路，一路觀看風景。行至江州，訪問本處名妓。有人說道：“此處只有謝玉英，才色第一。”耆卿問了住處，徑來相訪。玉英迎接了，見耆卿人物文雅，便邀入個小小書房。耆卿舉目看時，果然擺設得精緻。但見：明窗淨几，竹棍茶爐。床司挂一張名琴，壁上懸一幅古畫。香風不散，寶爐中常熱沉檀；清風逼人，花瓶內頻添新水。万卷圖書供玩覽，一枰棋局佐歡娛。耆卿看他桌上擺著一冊書，題云：“柳七新詞”。檢開看時，都是耆卿平日的樂府，蠅頭細字，寫得齊整。耆卿問道：“此詞何處得來？”玉英道：“此乃東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妄乎昔甚愛其詞，每听人傳誦，輒手錄成帙。”耆卿又問：“天下詞人甚多，卿何以獨愛此作？”玉英道：“他描情寫景，字字逼真。如《秋思》一篇末云：‘黯相望，斷鴻聲里，立盡斜陽。’《秋別》一篇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曉風殘月。’此等語，人不能道。妄每誦其詞，不忍釋手，恨不得見其人耳。”耆卿道：“卿要識柳七官人否？只小生就是。”玉英大驚，問其來歷。耆卿將余杭赴任之事，說了一遍。玉英拜倒在地，道：賤妾凡胎，不識神仙，望乞恕罪。”置酒款待，殷勤留宿。耆卿深感其意，一連位了一五日；恐怕誤了憑限，只得告別。玉英十分眷戀，設下山盟海誓，一心要相隨柳七官人，侍奉箕帚。耆卿道：“赴任不便。若果有此心，候任滿回日，同到長安。”玉英道：“既蒙官人不棄賤妾，從今為始，即當杜門絕客以持。切勿遺棄，使妾有白頭之歎。”耆卿索紙，寫下一詞，名《玉女搖仙佩》。詞云：

飛瓊伴侶，偶別珠官，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几多妹麗？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有葩艷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多情，占得人司千嬌百媚。須信畫堂繡圖，皓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且芭憑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藝。愿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為盟誓，今生斷不辜鴛被。

耆卿吟詞罷，別了玉英上路。不一日。來到姑蘇地方，看見山明水秀，到個路旁酒樓上，沾飲一杯。忽听得鼓聲齊響，臨窗而望，乃是一群兒童，掉了小船，在湖上戲水采蓮。口中唱著吳歌云：采蓮阿姐斗梳妝，好似紅蓮搭個自蓮爭。紅蓮自道顏色好，自蓮自道粉花香。粉花香，粉花香，貪花人一見便來搶。紅個也武賈，自個也弗強。當面下手弗得，和你私下商量，好像荷葉遮身無人見，下頭成藕帶絲長。柳七官人听罷，取出筆來，也做一只吳歌，題于壁上。歌云：

十里荷花九里紅，中司一朵自松松。自蓮則好摸藕吃，紅蓮則好結蓮蓬。結蓮蓬，結蓮蓬，蓮蓬生得武玲瓏。肚里一團清趣，外頭包裹重重。有人吃著滋味，一時劈破難容。只圖口甜，那得知我心里苦？開花結子一場空。

這首吳歌，流傳吳下，至今有人唱之。卻說柳七官人過了姑蘇，來到余杭縣上任，端的為官清正，訟簡詞稀。听政之暇，便在大滌、天柱、由拳諸山，登臨游玩，賦詩飲酒。這余杭縣中，也有几家官妓，輪番承直。但是訟牒中犯者妓著名字，便不准行。妓中有個周月仙，頗有姿色，更通文墨。一日，在縣衙唱曲情酒，柳縣宰見他似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月仙低頭不語，兩淚交流。縣宰再一盤問，月仙只得告訴。原來月仙與本地一個黃秀才，情意甚密。月仙一心只要嫁那秀才，親秀才家貧，不能備辦財禮。月仙守那秀才之節，誓不接客。老鴇再一逼迫，只是不從；因是親生之女，無可奈何。黃秀才書館與月仙只隔一條大河，每夜月仙渡船而去，與秀才相聚，至曉又回。同縣有個劉二員外，愛月仙丰姿，欲與歡會。月仙執意不肯，吟詩四句道：不學路旁柳，甘同幽谷蘭；游蜂若相詢，莫作野花看。

劉二員外心生一計，囑咐舟人，教他乘月仙夜渡，移至無人之處，強奸了他，取個執證回話，自有重賞。舟人貪了賞賜，果然乘月仙下船，遠遠撐去。月仙見不是路，喝他住船。那舟人那里肯依？直搖到聲花深處，僻靜所在，將船泊了。走入船艙，把月仙抱住，逼著定要云雨。月仙自料難以脫身，不得已而從之。云收雨散，月仙調悵，吟詩一首：自恨身為妓，遭污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

是夜，月仙仍到黃秀才館中住宿，卻不敢聲告訴，至曉回家。其舟人記了這四句詩，回復劉二員外，員外將一錠銀子，賞了舟人去了。便差人邀請月仙家中情酒，酒到半酣，又去調戲月仙，月仙仍舊報阻。劉二員外取出一把扇子來，扇上有詩四句，教月仙誦之。月仙大驚！原來卻是舟中所吟四句，當下頓口無言。劉二員外道：“此處牙床錦被，強似聲花明月，小娘子勿再推托。”月仙滿面羞漸，安身無地，只得從了劉二員外之命。以后劉二員外日逐在他家占住，不容黃秀才相處。自古道：小娘子愛俏，鴇兒愛鈔。黃秀才雖然儒雅，怎比得劉二員外有錢有鈔？雖然中了鴇兒之意，月仙心下只想著黃秀才，以此悶悶不樂。今番被縣宰盤問不過，只得將情訴與。柳耆卿是風流首領，听得此語，好生憐憫。當日就喚老鴇過來，將錢八十千付作身價，耆卿除了樂籍。一面請黃秀才相見，親領月仙回去，成其夫婦。黃秀才與周月仙拜謝不盡。正是：風月客怜風月客，有情人遇有情人。柳耆卿在余杭一年，任滿還京。想起謝玉英之約，便道再到江州。原來謝玉英初別耆卿，果然杜門絕客。過了一年之后，不見耆卿通問，未免風愁月限，更兼日用之需，無從進益。日逐車馬填門，回他不脫。想著五夜夫妻，未知所言真假；又有聞漢從中攬掇，不免又隨風倒舵，依前接客。有個新安大貴孫員外，頗有文雅，與他相處年余，費過千金。耆卿到玉英家詢問，正值孫員

外邀玉英同往湖口看船去了。耆卿到不遇。知玉英負約，映映不樂，乃取箋一幅，制詞名《擊梧桐》。詞云：

香壓源源，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与。自識伊來便好看承，會得妖嬈心素。臨岐再約同歡，定是都把平生相許。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思慮。近日重來，空房而已，苦殺四四言語。便認得听人數當，擬把前言輕負。見說蘭台宋玉，多才多藝善詞賦。試与問，朝朝暮暮，行云何處去？

后寫：

“東京柳永，訪玉卿不遇，浸題。”耆卿寫畢，念了一遍，將詞箋粘于壁上，拂袖而出。回到東京，屢有人舉荐，升為屯田員外郎之職。東京這班名姬，依舊來往。耆卿所支俸錢，及一應求詩詞饋送下來的東西，都在妓家銷化。

一日，正在徐冬冬積翠樓戲耍。宰相呂夷簡差堂吏傳命，直尋將來。說道：“呂相公六十誕辰，家妓無新歌上壽，特求員外一闕，幸即揮毫，以便演習。蜀錦二端，吳續四端，聊充潤筆之敬，伏乞俯納。”耆卿允了，留堂吏在樓下酒飯。問徐冬冬有好紙否，徐冬冬在筐中，取出兩幅芙蓉箋紙，放于案上。耆卿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開一幅箋紙，不打草儿，寫下《千秋歲》一闕云：

泰階乎了，又見一合耀。烽火靜，杉檜掃。朝堂耆碩輔，樽俎英雄表。福無艾，山河帶礪人難老。
渭水當年釣，晚應飛熊兆；同一呂，今偏早。烏紗頭未自，笑把金樽倒。人爭羨，二十四遍中書考。

耆卿一筆寫完，還剩下芙蓉箋一紙，余興未盡，后寫《西江月》一調云：

腹內胎生異錦，筆端舌噴長江。縱教匹絹字難償，不屑与人稱量，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風流才子占詞場，真是白衣卿相

耆卿寫畢，放在桌上。恰好陳師師家差個侍儿來請，說道：“有下路新到一個美人，不言姓名，自述特慕員外，不遠千里而來，今在寒家奉候，乞即降臨。”耆卿忙把詩詞裝入封套，打發堂吏動身去了，自己隨後往陳師師家來。一見了那美人，吃了一驚。那美人是誰？正是：著意尋不見，有時還自來。那美人正是江州謝玉英。他從湖口看船回來，見了壁上這只《擊梧桐》詞，再一諷詠，想著：“耆卿果是有情之人，不負前約。”自覺慚愧。瞞了孫員外，收拾家私，雇了船隻，一徑到東京來問柳七官人。聞知他在陳師師家往來極厚，特拜望師師，求其引見吾卿。當時分明是斷花再接，缺月重圓，不勝之喜。陳師師問其詳細，便留謝玉英同住。玉英怕不穩便，商量割東邊院子另住。自到東京，從不見客，只与吾卿相處，如夫婦一般。耆卿若往別妓家去，也不阻擋，甚有賢達之稱。話分兩頭。再說耆卿匆忙中，將所作壽詞封付堂吏，誰知忙中

多有錯，一時失于點檢，兩幅箋都封了去。呂丞相拆開封套，先讀了《千秋歲》調，到也歡喜。又見《西江月》調，少不得也念一遍。念到“縱教匹絹字難償，不屑與人稱量”，笑道：“當初裴晉公修福光寺，求文于皇甫，緹每字索絹一匹。此子嫌吾酬儀太薄耳！”又念到“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大怒道：“小子輕薄，我何求汝耶？”從此銜恨在心。柳耆卿卻是疏散的人，寫過詞，丟在一邊了，那里還放在心上。又過了數日，正值翰林員缺，吏部開荐柳永名字；仁宗會見他，增定大晟樂府，亦慕其才，問宰相呂夷簡道：“朕欲用柳永為翰林，卿可識此人否？”呂夷簡奏道：“此人雖有詞華，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為念。見任屯田員外，日夜留連妓館，大失官緘。若重用之，恐士習由此而變。”遂把耆卿所作《西江月》詞誦了一遍。仁宗皇帝點頭。早有知諫院官，打听得呂丞相銜恨柳永，欲得逢迎其意，連章參劾。仁宗御筆批著四句道：柳永不求富貴，誰將富貴求之？任作白衣卿相，風前月下填詞。

柳耆卿見罷了官職，大笑道：“當今做官的，都是不識字之輩，怎容得我才子出頭？”因改名柳一變，人都不會其意，柳七官人自解說道：“我少年讀書，無所不窺，本求一舉成名，與朝家出力；因屢次不第，牢騷失意，變為詞人。以文采自見，使名留后世足矣；何期被荐，頂冠束帶，變為官人。然淳沉下僚，終非所好；今奉自放落，且逍遙自在，變為仙人。”從此益放曠不檢，以妓為家。將一個手板上寫道：“奉聖旨填詞柳一變。”飲到某妓家，先將此手板送去，這一家便整備酒肴，伺候過宿。次日，再要到某家，亦復如此。凡所作小詞，落款書名處，亦寫“奉聖旨填詞”五字，人無有不笑之者。如此數年。一日，在趙香家偶然晝寢，夢見一黃衣吏從天而下，道說：“奉玉帝敕旨，《霓裳羽衣曲》已舊，欲易新聲，特借重仙筆，即刻便往。”柳七官人醒來，便討香湯沐浴。對趙香道：“適蒙上帝見召，我將去矣。各家妹妹可畜一信，不能候之相見也。”言畢，矚目而坐。香視之，已死矣。慌忙報知謝玉英，玉英一步一跌的哭將來。陳師師、徐冬冬兩個行首，一時都到，又有几家曾往來的，聞知此信，也都來趙家。原來柳七官人，雖做兩任官職，毫無家計。謝玉英雖說隨他終身，到帶著一家一火前來，並不費他分毫之事。今日送終時節，謝玉英便是他親妻一般；這幾個行首，便是他親人一般。當時陳師師為首，斂取眾妓家財帛，制買衣衾棺槨，就在趙家殯殮。謝玉英衰經做個主喪，其他一個的行首，都聚在一處，帶孝守墓。一面在樂游原上，買一塊隙地起墳，擇日安葬。墳上豎個小碑，照依他手板上寫的增添兩字，刻云：“奉聖旨填詞柳一變之墓。”出殯之日，官僚中也有相識的，前來送葬。只見一片縞素，滿城妓家，無一人不到，哀聲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覺慚愧，掩面而返。不逾兩月，謝玉英過哀，得病亦死，附葬于柳墓之旁。亦見玉英貞節，妓家難得，不在話下。自葬后，每年清明左右，春風驗蕩，諸名姬不約而同，各備祭禮，往柳七官人墳上，挂紙錢拜掃，喚做“吊柳七”，又喚做“上風流家”。未曾“吊柳七”、“上風流家”者，不敢到樂游原上踏青。後來成了個風俗，直到高宗南渡之后，此風方止。后人有詩題柳墓云：樂游原上妓如云，盡上風流柳七墳。可笑紛紛紹紳輩，怜才不及眾紅裙。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但聞白日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有朝一日天破了，人家都叫阿瘡瘡。

這四句詩乃國朝唐解元所作，是譏消神仙之說，不足為信。此乃戲謔之語。從來混沌剖判，便立下了一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釋迦祖師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聖賢，佛教中出佛菩薩，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武平常，佛教武清苦，只有道教，學成長生不死，變化無端，最為洒落。看官！我今日說一節故事，乃是張道陵七試趙升。那張道陵，便是龍虎山中歷代住持道教的正一天師第一代始祖，趙升乃其徒弟。有詩為證：剖開頑石方知玉，淘盡泥沙始見金。不是世人仙氣少，仙人不似世人心。

話說張天師的始祖，諱道陵，字輔漢，沛國人氏，乃是張子房第八世孫。漢光武皇帝建武十年降生。其母夢見北斗第七星從天墜下，化為一人，身長丈余，手中托一九仙藥，如雞卵大，香氣襲人。其母取而吞之，醒來便覺滿腹火熱，異香滿室，經月不散，從此懷孕。到十月滿足，忽然夜半屋中光明如晝，遂生道陵。七歲時，便能解說《道德經》，及河圖讖緯之書，無不通曉。年十六，博通五經。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朱項綠睛，隆准方頤，伏犀貫頂；垂手過膝，龍蹲虎步，望之使人可畏。舉賢良方正，入太學。一旦，喟然歎曰：“流光如電，百年瞬息耳；縱位極人臣，何益于年命之數乎？”遂專心修煉，欲求長生不死之術。同學有一人，姓王，名長，聞道陵之言，深以為然，即拜道陵為師。愿相隨名山訪道。行至豫章郡，遇一繡衣童子。問曰：“日暮道遠，二公將何之？”道陵大驚，知其非常人，乃自述訪道之急。童子曰：“世人論道，皆如捕風捉影，必得‘黃帝九鼎丹法’，修煉成就，方可升天。”于是師徒二人，拜求指示。童子口授二語，道是：左龍并右虎，其中有天府。說罷，忽然不見。道陵記此二語，但未解其意。一日，行至龍虎山中，不覺心動，謂王長曰：“左龍右虎，莫非此地乎？‘府’者，藏也，或有秘書藏于此地。”乃登其絕頂，見一石洞，名曰壁魯洞。洞中或明或暗，委曲異常。走到盡處，有生成石門兩扇。道陵想道：“此必神仙之府。”乃與弟子王長端坐石門之外。凡七日，忽然石門洞開，其中石桌、石凳懼備；桌上無物，只有文書一卷。取而觀之，題曰《黃帝九鼎太清丹經》。道陵舉手加額，叫聲：“慚愧”。師徒二人，歡喜無限！取出丹經，晝夜觀覽，具知其法。但修煉合用藥物、爐火之費甚廣，無從措辦。道陵先年曾學得有治病符水，聞得蜀中風俗醇厚，乃同王長入蜀，結廬于鶴鳴山中；自稱真人，專用符水救人疾病。投之輒驗，來者漸廣，又多有人拜于門下，求為弟子，學他符水之法。真人見人心信服，乃立為條例：所居門前有水池，凡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為不善之事，不許隱瞞；真人自書仟文，投池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再犯，若復犯，身當即死。設誓畢，方以符水飲之。病愈后，出米五斗為謝。弟子輩分路行法，所得米絹數目，悉開報于神明，一毫不敢私用。由是百姓有小疾病，便以為神明譴責，自來首過。病愈后，皆羞慚改行，不敢為非。如此數年，多得錢財。乃廣市藥物，與王長居密室中，共煉“龍虎大丹”。一年丹成，服之。真人年六十餘，自服丹藥，容顏轉少，如三十歲后生模樣。從此能分形散影，常乘小舟，在東西二溪往來游戲；堂上又有一真人，誦經不輟。若賓客來訪，迎送應對；或酒杯、棋局，各各有一真人，不分真假，方知是仙家妙用。一日，有道士來言：“西城有自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必殺人祭之。”真人心中不忍。將到祭把之期，真人親往西城，果見鄉中百姓綁縛一人，用鼓樂導引，送于自虎神廟。真人問其緣故，所言與道士相合。“若一年缺祭，必然大興風雨，毀苗殺稼，殃及六畜，所以一方懼怕。每年用重價購求一人，赤身綁縛，送至廟中。夜半，憑神吮血享用。以此為常，官府亦不能禁。”真人曰：“汝放此人去，將我代之，何如？”眾

鄉民道：“此人因家貧無倚，情愿舍身充祭；得我們五十干錢，葬父嫁妹，花費已盡。今日之死，乃其分內，你何苦自傷性命？”真人曰：“我不信有神道吃人之事，若果有此事，我自愿承當，死而無怨。”眾人商量道：“他自不信，不干我事，左右是一條性命。”便依了真人言語，把綁縛人解放了。那人得了命，拜謝而去。眾人侵要來綁縛真人，真人曰：“我自情愿，決不逃走，何用綁縛？”眾人依允。真人入得廟來，只見廟中香煙繚繞，燈燭煒煌，供養土偶神像，猙獰可畏；案桌上擺列著許多祭品。眾人叩頭，宣疏已畢，將真人閉于殿門之內，隨將封鎖。真人矚目靜坐以持。約莫更深，忽听得一陣狂風，自虎神早到。一見真人，便來攫取。只見真人口、耳、眼、鼻中，都放出紅光，罩定了自虎神。此乃是仙丹之力。自虎神大驚，忙問：“汝何人也？”真人曰：“吾奉上帝之命，管攝四海五岳諸神，命我分形查勘。汝何方孽畜，敢在此虐害生靈？罪業深重，天誅難免！”自虎神方欲抗辯，只見前后左右都是一般真人，紅光遍體，唬得自虎神眼縫也開不得，叩頭求哀。原來自虎神是金神，自從五丁開道，鑿破蜀山，金氣發泄，變為自虎；每每出現，生災作耗。土人立廟，許以歲時祭享，方得安息。真人煉過金丹，養就真火，金怕火克，自然制伏。當下真人與他立誓：不許生事害民！自虎神受戒而去。次日侵晨，眾鄉民到廟，看見真人端然不動，駭問其由。真人備言如此如此，今后更不妄害民命，有損無益。眾鄉民拜求名姓，真人曰：“我乃鶴鳴山張道陵也。”說罷，飄然而去。眾鄉民在自虎廟前，另創前殿三間，供養張真人像，從此革了人祭之事。有詩為證：積功累行始成仙，豈止區區服食緣。自虎神藏人祭革，活人陰德在年年。

那時廣漢青石山中，有大蛇為害。晝吐毒霧，行人中毒便死。真人又去剿除了那毒蛇。山中之人，方敢晝行。順帝漢安元年，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精舍獨坐，忽聞隱隱天樂之聲，從東而來，鑾佩珊珊漸近。真人出中庭瞻望，忽見東方一片紫云，云中有素車一乘，再再而下。車中端坐一神人，容若冰玉，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站立一人，就是前番在豫章郡所遇的繡衣童子。童子謂真人曰：“汝休驚怖，此乃太上老君也。”真人慌忙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眾鬼魔王，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為我治之，以福生靈，則子之功德無量，而名錄丹台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錄》，三清眾經九百三十卷；符錄丹灶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劍二口；都功印一枚。又囑道：“與子刻期，干日之后，全于閻苑。”真人叩頭領訖，老君升云而去。真人從此日誦秘文，按法遵修。聞知益州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天無數。真人奉老君諸命，佩《盟威秘錄》，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鐘叩磬；布下龍虎神兵，欲擒鬼帥。鬼帥乃驅率眾鬼，接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將左手豎起一指，那指頭變成一大朵蓮花，千葉扶疏，兵矢皆不能入。眾鬼又持火千余炬來，欲行燒害。真人把袖一拂，其火即返燒眾鬼。眾鬼乃遙謂真人曰：“吾師自住鶴鳴山中，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眾生，罪通于天。吾奉太上老君之命，是以來伐汝。汝若知罪，速避西方不毛之地，勿復行病人間，可保無事。如仍前作業，即行誅戮，不留余种。”鬼帥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安營下寨，來攻真人。真人欲服其心，乃謂曰：“試與爾各盡法力，觀其勝負。”六魔應諾。真人乃命王長積薪放火，火勢正猛，真人投身入火，火中忽生青蓮花，托真人兩足而出。六魔笑曰：“有何難哉！”把手分開火頭，擁身便跳。兩個魔王，先跳下火的，須眉皆燒壞了，負痛奔回。那四個魔王，更不敢動彈。真人又投身入水，即乘黃龍而出，衣服毫不濡濕。六

魔又笑道：“火其實利害！這水打甚緊？”扑通的一聲，六魔齊跳入水，在水中連番幾個筋斗，忙忙爬起，已自吃了一肚子淡水。真人復以身投石，石忽開裂，真人從后而出。六魔又笑道：“論我等氣力，便是山也穿得過，況于石乎？”硬挺著肩腫，搥進石去。真人誦咒一遍，六個魔王半身陷于石中，展動不得，哀號欲絕。其時八部鬼帥大怒，化為八只吊睛老虎，張牙舞爪，來攫真人。真人搖身一變，變成獅子逐之。鬼帥再變八條大龍，欲擒獅子。真人又變成大鵬金翅鳥，張開巨喙，欲啄龍睛。鬼帥再變五色雲霧，昏天暗地。真人變化一輪紅日，升于九霄，光輝照耀，雲霧即時流散。鬼帥變化已窮。真人乃拈取片石，望空撇去，須臾化為巨石，如一座小山相似。空中一線系住，如藕絲之細，懸罩于鬼營之上；石上又有二鼠，爭噬那一線，岌岌欲墮。魔王和鬼帥在高處看見，恐怕滅絕了營中鬼子鬼孫，乃同聲哀告：“饒命！愿往西方袞羅國居住，再不敢侵擾中土。”真人遂判令六魔王歸于北酆，八部鬼帥竄于西域。其時魔王身離石中，和鬼帥合成一黨，几自躊躇不去。真人知眾鬼不可善道，乃口敕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之間，只見風伯招風，雨師降雨，雷公興雷，電母閃電，天將神兵，各持刃兵，一時齊集，殺得群鬼形消影絕，真人方才收了法力。謂王長日：“蜀人今始得安寢矣。”有《西江月》為證：

鬼帥空施伎倆，魔王枉逞英雄。誰知大道有神通，一片精神運動。水大不加寒熱，騰身陷石如空。一場風雨眾妖空，才識仙家妙用。

真人復謂王長日：“吾上升之期已近，壁魯洞乃吾得道之地，不可忘本。”于是再至豫章，結廬于龍虎山中，師徒二人，潛修九還七返之功。忽一日，復聆鑾佩天樂之音，與鶴鳴山所聞無二。真人急忙整身，叩伏階前。見于乘萬騎，簇擁著老君，在雲端徘徊不下。真人再拜，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位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之化。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陰景翳晝，殺氣穢空，殊非天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過，所以吾日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道。同時飛舉者，數合一人。候數到之日，吾持子于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復去。真人乃精心忏悔，再與王長回鶴鳴山去。山中諸弟子曉得真人法力廣大，只有王長一人，私得其傳。紛紛議論，盡疑真人偏向，有吝法之心。真人曰：“爾輩俗氣未除，安能遺世？止可得吾導引房中之術，或服食草木以延壽命耳。明年正月七日午時，有一人從東方來，方面短身，貂襲錦襖，此乃真正道中之人，不弱于王長也。”諸弟子聞言，半疑不信。到來年正月初七日，半正午，真人乃謂王長曰：“汝師弟至矣，可使人如此如此。”王長領了法旨，步出山門，望東而看，果見一人來至。衣服狀貌，一如真人所言，諸弟子暗暗稱奇。王長私謂諸弟子曰：“吾師將傳法于此人，若來時，切莫與通信；更加辱罵，不容入門；彼必去矣。”諸弟子相顧，以為得計。那人到門，自稱姓趙，名升，吳郡人氏，慕真人道法高妙，特來拜謁。諸弟子回言，“吾師出游去了，不敢擅留。”趙升拱立伺候，眾人四散走開了。到晚，徑自閉門不納。趙升乃露宿于門外。次日，諸弟子開門看時，趙升恢前拱立，求見師長。諸弟子曰：“吾師甚是私刻，我等伏侍數十年，尚無絲毫秘訣傳授，想你來之何益？”趙升曰：“傳與不傳，惟憑師長。但某遠路而來，只愿一見，以慰乎生仰慕耳。”諸弟子又曰：“要見亦由你，只吾師實不在此。知他何日還山？足下休得痴等，有誤前程。”趙升曰：“某之此來，出于積誠。若真人十日不歸，愿等十日；百日不來，愿等百日。”眾人見趙升這位數日，并不轉身，愈加厭惡。漸漸出言侮慢，以后競把作乞兒看待，惡言辱罵。趙升愈加和

悅，全然不校。每日，只于午前往村中買一餐，吃罷，便來門前伺候。晚間，眾人不
容進門，只就階前露宿，如此四十余日。諸弟子私相議論道：“雖然辭他不去，且喜得
瞞過師父，許久尚不知覺。”只見真人在法堂鳴鐘集眾，曰：“趙家弟子到此四十余日，
受辱已足了，今日可召人相見。”眾弟子大驚，才曉得師父有前知之靈也。王長受師
命，去喚趙升進見。趙升一見真人，涕泣交下，叩頭求為弟子。真人已知他真心求
道，再欲試之，過了數日，差往田舍中，看守黍苗。趙升奉命來到田邊，只有小小茅屋
一間，四圍無倚，野獸往來極多。趙升朝暮伺候趕逐，全不懈怠。忽一夜，日明如
晝。趙升獨坐茅屋中，只見一女子，美貌非常。走進屋來，源源道個萬福。說道：“妾
乃西村農家之女，隨伴出來玩月。因往田中小解，失了伴侶，追尋不著，迷路至此。
兩足走得疼痛，寸步難移，乞善士可怜，容妾一宿，感恩非淺。”趙升正持推阻，那女
子徑往他床鋪上，倒身睡下。口內嬌啼宛轉，只稱腳痛。趙升認是真情，沒奈何，只
得容他睡了。自己另鋪些亂草，和衣倒地，睡了一夜。次日，那女子又推腳痛，故意
不肯行走，撒嬌撒痴的要茶要飯。趙升只得管顧他。那女子到說些風話，引誘趙升。
到晚來，先自脫衣上鋪，央趙升與他扯披加衣。趙升心如鐵石，見女子著邪，連茅屋
也不進了，只在田塍邊露坐到曉。至第四日，那女子已不見了，只見牆上，題詩四
句，道是：美色人皆好，如君鐵石心。少年不作樂，辜負好光陰。

字畫柔媚，墨跡如新。趙升看罷，大笑道：“少年作樂，能有幾時？”便脫下鞋底，將
字跡撻沒了。正是：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光陰荏苒，不覺春去秋來。
趙升奉真人之命，擔了樵斧，去山后砍柴。偶然砍倒一株枯松，去得力大，忽喇一
聲，松根進起。趙升將雙手拔起松根，看時，下面顯出黃燦燦的一窖金子。忽听得空
中有人云：“天賜趙升。”趙升想道：“我出家之人，要這黃金何用？況且無功，豈可貪
天之賜？”便將山土掩覆。收拾了柴擔，覺得身子困倦，靠石而坐，少憩片時。忽然狂
風大作，山凹里跳出三只黃斑老虎。趙升安坐不動，那一只虎攬著趙升，咬他的衣
服，只不傷身。趙升全然不懼，顏色不變，謂虎曰：“我趙升生平不作昧心之事，今棄
家人道，不遠千里，來尋明師，求長生不死之路。若前世欠你宿債，今生合供你啖
嚼，不敢畏避；如其不然，便可速去，休在此惱人。”一虎聞言，皆弭耳低頭而去。
趙升曰：“此必山神道來試我者。死生育命，吾何懼哉！”當日荷柴而歸，也不對同輩
說知見金、逢虎之事。又一日，真人分付趙升往市上買絹十匹。趙升還值已畢，取絹
而歸。行至中途，忽聞背后有人叫喊云：“劫絹賊慢走！”趙升回頭看時，乃是賣絹主
人，飛奔而來，一把扯住趙升，說道：“絹價一些未還，如何將我絹去？好好還我，萬
事全体！”趙升也不爭辨，但念：“此絹乃吾師飲用之物，若還了他，如何回覆師
父？”便脫下貉襲與絹主，准其絹價。絹主尚嫌其少，又脫錦襖與之，絹主方去。趙升
持絹獻上真人。真人問道：“你身上衣服，何處去了？”趙升道：“偶然病熱，不曾穿
得。”真人歎曰：“不吝己財，不談人過，真難及也。”乃將布袍一件，賜與趙升，趙升
欣然穿之。又一日，趙升和同輩在田間收谷，忽見路旁一人，仰頭乞食，衣裳破敝、
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兩腳皆爛，不能行走。同輩人人掩鼻，叱喝他去。
趙升心中獨懷不忍，乃扶他坐于茅屋之內，問其疾苦。將自己飯食，省與他吃。又燒
下一桶熱湯，督他洗滌臭穢。那人又說身上寒冷，預求一衣。趙升解開布袍，卸下里
衣一件，與之遮寒。夜間念他無倚，親自作伴。到半夜，那人又叫呼要解。趙聲聞
呼，慌忙起身，扶他解手，又扶進來。日間省返食養他。常自半饑的過了，夜間用
心照管。如此十余日，全無倦怠。那人瘡患將息漸好，忽然不辭而去。趙升也無怨

心。後人有詩贊曰：逢人患難要施仁，望報之時亦小人。不吝施仁不望報，分明天地布陽春。

時值初夏，真人一日會集諸弟子，同登天柱峰絕頂。那天柱峰，在鶴鳴山之左。三面懸絕，其狀如城。真人引弟子于峰頭下視，有一株桃樹。傍生石壁，如人舒出一臂相似，下鄰不測深淵。那桃樹上結下許多桃子，紅得可愛。真人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至道之要。”那時諸弟子除了王長、趙升外，共二百一十四人。皆臨崖窺瞰，莫不股戰流汗，連腳頭也站不定。略看一看，慌忙退步，惟恐墜下。只是一人，挺然而出，乃趙升也。對眾人曰：“吾師命我取桃，必此桃有可得之理；且聖師在此，鬼神呵護，必不使我死于深谷之中。”乃看准了桃樹之處，擁身望下便跳。有這等異事，那一跳不歪不斜，不上不下，兩腳分開，剛剛的垮于桃樹之上，將桃實忽意采摘。遙望石壁上面，懸絕二三丈，四旁又無攀緣，無從爬上，乃以所摘桃子，向上拋去。真人用手一一接之。拋了又摘，摘了又拋；下邊拋上邊接，把一樹桃子，摘個干淨。真人接完桃子，自吃了一顆，王長吃了一顆，把一顆留與趙升，恰好余下二百一十四顆，分派諸弟子，每人一顆，不多不少。真人問：“諸弟子中那個有本事，引得趙升上來？”諸弟子面面相覷，誰敢答應？真人自臨崖上，舒出一臂，接引趙升。那臂忽長二三丈，直到趙升身邊。趙升隨臂而上，眾弟子莫不大驚。真人將所留桃實一顆，與趙升食畢。真人笑而言曰：“趙升心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若心正時，當得大桃。”眾弟子皆諫曰：“吾師雖然廣有道法，豈可自試于不測之崖乎？方才趙升幸賴吾師接引。若吾師墜下，更有何人接引吾師者？万万不可也。”有數人牽住衣裾，苦勸。惟王長、趙升，默然無言。真人不從眾人之勸遂向空自拋。眾人急覷桃樹上不見真人蹤跡；看著下面茫茫無底又無道路可通。眼見得真人墜于深谷，部知死活存亡。諸弟子人人驚歎個個悲啼。趙升對王長說道：“師猶父也吾師自投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不若同投下去，看其下落。”于是升、長二人，各奮身投下，剛落在真人之前。只見真人端坐于磐石之上，見升、長墜下，大笑曰：“吾料定汝二人必來也。”這幾樁故事，小說家喚做“七試趙升”。那見得七試？第一試，辱罵不去。第二試，美色不動心。第三試，見金不取。第四試，見虎不懼。第五試，償絹不吝、被誣不辨。第六試，存心濟物。第七試，舍命從師。原來這七試，都是真人的主意。那黃金、美女、大虫、乞丐，都是他役使精靈變化來的。賣絹主人，也是假的。這叫做將假試真。凡人道之人，先要斷除七情。那七情？喜、怒、憂、懼、愛、惡、欲。真人先前對諸弟子說過的：“汝等俗氣未除，安能遺世？”正謂此也。且說如今世俗之人，驕心傲氣，見在的師長，說話略重了些，几自氣憤憤地。況肯為求師上，受人辱罵，著甚要緊加添四十余日露宿之苦？只這一件，誰人肯做？至于“色”之一字，人都在這里頭生，在這里頭死，那個不著迷的？列位看官們，假如你在閑居獨宿之際，偶遇個婦人，不消一分半分顏色。管請你失魂落意，求之不得；況且十分美貌，顛倒（手亞）身卻不動心？古人中，除卻柳下惠，只怕沒有第二個人了。又如今人為著几貫錢鈔上，兄弟分顏，朋友破口。在路上拾得一文錢，卻也叫聲：“吉利！”眉花眼笑。眼見這一窖黃金，無主之物那個不起貪心？這件又不是難得的？今人見一只惡犬走來，心頭也唬一跳；況一個大虫，全不怖畏，便是呂純陽祖師，舍得喂虎，也只好是這般了。再說買絹這一節，你看如今做買做賣的，討得一分便宜，几自歡喜。乎日間，冤枉他一言半字，便要膽神罰咒，那個肯重疊還价？隨他天大冤枉加來，付之不理；脫去衣裳絕無吝色；不是眼孔十二分大，怎容得人如此？又如父母生了惡疾，子孫在床前服

事，若不是足色孝順的，口中雖不說，心下未免憎嫌。何況路旁乞食之人，那解衣推食，又算做小事了？結未來，兩遍投崖，是信得師父十分真切，雖死不悔。這七件都試過，才見得趙升七情上，一毫不曾粘帶，俗氣盡除，方可人道。正是：道意堅時塵趣少，俗情斷處法緣生。閒話休題。真人見升、長二人，道心堅固，乃將生平所得秘訣，細細指授。如此三日三夜，二人盡得其妙。真人乃飛身上崖，二人從之，重歸舊舍。諸弟子相見，驚悼不已。真人一日閉目晝坐，既覺，謂王長、趙升曰：“巴東有妖，當同往除之。”師弟一人，行至巴東，忽見十二神女笑迎于山前。真人問曰：“此地有咸泉，今在何處？”神女答曰：“前面大揪便是。近為毒龍所占，水已濁矣。”真人遂書符一道，向空擲去。那道符從空盤旋，忽化為大鵬金翅鳥，在揪上往來飛舞。毒龍大驚，舍揪而去，揪水遂清。十二神女各于懷中探出一玉環來獻，曰：“妄等仰慕仙真，愿操箕帚。”真人受其環，將手緝之，十二環合而為一。真人將環投于井中，謂神女曰：“能得此環者，應吾風命，吾即納之。”十二神女要取神環，急先解衣入井。真人遂書符，投于井中，約曰：“千秋萬世，永作井神。”即時喚集居民，汲水煎煮，皆成食鹽。囑付：“今后煮鹽者，必祭十二神女。”那十二神女都是妖精，在一方迷惑男子，降災降禍。被真人將神符鎮壓，又安享祭把，再不出現了。從此巴東居民，無神女之害，而有咸井之利。真人除妖已畢，復歸鶴鳴山中。一日午時，忽見一人，黑幘，絹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游閬苑。”須臾，有黑龍駕一紫輿，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直至金闕。群仙畢集，謂真人曰：“今日可朝太上元始天尊也。”俄有二青童，朱衣繹節，前行引導。至一殿，金階玉砌，真人整衣趨進，拜舞已畢。殿上敕青童持玉冊，授真人“正一天師”之號，使以“正一盟威”之法，世世宣布，為人間天師，勸度未悟之人。又密諭以飛升之期。真人受命回山，將“盟威”、“都功”等諸品秘錄，及斬邪二劍、玉冊、玉印等物，封置一函。謂諸弟子曰：“吾冲舉有日，弟子中有能舉此函者，便為嗣法。”弟子爭先來舉，如萬斤之重，休想移動得分毫。真人乃曰：“吾去后三日，自有嫡嗣至此，世為汝師也。”至期，真人獨召王長、趙升二人謂曰：“汝二人道力已深，數合冲舉；尚有余丹，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天樂擁導，真人與王長、趙升在鶴鳴山中，白日升天。諸弟子仰視云中，良久而沒。時桓帝永壽元年九月九日事，計真人已一百二十三歲矣。真人升天后三日，長子張衡從龍虎山適至。諸弟子方悟“嫡嗣”之語，指示封函，備述真人遺命。張衡輕輕舉起，揭封開看，遂向空拜受玉冊、玉印。于是將諸品秘錄，盡心參討，斬妖縛邪，其應如響。至今子孫嗣法，世世為天師。后人論“七試趙升”之事，有詩為證：世人開口說神仙，眼見何人上九天？不是仙家盡虛妄，從來難得道心堅。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人人盡說清閒好，誰肯逢閒閒此身？不是逢閒閒不得，清閒豈是等閒人？

則今且說個“閒”字，是“門”字中著個“月”字。你看那一輪明月，只見他忙忙的穿窗入戶，那天上清光不動，卻是冷淡無心。人學得他，便是鬧中取靜，才算得真閒。有的說：“人生在世，忙一半，閒一半。”假如日里做事是忙，夜司睡去便是閒了。卻不知日里忙忙做事的，精神散亂。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連睡去的魂魄，都是忙的，那得清閒自在？古時有個仙長，姓庄，名周，睡去夢中化為蝴蝶，栩栩而飛，其意甚樂。

醒將轉來，還只認做蝴蝶化身。只為他胸中無事，逍遙洒落，故有此夢。世上多少渴睡漢，怎不見第二個人夢為蝴蝶？可見夢睡中也分個閒忙在。且莫論閒忙，一入了名利關，連睡也討不得足意。所以古詩云：朝臣持漏五更寒，鐵甲將軍夜度關。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

《心相篇》有云：“上床便睡，定是高人；支枕無眠，必非閒客。”如今人名利關心，上了床，于思万想，那得便睡？比及睡去，忽然又惊醒將來。盡有一般昏昏沉沉，以晝為夜，睡個沒了歇的，多因酒色過度，四肢困倦；或因愁緒牽纏，心神濁亂所致。總來不得睡趣，不是睡的樂境。則今且說第一個睡中得趣的，無過陳搏先生。怎見得？有詩為證：昏昏黑黑睡中天，無暑無寒也沒年。彭祖壽經八百歲，不比陳搏一覺眠。俗說陳搏一覺，睡了八百年。按陳搏壽止一百十八歲，雖說是尸解為仙去了，也沒有一睡八百年之理。此是評話？只是說他睡時多，醒時少。他曾兩隱名山，四辭朝命，終身不近女色，不親人事，所以步步清閒。則他這睡，也是仙家伏氣之法，非他人所能學也。說話的，你道他隱在那兩處的名山？辭那四朝的君命？有詩為證：紛紛五代戰塵驚，轉眼唐周又宋朝。多少彩禽技籠罩，云中仙鶴不能招。話說陳搏先生，表字圖南，別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氏。生長五六歲，還不會說話，人都叫他“啞孩儿”。一日，在水邊遊戲，遇一婦人，身穿青色之農，自稱毛女。將陳搏抱去山中，飲以瓊漿，陳搏便會說話，自覺心竅開爽。毛女將書一冊，投他懷內，又贈以詩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

陳搏回到家中，忽然念這四句詩出來，父母大驚！問道：“這四句詩，誰教你的？”陳搏說其緣故，就懷中取出書來看時，乃是一本《周易》。陳搏便能成誦，就曉得八卦的大意。自此無書不覽，只這本《周易》，坐臥不離。又愛讀《黃庭》、《老子》諸書，洒然有出世之志。十八歲上，父母雙亡。便把家財拋散，分贈親族鄉黨。自只攜一石擋，往本縣隱山居住。夢見毛女授以煉形歸氣、煉氣歸神、煉神歸虛之法，遂毒而行之，足跡不入城市。梁唐士大夫慕陳先生之名，如活神仙，求一見而不可得。有造謁者，先生輒側臥，不與交接。人見他鼾睡不起，歎息而去。后唐明宗皇帝長興年司，聞其高尚之名，御筆親書丹謠，道宮招之。使者絡繹不絕，先生違不得聖旨，只得隨使者取路到洛陽帝都，遇見天子，長揖不拜，滿朝文武失色，明宗全不嗔怪。御手相攬，錦墩賜坐，說道：“勞苦先生遠來，朕今得睹清光，三生之幸。”陳搏答道：“山野鄙夫，自比朽木，無用于世。過蒙陛下來錄，有負聖意，乞從賜放歸，以全野性。”明宗道：“既荷先生不棄而來，朕正欲待教，豈可輕去？”陳搏不應，閉目睡去了。明宗歎道：“此高士也，朕不可以常禮持之。”乃送至禮賢賓館，飲食供帳甚設。先生一無所用，早晚只在個蒲團上打坐。明宗屢次駕幸禮賢館，有時值他睡臥，不敢惊醒而去。明宗心知其為異人，愈加敬重，欲授以大官，陳搏那里肯就。有丞相馮道奏道：“臣聞：七情莫甚于愛欲，六欲莫甚于男女。方今冬天雨雪之際，陳搏獨坐蒲團，必然寒冷。陛下差一使命，將嘉醞一樽賜之；妙選美女三人，前去與他情酒暖足。他若飲其酒，留其女，何愁他不受官爵矣！”明宗從其言，于宮中選二八女子一人，美麗無比裝束華整，更自動人。又將尚方美醞一樽，道內侍宣賜。內侍口傳皇命道：“宮家見天气苛冷，特賜美醞消道；又賜美女與先生暖足，先生万勿推辭。”只見陳搏欣然對使開樽，一飲而盡；送來美人，也不推辭。內侍入宮復命，明宗龍顏大悅。次日，早朝已畢，明宗即差馮丞相親詣禮賢館。請陳搏入朝見駕。只等來時，加官授爵。馮丞

相領了聖旨，上馬前去。你道請得來，請不來？正是：神龍不貪香餌，彩鳳不入雕籠。馮丞相到禮賢賓館看時，只見一個美女，閉在一司空室之中，已不見了陳搏。問那美女道：“陳先生那里去了？”美女答道：“陳先生自飲了御酒，便向蒲團睡去。妾等候至五更方醒。他說：‘勞你們辛苦一夜，無物相贈。’乃題詩一首，教妾收留，回復天子。遂閉妾等于此室，飄然出門而去，不知何往。”馮丞相引著一個美人，回朝見駕。明宗取詩看之，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景王送得來。處士不與巫峽夢，空煩神女下陽台。

明宗讀罷書，歎息不已。差人四下尋訪陳搏蹤跡，直到隱山舊居，并無影響。不在話下。卻說陳搏這一去，直走到均州武當山。原來這山初名太岳，又喚做太和山，有二十七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澗。是真武修道、白日升天之處。后人謂：“此山非真武，不足以當之。”更名武當山。陳搏至武當山，隱于九石岩。忽一日，有五個自須老愛來問《周易》八卦之義。陳搏與之剖晰微理，因見其顏如紅玉，亦問以導養之方。五老告之以蟄法。怎喚做蟄法？凡寒冬時令，天氣伏藏，龜蛇之類，皆蟄而不食。當初，有一人因床腳損壞，偶取一龜支之。后十年移床，其龜尚活，此乃服氣所致。陳搏得此蟄法，遂能辟谷。或一睡數月不起。若沒有這蟄法，睡夢中腹中饑餓，腸鳴起來，也要醒了。陳搏在武當山住了二十余年，壽已七十余歲。忽一日，五老又來對陳搏說道：“吾等五人，乃日月池中五龍也。此地非先生所栖，吾等受先生講誨之益，當送先生到一個好所在去。”令陳搏：“閉目休開！”五老翼之而行。覺兩足騰空，耳邊惟聞風雨之聲。頃刻司，腳踢著地，開眼看時，不見了五老，但見空中五條龍天矯而逝。陳搏看那去處，乃西岳太華山石上，已不知來了多少路，此乃神龍變化之妙。陳搏遂留居于此。太華山道士，見其所居沒有鍋灶，心中甚異，悄悄地窺之。更無他事，惟鼾睡而已。一日，陳搏下九石岩，數月不歸。道士疑他往別處去了。后于柴房中，忽見一物，近前看之，乃先生也。正不知几時睡在那里的！搬柴的堆積在上，直持燒柴將盡，方才看見。又一日，有個樵夫在山下割草，見山凹里一個尸骸，塵埃起寸。樵夫心中憐憫，欲取而理之。提起來看時，卻認得是陳搏先生。樵夫道：“好個陳搏先生，不知如何死在這里？”只見先生把腰一伸，睜開雙眼，說道：“正睡得快活，何人攪醒我來？”樵夫大笑。華陰令王陸，親到華山求見先生。至九石岩，見光光一片石頭，絕無半司茅舍。乃問道：“先生寢止在于何所？”陳搏大笑，吟詩一首答之，詩曰：蓬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風跨曉風。台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云封。

王陸要與他伐木建庵，先生固辭不要。此周世宗顯德年司事也。這四句詩直達帝听，世宗知其高士，召而見之，問以國祚長短。陳搏說出四句，道是：“好塊木頭，茂盛無賽。若要長久，添重寶蓋。”世宗皇帝本姓柴、名榮，木頭茂盛，正合姓名。又有“長久”二字，只道是佳兆，卻不知趙太祖代周為帝，國號宋，“木”安添蓋乃是“宋”字。宋朝享國長久，先生已預知矣。且說世宗要加陳搏以極品之爵，陳搏不愿，堅請還山。世宗采其“來時自有白云封”之句，賜號“白云先生”。后因陳橋兵變，趙太祖披了黃袍，即了帝位。先生適乘驢到華陰縣，聞知此事，在驢背上拍掌大笑。有人問道：“先生笑甚么？”先生道：“你們眾百姓造化，造化！天下是今日定了。”原來后唐末年司，契丹兵起，百姓紛紛避亂。先生在路閣步，看見一婦人，挑著一個竹籃而走，籃內兩頭坐兩個孩子。先生口吟二句，道是：“莫言皇帝少，皇帝上擔挑。”你道那兩個孩子是誰？那大的便是宋太祖趙匡胤，那小的便是宋太宗趙匡義，這婦人便是杜太后。先生

二十五年前，便識透宋朝的真命天子了。又一日，先生游長安市上，遇趙匡胤兄弟和趙普，共是三人，在酒肆飲酒。先生亦入肆沾飲，看見趙普坐于二趙之右，先生將趙普推下去道：“你不過是紫微垣邊一個小小星兒，如何敢占在上位？”趙匡胤苛其言。有認得的，指道：“這是自云先生陳搏。”匡胤就問前程之事。陳搏道：“你弟兄兩的星，比他大得多哩！”匡胤自此自負。後來定了天下，屢次差宮迎取陳搏入朝，陳搏不肯。後來趙太祖手謠促之，陳搏向使者說道：“創業之君，必須尊崇體貌，以示天下，我等以山野廢人，入見天子，若下拜，則違吾性；若不下拜，則褻其體。是以不敢毒謠。”乃于謠書之尾，寫四句附奏，云：“九重天謠，休教丹風銜來：一片野心，已被自云留住。”使者復命，太祖笑而置之。后太祖晏駕，太宗皇帝即位，念酒肆中之舊，召與相見，說過持以不臣之禮。又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云，後來消息畜無聞。如今若肯隨征召，總把三峰乞與君。

先生見詩，乃服華陽巾、布袍、草履，來到東京。見太宗于便殿，只是長揖道：“山野廢人，與世隔絕，不習跪拜，望陛下優容之。”太宗賜坐，問以修養之道。陳搏對道：“天子以天下為一身，假令自日升天，競何益于百姓？今君明臣良，興化勤政，功德被乎八荒，榮名流于力世。修煉之道，無出于此。”太宗點頭稱善，愈加敬重。問道：“先生心中，有何所欲？可為喋言之。”陳搏答道：“臣無所欲，只愿求一靜室。”乃賜居于建隆道觀。其時太宗正用兵征伐河東，道人間先生勝負消息。先生在使者掌中，寫一“休”字，太宗見之不樂。因軍馬已發，不會停止。再道人間先生時，但見他閉目而睡，鼾齣之聲，直達戶外。明日去看，仍復如此。一連睡了三個月，不會起身。河東軍將，果然無功而返。太宗正當嗟歎，忽見陳搏道冠野服，逍遙而來，直上金鑾寶殿。太宗見其不召自來，甚以為異。陳搏道：“老夫今日還山，將來辭駕。”太宗聞言，如有所失，欲加傳以帝師之號，筑宮毒事，時時請教。陳搏固辭求去，呈詩一首。詩云：

草澤吾皇謠，圖南傳姓陳。三峰千載窖，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獐鹿性，何處不稱臣？

又道：“二十年之后，老夫再來候見聖顏。”太宗知不可留，特賜御宴于都堂，使宰相、兩禁官員懼侍坐，每人制送行詩一首，以寵其歸。又將太華全山，御筆判與陳搏為修真之所，他人不得侵漁。賜號為“自云洞主希夷先生”，听其還山。此太平興國元年事也。到端拱五年，太宗皇帝管二十年的乾坤，尚不會立得太子。長子楚王元佐，因九月九日，不會預得御宴，縱火燒宮。太宗大怒，廢為庶人。心愛第三子襄王元侃，未知他福分如何，一中不言，心下思想：“惟有希夷先生陳搏，最善相人。當初在酒肆中，就相定我兄弟二人，當為皇帝，趙普為宰相。如今得他一來，決斷其事便好。”轉念猶未了，內侍報道：“有太華山處士陳搏，叩宮門求見。”太宗大驚，即時宣進，問道：“先生此來何意？”陳搏答道：“老夫知陛下胸中有疑，特來決之。”太宗大笑道：“朕固疑先生有前知之術，今果然也。朕東宮未定，有襄王元侃，寬仁慈愛，有帝王之度，但不知福分如何，煩先生到襄府一看。”陳搏領命，才到襄府門首便回。太宗問道：“朕煩先生到襄府看襄王之相，如何不去而回？”陳搏道：“老夫已看過了。襄府門前，毒役奔走之人、都有將相之福，何必見襄王哉？”太宗之意遂決。即日宣謠，立

襄王為太子，後來真宗皇帝就是。陳搏在京師，又住了一月。忽然辭去，仍歸九石岩。其時，有門人穆伯長、种放等百余人，皆筑室于華山之下，朝夕听講。惟有五龍蟄法，先生未嘗授人。忽一日，道門人輩于張超谷口，高岩之上，鑿一石室。門人不敢違命。室既鑿成，先生同門人往觀之。其岩最高，望下云煙如翠。先生指道：“此毛女所謂‘相將人翠煙’也，吾其歸于此乎？”言未畢，屈膝而坐，揮門人使去。右手支頤，閉目而逝，年一百一十八歲。門人環守其尸，至七日，容色如生，肢体温軟，異香扑鼻。乃制為石匣盛之，仍用石蓋；束以鐵鎖數丈，置于石室。門人方去，其岩自崩，遂成陡絕之勢。有五色云，封住谷口，彌月不散。后人因名其處為希夷峽。到徽宗宣和年司，有閩中道士徐知常，來游華山。見峽上有鐵鎖垂下，知常攀緣而上，至于石室。見匣蓋歌側，啓而觀之，惟有仙骨一具，其色紅潤，香氣逼人。知常再拜畢，為整其蓋，復攀緣而下。其時徐知常得幸于徽宗，宮拜左街道錄。將此事奏知天子，天子差知常齎御香一注，重到希夷峽，要取仙骨供養在大內。來到峽邊，已不見有鐵鎖，但見云霧重重，危岩壁立，歎息而返。至今希夷先生蛻骨在張超谷，無復有人見之者矣！有詩為證：

從來處士竊名淳，誰似希夷聞到頭？兩隱名山供笑傲，四斧朝中肯淹留。五龍蟄法前人少，八卦神机后學求。片片自云迷峽鎖，石床高臥足千秋。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倦壓整頭請左符，笑尋赭尾為西湖。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風今不孤。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會插菊花無？聚星堂上誰先到？欲傍金尊倒玉壺。

這一首詩，乃宋朝士大夫劉季孫《畜蘇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詩。元來東坡先生蘇學士凡兩次到杭州：先一次；神宗皇帝熙寧二年，通判杭州；第二次，元祐年中，知杭州軍州事。所以臨安府多有東坡古跡詩句。後來南渡過江，文章之士極多。惟有烘內翰才名，可繼東坡之作。烘內翰會編了《夷堅》三十二志，有一代之史才。在孝宗朝，聖眷甚隆。因在禁林，乞守外郡、累次上章，聖上方允，得知越州紹興府。是時，淳熙年上，到任時遇春天，有首回文詩，做得极好！乃詩人熊元素所作。詩云：

融融日暖乍晴天，駿馬雕鞍鏽轡聯。風細落花紅襯地，雨微垂柳綠拖煙，茸鋪草色春江曲，雪剪花梢玉砌前。同恨此時良會罕，空飛巧燕舞翩翩。

若倒轉念時，又是一首好詩！

翩翩舞燕巧飛空，罕會良時此恨同。前砌玉梢花尊雪，曲江春色草鋪茸。煙拖綠柳垂微雨，地襯紅花落細風。聯轡鏽鞍雕馬駿，天晴乍暖日融融。

這烘內翰遂安排筵席于鎮越堂上，請眾官宴會。那四間大局祇應供過的人都在堂下，甚次第1當日果獻時新，食烹異味。酒至三杯，眾妓中有一妓，姓王，名英。這王英以纖纖春筍柔荑，捧著一管纏金絲龍笛，當筵品弄一曲。吹得清音嘹亮，美韻悠揚，文官听之大喜。這烘內翰令左右取文房四寶來，諸妓女供侍于面前，對眾官乘興，一時

文不加點，掃一詞，喚做《虞美人》詞云：忽聞碧玉接頭笛，聲透晴空碧。官商角羽任西東，映我奇觀驚起碧潭龍。數聲嗚咽青霄去，不舍《梁州序》。穿云裂石響無蹤，驚動梅花初謝玉玲瓏。烘內翰珠簪滿腹，錦繡盈腸，一只曲兒，有甚難處？做了呈眾官，眾官看罷，皆喜道：“語意清新，果是佳作。”方才夸羨不已，只見一個官員，在眾中呵呵大笑，言曰：“學士作此龍笛詞，雖然奇妙，此詞八句，偷了古人作的雜詩、詞中各一句也。”烘內翰看那官人，乃孔通判諱德明。烘內翰大驚道：“孔丈既知如此，可望見教否？”孔通判乃就筵上，從頭一一解之。第一句道：“忽聞碧玉接頭笛。”偷了張紫微作《道隱》詩中第四句。詩道：

試問清軒可煞青，霜天孤月照蓬瀛。廣寒宮里琴三弄，碧玉接頭笛一聲。金井轆轤秋水冷，石床茅舍暮云清。夜來忽作瑤池夢，十二闌干獨步行。

第二句道：“聲透晴空碧。”偷了駱解元作《王嬌姿唱詞》中第一句。詩道：

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隔幕在帘幃？
一聲點破晴空碧，遏住行云不敢飛。

第一句道：“官商角羽任西東。”偷了曹仙姑作《風響》詩中第二句。詩道：

碾玉懸絲挂碧空，官商角羽任西東。
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風吹別調中。

第四句道：“映我奇觀驚起碧潭龍。”偷了東坡作《櫓》詩中第三、第四句。詩道：

伊軋江心激箭冲，天涯無際去無蹤。
遙遙映我奇觀處，料應驚起碧潭龍。

過處第五句道：“數聲嗚咽青霄去。”偷了朱淑真作《雁》詩中第四句。詩道：

傷懷遣我腸干縷，征雁南來無定據。
嘹嘹嘒嘒自孤飛，數聲嗚咽青霄去。

第六句道：“不舍《梁州序》。”偷了秦少游作《歌舞》詩中第四句。詩道：

纖腰如舞態，歌韻如鶯語。似錦罩廳前，不舍《梁州序》。

第七句道：“穿云裂石響無蹤。”偷了劉兩府作《水底火炮》詩中第三句。詩道：一激轟然如霹靂，萬波鼓動魚龍息。穿云裂石響無蹤，卻虞驅邪歸正直。臨了第八句道：“驚動梅花初謝玉玲瓏。”偷了士人劉改之來遇見婺州陳侍郎作《元宵望江南》詞中第四句。詞道：元宵景，天氣正融融。柳線正垂金落索，梅花初謝玉玲瓏。明月映高空。賢太守，歡樂與民同。簫鼓聯殘燈火市，輪蹄踏破廣寒宮。良夜莫匆匆。孔通判從頭解說罷，烘內翰大喜！眾官稱歎道：“奇哉！奇哉！”烘內翰教左右別辦一勸。勸罷，與孔通判道：“這間門下解說得甚妙，甚妙！欲求公作《龍笛》詞一首，永為珍賜。”孔通判相謝罷，遂作一詞，喚做《水調歌頭》。詞云：玉人揜皓腕，纖手映朱唇。龍吟越調孤噴，清濁最堪聽。欲度寧王一曲，莫學桓伊三弄，听答几中丁。憶昔知音客，鑒別在柯亭。至更深，宣月朗，稱疏星。天高气爽，霜重水綠與山青。幸遇良宵佳景，轟起一聲蕪州，耳鬢覺冷冷。裂石穿云去，萬鬼盡潛形。兀的正是：高才得見高才客，不枉留傳紀好音。說話的，你因甚的頭回說這“八難龍笛詞”？自家今日不說別的，說兩個客人，將一對龍笛蕪材，來東峰岱岳燒獻。只因燒這蕪材，卻教鄭州毒寧軍一個上廳行首，有分做兩國夫人，嫁一個好漢，後來為當朝四鎮令公，名標青史。直到如今，做几回花錦似話說。這未發跡的好漢，卻姓甚名誰？怎地發跡變泰？直教縱橫宇宙三千里，威鎮華夷四百州。有一詩，單道五代興亡。詩云

自從唐季墜朝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系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未旦小星猶有光。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迅掃持真王。

卻說是五代唐朝里，有兩個客人：王一太，王二太，乃兄弟兩人。獲得一對蕪州出的龍笛材，不會開成笛。天生奇異，根似龍頭之狀，世所無者。特地將來兗州毒符縣東峰東岱岳殿下火池內燒獻。燒罷，天帝賜與炳靈公。炳靈公遂令康、張二聖前去鄭州毒寧軍，喚開笛閣招亮來。康、張二聖領命，即時到鄭州，變做兩個凡人，徑來見閻招亮。這閻招亮正在門前開笛，只見兩個人來相揖。作揖罷，道：“一個官員，有兩管龍笛蕪材，欲請持謠便去開則個。這官員急性，開畢重重酬謝，便等同去。”閻招亮即時收拾了作仗，廝趕二人來。頃刻間，到一個所在。閻招亮抬頭看時，只見牌上寫道：“東峰東岱岳。”但見：

群山之祖，五岳為尊。上有三十八盤，中有七十二間。水帘映日，天柱插空。九間大殿，瑞光罩碧瓦凝煙；四面高峰，偃仰見金龍吐露。竹林寺有影無形，看日山藏真隱

圣。

閻招亮理會不下。康、張二圣相引去，參拜了炳靈公。將至一閣子內，已安蘄材在桌上，教閻招亮就此開笛。分付道：“此乃陰間，汝不可遠去。倘行遠失路，難以回歸。”分付畢，二圣自去。招亮片時開成龍笛。吹其聲，清幽可愛。等半晌，不見康、張二圣來。招亮默思量起：“既到此間，不去看些所在，也須可惜。”遂出閣子來。行不甚遠，見一座殿宇，招亮走至廊下，听得靜鞭聲急，遂去窗縫里偷眼看時，只見：蝦須帘卷，雉尾扇開。冕旒升殿，一人端拱坐中間；簪笏隨朝，眾圣趁將分左右。金鐘響動，玉磬聲頻。悠揚天樂五云間，引領百神朝圣帝。圣帝降輦升殿，眾神起居畢。傳圣旨：“押過公事來。”只見一個漢，項戴長枷，臂連雙扭，推將來。閻招亮肚里道：“這個漢，好面熟！”一時間，急省不起他是几誰。再傳圣旨，令押去換銅膽鐵心；卻令回陽世，為四鎮令公，告戒：“切勿妄殺人命。”招亮听得，大驚。忽然一鬼吏喝道：“凡夫怎得在此偷看公事？”當時，閻招亮听得鬼吏叫，急慌走回，來開笛處閣子里坐地。良久之間，康、張二圣，來那閣子里來。見開笛了，同招亮將龍笛來呈。吹其笛，聲清韻長。炳靈公大喜道：“教汝福上加福，壽上加壽。”招亮告曰：“不愿加其福壽；招亮有一親妹閻越英，見為娼妓。但求越英脱离風塵，早得從良，實所愿也。”炳靈公道：“汝有此心，乃凡夫中賢人也，當令汝妹嫁一四鎮令公。”招亮拜謝畢，康、張二圣送歸。行至山半路高險之處，指招亮看一去處。正看里，被康、張二圣用手打一推，顛將下峭壁岩崖里去。閻待謠吃一惊，猛閃開眼，卻在屋里床上，渾家和儿女都在身邊。問那渾家道：“做甚的你們都守著我眼淚出？”渾家道：“你前日在門前正做生活里，驀然倒地，便死去。摸你心頭時，有些溫，扛你在床上兩日。你去下世做甚的來？”招亮從康、張二圣來叫他去許多事，一一都說。屋里人見說，盡旨駭然。自后過了幾時，沒話說。時遇冬間，雪降長空，石信道有一首《雪》詩，道得好：

六出飛花夜不收，朝來佳景有宸州。重重玉字三千界，一一瓊台十二樓。痰岭寒梅何處放？章台飛絮几時休？還思碧海銀蟾畔，誰駕丹山碧風游？

其雪轉大。閻待謠見雪下，當日手冷，不做生活，在門前閒坐地。只見街上一個大漢過去。閻待謠見了，大驚道：“這個人，便是在東岳換鋼膽鐵心未發跡的四鎮令公，卻打門前過去，今日不結識，更持何時？”不顧大雪，撩衣大步趕將來。不多几步，赶上這大漢。進一步，叫道：“官人拜揖。”那大漢卻認得閻招亮，是開笛的，還個喏，道：“持謠沒甚事？”閻待謠道：“今日雪下，天色寒冷。見你過去，特趕來相請，同飲數杯。”便拉入一個酒店里去。這個大漢，姓史，雙名弘肇，表字化元，小字憨儿。開道營長行軍兵。按《五代史》本傳上載道：“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酒罷，各自歸家。明日，閻待謠到妹子閻越英家，說道：“我昨日見一個人來，今日特地來和你說。我多時曾死學兩日，東岳開龍笛。見這個人換了銅膽鐵心，當為四鎮令公，道令你嫁這四鎮令公。我日多時，只省不起這個人。昨日忽然見他，我請地吃酒來。”閻越英問道：“是兀誰？”閻招亮接口道：“是那開道營有情的史大漢。”閻越英听得說是他，好場惡气！“我元來合當嫁這般人？我不信！”自后閻待謠見史弘肇，須買酒請他。史大漢數次吃閻待謠酒食。一日，路上相撞見，史弘肇遂請閻招亮去酒店

里，也吃了几多酒共食。閻待謠要還錢，史弘肇那里肯：“相扰持謠多番，今日特地還席。”閻招亮相別了，先出酒店自去。史弘肇看著量酒道：“我不會帶錢來，你頗趕我去營里討還你。”量酒只得隨他去。到營門前，遂分付道：“我今日沒一文，你且去。我明日自送來，還你主人。”量酒廝帶道：“歸去吃罵，主人定是不肯。”史大漢道：“主人不肯后要如何？你會事時，便去；你若不去，教你吃頓惡拳。”量酒沒奈何，只得且回。這史弘肇卻走去營門前賣樣糜王公處，說道：“大伯，我欠了店上酒錢，沒得還。你今夜留門，我來偷你鍋子。”王公只當做耍話，歸去和那大姆子說：“世界上不會見這般好笑，史憨儿今夜要來偷我鍋子，先來說，教我留門。”大姆子見說，也笑。當夜二更一點前后，史弘肇真個來推大門。力氣大，推折了門閂。走入來，兩口老的听得。大姆子道：“且看他怎地？”史弘肇大驚小怪，走出灶前，掇那鍋子在地上，道：“若還破后，難折還他酒錢。”拿條棒敲得當當響。掇將起來，翻轉覆在頭上。不知那鍋底里有些水，澆了一頭一臉，和身上都濕了。史弘肇那里顧得干濕，戴著鍋儿便走。王公大叫：“有賊！”披了衣服趕將來。地方听得，也趕將來。史弘肇吃趕得慌，撇下了鍋子，走入一條巷去躲避。誰知筑底巷，卻走了死路。鬼魂盤上去人家蕭牆；吃一滑，顛將下去。地方也趕入巷來，見他顛將下去，地方叫道：“閻媽媽，你后門有賊，跳入蕭牆來。”閻行首听得，教奶了點蠟燭去來看時，卻不見那賊，只見一個雪白異獸：光閃爍渾疑素練，貌淨淨恍似堆銀。遍身毛抖擻九秋霜，一條尾搖動三尺雪。流星眼爭閃電，巨海口露血盆。閻行首見了，吃一惊。定睛再看時，卻是史大漢彎路蹲在東間邊。見了閻行首，失張失志，走起來唱個喏。這閻行首先時見他異相，又會听得哥哥閻招亮說道他有分發跡，又道我合當嫁他，當時不叫地方捉將去，倒教他人里面藏躲。地方等了一晌，不听得閻行首家里動靜。想是不在了，各散去訖。閻行首開了前門，放史弘肇出去。當夜過了。明日飯后，閻行首教人去請哥哥閻待謠來。閻行首道：“哥哥，你前番說史大漢有分發跡，做四鎮令公；道我合當嫁他，我當時不信你說。昨夜后門叫有賊，跳入蕭牆來。我和奶子點蠟燭去照，只見一只自大虫蹲在地上。我定睛再看時，卻是史大漢。我看見他這異相，必竟是個發跡的人。我如今情愿嫁他。哥哥，你怎地做個道理，與我說則個？”閻招亮道：“不妨，我只就今日，便要說成這頭親。”閻待謠知道史弘肇是個發跡變泰底人，又見妹子又嫁他，肚里好歡喜，一徑來營里尋他。史弘肇昨夜不合去偷王公鍋子，日里先少了酒錢，不敢出門，閻待謠尋個恰好！遂請他出來，和地說道：“有頭好親，我特來與你說。”史弘肇道：“說甚么親？”閻待謠道：“不是別人，是我妹子閻行首。他隨身有若干房財，你意下如何？”史弘肇道：“好便好，只有一件事，未敢成這頭親。”閻招亮道：“有那一件事？但說不妨。”史弘肇道：“第一，他家財由吾使；第二，我入門后，不許再著人害；第一，我有一個結拜的哥哥，并南來北往的好漢，若來尋我，由我留他飲食宿臥。如恹得這一件事，可以成親。”閻招亮道：“既是我妹子嫁你了，是事都由你。”當日說成這頭親，回復了妹子，兩相情愿了。料沒甚下財納禮，揀個吉日良時，到做一身新衣服，與史弘肇穿著了，招他歸來成親。約過了兩個月，忽上間指揮差往孝義店，轉遞軍期文字，史弘肇到那孝義店，過未得一個月，自押舖己下，皆被他無禮過。只是他身邊有這錢肯使，舍得買酒請人，因此人都讓他。忽一日，史弘肇去舖屋里睡。押舖道：“我沒興添這廝來意惱人。”正理冤哩，只見一個人面東背西而來，向前與押舖唱個喏，問道：“有個史弘肇可在這里？”押舖指著道：“見在那里睡。”只因這個人來尋他，有分數：史弘肇發跡變泰。這來底人姓甚名誰？正是：兩腳無憑寰海內，故人何處不相逢。這個來尋史弘肇的人，姓郭，名威，表字仲文，邢州堯山縣人。排

行第一，喚做郭大郎。怎生模樣？抬左腳，龍盤淺水；抬右腳，風舞丹墀。紅光罩頂，紫霧遮身。堯眉舜目，禹背湯肩。除非天子可安排，以下諸侯樂不得。這郭大郎因在東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銀子，潘八娘子看見他異相，認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養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殺了柵欄里的弟子，連夜逃走。走到鄭州，來投奔他結拜兄弟史弘肇。到那開道營前，問人時，教來孝義店相尋。當日，史弘肇正在鋪屋下睡著，押鋪遂叫覺他來道：“有人尋你，等多時。”史弘肇焦躁，走將起來，問：“几誰來尋我？”郭大郎便向前道：“吾弟久別，且喜安樂。”史弘肇認得是他結拜的哥哥，扑翻身便拜。拜畢，相問動靜了。史弘肇道：“哥哥，你莫向別處去，只在我這鋪屋下，權且宿臥。要錢盤纏，我家里自討來使。”眾人不敢道他甚的，由他留這郭大郎在鋪屋里宿臥。郭大郎那里住得几日，洵史弘肇無禮上下。兄弟兩人在孝義店上，日逐趁膽，偷雞盜狗，一味干穎不美，蒿惱得一村人過活不得。沒一個人不嫌，沒一個人不罵。話分兩頭。卻說后唐明宗歸天，閔帝登位。應有內人，盡令出外嫁人。數中有掌印柴夫人，理會得些個風云氣候，看見旺氣在鄭州界上，遂將帶房奩，望旺氣而來。來到孝義店王婆家安歇了，要尋個貴人。柴夫人住了几日，看街上往來之人，皆不入眼。看著王婆道：“街上如何直恁地冷靜？”王婆道：“覆夫人，要熱鬧容易。夫人放買市，這經紀人都來趕趁，街上便熱鬧。”夫人道：“婆婆也說得是。”便教王婆四下說教人知：“來日柴夫人買市。”郭大郎兄弟兩人听得說，商量道：“我們何自撰几錢買酒吃？明朝賣甚的好？”史弘肇道：“只是賣狗肉。問人借個盤子和架子、砧刀，那里去偷只狗子，把來打殺了，煮熟去賣，卻不須去上行。”郭大郎道：“只是坊佐人家，沒這狗子；尋常被我們偷去煮吃盡了，近來都不養狗了。”史弘肇道：“村東王保正家有只好大狗子，我們便去對付休。”兩個徑來王保正門首，一個引那狗子，一個把條棒，等他出來，要一棒捍殺打將去。王保正看見了，便把一百錢出來道：“且饒我這狗子，二位自去買碗酒吃。”史弘肇道：“王保正，你好不近道理！偌大一只狗子，怎地只把三百錢出來？須虧我。”郭大郎道：“看老人家面上，胡亂拿去罷。”兩個連夜又去別處偷得一只狗子，剝干淨了，煮得稀爛。明日，史弘肇頂著盤子，郭大郎駝著架子，走來柴夫人幕次前，叫聲：“賣肉。”放下架子，圖那盤子在上。夫人在帘子里看見郭大郎，肚里道：“何處不覓？甚處不尋？這貴人卻在這里。”使人從把出盤子來，教簇一盤。郭大郎接了盤子，切那狗肉。王婆正在夫人身邊，道：“覆夫人，這個是狗肉，貴人如何吃得？”夫人道：“買市為名，不成要吃？”教管錢的支一兩銀子與他。郭大郎兄弟二人接了銀子，唱喏謝了自去。少間，買市罷。柴夫人看著王婆道：“問婆婆，央你一件事。”王婆道：“甚的事？”夫人道：“先時賣狗的兩個漢子，姓甚的？在那里住？”王婆道：“這兩個最不近道理。切肉的姓郭，頂盤子姓史，都在孝義坊鋪屋下睡臥。不知夫人問他兩個，做甚么？”夫人說：“奴要嫁這一個切肉姓郭的人，就央婆婆做媒，說這頭親則個。”王婆道：“夫人偌大個貴人，怕沒好親得說，如何要嫁這般人？”夫人道：“婆婆莫管，自看見他是個發跡變泰的貴人，婆婆便去說則個。”王婆既見夫人恁地說，即時便來孝義店鋪屋里，尋郭大郎，尋不見。押鋪道：“在對門酒店里吃酒。”王婆徑過來酒店門口，揭那青布帘，入來見了他弟兄兩個，道：“大郎，你卻吃得酒下！有場天來大喜事，來投奔你，划地坐得牢里！”郭大郎道：“你那婆子，你見我撰得些個銀子，你便來要討錢。我錢卻沒與你，要便請你吃碗酒。”王婆便道：“老媳婦不來討酒吃。”郭大郎道：“你不來討酒吃，要我一文錢也沒。你會事時，吃碗了去。”史弘肇道：“你那婆子，武不近道理！你知我們性也不好，好意請你吃碗酒，你卻不吃。一似你先時破我的肉是狗肉，几乎教我不撰一文，

早是夫人數買了。你好羞人，几自有那面顏來討錢！你信道我和酒也沒，索性請你吃一頓拳踢去了。”王婆道：“老媳婦不是來討酒和錢。适來夫人問了大郎，直是歡喜，要嫁大郎，教老媳婦來說。”郭大郎听得說，心中大怒，用手打王婆一個漏掌風。王婆倒在地上道：“苦也！我好意來說親，你卻打我！”郭大郎道：“几誰調發你來廝取笑！且饒你這婆子，你好好地便去，不比你。他借大個貴人，卻來嫁我？”王婆鬼慌，走起來，离了酒店，一徑來見柴夫人。夫人道：“婆婆說親不易。”王婆道：“教夫人知，因去說親，吃他打來。道老媳婦去取笑他。”夫人道：“帶累婆婆吃虧了。沒奈何，再去走一遭。先与婆婆一只金銀子，事成了，重重謝你。”王婆道：“老媳婦不敢去。再去時，吃他打殺了，也沒入勸。”夫人道：“我理會得。你空手去說親，只道你去取笑他；我教你把這件物事將去為定，他不道得不肯。”王婆問道：“卻是把甚么物事去？”夫人取出來，教那王婆看了一看，唬殺那王婆。這件物，卻是甚購物？君不見張負有女妻陳乎，家居陋巷席為門。門外多逢長者轍，丰姿不是尋常人。又不見單父呂公善擇婿，一事樊侯一劉季。風云際令十年間，樊作諸侯劉作帝。從此英名傳萬古，自然光采生門戶。君看如今嫁女家，只擇高樓与豪富。夫人取出定物來，教王婆看，乃是一條二十五兩金帶。教王婆把去，定這郭大郎。王婆雖然适間吃了郭大郎的虧，凡事只是利動人心，得了夫人金銀子，又有金帶為定，便忍腳不住。即時提了金帶，再來酒店里來。王婆路上思量道：“我先時不合空手去，吃他打來。如今須有這條金帶，他不成又打我？”來到酒店門前，揭起青布帘，他兄弟兩個，几自吃酒未了。走向前，看著郭大郎道：“夫人數傳語，恐怕大郎不信，先教老媳婦把這條二十五兩金帶來定大郎，卻問大郎討回定。”郭大郎肚里道：“我又沒一文，你自要來說，是与不是，我且落得拿了這條金帶，卻又理會。”當時叫位婆且坐地，叫酒保添只盞來，一道吃酒。吃了一盞酒，郭大郎額著王婆道：“我那里來討物事做回定？”王婆道：“大郎身邊胡亂有甚物，老媳婦將去，与夫人做回定。”郭大郎取下頭巾，除下一條麩糟臭油邊子來，教王婆把去做回定。王婆接了邊子，忍笑不住，道：“你的好省事！”王婆轉身回來，把這邊子遞与夫人。夫人也笑了一笑，收過了。自當日定親以后，免不得揀個吉日良時，就王婆家成這親。遂請叔叔史弘肇，又教人去鄭州請姊姊閻行首來相見了。柴夫人就孝義店嫁了郭大郎，卻卷帳回到家中，住了几時。夫人忽一日看著丈夫郭大郎道：“我夫若只在此相守，何時會得發跡？不若寫一書，教我夫往西京河南府，去見我母舅符令公，可求立身進步之計，若何？”郭大郎道：“深感吾妻之意。”遂愜其言。柴夫人修了書，安排行裝，擇日教這貴人上路。行時紅光罩体，坐后紫霧隨身。朝登紫陌，一條捍棒作朋儕；暮宿郵亭，壁上孤燈為伴侶。他時變豹貴非常，今日權為途路客。這貴人，路上离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到西京河南府，討了個下處。這郭太郎當初來西京，指望投奔符令公，發跡變泰。怎知道卻惹一場橫禍，變得人命交加。正是：未酬奮翼冲霄志，翻作連天大地囚。郭大郎到西京河南府看時，但見：州名豫郡，府號河南。人煙聚百万之多，形勢盡一時之胜。城池廣闊，大街內士女駢闐；井邑繁華，九陌上輪蹄來往。風傳絲竹，誰家別院奏清音？香散搞羅，到處名園開麗境。東連鞏縣，西接漫池，南通洛口之饒，北控黃河之險。金城繚繞，依稀似伊月之形；雉堞巍峨，仿佛有參天之狀。虎符龍節王侯鎮，朱戶紅樓將相家。休言昔日皇都，端的今時胜地。正是：春如紅錦堆中過，夏若青羅帳里行。郭大郎在安歇處過了一夜，明早，卻持來將這書去見符令公。猛自思量道：“大丈夫倚著一身本事，當自立功名；豈可用婦人女子之書，以圖進身乎？”依舊收了書，空手徑來衙門前招人牌下，等著部署李霸遇，來投見他。李霸遇問道：“你會帶得來么？”貴人道：“帶

得來。”李部署問：“是甚的？”郭大郎言：“是十八股武藝。”李霸遇所說，本是見面錢。見說十八股武藝，不是頭了，口里答應道：“候令公出廳，教你參謁。”比及令公出廳，卻不教他進去。自從當日起，日逐去候候，擔閣了兩個來月，不曾得見令公。店都知見貴人許多日不曾見得符令公，多道：“官人，你枉了日逐去候候。李部署要錢，官人若不把與他，如何得見符令公？”貴人听得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元來這賊，卻是如此！”當日不去衙前候候，悶悶不己，在客店前閒坐，只見一個扑魚的在門前叫扑魚，郭大郎遂叫住扑。只一扑，扑過了魚。扑魚的告那貴人道：“昨夜迫划得几文錢，買這魚來扑，指望贏几个錢去養老娘。今日出來，不曾扑得一文；被官人一扑扑過了，如今沒這錢歸去養老娘。官人可以借這魚去前面扑，贏得几个錢時，便把來還官人。”貴人見地說得孝順，便借與他魚去扑。分付他道：“如有人扑過，卻來說與我知。”扑魚的借得那魚去扑，行到酒店門前，只見一個人叫：“扑魚的在那里？”因是這個人在酒店里叫扑魚，有分郭大郎拳手相交，就酒店門前變做一個小小戰場。這叫扑魚的是甚么人？從前積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酒店里叫住扑魚的，是西京河南府部署李霸遇。在酒店里吃酒，見扑魚的，遂叫人酒店里去扑。扑不過，輸了几文錢，徑硬拿了魚。扑魚的不敢和他爭，走回來說向郭大郎道：“前面酒店里，被人拿了魚，卻贏得他几文錢，男女納錢還官人。”貴人听得說，道：“是甚么人？好不諸事！既扑不過，如何拿了魚？魚是我的，我自去問他討。”這貴人不去討，万事懼休。到酒店里看那人時，仇人廝見，分外眼睜。不是別人，卻是部署李霸遇。貴人一分焦躁變做十分焦躁，在酒店門前，看著李霸遇道：“你如何拿了我的魚？”李霸遇道：“我自問扑魚的要這魚，如何卻是你的？”貴人拍著手道：“我西京投事，你要我錢，擔圖我在這里兩個來月，不教我見令公。你今日對我，有何理說？”李霸遇道：“你明日來衙門，我周全你。”貴人大罵道：“你這砍頭賊，閉塞賢路，我不算你，我和你就這里比個大哥二哥！”郭大郎先脫膊，眾人喊一聲。原來貴人幼時曾遇一道士，那道士是個异人，督他右項上刺著几个雀儿，左項上刺几根稻谷，說道：“苦要富貴足，直持雀銜谷。”從此人都喚他是郭雀儿。到登極之日，雀與谷果然湊在一處。此是后話。這日郭大郎脫膊，露出花項，眾人喝采。正是：近觀四川十樣錦，遠觀洛油一團花。李霸遇道：“你真個要廝打？你只不要走！”貴人道：“你莫胡言亂語，要廝打快來！”李霸遇脫膊，露出一身乾乾韃韃的橫肉，眾人也喊一聲。好似：生鐵鑄在火池邊，怪石鑄來墳墓畔。二人拳手廝打，四下人都觀看。一肘二拳，一翻四合，打到分際，眾人齊喊一聲，一個漢子在血爍里臥地。當下卻是輸了誰？作惡欺天在世間，人人背后把眉攢。只知自有安身術，豈畏災來在目前？

郭大郎正打那李霸遇，直打到血流滿地。听得前面頭踏指約，唱道：“令公來。”符令公在馬上，見這貴人紅光罩定，紫霧遮身，和李霸遇廝打。李霸遇那里奈何得這貴人？符令公教手下人：“不要驚動，為我召來。”手下人得了鈞自，便來好好地道：“兩人且莫頗打，令公鈞自，教來府內相見。”二人同至廳下。符令公看這人時，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令公鈞自，便問郭大郎道：“那里人氏？因甚行打李霸遇？”貴人復道：“告令公，郭威是邢州堯山縣人氏，遠來貴府投事。李霸遇要郭威錢，不令郭威參見令公鈞顏，擔閣在旅店兩月有余。今日撞見，因此行打，有犯台顏。小人死罪，死罪！”符令公問道：“你既然遠來投奔，會甚本事？”郭大郎復道：“郭威十八股武藝盡都通曉。”令公鈞自：教李霸遇與郭威就當廳使棒。李霸遇先時已被這貴人打了一頓，奈何不得這貴人。復令公道：“李霸遇使棒不得。適間被郭威暗算，打損身上。”令公鈞旨定要使棒。郭威看著李霸遇道：“你道我暗算你？這里比個大哥二哥！”二人把棒在手，唱了喏，部者唱教二人放對山東大擂，河北夾槍。山東大擂，鰲魚口內噴來；河北夾槍，昆侖山頭瀉出。一轉身，兩顛腳。旋風響，臥烏鳴。遮攔架隔，有如素練眼前飛；打齷支撐，不若耳邊風雨過。兩人就在廳前使那棒，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斗不得數合，令公符彥卿在廳上看見，唱采不迭。羊糕病中推杜預，叔牙囚里荐夷吾。堪嗟四海英雄輩，若個男儿識大夫？

兩人就廳下使棒。李霸遇那里奈何得這貴人？被郭大郎一棒打番。符令公大喜！即時收在帳前，遂差這貴人做大部署，倒在李霸遇之上。郭大郎拜謝了令公，在河南府當職役。過了幾時，沒話說。忽一日，郭部署出衙門聞于事。行至市中，只見食店前一個官人，坐在店前大‘晾小怪，呼左右教打碎這食店。貴人一見，遂問過賣：“這官人因甚的在此喧哄尋鬧？”過賣扯著部署在背后去告訴道：“這官人乃是地方中著名的尚衙內，半月前見主人有個女兒，十八歲，大有顏色。這官人見了一面，歸去教人來傳語道：‘太夫人數請小娘子過來，說話則個。若是你家缺少錢物，但請見諭。’主人道：‘我家豈肯賣女兒？只割舍得死！’尚衙內見主人不肯，今日來此掀打。”貴人見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雄威動，風眼圓睜；烈性發，龍眉倒豎。兩條忿氣，從腳底板貫到頂門。心頭一把無明火，高一千丈，按捺不下。郭部署向前與尚衙內道：“凡人要存仁義，暗室欺心，神目如電。尊官不可以女色而失正道。郭威言輕，請尊官上馬若何？”衙內焦躁道：“你是何人？”貴人道：“姓郭，名威，乃是河南府符令公手下大部署。”衙內說：“各無所轄，焉能管我？左右，為我毆打這廝！”貴人大怒道：“我好意勸你，卻教左右打我，你不識我性！”用左手押住尚衙內，右手就身邊拔出壓衣刀在手，手起刀落，尚衙內性命如何？欲除天下不平事，方顯人間大丈夫。郭部署路見不平，殺了尚衙內，一行人從都走。貴人徑來河南府內自首。符令公出廳，貴人復道：“告令公，郭威殺了欺壓良善之賊，特來請罪。”符令公問了起末，喝左右取長枷了，押下問理院問罪。怎見得問理院的利害？古名“廷尉”，亦號“推官”果然是事不通風，端的底令人喪膽。龐眉節級，執黃荊伊似牛頭；怒目押牢，持鐵索渾如羅刹。枷分一等，取勘情重情輕；牢眼四方，分別當生當死。風聲緊急，烏鴉鳴噪勘官廳；日影參差，綠柳遮籠蕭相廟。轉頭逢五道，開眼見閻王。當日，那承吏王瑋承了這件公事。罪人入獄，教獄子拼在廊上，一面勘問。不多時，符令公鈞自，叫王瑋來偏廳上。令公見王瑋，遂分付幾句，又把筆去桌子面上寫四字。王瑋看時，乃是：“寬

容郭威。”王琇道：“律有明條，領鈞自。”今公焦躁，遂轉屏風入府堂去。王琇急慌唱了喏，悶悶不己，徑回來間房，伏案而睡。見一條小赤蛇儿，戲于案上。王琇道：“作怪！”遂趕這蛇。急趕急走，慢趕慢走；趕到東乙牢，這蛇入牢眼去，走上貴人枷上，入鼻內從七竅中穿過。王琇看這個貴人時，紅光罩定，紫霧遮身。理會未下，就間房里，瘋然睡覺。元來人困后，多是肚中不好了，有那與決不下的事；或是手頭窘迫，憂愁思慮。故“困”字著個“貧”字，謂之“貧困”。“愁”字，謂之“愁困”。“憂”字，謂之“困”。不成“喜困”、“歡困”。王琇得了這一夢，肚里道：“可知符令公教我寬容他，果然好人識好人。”王琇思量半晌，只是未有個由頭出脫他。不知這貴人直有許多顛扑：自幼便沒了親爹，隨母嫁潞州常家；後來因事離了河北，筑筑磕磕，受了万千不易；甫能得符令公周全，做大部署，又去閒管事，惹這場橫禍。至夜，居民遺漏。王琇眉頭一縱，計從心上來。只就當夜，教這貴人出牢獄。當時王琇思量出甚計來？正是：袖中伸出拿云手，提起天羅地網人。當夜黃昏后，忽居民遺漏。王琇急去稟令公，要就熱鬧里放了這貴人，只做因火獄中走了。令公大喜！元來令公日間已寫下書，只要做道理放他，遂付書與王琇。王琇接了書，來獄中疏了貴人戴的枷；拿頂頭巾，教貴人裹了；把持令公的書與貴人。分付道：“令公教你去汴京見劉太尉，可便去，不宣遲。”貴人得放出，火尚未滅。趁那撩亂之際，急走去部署房里，收拾些錢物，當夜迤邐奔那汴京開封府路上來。不則一日，到開封府，討了安歇處。明日早，徑往殿間衙門候候下書。等候良久，劉太尉朝殿而回。只見：青涼傘招颺如云，馬領下珠纓拂火。乃是侍衛親軍、左金吾衛、上將軍、殿前都指揮使劉知遠。貴人走向前，應聲喏，覆道：“西京符令公有書拜呈，乞賜台覽。”劉太尉教人接了書，陷入衙。劉太尉拆開書看了，教下書人來廳前參拜了。劉太尉見郭威生得清秀，是個發跡的人，留在帳前作牙將使喚，郭威拜謝訖。自后過來得數日，劉太尉因操軍回衙，打從桑維翰丞相府前過。是日，桑維翰與夫人在看街里，觀看往來軍民。劉知遠頭踏，約有一百余人，真是威嚴可畏。夫人看著桑維翰道：“相公見否？”桑維翰道：“此是劉太尉”。夫人說：“此人威嚴若此，想官大似相公。”桑維翰笑曰：“此一武夫耳，何足道哉？看我呼至帘前，使此人鞠躬听命。”夫人道：“果如是，妄當奉勸；如不應其言，相公當勸妄一杯酒。”桑維翰即時令左右呼召劉太尉，又令人安靴在帘里，傳鈞自趕上劉太尉，取覆道：“相公呼召太尉。”劉知遠隨即到府前下馬，至堂下躬身應喏。正是：直饒百萬將軍費，也須堂下拜靴尖。劉太尉在堂下俟候，擔閣了半日，不聞鈞自。桑維翰與夫人飲酒，忘了發付，又沒人敢去察覆。到晚，劉太尉只得且歸，到衙內焦躁道：“大丈夫功名，自以弓馬得之，今反被腐儒相侮。”到明日五更，至朝見處，見桑維翰下馬，入閣子里去。劉知遠心中大怒：“昨日侮我，教我看靴尖唱喏，今日有何面目相見？”因此懷忿，在朝見處，有犯桑維翰，晉帝遂令劉知遠出鎮太原府。那里是劉知遠出鎮太原府？則是那史弘肇合當出來，發跡變泰！正是：特意種花栽不活，等閒擲酒卻成歡。劉知遠出鎮太原府為節度使，日下朝辭出國門。擇了日，進發赴任。劉太尉先同帳下官屬，帶行親隨起發，前往太原府。留郭牙將在后，管押鈞眷。行李擔仗，當日起發。朱旗颺颺，彩幟飄飄。帶行軍卒，人人腰跨劍和刀；將佐親隨，個個腕懸鞭與簡。晨雞蹄后，束裝曉別孤村；紅日斜時，策馬暮登高嶺。經野市，過溪橋；歇郵亭，宿旅驛。早起看浮雲陷曉翠，晚些見落日伴殘霞。指那萬水千山，迤邐前進。劉知遠方行得一程，見一所大林：

干聳干尋，根盤百里。掩映綠陰似障，搓牙怪木如龍。下長靈芝，上巢彩鳳。柔條微

動，生四野寒風；嫩葉初開，鋪半天云影。閣遮十里地，高拂九霄云。

劉太尉方欲持過，只見前面走出一隊人馬，攔住路。劉太尉吃一驚，將為道是強人，卻持教手下將佐安排去抵敵。只見眾人擺列在前，齊唱一聲喏。為首一人稟復道：“侍衛司差軍校史弘肇，帶領軍兵，接太尉節使上太原府。”劉知遠見史弘肇生得英雄，遂留在手下為牙將。史弘肇不則一日，隨太尉到太原府。后面鈞眷到，史弘肇見了郭牙將，扑翻身體便拜。兄弟兩人再廝見，又都遭際劉太尉，兩人為左右牙將。后因契丹滅了石晉，劉太尉起兵入汴，史、郭二人為先鋒，驅除契丹，代晉家做了皇帝，國號后漢。史弘肇自此直發跡，做到單、滑、宋、汴四鎮令公。富貴榮華，不可盡述。碧油幢擁，皂纛旗開。壯士攜鞭，佳人捧扇。冬眠紅錦帳，夏臥碧紗廚。兩行紅袖引，一對美人扶。這話本是京師老郎流傳。若按歐陽文忠公所編的《五代史》正傳上載道：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軍，漢高祖典禁軍為軍校。其后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后拜中書令。周太祖郭威即位之日，弘肇已死，追封鄭王。詩曰：結交須結英与豪，勸君莫結儿女曹。英豪際會皆有用，儿女柔脆空煩勞。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枝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這篇言語是《結交行》，言結交最難。今日說一個秀才，是漢明帝時人，姓張名劭，字元伯，是汝州南城人氏。家本農業，苦志讀書；年一十五歲，不曾婚娶。其老母年近六旬，并弟張勤努力耕種，以供二膳。時漢帝求賢。劭辭老母，別兄弟，自負書囊，來到東都洛陽應舉。在路非只一日。到洛陽不遠，當日天晚，投店宿歇。是夜，常聞鄰房有人聲喚。劭至晚問店小二：“司壁聲喚的是誰？”小二答道：“是一個秀才，害時症，在此將死。”劭曰：“既是斯文，當以看視之。”小二曰：“瘟病過人，我們尚自不去看他：秀才，你休去！”劭曰：“死生育命，安有病能過人之理？吾須視之。”小二勸不住。劭乃推門而入，見一人仰面臥于土榻之上，面黃肌瘦，口內只：“救人！”劭見房中書囊、衣冠，都是應舉的行動，遂扣頭邊而言曰：“君子勿憂，張劭亦是赴選之人。今見汝病至篤，吾竭力救之。藥餌粥食，吾自供奉，且自寬心。”其人曰：“若君子救得我病，容當厚報。”劭隨即挽人請醫用藥調治。早晚湯水粥食，劭自供給。數日之后，汗出病減，漸漸將息，能起行立。劭問之，乃是楚州山陽人氏，姓范，名式，字巨卿，年四十歲。世本商賈，幼亡父母，有妻小。近棄商賈，來洛陽應舉。比及范巨卿將息得無事了，誤了試期。范曰：“今因是病，有誤足下功名，甚不自安。”劭曰：“大丈夫以義氣為重，功名富賈，乃微末耳，已有分定。何誤之有？”范式自此與張劭情如骨肉，結為兄弟。式年長五歲，張劭拜范式為兄。結義后，朝暮相隨，不覺半年。范式思歸，張劭與計算房錢，還了店家。二人同行。數日，到分路之處，張劭飲送范式。范式曰：“若如此，某又送回。不如就此一別，約再相會。”二人酒肆共飲，見黃花紅葉，妝點秋光，以劭別離之興。酒座司杯泛榮英，問酒家，方知是重陽佳節。范式曰：“吾幼亡父母，屈在商賈。經書雖則留心，親為妻子所累。幸賢弟有老母

在堂，汝母即吾母也。來年今日，必到賢弟家中，登堂拜母，以表通家之誼。”張劭曰：“但村落無可為款，倘蒙兄長不棄，當設雞黍以持，幸勿失信。”范式曰：“焉肯失信于賢弟耶？”二人飲了數杯，不忍相舍。張劭拜別范式。范式去后，劭凝望墮淚；式亦回顧淚下，兩各悵悵而去。有詩為證：手采黃花泛酒后，殷勤先訂隔年期。臨歧不忍輕分別，執手依依各淚垂。

且說張元伯到家，參見老母。母曰：“吾儿一去，音信不聞，令我懸望，如饑似渴。”張劭曰：“不孝男于途中遇山陽范巨卿，結為兄弟，以此逗留多時。”母曰：“巨卿何人也？”張劭備述詳細。母曰：“功名事，皆分定。既逢信義之人結交，甚快我心。”少刻，弟歸，亦以此事從頭說知，各各歡喜。自此張劭在家，再攻書史，以度歲月。光陰迅速，漸近重陽。劭乃預先畜養肥雞一只，杜醞濁酒。是日早起，洒掃草堂；中設母座，旁列范巨卿位；遍插菊花于瓶中，焚信香于座上。呼弟宰雞炊飯，以持巨卿。母曰：“山陽至此，迢遞千里，恐巨卿未必應期而至。持其來，殺雞未遲。”劭曰：“巨卿，信士也，必然今日至矣，安肯誤雞黍之約？入門便見所許之物，足見我之持久。如候巨卿來，而后宰之，不見我倦倦之意。”母曰：“吾儿之友，必是端士。”遂烹炮以持。是日，天晴日朗，万里無云。劭整其衣冠，獨立庄門而望。看看近午，不見到來。母恐誤了農桑，令張勤自去田頭收割。張劭听得前村犬吠，又往望之，如此六七遭。因看紅日西沉，觀出半輪新月，母出戶令弟喚劭曰：“儿久立倦矣！今日莫非巨卿不來？且自晚膳。”劭謂弟曰：“汝豈知巨卿不至耶？若范兄不至，吾誓不歸。汝農勞矣，可自歇息。”母弟再三勸歸，劭終不許。候至更深，各自歇息，劭倚門如醉如痴，風吹草木之聲，莫是范來，皆自驚訝。看見銀河耿耿，玉宇澄澄，漸至三更時分，月光都沒了。隱隱見黑影中，一人隨風而至。劭視之，乃巨卿也。再拜踊躍而大喜曰：“小弟自早直候至今，知兄非爽信也，兄果至矣。舊歲所約雞黍之物，備之已久。路遠風塵，別不會有人同來？”便請至草堂，与老母相見。范式并不答話，徑入草堂。張劭指座榻曰：“特設此位，專持兄來，兄當高座。”張劭笑容滿面，再拜于地曰：“兄既遠來，路途勞困，且未可与老母相見，杜醞雞黍，聊且充饑。”言訖又拜。范式僵立不語，但以衫袖反掩其面。劭乃自奔入廚下，取雞黍并酒，列于面前，再拜以進。曰：“酒肴雖微，劭之心也，幸兄勿責。”但見范于影中，以手綽其气而不食。劭曰：“兄意莫不怪老母并弟不曾遠接，不肯食之？容請母出与同伏罪。”范搖手止之。劭曰：“喚舍弟拜兄，若何？”范亦搖手而止之。劭曰：“兄食雞黍后進酒，若何？”范蹙其眉，似教張退后之意。劭曰：“雞黍不足以奉長者，乃劭當日之約，幸勿見嫌。”范曰：“弟稍退后，吾當盡情訴之。吾非陽世之人，乃陰魂也。”劭大驚曰：“兄何放出此言？”范曰：“自与兄弟相別之后，回家為妻子口腹之累，弱身商賈中，塵世滾滾，歲月匆匆，不覺又是一年。向日雞黍之約，非不挂心；近被蠅利所牽，忘其日期。今早鄰右送榮英酒至，方知是重陽。忽記賢弟之約，此心口醉。山陽至此，千里之隔，非一日可到。若不如期，賢弟以我為何物？雞黍之約，尚自爽信，何況大事乎？尋思無計。常聞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遂囑咐妻子曰：‘吾死之后，且勿下葬，持吾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囑罷，自則而死。魂駕陰風，特來赴雞黍之約。万望賢弟憐憫愚兄，恕其輕忽之過，鑒其凶暴之誠，不以千里之程，肯為辭親，到山陽一見吾尸，死亦矚目無憾矣。”言訖，淚如進泉，急离坐榻，下階砌。劭乃趨步逐之，不覺忽踏了蒼苔，顛倒于地。陰風拂面，不知巨卿所在。有詩為證：風吹落月夜三更，千里幽魂敘舊盟。只恨世人多負約，故將一死見平生。

張劭如夢如醉，放聲大哭。那哭聲，驚動母親并弟，急起視之，見堂上陳列雞黍酒果，張元伯昏倒于地。用水救醒，扶到堂上，半晌不能言，又哭至死。母問曰：“汝兄巨卿不來，有甚利害？何苦自哭如此！”劭曰：“巨卿以雞黍之約，已死于非命矣。”母曰：“何以知之？”劭曰：“适司親見巨卿到來，邀迎入坐，具雞黍以迎。但見其不食，再三懇之。巨卿曰：為商賈用心，失忘了日期。今早方醒，恐負所約，遂自則而死。陰魂千里，特來一見。母可容兒親到山陽葬兄之尸，兒明早收拾行李便行。”母哭曰：“古人有云：囚人夢赦，渴人夢漿。此是吾兒念念在心，故有此夢警耳。”劭曰：“非夢也，兒親見來，酒食見在；逐之不得，忽然顛倒，豈是夢乎？巨卿乃誠信之士，豈妄報耶！”弟曰：“此未可信。如有人到山陽去，當問其虛實。”劭曰：“人稟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則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仁所以配木，取其生意也。義所以配金，取其剛斷也。禮所以配水，取其謙下也。智所以配火，取其明達也。信所以配土，取其重厚也。圣人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車兀)，其何以行之哉？’又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巨卿既已為信而死，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弟專務農業，足可以奉老母。吾去之后，倍加恭敬；晨昏甘旨，勿使有失。”遂拜辭其母曰：“不孝男張劭，今為義兄范巨卿為信義而亡，須當往吊。已再三叮吟張勤，令侍養老母。母須早晚勉強飲食，勿以憂愁，自當善保尊體。劭于國不能盡忠，于家不能盡孝，徒生于天地之司耳。今當辭去，以全大信。”母曰：“吾兒去山陽，千里之遙，月余便回，何放出不利之語？”劭曰：“生如淳漚，死生之事，旦夕難保。”慟哭而拜。弟曰：“勤與兄同去，若何？”元伯曰：“母親無人侍季，汝當盡力事母，勿令吾憂。”洒淚別弟，背一個小書囊，來早便行。有詩為證：辭親別弟到山陽，千里迢迢客夢長。豈為友朋輕骨肉？只因信義迫中腸。

沿路上饑不擇食，寒不思衣。夜宿店舍，雖夢中亦哭。每日早起趕程，恨不得身生兩翼。行了數日，到了山陽。問巨卿何處住，徑奔至其家門首。見門戶鎖著，問及鄰人。鄰人曰：“巨卿死已過二七，其妻扶靈樞，往郭外去下葬。送葬之人，尚自未回。”劭問了去處，奔至郭外，望見山林前新筑一所土牆，牆外有數十人，面面相覷，各有驚異之狀。劭汗流如雨，走往觀之。見一婦人，身披重孝。一子約有十七八歲，伏棺而哭。元伯大叫曰：“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樞乎？”其婦曰：“來者莫非張元伯乎？”張曰：“張劭自來不會到此，何以知名姓耶？”婦泣曰：“此夫主再一之遺言也。夫主范巨卿，自洛陽回，常談賢叔盛德。前者重陽日，夫主忽舉止失措。對妻曰：‘我失卻元伯之大信，徒生何益！常聞人不能行千里，吾寧死，不敢有誤雞黍之約。死后且不可葬，持元伯來見我尸，方可入土。今日已及二七，人勸云：‘元伯不知何日得來，先葬訖，后報知未晚。’因此扶樞到此。眾人拽植入金井，并不能動，因此停住墳前，眾都驚怪。見叔叔遠來如此慌速，必然是也。”元伯乃哭倒于地。婦亦大慟，送殯之人，無不下淚。元伯于囊中取錢，令買祭物，香燭紙帛，陳列于前。取出祭文，酌酒再拜，號泣而讀。文曰：維某年月日，契弟張劭，謹以炙雞絮酒，致祭于仁兄巨卿范君之靈曰：于維巨卿，氣質虹霓，義高云漢。幸傾蓋于窮途，締盍淳于荒店。黃花九日，肝膽相盟；青劍三秋，頭顱可斷。堪憐月下淒涼，恍似日司眷戀。弟今辭母，來尋碧水青松；兄亦囑妻，仁望素車自練。故友那堪死別，誰將金石盟寒？大夫自是生輕，欲把昆吾鏢按。歷千百而不磨，期一言之必踐。倘靈爽之憂存，料冥途之長伴。嗚呼哀哉！尚饗。元伯發棺視之，哭聲動地。回顧嫂曰：“兄為弟亡，豈能獨生耶？囊中已具棺槨之費，愿嫂垂怜，不棄鄙賤，將劭葬于兄側，平生之大幸也。”嫂曰：“叔何放出

此言也？”勳曰：“吾志已決，請勿驚疑。”言訖，掣佩刀自刎而死。眾皆驚愕，為之設祭，具衣棺營葬于巨卿墓中。本州太守聞知，將此事表奏。明帝怜其信義深重，兩生雖不登第，亦可褒贈，以勵后人。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信義之祠”，墓號“信義之墓。”旌表門閭。官給衣糧，以膳其子。巨卿子范純綬，及第進士，官鴻臚寺卿。至今山陽古跡猶存，題詠極多。惟有無名氏《踏莎行》一詞最好，詞云：千里途遙，隔年期遠，片首相許心無變。寧將信義托游魂，堂中雞黍空勞勸。月暗燈昏，淚痕如線，死生雖隔情何限。靈輻若候故人來，黃泉一笑重相見。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邨鄰門開戰倚天，周公桔槔尚依然。休言道德無關鎖，一閉乾坤八百年。

這首詩，單說西京是帝王之都，左成皋，右澠池，前伊洛，后大河；真個形勢無雙，繁華第一；宋朝九代建都于此。今日說一樁故事，乃是西京人氏，一個是邢知縣，一個是單推官。他兩個都枉孝感坊下，并門而居。兩家宅眷，又是嫡親妹妹，姨丈相稱，所以往來甚密。雖為各姓，無異一家。先前，兩家未做官時節，妹妹同時懷孕，私下相約道：“若生下一男一女，當為婚姻。”後來單家生男，小名符郎，邢家生女，小名春娘。妹妹各對丈夫說通了，從此親家往來，非止一日。符郎和春娘幼時常在一處遊戲，兩家都稱他為小夫婦。以後漸漸長成，符郎改名飛英，字騰實，進館讀書；春娘深居繡閣。各不相見。其時宋徽宗宣和七年，春三月，邢公選了鄧州順陽縣知縣，單公選了揚州府推官，各要挈家上任。相約任滿之日，歸家成親。單推官帶了夫人和兒子符郎，自往揚州去做官，不題。卻說邢知縣到了鄧州順陽縣，未及半載，值金鞬子分道入寇。金將幹离不攻破了順陽，邢知縣一門遇害。春娘年十二歲，為亂兵所掠，轉賣在全州樂戶楊家，得錢十七千而去。春娘從小讀過經書及唐詩千首，頗通文墨，尤善應對。鴛母愛之如寶，改名楊玉，教以樂器及歌舞，無不精絕。正是：三千粉黛輸顏色，十二朱樓讓舞歌。只是一件，他終是宦家出身，舉止端詳。每詣公庭侍宴，呈藝畢，諸妓調笑虐浪，無所不至。楊玉嘿然獨立，不妄言笑，有良人風度。為這個上，前后官府，莫不愛之重之。話分兩頭。卻說單推官在任三年，時金虜陷了汴京，徽宗、欽宗兩朝天子，都被他擄去。虧殺呂好問說下了偽帝張邦昌，迎康王嗣統。康王渡江而南，即位于應天府，是為高宗。高宗懼怕金虜，不敢還西京，乃駕幸揚州。單推官率民兵護駕有功，累遷郎官之職，又隨駕至杭州。高宗愛杭州風景，駐蹕建都，改為臨安府。有詩為證：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卻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北一路地方，被金虜殘害，百姓從高東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到杭州入籍安插。單公時在戶部，閱看戶籍冊子，見有一“邢祥”名字，乃西京人。自思：“邢知縣名偵，此人名樣，敢是同行兄弟？自從游宦以後，邢家全無音耗相通，正在懸念。”乃道人密訪上，果邢知縣之弟，號為“四承務”者。急忙請來相見，問其消息。四承務答道：“自鄧州破後，傳聞家兄舉家受禍，未知的否。”因流淚不止，單公亦揪然不樂。念兒子年齒已長，意欲別國親事；猶恐傳言未的，媳婦尚在，且持干戈寧息，再行探听。從此單公與四承務仍認做親戚，往來不絕。再說高宗皇帝初即位，改元建炎；過了四年，又改元紹興。此時紹興元年，朝廷追敘南渡之

功，單飛英受父蔭，得授全州司戶。謝恩過了，擇日拜別父母起程，往全州到任。時年十八歲，一州官屬，只有單司戶年少，且是儀容俊秀，見者無不稱羨。上任之日，州守設公堂酒會飲，大集聲妓。原來宋朝有這個規矩：凡在籍娼戶，謂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听憑點名，喚來即應。這一日，楊玉也在數內。單司戶于眾妓中，只看得他上眼，大有眷愛之意。詩曰：曾紹紅繩到處隨，佳人才子兩相宜。風流的是張京兆，何日臨窗試畫眉？

司理姓鄭，名安，滎陽舊族，也是個少年才子。一見單司戶，便意氣相投，看他顧盼楊玉，已知其意。一日，鄭司理去拜單司戶，問道：“足下清年名族，為何單車赴仕，不攜宅眷？”單司戶答道：“實不相瞞，幼時曾定下妻室，因遭虞亂，存亡未卜，至今中饋尚虛。”司理笑道：“离索之感，人孰無之？此司歌妓楊玉，頗饒雅致，且作望梅止渴，何如？”司戶初時遜謝不敢，被司理言之再三，說到相知的分際，司戶隱瞞不得，只得吐露心腹。司理道：“既才子有意佳人，仆當為曲成之耳。”自此每遇宴會，司戶見了楊玉，反覺有些避嫌，不敢注目；然心中思慕愈甚。司理有心要玉成其事，但懼怕太守嚴毅，做不得手腳。如此二年。舊太守任滿升去，新太守姓陳，為人忠厚至誠，且與鄭司理是同鄉故舊。所以鄭司理屢次在太守面前，稱荐單司戶之才品，太守十分敬重。一日，鄭司理置酒，專請單司戶到私衙清話，只點楊玉一名抵候。這一日，比公筵宴不同，只有賓主二人，單司戶才得飽看楊玉，果然美麗！有詞名《憶秦娥》，詞云：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風，內家妝束。嬌羞慣把眉儿蹙，客人只唱傷心曲。傷心曲，一聲聲是怨紅愁綠。鄭司理開言道：“今日之會，並無他容，勿拘禮法。當開懷暢飲，務取盡歡。”遂斟巨觥來勸單司戶，楊玉清歌情酒。酒至半酣，單司戶看著楊玉，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假裝醉態不飲。鄭司理已知其意，便道：“且請到書齋散步，再容奉勸。”那書齋是司理自家看書的所在，擺設著書、畫、琴、棋，也有些古玩之類。單司戶那有心情去看，向竹榻上倒身便睡。鄭司理道：“既然仁兄困酒，暫請安息片時。”忙轉身而出，卻教楊玉斟下香茶一匝送去。單司戶素知司理有玉成之美，今番見楊玉獨自一個送茶，情知是放鬆了。忙起身把門掩上，雙手抱住楊玉求歡。楊玉佯推不允，單司戶道：“相慕小姐子，已非一日，難得今番機會。司理公平昔見愛，就使知覺，必不嗔怪。”楊玉也識破三分關竅，不敢固卻，只得順情。兩個遂在榻上，草草的云雨一場。有詩為證：相慕相怜二載余，今朝且喜兩情舒。雖然未得通宵樂，猶勝陽台夢是虛。

單司戶私問楊玉道：“你雖然才藝出色，偏覺雅致，不似青樓習氣，必是一個名公苗裔。今日休要瞞我，可從實說與我知道，果是何人？”楊玉滿面羞慚，答道：“實不相瞞，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姬所生也。”司戶大驚，問道：“既系宦族，汝父何官何姓？”楊玉不覺雙淚交流，答道：“妾本姓邢，在東京孝感坊居住，幼年曾許與母姨之子結婚。妾之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胡寇猖獗，父母皆遭兵刃，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又問道：“汝夫家姓甚？作何官職？所許嫁之子，又是何名？”楊玉道：“夫家姓單，那時為揚州推官。其子小名符郎，今亦不知存亡如何。”說罷，哭泣不止。司戶心中已知其為春娘了，且不說破，只安慰道：“汝今日鮮衣美食，花朝月夕，勾你受用。官府都另眼看做，誰人輕賤你？況宗族遠离，夫家存亡未卜，隨緣快活，亦足了一生矣。何乃自生悲泣耶？”楊玉感順答道：“妾聞‘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雖不幸風塵，實出無親。夫家宦族，即使無恙，妾亦不作團圓之望。若得嫁一小民，荊綈布

裙，啜菽飲水，亦是良人家媳婦，比在此中迎新送舊，勝卻千萬倍矣。”司戶點頭道：“你所見亦是。果有此心，我當與汝作主。”楊玉叩頭道：“恩官若能拔妾于苦海之中，真乃萬代陰德也。”說未畢，只見司理推門進來道：“陽台夢醒也未？如今無事，可飲酒矣。”司戶道：“酒已過醉，不能復飲。”司理道：“一分酒醉，十分心醉。”司戶道：“一分醉酒，十分醉德。”大家都笑起來，重來筵上，是日盡歡而散。過了數日，單司戶置酒，專請鄭司理答席，也喚楊玉一名答應。楊玉先到，單司戶不復與狎呢，遂正色問曰：“汝前日有言，為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未有正室，汝肯相隨我乎？”楊玉含淚答道：“積棘豈堪鳳凰所栖，若恩官可怜，得蒙收錄，使得備巾櫛之列，丰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固妾所愿也。但恐他日新孺人性嚴，不能相容，然妻自當含忍，萬一征色發聲，妾情愿持齋佞佛，終身獨宿，以報恩官之德耳。”司戶聞言，不覺慘然，方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至誠，非斑語也。少停，鄭司理到來，見楊玉淚痕未干，戲道：“古人云樂極生悲，信有之乎？”楊玉斂斂答道：“忱從中來，不可斷絕耳！”單司戶將楊玉立志從良說話，向鄭司理說了。鄭司理道：“足下若有此心，下官亦愿效一臂。”這一日，飲酒無話。席散后，單司戶在燈下修成家書一封，書中備言岳丈邢知縣全家受禍，春娘流落為娼，厭惡風塵，志向可憫。男情愿復聯舊約，不以良賤為嫌。單公拆書觀看大驚，隨即請邢四承務到來，商議此事，兩家各傷感不已。四承務要親往全州主張親事；教單公致書于太守求為春娘脫籍。單公寫書，付與四承務收訖，四承務作別而行。不一日，來到全州，徑入司戶衙中相見，道其來歷。單司戶先與鄭司理說知其事，司理一力攬掇，道：“諺云：賈易交，富易妻。今足下甘娶風塵之女，不以存亡易心，雖古人高義，不是過也。”遂同司戶到太守處，將情節告訴；單司戶把父親書札呈上。太守著了，道：“此美事也，敢不奉命？”次日，四承務具狀告府，求為釋賤歸良，以續舊婚事，太守當面批准了。候至日中，還不見發下文牒。單司戶疑有他變，密位人打探消息。見廚司正在忙亂，安排筵席。司戶猜道：“此酒為何而設？豈欲與楊玉舉離別觴耶？事已至此，只索听之。”少頃，果召楊玉抵候，席司只請通判一人。酒至三巡，食供兩套。太守喚楊玉近前，將司戶愿續舊婚，及邢樣所告脫籍之事，一一說了。楊玉拜謝道：“妾一身生死榮辱，全賴恩官提拔。”太守道：“汝今日尚在樂籍，明日即為縣君，將何以報我之德？”楊玉答道：“恩官拔人于火宅之中，陰德如山，妾惟有日夕吁天，愿恩官子孫富貴而已。”太守歎道：“麗色佳音，不可復得。”不覺前起抱持楊玉說道：“汝必有以報我。”那通判是個正直之人，見太守發狂，便离席起立，正色發作道：“既司戶有宿約，便是孺人，我等懼有同僚叔嫂之誼。君子進退當以禮，不可苟且，以傷雅道。”太守(足叔)(足昔)謝道：“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為過也。今得罪于司戶，當謝過以質耳。”乃令楊玉入內宅，与自己女眷相見。卻教人召司理、司戶二人，到后堂同席，直吃到天明方散。太守也不進衙，徑坐早堂，便下文書與楊家翁、媪，教除去楊玉名字。楊翁、楊媪出其不意，號哭而來，拜著太守訴道：“養女十余年，費盡心力。今既蒙明判，不敢抗拒。但愿一見而別，亦所甘心。”太守道人傳語楊玉。楊玉立在后堂，隔屏對翁、媪說道：“我夫妻重會，也是好事！我雖承汝十年撫養之恩，然所得金帛已多，亦足為汝養老之計。從此永訣，休得相念。”媪几自號哭不止，太守唱退了楊翁、楊媪。當時差州司人從，自宅堂中招出楊玉，徑送至司戶衙中；取出私財十萬錢，權佐資奩之費。司戶再三推辭，太守定教受了。是日，鄭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婚，如法成親，做起洞房花燭。有詩為證：風流司戶心如渴，文雅嬌娘意似狂。今夜官衙尋舊約，不教人話負心郎。

次日，太守同一府官員，都來慶賀，司戶置酒相持。四承務自歸臨安，回復單公去訖。司戶夫妻相愛，自不必說。光陰似箭，不覺三年任滿。春娘對司戶說道：“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姬愛官；其他妹妹中相處，也有情分契厚的。今將遠去，終身不復相見。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不識官人肯容否？”司戶道：“女之事，合州莫不聞之，何可隱諱？便治酒話別，何礙大体？”春娘乃設筵于會勝寺中，教人請楊翁、楊媪，及舊時同行妹妹相厚者十余人，都來會飲。至期，司戶先差人在會勝寺等候眾人到齊，方才來稟。楊翁、楊媪先到，以後眾妓陸續而來。從人點窖已齊，方敢稟知司戶，請孺人登輿。仆從如云，前呼后擁。到會勝寺中，與眾人相見。略敘寒暄，便上了筵席。飲至數巡，春娘自出席送酒。內中一妓，姓李，名英，原與楊姐家連居。其音樂技藝，皆是春娘教導。常呼春娘為姊，情似同胞，極相敬愛。自從春娘脫籍，李英好生思想，常有郁郁之意。是日，春娘送酒到他面前，李英忽然執春娘之手，說道：“姊今超脫污泥之中，高翔青云之上，似妹于沉淪糞土，無有出期，相去不啻天堂、地獄之隔，姊今何以救我？”說罷，遂放聲大哭。春娘不勝凄慘，流淚不止。原來李英有一件出色的本事：第一手好針線，能干暗中縫紉，分際不差。正是：織發夫人昔擅苛，神針娘子古來稀。誰人乞得天孫巧？十二樓中一李姬。

春娘道：“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吾妹肯來與我作伴否？”李英道：“若得阿姊為我方便，得脫此門路，是一段大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覓針線人，得我為之，素知阿姊心性，強似尋生分人也。”春娘道：“雖然如此，但吾妹平日與我同行同輩，今日豈能居我之下乎？”李英道：“我在風塵中，每自退姊一步，況今日云泥相隔，又有嫡庶之異；即使朝夕毒待阿姊，比于侍嬪，亦所甘心。況敢與阿姊比肩耶？”春娘道：“妹既有此心，奴當與司戶商之。”當晚席散。春娘回衙，將李英之事對司戶說了。司戶笑道：“一之為甚，豈可再乎！”春娘再三攛掇，司戶只是不允，春娘悶悶不悅。一連几日，李英道人以問安奶奶為名，就催促那事。春娘對司戶說道：“李家妹情性溫雅，針線又是第一，內助得如此人，誠所罕有。且官人能終身不納姬侍則已，若納他人，不如納李家妹，與我少小相處，兩不見笑。官人何不向守公求之？万一不從，不過棄一沒趣而已，妾亦有詞以回絕李氏。倘僥幸相從，豈非全美！”司戶被孺人強逼數次，不得已，先去與鄭司理說知了，提了他同去見太守，委曲道其緣故。太守笑道：“君欲一箭射雙雕乎？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當下太守再下文牒，與李英脫籍，送歸司戶。司戶將太守所贈十萬錢，一半繪與李姬，以為贖身之費；一半繪與楊姬，以酬其養育之勞。自此春娘與李英妹妹相稱，極其和睦。當初單飛英只身上任，今日一妻一妾，又都是才色雙全，意外良緣，歡喜無限。後人有詩云：

宮舍孤居思黯然，今朝彩線喜雙牽。符郎不念當時舊，邢氏徒懷再世緣。空手忽擎雙塊玉，污泥挺出并頭蓮。姻緣不論良和賤，婚牒書來五百年。

單司戶選吉起程，別了一府官僚，挈帶妻妾，還歸臨安宅院。單飛英率春娘拜見舅姑，彼此不覺傷感，痛哭了一場。哭罷，飛英又率李英拜見。單公問是何人，飛英述其來歷。單公大怒。說道：“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此乃萬不得已之事。又旁及外人，是何道理？”飛英惶恐謝罪，單公怒氣不息，老夫人從中勸解，遂引去李英于自己房中，要將改嫁。李英那里肯依允，只是苦苦哀求。老夫人見其至誠，且留

作伴。過了數日，看見李氏小心婉順，又愛他一手針線，遂勸單公收留與兒子為妾。單飛英遷授令丞。上司官每聞飛英娶娼之事，皆以為有義氣；互相傳說，無不加以欽敬，累荐至太常卿。春娘無子，李英生一子，春娘抱之，愛如己出。后讀書登第，遂為臨安名族。至今青樓傳為佳話。有詩為證：山盟海誓忽更遷，誰向青樓認舊緣？仁義還收仁義報，宦途無梗子孫賢。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君不見平陽公主馬前奴，一朝富貴嫁為夫？又不見咸陽東門種瓜者，昔日封侯何在也？榮枯貴賤如轉丸，風云變幻誠多端。達人知命總度外，傀儡場中一例看。這篇古風，是說人窮通有命，或先富后貧，先賤后貴，如云蹤無定，瞬息改觀，不由人意思測度。且如宋朝呂蒙正秀才未遇之時，家道艱難。三日不曾飽餐，天津橋上賒得一瓜，在橋柱上磕之，失手落于橋下。那瓜順水流去，不得入口。后來狀元及第，做到宰相地位，起造落瓜亭，以識窮時失意之事。你說做狀元宰相的人，命運未至，一瓜也無福消受。假如落瓜之時，向人說道：“此人后來榮貴。”被人做一萬個鬼臉，啐干了一千擔吐沫，也不為過，那個信他？所以說：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又如宋朝軍卒楊仁杲為丞相丁晉公治第，夏天負土運石，汗流不止，怨歎道：“同是一般父母所生，那住房子的，何等安樂！我們替他做工的，何等吃苦！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這里楊仁杲口出怨聲，卻被管工官聽得了，一頓皮鞭，打得負痛吞聲。不隔數年，丁丞相得罪，貶做崖州司戶。那楊仁杲從外戚起家，官至太尉，號為皇親，朝廷就將丁丞相府第，賜與楊仁杲居祝丁丞相起夫治第，分明是替楊仁杲做個工頭。正是：

桑田變滄海，滄海變桑田。窮通無定准，變換總由天。

閒話休題。則今說一節故事，叫做“楊八老越國奇逢”。那故事，遠不出漢、唐，近不出二宋，乃出自胡元之世，陝西西安府地方。這西安府乃《禹貢》雍州之域，周日王畿，秦日關中，漢日渭南，唐日關內，宋日永興，元日安西。話說元朝至大年間，一人姓楊名復，八月中秋節生日，小名八老，乃西安府藍屋縣人氏。妻李氏，生子才七歲，頭角秀異，天資聰敏，取名世道。夫妻兩口兒愛惜，自不必說。一日，楊八老對李氏商議道：“我年近三旬，讀書不就，家事日漸消乏。祖上原在閩、廣為商，我欲湊些資本，買辦貨物，往漳州商販，圖幾分利息，以為贍家之資，不知娘子意下如何？”李氏道：“妾聞治家以勤儉為本，守株待兔，豈是良圖？乘此壯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遲疑也。”八老道：“雖然如此，只是子幼妻嬌，放心不下。”李氏道：“孩兒幸喜長成，妾自能教訓，但愿你早去早回。”當日商量已定，擇個吉日出行，與妻子分別。帶個小廝，叫做隨童，出門搭了船只，往東南一路進發。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為商的苦處；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餐風宿水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水路風波殊未穩，陸程雞犬驚安寢。平生豪氣頓消磨，歌不發聲酒不飲。少資利薄多資累，匹夫懷璧將為罪。偶然小恙臥床幃，鄉關萬里書誰寄？一年三載不

回程，夢魂顛倒妻孥驚。燈花忽報行人至，闔門相慶如更生。男儿遠游雖得意，不如骨肉長相聚。請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闕生計？話說楊八老行至漳浦，下在槩媽媽家，專待收買番禺貨物。原來槩媽媽無子，只有一女，年二十三歲，曾贅個女婿，相幫過活。那女婿也死了，已經周年之外，女儿守寡在家。槩媽媽看見楊八老本錢丰厚，且是志誠老實，待人一團和氣，十分歡喜，意欲將寡女招贅，以靠終身。八老初時不肯，被槩媽媽再三勸道：“楊官人，你千鄉萬里，出外為客，若沒有切己的親戚，那個知疼著熱？如今我女儿年紀又小，正好相配官人，做個‘兩頭大’。你歸家去有娘子在家，在漳州來時，有我女儿。兩邊來往，都不寂寞，做生意也是方便順溜的。老身又不費你大錢大鈔，只是單生一女，要他嫁個好人，日后生男育女，連老身門戶都有依靠。就是你家中娘子知道時，料也不嗔怪。多少做客的，娼樓妓館，使錢撒漫，這還是本分之事。官人須從長計較，休得推阻。”八老見他說得近理，只得允了，擇日成親，入贅于槩家。夫妻和順，自此無話。不上二月，槩氏懷孕。期年之后，生下一個孩子，合家歡喜。三朝滿月，親戚慶賀，不在話下。卻說楊八老思想故鄉妻孥子幼，初意成親后，一年半載，便要回鄉看戲；因是懷了身孕，放心不下，以后生下孩儿，槩氏又不放他動身。光陰似箭，不覺住了三年，孩儿也兩周歲了，取名世德，雖然與世道排行，卻冒了槩氏的姓，叫做槩世德。楊八老一日對槩氏說，暫回關中，看看妻子便來。槩氏苦留不住，只得聽從。八老收拾貨物，打點起身。也有放下人頭帳目，與隨童分頭并日催討。八老為討欠帳，行至州前。只見挂下榜文，上寫道“近奉上司明文：倭寇生發，沿海搶劫，各州縣地方，須用心巡警，以防沖犯。一應出入，俱要盤詰。城門晚開早閉”等語。八老讀罷，吃了一驚，想道：“我方欲動身，不想有此寇警。倘或倭寇早晚來時，閉了城門，知道何日平靜？不如趁早走路為上。”也不去討帳，徑回身轉來。只說拖欠帳目，急切難取，待再來催討未遲。聞得路上賊寇生發，貨物且不帶去，只收拾些細軟行裝，來日便要起程。槩氏不忍割舍，抱著三歲的孩儿，對丈夫說道：“我母親只為終身無靠，將奴家嫁你，幸喜有這點骨血。你不看奴家面上，須牽挂著小孩子，千萬早去早回，勿使我母子懸望。”言訖，不覺雙眼流淚。楊八老也命好道：“娘子不須挂懷，三載夫妻，恩情不淺，此去也是萬不得已，一年半載，便得相逢也。”當晚槩媽媽治杯送行。次日清晨，楊八老起身梳洗，別了岳母和渾家，帶了隨童上路。未及兩日，在路吃了一驚。但見：舟車擠壓，男女奔忙。人人膽喪，盡愁海寇恣猖狂；個個心驚，只恨官兵無備御。扶幼攜老，難禁兩腳奔波；棄子拋妻，單為一身逃命。不辨貧窮富貴，急難中總則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處只求片地。正是：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楊八老看見鄉村百姓，紛紛攘攘，都來城中逃難，傳說倭寇一路放火殺人，官軍不能禁御，聲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體。進退兩難，思量無計，只得隨眾奔走，且到汀州城里，再作區處。又走了兩個時辰，約離城三里之地，忽听得喊聲震地，后面百姓們都號哭起來，卻是倭寇殺來了。眾人先唬得腳軟，奔跑不動。楊八老望見傍邊一座林子，向刺料里便走，也有許多人隨他去林叢中躲避。誰知倭寇有智，慣是四散埋伏。林子內先是一個倭子跳將出來，眾人欺他單身，正待一齊奮勇敵他。只見那倭子，把海叵羅吹了一聲，吹得嗚嗚的響，四圍許多倭賊，一個個舞著長刀，跳躍而來，正不知那里來的。有几个粗莽漢子，平昔間有些手腳的，拚著性命，將手中器械，上前迎敵。猶如火中投雪，風里揚塵，被倭賊一刀一個，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唬得眾人一齊下跪，口中只叫饒命。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擄得婦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煩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贈。只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話了。其男子但是

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發，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發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昔人有詩單道著倭寇行兵之法，詩云：

倭陣不喧嘩，紛紛正帶斜。螺聲飛蛺蝶，魚貫走長蛇。扇散全無影，刀來一片花。更兼真偽混，駕禍擾中華。

楊八老和一群百姓們，都被倭奴擒了，好似釜中之蟹，釜中之魚，沒處躲閃，只得隨順，以圖苟活。隨童已不見了，正不知他生死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何暇顧他人？莫說八老心中愁悶，且說眾倭奴在鄉村劫掠得許多金寶，心滿意足。聞得元朝大軍將到，搶了許多船隻，驅了所擄人口下船，一齊開洋，歡歡喜喜，徑回日本國去了。原來倭奴入寇，國王多有不知者，乃是各島窮民，合伙泛海，如中國賊盜之類，彼處只如做買賣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統，自稱大王之號。到回去，仍復隱諱了。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將十分中一二分，獻與本島頭目，互相容隱。如被中國人殺了，只作做買賣折本一般。所擄得壯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喚，剃了頭，赤了兩腳，與本國一般模樣，給與刀仗，教他跳戰之法。中國人懼怕，不敢不從。過了一年半載，水土習服，學起倭話來，竟與真倭無異了。光陰似箭，這楊八老在日本國，不覺住了一十九年。每夜私自對天拜禱：“愿神明護佑我楊復再轉家鄉，重會妻子。”如此寒暑無間。有詩為證：

異國飄零十九年，鄉關魂夢已茫然。蘇卿困虜旄俱脫，洪皓留金雪滿顛。彼為中朝甘守節，我成俘虜獲何愆？首丘無計傷心切，夜夜虔誠禱上天。

話說元泰定年間，日本國年歲荒歉，眾倭糾伙，又來入寇，也帶楊八老同行。八老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所喜者，乘此機會，到得中國。陝西、福建二處，俱有親屬，皇天護佑，萬一有骨肉重逢之日，再得團圓，也未可知。所憂者，此身全是倭奴形象，便是自家照著鏡子，也吃一驚，他人如何認得？況且刀槍無情，此去多凶少吉，枉送了性命。只是一說，寧作故鄉之鬼，不願為夷國之人。天天可憐，這番飄洋，只愿在陝、閩兩處便好，若在他方也是枉然。原來倭寇飄洋，也有個天數，听憑風勢：若是北風，便犯廣東一路；若是東風，便犯福建一路；若是東北風，便犯溫州一路；若是東南風，便犯淮揚一路。此時二月天气，眾倭登船离岸，正值東北風大盛，一連數日，吹個不住，徑飄向溫州一路而來。那時元朝承平日久，沿海備御俱疏，就有几只船，几百老弱軍士，都不堪拒戰，望風逃走。眾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殺人。楊八老雖然心中不愿，也不免隨行逐隊。這一番自二月至八月，官軍連敗了數陣，搶了幾個市鎮，轉掠寧紹，又到餘杭，其凶暴不可盡述。各府州縣寫了告急表章，申奏朝廷。旨下兵部，差平江路普花元帥領兵征剿。這普花元帥足智多謀，又手下多有精兵良將，奉命克日興師，大刀闊斧，殺奔浙江路上來。前哨打探倭寇占住清水閘為穴，普花元帥約會浙中兵馬，水陸并進。那倭寇平素輕視官軍，不以為意。誰知普花元帥手下有十個統軍，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多帶火器，四面埋伏。一等倭賊戰酣之際，埋伏都起，火器一齊發作，殺得他走頭沒路，大敗虧輸，斬首千餘級，

活捉二百餘人，其搶船逃命者，又被水路官兵截殺，也多有落水死者。普花元帥得勝，賞了三軍。猶恐余倭未盡，遣兵四下搜獲。真個是：饒伊凶暴如狼虎，惡貫盈時定受殃。話分兩頭。卻說清水閘上有順濟廟，其神姓馮名俊，錢塘人氏。年十六歲時，夢見玉帝遣天神傳命割開其腹，換去五臟六腑，醒來猶覺腹痛。從幼失學，未曾知書，自此忽然開悟，無書不曉，下筆成文，又能預知將來禍福之事。忽一日，臥于家中，叫喚不起，良久方醒。自言適在東海龍王處赴宴，被他勸酒過醉。家人不信，及嘔吐出來都是海錯異味，目所未睹，方知真實。到三十六歲，忽對人說：“玉帝命我為江濤之神，三日后，必當赴任。”至期無疾而終。是日，江中波濤大作，行舟將覆，忽見朱幡皂蓋，白馬紅纓，簇擁一神，現形雲端間，口中叱吒之聲。俄頃，波恬浪息。問之土人，其形貌乃馮俊也。于是就其所居，立廟祠之，賜名順濟廟。紹定年間，累封英烈王之號。其神大有靈應。倭寇占住清水閘時，楊八老私向廟中祈禱，問答得個大吉之兆，心中暗喜。與先年一般向被擄去的，共十三人約會，大兵到時，出首投降，又怕官軍不分真假，拿去請功，狐疑不決。到這八月二十八日，倭寇大敗，楊八老與十二個人，俱潛躲在順濟廟中，不敢出頭。正在兩難，急听得廟外喊聲大舉，乃是老王千戶，名喚王國雄，引著官軍入來搜廟。一十三人盡被活捉，捆縛做一團兒，吊在廊下。眾人口稱冤枉，都說不是真倭，那里睬他？此時天色已晚，老王千戶權就廟中歇宿，打點明早解官請功。事有湊巧，老王千戶帶個貼身伏侍的家人，叫做王興，夜間起來出恭，聞得廊下哀號之聲，其中有一個像關中聲音，好生奇異。悄悄地點個燈去，打一看，看到楊八老面貌，有些疑惑，問道：“你們既說不是真倭，是那里人氏？如何入了倭賊伙內，又是一般形貌？”楊八老訴道：“眾人都是閩中百姓，只我是安西府蓋屋縣人。十九年前在漳浦做客，被倭寇擄去，髡頭跣足，受了萬般辛苦。眾人是同時被難的。今番來到此地，便想要自行出首。其奈形狀怪異，不遇個相識之人，恐不相信，因此狐疑不決。幸天兵得勝，倭賊敗亡，我等指望重見天日，不期老將軍不行細審，一概捆吊，明日解到軍門，性命不保。”說罷，眾人都哭起來。王興忙搖手道：“不可高聲啼哭，恐惊醒了老將軍，反為不美。則你這安西府漢子，姓甚名誰？”楊八老道：“我姓楊名復，小名八老。長官也帶些關中語音，莫非同郡人么？”王興聽說，吃了一驚：“原來你就是我舊主人！可記得隨童么？小人就是。”楊八老道：“怎不記得！只是須眉非舊，端的對面不相認了。自當初在閩中分散，如何卻在此處？”王興道：“且莫細談，明早老將軍起身發解時，我站在旁邊，你只看著我，喚我名字起來，小人自來與你分解。”說罷，提了燈自去了。眾人都向八老問其緣故，八老略說一二，莫不歡喜。正是：

死中得活因災退，絕處逢生遇救來。

原來隨童跟著楊八老之時，才一十九歲，如今又加十九年，是三十八歲人了，急切如何認得？當先與主人分散，躲在茅廁中，僥幸不曾被倭賊所掠。那時老王千戶還是百戶之職，在彼領兵。偶然遇見，見他伶俐，問其來歷，收在身邊伏侍，就便許他訪問主人消息，誰知杳無音信。後來老王百戶有功，升了千戶，改調浙中地方做官。隨意改名王興，做了身邊一個得力的家人。也是楊八老命不當盡，祿不當終，否極泰來，天教他主仆相逢。閒話休題。卻說老王千戶次早點齊人眾，解下一十三名倭犯，要解往軍門請功。正待起身，忽見倭犯中一人，看定王興，高聲叫道：“隨童，我是你舊主人，可來救我！”王興假意認了一認，兩下抱頭而哭。因事體年遠，老王千戶也忘其所

以了，忙喚王興，問其緣故。王興一一訴說：“此乃小人十九年前失散之主人也。彼時尋覓不見，不意被倭賊擄去。小人看他面貌有些相似，正在疑惑，誰想他到認得小人，喚起小人的舊名。望恩主辨其冤情，釋放我舊主人。小人便死在階前，瞑目無怨。”說罷，放聲大哭。眾倭犯都一齊聲冤起來，各道家鄉姓氏，情節相似。老王千戶道：“既有此冤情，我也不敢自專，解在帥府，教他自行分辨。”王興道：“求恩主將小人一齊解去，好做對證。”老王千戶起初不允，被王興哀求不過，只得允了。當日將一十三名倭犯，連王興解到帥府。普花元帥道：“既是倭犯，便行斬首。”那一十三名倭犯，一個個高聲叫冤起來，內中王興也叫冤枉。王國雄便跪下去，將王興所言事情，稟了一遍。普花元帥准信，就教王國雄押著一干倭犯，并王興發到紹興郡丞楊世道處，審明回報。故元時節，郡丞即如今通判之職，卻只下太守一肩，與太守同理府事，最有權柄。那日，郡丞楊公升廳理事，甚是齊整。怎見得？有詩為證：吏書站立如泥塑，軍卒分開似木雕。隨你凶人好似鬼，公庭刑法不相饒。老王千戶奉帥府之命，親押一十三名倭犯到楊郡丞廳前，相見已畢，備言來歷。楊公送出廳門，復歸公座。先是王興開口訴冤，那一班倭犯哀聲動地。楊公問了王興口詞，先喚楊八老來審。楊八老將姓名家鄉備細說了。楊郡丞問道：“既是蓋屋縣人，你妻族何姓？有子無子？”楊八老道：“妻族東村李氏，止生一子，取名世道。小人到漳浦為商之時，孩兒年方七歲。在漳浦住了三年，就陷身倭國，經今又十九年。自從離家之后，音耗不通，妻子不知死亡。若是孩兒撫養得長大，算來該二十九歲了。老爺不信時，移文到蓋...”縣中，將三党親族姓名，一一對驗，小人之冤可白矣。”再問王興，所言皆同。眾人只齊聲叫冤。楊公一一細審，都是閩中百姓，同時被擄的。楊公沉吟半晌，唱道：“權且收監，待行文本處查明來歷，方好釋放。”當下散堂，回衙見了母親楊老夫人，口稱怪事不絕。老夫人問道：“孩兒今日問何公事？口稱怪異，何也？”楊公道：“有王千戶解到倭犯一十三名，說起來都是我中國百姓，被倭奴擄去的，是個假倭，不是真倭。內中一人，姓楊名復，乃關中縣人氏。他說二十一年前，別妻李氏，往漳浦經商。三年之后，遭倭寇作亂，擄他到倭國去了。與妻臨別之時，有兒年方七歲，到今算該二十九歲了。母親常說孩兒七歲時，父親往漳州為商，一去不回。他家鄉姓名正與父親相同，其妻子姓名，又分毫不異。孩兒今年正二十九歲，世上不信有此相合之事。況且王千戶有個家人王興，一口認定是他舊主。那王興說舊名隨童，在漳浦亂軍分散，又與我爺舊仆同名，所以稱怪。”老夫人也不覺稱道：“怪事，怪事！世上相同的事也頗有，不信件件皆合，事有可疑。你明日再行吊審，我在屏后竊聽，是非頃刻可決。”楊世道領命，次日重喚取一十三名倭犯，再行細鞫。其言與昨無二。老夫人在屏后大叫道：“楊世道我兒！不須再問，則這個蓋屋縣人，正是你父親！那王興端的是隨童了。”驚得郡丞楊世道手腳不迭，一跌跌下公座來，抱了楊八老放聲大哭，請歸后堂，王興也隨進來。當下母子夫妻三口，抱頭而哭，分明是夢里相逢一般。則這隨童也哭做一堆。哭了一個不耐煩，方才拜見父親。隨童也來磕頭，認舊時主人、主母。楊八老對兒子道：“我在倭國，夜夜對天禱告，只愿再轉家鄉，重會妻子。今日皇天可憐，果遂所愿。且喜孩兒榮貴，万千之喜。只是那一十二人，都是閩中百姓，與我同時被擄的，實出無奈。吾兒速與昭雪，不可偏枯，使他怨望。”楊世道領了父親言語，便把一十二人盡行開放，又各贈回鄉路費三兩，眾人謝恩不荊一面分付書吏寫下文書，申復帥府；一面安排做慶賀筵席。衙內整備香湯，伏侍八老沐浴過了，通身換了新衣，頂冠束帶。楊世道娶得夫人張氏，出來拜見公公。一門骨肉團圓，歡喜無限。這一事鬧遍了紹興府前。本府檄太守聽說楊郡丞認了父親，備下羊

酒，特往稱賀，定要請楊太公相見。楊復只得出來，見了槩公，敘禮已畢，分賓而坐。槩太守欣羨不已。楊郡丞置酒留款。飲酒中間，槩太守問楊太公何由久客閩中，以致此禍。楊八老答道：“初意一年半載便飲還鄉，何期下在槩家，他家適有寡女，年二十三歲，正欲招夫幫家過活。老夫入贅彼家，以此淹留三載。”槩公問道：“在彼三年，曾有生育否？”八老答道：“因是槩家懷孕，生下一兒，兩不相舍，不然也回去久矣。”槩公又問道：“所生令郎可會取名？”八老不知太守姓名，便隨口應道：“因是本縣小兒取名世道，那槩氏所生就取名槩世德，要見兩姓兄弟之意。算來槩氏所生之子，今年也該二十二歲了，不知他母子存亡下落。”說罷，下淚如雨。槩太守也不盡歡。又飲了數杯，作別回去，與母親槩老夫人說知如此如此：“他說在漳浦所娶槩家，與母親同姓，年庚不差，莫非此人就是我父親？”槩老夫人道：“你明日備個筵席，請他赴宴，待我屏后窺之，便見端的。”次日，楊八老具個通家名帖，來答拜槩公，槩公也置酒留款。槩老夫人在屏后偷看，那時八老衣冠濟楚，又不似先前倭賊樣子，一發容易認了。槩老夫人听不多几句言語，便大叫道：“我兒槩世德，快請你父親進衙相見！”楊八老出自意外，倒吃了一驚。槩太守慌忙跪下道：“孩兒不識親顏，乞恕不孝之罪。”請到私衙，與槩老夫人相見，抱頭而哭，與楊郡丞衙中無異。正敘話間，楊郡丞遣隨童到太守衙中，迎接父親。聽說太守也認了父親，隨童大驚，撞入私衙，見了槩老夫人，磕頭相見。槩老夫人問起，方知就是隨童。此時隨童才敘出失散之后，遇了王百戶始末根由。闔門歡喜無限，槩太守娶妻蔣氏，也來拜見公公。槩公命重整筵席，請楊郡丞到來，備細說明。一守一丞，到此方認做的親兄弟。當日連楊衙小夫人張氏都請過來，做個合家歡筵席，這一場歡喜非校分明是：苦盡生甘，否極遇泰。丰城之劍再合，合浦之珠復回。高年學究，忽然及第連科；乞食貧兒，驀地發財掘藏。寡婦得夫花發蕊，孤兒遇父草行根。喜勝他鄉遇故知，歡如久旱逢甘雨。兩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楊八老在日本國受了一十九年辛苦，誰知前妻李氏所生孩兒楊世道，后妻槩氏所生孩兒槩世德，長大成人，中同年進士，又同選在紹興一郡為官。今日天遣相逢，在枷鎖中脫出性命，就認了兩位夫人，兩個貴子，真是古今罕有。第三日闔郡官員盡知奇事，都來賀喜。老王千戶也來稱賀，已知王興是楊家舊仆，不相爭護。王興已娶有老婆，在老王千戶家。老王千戶奉承槩太守、楊郡丞，疾忙差人送王興妻子到于府中完聚。槩太守和楊郡丞一齊備個文書，到普花元帥處，述其認父始末。普花元帥奏表朝廷，一門封贈。槩世德復姓歸宗，仍叫楊世德。八老在任上安享榮華，壽登耆耄而終。此乃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榮枯得失，盡是八字安排，不可強求。有詩為證：

才离地獄忽登天，二子雙妻富貴全。命里有時終自有，人生何必苦埋怨？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寶劍長琴四海游，浩歌自是恣風流。丈夫莫道無知己，明月豪僧遇客舟。楊益，字謙之，浙江永嘉人也。自幼儻有大節，不拘細行。博學雄文，授貴州安庄縣令。安庄縣地接岭表，南通巴蜀，蠻僚錯雜，人好蠱毒戰鬥，不知禮義文字，事鬼信神，俗尚妖法，產多金銀珠翠珍寶。原來宋朝制度，外官辭朝，皇帝臨軒親問，臣工各獻詩章，以此卜為政能否。建炎二年丁卯三月，楊益承旨辭朝，高宗皇帝問楊益曰：“卿為

何官？”楊益奏曰：“臣授貴州安庄縣知縣。”帝曰：“卿亦詢訪安庄風景乎？”楊益有詩一首獻上，詩云：

蠻煙寥落在東風，万里天涯迢遞中。人語殊方相識少，鳥聲睨睨听來同。桄榔連碧迷征路，象郡南天絕便鴻。自愧年來無寸補，還將禮樂俟元功。

高宗听奏是詩，首肯久之，惻然心動，曰：“卿處殊方，誠為可憫。暫去攝理，不久取卿回用也。”楊益揮淚拜辭，出到朝外，遇見鎮撫使郭仲威。二人揖畢，仲威曰：“聞君榮任安庄，如何是好？”楊益道：“蠻煙瘴疫，九死一生，欲待不去，奈日暮途窮，去時必陷死地，煩乞賜教！”仲威答道：“要知端的，除是與你去問恩主周鎮撫，方知備細。恩主見謫連州，即今也要起身。”二人同來見鎮撫周望，楊益叩首再拜曰：“楊某近任安庄邊縣，煩望指示。”周望慌忙答禮，說道：“安庄蠻僚出沒之處，家戶都有妖法，蠱毒魅人。若能降伏得他，財寶盡你得了；若不能處置得他，須要仔細。尊正夫人亦不可帶去，恐土官無禮。”楊益見說了，雙淚交流，道言：“怎生是好？”周望怜楊益苦切，說道：“我見謫遣連州，與公同路，直到廣東界上，與你分別。一路盤纏，足下不須計念。”楊益二人拜辭出來，等了半月有余，跟著周望一同起身。郭仲威治酒送別過，自去了。二人來到鎮江，雇只大船。周望、楊益用了中間幾個大艙口，其余艙口，俱是水手搭人覓錢，搭有三四十人。內有一個游方僧人，上湖廣武當去燒香的，也搭在眾人艙里。這僧人說是伏牛山來的，且是粗魯，不肯小心。共艙有十二三個人，都不喜他，他倒要人煮茶做飯與他吃。這共艙的人說道：“出家人慈悲小心，不貪飲，那里反倒要討我們的便宜？”這和尚听得說，回話道：“你這一起是小人，我要你伏侍，不嫌你也就夠了。”口里千小人，万小人罵眾人。眾人都氣起來，也有罵這和尚的，也有打這和尚的。這僧人不慌不忙，隨手指著罵他的說道：“不要罵！”那罵的人就出聲不得，閉了口，又指著打他的說道：“不要打！”那打的人就動手不得，癱了手。這幾個木呆了，一堆儿坐在艙里，只白著眼看。有一輩不會打罵和尚的人，看見如此模樣，都驚張起來，叫道：“不好了，有妖怪在這里！”喊天叫地，各艙人听得，都走來看。也驚動了官艙里周、楊二公。兩個走到艙口來看，果見此事，也吃惊起來。正要問和尚，這和尚見周、楊二人是個官府，便起身朝著兩個打個問訊，說道：“小僧是伏牛山來的僧人，要去武當隨喜的，偶然搭在寶舟上，被眾人欺負，望二位大人做主。”周鎮撫說道：“打罵你，雖是他們不是；你如此，也不是出家人慈悲的道理。”和尚見說，回話道：“既是二位大人替他討饒，我并不計較了。”把手去摸這啞的嘴，道：“你自說！”這啞的人便說得話起來；又把手去扯這癱的手，道：“你自動！”這癱的人便抬得手起來，就如耍場戲子一般，滿船人都一齊笑起來。周鎮撫悄悄的與楊益說道：“這和尚必是有法的，我們正要尋這樣人，何不留他去你艙里問他？”楊益道：“說得是，我艙里沒家眷，可以住得。”就與和尚說道：“你既與眾人打伙不便，就到我艙里權住罷。隨茶粥飯，不要計較。”和尚說道：“取擾不該。”和尚就到楊益艙里住下。一住過了三四日，早晚說些經典或世務話，和尚都曉得。楊益時常說些路上切要話，打動和尚，又與他說道要去安庄縣做知縣。和尚說道：“去安庄做官，要打點停當，方才可去。”楊益把貧難之事，備說與和尚。和尚說道：“小僧姓李，原籍是四川雅州人，有几房移在威清縣住，我家也有弟兄姊妹。我回去，替你尋個有法術手段得的人，相伴你去，才無事。若尋不得人，不可輕易去。我且不上武當了，陪你去廣里去。”楊益再三致謝，把心腹事備細與和尚說知。這和尚見楊益開心見誠，為人

平易本分，和尚愈加敬重楊公，又知道楊公甚貧，去自己搭連內取十來兩好赤金子，五六十兩碎銀子，送與楊公做盤纏。楊公再三推辭不肯受，和尚定要送，楊公方才受了。不覺在船中半個月余，來到廣東瓊州地方。周鎮撫與楊公說：“我往東去是連州，本該在這裡相陪足下，如今有這個好善心的長老在這裡，可托付他，不須得我了。我只就此作別，后日天幸再會。”又再三囑咐長老說道：“凡事全仗。”長老說：“不須分付，小僧自理會得。”周鎮撫又安排些酒食，與楊公、和尚作別。飲了半日酒，周望另討個小船自去了。且說楊公與長老在船中，又行了幾日，來到偏橋縣地方。長老來對楊公說道：“這是我家的地方了，把船泊在馬頭去處，我先上去尋人，端的就來下船，只在此等。”和尚自駝上搭連禪杖，別了自去。一連去了七八日，並無信息，等得楊公肚里好焦。雖然如此，卻也諒得過這和尚是個有信行的好漢，決無誑言之事，每日只懸懸而望。到第九日上，只見這長老領著七八個人，挑著兩擔箱籠，若干吃食東西；又抬著一乘有人的轎子，來到船邊。掀起轎帘兒，看著船艙口，扶出一個美貌佳人，年近二十四五歲的模樣。看這婦女生得如何？詩云：獨占陽台萬點春，石榴裙染碧湘云。眼前秋水渾無底，絕勝襄王紫玉君。又詩云：

海棠枝上月三更，醉里楊妃自出群。馬上琵琶催去急，阿蠻空恨艷陽春。

說這長老與這婦人與楊公相見已畢，又叫過有媳婦的一房老小，一個義女，兩個小廝，都來叩頭。長老指著這婦人說道：“他是我的嫡堂侄女兒，因寡居在家里，我特地把他來伏事大人。他自幼學得些法術，大人前路，凡百事都依著他，自然無事”就把箱籠東西，叫人著落停當。天色已晚，長老一行人權在船上歇了。這媳婦、丫鬟去火艙里安排些茶飯，與各人吃了，李氏又自賞了五錢銀子與船家。楊公見不費一文東西，白得了一個佳人并若干箱籠人口，拜謝長老，說道：“荷蒙大恩，犬馬難報！”長老道：“都是緣法，諒非人為。”飲酒罷，長老與眾人自去別艙里歇了。楊公自與李氏到官艙里同寢，一夜綢繆，言不能荊次日，長老起來，與眾人吃了早飯，就與楊公、李氏作別，又分付李氏道：“我前日已分付了，你務要小心在意，不可托大！榮遷之日再會。”長老直看得開船去了，方才轉身。且說這李氏，非但生得妖嬈美貌，又兼稟性溫柔，百能百俐。也是天生的聰明，與楊公彼此相愛，就如結發一般。又行過十數日，來到爛熳江了。說這個爛熳江，東通巴蜀川江，西通滇池夜郎，諸江會合，水最湍急利害，無風亦浪，舟楫難濟。船到江口，水手待要吃飯飽了，才好開船過江。開了船時，風水大，住手不得，況兼江中都是尖鋒石插，要隨著河道放去，若遇著時，這船就罷了。船上人打點端正，才要發號開船，只見李氏慌對楊公說：“不可開船，還要躲風三日，才好放過去。”楊公說道：“如今沒風，怎的倒不要開船？”李氏說道：“這大風只在頃刻間來了。依我說，把船快放入浦里去躲這大風。”楊公正要試李氏的本事，就叫水手問道：“這裡有個浦子么？”水手稟道：“前面有個石埭浦，浦西北角上有個羅市，人家也多，諸般皆有，正好歇船。”楊公說：“恁的把船快放入去。”水手一齊把船撐動。剛剛才要撐入浦子口，只見那風從西北角上吹將來，初時揚塵，次后拔木，一江綠水都烏黑了。那浪掀天括地，鬼哭神號，驚怕殺人。這陣大風不知壞了多少船只，直顛狂到日落時方息。李氏叫過丫環媳婦，做茶飯吃了，收拾宿了。次日，仍又發起風來。到午后風定了，有幾只小船兒，載著市上土物來賣。楊公見李氏非但曉得法術，又曉得天文，心中歡喜，就叫船上人買些新鮮果品土物，奉承李氏。又有一只船上叫賣菟醬，這菟醬滋味如何？有詩為證：

白玉盤中簇絳茵，光明金鼎露丰神。 榘精八月枝頭熟，釀就人間琥珀新。

楊公說道：“我只聞得說，苽醬是滇蜀美味，也不會得吃，何不買些與奶奶吃？”叫水手去問那賣苽醬的，這一罐子要賣多少錢。賣苽醬的說：“要五百貫足錢。”楊公說：“恁的，叫小廝進艙里問奶奶討錢數與他。”小廝進到艙里，問奶奶取錢買醬。李氏說：“這醬不要買他的，買了有口舌。”小廝出來回復楊公。楊公說：“買一罐醬值得甚的，便有口舌？奶奶只是見貴了，不舍得錢，故如此說。”自把些銀子與這蠻人，買了這罐醬，拿進艙里去。揭開罐子看時，這醬端的香氣就噴出來，顏色就如紅瑪瑙一般可愛。吃些在口里，且是甜美得好，李氏慌忙討這罐子醬蓋了，說道：“老爹不可吃他的，口舌就來了。這苽醬我這裡沒有的，出在南越國。其木似谷樹，其葉如桑榘，長二三寸，又不肯多生。九月后，霜里方熟。土人采之，釀醞成醬，先進王家，誠為珍味。這個是盜出來賣的，事已露了。”原來這苽醬是都堂著縣官差富戶去南越國用重價購求來的，都堂也不敢自用，要進朝廷的奇味。富戶吃了千辛萬苦，費了若干財物，破了家，才設法得一罐子。正要換個銀罐子盛了，送縣官轉送都堂，被這蠻子盜出來。富戶因失了醬，舉家慌張，四散緝獲，就如死了人的一般。有人知風，報與富戶。富戶押著正牌，駕起一只快船，二三十人，各執刀槍，鳴鑼擊鼓，殺奔楊知縣船上來，要取這醬。那兵船離不遠，只有半箭之地。楊知縣听得這風色慌了，躲在艙里說道：“奶奶，如何是好？”李氏說道：“我教老爹不要買他的，如今惹出這場大事來。蠻子去處，動不動便殺起來，那顧禮法！”李氏又道：“老爹不要慌。”連忙叫小廝拿一盆水進艙來，念個咒，望著水里一畫，只見那只兵船就如釘釘在水里的一般，隨他撐也撐不動，上前也上前不得，落后也落后不得，只釘住在水中間。兵船上人都慌起來，說道：“官船上必然有妖法，快去請人來斗法。”這裡李氏已叫水手過去，打著鄉談說道：“列位不要發惱，官船偶然在貴地躲風，歇船在此，因有人拿苽醬來賣，不知就里，一時間買了這醬，并不會動。送還原物便罷，這價錢也不要了。”兵船上人見說得好，又知道醬不會吃他的，說道：“只要還了原物，這原銀也送還。”水手回來復楊知縣，拿這罐醬送過去。兵船上還了原銀，兩邊都不動刀兵。李氏把手在水盆里連畫几畫，那兵船便輕輕撐了去，把這偷醬的賊送去縣里問罪。楊知縣說道：“虧殺奶奶，救得這場禍！”李氏說道：“今后只依著我，管你沒事。”次日，風也不發了。正是：金波不動魚龍寂，玉樹無聲鳥雀栖。眾人吃了早飯，便把船放過江。一路上要行便行，要止便止，漸漸近安庄地方。本縣吏書門皂人役接著，都來參拜。原來安庄縣只有一知一典，有個徐典史，也來迎接相見了，先回縣里去。到得本次，人夫接著，把行李扛抬起來，把乘四人轎抬了奶奶，又有二乘小轎，几匹馬，與從人使女，各乘騎了，先送到縣里去。楊知縣隨後起身，路上打著些蠻中鼓樂，遠近人听得新知縣到任，都來看。楊知縣到得縣里，徑進后堂衙里，安穩了奶奶家小，才出到后堂，與典史拜見。禮畢，就吃公堂酒席。飲酒之間，楊知縣與徐典史說：“我初到這裡，不知土俗民情，煩乞指教。”徐典史回話道：“不才還要長官扶持，怎敢當此！”因說道：“這裡地方與馬龍連接，馬龍有個薛宣尉司，他是唐朝薛仁貴之后，其富敵國。僚蠻乞佬，只服薛尉司約束。本縣雖與宣尉司表里，衙門常規，長官行香后，先去看望他，他才答禮，彼此酒禮往來，煩望長官在意。”楊知縣說道：“我都知得。”又問道：“這裡與馬龍多遠？”徐典史回話道：“離本縣四十余里。”又說些縣里事務。飲酒已畢，彼此都散入衙去。楊知縣對奶奶說這宣尉司的緣故。李氏說：“薛宣尉年紀小，極是作聰的。若是小心與他相好，錢財也得了他的。我們回去，還在他手里。不可托大，說他

是土官，不可怠慢他。”又說道：“這三日內，有一個穿紅的妖人無禮，來見你時，切不可被他哄起身來，不要采他。”楊知縣都記在心里了。等待三日，城隍廟行香到任，就坐堂，所屬都來參見。發放已畢，只見階下有個穿紅布員領戴頂方頭巾的土人，走到楊知縣面前，也不下跪，口里說道：“請起來，老人作揖。”知縣相公問道：“你是那縣的老人？與我這衙門有相干也無相干？”老人也不回報甚么，口里又說道：“請起來，老人作揖。”知縣相公雖不采他，被他三番兩次在面前如此侮弄，又見兩邊看的人多了，褻威損重，又恐人恥笑，只記得奶奶說不要立起身來，那時氣發了，那里顧得甚么？就叫皂隸：“拿這老人下去，與我著實打！”只見跑過兩個皂隸來，要拿下去打時，那老人硬著腰，兩個人那里拿得倒？口里又說道：“打不得！”知縣相公定要打。眾皂隸們一齊上，把這老人拿下，打了十板。眾吏典都來討饒，楊公叱道：“趕出去！”這老人一頭走，一頭說道：“不要慌！”知縣相公坐堂是個好日子，止望發頭順利，撞出這個歹人來，惱這一場，只得勉強發落些事，投文畫卯了，悶悶的就散了堂，退入衙里來。李奶奶接著，說道：“我分付老爹不要采這個穿紅的人，你又與他計較！”楊公說道：“依奶奶言語，并不會起身，端端的坐著，只打得他十板。”奶奶又說道：“他正是來斗法的人！你若起身時，他便夜來變妖作怪，百般驚嚇你。你卻怕死討饒，這縣官只當是他做了。那門皂吏書，都是他一路，那里有你我做主？如今被打了，他卻不來弄神通驚你，只等夜里來害你性命。”楊公道：“怎生是好？”奶奶說道：“不妨事，老爹且寬心，晚間自有道理。”楊公又說道：“全仗奶奶。”待到晚，吃了飯，收拾停當。李奶奶先把白粉灰按著四方，畫四個符，中間空處，也畫個符，就教老爹坐在中間符上。分付道：“夜里怪物來驚嚇你，你切不可動身，只端端坐在符上，也不要怕他。”李奶奶也結束，箱里取出一個三四寸長的大金針來，把香燭朱符，供養在神前，貼貼的坐在白粉圈子外等候。約莫著到二更時分，耳邊听得風雨之聲，漸漸響近，來到房檐口，就如裂帛一聲響，飛到房里來。這個惡物，如茶盤大，看不甚明白，望著楊公扑將來。扑到白圈子外，就做住，繞著白圈子飛，只扑不進來。楊公驚得捉身不祝李奶奶念動咒，把這道符望空燒了。卻也有靈，這惡物就不似發頭飛得急速了。說時遲，那時快，李奶奶打起精神，雙眼定睛，看著這惡物，喝聲：“住！”疾忙拿起右手來，一把去搶這惡物，那惡物就望著地扑將下來。這李奶奶隨著勢，就低身把手按在地上，雙手拿這惡物起來看時，就如一個大蝙蝠模樣，渾身黑白花紋，一個鮮紅長嘴，看了怕殺人。楊公驚得呆了半晌，才起得身來。李氏對老爹說：“這惡物是老人化身來的，若把這惡物打死在這里，那老人也就死了，恐不好解手。他的子孫也多了，必來報仇。我且留著他。”把兩片翼翅雙疊做一處，拿過金針釘在白圈子里符上，這惡物動也動不得。拿個籃儿蓋好了，恐貓鼠之類害他。李氏與老爹自來房里睡了。次日，起來升堂，只見有二十來個老人，衣服齊整，都來跪在知縣相公面前，說道：“小人都是龐老人的親鄰，龐某不知高低，夜來沖激老爹，被老爹拿了，煩望開恩，只饒恕這一遭，小人与他自來孝順老爹。”知縣相公說道：“你們既然曉得，我若沒本事，也不敢來這里做官。我也不殺他，看他怎生脫身！”眾老人們說道：“實不敢瞞老爹，這縣里自來是他與幾個把持，不由官府做主。如今曉得老爹的法了，再也不敢冒犯老爹，饒放龐老人一個，滿縣人自然歸順！”知縣相公又說道：“你眾人且起來，我自處。”眾人啾啾連聲而退。知縣散了堂，來衙里見李奶奶，備說討饒一事。李氏道：“待明日這干人再來討饒，才可放他。”又過了一夜，次日知縣相公坐堂，眾老人又來跪著討饒，此時哀告苦切。知縣說：“看你眾人面上，且姑恕他這一次。下次再無禮，決不饒了！”眾老人拜謝而去。知縣退入衙里來，李氏

說：“如今可放他了。”到夜來，李氏走進白圈子里，拔起金針，那個惡物就飛去了。這惡物飛到家里，那龐老人就在床上爬起來，作謝眾老人，說道：“几乎不得與列位見了。這知縣相公猶可，這奶奶利害。他的法術，不知那里學來的，比我們的不同。過日同列位備禮去叩頭，再不要去惹他了。”請眾老人吃些酒食，各人相別，說道：“改日約齊了，同去參拜。”且說楊公退入衙里來，向李氏稱謝。李氏道：“老爹，今日就可去看薛宣尉了。”楊公道：“容備禮方好去得。”李氏道：“禮已備下了：金花金緞，兩匹文葛，一個名人手卷，一個古硯。”預備的，取出來就是，不要楊公費一些心。楊公出來，撥些人夫驕馬，連夜去。天明時分，到馬龍地方。這宣尉司偌大一個衙門，周圍都是高磚城裹著；城里又筑個圃子，方圓二十余里；圃子里廳堂池榭，就如王者。知縣相公到得宣尉司府門首，著人通報入去。一會間，有人出來請入去。薛宣尉自也來接。到大門上，二人相見，各遜揖同進。到堂上行禮畢，就請楊知縣去后堂坐下吃茶。彼此通道寒溫已畢，請到花園里廳上赴宴。薛宣尉見楊知縣人品雖是瘦小，卻有學問，又善談吐，能詩能飲。飲酒間，薛宣尉要試楊知縣才思，叫人拿出一面紫金古鏡來。薛宣尉說道：“這鏡是紫金鑄的，沖瑩光潔，悉照秋毫。鏡背有八卦，按卦扣之，各應四位之聲，中則應黃鐘之聲。漢成帝嘗持鏡為飛燕畫眉，因用不斷膠，臨鏡呢呢而崩。”楊公持看古鏡，果然奇古，就作一銘，銘云：猗與茲器，肇制軒轅。大冶范金，炎帝秉虔。鑿開混沌，大明中天。伏氏畫卦，四象乃全。因時制律，師曠審焉。高下清濁，官微周旋。形色既具，效用不愆。君子視則，冠裳儼然；淑婉臨之，朗然而天。妍媸畢見，不為少遷。喜怒在彼，我何與焉？相公寫畢，文不加點，送與薛宣尉看。薛宣尉把這文章番復細看，又見寫得好，不住口稱贊，說是漢文晉字，天下奇才，王、楊、盧、駱之流。又取出一面小古鏡來，比前更加奇古，再要求一銘。楊公又作一銘，銘云：

察見淵魚，實惟不祥。靡聰靡明，順帝之光。全神返照，內外兩忘。

薛宣尉看了這銘，說道：“辭旨精拔，愈出愈奇。”更加敬服楊公。一連留住五日，每日好筵席款洽楊公。薛宣尉問起龐老人之事，楊公備說這來歷，二人都笑起來。楊公苦死告辭要回縣來，薛宣尉再三不忍拋別，問楊公道：“足下尊庚？”楊公道：“不才虛度三十六歲。”薛宣尉道：“在下今年二十六歲，公長弟十歲。”就拜楊公為兄。二人結義了，彼此歡喜。又擺酒席送行，贈楊公二千余兩金銀酒器。楊公再三推辭，薛宣尉說道：“我與公既為兄弟，不須計較。弟頗得過，兄乃初任，又在不足中，時常要送東西與兄，以后再不必推卻。”楊公拜謝，別了薛宣尉，回到縣里來，只見龐老人與一千老人，備羊酒緞匹，每人一百兩銀子，共有二千余兩，送入縣里來。楊知縣看見許多東西，說道：“生受你們，恐不好受么！”眾老人都說道：“小人們些須薄意，老爹不比往常來的知縣相公。這地方雖是夷人難治，人最老實一性的。小人們歸順，概縣人誰敢梗化？時常還有孝順老爹。”楊公見如此殷勤，就留這一千人在吏舍里吃些酒飯。眾老人拜謝去了。舊例：夷人告一紙狀子，不管准不准，先納三錢紙價。每限狀子多，自有若干銀子。如遇人命，若愿講和，里鄰干證估凶身家事厚薄，請知縣相公把家私分作三股，一股送與知縣，一股給與苦主，留一股與凶身，如此就說好官府。蠻夷中另是一種風俗，如遇時節，遠近人都來饋送。楊知縣在安庄三年有余，得了好些財物。凡有所得，就送到薛宣尉寄頓，這知縣相公宦囊也頗盛了。一日，對薛宣尉說道：“知足不辱，楊益在此，蒙兄顧愛，嘗叨厚賜，況俸資也可過得日子了。楊益已告

致仕，只是有這些俸資，如何得到家里？煩望兄長救濟！”薛宣尉說道：“兄既告致仕，我也留你不得了。這里積下的財物，我自著人送去下船，不須兄費心。”楊公就此相別。薛宣尉又擺酒席送行，又送千金贖禮，俱預先送在船里。楊公回到縣里來，叫眾老人們都到縣里來，說道：“我在此三年，生受你們多了。我已致仕，今日與你們相別。我也分些東西與你眾人，這是我的意思。我來時這幾個箱籠，如今去也只是這幾個箱籠，當堂上你們自看。”眾老人又稟道：“沒甚孝順老爹，怎敢倒要老爹的東西？”各人些小受了些，都歡喜拜謝了自去。起身之日，百姓都擺列香花燈燭送行。縣里人只見楊公沒甚行李，那曉得都是薛宣尉預先送在船里停當了。楊公只像個沒東西的一般。楊公與李氏下了船，照依舊路回來。一路平安，行了一月有余，來到舊日泊船之處，近著李氏家了。泊到岸邊，只見那個長老并幾個人伴，都在那里等，都上船來，與楊公相見，彼此歡天喜地。李氏也來拜見長老。楊公就教擺酒來，聊敘久別之情。楊公把在縣的事都說與長老。長老回話道：“我都曉得了，不必說。今日小僧來此，別無甚話，專為舍侄女一事。他原有丈夫，我因見足下去不得，以此不顧廉恥，使侄女相伴足下，到那縣里。謝天地，無事故回來。十分好了。侄女其實不得去了，還要送歸前夫，財物憑你處。”楊公听得說，兩淚交流，大哭起來，拜倒在奶奶、長老面前，說道：“丟得我好苦，我只是死了罷！”拔出一把小解手刀來，望著咽喉便刎。李氏慌忙抱住，奪了刀，也就啼哭起來。長老來勸，說道：“不要哭了，終須一別。我原許還他丈夫，出家人不說謊。”楊知縣帶著眼淚，說道：“財物憑長老、奶奶取去，只是痛苦不得過。”長老見這楊公如此情真，說道：“我自育處。且在船里宿了，明日作別。”楊公與李氏一夜不會合眼，淚不會干，說了一夜。到明日早起來，梳洗飯畢。長老主張把宦資作十分，說：“楊大人取了六分，侄女取了三分，我也取了一分。”各人都無話說。李氏與楊公兩個抱住，那里肯舍？真個是生離死別。李氏只得自上岸去了。楊公也開了船。那個長老又說道：“這條水路最是難走，我直送你到臨安才回來。我們不打劫別人的東西也好了，終不成倒被別人打劫了去。”這和尚直送楊知縣到臨安，楊知縣苦死留這僧人在家住了兩月。楊公又厚贈這長老，又修書致意李氏，自此信使不絕。有詩為證：

蠻邦薄宦一孤身，全賴高僧覽好音。隨地相逢休傲慢，世間何處沒奇人？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君騎白馬連云棧，我駕孤舟亂石灘。揚鞭舉棹休相笑，煙波名利大家難。

話說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間，黃榜招賢，大開選常去這東京汴梁城內虎弔營中，一秀才姓陳名辛，字從善，年二十歲，故父是殿前太尉。這官人不幸父母蚤亡，只單身獨自，自小好學，學得文武雙全。正是文欺孔孟，武賽孫吳。五經三史，六韜三略，無所不曉。新娶得一個渾家，乃東京金梁橋下張待詔之女，小字如春，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夫妻二人，如魚似水，且是說得著，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這陳辛一心向善，常好齋供僧道。一日，與妻言說：“今黃榜招賢，我欲赴選，求得一官半職，改換門閭，多少是好！”如春答曰：“只恐你命運不通，不得中舉。”陳辛曰：“我正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數日，去赴選場，偕眾伺候掛榜。旬日之間，金榜題名，已登三甲進士。瓊林宴罷，謝恩，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回家說與妻如春道：“今我蒙聖恩，除做南雄巡檢之職，就要走馬上任。我聞廣東一路，千層峻嶺，萬疊高山，路途難行，盜賊煙瘴極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之奈何？”如春日：“奴一身嫁與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官，便是路途險難，只得前去，何必憂心？”陳辛見妻如此說，心下稍寬。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當日陳巡檢喚當直王吉分付曰：“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檢之職，爭奈路途生艱難，你與我尋一個使喚的，同前去。”王吉領命，往街市尋覓，不在話下。卻說陳巡檢分付廚下使喚的：“明日是四月初三日，設齋多備齋供，不問云游全真道人，都要齋他，不得有缺。”不說這里齋主備辦，只說大羅仙界有一真人，號曰紫陽真君，于仙界觀見陳辛奉真齋道，好生志誠。今投南雄巡檢，爭奈他妻有千日之災，分付大慧真人：“化作道童，聽吾法旨：你可假名羅童，權與陳辛作伴當，護送夫妻二人。他妻若遇妖精，你可護送。”道童聽旨，同真君到陳辛宅中，與陳巡檢相見禮畢。齋罷，真君問陳辛曰：“何故往日設齋歡喜，今日如何煩惱？”陳辛叉手告曰：“听小生訴稟：今蒙聖恩，除南雄巡檢，爭奈路遠難行，又無兄弟，因此憂悶也。”真人曰：“我有這個道童，喚做羅童，年紀雖小，有些能處。今日權借與齋官，送到南雄沙角鎮，便著他回來。”夫妻二人拜謝曰：“感蒙尊師降臨，又賜道童相伴，此恩難報。”真人曰：“貧道物外之人，不思榮辱，豈圖報答？”拂袖而去了。陳辛曰：“且喜添得羅童做伴。”收拾琴劍書箱，辭了親戚鄰里，封鎖門戶，離了東京。十里長亭，五里短亭，迤邐而進。一路上，但見：村前茅舍，庄后竹籬。村醪香通磁缸，濁酒滿盛瓦瓮。架上麻衣，昨日芒郎留下當；酒帘大字，鄉中學究醉時書。沽酒客暫解擔囊，趨路人不停車馬。陳巡檢騎著馬，如春乘著轎，王吉、羅童挑著書箱行李，在路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羅童

心中自忖：“我是大羅仙中大慧真人，今奉紫陽真君法旨，教我跟陳巡檢往南雄沙角鎮去。吾故意妝風做痴，教他不識咱真相。”遂乃行走不動，上前退后。如春見羅童如此嫌遲，好生心惱，再三要趕回去，陳巡檢不肯，恐背了真人重恩。羅童正行在路，打火造飯，哭哭啼啼不肯吃，連陳巡檢也厭煩了，如春孺人執性定要趕羅童回去。羅童越耍風，叫走不動。王吉攙扶著行，不五里叫腰疼，大哭不止。如春說與陳巡檢：“當初指望得羅童用，今日不會得他半分之一力，不如教他回去！”陳巡檢不合听了孺人言語，打發羅童回去，有分教，如春爭些個做了失鄉之鬼。正是：

鹿迷鄭相應難辨，蝶夢周公未可知。

當日打發羅童回去，且得耳根清淨。陳巡檢夫妻和王吉三人前行。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陽洞。洞中有一怪，號曰申陽公，乃獼猴精也。弟兄三人：一個是通天大聖，一個是彌天大聖，一個是齊天大聖。小妹便是泗州聖母。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變化多端，能降各洞山精，管領諸山猛獸。興妖作法，攝偷可意佳人；嘯月吟風，醉飲非凡美酒。與天地齊休，日月同長。這齊天大聖在洞中，觀見嶺下轎中，抬著一個佳人，嬌嫩如花似玉，意欲取他，乃喚山神分付：“听吾號令，便化客店，你做小二哥，我做店主人。他必到此店投宿，更深夜靜，攝此婦人入洞中。”山神听令化作一店，申陽公變作店主坐在店中。卻好至黃昏時分，陳巡檢與孺人如春并王吉至梅嶺下，見天色黃昏，路逢一店，喚招商客店。王吉向前去敲門。店小二問曰：“客長有何勾當？”王吉答道：“我主人乃南雄沙角巡檢之任，到此趕不著館驛，欲借店中一宿，來蚤便行。”申陽公迎接陳巡檢夫妻二人入店，頭房安下。申陽公說與陳巡檢曰：“老夫今年八十余歲，今晚多口，勸官人一句：前面梅嶺好生僻靜，虎狼劫盜極多，不如就老夫這里安下孺人，官人自先去到任，多差弓兵人等來取卻好。”陳巡檢答曰：“小官三代將門之子，通曉武藝，常懷報國之心，豈怕虎狼盜賊？”申公情知難勸，便不敢言，自退去了。且說陳巡檢夫妻二人到店房中，吃了些晚飯，卻好一更，看看二更。陳巡檢先上床脫衣而臥，只見就中起一陣風。正是：

吹折地獄門前樹，刮起鄴都頂上塵。

那陣風過處，吹得燈半滅而復明。陳巡檢大驚，急穿衣起來看時，就房中不見了孺人。開房門叫得王吉，那王吉睡中叫將起來，不知頭由，慌張失勢。陳巡檢說與王吉：“房中起一陣狂風，不見了孺人。”主仆二人急叫店主人時，叫不應了。仔細看時，和店房都不見了，連王吉也吃一驚。看時，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止有書箱行李并馬在面前，并無燈火，客店、店主人皆無蹤跡。只因此夜，直教陳巡檢三年不見孺人之面。未知久后如何？正是：

雨里煙村霧里都，不分南北路程途。多疑看罷僧繇畫，收起丹青一軸圖。

陳巡檢與王吉听譙樓更鼓，正打四更。當夜月明星光之下，主仆二人，前無客店，后無人家，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只得教王吉挑了行李，自跳上馬，月光之下，依路徑而行。在路陳巡檢尋思：“不知是何妖法，化作客店。攝了我妻去？從古至今，不見聞此異事。”巡檢一頭行，一頭哭：“我妻不知著落。”迤邐而行，卻好天明。王吉勸官人：“且休煩惱，理會正事。前面梅嶺，望著好生險峻崎嶇，凹凸難行；只得過此嶺，且去沙角鎮上了任，卻來打听，尋取孺人不遲。”陳巡檢听了王吉之言，只得勉強

而行。且說申陽公攝了張如春，歸于洞中。惊得魂飛魄散，半晌醒來，淚如雨下。元來洞中先有一娘子，名喚牡丹，亦被攝在洞中日久，向前來勸如春，不要煩惱。申公說与如春娘子：“小圣与娘子前生有緣，今日得到洞中，別有一個世界。你吃了我仙桃、仙酒、胡麻飯，便是長生不死之人。你看我這洞中仙女，盡是几間攝將來的。娘子休悶，且共你蘭房同床云雨。”如春見說，哀哀痛哭，告申公曰：“奴奴不愿洞中快樂，長生不死，只求早死。若說云雨，實然不愿。”申公見說如此，自思：“我為他春心蕩漾，他如今煩惱，未可歸順。其婦人性執，若逼令他，必定尋死，卻不可惜了這等端妍少貌之人！”乃喚一婦人，名喚金蓮，洞主也是日前攝來的，在洞中多年矣。申公分付：“好好勸如春，早晚好待他，將好言語誘他，等他回心。”金蓮引如春到房中，將酒食管待。如春酒也不吃，食也不吃，只是煩惱。金蓮、牡丹二婦人再三勸他：“你既被攝到此間，只得無奈何，自古道：‘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頭？’”如春告金蓮云：“姐姐，你豈知我今生夫妻分离，被這老妖半夜攝將到此，強要奴家云雨，決不依隨，只求快死，以表我貞洁。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奴今宁死而不受辱。”金蓮說：“要知山下事，請問過來人”。這事我也曾經來。我家在南雄府住，丈夫富貴，也被申公攝來洞中五年。你見他貌惡，當初我亦如此，后來慣熟，方才好過。你既到此，只得沒奈何，隨順了他罷！”如春大怒，罵云：“我不似你這等淫賤，貪生受辱，枉為人在世，潑賤之女！”金蓮云：“好言不听，禍必臨身。”遂自回報申公，說新來佳人，不肯隨順，惡言誹謗，勸他不從。申公大怒而言：“這個賤人，如此無禮！本待將銅錘打死，為他花容無比，不忍下手，可奈他執意不從。”交付牡丹娘子：“你管押著他，將這賤人剪發齊眉，蓬頭赤腳，罰去山頭挑水，澆灌花木，一日与他三頓淡飯。”牡丹依言，將張如春剪發齊眉，赤了雙腳，把一副水桶与他。如春自思：欲投岩澗中而死，万一天可怜見，苦盡甘來，還有再見丈夫之日。不免含淚而挑水。正是：宁為困苦全貞婦，不作貪淫下賤人。不說張氏如春在洞中受苦，且說陳巡檢与同王吉自离東京，在路兩月余，至梅岭之北，被申陽公攝了孺人去，千方無計尋覓。王吉勸官人且去上任，巡檢只得棄舍而行。乃望面前一村酒店，巡檢到店門前下馬，与王吉入店買酒飯吃了，算還酒飯錢，再上馬而去。見一個草舍，乃是賣卦的，在梅岭下，招牌上寫：“楊殿干請仙下筆，吉凶有准，禍福無差。”陳巡檢到門前，下馬离鞍，入門与楊殿干相見已畢。殿干問：“尊官何來？”陳巡檢將昨夜失妻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楊殿干焚香請圣，陳巡檢跪拜禱祝。只見楊殿干請仙至，降筆判斷四句，詩曰：

千日逢災厄，佳人意自堅。紫陽來到日，鏡破再團圓。

楊殿干斷曰：“官人且省煩惱，孺人有千日之災。三年之后，再遇紫陽，夫婦團圓。”陳巡檢自思：“東京曾遇紫陽真人，借羅童為伴；因羅童嘔气，打發他回去。此間相隔數千里路，如何得紫陽到此？”遂乃心中少寬，還了卦錢，謝了楊殿干，上馬同王吉并眾人上梅岭來。陳巡檢看那岭時，真個險峻欲問世間煙障路，大庾梅岭苦心酸。磨牙猛虎成群走，吐气巴蛇滿地攢。陳巡檢并一行人過了梅岭，岭南二十里，有一小亭，名喚做接官亭。巡檢下馬，入亭中暫歇。忽見王吉報說：“有南雄沙角鎮巡檢衙門弓兵人等，遠來迎接。”陳巡檢喚入，參拜畢。過了一夜，次日同弓兵吏卒走馬上任。至于衙中升廳，眾人參賀已畢。陳巡檢在沙角鎮做官，且是清正嚴謹。光陰似箭，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坐間移。倏忽在任，不覺一載有余，差人打听孺人消息，并

無蹤跡。端的：好似石沉東海底，猶如線斷紙風箏。陳巡檢為因孺人無有消息，心中好悶，思憶渾家，終日下淚。正思念張如春之際，忽弓兵上報：“相公，禍事！今有南雄府尹札付來報軍情：有一強人，姓楊名廣，綽號‘鎮山虎’，聚集五七百小嘍囉，占据南林村，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百姓遭殃。札付巡檢，火速帶領所管一千人馬，關領軍器，前去收捕，毋得遲誤。”陳巡檢聞知，火速收拾軍器鞍馬，披挂已了，引著一千人馬，徑奔南林村來。卻說那南林村鎮山虎正在寨中飲酒，小嘍囉報說：“官軍到來。”急上馬持刀，一聲鑼響，引了五百小嘍囉，前來迎敵。陳巡檢與鎮山虎并不打話，兩馬相交，那草寇怎敵得陳巡檢過？斗無十合，一矛刺鎮山虎于馬下，梟其首級，殺散小嘍囉，將首級回南雄府，當廳呈獻。府尹大喜。重賞了當，自回巡檢衙，辦酒慶賀已畢。只因斬了鎮山虎，真個是：威名大振南雄府，武藝高強眾所欽。這陳巡檢在任，倏忽卻早三年官滿，新官交替。陳巡檢收拾行裝，與王吉離了沙角鎮，兩程并作一程行。相望庾嶺之下，紅日西沉，天色已晚。陳巡檢一行人，望見遠遠松林間，有一座寺。王吉告官人：“前面有一座寺，我們去投宿則個。”陳巡檢勒馬向前，看那寺時，額上有“紅蓮寺”三個大金字。巡檢下馬，同一行人入寺。元來這寺中長老，名號稱大惠禪師，佛法廣大，德行清高，是個古佛出世。當時行者報與長老：“有一過往官人投宿。”長老教行者相請。巡檢入方丈參見長老。禮畢，長老問：“官人何來？”陳巡檢備說前事，“萬望長老慈悲，指點陳辛，尋得孺人回鄉，不忘重恩。”長老曰：“官人聽稟：此怪是白猿精，千年成器，變化難測。你孺人性貞烈，不肯依隨，被他剪發赤腳，挑水澆花，受其苦楚。此人號曰申陽公，常到寺中，聽說禪機，講其佛法。官人若要見孺人，可在我寺中住幾時。等申陽公來時，我勸化他回心，放還你妻如何？”陳巡檢見長老如此說，心中喜歡，且在寺中歇下。正是：

五里亭亭一小峰，上分南北與西東。世間多少迷途客，一指還歸大道中。

陳巡檢在紅蓮寺中，一住十余日。忽一日，行者報與長老：“申陽公到寺來也。”巡檢聞之，躲于方丈中屏風後面。只見長老相迎，申陽公入方丈敘禮畢，分位而坐，行者獻茶。茶罷，申陽公告長老曰：“小聖無能斷除愛欲，只為色心迷戀本性，誰能虎項解金鈴？”長老答曰：“尊聖要解虎項金鈴，可解色心本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塵不染，萬法皆明。莫怪老僧多言相勸，聞知你洞中有一如春娘子，在洞三年。他是貞節之婦，可放他一命還鄉，此便是斷卻欲心也。”申陽公聽罷回言：“長老，小聖心中正恨此人，罰他挑水三年，不肯回心。這等愚頑，決不輕放！”陳巡檢在屏風後听得說，正是：提起心頭火，咬碎口中牙。陳巡檢大怒，拔出所佩寶劍，劈頭便砍。申陽公用手一指，其劍反著自身。申陽公曰：“吾不看長老之面，將你粉骨碎身，此冤必報。”道罷，申陽公別了長老回去了。自洞中叫張如春在面前，欲要剖腹取心，害其性命。得牡丹、金蓮二人救解，依舊挑水澆花，不在話下。且說陳巡檢不知妻子下落，到也罷了，既曉得在申陽洞中，心下倍加煩惱，在紅蓮寺方丈中拜告長老：“怎生得見我妻之面？”長老曰：“要見不難，老僧指一條徑路，上山去尋。”長老叫行者引巡檢去山間尋訪，行者自回寺。只說陳辛去尋妻，未知尋得見尋不見？正是：風定始知蟬在樹，燈殘方見月臨窗。當日陳巡檢帶了王吉，一同行者到梅嶺山頭，不顧崎嶇峻嶮，走到山岩潭畔，見個赤腳挑水婦人。慌忙向前看時，正是如春。夫妻二人抱頭而哭，各訴前情，莫非夢中相見，一一告訴。如春說：“昨日申公回洞，幾乎一命不存。”巡檢乃言：“謝紅蓮寺長老指路來尋，不想卻好遇你，不如共你逃走了罷。”如春道：“走不

得。申公妖法廣大，神通莫測。他若知我走，赶上時，和官人性命不留。我聞申公平日只怕紫陽真君，除非求得他來，方解其難。官人可急回寺去，莫待申公知之，其禍不校”陳巡檢只得棄了如春，歸寺中拜謝長老，說已見嬌妻，言：“申公只怕紫陽真君，他在東京曾與陳辛相會，今此間一遠，如何得他來救？”長老見他如此哀告，乃言：“等我和你入定去看，便見分曉。”長老教行者焚香，入定去了一晌。出定回來，說與陳巡檢曰：“當初紫陽真君與你一個道童，你到半路趕了他回去。你如今便可往，急走三日，必有報應。”陳巡檢見說，依其言，急急步行出寺，迤邐行了兩日，並無蹤跡。且說紫陽真君在大羅仙境與羅童曰：“吾三年前，那陳巡檢去上任時，他妻合有千日之災，今已將滿。吾怜他養道修真，好生虔心，吾今與汝同下凡間，去梅嶺救取其妻回鄉。”羅童听旨，一同下凡，往廣東路上行來。這日卻好陳巡檢撞見真君同羅童遠遠而來，乃急急向前跪拜，哀告曰：“真君，望救度！弟子妻張如春被申陽公妖法攝在洞中三年，受其苦楚，望真君救難則個！”真君笑曰：“陳辛，你可先去紅蓮寺中等，我便到也。”陳辛拜別先回寺中，備辦香案，迎接真君救難。正是：

法莫持身不等閒，立身起業有多般。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鄴都出世難。

陳巡檢在寺中等了一日，只見紫陽真君行至寺中，端的道貌非凡。長老直出寺門迎接，入方丈敘禮畢，分賓主坐定。長老看紫陽真君，端的神儀八極之表，道貌堂堂，威儀凜凜。陳巡檢拜在真君面前，告曰：“望真君慈悲，早救陳辛妻張如春性命還鄉，自當重重拜答深恩。”真君乃于香案前，口中不知說了几句言語，只見就方丈里起一陣風。但見：無形無影透人懷，二月桃花被綽開。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云來，那風過處，只見兩個紅巾天將出現，甚是勇猛。這兩員神將朝著真君聲喏道：“吾師有何法旨？”紫陽真君曰：“快與我去申陽洞中，擒齊天大聖前來，不可有失。”兩員天將去不多時，將申公一條鐵索鎖著，押到真君面前。申公跪下，紫陽真君判斷，令天將將申公押入鄴都天牢問罪。教羅童入申陽洞中，將眾多婦女各各救出洞來，各令發付回家去訖。張如春與陳辛夫妻再得團圓，向前拜謝紫陽真人。真人別了長老、陳辛，與羅童冉冉騰空而去了。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與一寺僧行別了，收拾行李驕馬，王吉并一行從人離了紅蓮寺。迤邐在路，不則一日，回到東京故鄉。夫妻團圓，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為證：三年辛苦在申陽，恩愛夫妻痛斷腸。終是妖邪難勝正，貞名落得至今揚。——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貴逼身來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時万户侯？

這八句詩，乃是晚唐時貫休所作。那貫休是個有名的詩僧，因避黃巢之亂，來于越地，將此詩獻與錢王求見。錢王一見此詩，大加歎賞，但嫌其“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殊無恢廓之意，遣人對他說，教和尚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許相見。貫休應聲，吟詩四句。詩曰：不羨榮華不懼威，添州改字總難依。聞云野鶴無常住，何處江天不可飛？吟罷，飄然而入蜀。錢王懊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後人有詩譏誚錢王，云：文人自古傲王侯，滄海何曾擇細流？一個詩僧容不得，如何安口望添州？此詩是說錢王度量窄狹，所以不能恢廓霸圖，止于一十四州之主。雖如此說，像錢王生于亂世，獨霸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王，稱孤道寡，非通小可。你道錢王是誰？他怎生樣出

身？有詩為證：項氏宗衰 劉氏窮，一朝龍戰定關中。紛紛肉眼看成敗，誰向塵埃識駿雄？話說錢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臨安縣人氏。其母懷孕之時家中時常火發，及至救之，又復不見，舉家怪異。忽一日，黃昏時候，錢公自外而來，遙見一條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頭垂及地，約長丈余，兩目熠熠有光。錢公大驚，正欲聲張，忽然不見。只見前后火光互天，錢公以為失火，急呼鄰里求救。眾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聽說錢家火起，都爬起來，收拾撓鉤水桶來救火時，那里有什么火！但聞房中呱呱之聲，錢媽媽已產下一個孩兒。錢公因自己錯呼救火，蒿惱了鄰里，十分慚愧，正不過意，又見了這條大蜥蜴，都是怪事，想所產孩兒，必然是妖物，留之無益，不如溺死，以絕后患。也是這小孩兒命不該絕，本鄰有個王婆，平生念佛好善，與錢媽媽往來最厚。這一晚，因錢公呼喚救火，也跑來看。聞說錢媽媽生產，進房幫助，見養下孩兒，歡天喜地，抱去盆中洗裕被錢公劈手奪過孩兒，按在浴盆里面，要將溺死。慌得王婆叫起屈來，倒身護住，定不容他下手，連聲道：“罪過，罪過！這孩子一難一度，投得個男身，作何罪業，要將他溺死！自古道：‘虎狼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意故？”錢媽媽也在床褥上嚷將起來。錢公道：“這孩子臨產時，家中有許多怪異，只恐不是好物，留之為害！”王婆道：“一點點血塊，那里便定得好歹。況且貴人生產，多有奇異之兆，反為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家若不肯留這孩子時，待老身領去，過繼與沒孩兒的人家養育，也是一條性命，與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業。”錢公被王婆苦勸不過，只得留了，取個小名，就喚做婆留。有詩為證：

五月佳兒說孟嘗，又因光怪誤錢王。試看斗文并后稷，君相從來豈夭亡！

古時姜嫄感巨人跡而生子，懼而棄之于野，百鳥皆舒翼覆之，三日不死。重復收養，因名曰棄。比及長大，天生聖德，能播種五谷。帝堯任為后稷之官，使主稼穡，是為周朝始祖。到武王之世，開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又春秋時楚國大夫斗伯比與子之女偷情，生下一兒。其母夫人以為不雅，私棄于夢澤之中。子出獵，到于夢澤，見一虎跪下，將乳喂一小兒，心中怪異。那虎乳罷孩兒，自去了。子教人抱此兒回來，對夫人夸獎此兒，必是異人。夫人認得己女所生，遂將實情說出。子就將女配與斗伯比為妻，教他撫養此兒。楚國土語喚“乳”做“谷”，喚“虎”做“於菟”，因有虎乳之異，取名曰谷於菟。後來長大為楚國令尹，則今傳說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說：“貴人無死法。”又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祿。”今日說錢公滿意要溺死孩兒，又被王婆留住，豈非天命？話休絮煩。再說錢婆留長成五六歲，便頭角漸異，相貌雄偉，膂力非常，與里中眾小兒游戲廝打，隨你十多歲的孩兒，也弄他不過，只索讓他為尊。這臨安里有座山，名石鏡山。山有圓石，其光如鏡，照見人形。錢婆留每日同眾小兒在山邊游戲，石鏡中照見錢婆留頭帶冕旒，身穿蟒衣玉帶。眾小兒都吃一驚，齊說神道出現。偏是婆留全不駭懼，對小兒說道：“這鏡中神道就是我，你們見我都該下拜。”眾小兒羅拜于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為常。一日回去，向父親錢公說知其事。錢公不信，同他到石鏡邊照驗，果然如此。錢公吃了一驚，對鏡暗暗禱告道：“我兒婆留果有富貴之日，昌大錢宗，愿神靈隱蔽鏡中之形，莫被人見，恐惹大禍。”禱告方畢，教婆留再照時，只見小孩兒的模樣，并無王者衣冠。錢公故意罵道：“孩子家眼花說謊，下次不可如此！”次日，婆留再到石鏡邊游戲，眾小兒不見了神道，不肯下拜了，婆留心生一計。那石鏡旁邊，有一株大樹，其大百圍，枝葉扶疏，可蔭數畝；樹下有大石一塊，有七八尺之高。婆留道：“這大樹權做個寶殿，這大石權做個龍案，那個先爬上龍

案坐下的，便是登寶殿了，眾人都要拜賀他。”眾小兒齊聲道好。一齊來爬時，那石高又高，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矯捷，又且有智，他想著大樹本子上有幾個韃鞮，好借腳力，相在肚里了，跳上樹根，一步步攀緣而上。約莫離地大許，看得這塊大石親切，放手望下只一跳，端端正正坐于石上。眾小兒發一聲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們服也不服？”眾小兒都應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听我號令。”當下折些樹枝，假做旗幡，雙雙成對，擺個隊伍，不許混亂。自此為始，每早排衙行禮，或剪紙為青紅旗，分作兩軍交戰，婆留坐石上指揮，一進一退，都有法度。如違了他便打，眾小兒打他不過，只得依他，無不懼怕。正是：

天挺英豪志量開，休教輕戲小兒孩。未施濟世安民手，先見惊天動地才。

再說婆留到十七八歲時，頂冠束發，長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長力大，腰闊膀開；十八般武藝，不學自高。雖曾進學堂讀書，粗曉文義，便拋開了，不肯專心，又不肯做農商經紀。在里中不干好事，慣一偷雞打狗，吃酒賭錢。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賭博，消費得七八了。爹娘若說他不是，他就別著氣，三兩日出去不歸。因是管轄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時里中都喚他做“錢大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沒錢使用，忽然想起：“顧三郎一伙，嘗來打合我去販賣私鹽，我今日身閒無事，何不去尋他？”行到釋迦院前，打從戚漢老門首經過。那戚漢老是錢塘縣第一個開賭場的，家中養下幾個娼妓，招引賭客。婆留閒時，也常在他家賭錢住宿。這一日，忽見戚漢老左手上橫著一把行秤，右手提了一只大公雞、一個豬頭回來，看了婆留便道：“大郎，連日少會。”婆留問道：“有甚好賭客在家？”漢老道：“不瞞大郎說，本縣錄事老爺有兩位郎君，好的是賭博，也肯使花酒錢。有多嘴的對他說了，引到我家坐地，要尋人賭雙陸。人聽說是見在官府的兒，沒人敢來上樁。大郎有采時，進去賭對一局。他們都是見采，分文不欠的。”婆留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道：“兩日正沒生意，且去淘摸几貫錢鈔使用。”便向戚漢老道：“別人弱他官府，我卻不弱他。便對一局，打甚緊？只怕采頭短少，須吃他財主笑話。少停賭對時，我只說有在你處，你與我招架一聲，得采時平分便了。若還輸去，我自賠你。”漢老素知婆留平日賭性最直，便應道：“使得。”當下漢老同婆留進門，與二鐘相見。這二鐘一個叫做鐘明，一個叫做鐘亮，他父親是鐘起，見為本縣錄事之職。漢老開口道：“此間錢大郎，年紀雖少，最好拳棒，兼善博戲。聞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裏，特來進見。”原來二鐘也喜拳棒，正投其機；又見婆留一表人材，不勝歡喜。當下敘禮畢，閒講了几路拳法。鐘明就討雙陸盤擺下，身邊取出十兩重一錠大銀，放在桌上，說道：“今日與錢兄初次相識，且只賭這錠銀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說道：“在下偶然出來拜一個朋友，遇戚老說公子在此，特來相會，不曾帶得什麼采來。”回頭看著漢老道：“左右有在你處，你替我答應則個。”漢老一時應承了，只得也取出十兩銀子，做一堆兒放著。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這十兩銀子，做兩局賭麼。”自古道：“稍粗膽壯。”婆留自己沒一分錢鈔，卻教漢老應出銀子，膽已自不壯了，著了急，一連兩局都輸。鐘明收起銀子，便道：“得罪，得罪。”教小廝另取一兩銀子，送與漢老，作為頭錢。漢老雖然還有銀子在家，只怕錢大郎又輸去了，只得認著晦氣，收了一兩銀子，將雙陸盤撥過一邊，擺出酒肴留款。婆留那里有心飲酒，便道：“公子寬坐，容在下回家去，再取稍來決賭何如？”鐘明道：“最好。”鐘亮道：“既錢兄有興，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樂；今日知己相逢，且共飲酒。”婆留只得坐了，兩個妓女唱曲侑酒。正是：

賭場逢妓女，銀子當磚塊。牡丹花下死，還卻風流債。

當日正在歡飲之際，忽聞叩門聲。開看時，卻是錄事衙中當直的，說道：“老爺請公子議事。教小的們那處不尋到，卻在這里！”鐘明、鐘亮便起身道：“老父呼喚，不得不去。錢兄，明日須早來頑耍。”囑罷，向漢老說聲相扰，同當直的一齊去了。婆留也要出門，被漢老雙手拉住道：“我應的十兩銀子，几時還我？”婆留一手劈開便走，口里答道：“來日送還。”出得門來，自言自語的道：“今日手里無錢，卻賭得不爽利。還去尋顧三郎，借几貫鈔，明日來翻本。”帶著三分酒興，徑往南門街上而來。向一個僻靜巷口撒溺，背后一人將他腦后一拍，叫道：“大郎，甚風吹到此？”婆留回頭看時，正是販賣私鹽的頭儿顧三郎。婆留道：“三郎，今日相訪，有句話說。”顧三郎道：“甚話？”婆留道：“不瞞你說，兩日賭得沒興，与你告借百十貫錢去翻本。”顧三郎道：“百十貫錢卻易，只今夜隨我去便有。”婆留道：“那里去？”顧三郎道：“莫問莫問，同到城外便知。”兩個步出城門，恰好日落西山，天色漸暝。約行二里之程，到個水港口，黑影里見纜個小船，离岸數尺，船上蘆席滿滿冒住，密不通風，并無一人。顧三郎捻起泥塊，向蘆席上一撒，撒得聲響。忽然蘆席開處，船艙里鑽出兩個人來，咳嗽一聲。顧三郎也咳嗽相應，那邊兩個人，即便撐船攏來。顧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艙，船艙還藏得有四個人。這里兩個人下艙，便問道：“三郎，你与誰人同來？”顧三郎道：“請得主將在此。休得多言，快些開船去。”說罷，眾人拿櫓動篙，把這船儿弄得梭子般去了。婆留道：“你們今夜又走什么道路？”顧三郎道：“不瞞你說，兩日不曾做得生意，手頭艱難。聞知有個王節使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要進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廣有金帛，弟兄們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手下有兩個蒼頭，叫做張龍、趙虎，大有本事，没人對付得他。正思想大郎了得，天幸适才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膽相邀至此。”婆留道：“做官的貪贓枉法得來的錢鈔，此乃不義之財，取之無礙！”正說話間，听得船頭前蕩槳響，又有一個小划船來到。船上共有五條好漢在上，兩船上一般咳嗽相應。婆留已知是同伙，更不問他。只見兩船幫近，顧三郎悄悄問道：“那話儿歇在那里？”划船上人應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們已是著眼了。”當下眾人將船搖入蘆葦中歇下，敲石取火。眾好漢都來与婆留相見。船中已備得有酒肉，各人大碗酒大塊肉吃了一頓，分撥了器械，兩只船，十三籌好漢，一齊上前進發。遙見大船上燈光未滅，眾人搖船攏去，發聲喊，都跳上船頭。婆留手執鐵梭棒打頭，正遇著張龍，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趙虎望后船便跑，滿船人都嚇得魂飛魄散，那個再敢挺敵。一個個跪倒船艙，連聲饒命。婆留道：“眾兄弟听我分付：只許收拾金帛，休殺害他性命。”眾人依言，將舟中輜重恣意搬齷忽哨一聲，眾人仍分作兩隊，下了小船，飛也是搖去了。原來王節使另是一個座船，他家小先到一日。次日，王節使方到，已知家小船被盜。細開失單，往杭州府告狀。杭州刺史董昌准了，行文各縣，訪拿真贓真盜。文書行到臨安縣來，知縣差縣尉協同緝捕使臣，限時限日的擒拿，不在話下。再說顧三郎一伙，重泊船于蘆葦叢中，將所得利物，眾人十三分均分。因婆留出力，議定多分一分与他。婆留共得了三大錠元寶，百來兩碎銀，及金銀酒器首飾又十余件。此時天色漸明，城門已開。婆留怀了許多東西，跳上船頭，對顧三郎道：“多謝作成，下次再當效力。”說罷，進城徑到戚漢老家。漢老兀自床上翻身，被婆留叫喚起來，雙手將兩眼揩抹，問道：“大郎何事來得恁早？”婆留道：“鐘家兄弟如何還不來？我尋他翻本則個。”便將元寶碎銀及酒器首飾，一頓交付与戚漢老，說道：“恐怕又煩累你應采，這些東西都留你處，慢慢的支銷。昨日借你的十兩頭，你就在里頭除了罷。今日

二鐘來，你替我將几兩碎銀做個東道，就算我請他一席。”戚漢老見了許多財物，心中歡喜，連聲應道：“這小事，但憑大郎分付。”婆留道：“今日起早些，既二鐘未來，我要尋個靜僻處打個盹。”戚漢老引他到一個小小閣兒中白木床上，叫道：“大郎任意安樂，小人去梳洗則個。”卻說鐘明、鐘亮在衙中早飯過了，袖了几錠銀子，再到戚漢老家來。漢老正在門首買東買西，見了二鐘，便道：“錢大郎今日做東道相請，在此專候久了，在小閣中打盹。二位先請進去，小人就來陪奉。”鐘明、鐘亮兩個私下稱贊道：“難得這般有信義之人。”走進堂中，只听得打鼾之聲，如霹靂一般的響。二鐘吃一惊，尋到小閣中，猛見個丈余長一條大蜥蜴，据于床上，頭生兩角，五色云霧罩定。鐘明、鐘亮一齊叫道：“作怪！”只這聲“作怪”，便把云霧冲散，不見了蜥蜴，定睛看時，乃是錢大郎直挺挺的睡著。弟兄兩個心下想道：“常聞說异人多有變相，明明是個蜥蜴，如何卻是錢大郎？此人后來必然有些好處，我們趁此未遇之先，与他結交，有何不美？”兩下商量定，等待婆留醒來，二人更不言其故，只說：“我弟兄相慕信義，情愿結桃園之義，不知大郎允否？”婆留也愛二鐘為人爽慨，當下就在小閣內，八拜定交。因婆留年最小，做了三弟。這日也不賭錢，大家暢飲而別。臨別時，鐘明把昨日賭贏的十兩銀子，送還婆留。婆留那里肯收，便道：“戚漢老處小弟自己還過了，這銀，大哥權且留下，且待小弟手中乏時，相借未遲。”鐘明只得收去了。自此日為始，三個人時常相聚。因是吃酒打人，飲博場中出了個大名，號為“錢塘三虎”。這句話，吹在鐘起耳朵里來，好生不樂，將兩個儿子禁約在衙中，不許他出外游蕩。婆留連日不見二鐘，在錄事衙前探听，已知了這個消息。害了一怕，好几日不敢去尋二鐘相會。正是：

取友必須端，休將戲謔看。家嚴兒學好，子孝父心寬。

再說錢婆留與二鐘疏了，少不得又與顧三郎這伙親密，時常同去販鹽為盜。此等不法之事，也不知做下几十遭。原來走私商道路的，第一次膽小，第二次膽大，第三、第四次，渾身都是膽了。他不犯本錢，大錠銀大貫鈔的使用，僥幸其事不發，落得快活受用，且到事發再處，他也拚得做得。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為。”只因顧三郎伙內陳小乙，將一對赤金蓮花杯，在銀匠家倒喚銀子，被銀匠認出是李十九員外庫中之物，對做公的說了。做公的報知縣尉，訪著了這一伙姓名，尚未挨拿。忽一日，縣尉請鐘錄事父子在衙中飲酒。因鐘明寫得一手好字，縣尉邀至書房，求他寫一幅單條。鐘明寫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縣尉展看稱美。鐘明偶然一眼覷見大端石硯下，露出些紙腳，推開看時，寫得有多人姓名。鐘明有心，捉個冷眼，取來藏于袖中。背地偷看，卻是所訪鹽客的單兒，內中有錢婆留名字。鐘明吃了一惊，上席后不多几杯酒，便推腹痛先回。縣尉只道真病，由他去了，誰知卻是鐘明的詭計。當下鐘明也不回去，急急跑到戚漢老家，教他轉尋婆留說話。恰好婆留正在他場中鋪牌賭色。鐘明見了也無暇作揖，一只臂膊牽出門外，到個僻靜處，說道如此如此，“幸我看見，偷得訪單在此。兄弟快些藏躲，恐怕不久要來緝捕，我須救你不得。一面我自著人替你在縣尉處上下使錢，若三個月內不發作時，方可出頭。兄弟千萬珍重。”婆留道：“單上許多人，都是我心腹至友，哥哥若營為時，須一例与他解寬。若放一人到官，眾人都是不干淨的。”鐘明道：“我自自有道理。”說罷，鐘明自去了。這一個信息急得婆留腳也不停，徑跑到南門尋見顧三郎，說知其事，也教他一伙作速移開，休得招風攪火。顧三郎道：“我們只下了鹽船，各鎮市四散撐開，沒人知覺。只你守著爹

娘，沒處去得，怎么好？”婆留道：“我自不妨事，珍重珍重。”說罷別去。從此婆留裝病在家，准准住了三個月。早晚只演習槍棒，并不敢出門。連自己爹娘也道是個異事，卻不知其中緣故。有詩為證：鐘明欲救婆留難，又見婆留轉報人。同樂同憂真義氣，英雄必不負交親。卻說縣尉次日正要勾攝公事，尋硯底下這幅訪單，已不見了。一時亂將起來，將書房中小廡吊打，再不肯招承。一連亂了三日，沒些影響，縣尉沒做道理處。此時鐘明、鐘亮拚卻私財，上下使用，緝捕使臣都得了賄賂；又將白銀二百兩，央使臣轉送縣尉，教他閣起這宗公事。幸得縣尉性貪，又听得使臣說道，錄事衙里替他打點，只疑道那邊先到了錄事之手，我也落得放松，做個人情。收受了銀子，假意立限與使臣緝訪。過了一月兩月，把這事都放慢了。正是“官無三日緊”，又道是“有錢使得鬼推磨”，不在話下。話分兩頭。再表江西洪州有個術士，此人善識天文，精通相術。白虹貫日，便知易水奸謀；寶氣騰空，預辨丰城神物。決班超封侯之貴，刻鄧通餓死之期。殃祥有准半神仙，占候無差高術士。這術士喚做廖生，預知唐季將亂，隱于松門山中。忽一日夜坐，望見斗牛之墟，隱隱有龍文五采，知是王氣。算來該是錢塘分野，特地收拾行囊來游錢塘；再占云氣，卻又在臨安地面。乃裝做相士，隱于臨安市上。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都是等閒之輩，并無異人在內。忽然想起：“錄事鐘起，是我故友，何不去見他？”即忙到錄事衙中通名。鐘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倒屣而迎。相見禮畢，各敘寒溫。鐘起叩其來意，廖生屏去從人，私向鐘起耳邊說道：“不肖夜來望氣，知有異人在于貴縣。求之市中數日，查不可得。看足下尊相，雖然貴顯，未足以當此也。”鐘起乃召明、亮二子，求他一看。廖生道：“骨法皆貴，然不過人臣之位。所謂異人，上應著斗牛間王氣，惟天子足以當之，最下亦得五霸諸侯，方應其兆耳。”鐘起乃留廖生在衙中過宿。次日，鐘起只說縣中有疑難事，欲共商議，備下酒席在英山寺中，悉召本縣有名目的豪杰來會，令廖生背地里一個個看過，其中貴賤不一，皆不足以當大貴之兆。當日席散，鐘起再邀廖生到衙，欲待來日，更搜尋鄉村豪杰，教他飽看。此時天色將晚，二人并馬而回。卻說錢婆留在家，已守過三個月無事，歡喜無限。想起二鐘救命之恩，大著膽，來到縣前，聞得鐘起在英山寺宴會，悄悄地到他衙中，要尋二鐘兄弟拜謝。鐘明、鐘亮知是婆留相訪，乘著父親不在，慌忙出來，相迎聚話。忽听得馬鈴聲響，鐘起回來了。婆留望見了鐘起，唬得心頭亂跳，低著頭，望外只顧跑。鐘起問是甚人，喝教拿下。廖生急忙向鐘起說道：“奇哉，怪哉！所言異人，乃應在此人身上，不可慢之。”鐘起素信廖生之術，便改口教人好好請來相見，婆留只得轉來。鐘起問其姓名，婆留好象泥塑木雕的，那里敢說。鐘起焦燥，乃喚兩個兒子問：“此人何姓何名？住居何處？緣何你與他相識？”鐘明料瞞不過，只得說道：“此人姓錢，小名婆留，乃臨安里人。”鐘起大笑一聲，扯著廖生背地說道：“先生錯矣！此乃里中無賴子，目下幸逃法網，安望富貴乎？”廖生道：“我已決定不差，足下父子之貴，皆因此人而得。”乃向婆留說道：“你骨法非常，必當大貴，光前耀后，愿好生自愛。”又向鐘起說道：“我所以訪求異人者，非貪圖日后挈帶富貴，正欲驗我術法之神耳。從此更十年，吾言必驗，足下識之。只今日相別，后会未可知也。”說罷，飄然而去。鐘起才信道婆留是個異人，鐘明、鐘亮又將戚漢老家所見蜥蜴生角之事，對父親述之，愈加駭然。當晚，鐘起便教兒子留款婆留，勸他勤學槍棒，不可務外為非，致損聲名。家中乏錢使用，我當相助。自此鐘明、鐘亮仍舊與婆留往來不絕，比前更加親密。有詩為證：堪嗟豪杰混風塵，誰向貧窮識異人？只為廖生能具眼，頓令錄事款嘉賓。話說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兵起，攻掠浙東地方，杭州刺史董昌，出下募兵榜文。鐘起聞知此信，對兒子說

道：“即今黃寇猖獗，兵鋒至近，刺史募鄉勇殺賊，此乃壯士立功之秋，何不勸錢婆留一去？”鐘明、鐘亮道：“兒輩皆愿同他立功。”鐘起歡喜，當下請到婆留，將此情對他說了。婆留磨拳撐掌，踊躍愿行。一應衣甲器仗，都是鐘起支持；又將銀二十兩，助婆留為安家之費，改名錢鏐，表字具美，勸留“鏐”二音相同故也。三人辭家上路，直到杭州，見了刺史董昌。董昌見他器岸魁梧，試其武藝，果然熟閑，不勝之喜，皆署為裨將，軍前听用。不一日，探子報道：“黃巢兵數萬將犯臨安，望相公策應。”董昌就假錢鏐以兵馬使之職，使領兵往救。問道：“此行用兵几何？”錢鏐答道：“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愿得二鐘為助，兵三百人足矣。”董昌即命錢鏐于本州軍伍自行挑選三百人，同鐘明、鐘亮率領，望臨安進發。到石鑿鎮，探听賊兵离鎮止十五里。錢鏐與二鐘商議道：“我兵少，賊兵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宜出奇兵應之。”乃選弓弩手二十名，自家率領，多帶良箭，伏山谷險要之處。先差炮手二人，伏于賊兵來路，一等賊兵過險，放炮為號，二十張強弓，一齊射之；鐘明、鐘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準備策應；余兵散在山谷，揚旗吶喊，以助兵勢。分撥已定，黃巢兵早到。原來石鑿鎮山路險隘，止容一人一騎。賊先鋒率前隊兵度險，皆單騎魚貫而過。忽听得一聲炮響，二十張勁弩齊發，賊人大驚，正不知多少人馬。賊先鋒身穿紅錦袍，手執方天畫戟，領插令字旗，跨一匹瓜黃戰馬，正揚威耀武而來，卻被弩箭中了頸項，倒身顛下馬來，賊兵大亂。鐘明、鐘亮引著二百人，呼風喝勢，兩頭殺出。賊兵著忙，又听得四圍吶喊不絕，正不知多少軍馬，自相蹂踏。斬首五百余級，余賊潰散。錢鏐全勝了一陣，想道：“此乃僥幸之計，可一用不可再也。若賊兵大至，三百人皆為齏粉矣。”此去三十里外，有一村，名八百里，引兵屯于彼處，乃對道旁一老嫗說道：“若有人問你臨安兵的消息，但言屯八百里就是。”卻說黃巢听得前隊在石鑿鎮失利，統領大軍，彌山蔽野而來。到得鎮上，不見一個官軍，遣人四下搜尋居民問信。少停，拿得老嫗到來，問道：“臨安軍在那里？”老嫗答道：“屯八百里。”再三問時，只是說“屯八百里”。黃巢不知“八百里”是地名，只道官軍四集，屯了八百里路之遠，乃歎道：“向者二十弓弩手，尚然敵他不過，況八百里屯兵乎？杭州不可得也！”于是賊兵不敢停石鑿鎮上，徑望越州一路而去，臨安賴以保全。有詩為證：能將少卒勝多人，良將机謀妙若神。三百兵屯八百里，賊軍駭散息烽塵。再說越州觀察使劉漢宏，听得黃巢兵到，一時不會做得准備，乃遣人打話，情愿多將金帛犒軍，求免攻掠。黃巢受其金帛，亦徑過越州而去。原來劉漢宏先為杭州刺史，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將，充募兵使，因平了叛賊王郢之亂，董昌有功，就升做杭州刺史，劉漢宏卻升做越州觀察使。漢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屢屢欺侮，董昌不能堪，漸生嫌隙。今日巢賊經過越州，雖然不曾殺掠，卻費了許多金帛，訪知杭州到被董昌得勝報功，心中愈加不平。有門下賓客沈苛獻計道：“臨安退賊之功，皆賴兵馬使錢鏐用謀取勝。聞得錢鏐智勇足備，明公若馳咫尺之書，厚具禮幣，只說越州賊寇未平，向董昌借錢鏐來此征剿；哄得錢鏐到此，或优待以結其心，或尋事以斬其首。董昌割去右臂，無能為矣。方今朝政顛倒，宦官弄權，官家威令不行，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一方之意。若吞并董昌，奄有杭越，此霸王之業也。”劉漢宏為人志廣才疏，這一席話，正投其机，以手撫沈苛之背，連聲贊道：“吾心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即忙修書一封：漢宏再拜，奉書于故人董公麾下：頃者巢賊猖獗，越州兵微將寡，難以備御。聞麾下兵馬使錢鏐，謀能料敵，勇稱冠軍。今貴州已平，乞念唇齒之義，遣鏐前來，協力拒賊。事定之后，功歸麾下。聊具金甲一副，名馬二匹，權表微忱，伏乞笑納。原來董昌也有心疑忌劉漢宏，先期差人打听越州事情，已知黃巢兵退；如今書上反說巢寇猖獗，其中必有緣

故，即請錢鏐來商議。錢鏐道：“明公與劉觀察隙嫌已構，此不兩立之勢也。聞劉觀察自托帝王之胄，欲圖非望；巢賊在境，不發兵相拒，乃以金帛買和，其意不測。明公若假精兵二千付鏐，聲言相助，漢宏無謀，必欣然見納，乘便圖之，越州可一舉而定。于是表奏朝廷，坐漢宏以和賊謀叛之罪，朝廷方事姑息，必重獎明公之功。明公勳垂于竹帛，身安于泰山，豈非萬全之策乎？”董昌欣然從之，即打發回書，著來使先去。隨後發精兵二千，付與錢鏐，臨行囑道：“此去見几而作，小心在意。”卻說劉漢宏接了回書，知道董昌已遣錢鏐到來，不勝之喜，便與賓客沈苛商議。沈苛道：“錢鏐所領二千人，皆精兵也。若縱之入城，實為難制。今俟其未來，預令人迎之，使屯兵于城外，獨召錢鏐相見。彼既無羽翼，惟吾所制，然後遣將代領其兵，厚加恩勞，使倒戈以襲杭州。疾雷不及掩耳，董昌可克矣。”劉漢宏又贊道：“吾心腹人所見極明，妙哉，妙哉！”即命沈苛出城迎候錢鏐，不在話下。再說錢鏐領了二千軍馬，來到越州城外，沈苛迎住，相見禮畢。沈苛道：“奉觀察之命，城中狹小，不能容客兵，權于城外屯札，單請將軍入城相會。”錢鏐已知劉漢宏掇賺之計，便將計就計，假意發怒道：“錢某本一介匹夫，苟察使不嫌愚賤，厚幣相招，某感察使知己之恩，愿以肝腦相報。董刺史與察使外親內忌，不飲某來，又只肯發兵五百人，某再三勉強，方許二千之數。某挑選精壯，一可當百，特來輔助察使，成百世之功業。察使不念某勤勞，親行犒勞，乃安坐城中，呼某相見，如呼下隸，此非敬賢之道！某便引兵而回，不愿見察使矣。”說罷，仰面歎云：“錢某一片壯心，可惜，可惜！”沈苛只認是真心，慌忙收科道：“將軍休要錯怪，觀察實不知將軍心事。容某進城對觀察說知，必當親自勞軍，與將軍相見。”說罷，飛馬入城去了。錢鏐分付手下心腹將校，如此如此，各人暗做準備。且說劉漢宏聽沈苛回話，信以為然。乃殺牛宰馬，大發芻糧，為犒軍之禮。旌旗鼓樂前導，直到北門外館驛中坐下，等待錢鏐入見，指望他行偏裨見主將之禮。誰知錢鏐領著心腹二十余人，昂然而入，對著劉漢宏拱手道：“小將甲冑在身，恕不下拜了。”气得劉漢宏面如土色。沈苛自覺失信，滿臉通紅，上前發怒道：“將軍差矣！常言：‘軍有頭，將有主。’尊卑上下，古之常禮。董刺史命將軍來與觀察助力，將軍便是觀察麾下之人。況董刺史出身觀察門下，尚然不敢與觀察敵體，將軍如此倨傲，豈小覷我越州無軍馬乎？”說聲未絕，只見錢鏐大喝道：“無名小子，敢來饞舌。”將頭巾望上一擡，二十余人，一齊發作。說時遲，那時快，鏐拔出佩劍，沈苛不會防備，一刀剝下頭來。劉漢宏望館驛后便跑，手下跟隨的，約有百余人，一齊上前，來拿錢鏐。怎當錢鏐神威雄猛，如砍瓜切菜，殺散眾人，徑往館驛后園來尋劉漢宏，并無蹤跡。只見土牆上缺了一角，已知爬牆去了。錢鏐懊悔不迭，率領二千軍眾，便想攻打越州。看見城中已有準備，自己后軍無繼，孤掌難鳴，只得撥轉旗頭，重回舊路。城中劉漢宏聞知錢鏐回軍，即忙點精兵五千，差驍將陸萃為先鋒，自引大軍隨後追襲。卻說錢鏐也料定越州軍馬必來追趕，晝夜兼行，來到白龍山下。忽听得一棒鑼聲，山中擁出二百余人，一字兒撥開。為頭一個好漢，生得如何，怎生打扮：頭裹金線唐巾，身穿綠錦衲襖。腰拴搭膊，腳套皮靴。挂一副弓箭袋，拿一柄發風刀。生得濃眉大眼，紫面拳須。私商船上有名人，廝殺場中無敵手。錢鏐出馬上前觀看，那好漢見了錢鏐，撇下刀，納頭便拜。錢鏐認得是販鹽為盜的顧三郎，名喚顧全武，乃滾鞍下馬，扶起道：“三郎久別，如何卻在此處？”顧全武道：“自蒙大郎活命之恩，無門可補報。聞得黃巢兵到，欲待倡率義兵，保護地方，就便與大郎相會。后聞大郎破賊成功，為朝廷命官；又聞得往越州劉觀察處效用。不才聚起鹽徒二百余人，正要到彼相尋幫助，何期此地相會。不知大郎回兵，為何如此之速？”錢鏐把劉漢宏事情，備細

說了一遍，便道：“今日天幸得遇三郎，正有相煩之外。小弟算定劉漢宏必來追趕，因此連夜而行。他自恃先達，不以董刺史為意；又杭州是他舊治，追趕不著，必然直趨杭州，與董家索鬥。三郎率領二百人，暫住白龍山下，待他兵過，可行詐降之計。若兵臨杭州，只看小弟出兵迎敵，三郎從中而起，漢宏可斬也。若斬了漢宏，便是你進身之階。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荐，前程万里，不可有誤。”顧全武道：“大郎分付，無有不依。”兩人相別，各自去了。正是：

太平處處皆生意，衰亂時時盡殺機。我正算人人算我，戰場能得幾人歸？

卻說劉漢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先鋒陸萃探知錢鏐星夜走回，來稟漢宏回軍。漢宏大怒道：“錢鏐小卒，吾為所侮，有何面目回見本州百姓！杭州吾舊時管轄之地，董昌吾所荐拔，吾今親自引兵到彼，務要董昌殺了錢鏐，輸情服罪，方可恕饒。不然，誓不為人！”當下喝退陸萃，傳令起程，向杭州進發。行至富陽白龍山下，忽然一棒鑼聲，涌出二百余人，一字儿擺開。為頭一個好漢，手執大刀，甚是凶勇。漢宏吃了一驚，正欲迎敵，只見那漢約住刀頭，厲聲問道：“來將可是越州劉察使么？”漢宏回言：“正是。”那好漢慌忙撇刀在地，拜伏馬前，道：“小人等候久矣。”劉漢宏問其來意，那漢道：“小人姓顧，名全武，乃臨安縣人氏。因販賣私鹽，被州縣訪名擒捉，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近聞同伙兄弟錢鏐出頭做官，小人特往投奔，何期他妒賢嫉能，貴而忘賤，不相容納，只得借白龍山權住落草。昨日錢鏐到此經過，小人便欲殺之，爭奈手下眾寡不敵，怕不了事。聞此人得罪于察使，小人愿為前部，少效犬馬之勞。”劉漢宏大喜，便教顧全武代了陸萃之職，分兵一千前行，陸萃改作后哨。不一日，來到杭州城下。此時錢鏐已見過董昌，預作準備。聞越州兵已到，董昌親到城樓上，叫道：“下官與察使同為朝廷命官，各守一方，下官并不敢得罪，察使不知到此何事？”劉漢宏大罵道：“你這背恩忘義之賊，若早識時務，斬了錢鏐，獻出首級，免動干戈。”董昌道：“察使休怒，錢鏐自來告罪了。”只見城門開處，一軍飛奔出來，來將正是錢鏐，左有鐘明，右有鐘亮，徑沖入敵陣，要拿劉漢宏。漢宏著了忙，急叫：“先鋒何在？”旁邊一將應聲道：“先鋒在此！”手起刀落，斬漢宏于馬下。把刀一招，錢鏐直殺入陣來，大呼：“降者免死！”五千人不戰而降，陸萃自刎而亡。斬漢宏者，乃顧全武也。正是：

有謀無勇堪資畫，有勇無謀易喪生。必竟有謀兼有勇，佇看百戰百成功。

董昌看見斬了劉漢宏，大開城門收軍。錢鏐引顧全武見了董昌，董昌大喜。即將漢宏罪狀申奏朝廷，并列錢鏐以下諸將功次。那時朝廷多事，不暇究問，乃升董昌為越州觀察使，就代劉漢宏之位；錢鏐為杭州刺史，就代董昌之位；鐘明、鐘亮及顧全武俱有官爵。鐘起將親女嫁與錢鏐為夫人。董昌移鎮越州，將杭州讓與錢鏐。錢公、錢母都來杭州居住，一門榮貴，自不必說。卻說臨安縣有個農民，在天目山下鋤田，鋤起一片小小石碑，鐫得有字几行。農民不識，把與村中學究羅平看之。羅學究拭土辨認，乃是四句讖語。道是：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后面又鐫“晉郭璞記”四字。羅學究以為奇貨，留在家中。次日懷了石碑，走到杭州府，獻與錢鏐刺史，密陳天命。錢鏐看了大怒道：“匹夫，造言欺我，合當斬首！”羅學究再三苦求方免，喝教亂棒打出，其碑就庭中毀碎。原來錢鏐已知此是吉讖，合應在自己身上，只恐聲揚于外，故意不信，乃見他心机周密處。再說羅學究被打，深恨刺史無禮，好意反成惡意。心生一計，不若將此碑獻與越州董觀察，定有

好處。想此碑雖然毀碎，尚可湊看。乃私賂守門吏卒，在庭中拾將出來。原來只破作三塊，將字跡湊合，一毫不損。羅平心中大喜，依舊包裹石碑，取路到越州去。行了二日，路上忽逢一簇人，攢擁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兒。那孩子手中提著一個竹籠，籠外覆著布幕，內中養著一只小小翠鳥。羅平挨身上前，問其緣故。眾人道：“這小鳥兒，又非鸚哥，又非鳴鶴，卻會說話。我們要問這孩子買他玩耍，還了他一貫足錢，還不肯。”話聲未絕，只見那小鳥兒，將頭顛兩顛，連聲道：“皇帝董！皇帝董！”羅平問道：“這小鳥兒還是天生會話？還是教成的？”孩子道：“我爹在鄉里砍柴，听得樹上說話，卻是這畜生。將栖竿栖得來，是天生會話的。”羅平道：“我与你兩貫足錢，賣与我罷。”孩子得了兩貫錢，歡歡喜喜的去了。羅平捉了鳥籠，急急赶路。不一日，來到越州，口稱有机密事要見察使。董昌喚進，屏開從人，正要問時，那小鳥兒又在籠中叫道：“皇帝董！皇帝董！”董昌大驚，問道：“此何鳥也？”羅平道：“此鳥不知名色，天生會話，宜呼日‘靈鳥’。”因于懷中取出石碑，備陳來歷：“自晉初至今，正合五百之數。方今天子微弱，唐運將終，梁晉二王，互相爭殺，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一方之意。錢塘原是察使創業之地，靈碑之出，非無因也。況靈鳥吉祥，明示天命。察使先破黃巢，再斬漢宏，威名方盛，遠近震悚，若乘此機會，用越杭之眾，兼并兩浙，上可以窺中原，下亦不失為孫仲謀矣。”原來董昌見天下紛亂，久有圖霸之意，听了這一席話，大喜道：“足下遠來，殆天賜我立功也。事成之日，即以本州觀察相酬。”于是拜羅平為軍師，招集兵馬，又于民間科斂，以充糧餉。命巧匠制就金絲籠子，安放“靈鳥”，外用蜀錦為衣罩之。又寫密書一封，差人送到杭州錢鏐，教他募兵听用。錢鏐見書，大驚道：“董昌反矣。”乃密表奏朝廷，朝廷即拜錢鏐為蘇、杭等州觀察。于是錢鏐更造杭城，自秦望山至于范浦，周圍七十里。再奉表聞，加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董昌聞知朝廷累加錢鏐官爵，心中大怒。罵道：“賊狗奴，敢賣吾得官耶？吾先取杭州，以泄吾恨。”羅平諫道：“錢鏐異志未彰，且新膺寵命，討之無名。不若詐稱朝命，先正王位，然后以尊臨卑，平定睦州，廣其兵勢，假道于杭，以臨湖州，待錢鏐不從，乘間圖之，若出兵相助，是明公不戰而得杭州矣，又何求乎？”董昌依其言，乃假裝朝廷詔命，封董昌為越王之職，使專制兩浙諸路軍馬，旗幟上都換了越王字號，又將靈碑及“靈鳥”宣示州中百姓，使知天意。民間三丁抽一，得兵五萬，號稱十萬，浩浩蕩蕩，殺奔睦州來。睦州無備，被董昌攻破了。停兵月余，改換官吏。又選得精兵三萬人，軍威甚盛，自謂天下無敵，謀稱越帝。征兵杭州，欲攻湖州。錢鏐道：“越兵正銳，不可當也，不如迎之。待其兵頓湖州，遂乘其弊，無不勝矣。”于是先遣鐘明卑詞犒師，續后親領五千軍馬，愿為前部自效。董昌大喜。行了數日，錢鏐偽稱有疾，暫留途中養玻董昌更不疑惑，催兵先進。有詩為證：

勾踐當年飲豢吳，卑辭厚禮破姑蘇。董昌不識錢鏐意，猶恃兵威下太湖。

卻說錢鏐打听越州兵去遠，乃引兵而歸，挑選精兵千人，假做越州軍旗號，遣顧全武為先鋒，來襲越州。又分付鐘明、鐘亮各引精兵五百，潛屯余杭之境。分付不可妄動，直待董昌還救越州時節，兵從此過，然后自后掩襲。他無心戀戰，必獲全胜。分撥已定，乃對賓客鐘起道：“守城之事，專以相委。越州乃董賊巢穴，吾當親往觀變，若巢穴既破，董昌必然授首無疑矣。”乃自引精兵二千，接應顧全武軍馬。卻說顧全武打了越州兵旗號，一路并無阻礙，直到越州城下。只說催趲攻城火器，賺開城門，顧全武大喝道：“董昌僭號，背叛朝廷，錢節使奉詔來討，大軍十萬已在城外矣。”越

州城中軍將，都被董昌帶去，留的都是老弱，誰敢拒敵？顧全武徑入府中，將偽世子董榮及一門老幼三百余人，拘于一室，分兵守之。恰好杭州大軍已到，聞知顧全武得了城池，整軍而入，秋毫無犯。顧全武迎錢鏐入府，出榜安民已定，寫書一封，遣人往董昌軍中投遞。書曰：鏐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唐運雖衰，天命未改。而足下妄自矜大，僭號稱兵，凡為唐臣，誰不憤疾？鏐迫于公義，輒遣副將顧全武率兵討逆。兵聲所至，越人倒戈。足下全家，盡已就縛。若能見機伏罪，尚可全活。乞早自裁，以救一家之命。卻說董昌攻打湖州不下，正在帳中納悶，又听得“靈鳥”叫聲：“皇帝董，皇帝董！”董昌揭起錦罩看時，一個眼花，不見“靈鳥”，只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金絲籠內挂著。認得是劉漢宏的面龐，嚇得魂不附體，大叫一聲，轟然倒地。眾將急來救醒，定睛半晌，再看籠子內，都是點點血跡，果然沒了“靈鳥”。董昌心中大惡，急召羅軍師商議，告知其事。問道：“主何吉凶？”羅平心知不祥之兆，不敢直言，乃說道：“大越帝業，因斬劉漢宏而起，今漢宏頭現，此乃克敵之征也。”說猶未了，報道杭州差人下書。董昌拆開看時，知道越州已破，這一驚非校羅平道：“兵家虛虛實實，未可盡信。錢鏐托病回兵，必有異謀，故造言以煽惑軍心，明公休得自失主張。”董昌道：“雖則真偽未定，亦當回軍，還顧根本。”羅平叫將來使斬迄，恐洩漏消息；再教傳令，并力攻城，使城中不疑，夜間好辦走路。是日攻打湖州，至晚方歇。捱到二更時分，拔寨都起。驍將薛明、徐福各引一萬人馬先行，董昌中軍隨後進發，卻將睦州帶來的三萬軍馬，與羅平斷后。湖州城中見軍馬已退，恐有詭計，不敢追襲。且說徐、薛二將引兵晝夜兼行，早到余杭山下。正欲埋鍋造飯，忽听得山凹里連珠炮響，鼓角齊鳴，鐘明、鐘亮兩枝人馬，左右殺將出來。薛明接住鐘明廝殺，徐福接住鐘亮廝殺。徐、薛二將，雖然英勇，爭奈軍心惶惑，都無心戀戰，且晝夜奔走，俱已疲倦，怎當虎狼般這兩枝生力軍？自古道：“兵離將敗。”薛明看見軍伍散亂，心中著忙，措手不迭，被鐘明斬于馬下，拍馬來夾攻徐福。徐福敵不得二將，亦被鐘亮斬之，眾軍都棄甲投降。二鐘商議道：“越兵前部雖敗，董昌大軍隨後即至，眾寡不敵。不若分兵埋伏，待其兵已過去，從后擊之。彼知前部有失，必然心慌思竄，然后可獲全勝矣。”當下商量已定，將投降軍眾縱去，使報董昌消息。卻說董昌大軍正行之際，只見敗軍紛紛而至，報道：“徐、薛二將，俱已陣亡。”董昌心膽俱裂，只得抖擻精神，麾兵而進。過了余杭山下，不見敵軍。正在疑慮，只听后面連珠炮響，兩路伏兵齊起，正不知多少人馬。越州兵爭先逃命，自相蹂躪，死者不計其數。直奔了五十余里，方才得脫。收拾敗軍，三停又折一停，只等羅平后軍消息。誰知睦州兵雖然跟隨董昌，心中不順。今日見他回軍，幾個裨將商議，殺了羅平，將首級向二鐘處納降，并力來追董昌。董昌聞了此信，不敢走杭州大路，打寬轉打從臨安、桐廬一路而行。這裡錢鏐早已算定，預先取鐘起來守越州，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昌。卻教顧全武領一千人馬，在臨安山險處埋伏，以防竄逸。董昌行到臨安，軍無隊伍，正當爬山過險，卻不提防顧全武一枝軍沖出。當先顧全武一騎馬，一把刀，橫行直撞，逢人便殺，大喝：“降者免死！”軍士都拜伏于地，那個不要性命的敢來交鋒。董昌見時勢不好，脫去金盔金甲，逃往村農家逃難，被村中綁縛獻出。顧全武想道：“越兵雖降，其勢甚眾，怕有不測。”一刀割了董昌首級，以絕越兵之意，重賞村農。正飲下秦歇息，忽听得山凹中鼓角震天，塵頭起處，軍馬無數而來。顧全武道：“此必越州軍后隊也。”綽刀上馬，準備迎敵。馬頭近處，那邊擁出二員大將，不是別人，正是鐘明、鐘亮，為追赶董昌到此。三人下馬相見，各敘功勳。是晚同下寨于臨安地方。次日，拔寨都起。行了二日，正迎著錢鏐軍馬。原來錢鏐哨探得董昌打從臨安遠轉，怕顧全武

不能了事，自起大軍來接應。已知兩路人馬都已成功，合兵回杭州城來。真個是：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唱凱歌回。顧全武獻董昌首級，二鐘獻薛明、徐福、羅平首級。錢鏐傳令，向越州監中取董昌家屬三百口，盡行誅戮，寫表報捷。此乃唐昭宗皇帝乾寧四年也。那時中原多事，吳越地遠，朝廷力不能及，聞錢鏐討叛成功，上表申奏，大加歎賞，錫以鐵券誥命，封為上柱國彭城郡王，加中書令。未几，進封越王，又改封吳王，潤、越等十四州得專封拜。此時錢鏐志得意滿，在杭州起造王府宮殿，极其壯麗。父親錢公已故，錢母尚存，奉養宮中，錦衣玉食，自不必說。鐘氏冊封王妃；鐘起為國相，同理政事；鐘明、鐘亮及顧全武俱為各州觀察使之職。其年大水，江潮漲溢，城垣都被沖擊。乃大起人夫，筑捍海塘，累月不就。錢鏐親往督工，見江濤洶涌，難以施功。錢鏐大怒，喝道：“何物江神，敢逆吾意！”命強弩數百，一齊對潮頭射去，波浪頓然斂息。不旬數日，捍海塘筑完，命其門曰“候潮門”。錢鏐歎道：“聞古人有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耳。”乃擇日往臨安，展拜祖父墳塋，用太牢祭享，旌旗鼓吹，振耀山谷。改臨安縣為衣錦軍，石鏡山名為衣錦山，用錦繡為被，蒙覆石鏡，設兵看守，不許人私看。初時所坐大石，封為衣錦石，大樹封為衣錦將軍，亦用錦繡遮纏。風雨毀壞，更換新錦。舊時所居之地，號為衣錦里，建造牌坊。販鹽的擔兒，也裁個錦囊韜之，供養在舊居堂屋之內，以示不忘本之意。殺牛宰馬，大排筵席，遍召里中故舊，不拘男婦，都來宴會。其時有一鄰嫗，年九十余歲，手提一壺白酒，一盤角黍，迎著錢鏐，呵呵大笑說道：“錢婆留今日直恁長進，可喜，可喜！”左右正飲么唱，錢鏐道：“休得驚動了他。”慌忙拜倒在地，謝道：“當初若非王婆相救，留此一命，怎有今日？”王婆扶起錢鏐，將白酒滿斟一甌送到，錢鏐一飲而盡；又將角黍供去，鏐亦啗之。說道：“錢婆留今日有得吃，不勞王婆費心，老人家好去自在。”命縣令撥里中肥田百畝，為王婆養終之資，王婆稱謝而去。只見里中男婦畢集，見了錢鏐蟒衣玉帶，天人般妝束，一齊下跪。錢鏐扶起，都教坐了，親自執觴送酒：八十歲以上者飲金杯，百歲者飲玉杯。那時飲玉杯者，也有十余人。錢鏐送酒畢，自起歌曰：

三節還鄉挂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揮，百歲荏兮會時希

父老皆是村民，不解其意，面面相覷，都不做聲。錢鏐覺他意不歡暢，乃改為吳音再歌，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里，我儂斷不忘記你。歌罷，舉座歡笑，都拍手齊和。是日盡歡而罷，明日又會，如此三日，各各有絹帛賞賜。開賭場的戚漢老已故，召其家，厚賜之。仍歸杭州。后唐王禪位于梁，梁王朱全忠改元開平，封錢鏐為吳越王，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雖受王封，其實與皇帝行動不殊，一般出警入蹕，山呼萬歲。據歐陽公《五代史敘》說，吳越亦曾稱帝改元，至今杭州各寺院有天寶、寶大、寶正等年號，皆吳越所稱也。自錢鏐王吳越，終身無鄰國侵擾，享年八十有一而終，諡曰武肅。傳子元瓘，元瓘傳子佐，佐傳弟俶。宋太祖陳橋受禪之后，錢俶來朝。到宋太宗嗣位，錢俶納土歸朝，改封鄧王。錢氏獨霸吳越凡九十八年，天目山石碑之識，應于此矣。後人有詩贊云：

將相本無種，帝王自有真。
昔年鹽盜輩，今日錦衣人。
石鑿呈形異，廖生決相神。
笑他皇帝董，碑識枉殘身。

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荷花桂子不胜悲，江介年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誤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尚有詞。莫向中原夸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

這一首詩，是張志遠所作。只為宋朝南渡以后，紹興、淳熙年間息兵罷戰，君相自謂太平，縱情佚樂，士大夫賞玩湖山，無復恢復中原之志，所以末一聯詩說道：“莫向中原夸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那時西湖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台相間，說不盡許多景致。蘇東坡學士有詩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因此君臣耽山水之樂：忘社稷之憂，恰如吳宮被西施迷惑一般。當初，吳王夫差寵幸一個妃子，名曰西施，日逐在百花洲、錦帆涇、姑蘇台，流連玩賞。其時有個佞臣伯嚭，逢君之惡，勸他窮奢極欲，誅戮忠臣，以致越兵來襲，國破身亡。今日宋朝南渡之后，雖然夷虜猖獗，中原人心不忘趙氏，尚可乘機恢復。也只為听用了幾個奸臣，盤荒懈惰，以致于亡。那幾個奸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秦檜居相位一十九年，力主和議，殺害岳飛，解散張、韓、劉諸將兵柄。韓侂胄居相位一十四年，陷害了趙汝愚丞相，罷黜道學諸臣，輕開邊釁，辱國殃民。史彌遠在相位二十六年，謀害了濟王竑，專任檢校以居台諫，一時正人君子貶斥殆荆那時蒙古盛強，天變屢見，宋朝事勢已去了七八了。也是天數當盡，又生出個賈似道來。他在相位一十五年，專一蒙蔽朝廷，偷安肆樂；后來雖貶官黜爵，死于木綿庵，不救亡國之禍。有詩為證：奸邪自古誤人多，無奈君王輕信何。朝論若分忠佞字，太平玉燭永調和。話說南宋寧宗皇帝嘉定年間，浙江台州一個官人，姓賈名涉，因往臨安府听選，一主一仆，行至錢塘，地名叫做鳳口里。行路饑渴，偶來一個村家歇腳，打個中火。那人家竹篱茅舍，甚是荒涼。賈涉叫聲：“有人么？”只見簾帘開處，走個婦人出來。那婦人生得何如：面如滿月，發若烏云。薄施脂粉，盡有容顏。不學妖嬈，自然丰韻。鮮眸玉腕，生成福相端嚴；裙布釵荆，任是村妝希罕。分明美玉藏頑石，一似明珠墜甕淵。隨他呆子也消魂，況是客邊情易動。那婦人見了賈涉，不慌不忙，深深道個万福。賈涉看那婦人是個福相，心下躊躇道：“吾今壯年無子，若得此婦為妾，心滿意足矣！”便對婦人說道：“下官往京候選，順路過此，欲求一飯，未審小娘子肯為炊爨否？自當奉謝。”那婦人答道：“奴家職在中饋，炊爨當然；況是尊官榮顧，敢不遵命！但丈夫不在，休嫌怠慢。”賈涉見他應對敏捷，愈加歡喜。那婦人進去不多時，捧兩碗熟豆湯出來，說道：“村中乏茶，將就救渴。”少停，又擺出主仆兩個的飯米。賈涉自帶得有牛脯、干菜之類，取出喫飯。那婦人又將大磁壺盛著滾湯，放在桌上，道：“尊官淨口。”賈涉見他殷勤，便問道：“小娘子尊姓，為何獨居在此？”那婦人道：“奴家胡氏，丈夫叫做王小四，因連年种田折本，家貧無奈，要同奴家去投靠一個財主過活。奴家立誓不從，丈夫拗奴不過，只得在左近人家趁工度日，奴家獨自守屋。”賈涉道：“下官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未知可否？”那婦人道：“但說不妨。”賈涉道：“下官頗通相術，似小娘子這般才貌，決不是下賤之婦。你今屈身隨著個村農，豈不耽誤終身？況你丈夫家道艱難，顧不得小娘子体面。下官壯年無子，正欲覓一側室，小娘子若肯相從，情愿多將金帛贈与賢夫，別謀婚娶，可不兩便？”那婦人道：“丈夫也曾几番要賣妾身，是妾不肯。既尊官有意見怜，待丈夫歸時，尊官自与他說，妾不敢擅許。”說猶未了，只見那婦人指著門外道：“丈夫回也。”只見王小四戴一頂破頭巾，披一件舊白布衫，吃得半醉，闖進門來。賈涉便起身道：“下官是往京听選的，偶借此中火，甚是覺扰。”王小四答道：“不妨事。”便對胡氏說道：“主人家少個針線娘，我見你平日好手針線，對他說了，他要你去教導他女娘生活，先送我

兩貫足錢。這遍要你依我去去。”胡氏半倚著蘆帘內外，答道：“后生家臉皮，羞答答地，怎到人家去趁飯？不去，不去。”王小四發個喉急，便道：“你不去時，我沒處尋飯養你。”賈涉見他說話湊巧，便詐推解手，卻分付家童將言語勾搭他道：“大伯，你花枝般娘子，怎舍得他往別人家去？”王小四說：“小哥，你不曉得我窮漢家事體。一日不識羞，三日不忍餓。卻比不得大戶人家，吃安閒茶飯。似此喬模喬樣，委的我家住不了。”家童道：“假如有個大戶人家，肯出錢鈔，討你這位小娘子去，你舍得么？”王小四道：“有甚舍不得！”家童道：“只我家相公要討一房側室，你若情愿時，我攛掇多把几貫錢鈔与你。”王小四應允。家童將言語回覆了賈涉。賈涉便教家童与王小四講就四十兩銀子身价。王小四在村中央個教授來，寫了賣妻文契，落了十字花押。一面將銀子兌過，王小四收了銀子，賈涉收了契書。王小四還只怕婆娘不肯，甜言勸諭，誰知那婦人与賈涉先有意了。也是天配姻緣，自然情投意合。當晚，賈涉主仆二人就在王小四家歇了。王小四也打舖在外間相伴，婦人自在里面舖上獨宿。明早賈涉起身，催婦人梳洗完了，吃了早飯，央王小四在村中另顧個生口，馱那婦人一路往臨安去。有詩為證：夫妻配偶是前緣，千里紅繩暗自牽。況是榮華封兩國，村農豈得伴終年？賈涉領了胡氏住在臨安寓所，約有半年，謁選得九江万年縣丞，迎接了孺人唐氏，一同到任。原來唐氏為人妒悍，賈涉平昔有個懼內的毛病；今日唐氏見丈夫娶了小老婆，不胜之怒，日逐在家淘氣。又聞胡氏有了三個月身孕，思想道：“丈夫向來無子，若小賤人生子，必然寵用，那時我就爭他不過了。我就是養得出孩兒，也讓他做哥哥，日后要被欺侮。不如及早除了禍根方妙。”乃尋個事故，將胡氏毒打一頓，剝去衣衫，貶他在使婢隊里，一般燒茶煮飯，掃地揩台，舖床疊被。又禁住丈夫不許与他睡。每日尋事打罵，要想墮落他的身孕。賈涉滿肚子惡氣，無可奈何。一日，縣宰陳履常請賈涉次酒。賈涉与陳履常是同府人，平素通家往來，相處得极好的。陳履常請得賈涉到衙，飲酒中間，見他容顏不悅，叩其緣故。賈涉抵諱不得，將家中妻子妒妾事情，細細告訴了一遍。又道：“賈門宗嗣，全賴此婦。不知堂尊有何妙策，可以保全此妾？倘日后育得一男，實為万幸，賈氏祖宗也當銜恩于地下。”陳履常想了一會，便道：“要保全卻也容易，只怕足下舍不得他離身。”賈涉道：“左右如今也不容相近，咫尺天涯一般，有甚舍不得處？”陳履常附耳低言：“若要保全身孕，只除如此如此。”乃取紅帛花一朵，悄悄遞与賈涉，教他把与胡氏為暗記。這個計策，就在這朵花上，后来便見。有詩為證：吃醋捻酸從古有，覆宗絕嗣甘出丑。紅花定計有堂尊，巧婦怎出男子手？忽一日，陳縣宰打听得丞廳請醫，云是唐孺人有微恙。待其病痊，乃備了四盒茶果之類，教奶奶到丞廳問安。唐孺人留之寬坐。整備小飯相款，諸婢羅侍在側。說話中間，奶奶道：“貴廳有許多女使伏侍，且是伶俐。寒舍苦于無人，要一個會答應的也沒有，甚不方便。急切沒尋得，若借得一個小娘子与寒舍相幫几時，等討得個替力的來，即便送還何如？”唐氏道：“通家怎說個‘借’字？只怕粗婢不中用。奶奶看得如意，但憑選擇，即當奉贈。”奶奶稱謝了。看那諸婢中間，有一個生得齊整，鬢邊正插著這朵紅帛花，心知是胡氏。便指定了他，說道：“借得此位小娘子甚好。”唐氏正在吃醋，巴不得送他遠遠離身，卻得此句言語，正合其意，加添縣宰之勢，丞廳怎敢不從？料道丈夫也難埋怨。連聲答應道：“這小婢姓胡，在我家也不多時，奶奶既中意時，即今便教他跟隨奶奶去。”當時席散，奶奶告別。胡氏拜了唐氏四拜，收拾隨身衣服，跟了奶奶轎子，到縣衙去。唐氏方才對賈涉說知賈涉故意欺侮。正是：算得通時做得凶，將他藏在鼓當中。縣衙此去方安穩，絕勝存孤趙氏宮。胡氏到了縣衙，奶奶將情節細說，另打掃個房舖与他安息。光陰似

箭，不覺十月滿足，到八月初八日，胡氏腹痛，產下一個孩兒。奶奶只說他婢所生，不使丞廳知道。那時賈涉適在他郡去檢校一件公事，到九月方歸，與縣宰陳履常相見。陳公悄悄的報個喜信與他，賈涉感激不盡，對陳公說，要見新生的孩兒一面。陳公教丫鬢去請胡氏立于帘內，丫鬢抱出小孩子，遞與賈涉。賈涉抱了孩兒，心中雖然歡喜，覷著帘內，不覺墮下淚來。兩下隔帘說了几句心腹話兒，胡氏教丫鬢接了孩子進去，賈涉自回。自此背地里不時送些錢鈔與胡氏買東買西，闔家通知，只瞞過唐氏一人。光陰荏苒，不覺二載有餘。那縣宰任滿升遷，要赴臨安，賈涉只得將情告知唐氏，要領他母子回家。唐氏聽說，一時亂將起來，咕噪個不住，連縣宰的奶奶，也被他“奉承”了几句。亂到后面，定要丈夫將胡氏嫁出，方許把小孩子領回。賈涉聽說嫁出胡氏一件，到也罷了；單只怕領回兒子，被唐氏故意謀害，或是絕其乳食，心下懷疑不決。正在兩難之際，忽然門上報說：“台州有人相訪。”賈涉忙去迎時，原來是親兄賈濡。他為朝廷妙擇良家女子，養育宮中，以備東宮嬪嬙之眩女兒賈氏玉華，已選入數內。賈濡思量要打劉八太尉的關節，扶持女兒上去，因此特到兄弟任所，與他商議。賈涉在臨安聽選時，賃的正是劉八太尉的房子，所以有舊。賈涉見了哥哥，心下想道：“此來十分湊巧。”便將娶妾生子，并唐氏嫉妒事情，細細與賈濡說了。“如今陳公將次離任，把這小孩子沒送一頭處。哥哥若念賈門宗嗣，領他去養育成人，感恩非淺。”賈濡道：“我今尚無子息，同氣連枝，不是我領去，教誰看管？”賈涉大喜，私下雇了奶娘，問宰衙要了孩子，交付奶娘。囑咐哥哥好生撫養。就寫了劉八太尉書信一封，繼發些路費送哥哥賈濡起身。胡氏托與陳公領去，任從改嫁。那賈涉、胡氏雖然兩不相舍，也是無可奈何。唐孺人聽見丈夫說子母都發開，十分象意了。只是苦了胡氏，又去了小孩子，又離了丈夫，跟隨陳縣宰的上路，好生淒慘，一路只是悲哭，奶奶也勸解他不住，陳履常也厭煩起來。行至維揚，分付水手，就地方喚個媒婆，教他尋個主兒，把胡氏嫁去，只要對頭老實忠厚，一分財禮也不要。你說白送人老婆，那一個不肯上樁？不多時，媒婆領一個漢子到來，說是個細工石匠，夸他許多志誠老實。你說偌大一個維揚，難道尋不出個好對頭？偏只有這石匠？是有個緣故。常言道：“三姑六婆，嫌少爭多。”那媒婆最是愛錢的，多許了他几貫謝禮就玉成其事了。石匠見了陳縣宰，磕了四個頭，站在一邊。陳履常看他衣衫齊楚，年力少壯，又是從不會婚娶的，且有手藝，養得老婆過活，便將胡氏許他。石匠真個不費一錢，白白里領了胡氏去，成其夫婦，不在話下。再說賈涉自從胡氏母子兩頭分散，終日悶悶不樂。忽一日，唐孺人染病上床，服藥不痊，嗚呼哀哉死了。賈涉買棺入殮已畢，棄官扶柩而回。到了故鄉，一喜一悲：喜者是見那小孩子比前長大，悲者是胡氏嫁與他人，不得一見。正是：花開遭雨打，雨止又花殘。世間無全美，看花幾個歡？卻說賈家小孩子長成七歲，聰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父親取名似道，表字師憲。賈似道到十五歲，無書不讀，下筆成文。不幸父親賈涉、伯伯賈濡，相繼得病而亡。殯葬已過，自此無人拘管，恣意曠蕩，呼盧六博，斗雞走馬，飲酒宿娼，無所不至。不勾四五年，把兩分家私蕩荊初時听得家中說道：嫡母胡氏嫁在維揚，為石匠之妻；姐姐賈玉華，選入宮中。思量：“維揚路遠，又且石匠手藝沒甚出產。聞得姐姐選入沂王府中，今沂王做了皇帝，寵一個妃子姓賈，不知是姐姐不是？且到京師，觀其動靜。”此時理宗端平初年，也是賈似道時運將至，合當發跡。將家中剩下家火，變賣几賞錢鈔，收拾行李，徑往臨安。那臨安是天子建都之地，人山人海；況賈似道初到，並無半個相識，沒處討個消息，鎮日只在湖上游蕩，閒時未免又在賭博場中頑耍，也不免平康巷中走走。不勾几日，行囊一空，衣衫藍縷，只在西湖幫閒趁食。一日醉倦，

小憩于栖霞岭下，遇一個道人，布袍羽扇，從岭下經過。見了賈似道，站定腳頭，瞪目看了半晌，說道：“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之下。”那個韓魏公是韓蕲王諱世忠的，他位兼將相，夷夏欽仰，是何等樣功名，古今有幾個人及得他！賈似道聞此言，只道是戲侮之談，全不准信。那道人自去了。過了數日，賈似道在平康巷趙二媽家，酒后與人賭博相爭，失足跌于階下，磕損其額，血流滿面。雖然沒事，額上結下一個癍痕。一日在酒肆中，又遇了前日的道人，頓足而歎，說道：“可惜，可惜！天堂破損，雖然功名蓋世，不得善終矣！”賈似道扯住道人衣服，問道：“我果有功名之分，若得一日稱心滿意，就死何恨。但目今流落無依，怎得個遭際？富貴從何而來？”道人又看了氣色，便道：“滯色已開，只在三日內自有奇遇，平步登天。但官人得意之日，休與秀才作對，切記切記。”說罷，道人自去了。賈似道半信不信。看看捱到第三日，只見賭博場中的陳二郎來尋賈似道，對他說道：“朝廷近日冊立了賈貴妃，十分寵愛，言無不從。賈貴妃自言家住台州，特差劉八太尉往台州訪問親族。你時常說有個姐姐在宮中，莫非正是貴妃？特此報知。果有瓜葛，可去投劉八太尉，定有好處。”賈似道聞言，如夢初覺，想道：“我父親存日，常說曾在劉八太尉家作寓，往來甚厚；姐姐入宮近御，也虧劉八大尉扶持。一到臨安，就該投奔他才是，卻聞蕩過許多日子，豈不好笑！雖然如此，我身上藍縷，怎好去見劉八太尉？”心生一計：在典舖里賃件新鮮衣服穿了，折一頂新頭巾，大模大樣，搖擺在劉八太尉府中去，自稱故人之子台州姓賈的，有話求見。劉八太尉正待打點動身，往台州訪問賈貴妃親族。聞知此言，又只怕是冒名而來的。喚個心腹親隨，先叩來歷分明，方准相見。不一時，親隨回話道：“是賈涉之子賈似道。”劉八太尉道：“快請進。”原來內相衙門，規矩最大。尋常只是呼喚而已，那個“請”字，也不容易說的，此乃是貴妃面上。當時賈似道見了劉八太尉，慌忙下拜。太尉雖然答禮，心下尚然懷疑。細細盤問，方知是實。留了茶飯，送在書館中安宿。次早入宮，報與賈貴妃知道。貴妃向理宗皇帝說了，宣似道入宮，與貴妃相見。說起家常，姐弟二人，抱頭而哭。貴妃引賈似道就在宮中見駕，哭道：“妾只有這個兄弟，無家無室，伏乞聖恩重瞳看覷。”理宗御筆，除授籍田令。即命劉八太尉在臨安城中，撥置甲第一區；又選宮中美女十人，賜為妻妾；黃金三千兩，白金十萬兩，以備家資。似道謝恩已畢，同劉八太尉出宮去了。似道叮囑劉八太尉道：“蒙聖恩賜我住宅，必須近西湖一帶，方稱下懷。”此時劉八太尉在貴妃面上，巴不得奉承賈似道，只揀湖上大宅院，自賠錢鈔，倍價買來，與他做第宅，奴仆器用，色色皆備。次日，宮中發出美女十名，貴妃又私贈金銀寶玩器皿，共十餘車。似道一朝富貴，將百金賞了陳二郎，謝了報信之故；又將百金賞賜典舖中，償其賃衣。典舖中那里敢受？反備盛禮來賀喜。自此賈貴妃不時宣召似道入宮相會，聖駕游湖，也時常幸其私第，或同飲博遊戲，相待如家人一般，恩幸無比。似道恃著椒房之寵，全然不惜體面，每日或轎或馬，出入諸名妓家。遇著中意時，不拘一五一十，總拉到西湖上與賓客乘舟游玩。若賓客眾多，分船并進。另有小艇往來，載酒肴不絕。你說賈似道起自寒微，有甚賓客？有句古詩說得好，道是：“貧賤親戚離，富貴他人合。”賈似道做了國戚，朝廷恩寵日隆，那一個不趨奉他？只要一人進身，轉相荐引，自然其門如市了。文人如廖瑩中、翁應龍、趙分如等，武臣如夏貴、孫虎臣等，這都是門客中出色有名的，其余不可盡述也。一日，理宗皇帝游苑，登鳳皇山，至夜望見西湖內燈火輝煌，一片光明。向左右說道：“此必賈似道也。”命飛騎探听，果然是似道游湖。天子對貴妃說了，又將金帛一車，贈為酒資。以此似道愈加肆意，全無忌憚。詩曰：天子偷安無遠猷，縱容貴戚恣遨游。問他無費西湖景，可是安邊第

一籌？那時宋朝仗蒙古兵力，滅了金人。又听了趙范、趙葵之計，与蒙古构難，要守河据關，收復三京。蒙古引兵入寇，責我敗盟，淮漢騷動，天子憂惶。賈似道自思無功受寵，怎能勾超官進爵？又恐被人彈議。要立個蓋世功名，以取大位，除非是安邊蕩寇，方是目前第一個大題目。乃自荐素諳韜略，愿往淮揚招兵破賊，為天子保障東南。理宗大喜，遂封為兩淮制置大使，建節淮揚。賈似道謝恩辭朝，攜了妻妾賓客，來淮揚赴任。三日后，密差門下心腹訪問生母胡氏，果然跟個石匠，在廣陵驛東首住居。訪得親切，回復了似道，似道即差轎馬人夫擺著儀仗去迎接。本衙門听事官率領人夫，向胡氏磕頭，到把胡氏險些唬倒。听事官致了制使之命，方才心下安穩。胡氏道：“身既從夫，不可自專。”急教人去尋石匠回家，對他說了。石匠也要跟去，胡氏不能阻當，只得同行。胡氏乘轎在前，石匠騎馬在后，前呼后擁，來到制使府。似道請母親進私衙相見，抱頭而哭。算來母子分散時，似道止三歲，胡氏二十余歲，到今又三十多年了，方才會面相識，豈不傷感？似道聞得石匠也跟隨到來，不好相見。即將白金三百兩，差個心腹人伴他往江上與販。暗地授計，半途中將石匠灌醉，推墜江中，只將病死回報，胡氏也感傷了一常自此母子團圓，永無牽帶。似道鎮守淮揚六年，僥幸東南無事。天子因貴妃思想兄弟，乃欽取似道還朝，加同樞密院事。此時丁大全罷相，吳潛代之。那吳潛號履齋，為人豪雋自喜，引進兄弟，俱為顯職。賈似道忌他位居己上，乃造成飛謠，教宮中小內侍于天子面前歌之。謠云：大蜈公，小蜈公，盡是人間業毒虫。夤緣攀附百虫叢，若使飛天使食龍。天子聞得，乃問似道云：“聞街坊小儿盡歌此謠，主何凶吉？”似道奏道：“謠言皆熒惑星化為小儿，教人間童子歌之。此乃天意，不可不察。‘蜈’与‘吳’同，以臣愚見推之，‘大蜈公，小蜈公’，乃指吳潛兄弟，專權亂國。若使養成其志，必為朝廷之害。陛下飛龍在天，故天意以食龍示警。為今之計，不若罷其相位，另擇賢者居之，可以免咎。”天子听信了，即命翰林草制，貶吳潛循州安置，弟兄都削去官職。似道即代吳潛為右丞相，又差心腹人命循州知州劉宗申，日夜拾撫其短。吳潛被逼不過，伏毒而死。此乃似道狠毒處。卻說蒙古主蒙哥屯合州城下，遣太弟忽必烈，分兵圍鄂州、襄陽一帶，人情恟懼。樞密院一日間連接了三道告急文書，朝廷大驚，乃以賈似道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進師漢陽，以救鄂州之圍。似道不敢推辭，只得拜命。聞得大學生鄭隆文武兼全，遣人招致于門下。鄭隆素知似道奸邪，怕他難与共事，乃具名刺，先獻一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這首詩明說似道位高望重，要他虛己下賢，小心做事。他若見了詩欣然听納，不枉在他門下走動一番。誰知似道見詩中有規諫之意，罵為狂生，把詩扯得粉碎，不在話下。再說賈似道同了門下賓客，文有廖瑩中、趙分如等，武有夏貴、孫虎臣等，精選羽林軍二十万，器仗鎧甲，任意取辦，擇日辭朝出師，真個是威風凜凜，殺气騰騰。不一日，來到漢陽駐扎。此時，蒙古攻城甚急，鄂州將破，似道心膽俱裂，那敢上前？乃与廖瑩中諸人商議，修書一封，密遣心腹人宋京詣蒙古營中，求其退師，情愿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似道遣人往復三、四次。适值蒙古主蒙哥死于合州釣魚山下，太弟忽必烈一心要篡大位，無心戀戰，遂從似道請和，每年納幣稱臣奉貢。兩下約誓已定，遂拔寨北去，奔喪即位。賈似道打听得蒙古有事北歸，鄂州圍解，遂將議和稱臣納幣之事瞞過不題，上表誇張己功。只說蒙古懼己威名，聞風遠遁，使廖瑩中撰為露布，又撰《福華編》，以記鄂州之功。蒙古差使人來議歲幣，似道怕他破坏己事，命軟監于真州地方。只要蒙蔽朝廷，那顧失信夷虜？理宗皇帝謂似道有再造之功，下詔褒美，加似道少師，賜予金帛無算，又賜葛岭周圍田地，以廣其居，母胡氏封兩國夫人。似道

優然以中興功臣自任，居之不疑。日夕引歌姬舞妾，于湖上取樂。四方貢獻，絡繹不絕。凡門客都布置顯要，或為大郡，掌握兵權。真個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每年八月八日，似道生辰，作詞頌美者，以數千計。似道一一親覽，第其高下，一時傳誦謄寫，為之紙貴。時陸景思《八聲甘州》一詞，稱為絕唱。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掄功第一，無過丰年。辦得民間安飽，余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灶，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著，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其他詔諭之詞，不可盡述。一日，似道同諸姬在湖上倚樓閒玩，見有二書生，鮮衣羽扇，丰致翩翩，乘小舟游湖登岸。傍一姬低聲贊道：“美哉，二少年！”似道听得了，便道：“汝愿嫁彼二人，當使彼聘汝。”此姬惶恐謝罪。不多時，似道喚集諸姬，令一婢捧盒至前。似道說道：“适間某姬愛湖上書生，我已為彼受聘矣。”眾姬不信，啟盒視之，乃某姬之首也，眾姬無不股栗。其待姬妾慘毒，悉如此類。又常差人販鹽百般，至臨安發賣。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鱗。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似道又欲行富國強兵之策，御史陳堯道獻計，要措辦軍餉，便國便民，無如限田之法。怎叫做限田之法？如今大戶田連阡陌，小民無立錐之地，有田者不耕，欲耕者無田。宜以官品大小，限其田數。某等官戶止該田若干，其民戶止該田若干。余在限外者，或回買，或派買，或官買。回買者，原系其所賣，不拘年遠，許其回贖。派買者，揀殷實人戶，不滿限者派去，要他用價買之。官買者，官出價買之，名為“公田”，顧人耕種，收租以為軍餉之費。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然后各路照式舉行。大率回買、派買的都是下等之田，又要照價抽稅入官；其上等好田，官府自買，又未免虧損原價。浙中大擾，無不破家者，其時怨聲載道。太學生又詩云：胡塵暗日鼓鼙鳴，高臥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賈似道恐其法不行，先將自己浙田万余畝入官為公田。朝中官員要奉承宰相，人人聞風獻產。翰林院學士徐經孫條具公田之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奏罷官。又有著作郎陳著亦上疏論似道欺君瘠民之罪，似道亦尋事黜之于外。公田官陳茂濂目擊其非，棄官而去。又有錢塘人葉李者，字太白，素與似道相知，上書切諫。似道大怒，黜其面流之于漳州。自此滿朝鉗口，誰敢道個不字！似道又立推排打量之法。何為推排打量之法？假如一人有田若干，要他契書查勘買賣來歷，及質對四址明白。若對不來時，即系欺誑，沒入其田。這便是推排。又去丈量尺寸，若是有余，即名隱匿田數，也要沒入，這便是打量。行了這法，白白的沒入人產，不知其數。太學生又有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人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怜？思量几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塵岩，云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似道屢聞太學生譏諷，心中大怒，與御史陳伯大商議，奏立土籍。凡科場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于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乃密令人四下查訪，凡有詞華文采，能詩善詞者，便疑心他造言生謗，就于參對時尋其過誤，故意黜罷。由是詔諭進身。文人喪氣。時人有詩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荆襄一路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有人作《沁園春》詞云：土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堪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

張万万千 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糶；生民調瘁，膏血俱一。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俑？陳伯大附勢專權！陳伯大收得此詞，獻与似道。似道密訪其人不得，知是秀才輩所為，乘理宗皇帝晏駕，奏停是年科舉。自此太學、武學、宗學三處秀才，恨入骨髓。其中又有一班無恥的，倡率眾人，稱功頌德。似道欲結好學校，一一厚酬。一般也有感激賈平章之恩，愿為之用的。此見秀才中人心不一，所以公論不伸，也不在話下。卻說理宗皇帝傳位度宗，改元咸淳。那度宗在東宮時，似道曾為講官，兼有援立之恩。及即位，加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見，天子必答拜，稱為師相而不名。又詔他十日一朝，赴都堂議事，其余听從自便，大小朝政，皆就私第取決。當時傳下兩句口號，道是：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一日，似道招右丞相馬廷鸞、樞密使葉夢鼎，于湖中飲酒。似道行令，要舉一物，送与一個古人，那人還詩一聯。似道首令云：我有一局棋，送与古人弈秋。弈秋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馬廷鸞云：我有一竿竹，送与古人呂望。呂望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葉夢鼎云：我有一張犁，送与古人伊尹。伊尹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孫耕。”似道見二人所言，俱有譏諷之意，明日尋事，奏知天子，將二人罷官而去。那時蒙古強盛，改國號日元，遣兵圍襄陽、樊城，已三年了，滿朝盡知，只瞞著天子一人而已。似道心知國勢將危，乃汲汲為行樂之計。嘗于清明日游湖，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儿孫几个悲？于葛岭起建樓台亭榭，窮工极巧。凡民間美色，不拘娼尼，都取來充實其中。聞得宮人葉氏色美，勾通了穿宮太監，徑取出為妾，晝夜淫樂無度。又造多寶閣，凡珍奇寶玩，百方購求，充積如山。每日登閣一遍，任意取玩，以此為常。有人言及邊事者，即加罪責。忽一日，度宗天子問道：“聞得襄陽久困，奈何？”似道對云：“北兵久已退去，陛下安得此語？”天子道：“适有女嬪言及，料師相必知其實。”似道奏云：“此訛言，陛下不必信之。万一有事，臣當親率大軍，為陛下誅盡此虜耳。”說罷退朝。似道乃令穿宮太監，密查女嬪名姓，將他事誣陷他，賜死宮中。正是：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堪笑當時眾台諫，不如女嬪肯分憂。自宮嬪死后，內外相戒，無言及邊事者。養成虜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似道又造半閒堂，命巧匠塑己像于其中。旁室數百間，招致方術之士及云水道人，在內停宿。似道暇日，到中堂打坐，与術士道人談講。門客中獻詞，傾那半閒堂的极多。只有一篇名《糖多令》，最為似道所稱賞，詞云：天上摘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間，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閒。有一術士，號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似道招之，欲試其術，問以來日之事。富春子乃密寫一紙，封固囑道：“至晚方開。”次日，似道宴客湖山，晚間于船頭送客，偶見明月當頭，口中歌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二句。時廖瑩中在旁說道：“此際可拆書觀之矣。”紙中更無他事，惟寫“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個字。似道大驚，方知其術神驗，遂叩以終身禍福。富春子道：“師相富貴，古今莫及，但与姓鄭人不相宜，當遠避之。”原來似道少時，曾夢自己乘龍上天，卻被一勇士打落，墮于坑塹之中，那勇士背心上繡成“滎陽”二字。“滎陽”卻是姓鄭的郡名，与富春子所言相合，怎敢不信？似道自此檢閱朝籍，凡姓鄭之人，极力擠排，不容他在位，宦籍中竟無一姓鄭者。有門客揣摩似道之意，說道：“太學生鄭隆慣作詩詞譏訕朝政，此人不可不除。”似道想起昔日獻詩規諫之恨，分付太學博士，尋他沒影的罪過，將他黥配恩州，鄭隆在路上嘔气而死。又有一人善能拆字，決斷如神。似道富貴已极，漸蓄不臣之志，又恐虜信漸迫，瞞不到頭，朝廷

必須見責，于是欲行董卓、曹操之事。召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使決休咎。拆字的相了一回，說道：“相公之事不諧矣！道是‘立’，又不‘可’；道是‘可’，又不‘立’。”似道默然無語，厚贈金帛而遣之，恐他泄漏機關，使人于中途謀害。自此反謀遂沮。富春子見似道舉動非常，懼禍而逃，可謂見机而作者矣。卻說兩國夫人胡氏，受似道奉養，將四十年，直到咸淳十年三月某日，壽八十余方死。衣衾棺槨，窮極華侈，齋醮追荐，自不必說。過了七七四十九日，扶柩到台州，与賈涉合葬。舉襄之日，朝廷以鹵簿送之。自皇太后以下，凡貴戚朝臣，一路擺設祭饌，爭高競勝。有累高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顛死數人。百官俱戴孝，追送百里之外，天子為之罷朝。那時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送喪者都冒雨踏水而行，水沒及腰膝，泥淖滿面，無一人敢退后者。葬畢，又飯僧三萬口，以資冥福。有一僧飯罷，將鉢盂覆地而去。眾人揭不起來，報与似道。似道不信，親自來看，將手輕輕揭起，見鉢盂內覆著兩行細字，乃白土寫成，字畫端楷。似道大驚，看時卻是兩句詩，道是：得好休時便好休，開花結子在綿州。正驚訝間，字跡忽然滅沒不見。似道遍召門客，問其詩意，都不能解。直到后來，死于木綿庵，方應其語。大凡大富貴的人，前世來歷必奇，非比等閒之輩。今日圣僧來點化似道，要他回頭免禍，誰知他富貴薰心，迷而不悟。從來有權有勢的，多不得善終，都是如此。閒話休題，再說似道葬母事畢，寫表謝恩，天子下詔，起復似道入朝。似道假意乞許終喪，卻又諷御史們上疏，虛相位以待己。詔書連連下來，催促起程。七月初，似道應命，入朝面君，復居舊職。其月下旬，度宗晏駕，皇太子顯即位，是為恭宗。此時元左丞相史天澤，右丞相伯顏，分兵南下，襄、鄧、淮、揚，處處告急。賈似道料定恭宗年少膽怯，故意將元兵消息，張皇其事，奏聞天子，自請統軍行邊。卻又私下分付御史們上疏留己，說道：“今日所恃，只師臣一人。若統軍行邊，顧了襄漢一路，顧不得淮揚；若顧了淮揚一路，顧不得襄漢。不如居中以運天下，運籌帷幄之中，方能決勝于千里之外。倘師臣出外，陛下有事商量，与何人議之？”恭宗准奏道：“師相豈可一日离吾左右耶？”不隔几月，樊城陷了，鄂州破了。呂文煥死守襄陽五年，聲援不通，城中糧盡，力不能支，只得以城降元。元師乘勝南下，賈似道遮瞞不過，只得奏聞。恭宗聞報，大驚，對似道道：“元兵如此逼近，非師相親行不可。”似道奏道：“臣始初便請行邊，陛下不許；若早听臣言，豈容胡人得志若此？”恭宗于是下詔，以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似道荐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其明年為恭宗皇帝德祐元年，似道上表出師，旌旗蔽天，舳艫千里，水陸并進。領著兩個儿子，并妻妾輜重，凡百余舟。門客俱帶家小而行。參贊呂師夔先到江州以城降元，元兵乘勢破了池州。似道聞此信，不敢進前，遂次于魯港。步軍招討使孫虎臣，水軍招討使夏貴，都是賈似道門客，平昔間談天說地，似道倚之為重，其實原沒有張、韓、劉、岳的本事，今日遇了大戰陣，如何僥幸得去？卻說孫虎臣屯兵于丁家洲，元將阿一X來攻，孫虎臣抵敵不過，先自跨馬逃命，步軍都四散奔潰。阿一X遣人纜宋舟大呼道：“宋家步軍已敗，你水軍不降，更待何時？”水軍見說，人人喪膽，個個心驚，不想廝殺，只想逃命。一時亂將起來，舳艫簸蕩，乍分乍合，弱死者不可勝數。似道禁押不住，急召夏貴議事。夏貴道：“諸軍已潰，戰守俱難。為師相計，宜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貴不才，當為師相死守淮西一路。”說罷自去。少頃，孫虎臣下船，撫膺慟哭道：“吾非不飲血戰，奈手下無一人用命者，奈何？”似道尚未及對，哨船來報道：“夏招討舟已解纜先行，不知去向。”時軍中更鼓正打四更，似道茫然無策，又見哨船報道：“元兵四圍殺將來也。”急得似道面如土色，慌忙擊鑼退師，諸軍大潰。孫虎臣扶著似道，乘單舸奔揚州。堂吏翁應龍搶得都

督府印信，奔還臨安。到次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孫虎臣登岸，揚旗招之，無人肯應者。只听得罵聲嘈雜，都道：“賈似道奸賊，欺蔽朝廷，養成賊勢，誤國蠹民，害得我們今日好苦！”又听得說道：“今日先殺了那伙奸賊，与万民出气。”說聲未絕，船上亂箭射來，孫虎臣中箭而倒。似道看見人心已變，急催船躲避，走入揚州城中，托病不出。話分兩頭。卻說右丞相陳宜中，平昔諂事似道，無所不至，似道扶持他做到相位。宜中見翁應龍奔還，問道：“師相何在？”應龍回言不知。宜中只道已死于亂軍之中，首上疏論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族誅以謝天下。于是御史們又趨奉宜中，交章劾奏。恭宗天子方悟似道奸邪誤國，乃下詔暴其罪，略云：大臣具四海之膽，罪莫大于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于喪師。具官賈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歷相兩朝，曾無一善。變田制以傷國本，立土籍以阻人才，匿邊信而不聞，曠戰功而不舉。至于寇逼，方議師征，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為抱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体，百將离心，社稷之勢綴旒，臣民之言切齒。姑示薄罰，俾爾奉祠。嗚呼！膺狄懲荆，無復周公之望；放兜殛鯀，尚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馬重事及都督諸路軍馬。廖瑩中舉家亦在揚州，聞似道褫職，特造府中問慰。相見時一言不能發，但索酒与似道相對痛飲，悲歌雨泣，直到五鼓方罷。瑩中回至寓所，遂不復寢，命愛姬煎茶，茶到，又遣愛姬取酒去，私服冰腦一握。那冰腦是最毒之物，脹之無不死者。藥力未行，瑩中只怕不死，急催熱酒到來，袖中取出冰腦，連進數握。愛姬方知吃的是毒藥，向前奪救，已不及了，乃抱瑩中而哭。瑩中含著雙淚，說道：“休哭，休哭！我從丞相二十年，安享富貴，今日事敗，得死于家中，也算做善終了。”說猶未畢，九竅流血而死。可怜廖瑩中聰明才學，詩字皆精，做了權門犬馬，今日死于非命。詩云：不作無求蚓，甘為逐臭蠅。試看風樹倒，誰復有榮藤？再說賈似道罷相，朝中議論紛紛，謂其罪不止此。台臣復交章劾奏，請加斧鉞之誅。天子念他是三朝元老，不忍加刑，謫為高州團練副使，仍命于循州安置。其田產園宅，盡數籍沒，以充軍餉。謫命下日，正是八月初八日，值似道生辰建醮，乃自撰青詞祈祐，略云：老臣無罪，何眾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當懸弧之日，預陳易簣之詞。竊念臣似道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遭世多艱。屬丑虜之不恭，驅羸兵而往御。士不用命，功竟五成。眾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离，猶恐置霍光于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望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瘡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于境外。故宋時立法，凡大臣安置遠州，定有個監押官，名為護送，實則看守，如押送犯人相似。今日似道安置循州，朝議斟酌個監押官，須得有力量的，有手段的，又要平日有怨隙的，方才用得。只因循州路遠，人人怕去。獨有一位官員，慨然請行。那官員是誰？姓鄭名虎臣，官為會稽尉，任滿到京。此人乃是太學生鄭隆之子，鄭隆被似道黥配而死，虎臣銜恨在心，無門可報，所以今日愿去。朝中察知其情，遂用為監押官。似道雖然不知虎臣是鄭隆之子，卻記得幼年之夢，和那富春子的說話，今日正遇了姓鄭的人，如何不慌！臨行時，備下盛筵，款待虎臣。虎臣巍然上坐，似道稱他是天使，自稱為罪人，將上等寶玩，約值數萬金獻上，為進見之禮；含著兩眼珠淚，淒淒惶惶的哀訴，述其幼時所夢，“愿天使大發菩薩之心，保全螻蟻之命，生生世世，不敢忘報。”說罷，屈膝跪下。鄭虎臣微微冷笑，答應道：“團練且起，這寶玩是殃身之物，下官如何好受？有話途中再講。”似道再三哀求，虎臣只是微笑，似道心中愈加恐懼。次日，虎臣催促似道起程。金銀財寶，尚十余車，婢妾童仆，約近百人。虎臣初時并不阻當，行了數日，嫌他行李太重，擔誤行期，將他童仆輩日漸趕逐；其金寶之類，一路遇著寺院，

逼他布施，似道不敢不依。約行半月，只剩下三個車子，老年童仆數人，又被虎臣終日打罵，不敢親近。似道所坐車子，插個竹竿，扯帛為旗，上寫著十五個大字，道是“奉旨監押安置循州誤國奸臣賈似道”。似道羞愧，每日以袖掩面而行。一路受鄭虎臣凌辱，不可盡言。又行了多日，到泉州洛陽橋上，只見對面一個客官，匆匆而至，見了旗上題字，大呼：“平章久違了。一別二十余年，何期在此相會。”似道只道是個相厚的故人，放下衣袖看時，卻是誰來？那客官姓葉，名李，字太白，錢唐人氏，因為上書切諫似道，被他黥面流于漳州。似道事敗，凡被其貶竄者，都赦回原籍。葉李得赦還鄉，路從泉州經過，正與似道相遇，故意叫他。似道羞慚滿面，下車施禮，口稱得罪。葉李問鄭虎臣討紙筆來，作詞一首相贈。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曾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當初北宋仁宗皇帝時節，宰相寇准有澶淵退虜之功，卻被奸臣了謂所潛，貶為雷州司戶。未几，丁謂奸謀敗露，亦貶于崖州。路從雷州經過，寇准遣人送蒸羊一只，聊表地主之禮。丁謂慚愧，連夜偷行過去，不敢停留。今日葉李詞中，正用這個故事，以見天道反复，冤家不可做盡也。似道得詞，慚愧無地，手捧金珠一包，贈與葉李，聊助路資，葉李不受而去。鄭虎臣喝道：“這不義之財，犬豕不顧，誰人要你的！”就似道手中奪來，拋散于地，喝教車仗快走，口內罵聲不絕。似道流淚不止。鄭虎臣的主意，只教賈似道受辱不過，自尋死路，其如似道貪戀余生。比及到得漳州，童仆逃走俱盡，單單似道父子三人。真個是身無鮮衣，口無甘味，賤如奴隸。窮比乞兒，苦楚不可盡說。漳州太守趙分如，正是賈似道舊時門客，聞得似道到來，出城迎接，看見光景淒涼，好生傷感。又見鄭虎臣顏色不善，不敢十分殷勤。是日，趙分如設宴館驛，管待鄭虎臣，意欲請似道同坐。虎臣不許，似道也謙讓道：“天使在此，罪人安敢與席？”到教趙分如過意不去，只得另設一席于別室，使通判陪侍似道，自己陪虎臣。飲酒中間，分如察虎臣口气，銜恨頗深，乃假意問道：“天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何不教他速死，免受蒿惱，卻不干淨？”虎臣笑道：“便是這惡物事，偏受得許多苦惱，要他好死卻不肯死。”趙分如不敢再言。次日五鼓，不等太守來送，便催趲起程。离城五里，天尚未大明。到個庵院，虎臣教歇腳，且進庵梳洗早膳。似道看這庵中扁額寫著“木綿庵”三字，大驚道：“二年前，神僧鉢盂中贈詩，有‘開花結子在綿州’句，莫非應在今日？我死必矣！”進庵，急呼二子分付說話，已被虎臣拘囚于別室。似道自分必死，身邊藏有冰腦一包，因洗臉，就掬水吞之。覺腹中痛極，討個虎子坐下，看看命絕。虎臣料他服毒，乃罵道：“奸賊，奸賊！百万生靈死于汝手，汝延捱許多路程，卻要自死，到今日老爺偏不容你！”將大槌連頭連腦打下二三十，打得希爛，嗚呼死了。卻教人報他兩個兒子說道：“你父親中惡，快來看視。”兒子見老子身死，放聲大哭。虎臣奮怒，一槌一個，都打死了。卻教手下人拖去一邊，只說逃走去了。虎臣投槌于地，歎道：“吾今日上報父仇，下為萬民除害，雖死不恨矣。”就用隨身衣服，將草荐卷之，埋于木綿庵之側。埋得定當，方將病狀關白太守趙分如。趙分如明知是虎臣手腳，見他凶狠，那敢盤問？只得依他開病狀，申報各司去訖。直待虎臣動身去后，方才備下棺木，掘起似道尸骸，重新殮殮，埋葬成墳，為文祭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哀哉，尚饗！那履齋是誰，姓吳名潛，是理宗朝的丞相。因賈似道謀代其位，造下謠言，誣之以罪，害他循州安置，卻教循州知州劉宗申逼他服毒而死。今日似道下貶循州，未及到彼，先死于木綿庵，比吳潛之禍更慘。這四句祭文，隱隱說天理報應。趙分如雖然出于似道門下，也見他良心不泯處。閒話休題，再說

似道既貶之后，家私田產，雖說入官，那葛嶺大宅，誰人管業？高台曲池，日就荒落，牆頽壁倒，游人來觀者，無不感歎，多有人題詩于門壁。今錄得二首，詩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詩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里千年恨，秋壑亭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亭葉落鳥呼風。客來不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太平時節元宵夜，十里燈球映月輪。多少王孫并士女，綺羅叢里盡懷春。話說東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燈買市，十分富盛。且說在京一個貴官公子，姓張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燈，忽于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系一個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囊里真香心事封，鮫綃一幅淚流紅。殷勤聊作江妃佩，贈與多情置袖中。詩尾后又有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于相藍后門一會，車前有鴛鴦燈是也。”張生吟諷數次，歎賞久之，乃和其詩曰：濃麝因知玉手封，輕綃料比杏腮紅。雖然未近來春約，已勝襄王魂夢中。自此之后，張生以時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間烏飛電走，又換新正。將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約，乃于十四日晚，候于相藍后門，果見車一輛，燈挂雙鴛鴦，呵衛甚眾。張生驚喜無措，無因問答，乃誦詩一首，或先或后，近車吟詠。云：何人遺下一紅綃？暗遣吟懷意氣饒。料想佳人初失去，几回纖手摸裙腰。車中女子聞生吟諷，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諧矣。遂啓帘窺生，見生容貌皎潔，儀度閒雅，愈覺動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達情款，生亦會意。須臾，香車遠去，已失所在。次夜，生復伺于舊處。俄有青蓋舊車，迤邐而來，更無人從，車前挂雙鴛鴦燈。生睹車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稱：“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見尼轉手而招生，生潛隨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門謂曰：“何歸遲也？”尼入院，生隨入小軒，軒中已張燈列宴。尼乃卸去道裝，忽見綠鬢堆云，紅裳映月。生女聯坐，老尼侍傍。酒行之后，女曰：“愿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香囊紅綃，付女視之。女方笑曰：“京都往來人眾，偏落君手，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生日：“當時得之，亦曾奉和。”因舉其詩。女喜曰：“真我夫也。”于是與生就枕，極盡歡娛。頃而雞聲四起，謂生日：“妾乃霍員外家第八房之妾。員外老病，經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愿遇一良人，成其夫婦，幸得見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計脫身，不可復入。此身已屬之君，情愿生死相隨；不然，將置妾于何地也？”生日：“我非木石，豈忍分离？但尋思無計。若事發相連，不若與你懸梁同死，雙雙做風流之鬼耳。”說罷，相抱悲泣。老尼從外來曰：“你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耳，何必做這下梢事！”生女雙雙跪拜求計，老尼曰：“女能遠涉江湖，變更姓名于千里之外，可得盡終世之情也。”女與生俯首受計。老尼遂取出黃白一包，付生日：“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還官人，以為路資。”生亦回家，收拾細軟，打做一包。是夜，拜別了老尼，雙雙出門，走到通津邸中借宿。次早顧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兩情好合，諧老百年。正是：意似鴛鴦飛比翼，情同鸞鳳舞和鳴。今日為甚說這段話？卻有個波俏的女子，也因燈夜游玩，撞著個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未知久后成得夫婦也否？且听下回分解。正是：燈初放夜人初會，梅正開時月正圓。且道那女子遇著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張，雙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個輕俊標致的秀士，風流未遇的才人。偶因鄉試來

杭，不能中選，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余。正逢著上元佳節，舜美不免關閉房門，游玩則個。況杭州是個熱鬧去處，怎見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潮》詞，單道杭州好處，詞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帘翠幕，參差十万人家。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奢華。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弦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的釣雙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听簫鼓，吟賞煙霞。昇日圖將好景，歸到鳳池賒。舜美觀看之際，勃然興發，遂口占《如夢令》一詞以解懷，云：明月娟娟飾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試華燈，約伴六橋行走回首，回首，樓上玉人知否？且誦且行之次，遙見燈影中，一個丫鬟，肩上斜挑一盞彩鸞燈，后面一女子，冉冉而來。那女子生得鳳髻鋪云，蛾眉掃月，生成媚態，出色嬌姿。舜美一見了那女子，沉醉頓醒，竦然整冠，湯瓶樣搖擺過來。為甚的做如此模樣？元來調光的人，只在初見之時，就便使個手段。凡萍水相逢，有几般討探之法。做子弟的，听我把調光經表白几句：雅容賣俏，鮮服夸豪。遠戲近觀，只在雙眸傳遞；捱肩擦背，全憑健足跟隨。我既有意，自當送情；他肯留心，必然答笑。點頭須會，咳嗽便知。緊處不可放遲，閒中偏宜著鬧。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冷面撇清，還察其中真假；回頭攬事，定知就里應承。說不盡百計討探，湊成來十分机巧。假饒心似鐵，弄得意如糖。說那女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亂了，腿也蘇了，腳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覷，面面相覷。那女子走得緊，舜美也跟得緊；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語。不覺又到眾安橋，橋上做賣做買，東來西去的，挨擠不過。過得眾安橋，失卻了女子所在，只得悶悶而回。開了房門，風儿又吹，燈儿又暗，枕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心里丟不下那個女子，思量再得与他一會也好。你看世間有這等的痴心漢子，實是好笑。正是：半窗花影模糊月，一段春愁著摸人。舜美甫能夠捱到天明，起來梳裹了，三餐已畢，只見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燈。舜美身心按捺不下，急忙關閉房門，徑往夜來相遇之處。立了一會，轉了一會，尋了一會，靠了一會，呆了一會，只是等不見那女子來。遂調《如夢令》一詞消遣，云：燕賞良宵無寐，笑倚東風殘醉。未審那人儿，今夕游玩何地？留意，留意，几度欲歸還滯。吟畢，又等了多時，正爾要回，忽見小鬟挑著彩鸞燈，同那女子從人叢中挨將出來。那女子瞥見舜美，笑容可掬，況舜美也約莫著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子徑往鹽橋，進廣福廟中拈香，禮拜已畢，轉入后殿。舜美隨于后，那女子偶爾回頭，不覺失笑一聲。舜美呆著老臉，陪笑起來。他兩個挨挨擦擦，前前后后，不復顧忌。那女子回身袖中遺下一同心方胜儿。舜美會意，俯而拾之，就于燈下拆開一看，乃是一幅花箋紙。不看万事全休，只因看了，直教一個秀才，害了一二年鬼病相思，險些送了一條性命。你道花箋上寫的甚么文字？原來也是個《如夢令》，詞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挂彩鸞燈，正是儿家庭戶。那步，那步，千万來宵垂顧。

詞后復書云：“女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日父母兄嫂趕江干舅家燈會，十七日方歸，止妾与侍儿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駕，少慰鄙怀，妾當焚香掃門，迎候翹望。妾劉素香拜柬。”舜美看了多時，喜出望外。那女子已去了，舜美步歸邸舍，一夜無眠。次早又是十五日，舜美捱至天晚，便至其外，不敢造次突入。乃成《如夢令》一詞，來往歌云：漏滴銅壺聲唱咽，風送金猊香烈。一見彩鸞燈，頓使狂

心煩熱。應說，應說，昨夜相逢時節。女子听得歌聲，掀帘而出，果是燈前相見可意人儿。遂迎迓到于房中，吹滅銀燈，解衣就枕。他兩個正是曠夫怨女，相見如餓虎逢羊，蒼蠅見血，那有工夫問名敘禮？且做一班半點儿事。有《南鄉子》詞一首，單題著交歡趣的。道是：粉汗濕羅衫，為雨為云底事忙？兩只脚儿肩上閣，難當。顰蹙春山入醉鄉。忒殺太顛狂，口口聲聲叫我郎。舌送丁香嬌欲滴，初嘗甘露，非蜜非糖滋味長。兩個講歡已罷，舜美曰：“仆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凡遇仙。自思白面書生，愧無纖毫奉報。”素香撫舜美背曰：“我因愛子胸中錦繡，非圖你囊里金珠。”舜美稱謝不已。素香忽然長歎，流淚而言曰：“今日已過，明日父母回家，不能復相聚矣，如之奈何？”兩個沉吟半晌，計上心來。素香曰：“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兩地永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何如？”舜美大喜曰：“我有遠族，見在鎮江五條街開個招商客店，可往依焉。”素香應允。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妝做一個男儿打扮，与舜美攜手迤邐而行。將及二鼓，方才行到北關門下。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許多時光？只為那女子小小一雙脚儿，只好在蹀廊緩步，芳徑輕移，輕抬繡閣之中，出沒繡裙之下。脚又穿著一雙大靴，教他跋長途，登遠道，心中又慌，怎地的拖得動？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兩下不免撒手。前后隨行，出得第二重門，被人一涌，各不相顧。那女子徑出城門，從半塘橫去了。舜美慮他是婦人，身体柔弱，挨擠不出去，還在城里，也不見得，急回身尋問把門軍士。軍士說道：“适間有個少年秀才，尋問同輩，回未半里多地。”舜美自思：“一條路往錢塘門，一條路往師姑橋，一條路往褚家堂，三、四條叉路，往那一條好？”躊躇半晌，只得依舊路趕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門已閉了，悄無人聲。急急回至北關門，門又閉了。整整尋了一夜。巴到天明，挨門而出。至新馬頭，見一伙人圍得緊緊的，看一只繡鞋儿。舜美認得是女子脫下之鞋，不敢開聲。眾人說：“不知何人家女孩儿，為何事來，弱水而死，遺鞋在此？”舜美听罷，惊得渾身冷汗。復到城中探信，滿城人喧嚷，皆說十官子巷內劉家女儿，被人拐去，又說投水死了，隨處做公的緝訪。這舜美自因受了一晝夜辛苦，不會吃些飯食，況又痛傷那女子死于非命，回至店中，一臥不起，寒熱交作，病勢沉重將危。正是：相思相見知何日？多病多愁損少年。且不說舜美臥病在床，卻說劉素香自北關門失散了舜美，從二更直走到五更，方至新馬頭。自念舜美尋我不見，必然先往鎮江一路去了，遂暗暗地脫下一只繡花鞋在地。為甚的？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趕，故托此相示，以絕父母之念。素香乘天未明，賃舟沿流而去。數日之間，雖水火之事，亦自謹慎，梢人亦不知其為女人也。比至鎮江，打發舟錢登岸，隨路物色，訪張舜美親族。又忘其姓名居止，問來問去，看看日落山腰，又無宿處。偶至江亭，少憩之次，此時乃是正月二十二日，況是月出較遲，是夜夜色蒼然，漁燈隱映，不能辨認咫尺。素香自思，為他拋离鄉井父母兄弟，又無消息，不若從浣紗女游于江中。哭了多時，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不覺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來。遂移步憑欄，四顧澄江，渺茫千里。正是：一江流水三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素香嗚嗚咽咽，自言自語，自悲自歎，不覺亭角暗中，走出一個尼師，向前問曰：“人耶？鬼耶？何自苦如此？”素香听罷，答曰：“荷承垂問，敢不實告。妾乃浙江人也，因隨良人之任，前往新丰。卻不思慢藏海盜，梢子因瞰良人囊金，賤妾容貌，輒起不仁之心。良人、婢仆皆被殺害，獨留妾一身。梢子飲淫污妾，妾誓死不從。次日梢子飲酒大醉，妾遂著先夫衣冠，脫身奔逃，偶然至此。”素香難以私奔相告，假托此一段說話。尼師聞之，愀然曰：“老身在施主家，渡江歸遲，天遣到此亭中与娘子相遇，真是前緣。娘子肯從我否？”素香曰：“妾身回視家鄉，千山万水，得蒙提挈，乃再生之賜。”尼師曰：“出家人

以慈悲方便為本，此分內事，不必慮也。”素香拜謝。天明，隨至大慈庵，屏去俗衣，束發簪冠，獨處一室。諸品經咒，目過輒能成誦。旦夕參禮神佛，拜告白衣大士，并持大士經文，哀求再會。尼師見其貞順，自謂得人，不在話下。再說舜美在那店中，延醫調治，日漸平復。不肯回鄉，只在邸舍中溫習經史。光陰荏苒，又逢著上元燈夕。舜美追思去年之事，仍往十官子巷中一看，可憐景物依然，只是少個人在目前。悶悶歸房，因誦秦少游學士所作《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后。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舜美無情無緒，洒淚而歸。慚愧物是人非，悵然絕望，立誓終身不娶，以答素香之情。在杭州倏忽三年，又逢大比，舜美得中首選解元。赴鹿鳴宴罷，馳書歸報父母，親友賀者填門。數日后，將帶琴劍書箱，上京會試。一路風行露宿，舟次鎮江江口，將欲渡江，忽狂風大作。移舟傍岸，少待風息。其風數日不止，只得停泊在彼。且說劉素香在大慈庵中，荏苒首尾三載。是夜，忽夢白衣大士報云：“爾夫明日來也。”恍然驚覺，汗流如雨。自思：“平素未嘗如此，真是奇怪！”不言與師知道。舜美等了一日又是一日，心中好生不快，遂散步獨行，沿江閒看。行至一松竹林中，中有小庵，題曰“大慈之庵”，清雅可愛。趨身入內，庵主出迎，拉至中堂供茶。也是天使其然，劉素香向窗楞中一看，唬得目睜口呆，宛如酒醒夢覺。尼師忽入換茶，素香乃具道其由。尼師出問曰：“相公莫非越州張秀才乎？”舜美駭然曰：“仆與吾師素昧平生，何緣垂識？”尼師又問曰：“曾娶妻否？”舜美簌簌淚下，乃應曰：“曾有妻劉氏素香，因三載前元宵夜觀燈失去，未知存亡下落。今仆雖不才，得中解元，便到京得進士，終身亦誓不再娶也。”師遂呼女子出見，兩個抱頭慟哭。多時，收淚而言曰：“不意今生再得相見！”悲喜交集，拜謝老尼。乃沐浴更衣，詣大士前，焚香百拜。次以白金百兩，段絹二端，奉尼師為壽。兩下相別，雙雙下舟。真個似缺月重圓，斷弦再續，大喜不勝。一路至京，連科進士，除授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尹。謝恩回鄉，路經鎮江，二人復訪大慈庵，贈尼師金一笏。回至杭州，徑到十官子巷，投帖拜望。劉公看見車馬臨門，大紅帖子上寫著“小婿張舜美”，只道誤投了。正待推辭，只見少年夫婦，都穿著朝廷命服，雙雙拜于庭下。父母兄嫂見之大驚，悲喜交集。丈母道：“因元宵失卻我兒，聞知投水身死，我們苦得死而復生。不意今日再得相會，況得此佳婿，劉門之幸。”乃大排筵會，作賀數日，令小英隨去。二人別了丈人、丈母，到家見了父母。舜美告知前事，令妻出拜公姑。張公、張母大喜過望，作宴慶賀。不數日，同妻別父母上任去訖。久后，舜美官至天官侍郎，子孫貴盛。有詩為證：間別三年死復生，潤州城下念多情。今宵然燭頻頻照，笑眼相看分外明。——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煙暖，對鰲山彩結。簫鼓向晚，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衢風月。繡閣人人，乍嬉游、困又歇。艷妝初試，把珠帘半揭。嬌羞向人，手捻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這一首詞，名《傳言玉女》，乃胡浩然先生所作。道君皇帝朝宣和年間，元宵最盛。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岳觀凝祥池。每常駕出，有紅紗貼金燭籠二百對；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快行客各執紅紗珠珞燈籠。至晚還內，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唱《隨竿媚》來。御輦旋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鵝鴿旋”，又謂“踏五花兒”，則輦官有賞賜矣。駕登宣德樓，游人奔赴露台下。十五日，駕幸上清宮，至晚還內。上元后一日，進早膳訖，車駕登門卷帘，御座臨軒，宣百姓先到門下者，得瞻天表。小帽紅袍獨坐，左右侍近，帘外金扇執事之

人。須與下帘，則樂作，縱萬姓游賞。華燈寶燭，月色光輝，霏霏融融，照耀遠邇。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燈緣索而至半，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當時御制夾鐘宮《小重山》詞，道：羅綺生香嬌艷呈，金蓮開陸海，繞都城。寶輿四望翠峰青。東風急，吹下半天星。萬井賀升平。行歌花滿路，月隨人。紗籠一點御燈明。簫韶遠，高宴在蓬瀛。今日說一個官人，從來只在東京看這元宵，誰知時移事變，流寓在燕山看元宵。那燕山元宵卻如何：雖居北地，也重元宵。未聞鼓樂喧天，只听胡笳聒耳。家家點起，應無陸地金蓮；處處安排，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鬢邊挑大蒜，岐婆頭上帶生蔥。漢兒誰負一張琴，女們盡敲三棒鼓。每年燕山市井，如東京制造，到己酉歲方成次第。當年那燕山裝那鰲山，也賞元宵，士大夫百姓皆得觀看。這個官人，本身是肅王府使臣，在貴妃位掌箋奏，姓楊，雙名思溫，排行第五，呼為楊五官人。因靖康年間流寓在燕山，猶幸相逢姨夫張二官人在燕山開客店，遂寓居焉。楊思溫無可活計，每日肆前與人寫文字，得些胡亂度日。忽值元宵，見街上的人皆去看燈，姨夫也來邀思溫看燈，同去消遣旅況。思溫情緒索然，辭姨夫道：“看了東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間元宵？姨夫自穩便先去，思溫少刻追陪。”張二官人先去了。楊思溫挨到黃昏，听得街上喧鬧，靜坐不過，只得也出門來看燕山元宵。但見：蓮燈燦爛，只疑吹下半天星；士女駢闐，便是列成王母隊。一輪明月嬋娟照，半是京華流寓人。見街上往來游人無數，思溫行至昊天寺前，只見真金身鑄五十三參，銅打成幅竿十丈，上有金書“救賜昊天憫忠禪寺”。思溫入寺看時，佛殿兩廊，盡皆點照。信步行到羅漢堂，乃渾金鑄成五百尊阿羅漢。入這羅漢堂，有一行者，立在佛座前化香油錢，道：“諸位看燈檀越，布施燈油之資，祝延福壽。”思溫听其語音，類東京人，問行者道：“參頭，仙鄉何處？”行者答言：“某乃大相國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間復為行者，請官人坐于凳上，閒話則個。”思溫坐凳上，正看來往游人，睹一簇婦人，前遮后擁，入羅漢堂來。內中一個婦人与思溫四目相盼，思溫睹這婦人打扮，好似東京人。但見：輕盈體態，秋水精神。四珠環勝內家妝，一字冠成宮里樣。未改宣和妝束，猶存帝里風流。思溫認得是故鄉之人，感慨情怀，悶悶不已，因而困倦，假寐片時。那行者叫得醒來，開眼看時，不見那婦人。楊思溫嗟呀道：“我卻待等他出來，恐有親戚在其間，相認則個，又挫過了。”對行者道：“适來入院婦女何在？”行者道：“婦女們施些錢去了。臨行道：‘今夜且歸，明日再來做些功德，追荐親戚則個。’官人莫悶，明日卻來相候不妨。”思溫見說，也施些油錢，与行者相辭了，离羅漢院。繞寺尋遍，忽見僧堂壁上，留題小詞一首，名《浪淘沙》：盡日倚危欄，觸目凄然。乘高望處是居延。忍听樓頭吹畫角，雷滿長川。荏苒又經年，暗想南園。与民同樂午門前。僧院猶存宣政字，不見鰲山。楊思溫看罷留題，情緒不樂。歸來店中，一夜睡不著。巴到天明起來，當日無話得說。至晚，分付姨夫，欲往昊天寺，尋昨夜的婦人。走到大街上，人稠物穰，正是熱鬧。正行之間，忽然起一陣雷聲，思溫恐下雨，惊而欲回。抬頭看時，只見：銀漢現一輪明月，天街點萬盞華燈。寶燭燒空，香風拂地。仔細看時，卻見四圍人從，擁著一輪大車，從西而來。車聲動地，跟隨番官，有數十人。但見：呵殿喧天，儀仗塞路。前面列十五對紅紗照道，燭焰爭輝；兩下擺二十柄畫杆金槍，寶光交際。香車似箭，侍從如云。車后有侍女數人，其中有一婦女穿紫者，腰佩銀魚，手持淨巾，以帛擁項。思溫于月光之下，仔細看時，好似哥哥國信所掌儀韓思厚妻，嫂嫂鄭夫人意娘。這鄭夫人，原是喬貴妃養女，嫁得韓掌儀，与思溫都是同里人，遂結拜為表兄弟，思溫呼意娘為嫂嫂。自后睽离，不复相問。著紫的婦人見思溫，四目相睹，不敢公然招呼。思溫隨從車子到燕市秦樓住下，車盡入其中。貴人上樓去，番

官人從樓下坐。原來秦樓最廣大，便似東京白樊樓一般，樓上有六十個合儿，下面散鋪七八十副卓凳。當夜賣酒，合堂熱鬧。楊思溫等那貴家入酒肆，去秦樓里面坐地，叫過賣至前。那人見了思溫便拜，思溫扶起道：“休拜。”打一認時，卻是東京白樊樓過賣陳三儿。思溫甚喜，就教三儿坐，三儿再三不敢。思溫道：“彼此都是京師人，就是他鄉遇故知，同坐不妨。”唱喏了方坐。思溫取出五兩銀子與過賣，分付收了銀子，好好供奉數品葷素酒菜上來，與三儿一面吃酒說話。三儿道：“自丁未年至此，拘在金吾宅作奴仆。後來鼎建秦樓，為思舊日樊樓過賣，乃日納買工錢八十，故在此做過賣。幸與官人會面。”正說話間，忽听得一派樂聲。思溫道：“何處動樂？”三儿道：“便是適來貴人上樓飲酒的韓國夫人宅眷。”思溫問韓國夫人事體，三儿道：“這夫人極是照顧人，常常夜間將帶宅眷來此飲酒，和養娘各坐。三儿常上樓供過伏事，常得夫人賞賜錢鈔使用。”思溫又問三儿：“適間路邊遇韓國夫人，車后宅眷叢里，有一婦人，似我嫂嫂鄭夫人，不知是否？”三儿道：“即要覆官人，三儿每上樓，供過眾宅眷時，常見夫人，又恐不是，不敢廝認。”思溫遂告三儿道：“我有件事相煩你，你如今上樓供過韓國夫人宅眷時，就尋鄭夫人。做我傳語道：‘我在樓下專候夫人下來，問哥哥詳細。’”三儿應命上樓去，思溫就座上等。一時，只見三儿下樓，以指住下唇。思溫曉得京師人市語，恁地乃了事也。思溫問：“事如何？”三儿道：“上樓得見鄭夫人，說道：‘五官人在下面等夫人下來，問哥哥消息’。夫人听得，便垂淚道：‘叔叔原來也在這里。傳與五官人，少刻便下樓，自與叔叔說話。’”思溫謝了三儿，打發酒錢，乃出秦樓門前，佇立懸望。不多時，只見祇候人從入去，少刻番官人從簇擁一輛車子出來。思溫候車子過，后面宅眷也出來，見紫衣佩銀魚、項纏羅帕婦女，便是嫂嫂。思溫進前，共嫂嫂敘禮畢，遂問道：“嫂嫂因何與哥哥相別在此？”鄭夫人搵淚道：“妾自靖康之冬，與兄賃舟下淮楚，將至盱眙，不幸箭穿駕手，刀中梢公，妾有樂昌破鏡之憂，汝兄被縲繼纏身之苦，為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相逼，我義不受辱，為其執虜至燕山。撒八太尉恨妾不從，見妾骨瘦如柴，遂鬻妾身于祖氏之家。后知是娼戶，自思是品官妻，命官女，生如蘇小卿何榮！死如孟姜女何辱！暗抽裙帶自縊梁間，被人得知，將妾救了。撒八太尉妻韓夫人聞而怜我，亟令救命，留我隨侍。項上瘡痕至今未愈，是故項纏羅帕。倉皇別良人，不知安往？新得良人音耗，當時更衣遁走，今在金陵，復還舊職，至今四載，未忍重婚。妾燃香煉頂，問卜求神，望金陵之有路，脫生計以無門。今從韓國夫人至此游宴，既為奴仆之軀，不敢久語，叔叔叮嚀，驀遇江南人，倩教傳個音信。”楊思溫欲待再問其詳，俄有番官手持八棱抽篋，向思溫道：“我家奴婢，更夜之間，怎敢引誘？”拿起抽篋，迎臉便打。思溫一見來打，連忙急走。那番官腳蹠行遲，趕不上。走得脫，一身冷汗，慌忙歸到姨夫客店。張二官見思溫走回喘吁吁地，問道：“做甚么直恁慌張？”思溫將前事一一告訴。張二官見說，嗟呀不已，安排三杯與思溫霍索。思溫想起哥哥韓忠翊嫂嫂鄭夫人，那里吃得酒下。愁悶中過了元宵，又是三月。張二官向思溫道：“我出去兩三日即歸，你與我照管店里則個。”思溫問：“出去何干？”張二官人道：“今兩國通和，奉使至維揚，買些貨物便回。”楊思溫見姨夫張二官出去，獨自無聊，晝長春困，散步大街至秦樓。入樓閒望一晌，乃見一過賣至前唱喏，便叫：“楊五官！”思溫看時，好生而熟，卻又不是陳三，是誰？過賣道：“男女東京寓仙酒樓過賣小王。前時陳三儿被左金吾叫去，不令出來。”思溫不見三儿在秦樓，心下越悶，胡亂買些點心吃，便問小王道：“前次上元夜韓國夫人來此飲酒，不知你識韓國夫人住處么？”小王道：“男女也會問他府中來，道是天王寺后。”說猶未了，思溫抬頭一看，壁上留題墨跡未干。仔細讀之，題道：“昌

黎韓思厚舟發金陵，過黃天蕩，因感亡妻鄭氏，船中作相吊之詞，名《御街行》：合和朱粉千余兩，捻一個、觀音樣。大都卻似兩三分，少付玲瓏五臟。等待黃昏，尋好夢底，終夜空勞攘。香魂媚魄知何往？料只在、船儿上。無言倚定小門儿，獨對滔滔雪浪。若將愁淚，還做水算，幾個黃天蕩。楊思溫讀罷，駭然魂不附體：“題筆正是哥哥韓思厚，恁地是嫂嫂沒了。我正月十五日秦樓親見，共我說話，道在韓國夫人宅為侍妾，今卻沒了。這事難明。”驚疑未決，遂問小王道：“墨跡未干，題筆人何在？”小王道：“不知。如今兩國通和，奉使至此，在木道館驛安歇。適來四、五人來此飲酒，遂寫于此。”說話的，錯說了！使命入國，豈有出來閒走買酒吃之理？按《夷堅志》載：那時法禁未立，奉使官聽從與外人往來。當日是三月十五日，楊思溫問本道館在何處，小王道：“在城南。”思溫還了酒錢下樓，急去本道館，尋韓思厚。到得館道，只見蘇許二掌儀在館門前閒看，二人都是舊日相識，認得思溫，近前唱喏，還禮畢。問道：“楊兄何來？”思溫道：“特來尋哥哥韓掌儀。”二人道：“在里面會文字，容入去喚他出來。”二人遂入去，叫韓掌儀出到館前。思溫一見韓掌儀，連忙下拜，一悲一喜，便是他鄉遇契友，燕山逢故人。思溫問思厚：“嫂嫂安樂？”思厚听得說，兩行淚下，告訴道：“自靖康之冬，與汝嫂顧船，將下淮楚，路至盱眙，不幸箭穿篙手，刀中梢公，爾嫂有樂昌疏鏡之憂，兄被縲紲纏身之苦。我被虜執于野寨，夜至三鼓，以苦告得脫，然亦不知爾嫂存亡。后有仆人周義，伏在草中，見爾嫂被虜撒八太尉所逼，爾嫂義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我后奔走行在，復還舊職。”思溫問道：“此事還是哥哥目擊否？”思厚道：“此事周義親自報我。”思溫道：“只恐不死。今歲元宵，我親見嫂嫂同韓國夫人出游，宴于秦樓。思溫使陳三儿上樓寄信，下樓與思溫相見。所說事體，前面與哥哥一同，也說道：哥哥復還舊職，到今四載，未忍重婚。”思厚听得說，理會不下。思溫道：“容易決其死生。何不同往天王寺后韓國夫人宅前打听，問個明白！”思厚道：“也說得是。”乃入館中，分付同事，帶當直隨後，二人同行。倏忽之間，走至天王寺后。一路上悄無人跡，只見一所空宅，門生蛛網，戶積塵埃，荒草盈階，綠苔滿地，鎖著大門。楊思溫道：“多是后門。”沿牆且行數十步，牆邊只有一家，見一個老儿在里面打絲線，向前唱喏道：“老大，借問韓國夫人宅那里進去？”老儿稟性躁暴，舉止粗疏，全不采人。二人再四問他，只推不知。頃間，忽有一老嫗提著飯籃，口中喃喃埋冤，怨暢那大伯。二人遂與婆婆唱喏，婆子還個萬福，語音類東京人。二人問韓國夫人宅在那里，婆子正待說，大伯又埋怨多口。婆子不管大伯，向二人道：“媳婦是東京人，大伯是山東拗蠻，老媳婦沒興嫁得此畜生，全不曉事；逐日送些茶飯，嫌好道歹，且是得人憎。便做到官人問句話，就說何妨！”那大伯口中又嘵嘵的不祝婆子不管他，向二人道：“韓國夫人宅前面鎖著空宅便是。”二人吃一驚，問：“韓夫人何在？”婆子道：“韓夫人前年化去了，他家搬移別處，韓夫人埋在花園內。官人不信時，媳婦同去看一看，好么？”大伯又說：“莫得入去，官府知道，引惹事端帶累我。”婆子不采，同二人便行。路上就問：“韓國夫人宅內有鄭義娘，今在否？”婆子便道：“官人不是國信所韓掌儀，名思厚？這官人不是楊五官，名思溫么？”二人大驚，問：“婆婆如何得知？”婆子道：“媳婦見鄭夫人說。”思厚又問：“婆婆如何認得？拙妻今在甚處？”婆婆道：“二年前時，有撒八太尉，曾于此宅安下。其妻韓國夫人崔氏，仁慈恤物，極不可得。常喚媳婦入宅，見夫人說，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一婦人，姓鄭，小字義娘，甚為太尉所喜。義娘誓不受辱，自刎而死，夫人憫其貞節，與火化，收骨盛匣。以后韓夫人死，因隨葬在此園內。雖死者與活人無異，媳婦入園內去，常見鄭夫人出來。初時也有些怕，夫人道：‘婆婆莫怕，不來損害婆婆，有

些衷曲間告訴則個。’夫人說道是京師人，姓鄭，名義娘。幼年進入喬貴妃位做養女，后出嫁忠翊郎韓思厚。有結義叔叔楊五官，名思溫，一一与老媳婦說。又說盱眙事跡：“丈夫見在金陵為官，我為他守節而亡。”尋常陰雨時，我多入園中，与夫人相見閒話。官人要問仔細，見了自知。”三人走到适來鎖著的大宅，婆婆踰牆而入，二人隨後，也入里面去，只見打鬼淨淨的一座敗落花園。三人行步間，滿地殘英芳草；尋訪婦人，全沒蹤跡。正面三間大堂，堂上有個屏風，上面山水，乃郭熙所作。思厚正看之間，忽然見壁上有數行字。思厚細看字体柔弱，全似鄭義娘夫人所作。看了大喜道：“五弟，嫂嫂只在此間。”思溫問：“如何見得？”思厚打一看，看其筆跡乃一詞，詞名《好事近》：往事与誰論？無語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怜？腸斷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同歸雁，趁江南春色。后寫道：“季春望后一日作。”二人讀罷道：“嫂嫂只今日寫來，可煞驚人。”行至側首，有一座樓，二人共婆婆扶著欄杆登樓。至樓上，又有巨屏一座，字体如前，寫著《憶良人》一篇，歌曰：孤云落日春云低，良人窈窕羈天涯。東風蝴蝶相交飛，對景令人益慘凄。盡日望郎郎不至，素質香肌轉憔悴。滿眼韶華似酒濃，花落庭前鳥聲碎。孤幃悄悄夜迢迢，漏盡燈殘香已銷。秋千院落久停戲，雙懸彩素空搖遙。眉兮眉兮春黛蹙，淚兮淚兮常滿掬。無言獨步上危樓，倚遍欄杆十二曲。荏苒流光疾似梭，滔滔逝水無回波。良人一過不復返，紅顏飲老將如何？韓思厚讀罷，以手拊壁而言：“我妻不幸為人驅虜。”正看之間，忽听楊思溫急道：“嫂嫂來也！”思厚回頭看時，見一婦人，頂擁香羅而來。思溫仔細認時，正是秦樓見的嫂嫂。那婆婆也道：“夫人來了！”三人大驚，急走下樓來尋，早轉身入后堂左廊下，趨入一閣子內去。二人惊懼，婆婆道：“既已到此，可同去閣子里看一看。”婆子引二人到閣前，只見關著閣子門，門上有牌面寫道：“韓國夫人影堂。”婆子推開閣子，三人入閣子中看時，卻是安排供養著一個牌位，上寫著：“亡室韓國夫人之位。”側邊有一軸畫，是義娘也，牌位上寫著：“侍妾鄭義娘之位。”面前供卓，塵埃尺滿。韓思厚看見影神上衣服容貌，与思溫元夜所見的無二，韓思厚淚下如雨。婆子道：“夫人骨匣，只在卓下，夫人常提起，教媳婦看，是個黑漆匣，有兩個瑜石環儿。每遍提起，夫人須哭一番，和我道：‘我与丈夫守節喪身，死而無怨。’”思厚听得說，乃懇婆子同揭起磚，取骨匣歸葬金陵，當得厚謝。婆婆道：“不妨。”三人同掇起供卓，揭起花磚，去掇匣子。用力掇之，不能得起，越掇越牢。思溫急止二人：“莫掇，莫掇！哥哥須曉得嫂嫂通靈，今既取去，也要成禮。且出此間，備些祭儀，作文以白嫂嫂，取之方可。”韓思厚道：“也說得是。”三人再掇牆而去。到打線婆婆家，令仆人張謹買下酒脯、香燭之物，就婆婆家做祭文。等至天明，一同婆婆、仆人搬挈祭物，踰牆而入。在韓國夫人影堂內，鋪排供養訖。等至三更前后，香殘燭盡，杯盤零落，星宿渡河漢之候，酌酒奠饗。三奠已畢，思厚當靈筵下披讀祭文，讀罷流淚如傾，把祭文同紙錢燒化。忽然起一陣狂風，這風吹得燭有光以無光，燈欲滅而不滅，三人渾身汗顫。風過處，听得一陣哭聲。風定燭明，三人看時，燭光之下，見一婦女，媚臉如花，香肌似玉，頂纏羅帕，步蹙金蓮，斂袂向前，道聲：“叔叔万福。”二人大惊敘禮。韓思厚執手向前，哽咽流淚。哭罷，鄭夫人向著思厚道：“昨者盱眙之事，我夫今已明矣。只今夜秦樓，与叔叔相逢，不得盡訴衷曲。當時妾若貪生，必須玷辱我夫。幸而全君清德若瑾瑜，棄妾性命如土芥；致有今日生死之隔，終天之恨。”說罷，又哭一次。婆婆勸道：“休哭，且理會遷骨之事。”鄭夫人收哭而坐，三人進些飲饌，夫人略饗些气味。思溫問：“元夜秦樓下相逢，嫂嫂為韓國夫人宅眷，車后許多人，是人鬼？”鄭夫人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當

時隨車，皆非人也。”思厚道：“賢妻為吾守節而亡，我當終身不娶，以報賢妻之德。今愿遷賢妻之香骨，共歸金陵可乎？”夫人不從道：“婆婆与叔叔在此，听奴說。今蒙賢夫念妾孤魂在此，豈不愿歸從夫？然須得常常看我，庶几此情不隔冥漠。倘若再娶，必不我顧，則不如不去為強。”三人再三力勸，夫人只是不肯，向思溫道：“叔叔豈不知你哥哥心性？我在生之時，他風流性格，難以拘管。今妾已作故人，若隨他去，恰新棄舊，必然之理。”思溫再勸道：“嫂嫂听思溫說，哥哥今來不比往日，感嫂嫂貞節而亡，決不再娶。今哥哥來取，安忍不隨回去？愿從思溫之言。”夫人向二人道：“謝叔叔如此苦苦相勸，若我夫果不昧心，愿以一言為誓，即當從命。”說罷，思厚以酒灑地為誓：“若負前言，在路盜賊殺戮，在水巨浪覆舟。”夫人急止思厚：“且住，且住，不必如此發誓。我夫既不重娶，愿叔叔為證見。”道罷，忽地又起一陣香風，香過遂不見了夫人。三人大驚訝，复添上燈燭，去供卓底下揭起花磚，款款掇起匣子，全不費力。收拾踰牆而出，至打條婆婆家。次晚，以白銀三兩，謝了婆婆；又以黃金十兩，贈与思溫，思溫再辭方受。思厚別了思溫，同仆人張謹帶骨匣歸本驛。俟月余，方得回書，令奉使歸。思溫將酒餞別，再三叮嚀：“哥哥無忘嫂嫂之言。思厚同一行人從負夫人骨匣出燕山丰宜門，取路而歸，月余方抵盱眙。思厚到驛中歇泊，忽一人唱喏便拜。思厚看時，乃是舊仆人周義，今來謝天地，在此做個驛子。遂引思厚入房，只見挂一幅影神，畫著個婦人。又有牌位儿上寫著：“亡主母鄭夫人之位。”思厚怪而問之，周義道：“夫人貞節，為官人而死，周義親見，怎的不供奉夫人？”思厚因把燕山韓夫人宅中事，從頭說与周義；取出匣子，教周義看了。周義展拜啼哭。思厚是夜与周義抵足而臥。至次日天曉，周義与思厚道：“舊日二十余口，今則惟影是伴，情愿伏事官人去金陵。”思厚從其請，將帶周義歸金陵。思厚至本所，將回文呈納。周義隨著思厚卜地于燕山之側，備禮埋葬夫人骨匣畢。思厚不胜悲感，三日一詣墳所饗祭，至尊方歸，遂令周義守墳塋。忽一日，蘇掌儀、許掌儀說：“金陵土星觀觀主劉金壇雖是個女道士，德行清高，何不同往觀中做些功德，追荐令政。”思厚依從，選日同蘇、許二人到土星觀來訪劉金壇時，你說怎生打扮，但見：頂天青巾，執象牙簡，穿白羅袍，著翡翠履。不施朱粉，分明是梅萼凝霜；淡佇精神，仿佛如蓮花出水。儀容絕世，標致非凡。思厚一見，神魂散亂，目睜口呆。敘禮畢，金壇分付一面安排做九幽醮，且請眾官到里面看靈芝。三人同入去，過三清殿、翠華軒，從八卦壇房內轉入絳綃館，原來靈芝在絳綃館。眾人去看靈芝，惟思厚獨入金壇房內閒看，但見明窗淨几，鋪陳玩物，書案上文房四寶，壓紙界方下露出些紙。信手取看時，是一幅詞，上寫著《浣溪沙》：標致清高不染塵，星冠云髻紫霞裙。門掩斜陽無一事，撫瑤琴。虛館幽花偏惹恨，小窗閒月最消魂。此際得教還俗去，謝天尊！韓思厚初觀金壇之貌，已動私情；后觀紙上之詞，尤增愛念。乃作一詞，名《西江月》，詞道：玉貌何勞朱粉，江梅豈類群花？終朝隱几論黃芽，不顧花前月下。冠上星簪北斗，杖頭經挂《南華》。不知何日到仙家？曾許彩鸞同跨。拍手高唱此詞。金壇變色焦躁說：“是何道理？欺我孤弱，亂我觀宇！令人取轎來，我自去見恩官，与你理會。”蘇、許二人再四勸住，金壇不允。韓思厚就怀中取出金壇所作之詞，教眾人看，說：“觀主不必焦躁，這個詞儿是誰做的？”嚇得金壇安身無地，把怒色都變做笑容，安排筵席，請眾官共坐，飲酒作樂，都不管做功德追荐之事。酒闌，二人各有其情，甚相愛慕，盡醉而散。這劉金壇原是東京人，丈夫是樞密院馮大承旨。因靖康年間同妻劉氏雇舟避難，來金陵，去淮水上，馮大承旨彼冷箭落水身亡，其妻劉氏發愿，就土星觀出家，追荐丈夫，朝野知名，差做觀主。此后韓思厚時常往來劉金壇處。忽一

日，蘇、許二掌儀釀金備禮，在觀中請劉金壇、韓思厚。酒至數巡，蘇、許二人把盞勸思厚與金壇道：“哥哥既與金壇相愛，乃是宿世因緣。今外議藉藉，不當穩便。何不還了俗，用禮通媒，娶為嫂嫂，豈不美哉！”思厚、金壇從其言。金壇以錢買人告還俗，思厚選日下定，娶歸成親。一個也不追荐丈夫，一個也不看顧墳墓。倚窗攜手，惆悵論心。成親數日，看墳周義不見韓官人來上墳，自詣宅前探听消息。見當直在門前，問道：“官人因甚這几日不來墳上？”當直道：“官人娶了土星觀劉金壇做了孺人，無工夫上墳。”周義是北人，性直，听說气忿忿地。恰好撞見思厚出來，周義唱喏畢，便著言語道：“官人，你好負義！鄭夫人為你守節喪身，你怎下得別娶孺人？”一頭罵，一頭哭夫人。韓思厚與劉金壇新婚，恐不好看，喝教當直們打出周義。周義悶悶不已，先歸墳所。當日是清明，周義去夫人墳前哭著告訴許多。是夜睡至三更，鄭夫人叫周義道：“你韓掌儀在那里住？”周義把思厚辜恩負義娶劉氏事，一一告訴他一番：“如今在三十六丈街住，夫人自去尋他理會。”夫人道：“我去尋他。”周義夢中惊覺，一身冷汗。且說那思厚與劉氏新婚歡愛，月下置酒賞玩。正飲酒間，只見劉氏柳眉剔豎，星眼圓睜，以手摔住思厚不放，道：“你忒煞虧我，還我命來！”身是劉氏，語音是鄭夫人的聲气。嚇得思厚無計可施，道：“告賢妻饒耍”那里肯放。正擺撥不下，忽報蘇、許二掌儀步月而來望思厚，見劉氏摔住思厚不放。二人解脫得手，思厚急走出，與蘇、許二人商議，請筴橋鐵索觀朱法官來救治。即時遣張謹請到朱法官，法官見了劉氏道：“此冤抑不可治之，只好勸諭。”劉氏自用手打搥其口與臉上，哭著告訴法官以燕山蹤跡。又道：“望法官慈悲做主。”朱法官再三勸道：“當做功德追荐超生，如堅執不听，冒犯天條。”劉氏見說，哭謝法官：“奴奴且退。”少刻劉氏方蘇。法官書符與劉氏吃，又貼符房門上，法官辭去。當夜無事。次日，思厚繼香紙請筴橋謝法官，方坐下，家中人來報，說孺人又中惡。思厚再告法官同往家中救治。法官云：“若要除根好時，須將燕山墳發掘，取其骨匣，棄于長江，方可無事。”思厚只得依從所說，募土工人等，同往掘開墳墓，取出鄭夫人骨匣，到揚子江邊，拋放水中。自此劉氏安然。恁地時，負心的無天理報應，豈有此理！思厚負了鄭義娘，劉金壇負了馮大承旨。至紹興十一年，車駕幸錢塘，官民百姓皆從。思厚亦挈家离金陵，到于鎮江。思厚因想金山胜景，乃賃舟同妻劉氏江岸下船，行到江心，忽听得舟人唱《好事近》詞，道是：往事與誰論？無論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怜？腸斷黃昏時節。倚門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同歸雁，趁江南春色。思厚審听所歌之詞，乃燕山韓國夫人鄭氏義娘題屏風者，大驚。遂問梢公：“此曲得自何人？”梢公答曰：“近有使命入國至燕山，滿城皆唱此詞，乃一打線婆婆自韓國夫人宅中屏上錄出來的。說是江南一官人渾家，姓鄭名義娘，因貞節而死，後來鄭夫人丈夫私挈其骨歸江南。此詞傳播中外。”思厚听得說，如万刀攢心，眼中淚下。須臾之間，忽見江中風浪俱生，煙濤并起，異魚出沒，怪獸掀波，見水上一人波心涌出，頂万字巾，把手揪劉氏云鬢，擲入水中。侍妾高聲喊叫：“孺人落水！”急喚思厚教救，那里救得！俄頃，又見一婦人，項纏羅帕，雙眼圓睜，以手摔思厚，拽入波心而死。舟人欲救不能，遂惆悵而歸。歎古今負義人皆如此，乃傳之于人。詩曰：一負馮君罹水厄，一虧鄭氏喪深淵。宛如孝女尋尸死，不若三閭為主愆。

大禹塗山御座開，諸侯玉帛走如雷。防風謾有專車骨，何事茲辰最後來？此篇言語，乃胡曾詩。昔三皇禪位，五帝相傳；舜之時，洪水滔天，民不聊生。舜使鯀治水，鯀無能，其水橫流。舜怒，將鯀殛于羽山。后使其子禹治水，禹疏通九河，皆流入海。三過其門而不入。會天下諸侯于會稽塗山，遲到誤期者斬。惟有防風氏后至，禹怒而斬之，棄其尸于原野。后至春秋時，越國于野外，掘得一骨專車，言一車只載得一骨節，諸人不識，問于孔子。孔子曰：“此防風氏骨也。被禹王斬之，其骨尚存。”有如此之大人也，當時防風氏正不知長大多少。古人長者最多，其性極淳，丑陋如獸者亦多，神農氏頂生肉角。豈不聞昔人有云：“古人形似獸，卻有大聖德；今人形似人，獸心不可測。”今日說三個好漢，被一個身不滿三尺之人，聊用微物，都斷送了性命。昔春秋列國時，齊景公朝有三個大漢，一人姓田，名開疆，身長一丈五尺。其人生得面如噀血，目若朗星，雕嘴魚腮，板牙無縫。比時曾隨景公獵于桐山，忽然于西山之中，趕起一只猛虎來。其虎奔走，徑扑景公之馬，馬見虎來，驚倒景公在地。田開疆在側，不用刀槍，雙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項毛，右手揮拳而打，用腳望面門上踢，一頓打死那只猛虎，救了景公。文武百官，無不畏懼。景公回朝，封為壽寧君，是齊國第一個行霸道的。卻說第二個，姓顧名冶子，身長一丈三尺，面如潑墨，腮吐黃須，手似銅鉤，牙如鋸齒。此人曾隨景公渡黃河。忽大雨驟至，波浪洶涌，舟船將覆。景公大驚，見雲霧中火塊閃爍，戲于水面。顧冶子在側，言曰：“此必是黃河之蛟也。”景公曰：“如之奈何？”顧冶子曰：“主公勿慮，容臣斬之。”拔劍裸衣下水，少刻風浪俱息，見顧冶子手提蛟頭，躍水而出。景公大駭，封為武安君，這是齊國第二個行霸道的。第三個，姓公孫名接，身長一丈二尺，頭如累塔，眼生三角，板肋猿背，力舉千斤。一日秦兵犯界，景公引軍馬出迎，被秦兵殺敗，引軍趕來，圍住在鳳鳴山。公孫接用鐵闕一條，約至一百五十斤，殺入秦兵之內。秦兵十萬，措手不及，救出景公，封為威遠君。這是齊國第三個行霸道的。這三個結為兄弟，誓說生死相托。三個不知文墨禮讓，在朝廷橫行，視君臣如同草木。景公見三人上殿，如芒刺在背。一日，楚國使中大夫靳尚前來本國求和。原來齊、楚二邦乃是鄰國，二國交兵二十余年，不曾解和。楚王乃命靳尚為使，入見景公，奏曰：“齊楚不和，交兵歲久，民有倒懸之患。今特命臣入國講和，永息刀兵。俺楚國襟三江而帶五湖，地方千里，粟支數年，足食足兵，可為上國。王可裁之，得名獲利。”卻說田、顧、公孫三人大怒，叱靳尚曰：“量汝楚國，何足道哉！吾三人親提雄兵，將楚國踐為平地，人人皆死，個個不留。”喝靳尚下殿，教金瓜武士斬訖報來。階下轉過一人，身長三尺八寸，眉濃目秀，齒白唇紅，乃齊國丞相，姓晏名嬰，字平仲，前來喝住武士，備問其詳。靳尚說了，晏子便教放了靳尚，先回本國，吾當親至講和。乃上殿奏知景公。三人大怒曰：“吾欲斬之，汝何故放還本國？”晏子曰：“豈不聞‘兩國戰爭，不斬來使’？他獨自到這里，擒住靳尚，鄰國知道，萬世笑端。晏嬰不才，憑三寸舌，親到楚國，令彼君臣，皆頓首謝罪于階下，尊齊為上國，并不用刀兵士馬，此計若何？”三士怒發沖冠，皆叱曰：“汝乃黃口侏儒小兒，國人無眼，命汝為相，擅敢亂開大口！吾三人有誅龍斬虎之威，力敵萬夫之勇，親提精兵，平吞楚國，要汝何用？”景公曰：“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廣學。且待入楚之后，若果獲利，勝似典兵。”三士曰：“且看侏儒小兒這回為使，若折了我國家氣概，回采時砍為肉泥！”三士出朝。景公曰：“丞相此行，不可輕

忽。”晏子曰：“主上放心，至楚邦，視彼君臣如土壤耳。”遂辭而行，從者十余人跟隨。車馬已至郢都，楚國臣宰奏知。君臣商議曰：“齊晏子乃舌辯之士，可定下計策，先塞其口，令不敢來下說詞。”君臣定計了，宣晏子入朝。晏子到朝門，見金門不開，下面閘板止留半段，意欲令晏子低頭鑽入，以顯他矮小辱之。晏子望見下面便鑽，從人意止之日：“彼見丞相矮小，故以辱之，何中其計？”晏子大笑曰：“汝等豈知之耶？吾聞人有人門，狗有狗竇。使于人，即當進入門；使于狗，即當進狗竇。有何疑焉？”楚臣听之，火急開金門而接。晏子旁若無人，昂然而入。至殿下，禮畢，楚王問曰：“汝齊國地狹人稀乎？”晏子曰：“臣齊國東連海島，西跨魏秦，北拒趙燕，南吞吳楚，雞鳴犬吠相聞，數千里不絕，安得為地狹耶？”楚王曰：“地土雖闊，人物卻少。”晏子曰：“臣國中人呵气如云，沸汗如雨，行者摩肩，立者并跡，金銀珠玉，堆積如山，安得人物稀少耶？”楚王曰：“既然地廣人稠，何故使一小兒來吾國中為使耶？”晏子答曰：“使于大國者，則用大人；使于小國者，則當用小兒。因此特命晏嬰到此。”楚王視臣下，無言可答。請晨嬰上殿，命座。侍臣進酒，晏子欣然暢飲，不以為意。少刻，金瓜簇擁一人至筵前，其人口稱冤屈。晏子視之，乃齊國帶來從者。問得何罪，楚臣對曰：“來筵前作賊，盜酒器而出，被戶尉所獲，乃真賊正犯也。”其人曰：“實不會盜，乃戶尉圖賴。”晏子曰：“真賊正犯，尚敢抵賴！速與吾牽出市曹斬之。”楚臣曰：“丞相遠來，何不帶誠實之人？令從者作賊，其主豈不羞顏？”晏子曰：“此人自幼跟隨，極知心腹，今日為盜，有何難見？昔在齊國，是個君子；今到楚國，卻為小人，乃風俗之所變也。吾聞江南洞庭有一樹，生一等果，其名曰橘，其色黃而香，其味甜而美；若將此樹移于北方，結成果木，乃名枳實，其色青而臭，其味酸而苦。名謂南橘北枳，便分兩等，乃風俗之不等也。以此推之，在齊不為盜，在楚為盜，更復何疑！”楚王大慚，急离御座，拱手于晏子曰：“真乃賢士也。吾國中大小公卿，万不及一。愿賜見教，一听嚴命。”晏子曰：“王上安坐，听臣一言。齊國中有三士，皆万夫不當之勇，久欲起兵來吞楚國，吾力言不可。齊楚不睦，蒼生受害，心何忍焉？今臣特來講和，王上可親詣齊國和親，結為唇齒之邦，歃血為盟。若鄰國加兵，互相救應，永無侵扰，可保万年之基業。若不听臣，禍不遠矣。非臣相嚇，愿王裁之。”王曰：“聞公之才，寡人情愿和親。但所患者，齊三士皆無仁義之人，吾不敢去。”晏子曰：“王上放心，臣愿保駕，聊施小計，教三士死于大王之前，以絕兩國之患。”楚王曰：“若三士俱亡，吾宁為小邦，年朝歲貢而無怨。”晏子許之。楚王乃大設筵席，送令先去，隨後收拾進獻禮物而至。晏子先使人歸報，齊景公聞之大喜，令大小公卿，盡隨吾出郭迎接丞相。三士聞之轉怒。晏子至，景公下車而迎。慰勞已畢，同載而回，齊國之人看者塞途。晏子辭景公回府。次日入宮，見三士在閣下博戲。晏子進前施禮，三士亦不回顧，傲忽之氣，旁若無人。晏子侍立久之，方自退。入見景公，說三士如此無禮。景公曰：“此三人常帶劍上殿，視吾如小兒，久必篡位矣。素欲除之，恨力不及耳。”晏子曰：“主上寬心，來朝楚國君臣皆至，可大張御宴，待臣于筵間略施小計，令三士皆自殺何如？”景公曰：“計將安出？”晏子曰：“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并無謀略，若如此如此，禍必除矣。”景公喜。次日，楚王引文武官僚百余員，車載金珠玩好之物，親至朝門。景公請入，楚王先下拜，景公忙答禮罷，二君分賓主而坐。楚王令群臣羅拜階下，楚王拱手伏罪曰：“二十年間，多有凶犯。今因丞相之言，特來請罪，薄禮上貢，望乞恕納。”齊景公謝訖，大設筵宴，二國君臣相慶。三士帶劍立于殿下，昂昂自若，晏子進退揖讓，并不諂于三士。酒至半酣，景公曰：“御園金桃已熟，可采來筵間食之。”須臾，一宮監金盤內捧出五枚。齊王曰：“園中桃樹，

今歲止收五枚，味甜氣香，與他樹不同。丞相捧杯進酒以慶此桃。”上古之時，桃樹難得，今園中有此五枚，為希罕之物。晏子捧玉爵行酒，先進楚王。飲畢，食其一桃。又進齊王，飲畢，食其一桃。齊王曰：“此桃非易得之物，丞相合二國和好，如此大功，可食一桃。”晏子跪而食之，賜酒一爵。齊王曰：“齊、楚二國，公卿之中，言其功勳大者，當食此桃。”田開疆挺身而出，立于筵上而言曰：“昔從主公獵于桐山，力誅猛虎，其功若何？”齊王曰：“擎王保駕，功莫大焉。”晏子慌忙進酒一爵，食桃一枚，歸于班部。顧冶子奮然便出，曰：“誅虎者未為奇，吾曾斬長蛟于黃河，救主上回故國，觀洪波巨浪，如登平地，此功若何？”王曰：“此概世之功也，進酒賜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進酒賜桃。公孫接撩衣破步而出，曰：“吾曾于十萬軍中，手揮鐵關，救主公出，軍中無敢近者，此功若何？”齊王曰：“據卿之功，極天際地，無可比者；爭奈無桃可賜，賜酒一杯，以待來年。”晏子曰：“將軍之功最大，可惜言之太遲，以此無桃，掩其大功。”公孫接按劍而言曰：“誅龍斬虎，小可事耳。吾縱橫于十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力救主上，建立大功，反不能食桃，受辱于兩國君臣之前，為萬代之恥笑，安有面目立于朝廷耶？”言訖，遂拔劍自刎而死。田開疆大驚，亦拔劍而言曰：“我等立功而食桃，兄弟功大反不得食，吾之羞恥，何日可脫？”言訖，自刎而死。顧冶子奮氣大呼曰：“吾三人義同骨肉，誓同生死；二人既亡，吾安能自活？”言訖，亦自刎而亡。晏子笑曰：“非二桃不能殺三士，今已絕慮，吾計若何？”楚王下坐，拜伏而歎曰：“丞相神機妙策，安敢不伏耶？自今以後，永尊上國，誓無侵犯。”齊王將三士救葬于東門外。自此齊、楚連和，絕其士馬，齊為霸國。晏子名揚萬世，宣聖亦稱其善。後來諸葛孔明曾為《梁父吟》單道此事。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湯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舊疆顧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又《滿江紅》詞一篇，古人單道此事，詞云：齊景雄風，因習戰、海濱畋獵。正驅馳、忽逢猛獸，眾皆驚絕。壯士開疆能奮勇，雙拳殺虎身流血。救君危、拜爵寵恩榮，真豪杰！顧冶子，除妖孽；強秦戰，公孫接。笑三人恃勇，在齊猖獗。只被晏嬰施小巧，二桃中計皆身滅。齊東門、累累有三墳，荒郊月。——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飛禽惹起禍根芽，七命相殘事可嗟。奉勸世人須鑒戒，莫教兒女不當家。話說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海寧郡武林門外北新橋下有一机戶，姓沈名昱，字必顯，家中頗為丰足。娶妻嚴氏，夫婦恩愛，單生一子，取名沈秀，年長一十八歲，未曾婚娶。其父專靠織造段匹為活，不想這沈秀不務本分生理，專好風流閑耍，養畫眉過日。父母因惜他一子，以此教訓他不下，街坊鄰里取他一個諱名，叫做“沈鳥兒”。每日五更提了畫眉，奔入城中柳林里來拖畫眉，不只一日。忽至春末夏初，天氣不暖不寒，花紅柳綠之時，當日沈秀侵晨起來，梳洗罷，吃了些點心，打點籠兒，盛著個無比賽的畫眉。這畜生只除天上有，果系世間無，將他各處去斗，俱斗他不過，成百十貫贏得，因此十分愛惜他，如性命一般。做一個金漆籠兒，黃銅鉤子，哥窯的水食罐兒，綠紗罩兒，提了在手，搖搖擺擺徑奔入城，往柳林里去拖畫眉。不想這沈秀一去，死于非命。好似：豬羊進入宰生家，一步步來尋死路。當時沈秀提了畫眉徑到柳林里來，不意來得遲了些，眾拖畫眉的俱已散了，淨蕩蕩，黑陰陰，沒一個人往來。沈秀獨自一個，把畫眉挂在柳樹上叫了一回。沈秀自覺沒情沒緒，除了籠兒正要回去，不想小肚子一陣疼滾將上來，一塊兒蹲到在地上。原來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叫做“主心餛飩”，

一名“小腸疝氣”，每常一發一個小死。其日想必起得早些，況又來遲，眾人散了，沒些情緒，悶上心來，這一次甚是發得凶，一跌倒，在柳樹邊，有兩個時辰不醒人事。你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這日有個箍桶的，叫做張公，挑著擔兒徑往柳林里，穿過褚家堂做生活。遠遠看見一個人倒在樹邊，三步那做兩步，近前歇下擔兒。看那沈秀臉色腊查黃的，昏迷不醒，身邊並無財物，止有一個畫眉籠兒。這畜生此時越叫得好聽，所以一時見財起意，窮極計生，心中想道：“終日括得這兩分銀子，怎地得快活？”只是這沈秀當死，這畫眉見了張公，分外叫得好。張公道：“別的不打緊，只這個畫眉，少也值二三兩銀子。”便提在手，卻待要走。不意沈秀正蘇醒，開眼見張公提著籠兒，要身子不起，只口里罵道：“老忘八，將我畫眉那里去？”張公听罵：“這小狗入的，忒也嘴尖！我便拿去，他倘爬起趕來，我倒反吃他虧。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歹了。”卻去那桶里取出一把削桶的刀來，把沈秀按住一勒，那彎刀又快，力又使得猛，那頭早滾在一邊。張公也慌張了，東觀西望，恐怕有人撞見。卻抬頭，見一株空心楊柳樹，連忙將頭提起，丟在樹中。將刀放在桶內，籠兒挂在擔上，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一道煙徑走，穿街過巷，投一個去處。你道只因這個畫眉，生生的害了幾條性命。正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當時張公一頭走，一頭心里想道：“我見湖州墅里客店內有個客人，時常要買虫蟻，何不將去賣與他？”一徑望武林門外來。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數，卻好見三個客人，兩個后生跟著，共是五人，正要收拾貨物回去，卻從門外進來。客人俱是東京汴梁人，內中有個姓李名吉，販賣生藥，此人平昔也好養畫眉，見這箍桶擔上好個畫眉，便叫張公借看一看。張公歇下擔子，那客人看那畫眉毛衣并眼生得极好，聲音又叫得好，心里愛它，便問張公：“你肯賣么？”此時張公巴不得脫禍，便道：“客官，你出多少錢？”李吉轉看轉好，便道：“與你一兩銀子。”張公自道著手了，便道：“本不當計較，只是愛者如寶，添些便罷。”那李吉取出三塊銀子，秤秤看到有一兩二錢，道：“也罷。”遞與張公。張公接過銀子看一看，將來放在荷包里，將畫眉與了客人，別了便走。口里道：“發脫得這禍根，也是好事了。”不上街做生理，一直奔回家去，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正是：作惡恐遭天地責，欺心猶怕鬼神知。原來張公正在涌金門城腳下住，止婆老兩口兒，又無兒子。婆兒見張公回來，便道：“篋子一條也不動，緣何又回來得早？有甚事干？”張公只不答應，挑著擔子徑入門歇下，轉身關上大門，道：“阿婆，你來，我與你說話。恰才如此如此，謀得這一兩二錢銀子，與你權且快活使用。”兩口兒歡天喜地，不在話下。卻說柳林里無人來往，直至巳牌時分，兩個挑糞庄家打從那里過，見了這沒頭尸首擋在地上，吃了一驚，聲張起來，當坊里甲鄰佑一時嚷動。本坊申呈本縣，本縣申府。次日，差官吏伴作人等前來柳陰里，檢驗得渾身無些傷痕，只是無頭，又無苦主，官吏回覆本府。本府差應捕挨獲凶身，城里城外，紛紛亂嚷。卻說沈秀家到晚不見他回來，使人去各處尋不見。天明央人入城尋時，只見湖州墅嚷道：“柳林里殺死無頭尸首。”沈秀的娘听得說，想道：“我的兒子昨日入城拖畫眉，至今無尋他處，莫不得是他？”連叫丈夫：“你必須自進城打听。”沈昱听了一驚，慌忙自奔到柳林里看了無頭尸首，仔細定睛上下看了衣服，卻認得是兒子，大哭起來。本坊里甲道：“苦主有了，只無凶身。”其時沈昱徑到臨安府告說：“是我的兒子昨日五更入城拖畫眉，不知怎的被人殺了，望老爺做主！”本府發放各處應捕及巡捕官，限十日內要捕凶身著。沈昱具棺木盛了尸首，放在柳林里，一徑回家，對妻說道：“是我兒子被人殺了，只不知將頭何處去了。我已告過本府，本府著捕人各處捉獲凶身。我且自買棺木盛了，此事如何是好？”嚴氏听说，大哭起來，一交跌倒。不知五隣何如，先見四肢不

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氣似三更油盡燈。當時眾人灌湯，救得蘇醒，哭道：“我儿日常不听好人之言，今日死無葬身之地。我的少年的儿，死得好苦！誰想我老來無靠！”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茶飯不吃。丈夫再三苦勸，只得勉強過了半月，並無消息。沈昱夫妻二人商議，儿子平昔不依教訓，致有今日禍事，吃人殺了，沒捉獲處，也只得沒奈何，但得全尸也好。不若寫個帖子，告稟四方之人，倘得見頭全了尸首，待后又作計較。二人商議已定，連忙便寫了几張帖子滿城去貼，上寫：“告知四方君子，如有尋獲得沈秀頭者，情愿賞錢一千貫；捉得凶身者，愿賞錢二千貫。”將此情告知本府，本府亦限捕人尋獲，亦出告示道：“如有人尋得沈秀頭者，官給賞錢五百貫；如捉獲凶身者，賞錢一千貫。”告示一出，滿城哄動不題。且說南高峰腳下有一個極貧老儿，姓黃，諱名叫做黃老狗，一生為人魯拙，抬轎營生。老來雙目不明，止靠兩個儿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一日，黃老狗叫大保、小保到來：“我听得人說，甚么財主沈秀吃人殺了，沒尋頭處。今出賞錢，說有人尋得頭者，本家賞錢一千貫，本府又給賞五百貫。我今叫你兩個別無話說，我今左右老了，又無用處，又不看見，又沒趁錢。做我著，教你兩個發跡快活，你兩個今夜將我的頭割了埋在西湖水邊，過了數日，待沒了認色，卻將去本府告賞，共得一千五百貫錢，卻強似今日在此受苦。此計大妙，不宜遲，倘被別人先做了，空折了性命。”只因這老狗失志，說了這几句言語，況兼兩個儿子又是愚蠢之人，不省法度的。正是：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當時兩個出到外面商議。小保道：“我爺設這一計大妙，便是做主將元帥，也沒這計策。好便好了，只是可惜沒了一個爺。”大保做人又狠又呆，道：“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不若趁這機會殺了，去山下掘個坑埋了，又無蹤跡，那里查考？這個叫做‘趁湯推’，又喚做‘一抹光’。天理人心，又不是我們逼他，他自叫我們如此如此。”小保道：“好倒好，只除等睡熟了，方可動手。”二人計較已定，卻去東奔西走，賒得兩瓶酒來，父子三人吃得大醉，東倒西歪。一覺直到三更，兩人爬將起來，看那老子正鼾鼾睡著。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廚刀，去爺的項上一勒，早把這顆頭割下了。連忙將破衣包了放在床邊，便去山腳下掘個深坑，扛去埋了。也不等天明，將頭去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水處理了。過半月入城，看了告示，先走到沈昱家報說道：“我二人昨日因捉蝦魚，在藕花居邊看見一個人頭，想必是你儿子頭。”沈昱見說道：“若果是，便賞你一千貫錢，一分不少。”便去安排酒飯吃了，同他兩個徑到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土隱隱蓋著一頭，提起看時，水浸多日，澎漲了，也難辨別。想必是了，若不是時，那里又有這個人頭在此？沈昱便把手帕包了，一同兩個徑到府廳告說：“沈秀的頭有了。”知府再三審問，二人答道：“因捉蝦魚，故此看見，并不曉別項情由。”本府准信，給賞五百貫。二人領了，便同沈昱將頭到柳林里，打開棺木，將頭湊在項上，依舊釘了，就同二人回家。嚴氏見說儿子頭有了，心中歡喜，隨即安排酒飯管待二人，與了一千貫常錢。二人收了作別回家，便造房屋，買農具家生。二人道：“如今不要似前抬轎，我們勤力耕種，挑賣山柴，也可度日。”不在話下。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過了數月，官府也懈了，日遠日疏，俱不題了。卻說沈昱是東京机戶，輪該解段匹到京。待各机戶段匹完日，到府領了解批，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務起身。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見了自家虫蟻，又屈害了一條性命。正是：非理之財莫取，非理之事莫為。明有刑法相系，暗有鬼神相隨。卻說沈昱在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只一日，來到東京。把段匹一一交納過了，取了批回，心下思量：“我聞京師景致比別處不同，何不閒看一遭，也是難逢難遇之事。”其名山胜概，庵觀寺院，出名的所在都

走了一遭。偶然打從御用監禽鳥房門前經過，那沈昱心中是愛虫蟻的，意欲進去一看，因門上用了十數個錢，得放進去閒看。只听得一個畫眉十分叫得巧好，仔細看時，正是兒子不見的畫眉。那畫眉見了沈昱眼熟，越發叫得好听，又叫又跳，將頭顛沈昱數次。沈昱見了想起兒子，千行淚下，心中痛苦，不覺失聲叫起屈來，口中只叫得：“有這等事！”那掌管禽鳥的校尉喝道：“這廝好不知法度，這是什么所在，如此大驚小怪起來！”沈昱痛苦難伸，越叫得響了。那校尉恐怕連累自己，只得把沈昱拿了，送大理寺。大理寺官便喝道：“你是那里人，敢進內御用之外大驚小怪？有何冤屈之事好好直說，便饒你罷。”沈昱就把兒子拖畫眉被殺情由從頭訴說了一遍。大理寺官听说呆了半晌，想：“這禽鳥是京民李吉進貢在此，緣何有如此一節隱情？”便差人火速捉拿李吉到官，審問道：“你為何在海寧郡將他兒子謀殺了，卻將他的畫眉來此進貢？——明白供招，免受刑罰。”李吉道：“先因往杭州買賣，行至武林門里，撞見一個箍桶的擔上挂著這個畫眉，是吉因見他叫得巧，又生得好，用价一兩二錢買將回來。因他好巧，不敢自用，以此進貢上用。并不知人命情由。”勘官問道：“你卻賴与何人！這畫眉就是實跡了，實招了罷。”李吉再三哀告道：“委的是問個箍桶的老儿買的，并不知殺人情由，難以屈招。”勘官又問：“你既是問老儿買的，那老儿姓甚名誰？那里人氏？供得明白，我這里行文拿來，問理得實，即便放你。”李吉道：“小人是路上逢著買的，實不知姓名，那里人氏。”勘官罵道：“這便是含糊了，將此人命推与誰償？据這畫眉便是實跡，這廝不打不招！”再三拷打，打得皮開肉綻，李吉痛苦不過，只得招做“因見畫眉生得好巧，一時殺了沈秀，將頭拋棄”情由。遂將李吉送下大牢監候，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圣旨道：李吉委的殺死沈秀，畫眉見存，依律處斬。將畫眉給還沈昱，又給了批回，放還原籍，將李吉押發市曹斬首。正是：老龜煮不爛，移禍于枯桑。當時恰有兩個同与李吉到海寧郡來做買賣的客人蹀躞不下：“有這等冤屈事！明明是買的畫眉，我欲待替他申訴，爭奈賣畫眉的人雖認得，我亦不知其姓名，況且又在杭州，冤倒不辯得，和我連累了，如何出豁？只因一個畜生，明明屈殺了一條性命，除我們不到杭州，若到，定要与他討個明白。”也不在話下。卻說沈昱收拾了行李，帶了畫眉星夜奔回。到得家中，對妻說道：“我在東京替儿討了命了。”嚴氏問道：“怎生得來？”沈昱把在內監見畫眉一節，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嚴氏見了畫眉大哭了一場，睹物傷情，不在話下。次日沈昱提了畫眉，本府來銷批，將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知府大喜道：“有這等巧事。”正是：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休說人命關天，豈同儿戲。知府發放道：“既是凶身獲著斬首，可將棺木燒化。”沈昱叫人將棺木燒了，就撒了骨殖，不在話下。卻說當時同李吉來杭州賣生藥的兩個客人，一姓賀，一姓朱，有些藥材，徑到杭州湖墅客店內歇下。將藥材一一發賣訖，當為心下不平，二人徑入城來，探听這個箍桶的人。尋了一日不見消耗，二人悶悶不已，回歸店中歇了。次日，又進城來，卻好遇見一個箍桶的擔儿。二人便叫住道：“大哥，請問你，這里有一個箍桶的老儿，這般這般模樣，不知他姓甚名誰，大哥你可認得么？”那人便道：“客官，我這箍桶行里止有兩個老儿：一人姓李，住在石榴園巷內；一個姓張，住在西城腳下。不知那一個是？”二人謝了，徑到石榴園來尋，只見李公正在那里劈篋，二人看了卻不是他。又尋他到西城腳下，二人來到門首便問：“張公在么？”張婆道：“不在，出去做生活去了。”二人也不打話，一徑且回。正是未牌時分，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個箍桶擔儿來。有分直教此人償了沈秀的命，明白了李吉的事。正是：思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冤仇莫結，路逢狹處難回避。其時張公望南回來，二人朝北而去，卻好劈面撞見。張公不認得二人，二人卻認得張公，便攔住問

道：“阿公高姓？”張公道：“小人姓張。”又問道：“莫非是在西城腳下住的？”張公道：“便是，問小人有何事干？”二人便道：“我店中有許多生活要箍，要尋個老成的做，因此問你。你如今那里去？”張公道：“回去。”三人一頭走，一頭說，直走到張公門首。張公道：“二位請坐吃茶。”二人道：“今日晚了，明日再來。”張公道：“明日我不出去了，專等專等。”二人作別，不回店去，徑投本府首告。正是本府晚堂，直入堂前跪下，把沈昱認畫眉一節，李吉被殺一節，撞見張公買畫眉一節，一一訴明。“小人兩個不平，特与李吉討命，望老爺細審張公。不知恁地得畫眉？”府官道：“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凶身已斬了，再有何事？”二人告道：“大理寺官不明，只以畫眉為實，更不推詳來歷，將李吉明白屈殺了。小人路見不平，特与李吉討命。如不是實，怎敢告扰？望乞憐憫做主。”知府見二人告得苦切，隨即差捕人連夜去捉張公。好似：數只皂雕追紫燕，一群猛虎啖羊羔。其夜眾人奔到西城腳下，把張公背剪綁了，解上府去，送大牢內監了。次日，知府升堂，公人于牢中取出張公跪下。知府道：“你緣何殺了沈秀，反將李吉償命？今日事露，天理不容。”喝令好生打著。直落打了三十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再三拷打，不肯招承。兩個客人并兩個伴當齊說：“李吉便死了，我四人見在，眼同將一兩二錢銀子買你的畫眉，你今推卻何人？你若說不是你，你便說這畫眉從何來？實的虛不得，支吾有何用處？”張公猶自抵賴。知府大喝道：“畫眉是真贓物，這四人是真證見，若再不招，取夾棍來夾起！”張公惊慌了，只得將前項盜取畫眉，勒死沈秀一節，一一供招了。知府道：“那頭彼時放在那里？”張公道：“小人一時心慌，見側邊一株空心柳樹，將頭丟在中間。隨提了畫眉，徑出武林門來，偶撞見三個客人，兩個伴當，問小人買了畫眉，得銀一兩二錢，歸家用度。所供是實。”知府令張公畫了供，又差人去拘沈昱，一同押著張公，到于柳林里尋頭。哄動街市上之人無數，一齊都到柳林里來看尋頭。只見果有一株空心柳樹，眾人將鋸放倒，眾人發一聲喊，果有一個人頭在內。提起看時，端然不動。沈昱見了這頭，定睛一看，認得是儿子的頭，大哭起來，昏迷倒地，半晌方醒。遂將帕子包了，押著張公，徑上府去。知府道：“既有了頭，情真罪當。”取具大枷枷了，腳鐐手杻釘了，押送死囚牢里，牢固監候。知府又問沈昱道：“當時那兩個黃大保、小保，又那里得這人頭來請賞？事有可疑。今沈秀頭又有了，那頭卻是誰人的？”隨即差捕人去拿黃大保兄弟二人，前來審問來歷。沈昱眼同公人，徑到南山黃家，捉了弟兄兩個，押到府廳，當廳跪下。知府道：“殺了沈秀的凶身已自捉了，沈秀的頭見已追出。你弟兄二人謀死何人，將頭請賞？一一承招，免得吃苦。”大保、小保被問，口隔心慌，答應不出。知府大怒，喝令吊起拷打，半日不肯招承，又將燒紅烙鐵燙他，二人熬不過，死去將水噴醒，只得口吐真情，說道：“因見父親年老，有病伶仃，一時不合將酒灌醉，割下頭來，埋在西湖藕花居水邊，含糊請賞。”知府道：“你父親尸骸埋在何處？”兩個道：“就埋在南山高峰腳下。”當時押發二人到彼，掘開看時，果有沒頭尸骸一副埋藏在彼。依先押二人到于府廳回話，道：“南山腳下，淺土之中，果有沒頭尸骸一副。”知府道：“有這等事，真乃逆天之事，世間有這等惡人！口不飲說，耳不飲聞，筆不飲書，就一頓打死他倒干淨，此恨怎的消得！”喝令手下不要計數先打，一會打得二人死而復醒者數次。討兩面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牢固監候。沈昱并原告人，寧家听候。隨即具表申奏，將李吉屈死情由奏聞。奉聖旨，著刑部及都察院將原問李吉大理寺官好生勘問，隨貶為庶人，發嶺南安置。李吉平人屈死，情實可矜，著官給賞錢一千貫，除子孫差役。張公謀財故殺，屈害平人，依律處斬，加罪凌遲，劓割二百四十刀，分尸五段。黃大保、小保貪財殺父，不分首從，俱各凌遲處死，劓二百四十刀，

分尸五段，梟首示眾。正是：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一日文書到府，差官吏伴作人等將三人押赴木驢上，滿城號令三日，律例凌遲分尸，梟首示眾。其時張婆听得老儿要劓，來到市曹上指望見一面。誰想伴作見了行刑牌，各人動手碎劓，其實凶險，惊得婆儿魂不附体，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絆，跌得重了，傷了五臟，回家身死。正是：積善逢善，積惡逢惡。仔細思量，天地不錯。——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枝在牆東花在西，自從落地任風吹。枝無花時還再發，花若离枝難上枝。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之隨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离枝，不可复合。勸世上婦人，事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后悔。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未遇時節，其妻有眼不識泰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之無及。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誰？那名臣姓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郡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口住于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雖挑卻柴擔，手里兀自擒著書本，朗誦咀嚼，且歌且行。市人听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可怜他是個儒生，都与他買。更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又挑柴又讀書，三五成群，把他嘲笑戲侮，買臣全不為意。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群儿隨著買臣柴擔拍手共笑，深以為恥。買臣賣柴回來，其妻勸道：“你要讀書，便休賣柴；要賣柴，便休讀書。許大年紀，不痴不顛，卻做出恁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差死！”買臣答道：“我賣柴以救貧賤，讀書以取富貴，各不相妨，由他笑話便了。”其妻笑道：“你若取得富貴時，不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卻說這沒把鼻的話！”買臣道：“富貴貧賤，各有其時。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海水不可斗量’，你休料我。”其妻道：“那算命先生見你痴顛模樣，故意耍笑你，你休听信。到五十歲時連柴擔也挑不動，餓死是有分的，還想做官！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你去做！”買臣道：“姜太公八十歲尚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后，車載之拜為尚父。本朝公孫弘丞相五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整整六十歲方才際遇今上，拜將封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甘羅雖遲，比那兩個還早，你須耐心等去。”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吊古！那釣魚牧豕的，胸中都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几句死書，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個嘴臉，有甚出息？晦气做了你老婆！你被兒童恥笑，連累我也沒臉皮。你不听我言拋卻書本，我決不跟你終身，各人自去走路，休得兩相擔誤了。”買臣道：“我今年四十三歲了，再七年，便是五十。前長后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恁薄情，舍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懊悔甚么來？我若再守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于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這條性命。”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留他不住，歎口气道：“罷，罷，只愿你嫁得丈夫，強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道：“好歹強似一分儿。”說罷，拜了兩拜，欣然出門而去，頭也不回。買臣感慨不已，題詩四句于壁上云：嫁犬逐犬，嫁雞逐雞。妻自棄我，我不棄妻。買臣到五十歲時，值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荐買臣之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本土民情利弊，即拜為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買臣妻的后夫亦在役中，其妻蓬頭跣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后擁而來，從旁窺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瞧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使人招

之，載于后車。到府第中，故妻羞慚無地，叩頭謝罪。買臣教請他后夫相見。不多時，后夫喚到，拜伏于地，不敢仰視。買臣大笑，對其妻道：“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我朱買臣也。”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愿降為婢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潑于階下，向其妻說道：“若潑水可復收，則汝亦可复合。念你少年結發之情，判后園隙地与汝夫婦耕种自食。”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著說道：“此即新太守夫人也。”于是羞極無顏，到于后園，遂投河而死。有詩為證：漂母尚知怜餓士，親妻忍得棄貧儒？早知覆水難收取，悔不當初任讀書。又有一詩，說欺貧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買臣之妻也。詩曰：盡看成敗說高低，誰識蛟龍在污泥？莫怪婦人無法眼，普天幾個負羈妻？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是欺貧重富，背義忘恩，后來徒落得個薄幸之名，被人講論。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富庶之鄉，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乞丐中有個為頭的，名曰“團頭”，管著眾丐。眾丐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日頭錢。若是雨雪時沒處叫化，團頭卻熬些稀粥養活這伙乞丐，破衣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伙乞丐小心低氣，服著團頭，如奴一般，不敢觸犯。那團頭見成收些常例錢，一般在眾乞丐中放債盤利。若不嫖不賭，依然做起大家事來。他靠此為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團頭”的名儿不好。隨你掙得有田有地，几代發跡，終是個叫化頭儿，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沒人恭敬，只好閉著門，自屋里做大。雖然如此，若數著“良賤”二字，只說娼、优、隸、卒四般為賤流，到數不著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卻無疤痕。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也會吹簫于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后來富貴發達，一床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优、隸、卒。閒話休題，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團頭了，掙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种的有好田園，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個廩多積粟，囊有余錢，放債使婢。雖不是頂富，也是數得著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气，把這團頭讓与族人金癩子做了，自己見成受用，不与這伙乞丐歪纏。然雖如此，里中口順還只叫他是團頭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十余，喪妻無子，止存一女，名喚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見得？有詩為證：無瑕堪比玉，有態欲羞花。只少宮妝扮，分明張麗華。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時，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箏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著女儿才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論來就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也是少的，可恨生于團頭之家，沒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儿直挨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偶然有個鄰翁來說：“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莫名稽，年二十歲，一表人才，讀書飽學。只為父母雙亡，家窮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學生，情愿入贅人家。此人正与令愛相宜，何不招之為婿？”金老大道：“就煩老翁作伐何如？”鄰翁領命，徑到太平橋下尋那莫秀才，對他說了：“實不相瞞，祖宗曾做個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只貪他好個女儿，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婚娶，何不俯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乃對鄰翁說道：“大伯所言雖妙，但我家貧乏，聘，如何是好？”鄰翁道：“秀才但是允從，紙也不費一張，都在老漢身上。”鄰翁回覆了金老火，擇個吉日，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著，莫秀才過門成親。莫稽見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費一錢，白白的得了個美妻，又且丰衣足食，事事稱心。就是朋友輩中，曉得莫稽貧苦，無不相諒，到也沒人去笑他。到了滿月，金老大備下盛席，教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榮耀自家門戶，一連吃了六

七日酒。何期惱了族人金癩子，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只你多做了幾代，掙得錢鈔在手，論起祖宗一脈，彼此無二。侄女玉奴招婿，也該請我吃杯喜酒。如今請人做滿月，開宴六七日，并無三寸長一寸闊的請帖兒到我。你女婿做秀才，難道就做尚書、宰相，我就不是親叔公？坐不起凳頭？直恁不顧人在眼里！我且去蒿惱他一場，教他大家沒趣！”叫起五六十個丐戶，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裏來。但見：開花帽子，打結衫兒。舊席片對著破氈條，短竹根配著缺糙碗。叫爹叫娘叫財主，門前只見喧嘩；弄蛇弄狗弄湖孫，口內各呈伎倆。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打磚搽粉臉，丑態逼人。一班潑鬼聚成群，便是鐘馗收不得。金老大听得鬧吵，開門看時，那金癩子領著眾丐戶一擁而入，嚷做一堂。癩子徑奔席上，揀好酒好食只顧吃，口里叫道：“快教女婿夫妻來拜見叔公！”嚇得眾秀才站腳不住，都逃席去了，連莫稽也隨著眾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干我事。改日專治一杯，与你陪話。”又將許多錢鈔分賞眾丐戶，又抬出兩盃好酒，和些活雞、活鵝之類，教眾丐戶送去癩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才散去。玉奴在房中气得兩淚交流。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金老大見了女婿，自覺出丑，滿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正是：啞子嘗黃柏，苦味自家知。卻說金玉奴只恨自己門風不好，要掙個出頭，乃勸丈夫刻苦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與丈夫看；又不吝供給之費，請人會文會講；又出資財，教丈夫結交延譽。莫稽由此才學日進，名譽日起，二十三歲發解連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官袍，馬上迎歸。將到丈人家里，只見街坊上一群小兒爭先來看，指道：“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馬上听得此言，又不好攬事，只得忍耐。見了丈人，雖然外面盡禮，卻包著一肚子怨氣，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侯貴戚招贅成婚？卻拜個團頭做岳丈，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出兒女來還是團頭的外孫，被人傳作話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不好決絕得。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為此心中怏怏只是不樂，玉奴几遍問而不答，正不知甚么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著今日富貴，卻忘了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化為春水，這是他心術不端處。不一日，莫稽謁選，得授無為軍司戶。丈人治酒送行，此時眾丐戶料也不敢登門鬧吵了。喜得臨安到無為軍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起任。行了數日，到了采石江邊，維舟北岸。其夜月明如畫，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于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一個惡念：除非此婦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恥。心生一計，走進船艙，哄玉奴起來看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玉奴難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馬門口，舒頭望月，被莫稽出其不意，牽出船頭，推墮江中。悄悄喚起舟人，分付快開船前去，重重有賞，不可遲慢。舟子不知明白，慌忙撐篙蕩槳，移舟于十里之外。住泊停當，方才說：“適間奶奶因玩月墮水，撈救不及了。”卻將三兩銀子賞與舟人為酒錢。舟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雖跟得有几个蠢婢子，只道主母真個墮水，悲泣了一場，丟開了手，不在話下。有詩為證：只為團頭號不香，忍因得意棄糟糠？天緣結發終難解，贏得人呼薄幸郎。你說事有湊巧，莫稽移船去后，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舟于采石北岸，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許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開懷飲酒，尚未曾睡。忽聞岸上啼哭，乃是婦人聲音，其聲哀怨，好生不忍。忙呼水手打看，果然是個單身婦人，坐于江岸。便教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無為軍司戶之妻金玉奴，初墜水時，魂飛魄蕩，已拚著必死。忽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于江岸。玉奴掙扎上岸，舉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司戶之船，才悟道丈夫貴而忘

賤，故意欲弱死故妻，別圖良配，如今雖得了性命，無處依栖，轉思苦楚，以此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說罷，哭之不已。連許公夫婦都感傷墮淚，勸道：“女休得悲啼，肯為我義女，再作道理。”玉奴拜謝。許公分付夫人取干衣替他通身換了，安排他后艙獨宿。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又分付舟人，不許泄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為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未免隨班參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道：“可惜一表人才，干恁般薄幸之事！”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道：“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贅之。諸君意中有其人否？”眾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荐他才品非凡，堪作東床之眩許公道：“此子吾亦屬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未必肯贅吾家。”眾僚屬道：“彼出身寒門，得公收拔，如兼葭倚玉樹，何幸如之，豈以入贅為嫌乎？”許公道：“諸君既酌量可行，可與莫司戶言之。但云出自諸君之意，以探其情，莫說下官，恐有妨礙。”眾人領命，遂與莫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攀高，況且聯姻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應道：“此事全仗玉成，當效銜結之報。”眾人道：“當得，當得。”隨即將言回覆許公。許公道：“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鐘愛此女，嬌養成性，所以不舍得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概，不相饒讓，或致小有嫌隙，有傷下官夫婦之心。須是預先講過，凡事容耐些，方敢贅入。”眾人領命，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依允。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一般用金花彩幣為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松骨痒，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卻說許公先教夫人与玉奴說：“老相公怜你寡居，欲重贅一少年進士，你不可推阻。”玉奴答道：“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發，從一而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乃實說道：“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幸，務要你夫妻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贅一婿，卻教眾僚屬與莫郎議親，莫郎欣然听命，只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你出這口嘔氣。”玉奴方才收淚，重勻粉面，再整新妝，打點結親之事。到晚，莫司戶冠帶齊整，帽插金花，身披紅錦，跨著雕鞍駿馬，兩班鼓樂前導，眾僚屬都來送親。一路行來，誰不唱采！正是：鼓樂喧闐白馬來，風流佳婿實奇哉。團頭喜換高門眷，采石江邊未足哀。是夜，轉運司鋪氈結彩，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門。莫司戶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眾官僚都別去，莫司戶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來。掌禮人在檻外唱禮，雙雙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莫司戶此時心中如登九霄云里，歡喜不可形容，仰著臉，昂然而入。才跨進房門，忽然兩邊門側里走出七八個老嫗，丫鬟，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疊，正沒想一頭處。莫司戶被打，慌做一堆蹉倒，只得叫聲：“丈人，丈母，救命！”只听房中嬌聲宛轉分付道：“休打殺薄情郎，且喚來相見。”眾人方才住手。七八個老嫗、丫鬟，扯耳朵，拽胳膊，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腳不點地，擁到新人面前。司戶口中還說道：“下官何罪？”開眼看時，畫燭輝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著個新人，不是別人，正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時魂不附體，亂嚷道：“有鬼！有鬼！”眾人都笑起來。只見許公自外而入，叫道：“賢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也。”莫稽心頭方才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許公道：“此事與下官無干，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玉奴唾其面，罵道：“薄幸賊！你不記宋弘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當初你空手贅入吾門，虧得我家資財，讀書延譽，以致成名，僥幸今日。奴家亦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本，就不念結發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墮江心。幸然天

天可憐，得遇恩爹提救，收為義女。倘然葬江魚之腹，你別娶新人，于心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与你完聚？”說罷放聲而哭，千薄幸，萬薄幸，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娶許公見罵得夠了，方才把莫稽扶起，勸玉奴道：“我兒息怒，如今賢婿悔罪，料然不敢輕慢你了。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凡事看我之面，閒言閒語一筆都勾罷。”又對莫稽說道：“賢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宵只索忍耐，我教你丈母來解勸。”說罷，出房去。少刻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話，兩個方才和睦。次日許公設宴管待新女婿，將前日所下金花彩幣依舊送還，道：“一女不受二聘，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莫稽低頭無語。許公又道：“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以致夫婦失愛，幾乎不終。今下官備員如何？只怕爵位不高，尚未滿賢婿之意。”莫稽漲得面皮紅紫，只是離席謝罪。有詩為證：痴心指望締高姻，誰料新人是舊人？打罵一場羞滿面，問他何取岳翁新？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共夫人待玉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玉奴待許公夫婦亦與真爹媽無異。連莫稽都感動了，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奉養送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報其恩。莫氏與許氏世世為通家兄弟，往來不絕。詩云：宋弘守義稱高節，黃允休妻罵薄情。試看莫生婚再合，姻緣前定枉勞爭。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暇日攀今吊古，從來幾個男子，履危臨難有神机，不被他人算計？男子盡多慌錯，婦人反有權奇。若還智量勝蛾眉，便帶頭巾何愧？常言：“有智婦人，賽過男子。”古來婦人賽男子的也盡多，除著呂太后、武則天這一班大手段的歹人不論，再除卻衛庄姜、曹令女這一班大賢德、大貞烈的好人也不論，再除卻曹大家、班婕妤、蘇若蘭、沈滿愿、李易安、朱淑真這一班大學問、大才華的文人也不論，再除卻錦車夫人馮氏、浣花夫人任氏、錦傘夫人洗氏和那軍中娘子、繡旗女將這一班大智謀、大勇略的奇人也不論，如今單說那一种奇奇怪怪、蹊蹊蹊蹊、沒陽道的假男子、帶頭巾的真女人，可欽可愛，可笑可歌。正是：說處裙釵添喜色，話時男子減精神。据唐人小說，有個木蘭女子，是河南睢陽人氏，因父親被有司點做邊庭戍卒，木蘭可憐父親多病，扮女為男，代替其役，頭頂兜鍪，身披鐵鎧，手執戈矛，腰懸弓矢，擊柝提鈴，餐風宿草，受了百般辛苦。如此十年，役滿而歸，依舊是個童身。邊廷上萬千軍士，沒一人看得出她是女子。後人有詩贊云：緹縈救父古今稀，代父從戎事更奇。全孝全忠又全節，男子幾個不虧移？又有個女子，叫做祝英台，常州義興人氏，自小通書好學，聞余杭文風最盛，欲往游學。其哥嫂止之日：“古者男女七歲不同席，不共食，你今一十六歲，卻出外游學，男女不分，豈不笑話！”英台道：“奴家自有良策。”乃裹巾束帶，扮作男子模樣，走到哥嫂面前，哥嫂亦不能辨認。英台臨行時，正是夏初天气，榴花盛開，乃手摘一枝，插于花台之上，對天禱告道：“奴家祝英台出外游學，若完名全節，此枝生根長葉，年年花發；若有不肖之事，玷辱門風，此枝枯萎。”禱畢出門，自稱祝九舍人。遇個朋友，是個蘇州人氏，叫做梁山伯，與他同館讀書，甚相愛重，結為兄弟。日則同食，夜則同臥，如此三年，英台衣不解帶，山伯屢次疑惑盤問，都被英台將言語支吾過了。讀了三年書，學問成就，相別回家，約梁山伯二個月內可來見訪。英台歸時，仍是初夏，那花台上所插榴枝，花葉并茂，哥嫂方信了。同鄉三十里外，有個安樂村，那村中有個馬氏，大富之家。聞得祝九娘賢慧，尋媒與他哥哥議親。哥哥一口許下納彩問名都過了，約定來年二月娶親。原來英台有心于山伯，要等

他來訪時露其机括，誰知山伯有事，稽遲在家。英台只恐哥嫂疑心，不敢推阻。山伯直到十月方才動身，過了六個月了。到得祝家庄，問祝九舍人時，庄客說道：“本庄只有祝九娘，並沒有祝九舍人。”山伯心疑，傳了名刺進去。只見丫鬟出來，請梁兄到中堂相見。山伯走進中堂，那祝英台紅妝翠袖，別是一般妝束了。山伯大驚，方知假扮男子，自愧愚魯不能辨識。寒溫已罷，便談及婚姻之事。英台將哥嫂做主，已許馬氏為辭。山伯自恨來遲，懊悔不迭。分別回去，遂成相思之病，奄奄不起，至歲底身亡。囑付父母，可葬我于安樂村路口。父母依言葬之。明年，英台出嫁馬家，行至安樂村路口，忽然狂風四起，天昏地暗，輿人都不能行。英台舉眼觀看，但見梁山伯飄然而來，說道：“吾為思賢妹一病而亡，今葬于此地。賢妹不忘舊誼，可出轎一顧。”英台果然走出轎來，忽然一聲響亮，地下裂開丈余，英台從裂中跳下。眾人扯其衣服，如蟬脫一般，其衣片片而飛。頃刻天清地明，那地裂處只如一線之細。歇轎處，正是梁山伯墳墓。乃知生為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飛的衣服碎片，變成兩般花蝴蝶，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為梁山伯，黑者為祝英台。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為梁山伯、祝英台也。後人有詩贊云：三載書幃共起眠，活姻緣作死姻緣。非關山伯無分曉，還是英台志節堅。又有一個女子，姓黃名崇嘏，是西蜀臨邛人氏。生成聰明俊雅，詩賦俱通，父母雙亡，亦無親族。時宰相周庠鎮蜀，崇嘏假扮做秀才，將平日所作詩卷呈上。周庠一見，篇篇道好，字字稱奇，乃荐為郡掾。吏事精敏，地方凡有疑獄，累年不決者，一經崇嘏剖斷，無不洞然。屢攝府縣之事，到處便有聲名，胥徒畏服，士民感仰。周庠首荐于朝，言其才可大用，欲妻之以女，央太守作媒，崇嘏只微笑不簽。周庠乘他進見，自述其意。崇嘏索紙筆，作詩一首獻上。詩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袍居郡掾，永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教為坦腹，愿天速變作男儿。庠見詩大驚，叩其本末，方知果然是女子。因將女作男，事關風化，不好聲張其事，教他辭去郡掾隱于郭外，乃于郡中擇士人嫁之。後來士人亦舉進士及第，位致通顯，崇嘏累封夫人。據如今搬演《春桃記》傳奇，說黃崇嘏中過女狀元，此是增藻之詞。後人亦有詩贊云：珠璣滿腹彩生毫，更服烹鮮手段高。若使生時逢武后，君臣一對女中豪。那幾個女子都是前朝人，如今再說個近代的，是大明朝弘治年間的故事。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個黃公，以販線香為業，兼帶賣些雜貨，慣走江北一帶地方。江北人見他買賣公道，都喚他做“黃老實”。家中止一妻二女，長女名道聰，幼女名善聰。道聰年長，嫁與本京青溪橋張二哥為妻去了。止有幼女善聰在家，方年一十二歲。母親一病而亡，殯葬已畢。黃老實又要往江北賣香生理，思想女儿在家孤身無伴，況且年幼未曾許人，怎生放心得下？待寄在姐夫家，又不是個道理。若不做買賣，撇了這走熟的道路，又那里尋几貫錢鈔養家度日？左思右想，去住兩難。香貨俱已定下，只有這女儿沒安頓處。一連想了數日，忽然想著道：“有計了，我在客邊沒人作伴，何不將女假充男子帶將出去，且待年長再作區處？只是一件，江北主顧人家都曉得我沒儿，今番帶著孩子去，倘然被他盤問露出破綻，卻不是個笑話？我如今只說是張家外甥，帶出來學做生理，使人不疑。”計較已定，与女儿說通了，制副道袍淨襪，教女儿穿著，頭上裹個包巾，妝扮起來好一個清秀孩子！正是：眉目生成清氣，資性那更伶俐。若還伯道相逢，十個九個過繼。黃老實爹女兩人販著香貨，趁船來到江北廬州府，下了主人家。主人家見善聰生得清秀，無不夸奖，問黃老實道：“這個孩子是你什么人？”黃老實答道：“是我家外甥，叫做張勝。老漢沒有儿子，帶他出來走走，認了這起主顧人家，後來好接管老漢的生意。”眾人聽說，并不疑惑。黃老實下個單身客房，每日出去發貨討帳，留

下善聰看房。善聰目不妄視，足不亂移。眾人都道，這張小官比外公愈加老實，個個歡喜。自古道：“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黃老實在廬州，不上兩年，害個病症，醫藥不痊，嗚呼哀哉。善聰哭了一場，買棺盛殮，權寄于城外古寺之中。思想年幼孤女，往來江湖不便。間壁客房中下著的也是個販香客人，又同是應天府人氏，平昔間看他少年誠實，問其姓名來歷，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從幼跟隨父親出外經紀。今父親年老，受不得風霜辛苦，因此把本錢與小生在此行販。”善聰道：“我張勝跟隨外祖在此，不幸外祖身故，孤寡無依。足下若不棄，愿結為異姓兄弟，合伙生理，彼此有靠。”李英道：“如此最好。”李英年十八歲，長張勝四年，張勝因拜李英為兄，甚相友愛。過了幾日，弟兄兩個商議，輪流一人往南京販貨，一人住在廬州發貨討帳，一來一去，不致擔誤了生理，甚為兩便。善聰道：“兄弟年幼，況外祖靈柩無力奔回，何顏歸于故鄉？讓哥哥去販貨罷。”于是收拾資本，都交付與李英。李英剩下的貨物 and 那帳目，也交付與張勝。但是兩邊買賣，毫厘不欺。從此李英、張勝兩家行李并在一房，李英到廬州時只在張勝房住，日則同食，夜則同眠。但每夜張勝只是和衣而睡，不脫衫褲，亦不去鞋襪，李英甚以為怪。張勝答道：“兄弟自幼得了個寒疾，才解動里衣，這病就發作，所以如此睡慣了。”李英又問道：“你耳朵子上怎的有個環眼？”張勝道：“幼年間爹娘與我算命，說有關煞難養，為此穿破兩耳。”李英是個誠實君子，這句話便被他瞞過，更不疑惑。張勝也十分小心在意，雖世弱亦必等到黑晚私自去方便，不令人瞧見。以此客居雖久，并不露一些些馬腳。有詩為證：女相男形雖不同，全憑心細謹包籠。只憎一件難遮掩，行步蹣跚三寸弓。黃善聰假稱張勝，在廬州府做生理，初到時止十二歲，光陰似箭，不覺一住九年，如今二十歲了。這幾年勤苦營運，手中頗頗活動，比前不同。思想父親靈柩暴露他鄉，親姐姐數年不會，況且自己終身也不是個了當。乃與李英哥哥商議，只說要搬外公靈柩回家安葬。李英道：“此乃孝順之事，只靈柩不比他件，你一人如何相帶？做哥的相幫你同走，心中也放得下。待你安葬事畢，再回來就是。”張勝道：“多謝哥哥厚意。”當晚定議，擇個吉日，顧下船只，喚幾個僧人做個起靈功德，抬了黃老實的靈柩下船。一路上風順則行，風逆則止。不一日到了南京，在朝陽門外覓個空閒房子將柩寄頓，俟吉下葬。閒話休敘。再說李英同張勝進了城門，東西分路。李英問道：“兄弟高居何處？做哥的好來拜望。”張勝道：“家下傍著秦淮河清溪橋居住，來日專候哥哥降臨茶話。”兩下分別。張勝本是黃家女子，那認得途徑？喜得秦淮河是個有名的所在，不是個僻地，還好尋問。張勝行至清溪橋下，問著了張家，敲門而入。其日姐夫不在家，望著內里便走。姐姐道聰罵將起來，道是：“人家各有內外，什麼花子，一些體面不存，直入內室是何道理？男子漢在家時瞧見了，好歹一百孤拐奉承你，還不快走！”張勝不慌不忙，笑嘻嘻的作一個揖下去，口中叫道：“姐姐，你自家嫡親兄弟，如何不認得了？”姐姐罵道：“油嘴光棍！我從來那有兄弟？”張勝道：“姐姐九年前之事，你可思量得出？”姐姐道：“思量什麼？前九年我還記得。我爹爹并沒兒子，止生下我姊妹二人，我妹子小名善聰，九年前爹爹帶往江北販香，一去不回。至今音問不通，未審死活存亡。你是何處光棍，卻來冒認別人做姐姐！”張勝道：“你要問善聰妹子，我即是也。”說罷，放聲大哭。姐姐還不信是真，問道：“你既是善聰妹子，緣何如此妝扮？”張勝道：“父親臨行時將我改扮為男，只說是外甥張勝，帶出來學做生理。不期兩年前上父親一病而亡，你妹子雖然殯殮，卻恨孤貧不能扶柩而歸。有個同鄉人李秀卿，志誠君子，你妹子萬不得已，只得與他八拜為交，合伙營生，淹留江北。不覺又六七年，今歲始辦歸計。适才到此，便來拜見姐姐，別無他故。”姐姐道：“原

來如此，你同個男子合伙營生，男女相處許多年，一定配為夫婦了。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帶頂髻兒還好看相，恁般喬打扮回來，不雌不雄，好不羞恥人！”張勝道：“不欺姐姐，奴家至今還是童身，豈敢行苟且之事玷辱門風！”道聰不信，引入密室驗之。你說怎么驗法？用細細干灰鋪放余桶之內，卻教女子解了衣坐于桶上，用綿紙條塞入鼻中，要他打噴嚏。若是破身的，上氣泄，下氣亦泄，干灰必然吹動；若是童身，其灰如舊。朝廷選妃，都用此法，道聰生長京師，豈有不知？當時試那妹子，果是未破的童身，于是姊妹兩人抱頭而哭。道聰慌忙開箱，取出自家裙襖，安排妹子香湯沐浴，教他更換衣服。妹子道：“不欺姐姐，我自從出去，未曾解衣露體。今日見了姐姐，方才放心耳。”那一晚張二哥回家，老婆打發在外廂安歇。姊妹兩人同被而臥，各訴衷腸，整整的敘了一夜說話，眼也不會合縫。次日起身，黃善聰梳妝打扮起來，別自一個模樣，與姐夫姐姐重新敘禮。道聰在丈夫面前夸獎妹子貞節，連李秀卿也稱贊了几句：“若不是個真誠君子，怎與他相處得許多時？”話猶未絕，只听得門外咳嗽一聲，問道：“里面有人么？”黃善聰認得是李秀卿聲音，對姐姐說：“教姐夫出去迎他，我今番不好相見了。”道聰道：“你既與他結義過來，又且是個好人，就相見也不妨。”善聰顛倒怕羞起來，不肯出去。道聰只得先教丈夫出去迎接，看他口气覺也不覺。張二哥連忙趨出，見了李秀卿，敘禮已畢，分賓而坐。秀卿開言道：“小生是李英，特到此訪張勝兄弟，不知閣下是他何人？”張二哥笑道：“是在下至親，只怕他今日不肯與足下相會，枉勞尊駕。”李秀卿道：“說那里話？我與他是異姓骨肉，最相愛契，約定我今日到此，特特而來，那有不合之理？”張二哥道：“其中有個緣故，容從容奉告。”秀卿性急，連連的催促，遲一刻只待發作出來了。慌得張二哥便往內跑，教老婆苦勸姨姐與李秀卿相見。善聰只是不肯出房。他夫妻兩口躲過一邊，倒教人將李秀卿請進內宅。秀卿一見了黃善聰，看不仔細，倒退下七八步。善聰叫道：“哥哥不須疑慮，請來敘話。”秀卿听得聲音，方才曉得就是張勝，重走上前作揖道：“兄弟，如何恁般打扮？”善聰道：“一言難盡，請哥哥坐了，容妹子從容告訴。”兩人對坐了，善聰將十二歲隨父出門始末根由細細述了一遍，又道：“一向承哥哥帶挈提攜，感謝不荊但在先有兄弟之好，今后有男女之嫌，相見只此一次，不復能再聚矣。”秀卿聽說，呆了半晌，自思五六年和他同行同臥，竟不曉得他是女子，好生懵懂！便道：“妹子听我一言，我與你相契許久，你知我知，往事不必說了。如今你既青年無主，我亦壯而未娶，何不推八拜之情，合二姓之好，百年諧老，永遠團圓，豈不美哉！”善聰羞得滿面通紅，便起身道：“妾以兄長高義，今日不避形跡，厚顏請見。兄乃言及于亂，非妾所以待兄之意也。”說罷，一頭走進去，一頭說道：“兄宜速出，勿得停滯，以招物議。”秀卿被發作一場，好生沒趣。回到家中，如痴如醉，顛倒割舍不下起來。乃央媒媪去張家求親說合。張二哥夫婦到也欣然，無奈善聰立意不肯，道：“嫌疑之際，不可不謹。今日若與配合，無私有私，把七年貞節一旦付之東流，豈不惹人嘲笑！”媒媪與姐姐兩口交勸，只是不允。那邊李秀卿執意定要娶善聰為妻，每日纏著媒媪要他奔走傳話。三回五轉，徒惹得善聰焦燥，并不見松了半分口气。似恁般說，難道這頭親事就不成了？且看下回分解。正是：七年兄弟意殷勤，今日重逢局面新。欲表從前清白操，故甘薄幸拒姻親。天下只有三般口嘴極是利害：秀才口，罵遍四方；和尚口，吃遍四方；媒婆口，傳遍四方。且說媒婆口怎地傳遍四方？那做媒的有几句口號：東家走，西家走，兩腳奔波氣常吼。牽三帶四有商量，走進人家不怕狗。前街某，后街某，家家戶戶皆朋友。相逢先把笑顏開，慣報新聞不待叩。說也有，話也有，指長話短舒開手。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隔宿口？要騙茶，要吃酒，臉皮三寸三分厚。

若還羨他說作高，拌干涎沫七八斗。那黃善聰女扮男妝，千古奇事，又且憑地貞節，世世罕有，這些媒媪走一遍，說一遍，一傳十，十傳百，霎時間滿京城知道了。人人夸美，個個稱奇。雖縉紳之中談及此事，都道：“難得，難得！”有守備太監李公，不信其事，差人緝訪，果然不謬。乃喚李秀卿來盤問，一一符合。因問秀卿：“天下美婦人盡多，何必黃家之女？”秀卿道：“七年契愛，意不能舍，除卻此女，皆非所愿。”李公意甚憫之，乃藏秀卿于衙門中。次日喚前媒媪來，分付道：“聞知黃家女貞節可敬，我有個侄兒欲求他為婦，汝去說合，成則有賞。”那時守備太監正有權勢，誰敢不依？媒媪回覆，親事已諧了。李公自出己財替秀卿行聘，又賃下一所空房，密地先送秀卿住下。李公親身到彼主張花燭，笙簫鼓樂，取那黃善聰進門成親。交拜之后，夫妻相見，一場好笑。善聰明知落了李公圈套，事到其間，推阻不得。李公就認秀卿為侄，大出資財，替善聰備辦妝奩。又對合城官府說了，五府六部及府尹縣官，各有所助。一來看李公面上，二來都道是一樁奇事，人人要玉成其美。秀卿自此遂為京城中富室，夫妻相愛，連育二子，後來讀書顯達。有好事者，將此事編成唱本說唱，其名曰《販香記》。有詩為證，詩曰：七載男妝不露針，歸來獨守歲寒心。編成小說垂閨訓，一洗桑間濮上音。又有一首詩，單道太監李公的好處，詩曰：節操恩情兩得全，宦官誰似李公賢？雖然沒有風流分，種得來生一段緣。—————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万里新墳盡少年，修行莫待鬢毛斑。前程黑暗路頭險，十二時中自著研。這四句詩，單道著禪和子打坐參禪，得成正果，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后修，先修后作的和尚。自家今日說這南渡宋高宗皇帝在位，紹興年間，有個官人姓柳，雙名宣教，祖貫溫州府永嘉縣崇陽鎮人氏。年方二十五歲，胸藏千古史，腹蘊五車書。自幼父母雙亡，蚤年孤苦，宗族又無所依，只身篤學，贅于高判使家。后一舉及第，御筆授得寧海軍臨安府府尹。恭人高氏，年方二十歲，生得聰明智慧，容貌端嚴。新贅柳府尹在家，未及一年，欲去上任。遂帶一仆，名養兒，一日辭別了丈人丈母，前往臨安府上任。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已到臨安府接官亭。蚤有所屬官吏師生、糧里耆老、住持僧道、行首人等，弓兵隸卒、轎馬人夫，俱在彼處，迎接入城。到府中，搬移行李什物，安頓已完，這柳府尹出廳到任。廳下一應人等參拜已畢，柳府尹遂將參見人員花名手本逐一點過不缺，止有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禪師，乃四川人氏，點不到。府尹大怒道：“此禿無禮！”遂問五山十剎禪師：“何故此僧不來參接？拿來問罪！”當有各寺住持稟覆相公：“此僧乃古佛出世，在竹林峰修行，已五十二年，不曾出來。每遇迎送，自有徒弟。望相公方便。”柳府尹雖依僧言不拿，心中不忿。各人自散。當日府堂公宴，承應歌妓，年方二八，花容嬌媚，唱韻悠揚。府尹听罷大喜，問妓者何名，答言：“賤人姓吳，小字紅蓮，專一在上廳祇應。”當日酒筵將散，柳府尹喚吳紅蓮，低聲分付：“你明日用心去水月寺內，哄那玉通和尚云雨之事。如了事，就將所用之物前來照證，我這裡重賞，判你從良；如不了事，定當記罪。”紅蓮答言：“領相公鈞旨。”出府一路自思如何是好，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回家將柳府尹之事一一說與娘知，娘兒兩個商議一夜。至次日午時，天陰無雨，正是十二月冬盡天氣。吳紅蓮一身重孝，手提羹飯，出清波門。走了數里，將及近寺，已是申牌時分，風雨大作。吳紅蓮到水月寺山門下，倚門而立，進寺，又無人出。直等到天晚，只見個老道人出來關山門。紅蓮向前道個萬福，那老道人回禮道：“天色晚了，娘子請回，我要

關山門。”紅蓮雙眼淚下，拜那老道人：“望公公可憐，妾在城住，夫死百日，家中無人，自將羹飯祭奠。哭了一回，不覺天晚雨下，關了城門，回家不得，只得投宿寺中。望公公慈悲，告知長老，容妾寺中過夜，明蚤入城，免虎傷命。”言罷兩淚交流，拜倒于山門地下，不肯走起。那老道人乃言：“娘子請起，我与你裁處。”紅蓮見他如此說，便立起來。那老道人關了山門，領著紅蓮到僧房側首一間小屋，乃是老道人臥房，教紅蓮坐在房內。那老道人連忙走去長老禪房里法座下，稟覆長老道：“山門下有個年少婦人，一身重孝，說道丈夫死了，今日到墳上做羹飯，風雨大作，關了城門，進城不得，要在寺中權歇，明蚤入城，特來稟知長老。”長老見說，乃言：“此是方便之事，天色已晚，你可教他在你房中過夜，明日五更打發他去。”道人領了言語，來說與紅蓮知道。紅蓮又拜謝：“公公救命之恩，生死不忘大德。”言罷，坐在老道人房中板凳上。那老道人自去收拾，關門閉戶已了，來房中土榻上和衣而睡。這老道人日間辛苦，一覺便睡著。原來水月寺在桑菜園里，四邊又無人家，寺里有兩個小和尚都去化緣，因此寺中冷靜，無人走動。這紅蓮聽得更鼓已是二更，心中想著：“如何事了？”心亂如麻，遂乃輕移蓮步，走至長老房邊。那間禪房關著門，一派是大隔窗子，房中挂著一碗琉璃燈，明明亮亮。長老在禪椅之上打坐，也看見紅蓮在門外。紅蓮看著長老，遂乃低聲叫道：“長老慈悲為念，救度妾身則個。”長老道：“你可去道人房中權宿，來蚤入城，不可在此攪擾我禪房，快去，快去！”紅蓮在窗外深深拜了十數拜道：“長老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妾身衣服單薄，夜寒難熬，望長老開門，借與一兩件衣服遮蓋身體。救得性命，自當拜謝。”道罷，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這長老是個慈悲善人，心中思忖道：“倘若寒禁，身死在我禪房門首，不當穩便。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從禪床上走下來，開了隔子門放紅蓮進去。長老取一領破舊禪衣把與他，自己依舊上禪床上坐了。紅蓮走到禪床邊深深拜了十數拜，哭哭啼啼道：“肚疼死也。”這長老并不采他，自己瞑目而坐。怎當紅蓮哽咽悲哀，將身靠在長老身邊，哀聲叫疼叫痛，就睡倒在長老身上，或坐在身邊，或立起叫喚不止。約莫也是三更，長老忍口不住，乃問紅蓮道：“小娘子，你如何只顧哭泣？那里疼痛？”紅蓮告長老道：“妾丈夫在日，有此肚疼之病，我夫脫衣將妾摟于懷內，將熱肚皮貼著妾冷肚皮，便不疼了。不想今夜疼起來，又值寒冷，妾死必矣。怎地得長老肯救妾命，將熱肚皮貼在妾身上，便得痊可。若救得妾命，實乃再生之恩。”長老見他苦告不過，只得解開衲衣，抱那紅蓮在懷內。這紅蓮賺得長老肯時便慌忙解了自的衣服，赤了下載身體，倒在懷內道：“望長老一發去了小衣，將熱肚皮貼一貼，救妾性命。”長老初時不肯，次后三回五次，被紅蓮用尖尖玉手解了裙褲。此時不由長老禪心不動。這長老看了紅蓮如花如玉的身體，春心蕩漾起來，兩個就在禪床上兩相歡洽。長老摟著紅蓮問道：“娘子高姓何名？那里居住？因何到此？”紅蓮道：“不敢隱諱，妾乃上廳行首，姓吳，小字紅蓮，在于城中南新橋居祝”長老此時被魔障纏害，心歡意喜，分付道：“此事只可你知我知，不可泄于外人。”少刻，云收雨散，被紅蓮將口扯下白布衫袖一只，抹了長老精污，收入袖中。這長老困倦不知。長老雖然如此，心中疑惑，乃問紅蓮道：“姐姐此來必有緣故，你可實說。”再三逼迫，要問明白。紅蓮被長老催逼不過，只得實說：“臨安府新任柳府尹，怪長老不出寺迎接，心中大惱，因此使妾來與長老成其云雨之事。”長老聽罷大驚，悔之不及，道：“我的魔障到了，吾被你賺騙，使我破了色戒，墮于地獄。”此時東方已白，長老教道人開了寺門。紅蓮別了長老，急急出寺回去了。卻說這玉通禪師教老道人燒湯：“我要洗裕”老道人自去廚下燒湯，長老磨墨捻筆，便寫下八句《辭世頌》，道：自入禪門無挂礙，五十二年心自在。只因一點念頭差，犯

了如來淫色戒。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還我坏。寫畢摺了，放在香爐足下壓著。道人將湯入房中，伏侍長老洗浴罷，換了一身新禪衣，叫老道人分付道：“臨安府柳府尹差人來請我時，你可將香爐下簡帖把與來人，教他回覆，不可有誤。”道罷，老道人自去殿上燒香掃地，不知玉通禪師已在禪椅上圓寂了。話分兩頭。卻說紅蓮回到家中，吃了蚤飯，換了色衣，將著布衫袖，徑來臨安府見柳府尹。府尹正坐廳，見了紅蓮，連忙退入書院中，喚紅蓮至面前，問：“和尚事了得否？”紅蓮將夜來事備細說了一遍，袖中取出衫袖遞與看了。柳府尹大喜，教人去堂中取小小墨漆盒兒一個，將白布衫袖子放在盒內，上面用封皮封了。捻起筆來，寫一簡子，乃詩四句，其詩云：水月禪師號玉通，多時不下竹林峰。可怜數點菩提水，傾入紅蓮兩瓣中。寫罷，封了簡子，差一個承局：“送與水月寺玉通和尚，要討回字，不可遲誤。”承局去了。柳府尹賞紅蓮錢五百貫，免他一年官唱。紅蓮拜謝，將了錢自回去了，不在話下。卻說承局繼著小盒兒并簡子來到水月寺中，只見老道人在殿上燒香。承局問：“長老在何處？”老道人遂領了承局，徑到禪房中時，只見長老已在禪椅上圓寂去了。老道人言：“長老曾分付道：‘若柳相公差人來請我，將香爐下簡子去回覆。’”承局大驚道：“真是古佛，預先已知此事。”當下承局將了回簡并小盒兒，再回府堂，呈上回簡并原簡，說長老圓寂一事。柳宣教打開回簡一看，乃是八句《辭世頌》，看罷吃了一驚，道：“此和尚乃真僧也，是我坏了他德行。”懊悔不及。差人去叫匠人合一個龕子，將玉通和尚盛了，教南山淨慈寺長老法空禪師與玉通和尚下火。卻說法空徑到柳府尹廳上取覆相公，要問備細。柳府尹將紅蓮事情說了一遍。法空禪師道：“可惜，可惜，此僧差了念頭，墮落惡道矣。此事相公坏了他德行，貧僧去與他下火，指點教他歸于正道，不墮畜生之中。”言罷別了府尹，徑到水月寺，分付抬龕子出寺后空地。法空長老手捻火把，打個圓相，口中道：自到川中數十年，曾在毗盧頂上眠。飲透趙州關捩子，好姻緣做惡姻緣。桃紅柳綠還依舊，石邊流水冷沍沍。今朝指引菩提路，再休錯意念紅蓮。恭惟圓寂玉通大和尚之覺靈日：惟靈五十年來古拙，心中皎如明月；有時照耀當空，大地乾坤清白。可惜法名玉通，今朝作事不通。不去靈山參佛祖，卻向紅蓮貪淫飲。本是色即是空，誰想空即是色！無福向獅子光中，享天上之逍遙；有分去駒兒隙內，受人間之勞碌。雖然路徑不迷，爭奈去之太速。大眾莫要笑他，山僧指引不俗。唵！一點靈光透碧霄，蘭堂畫閣添澡浴。法空長老道罷，擲下火把，焚龕將荊當日，看的人不知其數，只見火焰之中，一道金光冲天而去了。法空長老與他拾骨入塔，各自散去。卻說柳宣教夫人高氏，于當夜得一夢，夢見一個和尚，面如滿月，身材肥壯，走入臥房。夫人吃了一驚，一身香汗惊醒。自此不覺身懷六甲。光陰似箭，看看十月滿足，夫人臨盆分娩，生下一個女兒。當時侍妾報與柳宣教：“且喜夫人生得一個小姐！”三朝滿月，取名喚做翠翠。百日周歲，做了多少筵席。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這柳翠翠長成八歲，柳宣教官滿將及，收拾還鄉。端的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柳宣教感天行時疫病，無旬日而故。這柳府尹做官清如水，明似鏡，不貪賄賂，囊篋災保夫人具棺木盛貯，挂孝看經，將靈柩寄在柳州寺內。夫人与仆養兒并女翠翠欲回溫州去，路途遙遠，又無親族投奔，身邊些小錢財難供路費，乃于在城白馬廟前賃一間房屋，三口兒搬來住下。又無生理，一住八年，囊篋消疏，那仆人逃走。這柳翠翠長成，年紀一十六歲，生得十分容貌。這柳媽媽家中娘兒兩個，日不料生，口食不敷，乃央間壁王媽媽問人借錢。借得羊壩頭楊孔目課錢，借了三千貫錢，過了半年，債主索取要緊。這柳媽媽被討不過，出于無奈，只得央王媽媽做媒，情愿把女兒與楊孔目為妾，言

過：“我要他養老。”不數日，楊孔目入贅在柳媽媽家，說：“我養你母子二人，丰衣足食，做個外宅。”不覺過了兩月，這楊孔目因蚤晚不便，又兩邊家火，忽一日回家與妻商議，欲搬回家。其妻之父告女婿停妻取妾，臨安府差人捉柳媽媽并女儿一干人到官，要追原聘財禮。柳媽媽訴說貧乏無措，因此將柳翠翠官賣。卻說有個工部鄒主事，聞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聰明秀麗，去問本府討了，另買一間房子，在抱劍營街，搬那柳媽媽并女儿去住下，養做外宅，又討個奶子并小廝伏事走動。這柳翠翠改名柳翠。原來南渡時，臨安府最盛，只這通和坊這條街，金波橋下，有座花月樓，又東去為熙春樓、南瓦子，又南去為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融和坊，其西為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這幾個去處都是瓦子。這柳翠是玉通和尚轉世，天生聰明，識字知書。詩詞歌賦，無所不通；女工針指，無有不會。這鄒主事十日半月來得一遭，千不合，萬不合，住在抱劍營，是個行首窟里。這柳翠每日清閒自在，學不出好樣儿，見鄰妓家有孤老來往，他心中歡喜，也去門首賣俏，引惹子弟們來觀看。眉來眼去，漸漸來家宿歇。柳媽媽說他不下，只得隨女儿做了行首。多有豪門子弟愛慕他，飲酒作樂，殆無虛日。鄒主事看見這般行徑好不雅相，索性與他個決絕，再不往來。這邊柳翠落得無人管束，公然大做起來。只因柳宣教不行陰鷲，折了女儿，此乃一報還一報，天理昭然。后人觀此，不可不戒。有詩為證，詩曰：用巧計時傷巧計，愛便宜處落便宜。莫道自身僥幸免，子孫必定受人欺。後來直使得一尊古佛，來度柳翠歸依正道，返本還原，成佛作祖。你道這尊古佛是誰？正是月明和尚。他從小出家，真個是五戒具足，一塵不染，在皋亭山顯孝寺住持。當先與玉通禪師俱是法門契友，聞知玉通圓寂之事，呵呵大笑道：“阿婆立腳跟不牢，不免又去做媳婦也。”後來聞柳翠在抱劍營色藝擅名，心知是玉通禪師轉世，意甚憐之。一日，淨慈寺法空長老到顯孝寺來看月明和尚，坐談之次，月明和尚謂法空曰：“老通墮落風塵已久，恐積漸沉迷，遂失本性，可以相機度他出世，不可遲矣。”原來柳翠雖墮娼流，卻也有一種好處，從小好的是佛法。所得纏頭金帛之資，盡情布施，毫不吝惜。況兼柳媽媽親生之女，誰敢阻擋？在萬松嶺下造石橋一座，名曰柳翠橋；鑿一井于抱劍營中，名曰柳翠井。其他方便濟人之事不可盡說。又制下布衣一襲，每逢月朔月望，卸下鉛華，穿著布素，閉門念佛；雖賓客如云，此日斷不接見，以此為常。那月明和尚只為這節上，識透他根器不壞，所以立心要度他。正是：慳貪二字能除卻，終是西方路上人。卻說法空長老當日領了月明和尚言語，到次日假以化緣為因，直到抱劍營柳行首門前，敲著木魚，高聲念道：欲海輪回，沉迷萬劫。眼底榮華，空花易滅。一旦無常，四大消歇。及早回頭，出家念佛。這日正值柳翠西湖上游耍剛回，听得化緣和尚聲口不俗，便教丫鬟喚入中堂，問道：“師父，你有何本事，來此化緣？”法空長老道：“貧僧沒甚本事，只會說些因果。”柳翠問道：“何為因果？”法空長老道：“前為因，后為果；作者為因，受者為果。假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是因，得是果。不因種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惡因得惡果。所以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柳翠見說得明白，心中歡喜，留他吃了齋飯。又問道：“自來佛門廣大，也有我輩風塵中人成佛作祖否？”法空長老道：“當初觀音大士見塵世欲根深重，化為美色之女，投身妓館，一般接客。凡王孫公子見其容貌，無不傾倒。一與之交接，欲心頓淡。因彼有大法力故，自然能破除邪網。後來無疾而死，里人買棺埋葬。有胡僧見其冢墓，合掌作禮，口稱：‘善哉，善哉！’里人說道：‘此乃娼妓之墓，師父錯認了。’胡僧說道：‘此非娼妓，乃觀世音菩薩化身，來度世上淫欲之輩歸于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觀之，其形骸必有奇異。’里人果然不信，忙斵土破棺，見骨節聯絡，交鎖不斷，色如黃金，方

始惊异。因就冢立廟，名為黃金鎖子骨菩薩。這叫做清淨蓮花，污泥不染。小娘子今日混于風塵之中，也因前生种了欲根，所以今生墮落。若今日仍复執迷不悔，把倚門獻笑認作本等生涯，將生生世世浮沉欲海，永無超脱輪回之日矣。”這席話，說得柳翠心中變喜為愁，翻熱作冷，頓然起追前悔后之意，便道：“奴家聞師父因果之說，心中如觸。倘師父不棄賤流，情愿供養在寒家，朝夕听講，不知允否？”法空長老道：“貧僧道微德薄，不堪為師；此間皋亭山顯孝寺有個月明禪師，是活佛度世，能知人過去未來之事，小娘子若堅心求道，貧僧當引拜月明禪師。小娘子听其講解，必能洞了夙因，立地明心見性。”柳翠道：“奴家素聞月明禪師之名，明日便當專訪，有煩師父引進。”法空長老道：“貧僧當得。明日侵晨在顯孝寺前相候，小娘子休得失言。”柳翠舒出尖尖玉手，向烏云鬢邊拔下一對赤金鳳頭釵，遞与長老道：“些須小物，權表微忱，乞師父笑納。”法空長老道：“貧僧雖則募化，一飽之外，別無所需，出家人要此首飾何用？”柳翠道：“雖然師父用不著，留作山門修理之費，也見奴家一點誠心。”法空長老那里肯受，合掌辭謝而去。有詩為證：追歡賣笑作生涯，抱劍營中第一家。終是法緣前世在，立談因果倍嗟呀。再說柳翠自和尚去后，轉展尋思，一夜不睡。次早起身，梳洗已畢，渾身上下換了一套新衣，只說要往天竺進香，媽媽誰敢阻當？教丫鬢喚個小轎，一徑抬到皋亭山顯孝寺來。那法空長老早在寺前相候，見柳翠下轎，引入山門，到大雄寶殿拜了如來，便回到方丈參謁月明和尚。正值和尚在禪床上打坐，柳翠一見，不覺拜倒在地，口稱：“弟子柳翠參謁。”月明和尚也不回禮，大喝道：“你二十八年煙花債，還償不夠，待要怎么？”嚇得柳翠一身冷汗，心中恍惚如有所悟。再要開言問時，月明和尚又大喝道：“恩愛無多，冤仇有盡，只有佛性，常明不滅。你与柳府尹打了平火，該收拾自己本錢回去了。”說得柳翠肚里恍恍惚惚，連忙磕頭道：“聞知吾師大智慧、大光明，能知三生因果。弟子至愚無識，望吾師明言指示則個。”月明和尚又大喝道：“你要識本來面目，可去水月寺中，尋玉通禪師与你證明。快走，快走！走遲時，老僧禪杖無情，打破你這粉骷髏。”這一回話，喚做“顯孝寺堂頭三喝”。正是：欲知因果三生事，只在高僧棒喝中。柳翠被月明師父連喝三遍，再不敢開言。慌忙起身，依先出了寺門，上了小轎，分付轎夫徑抬到水月寺中，要尋玉通禪師證明。卻說水月寺中行者，見一乘女轎遠遠而來，內中坐個婦人。看看抬入山門，忽忙喚集火工道人，不容他下轎。柳翠問其緣故，行者道：“當初被一個婦人，斷送了我寺中老師父性命，至今師父們分付不容婦人入寺。”柳翠又問道：“什么婦人？如何有恁樣做作？”行者道：“二十八年前，有個婦人夜來寺中投宿，十分哀求，老師父發起慈心，容他過夜。原來這婦人不是良家，是個娼妓，叫做吳紅蓮，奉柳府尹鈞旨，特地前來哄誘俺老師父。當夜假裝肚疼，要老師父替他偎貼，因而破其色戒。老師父慚愧，題了八句偈語，就圓寂去了。”柳翠又問道：“你可記得他偈語么？”行者道：“還記得。”遂將偈語八句，念了一遍。柳翠听得念到“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還我坏”，心中豁然明白，恰像自家平日做下的一般。又問道：“那位老師父喚甚么法名？”行者道：“是玉通禪師。”柳翠點頭會意，急喚轎夫抬回抱劍營家里，分付丫鬢：“燒起香湯，我要洗澡。”當時丫鬢伏侍沐浴已畢，柳翠挽就烏云，取出布衣穿了，掩上房門。桌上見列著文房四寶，拂開素紙，題下偈語二首。偈云：本因色戒翻招色，紅裙生把緇衣草。今朝脱得赤條條，柳葉蓮花總無跡。又云：坏你門風我亦羞，冤冤相報甚時休？今朝卸卻恩仇擔，廿八年前水月游。后面又寫道：“我去后隨身衣服入殮，送到皋亭山下，求月明師父一把無情火燒卻。”寫畢，擲筆而逝。丫鬢推門進去不見聲息，向前看時，見柳翠盤膝坐于椅上。叫呼不應，已坐化去了。慌忙報知柳媽媽。柳

媽媽吃了一驚，呼儿叫肉，啼哭將來。亂了一回，念了二首偈詞，看了后面寫的遺囑，細問丫鬢天竺進香之事，方曉得在顯孝寺參師，及水月寺行者一段說話。分明是丈夫柳宣教不行好事，破坏了玉通禪師法体，以致玉通投胎柳家，敗其門風。冤冤相報，理之自然。今日被月明和尚指點破了，他就脱然而去。他要送皋亭山下，不可違之。但遺言火厝，心中不忍。所遺衣飾盡多，可為造墳之費。當下買棺盛殮，果然只用隨身衣服，不用錦繡金帛之用。入殮已畢，合城公子王孫平昔往來之輩，都來探喪吊孝。聞知坐化之事，無不嗟歎。柳媽媽先遣人到顯孝寺，報与月明和尚知道，就与他商量埋骨一事。月明和尚將皋亭山下隙地一塊助与柳媽媽，擇日安葬。合城百姓聞得柳翠死得奇异，都道活佛顯化，盡來送葬。造墳已畢，月明和尚向墳合掌作禮，說偈四句。偈云：二十八年花柳債，一朝脱卸無拘礙。紅蓮柳翠總虛空，從此老通長自在。至今皋亭山下，有個柳翠墓古跡。有詩為證：柳宣教害人自害，通和尚因色墮色。顯孝寺三喝机鋒，皋亭山青天白日。——————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赶五戒

昔為東土寰中客，今作菩提會上人。手把楊枝臨淨土，尋思往事是前身。話說昔日唐太祖姓李名淵，承隋天下，建都陝西長安，法令一新。仗著次子世民，掃清七十二處狼煙，收伏一十八處蠻洞，改號武德，建文學館以延一十八學士，造凌煙閣以繪二十三功臣，相魏徵、杜如晦、房玄齡等輩以治天下。貞觀、治平、開元，這幾個年號，都是治世。只因玄宗末年，寵任奸臣李林甫、盧杞、楊國忠等，以召安祿山之亂。後來雖然平定，外有藩鎮專制，內有宦官弄權，君子退，小人進，終唐之世不得太平。且說洛陽有一人，姓李名源，字子澄，乃飽學之士，腹中記誦五車書，胸內包藏千古史。因見朝政顛倒，退居不仕，與本處慧林寺首僧圓澤為友，交游甚密。澤亦詩名遍洛，德行滿野，乃宿世古佛，一時豪杰皆敬慕之。每與源游山玩水，吊古尋幽，賞月吟風，怡情遣興，詩賦文詞，山川殆遍。忽一日，相約同舟往瞿塘三峽，游天開圖畫寺。源帶一仆人，澤攜一弟子，共四人發舟。不半月間至三峽，舟泊于岸，振衣而起。忽見一婦人，年約三旬，外服舊衣，內穿錦襪，身懷六甲，背負瓦罌而汲清泉。圓澤一見，愀然不悅，指謂李源曰：“此孕婦乃某托身之所也，明早吾即西行矣。”源愕然曰：“吾師此言，是何所主也？”圓澤曰：“吾今圓寂，自有相別言語。”四人乃入寺，寺僧接入。茶畢，圓澤備道所由，眾皆驚異。澤乃香湯沐浴，分付弟子已畢，乃與源訣別。說道：“澤今幸生四旬，與君交游甚密。今大限到來，只得分別。后三日，乞到伊家相訪，乃某托身之所。三日浴兒，以一笑為驗，此晚吾亦卒矣。再后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見。”乃取紙筆作《辭世頌》曰：四十年來體性空，多于詩酒樂心胸。今朝別卻故人去，日后相逢下竺峰。咦！幻身復入紅塵內，贏得君家再相逢。偈畢，跏趺而化。本寺僧眾具衣龕，送入后山岩中，請本寺月峰長老下火。僧眾誦經已畢，月峰坐在轎上，手執火把，打個問訊，念云：三教從來本一宗，吾師全具得靈通。今朝覺化歸西去，且听山僧道本風。恭惟圓寂圓澤禪師堂頭大和尚之覺靈曰：惟靈生于河南，長在洛陽。自入空門，心無挂礙。酒吞江海，詩泣鬼神，惟思玩水尋山，不厭粗衣藜食。交至契之李源，游瞿塘之三峽。因見孕婦而負罌，乃思托身而更出。再世杭州相見，重會今日交契。如今送入离宮，听取山僧指秘。咄！三生共會下竺峰，葛洪井畔尋蹤跡。頌畢，茶毗之次，見火中一道青煙直透雲端，煙中顯出圓澤全身本相，合掌向空而去。少焉，舍利如雨。眾僧收骨入塔，李源不勝悲愴。首僧留源在寺間住數日，至第三日，源乃至寺前訪于居民。去寺不半里，有一人家姓張，已于三日前生一子。今正三朝，在家浴兒。源乃懇求一見，其人不許。源告以始末，賄以金帛，乃令源至中堂。婦人抱子正浴，小兒見源果然一笑，源大喜而返。是晚，小兒果卒。源乃別長老回家不題。日往月來，星移斗換，不覺又十載有余。時唐十六帝僖宗乾符三年，黃巢作亂，天下騷動，萬姓流離。君王幸蜀，民舍宮室悉遭兵火，一無所存。虧著晉王李克用興兵滅巢，僖宗龍歸舊都，天下稍定，道路始通。源因貨殖，來至江浙路杭州地方。時當清明，正是良辰美景，西湖北山游人如蟻。源思十二年前圓澤所言“下天竺相會”，乃信步隨眾而行，見兩山夾川，清流可愛，賞心不倦。不覺行入下竺寺西廊，看葛洪煉丹井。轉入寺后，見一大石臨溪，泉流其畔。源心大喜，少坐片時。忽聞隔川歌聲，源見一牧童，年約十二三歲，身騎牛背，隔水高歌。源心異之，側耳听其歌云：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又云：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話當時恐斷腸。吳越山川游已遍，卻尋煙棹上

瞿塘。歌畢，只見小童遠遠的看著李源拍手大笑。源驚異之，急欲過川相問而不可得。遙望牧童渡柳穿林，不知去向。李源不勝惆悵，坐于石上久之。問于僧人，答道：“此乃葛稚川石也。”源深詳其詩，乃十二年圓澤之語并月峰下火文記，至此在下竺相會，恰好正是三生。訪問小兒住處，并言無有，源心怏怏而返。后人因呼源所坐葛稚川之石為“三生石”，至今古跡猶存。後來瞿宗吉有詩云：清波下映紫襠鮮，邂逅相逢峽口船。身后身前多少事？三生石上說姻緣。王元翰又有詩云：處世分明一夢魂，身前身後孰能論？夕陽山下三生石，遺得荒唐跡尚存。這段話文，叫做“三生相會”。如今再說個兩世相逢的故事，乃是《明悟禪師趕五戒》，又說是《佛印長老度東坡》。話說大宋英宗治平年間，去那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南山淨慈孝光禪寺，乃名山古剎。本寺有兩個得道高僧，是師兄師弟，一個喚做五戒禪師，一個喚作明悟禪師。這五戒禪師年三十一歲，形容古怪，左邊瞽一目，身不滿五尺，本貫西京洛陽人。自幼聰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長成出家，禪宗釋教，如法了得，參禪訪道。俗姓金，法名五戒。且問何謂之“五戒”？第一戒者，不殺生命；第二戒者，不偷盜財物；第三戒者，不听淫聲美色；第四戒者，不飲酒茹葷；第五戒者，不妄言造語。此謂之“五戒”。忽日云游至本寺，訪大行禪師。禪師見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做了上色徒弟。不數年，大行禪師圓寂，本寺僧眾立他做住持，每日打坐參禪。那第二個喚做明悟禪師，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闊口方，眉清目秀，丰彩精神，身長七尺，貌類羅漢，本貫河南太原府人氏。俗姓王，自幼聰明，筆走龍蛇，參禪訪道，出家在本處沙陀寺，法名明悟。后亦云游至寧海軍，到淨慈寺來訪五戒禪師。禪師見他聰明了得，就留于本寺做師弟。二人如一母所生，且是好。但遇著說法，二人同升法座講說佛教，不在話下。忽一日冬盡春初，天道嚴寒，陰云作雪，下了兩日。第三日雪霽天晴，五戒禪師清早在方丈禪椅上坐，耳內遠遠的听得小孩兒啼哭聲。當時便叫身邊一個知心腹的道人喚做清一，分付道：“你可去山門外各處看，有甚事來與我說。”清一道：“長老，落了同日雪，今日方晴，料無甚事。”長老道：“你可快去看了來回話。”清一推托不過，只得走到山門邊，那時天未明，山門也不會開。叫門公開了山門，清一打一看時，吃了一驚，道：“善哉，善哉！”正所謂：日日行方便，時時發道心。但行平等事，不用問前程。當時清一見山門外松樹根雪地上一塊破席，放一個小孩兒在那里，口里道：“苦哉，苦哉！甚人家將這個孩兒丟在此間？不是凍死，便是餓死。”走向前仔細一看，卻是五六個月一個女兒，將一個破衲頭包著，懷內揣著個紙條兒，上寫生年月日時辰。清一口里不說，心下思量：“古人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連忙走回方丈，稟覆長老道：“不知甚人家，將個五七個月女孩兒破衣包著，撇在山門外松樹根頭。這等寒天，又無人來往，怎的做個方便，救他則個！”長老道：“善哉，善哉！清一，難得你善心。你如今抱了回房，早晚把些粥飯與他，喂養長大，把與人家，救他性命，勝做出家人。”當時清一急急出門去，抱了女兒到方丈中回覆長老。長老看道：“清一，你將那紙條兒我看。”清一遞與長老。長老看時，卻寫道：“今年六月十五日午時生，小名紅蓮。”長老分付清一：“好生抱去房里，養到五七歲，把與人家去，也是好事。”清一依言，抱到千佛殿后一帶三間四椽平屋房中，放些火，在火圍內烘他，取些粥喂了。似此日往月來，藏在空房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了。不覺紅蓮已經十歲，清一見他生得清秀，諸事見便，藏匿在房里，出門鎖了，入門關了，且是謹慎。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倏忽這紅蓮女長成一十六歲，這清一如自生的女兒一般看待。雖然女子，卻只打扮如男子衣服鞋襪，頭上頭髮前齊眉，后齊項，一似個小頭陀，且是生得清楚，在房內茶飯針線。清一指望尋個女婿，要他養老

送終。一日時遇六月炎天，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洗了浴，吃了晚粥，徑走到千佛閣後來。清一道：“長老希行。”長老道：“我問你，那年抱的紅蓮，如今在那里？”清一不敢隱匿，引長老到房中，一見吃了一驚，卻似：分開八塊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來。長老一見紅蓮，一時差訕了念頭，邪心遂起，嘻嘻笑道：“清一，你今晚可送紅蓮到我臥房中來，不可有誤。你若依我，我自抬舉你。此事切不可泄漏，只教他做個小頭陀，不要使人識破他是女子。”清一口中應允，心內想道：“欲待不依長老又難，依了長老，今夜去到房中，必坏了女身，千難萬難。”長老見清一應不爽利，便道：“清一，你鎖了房門跟我到房里去。”清一跟了長老徑到房中，長老去衣箱里取出十兩銀子，把與清一道：“你且將這些去用，我明日與你討道度牒，剃你做徒弟，你心下如何？”清一道：“多謝長老抬舉。”只得收了銀子，別了長老，回到房中，低低說與紅蓮道：“我兒，卻才來的，是本寺長老他見你，心中喜愛。你今等夜靜，我送你去伏事長老。你可小心仔細，不可有誤。”紅蓮見父親如此說，便應允了。到晚，兩個吃了晚飯。約莫二更天氣，清一領了紅蓮徑到長老房中，門窗無些阻當。原來長老有兩個行者在身邊伏事，當晚分付：“我要出外閒走乘涼，門窗且未要關。”因此無阻。長老自在房中等清一送紅蓮來。候至二更，只見清一送小頭陀來房中。長老接入房內，分付清一：“你到明日此時來領他回房去。”清一自回房中去了。且說長老關了房門，滅了琉璃燈，攬住紅蓮手，一將將到床前，教紅蓮脫了衣服，長老向前一摟，摟在懷中，抱上床去。當日長老與紅蓮云收雨散，卻好五更，天色將明。長老思量一計，怎生藏他在房中。房中有口大衣廚，長老開了鎖，將廚內物件都收拾了，卻教紅蓮坐在廚中，分付道：“飯食我自將來與你吃，可放心寧耐則個”紅蓮是女孩兒家，初被長老淫幻，心中也喜，躲在衣廚內，把鎖鎖了。少間，長老上殿誦經畢，入房，閉了房門，將廚開了鎖，放出紅蓮，把飲食與他吃了，又放些果子在廚內，依先鎖了。至晚，清一來房中領紅蓮回房去了。卻說明悟禪師當夜在禪椅上入定回來，慧眼已知五戒禪師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了紅蓮，把多年清行付之東流。“我今勸省他不可如此。”也不說出。至次日，正是六月盡，門外撇骨池內，紅白蓮花盛開。明悟長老令行者采一朵白蓮花，將回自己房中，取一花瓶插了，教道人備杯清茶在房中。卻教行者去請五戒禪師：“我與他賞蓮花，吟詩談話則個。”不多時，行者請到五戒禪師。兩個長老坐下，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蓮花盛開，對此美景，折一朵在瓶中，特請師兄吟詩清話。”五戒道：“多蒙清愛。”行者捧茶至，茶罷，明悟禪師道：“行者，取文房四寶來。”行者取至面前，五戒道：“將何物為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為題。”五戒捻起筆來，便寫四句詩道：一枝菡萏瓣初張，相伴葵榴花正芳。似火石榴雖可愛，爭如翠蓋芰荷香？五戒詩罷，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僧豈得無語乎？”落筆便寫四句詩曰：春來桃杏盡舒張，萬蕊千花斗艷芳。夏賞芰荷真可愛，紅蓮爭似白蓮香？明悟長老依韻詩罷，呵呵大笑。五戒听了此言，心中一時解悟，面皮紅一回，青一回，便轉身辭回臥房，對行者道：“快與我燒桶湯來洗裕”行者連忙燒湯與長老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服，取張禪椅到房中，將筆在手，拂開一張素紙，便寫八句《辭世頌》曰：吾年四十七，萬法本歸一。只為念頭差，今朝去得急。傳與悟和尚，何勞苦相逼？幻身如雷電，依舊蒼天碧。寫罷《辭世頌》，教焚一爐香在面前，長老上禪椅上，左腳壓右腳，右腳壓左腳，合掌坐化。行者忙去報與明悟禪師。禪師听得大驚，走到房中看時，見五戒師兄已自坐化去了。看了面前《辭世頌》，道：“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著。你如今雖得個男子身，長成不信佛、法、僧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后世卻墮落苦海，不得皈依佛道，深可痛哉！真可惜哉！你道你走得快，我趕你不著不信！”當

時也教道人燒湯洗浴，換了衣服，到方丈中，上禪椅跏趺而坐，分付徒眾道：“我今去趕五戒和尚，汝等可將兩個龕子盛了，放三日一同焚化。”囑罷圓寂而去。眾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城內城外听得本寺兩個禪師同日坐化，各皆驚訝。來燒香禮拜布施者，人山人海，男子婦人不計其數。曠了三日，抬去金牛寺焚化，拾骨撇了。這清一遂浼人說議親事，將紅蓮女嫁與一個做扇子的劉待詔為妻，養了清一在家，過了下半世，不在話下。且說明悟一靈真性，直趕至四川眉州眉山縣城中，五戒已自托生在一個人家。這個人家姓蘇名洵，字明允，號老泉居士，詩禮之人。院君王氏，夜夢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吃了一驚，明旦分娩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父母皆喜。三朝滿月，百日一周，不在話下。卻說明悟一靈也托生在本處，姓謝名原，字道清。妻章氏，亦夢一羅漢，手持一印來家抄化。因惊醒，遂生一子。年長，取名謝瑞卿。自幼不吃葷酒，一心只愛出家。父母是世宦之家，怎么肯？勉強送他學堂攻書，資性聰明，過目不忘，吟詩作賦，無不出人頭地。喜看的是諸經內典，一覽輒能解會。隨你高僧講論，都不如他。可惜一肚子學問，不屑應舉求官，但說著功名之事，笑而不答。這也不在話下。卻說蘇老泉的孩兒年長七歲，教他讀書寫字，十分聰明，目視五行書。行至十歲來，五經三史，無所不通，取名蘇軾，字子瞻。此人文章冠世，舉筆珠璣，從幼與謝瑞卿同窗相厚，只是志趣不同。那東坡志在功名，偏不信佛法，最惱的是和尚，常言：“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我若一朝管了軍民，定要滅了這和尚們方遂吾愿。”見謝瑞卿不用葷酒，便大笑道：“酒肉乃養生之物，依你不殺生。不吃肉，羊、豕，雞、鵝，填街塞巷，人也沒處安身了。況酒是米做的，又不害性命，吃些何傷？”每常二人相會，瑞卿便勸子瞻學佛，子瞻便勸瑞卿做官。瑞卿道：“你那做官，是不了之事，不如學佛三生結果。”子瞻道：“你那學佛，是無影之談，不如做官實在事業。”終日議論，各不相勝。仁宗天子嘉祐改元，子瞻往東京應舉，要拉謝瑞卿同去，瑞卿不從。子瞻一舉成名，御筆除翰林學士，錦衣玉食，前呼后擁，富貴非常。思念：“窗友謝瑞卿不肯出仕，吾今接他到東京，他見我如此富貴，必然動了功名之念。”于是修書一封，差人到眉山縣接謝瑞卿到來。謝瑞卿也恐怕子瞻一旦富貴，果然誘佛滅僧，也要勸化他回心改念，遂隨著差人到東京，與子瞻相見。兩人終日談論，依舊各執己見，不相上下。你說事有湊巧，物有偶然。適值東京大旱，赤地千里。仁宗天子降旨，特于內庭修建七日黃羅大醮，為萬民祈雨。仁宗一日親自行香二次，百官皆素服奔走執事。翰林官專管撰青詞，子瞻奉旨修撰，要拉瑞卿同去，共觀勝會。瑞卿心中卻不愿行。子瞻道：“你平昔最喜佛事，今日朝廷請下三十六處名僧，建下祈場誦經設醮，你不去隨喜卻不挫過？”瑞卿道：“朝廷設醮，雖然儀文好看，都是套數，那有什么高僧談經說法，使人傾听？”看起來也是子瞻法緣該到，自然生出機會來。當日子瞻定要瑞卿作伴同往，瑞卿拗他不過，只得從命。二人到了佛場，子瞻隨班效勞。瑞卿打扮個道人模樣，往來觀看法事。忽然仁宗天子駕到，眾官迎入，在佛前拈香下拜。瑞卿上前一步偷看聖容，被仁宗龍目觀見。瑞卿生得面方耳大，丰儀出眾。仁宗金口玉言，問道：“這漢子何人？”蘇軾一時著了忙，使個急智，跪下奏道：“此乃大相國寺新來一個道人，為他深通經典，在此供香火之役。”仁宗道：“好個相貌，既然深通經典，賜你度牒一道，欽度為僧。”謝瑞卿自小便要出家做和尚，恰好聖旨分付，正中其意，當下謝恩已畢，奏道：“既蒙聖恩剃度，愿求御定法名。”仁宗天子問禮部取一道度牒，御筆判定“佛穎”二字。瑞卿領了度牒，重又叩謝。候聖駕退了，瑞卿就于釀壇佛前祝發，自此只叫佛印，不叫謝瑞卿了。那大相國寺眾僧，見佛印參透佛法，又且聖旨剃度，蘇學士的鄉親好友，誰敢怠慢？都稱他做“禪

師”，不在話下。且說蘇子瞻特地接謝瑞卿來東京，指望勸他出仕，誰知帶他到醮壇行走，累他落發改為僧，心上好不過意。謝瑞卿向來勸子瞻信心學佛，子瞻不從，今日到是子瞻作成他落發，豈非天數，前緣注定？那佛印雖然心愛出家，故意埋怨子瞻許多言語，子瞻惶恐無任，只是謝罪，再不敢說做和尚的半個字儿不好。任憑佛印談經說法，只得悉心听受；若不听受時，佛印就發惱起來。听了多遍，漸漸相習，也覺佛經講得有理，不似向來水火不投的光景了。朔望日，佛印定要子瞻到相國寺中禮佛奉齋，子瞻只得依他。又子瞻素愛佛印談論，日常無事，便到寺中与佛印閒講，或分韻吟詩。佛印不動葷酒，子瞻也隨著吃素，把個毀僧謗佛的蘇學士，變做了護法敬僧的蘇子瞻了。佛印乘机又勸子瞻棄官修行。子瞻道：“待我宦成名就，筑室寺東，與師同隱。”因此別號東坡居士，人都稱為蘇東坡。那蘇東坡在翰林數年，到神宗皇帝熙寧改元，差他知貢舉，出策題內譏誚了當朝宰相王安石。安石在天子面前謫他恃才輕薄，不宜在史館，遂出為杭州通判。與佛印相別，自去杭州赴任。一日在府中間坐，忽見門吏報說：“有一和尚說是本處靈隱寺住持，要見學士相公。”東坡教門吏出問：“何事要見相公？”佛印見問，于門吏處借紙筆墨來，便寫四字送入府去。東坡看其四字：“詩僧謁見。”東坡取筆來批一筆云：“詩僧焉敢謁王侯？”教門吏把與和尚，和尚又寫四句詩道：大海尚容蛟龍隱，高山也許鳳皇游。笑卻小人無度量，詩僧焉敢謁王侯！東坡見此詩，方才認出字跡，驚訝道：“他為何也到此處？快請相見。”你道那和尚是誰？正是佛印禪師。因為蘇學士謫官杭州，他辭下大相國寺，行腳到杭州靈隱寺住持，又與東坡朝夕往來。後來東坡自杭州遷任徐州，又自徐州遷任湖州，佛印到處相隨。神宗天子元豐二年，東坡在湖州做知府，偶感觸時事，做了几首詩，詩中未免含著譏諷立意。御史李定、王珪等交章劾奏蘇軾誹謗朝政。天子震怒，遣校尉拿蘇軾來京，下御史台獄，就命李定勘問。李定是王安石門生，正是蘇家對頭，坐他大逆不道，問成死罪。東坡在獄中思想著：“甚來由，讀書做官，今日為几句詩上便喪了性命？”乃吟詩一首自歎，詩曰：人家生子愿聰明，我為聰明喪了生。但愿養儿皆愚魯，無災無禍到公卿。吟罷，淒然淚下，想道：“我今日所處之地，分明似雞鴨到了庖人手里，有死無活。想雞鴨得何罪，時常烹宰他來吃？只為他不會說話，有屈莫伸。今日我蘇軾枉了能言快語，又向那處伸冤？豈不苦哉！記得佛印時常勸我戒殺持齋，又勸我棄官修行，今日看來，他的說話句句都是，悔不從其言也！”歎聲未絕，忽听得數珠索落一聲，念句“阿彌陀佛”。東坡大驚，睜眼看時，乃是佛印禪師。東坡忘其身在獄中，急起身迎接，問道：“師兄何來？”佛印道：“南山淨慈孝光禪寺，紅蓮花盛開，同學士去玩賞。”東坡不覺相隨而行，到于孝光禪寺。進了山門，一路僧房曲折，分明是熟游之地。法堂中擺設鐘磬經典之類，件件認得，好似自家家里一般，心下好生驚怪。寺前寺后走了一回，并不見有蓮花，乃問佛印禪師道：“紅蓮在那里？”佛印向后一指道：“這不是紅蓮來也？”東坡回頭看時，只見一個少年女子，從千佛殿后冉冉而來，走到面前，深深道個萬福。東坡看那女子，如舊日相識。那女子向袖中摸出花箋一幅，求學士題詩。佛印早取到筆硯，東坡遂信手寫出四句，道是：四十七年一念錯，貪卻紅蓮甘墮卻。孝光禪寺曉鐘鳴，這回抱定如來腳。那女子看了詩，扯得粉碎，一把抱定東坡，說道：“學士休得忘恩負義！”東坡正沒奈何，卻得佛印劈手拍開，驚出一身冷汗。醒將轉來，乃是南柯一夢，獄中更鼓正打五更。東坡尋思，此夢非常，四句詩一字不忘，正不知甚么緣故。忽听得遠遠曉鐘聲響，心中頓然開悟：“分明前世在孝光寺出家，為色欲墮落，今生受此苦楚。若得佛力覆庇，重見天日，當一心護法，學佛修行。”少頃天明，只見獄官進來稱賀，說聖旨赦學士之罪，貶為黃州團

練副使。東坡得赦，才出獄門，只見佛印禪師在于門首，上前問訊道：“學士無恙？貧僧相候久矣！”原來被逮之日，佛印也離了湖州，重來東京大相國寺住持，看取東坡下落。聞他問成死罪，各處與他分訴求救，卻得吳充、王安禮兩個正人，在天子面前竭力保奏。太皇太后曹氏，自仁宗朝便聞蘇軾才名，今日也在宮中勸解。天子回心轉意，方有這道赦書。東坡見了佛印，分明是再世相逢，倍加歡喜。東坡到五鳳樓下謝恩過了，便來大相國寺尋佛印說其夜來之夢。說到中間，佛印道：“住了，貧僧昨夜亦夢如此。”也將所夢說出后一段，與東坡夢中無二，二人互相歎異。次日，聖旨下，蘇軾謫守黃州。東坡與佛印相約且不上任，迂路先到寧海軍錢塘門外來訪孝光禪寺。比及到時，路徑門戶，一如夢中熟識。訪問僧眾，備言五戒私污紅蓮之事。那五戒臨化去時所寫《辭世頌》，寺僧兀自藏著。東坡索來看了，與自己夢中所題四句詩相合，方知佛法輪回并非誑語，佛印乃明悟轉生無疑。此時東坡便要削發披緇，跟隨佛印出家。佛印到不允從，說道：“學士宦緣未斷，二十年後，方能脫離塵俗。但愿堅持道心，休得改變。”東坡听了佛印言論，復來黃州上任。自此不殺生，不多飲酒，渾身內外皆穿布衣，每日看經禮佛。在黃州三年，佛印仍朝夕相隨，無日不會。哲宗皇帝元祐改元，取東坡回京，升做翰林學士，經筵講官。不數年，升做禮部尚書，端明殿大學士。佛印又在大相國寺相依，往來不絕。到紹聖年間，章惇做了宰相，復行王安石之政，將東坡貶出定州安置。東坡到相國寺相辭佛印，佛印道：“學士宿業未除，合有几番勞苦。”東坡問道：“何時得脫？”佛印說出八個字來，道是：逢永而返，逢玉而終。又道：“學士牢記此八字者！學士今番跋涉忒大，貧僧不得相隨，只在東京等候。”東坡怏怏而別。到定州未及半年，再貶英州；不多時，又貶惠州安置；在惠州年余，又徙儋州；又自儋州移廉州；自廉州移永州；蹤跡無定，方悟佛影跋涉忒大”之語。在永州不多時，赦書又到，召還提舉玉局觀。想著：“‘逢永而返’，此句已應了；‘逢玉而終’，此乃我終身結局矣。”乃急急登程重到東京，再與佛印禪師相會。佛印道：“貧僧久欲回家，只等學士同行。”東坡此時大通佛理，便曉得了。當夜兩個在相國寺一同沐浴了畢，講論到五更，分別而去。這里佛印在相國寺圓寂，東坡回到寓中亦無疾而逝。至道君皇帝時，有方士道：“東坡已作大羅仙。虧了佛印相隨一生，所以不致墮落。佛印是古佛出世。”這兩世相逢，古今罕有，至今流傳做話本。有詩為證：禪宗法教豈非凡，佛祖流傳在世間。鐵樹開花千載易，墜落阿鼻要出難。

第三十一卷 鬧陰司司馬貌斷獄

扰扰勞生，待足何時是足？据見定、隨家丰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番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碌。誰不愿，黃金屋？誰不愿，千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机閒計較，儿孫自有儿孫福。又何須、采藥訪蓬萊？但寡飲。這篇詞，名《滿江紅》，是晦庵和尚所作，勸人樂天知命之意。凡人万事莫逃乎命，假如命中所有，自然不求而至；若命里没有，枉自勞神，只索罷休。你又不是司馬重湘秀才，難道與閻羅王尋鬧不成？說話的，就是司馬重湘，怎地與閻羅王尋鬧？畢竟那個理長，那個理短？請看下回便見。詩曰：世間屈事万千千，飲覓長梯問老天。休怪老天公道少，生生世世宿因緣。話說東漢靈帝時，蜀郡益州有一秀才，復姓司馬，名貌，表字重湘。資性聰明，一目十行俱下。八歲縱筆成文，本郡舉他應神童，起送至京。因出言不遜，沖突了試官，打落下去。及年長，深悔輕薄之非，更修端謹之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雙親死，廬墓六年，人稱其孝。鄉里中屢次舉他孝

廉、有道及博學宏詞，都為有勢力者奪去，悵悵不得志。自光和元年，靈帝始開西邸，賣官鬻爵，視官職尊卑，入錢多少，各有定價，欲為三公者，價千萬；欲為卿者，價五百万。崔烈討了傅母的人情，入錢五百万，得為司徒。后受職謝恩之日，靈帝頓足懊悔道：“好個官，可惜賤賣了。若小小作難，千万必可得也。”又置鴻都門學，敕州、郡、三公，舉用富家郎為諸生。若入得錢多者，出為刺史，入為尚書，士君子恥與其列。司馬重湘家貧，因此無人提挈，淹滯至五十歲，空負一腔才學，不得出身，屈埋于眾之人中，心中怏怏不平。乃因酒醉，取文房四寶，且吟且寫，遂成《怨詞》一篇，詞曰：天生我才兮，豈無用之？豪杰自期兮，奈此數奇。五十不遇兮，困跡蓬囊。紛紛金紫兮，彼何人斯？胸無一物兮，囊有余資。富者乘云兮，貧者墮泥。賢愚顛倒兮，題雄為雌。世運淪夷兮，俾我嶽崎。天道何知兮，將無有私？欲叩末曲兮，悲涕淋漓。寫畢，諷詠再四。余情不盡，又題八句：得失與窮通，前生都注定。問彼注定时，何不判忠佞？善士歎沉埋，凶人得暴橫。我若作閻羅，世事皆更正。不覺天晚，點上燈來，重湘于燈下，將前詩吟哦了數遍，猛然怒起，把詩稿向燈焚了，叫道：“老天，老天！你若還有知，將何言抵對？我司馬貌一生鯁直，並無奸佞，便提我到閻羅殿前，我也理直氣壯，不怕甚的！”說罷，自覺身子困倦，倚卓而臥。只見七八個鬼卒，青面獠牙，一般的三尺多長，從卓底下鑽出，向重湘戲侮了回，說道：“你這秀才，有何才學，輒敢怨天尤地，毀謗陰司！如今我們來拿你去見閻羅王，只教你有口難開。”重湘道：“你閻羅王自不公正，反怪他人謗毀，是何道理！”眾鬼不由分說，一齊上前，或扯手，或扯腳，把重湘拖下坐來，便將黑索子望他頸上套去。重湘大叫一聲，醒將轉來，滿身冷汗。但見短燈一盞，半明半滅，好生淒慘。重湘連打幾個寒噤，自覺身子不快，叫妻房汪氏點盞熱茶來吃。汪氏點茶來，重湘吃了，轉覺神昏體倦，頭重腳輕。汪氏扶他上床。次日昏迷不醒，叫喚也不答應，正不知什麼病症。捱至黃昏，口中無氣，直挺挺的死了。汪氏大哭一場，見他手腳尚軟，心頭還有些微熱，不敢移動他，只守在他頭邊，哭天哭地。話分兩頭。原來重湘寫了《怨詞》，焚于燈下，被夜游神體察，奏知玉帝。玉帝見了大怒，道：“世人爵祿深沉，關係氣運。依你說，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才顯榮，無才者黜落；天下世世太平，江山也永不更變了。豈有此理！小儒見識不廣，反說天道有私。速宜治罪，以儆妄言之輩。”時有太白金星啓奏道：“司馬貌雖然出言無忌，但此人因才高運蹇，抑郁不平，致有此論。若據福善禍淫的常理，他所言未為無當，可諒情而恕之。”玉帝道：“他欲作閻羅，把世事更正，甚是狂妄。閻羅豈凡夫可做？陰司案牘如山，十殿閻君，食不暇給。偏他有甚本事，一一更正來？”金星又奏道：“司馬貌口出大言，必有大才。若論陰司，果有不平之事。凡百年滯獄，未經判斷的，往往地獄中怨氣上沖天庭。以臣愚見，不若押司馬貌到陰司，權替閻羅王半日之位，凡陰司有冤枉事情，著他剖斷。若斷得公明，將功恕罪；倘若不公不明，即時行罰，他心始服也。”玉帝准奏。即差金星奉旨，到陰司森羅殿，命閻君即勾司馬貌到來，權借王位而坐。只限一晚六個時辰，容他放告理獄。若斷得公明，來生注他極富極貴，以酬其今生抑郁之苦；倘無才判問，把他打落酆都地獄，永不得轉人身。閻君得旨，便差無常小鬼，將重湘勾到地府。重湘見了小鬼，全然無懼，隨之而行。到森羅殿前，小鬼喝教下跪。重湘問道：“上面坐者何人？我去跪他！”小鬼道：“此乃閻羅天子。”重湘聞說，心中大喜，叫道：“閻君，閻君，我司馬貌久欲見你，吐露胸中不平之氣，今日幸得相遇。你貴居王位，有左右判官，又有千万鬼卒，牛頭、馬面，幫扶者甚眾。我司馬貌只是個窮秀才，孑然一身，生死出你之手。你休得把勢力相壓，須是平心論

理，理勝者為強。”閻君道：“寡人忝為陰司之主，凡事皆依天道而行，你有何德能，便要代我之位？所更正者何事？”重湘道：“閻君，你說奉天行道，天道以愛人為心，以勸善懲惡為公。如今世人有等慳吝的，偏教他財積如山；有等肯做好事，偏教他手中空乏；有等刻薄害人的，偏教他處富貴之位，得肆其惡；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偏教他吃虧受辱，不遂其愿。作善者常被作惡者欺瞞，有才者反為無才者凌壓。有冤無訴，有屈無伸，皆由你閻君判斷不公之故。即如我司馬貌，一生苦志讀書，力行孝弟，有甚不合天心處，卻教我終身蹭蹬，屈于庸流之下？似此顛倒賢愚，要你閻君何用？若讓我司馬貌坐于森羅殿上，怎得有此不平之事？”閻君笑道：“天道報應，或遲或早，若明若暗；或食報于前生，或留報于后代。假如富人慳吝，其富乃前生行苦所致；今生慳吝，不種福田，來生必受餓鬼之報矣。貧人亦由前生作業，或橫用非財，受享太過，以致今生窮苦；若隨緣作善，來生依然丰衣足食。由此而推，刻薄者雖今生富貴，難免墮落；忠厚者雖暫時虧辱，定注顯達。此乃一定之理，又何疑焉？人見目前，天見久遠。人每不能測天，致汝紛紜議論，皆由淺見薄識之故也。”重湘道：“既說陰司報應不爽，陰間豈無冤鬼？你敢取從前案卷，與我一一稽查么？若果事事公平，人人信服，我司馬貌甘服妄言之罪。”閻君道：“上帝有旨，將閻羅王位權借你六個時辰，容放告理獄。若斷得公明，還你來生之富貴；倘無才判問，永墮酆都地獄，不得人身。”重湘道：“玉帝果有此旨，是吾之愿也。”當下閻君在御座起身，喚重湘入后殿，戴平天冠，穿蟒衣，束玉帶，裝扮出閻羅天子氣象。鬼卒打起升堂鼓，報道：“新閻君升殿！”善惡諸司，六曹法吏，判官小鬼，齊齊整整，分立兩邊。重湘手執玉簡，昂然而出，升于法座。諸司吏卒，參拜已畢，稟問要抬出放告牌。重湘想道：“五岳四海，多少生靈？上帝只限我六個時辰管事，倘然判問不結，只道我無才了，取罪不便。”心生一計，便教判官分付：“寡人奉帝旨管事，只六個時辰，不及放告。你可取從前案卷來查，若有天大疑難事情，累百年不決者，寡人判斷几件，與你陰司問事的做個榜樣。”判官稟道：“只有漢初四宗文卷，至今三百五十余年，未曾斷結，乞我王拘審。”重湘道：“取卷上來看。”判官捧卷呈上，重湘揭開看時：

一宗屈殺忠臣事。原告：韓信、彭越、英布 被告：劉邦、呂氏。

一宗恩將仇報事。原告：丁公。被告：劉邦。

一宗專權奪位事。原告：戚氏。被告：呂氏。

一宗乘危逼命事。原告：項羽。被告：王翳、楊喜、夏廣、呂馬童、呂勝、楊武。

重湘覽畢，呵呵大笑道：“恁樣大事，如何反不問決？你們六曹吏司，都該究罪。這都是向來閻君因循擔閣之故，寡人今夜都與你判斷明白。”隨叫直日鬼吏，照單開四宗文卷原被告姓名，一齊喚到，挨次听審。那時振動了地府，鬧遍了陰司。有詩為證：每逢疑獄便因循，地府陽間事體均。今日重湘新气象，千年怨氣一朝伸。鬼吏稟道：“人犯已拘齊了，請爺發落。”重湘道：“帶第一起上來。”判官高聲叫道：“第一起犯人听點！”原、被共五名，逐一點過，答應：原告：韓信有，彭越有，英布有。被告：劉邦有，呂氏有。重湘先喚韓信上來，問道：“你先事項羽，位不過郎中，言不听，計不從；一遇漢祖，筑壇拜將，捧轂推輪，后封王爵以酬其功。如何又起謀叛之心，自取罪戮，今日反告其主！”韓信道：“閻君在上，韓信一一告訴。某受漢王筑壇拜將之恩，

使盡心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与漢王定了三秦；又救漢皇于滎陽，虜魏王豹，破代兵，禽趙王歇；北定燕，東定齊，下七十余城；南敗楚兵二十万，殺了名將龍且；九里山排下十面埋伏，殺盡楚兵；又遣大將，逼死項王于烏江渡口。造下十大功勞，指望子子孫孫世享富貴。誰知漢祖得了天下，不念前功，將某貶爵。呂后又与蕭何定計，哄某長樂宮，不由分說，叫武士縛某斬之；誣以反叛，夷某三族。某自思無罪，受此慘禍，今三百五十余年，銜冤未報，伏乞閻君明斷。”重湘道：“你既為元帥，有勇無謀，豈無商量幫助之人？被人哄誘，如縛小兒，今日卻怨誰來？”韓信道：“曾有一個軍師，姓蒯，名通，奈何有始無終，半途而去。”重湘叫鬼吏，快拘蒯通來審。霎時間，蒯通喚到。重湘道：“韓信說你有始無終，半途而逃，不盡軍師之職，是何道理？”蒯通道：“非我有始無終，是韓信不聽忠言，以致于此。當初韓信破走了齊王田廣，是我進表洛陽，与他討個假王名號，以鎮齊人之心。漢王罵道：‘胯下夫，楚尚未滅，便想王位！’其時張子房在背后，輕輕躡漢皇之足，附耳低言：‘用人之際，休得為小失大。’漢皇便改口道：‘大丈夫要便為真王，何用假也？’乃命某繼印封信為三齊王。某察漢王，終有疑信之心，后來必定負信，勸他反漢，与楚連和，三分天下，以觀其變。韓信道：‘筑壇拜將之時，曾設下大誓：漢不負信，信不負漢。今日我豈可失信于漢皇？’某反复陳說利害，只是不從，反怪某教唆謀叛。某那時懼罪，假裝風魔，逃回田里。后來助漢滅楚，果有長樂宮之禍，悔之晚矣。”重湘問韓信道：“你當初不聽蒯通之言，是何主意？”韓信道：“有一算命先生許復，算我有七十二歲之壽，功名善終，所以不忍背漢。誰知夭亡，只有三十二歲。”重湘叫鬼吏，再拘許復來審問，道：“韓信只有三十二歲，你如何許他七十二歲？你做術士的，妄言禍福，只圖哄人錢鈔，不顧誤人終身，可恨，可恨！”許復道：“閻君听稟：常言‘人有可延之壽，亦有可折之壽’，所以星家偏有壽命難定。韓信應該七十二歲，是据理推算。何期他殺机太深，虧損陰鷲，以致短折。非某推算無准也。”重湘問道：“他那几處陰鷲虧損？可一一說來。”許復道：“當初韓信棄楚歸漢時，迷蹤失路，虧遇兩個樵夫，指引他一條徑路，住南鄭而走。韓信恐楚王遣人來追，被樵夫走漏消息，拔劍回步，將兩個樵夫都殺了。雖然樵夫不打緊，卻是有恩之人。天條負恩忘義，其罰最重。詩曰：亡命心如箭离弦，迷津指引始能前。有恩不報翻加害，折墮青春一十年。”重湘道：“還有三十年呢？”許復道：“蕭何丞相三荐韓信，漢皇欲重其權，筑了三丈高壇，教韓信上坐，漢皇手捧金印，拜為大將，韓信安然受之。詩曰：大將登壇闕外專，一聲軍令賽皇宣。微臣受卻君皇拜，又折青春一十年。”重湘道：“臣受君拜，果然折福。還有二十年呢？”許復道：“辯士酈生，說齊王田廣降漢。田廣听了，日日与酈生飲酒為樂。韓信乘其無備，襲擊破之。田廣只道酈生賣己，烹殺酈生。韓信得了大功勞，辜負了齊王降漢之意，掩奪了酈生下齊之功。詩曰：說下三齊功在先，乘机掩擊勢無前。奪他功績傷他命，又折青春一十年。”重湘道：“這也說得有理。還有十年？”許復道：“又有折壽之處。漢兵追項王于固陵，其時楚兵多，漢兵少，又項王有拔山舉鼎之力，寡不敵眾，弱不敵強。韓信九里山排下絕机陣，十面埋伏，殺盡楚兵百万，戰將千員，逼得項王匹馬單槍，逃至烏江口，自刎而亡。詩曰：九里山前怨气纏，雄兵百万命難延。陰謀多殺傷天理，共折青春四十年。”韓信听罷許復之言，無言可答。重湘問道：“韓信，你還有辯么？”韓信道：“當初是蕭何荐某為將，后來又是蕭何設計，哄某入長樂宮害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某心上至今不平。”重湘道：“也罷，一發喚蕭何來与你審個明白。”少頃，蕭何當面，重湘問道：“蕭何，你如何反复無常，又荐他，又害他？”蕭何答道：“有個緣故。當初韓信怀才未遇，漢皇缺少大將，兩得其

便。誰知漢皇心變，忌韓信了得。后因陳豨造反，御駕親征，臨行時，囑付娘娘，用心防范。漢皇行后，娘娘有旨，宣某商議，說韓信謀反，欲行誅戮。某奏道：‘韓信是第一個功臣，謀反未露，臣不敢奉命。’娘娘大怒道：‘卿與韓信敢是同謀么？卿若沒誅韓信之計，待聖駕回時，一同治罪。’其時某懼怕娘娘威令，只得畫下計策，假說陳豨已破滅了，賺韓信入宮稱賀，喝教武士拿下斬訖。某并無害信之心。”重湘道：“韓信之死，看來都是劉邦之過。”分付判官，將眾人詞錄出。“審得漢家天下，大半皆韓信之力；功高不賞，千古無此冤苦。轉世報冤明矣。”立案且退一邊。再喚大梁王彭越听審：“你有何罪，呂氏殺你？”彭越道：“某有功無罪。只為高祖征邊去了，呂后素性淫亂，問太監道：‘漢家臣子，誰人美貌？’太監奏道：‘只有陳平美貌。’娘娘道：‘陳平在那里？’太監道：‘隨駕出征。’呂后道：‘還有誰來？’太監道：‘大梁王彭越，英雄美貌。’呂后听说，即發密旨，宣大梁王入朝。某到金鑾殿前，不見娘娘。太監道：‘娘娘有旨，宣入長信宮議机密事。’某進得宮時，宮門落鎖。只見呂后降階相迎，邀某入宮賜宴。三杯酒罷，呂后淫心頓起，要与某講枕席之歡。某懼怕禮法，執意不從。呂后大怒，喝教銅錐亂下打死，煮肉作醬，梟首懸街，不許收葬。漢皇歸來，只說某謀反，好不冤枉！”呂后在傍听得，叫起屈來，哭告道：“閻君，休听彭越一面之詞，世間只有男戲女，那有女戲男？那時妾喚彭越入宮議事，彭越見妾宮中富貴，輒起調戲之心。臣戲君妻，理該處斬。”彭越道：“呂后在楚軍中，慣與審食其私通。我彭越一生剛直，那有淫邪之念！”重湘道：“彭越所言是真，呂氏是假飾之詞，不必多言。審得彭越，乃大功臣，正直不淫，忠節無比，來生仍作忠正之士，與韓信一同報仇。”存案。再喚九江王英布听審。英布上前訴道：“某與韓信、彭越三人，同動一德。漢家江山，都是我三人掙下的，并無半點叛心。一日某在江邊玩賞，忽傳天使到來，呂娘娘認旨，賜某肉醬一瓶。某謝恩已畢，正席嘗之，覺其味美。偶吃出人指一個，心中疑惑，盤問來使，只推不知。某當時發怒，將來使拷打，說出真情，乃大梁王彭越之肉也。某聞言凄慘，便把手指插入喉中，向江中吐出肉來，變成小小螃蟹。至今江中有此一种，名為‘螯刑’，乃怨氣所化。某其時無處泄怒，即將使臣斬訖。呂后知道，差人將三般朝典，寶劍、藥酒、紅羅三尺，取某首級回朝。某屈死無申，伏望閻君明斷。”重湘道：“三賢果是死得可怜，寡人做主，把漢家天下三分與你三人，各掌一國，報你生前汗馬功勞，不許再言。”畫招而去。第一起人犯權時退下，喚第二起听審。第二起恩將仇報事原告：丁公有。被告：劉邦有。丁公訴道：“某在戰場上圍住漢皇，漢皇許我平分天下，因此開放。何期立帝之后，反加殺害。某心中不甘，求閻爺作主。”重湘道：“劉邦怎么说？”漢皇道：“丁公為項羽愛將，見仇不取，有背主之心，朕故誅之。為后人為臣不忠者之戒，非枉殺無辜也。”丁公辨道：“你說我不忠，那紀信在滎陽替死，是忠臣了，你卻無一爵之贈，可見你忘恩無義。那項伯是項羽親族，鴻門宴上，通同樊噲，拔劍救你，是第一不忠于項氏，如何不加殺戮，反得賜姓封侯？還有個雍齒，也是項家愛將，你平日最怒者，后封為什方侯。偏與我做冤家，是何意故？”漢皇頓口無言。重湘道：“此事我已有處分了，可喚項伯、雍齒與丁公做一起，听候發落。暫且退下。”再帶第三起上來。第三起專權奪位事，原告：戚氏有。被告：呂氏有。重湘道：“戚氏，那呂氏是正宮，你不過是寵妃，天下應該歸于呂氏之子。你如何告他專權奪位，此何背理？”戚氏訴道：“昔日漢皇在睢水大戰，被丁公、雍齒趕得無路可逃，單騎走到我戚家庄，吾父藏之。其時妾在房鼓瑟，漢皇聞而求見，悅妾之貌，要妾衾枕，妾意不從。漢皇道：‘若如我意時，后来得了天下，將你所生之子立為太子。’扯下戰袍一幅，與妾為記，奴家方才依允。后生一子，因名如意。漢皇原許万

歲之后傳位如意為君，因滿朝大臣都懼怕呂后，其事不行。未几漢皇駕崩，呂后自立己子，封如意為趙王，妾母子不敢爭。誰知呂后心猶不足，哄妾母子入宮飲宴，將鴆酒賜與如意，如意九竅流血，登時身死。呂后假推酒辭，只做不知。妾心怀怨恨，又不敢啼哭，斜看了他一看。他說我一雙鳳眼，迷了漢皇，即叫宮娥，將金針刺瞎雙眼。又將紅銅熔水，灌入喉中，斷妾四肢，拋于坑廁。妾母子何罪，枉受非刑？至今含冤未報，乞閻爺做主。”說罷，哀哀大哭。重湘道：“你不須傷情，寡人還你個公道，教你母子來生為后為君，團圓到老。”畫招而去。再喚第四起乘危逼命事，人犯到齊，唱名已畢，重湘問項羽道：“滅項與劉，都是韓信，你如何不告他，反告大將？”項羽道：“是我空有重瞳之目，不識英雄，以致韓信棄我而去，實難怪他。我兵敗垓下，潰圍逃命，遇了個田夫，問他左右兩條路，那一條是大路？田夫回言：‘左邊是大路。’某信其言，望左路而走，不期走了死路，被漢兵追及。那田夫乃漢將夏廣，裝成計策。某那時仗生平本事，殺透重圍，來到烏江渡口，遇了故人呂馬童，指望他念故舊之情，放我一路。他同著四將，逼我自刎，分裂支體，各去請功。以此心中不服。”重湘點頭道是。“審得大將原無斗戰之功，止乘項羽兵敗力竭，逼之自刎，襲取封侯，僥幸甚矣。來生當發大將，仍使項羽斬首，以報其怨。”立案訖，且退一邊。喚判官將冊過來，一一與他判斷明白：恩將恩報，仇將仇報，分毫不錯。重湘口里發落，判官在傍用筆填注，何州、何縣、何鄉，姓甚名誰，几時生，几時死，細細開載。將人犯逐一喚過，發去投胎出世：“韓信，你盡忠報國，替漢家奪下大半江山，可惜銜冤而死。發你在樵鄉曹嵩家托生，姓曹，名操，表字孟德。先為漢相，后為魏王，坐鎮許都，享有漢家山河之半。那時威權蓋世，任從你謀報前世之仇。當身不得稱帝，明你無叛漢之心。子受漢禪，追尊你為武帝，償十大功勞也。”又喚過漢祖劉邦發落：“你來生仍投入漢家，立為獻帝，一生被曹操欺侮，膽戰魂驚，坐臥不安，度日如年。因前世君負其臣，來生臣欺其君以相報。”喚呂后發落：“你在伏家投胎，后日仍做獻帝之后，被曹操千磨百難，將紅羅勒死宮中，以報長樂宮殺信之仇。”韓信問道：“蕭何發落何處？”重湘道：“蕭何有恩于你，又有怨于你。”叫蕭何發落：“你在楊家投胎，姓楊，名修，表字德祖。當初沛公入關之時，諸將爭取金帛，偏你只取圖籍，許你來生聰明蓋世，悟性絕人，官為曹操主簿，大俸大祿，以報三荐之恩。不合參破曹操兵機，為操所殺。前生你哄韓信入長樂宮，來生償其命也”。判官寫得明白。又喚九江王英布上來：“發你在江東孫堅家投胎，姓孫，名權，表字仲謀。先為吳王，后為吳帝，坐鎮江東，享一國之富貴。”又喚彭越上來：“你是個正直之人，發你在涿郡樓桑村劉弘家為男，姓劉，名備，字玄德。千人稱仁，萬人稱義。后為蜀帝，撫有蜀中之地，與曹操、孫權三分鼎足。曹氏滅漢，你續漢家之后，乃表女之忠心也”。彭越道：“三分天下，是大亂之時。西蜀一隅之地，怎能敵得吳、魏？”重湘道：“我判幾個人扶助你就是。”乃喚蒯通上來：“你足智多謀，發你在南陽托生，復姓諸葛，名亮，表字孔明，號為臥龍。為劉備軍師，共立江山。”又喚許復上來：“你算韓信七十二歲之壽，只有三十二歲，雖然陰鷲折墮，也是命中該載的。如今發你在襄陽投胎，姓龐，名統，表字士元，號為鳳雛，幫劉備取西川。注定三十二歲，死于落鳳坡之下，與韓信同壽，以為算命不准之報。今后算命之人，胡言哄人，如此折壽，必然警醒了。”彭越道：“軍師雖有，必須良將幫扶。”重湘道：“有了。”喚過樊噲：“發你范陽涿州張家投胎，名飛，字翼德。”又喚項羽上來：“發你在蒲州解良關家投胎，只改姓不改名，姓關，名羽，字云長。你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與劉備桃園結義，共立基業。樊噲不合縱妻呂須幫助呂后為虐，妻罪坐夫。項羽不合殺害秦王子嬰，火燒咸陽，二人都注

定凶死。但樊噲生前忠勇，并無諂媚。項羽不殺太公，不污呂后，不于酒席上暗算人。有此三德，注定來生俱義勇剛直，死而為神。”再喚紀信過來：“你前生盡忠劉家，未得享受一日富貴，發你來生在常山趙家出世，名云，表字子龍，為西蜀名將。當陽長坂百萬軍中救主，大顯威名。壽年八十二，無病而終。”又喚戚氏夫人：“發你在甘家出世，配劉備為正宮。呂氏當初慕彭王美貌，求淫不遂，又妒忌漢皇愛你，今斷你與彭越為夫婦，使他妒不得也。趙王如意，仍與你為子，改名劉禪，小字阿斗。嗣位為后主，安享四十二年之富貴，以償前世之苦。”又喚丁公上來：“你去周家投胎，名瑜，字公瑾。發你孫權手下為將，被孔明氣死，壽止三十五而卒。原你事項羽不了，來生事孫權亦不了也。”再喚項伯、雍齒過來：“項伯背親向疏，貪圖富貴，雍齒受仇人之封爵，你兩人皆項羽之罪人。發你來生一個改名顏良，一個改名文丑，皆為關羽所斬，以泄前世之恨。”項羽問道：“大將如何發落？”重湘發大將于曹操部下，守把關隘。楊喜改名卞喜，王翳改名王植，夏廣改名孔秀，呂勝改名韓福，楊武改名秦琪，呂馬童改名蔡陽。關羽過五關，斬大將，以泄前生烏江逼命之恨。重湘判斷明白已畢，眾人無不心服。重湘又問楚、漢爭天下之時，有兵將屈死不甘者，怀才未盡者，有恩欲報、有怨欲伸者，一齊許他自訴，都發在三國時投胎出世。其刻薄害人，陰謀慘毒，負恩不報者，變作戰馬，與將帥騎坐。如此之類，不可細述。判官一一細注明白，不覺五更雞叫。重湘退殿，卸了冠服，依舊是個秀才。將所斷簿籍，送與閻羅王看了，閻羅王歎服，替他轉呈上界，取旨定奪。玉帝見了，贊道：“三百余年久滯之獄，虧他六個時辰斷明，方見天地無私，果報不爽，真乃天下之奇才也。眾人報冤之事，一一依擬。司馬貌有經天緯地之才，今生屈抑不遇，來生宜賜王侯之位，改名不改姓，仍托生司馬之家，名懿，表字仲達。一生出將入相，傳位子孫，并吞三國，國號日晉。曹操雖系韓信報冤，所斷欺君弑后等事，不可為訓。只怕后人不悟前因，學了歹樣，就教司馬懿欺凌曹氏子孫，一如曹操欺凌獻帝故事，顯其花報，以警后人，勸他為善不為惡。”玉帝頒下御旨。閻王開讀罷，備下筵席，與重湘送行。重湘啓告閻王：“荆妻汪氏，自幼跟隨窮儒，受了一世辛苦，有煩轉乞天恩，來生仍判為夫妻，同享榮華。”閻王依允。那重湘在陰司與閻王作別，這邊床上，忽然翻身，掙開雙眼，見其妻汪氏，兀自坐在頭邊啼哭。司馬貌連叫怪事，便將大鬧陰司之事，細說一遍：“我今已奉帝旨，不敢久延，喜得來生復得與你完聚。”說罷，瞑目而逝。汪氏已知去向，心上到也不苦了，急忙收拾后事。殯殮方畢，汪氏亦死。到三國時，司馬懿夫妻，即重湘夫婦轉生。至今這段奇聞，傳留世間。后人有詩為證：半日閻羅判斷明，冤冤相報氣皆平。勸人莫作虧心事，禍福昭然人自迎。——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詩

自古机深禍亦深，休貪富貴昧良心。檐前滴水毫無錯，報應昭昭自古今。話說宋朝第一個奸臣，姓秦名檜，字會之，江宁人氏。生來有一异相，脚面連指長一尺四寸，在大學時，都喚他做“長脚秀才”。后来登科及第，靖康年間，累官至御史中丞。其時金兵陷汴，徽、欽二帝北遷，秦檜亦陷在虜中，與金酋撻懶郎君相善，對撻懶說道：“若放我南歸，愿為金邦細作。僥幸一朝得志，必當主持和議，使南朝割地稱臣，以報大金之恩。”撻懶奏知金主，金主教四太子兀術與他私立了約誓，然后縱之南還。秦檜同妻王氏，航海奔至臨安行在，只說道殺了金家監守之人，私逃歸宋。高宗皇帝信以為真，因而訪問他北朝之事。秦檜盛稱金家兵強將勇，非南朝所能抵敵。高宗果然懼

怯，求其良策。秦檜奏道：“自石晉臣事夷敵，中原至今喪氣，一時不能振作。靖康之變，宗社几絕，此殆天意，非獨人力也。今行在草創，人心惶惶，而諸將皆握重兵在外，倘一人有變，陛下大事去矣。為今之計，莫若息兵講和，以南北分界，各不侵犯，罷諸將之兵權，陛下高枕而享富貴，生民不致塗炭，豈不美哉！”高宗道：“朕欲講和，只恐金人不肯。”秦檜道：“臣在虜中，頗為金酋所信服。陛下若以此事專委之臣，臣自有道理，保為陛下成此和議，可必萬全不失。”高宗大喜，即拜秦檜為尚書仆射。未几，遂為左丞相。檜乃專主和議，用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凡朝臣諫沮和議者，上疏擊去之。趙鼎、張浚、胡銓、晏敦復、劉大中、尹焞、王居正、吳師古、張九成、喻樗等，皆被貶逐。其時岳飛累敗金兵，殺得兀術四太子奔走無路。兀術情急了，遣心腹王進，蜡丸內藏著書信，送與秦檜。書中寫道：“既要講和，如何邊將卻又用兵？此乃丞相之不信也。必須殺了岳飛，和議可成。”秦檜寫了回書，許以殺飛為信，打發王進去訖。一日發十二道金牌，召岳飛班師。軍中皆憤怒，河南父老百姓，無不痛哭。飛既還，罷為萬壽觀使。秦檜必欲置飛于死地，與心腹張俊商議。訪得飛部下統制王俊與副都統制張憲有隙，將厚賞誘致王俊，教他妄告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權。王俊依言出首，檜將張憲執付大理獄，矯詔遣使召岳飛父子與張憲對理。御史中丞何鑄，鞫審無實，將冤情白知秦檜。檜大怒，罷去何鑄不用，改命萬俟卨。那萬俟卨素與岳飛有隙，遂將無作有，構成其獄，說岳飛、岳云父子與部將張憲、王貴通謀造反。大理寺卿薛仁輔等訟飛之冤；判宗正寺士曠，請以家屬百口，保飛不反；樞密使韓世忠憤不平，親詣檜府爭論，俱各罷斥。獄既成，秦檜獨坐于東窗之下，躊躇此事：“欲待不殺岳飛，恐他阻撓和議，失信金邦，後來朝廷覺悟，罪歸于我；欲待殺之，奈眾人公論有礙。”心中委決不下。其妻長舌夫人王氏適至，問道：“相公有何事遲疑？”秦檜將此事與之商議。王氏向袖中摸出黃柑一只，雙手劈開，將一半奉與丈夫，說道：“此柑一劈兩開，有何難決？豈不聞古語云‘擒虎易縱虎難’乎？”只因這句話，提醒了秦檜，其意遂決。將片紙寫幾個密字封固，送大理寺獄官。是晚就獄中縊死了岳飛。其子岳云與張憲、王貴，皆押赴市曹處斬。金人聞飛之死，無不置酒相賀，從此和議遂定。以淮水中流及唐、鄧二州為界，北朝為大邦，稱伯父；南朝為小邦，稱侄。秦檜加封太師魏國公，又改封益國公，賜第于望仙橋，壯麗比于皇居。其子秦熹，十六歲上狀元及第，除授翰林學士，專領史館。熹生子名墳，襁褓中便注下翰林之職。熹女方生，即封崇國夫人。一時權勢，古今無比。且說崇國夫人六七歲時，愛弄一個獅貓。一日偶然走失，責令臨安府府尹，立限挨訪。府尹曹泳差人遍訪，數日間拿到獅貓數百，帶累貓主吃苦使錢，不可盡述。押送到相府，檢驗都非。乃圖形千百幅，張挂茶坊酒肆，官給賞錢一千貫。此時鬧動了臨安府，亂了一月有余，那貓兒竟無蹤影。相府遣官督責，曹泳心慌，乃將黃金鑄成金貓，重賂奶娘，送與崇國夫人，方才罷手。只這一節，檜賊之威權，大概可知。晚年謀篡大位，為朝中諸舊臣未盡，心懷疑忌，欲興大獄，誣陷趙鼎、張浚、胡銓等五十三家，謀反大逆。吏寫奏牘已成，只待秦檜署名進御。是日，檜適游西湖。正飲酒間，忽見一人披發而至，視之，乃岳飛也。厲聲說道：“汝殘害忠良，殃民誤國，吾已訴聞上帝，來取汝命。”檜大驚，問左右，都說不見。檜因此得病歸府。次日，吏將奏牘送覽。眾人扶檜坐于格天閣下，檜索筆署名，手顫不止，落墨污壞了奏牘。立刻教重換來，又復污壞，究竟寫不得一字。長舌妻王夫人在屏后搖手道：“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上，扶進內室，已昏憤了，一語不能發，遂死。此乃五十三家不該遭在檜賊手中，亦見天理昭然也。有詩為證：忠簡流亡武穆誅，又將善類肆陰圖。格天閣下名難署，始信忠良

有嘿扶。檜死不多時，秦熹亦死。長舌王夫人設醮追荐，方士伏壇奏章，見秦熹在陰府荷鐵枷而立。方士問：“太師何在？”秦熹答道：“在 鄴都。”方士徑至鄴都，見秦檜、万俟卨、王俊披發垢面，各荷鐵枷，眾鬼卒持巨梃驅之而行，其狀甚苦。檜向方士說道：“煩君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方士不知何語，述与王氏知道。王氏心下明白，吃了一惊。果然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因這一惊，王氏亦得病而死。未几，秦墳亦死。不勾數年，秦氏遂衰。后因朝廷開浚運河，畚土堆積府門。有人從望仙橋行走，看見丞相府前，縱橫堆著亂土，題詩一首于牆上，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白發，卻于鄴都貯黃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余泥汙積牆陰。宋朝自秦檜主和，誤了大計，反面事仇，君臣貪于佚樂。元太祖鐵木真起自沙漠，傳至世祖忽必烈，滅金及宋。宋丞相文天祥，號文山，天性忠義，召兵勤王。有志不遂，為元將張弘范所執，百計說他投降不得。至元十九年，斬于燕京之柴市。子道生、佛生、環生，皆先丞相而死。其弟名璧，號文溪，以其子升嗣天祥之后，璧、升父子俱附元貴顯。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元仁宗皇帝皇慶年間，文升仕至集賢閣大學士。話分兩頭。且說元順宗至元初年間，錦城有一秀才，复姓胡母，名迪。為人剛直無私，常說：“我若一朝際會風云，定要扶持善類，驅盡奸邪，使朝政清明，方遂其愿。”何期時運未利，一气走了十科不中。乃隱居威鳳山中，讀書治圃，為養生計。然感憤不平之意，時時發露，不能自禁于怀也。一日，獨酌小軒之中。飲至半酣，啓囊探書而讀，偶得《秦檜東窗傳》，讀未畢，不覺赫然大怒，气涌如山，大罵奸臣不絕。再抽一書觀看，乃《文文山丞相遺藁》，朗誦了一遍，心上愈加不平，拍案大叫道：“如此忠義之人，偏教他殺身絕嗣，皇天，皇天，好没分曉！”悶上心來，再取酒痛飲，至于大醉。磨起墨來，取筆題詩四句于《東窗傳》上，詩云：長脚邪臣長舌妻，忍將忠孝苦誅夷。愚生若得閻羅做，剝此奸雄万劫皮！吟了數遍，撇開一邊。再將文丞相集上，也題四句：只手擎天志已違，帶間遺贊日爭輝。獨怜血胤同時盡，飄泊忠魂何處歸？吟罷，余興未盡，再題四句于后：檜賊奸邪得善終，羨他孫子顯榮同。文山酷死兼無后，天道何曾識佞忠！寫罷擲筆，再吟數過，覺得酒力涌上，和衣就寢。俄見皂衣二吏，至前揖道：“閻君命仆等相邀，君宜速往。”胡母迪正在醉中，不知閻君為誰，答道：“吾与閻君素昧平生，今見召，何也？”皂衣吏笑道：“君到彼自知，不勞詳問。”胡母迪方欲再拒，被二吏挾之而行。离城約行數里，乃荒郊之地，煙雨霏微，如深秋景象。再行數里，望見城郭，居人亦稠密，往來貿易不絕，如市廛之狀。行到城門，見榜額乃“鄴都”二字，迪才省得是陰府。業已至此，無可奈何。既入城，則有殿宇崢嶸，朱門高敞，題曰“曜靈之府”，門外守者甚嚴。皂衣吏令一人為伴，一人先入。少頃复出，招迪曰：“閻君召子。”迪乃隨吏入門，行至殿前，榜曰“森羅殿”。殿上王者，袞衣冕旒，類人間神廟中繪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大人，綠袍皂履，高帕廣帶，各執文簿。階下侍立百余人，有牛頭馬面，長喙朱發，猙獰可畏。胡母迪稽顙于階下，冥王問道：“子即胡母迪耶？”迪應道：“然也。”冥王大怒道：“子為儒流，讀書習禮，何為怨天怒地，謗鬼侮神乎？”胡母迪答道：“迪乃后進之流，早習先圣先賢之道，安貧守分，循理修身，并無怨天尤人之事。”冥王喝道：“你說‘天道何曾識佞忠’，豈非怨謗之談乎？”迪方悟醉中題詩之事，再拜謝罪道：“賤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讀忠奸之傳，致吟忿憾之辭。願望神君，特垂寬宥。”冥王道：“子試自述其意，怎見得天道不辨忠佞？”胡母迪道：“秦檜賣國和番，殺害忠良，一生富貴善終，其子秦熹，狀元及第，孫秦墳，翰林學士，三代俱在史

館；岳飛精忠報國，父子就戮；文天祥宋末第一個忠臣，三子俱死于流離，遂至絕嗣；其弟降虜，父子貴顯。福善禍淫，天道何在？賤子所以拊心致疑，愿神君開示其故。”冥王呵呵大笑：“子乃下土腐儒，天意微渺，豈能知之？那宋高宗原系錢鏐王第三子轉生，當初錢鏐獨霸吳越，傳世百年，并無失德。后因錢俶入朝，被宋太宗留住，逼之獻土。到徽宗時，顯仁皇后有孕，夢見一金甲貴人。怒目言曰：‘我吳越王也。汝家無故奪我之國，吾今遣第三子托生，要還我疆土。’醒后遂生皇子昀，是為高宗。他原索取舊疆，所以偏安南渡，無志中原。秦檜會逢其適，力主和議，亦天數當然也。但不該誣陷忠良，故上帝斬其血胤。秦熹非檜所出，乃其妻兄王煥之子，長舌妻冒認為兒。雖子孫貴顯，秦氏魂魄，豈得享異姓之祭哉？岳飛系三國張飛轉生，忠心正氣，千古不磨。一次托生為張巡，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為岳飛，改姓不改名。雖然父子屈死，子孫世代貴盛，血食万年。文天祥父子夫妻，一門忠孝節義，傳揚千古。文升嫡侄為嗣，延其宗祀，居官清正，不替家風，豈得為無后耶？夫天道報應，或在生前，或在死后；或福之而反禍，或禍之而反福。須合幽明古今而觀之，方知毫厘不爽。子但据目前，譬如以管窺天，多見其不知量矣。”胡母迪頓首道：“承神君指教，開示愚蒙，如撥云見日，不胜快幸。但愚民但据生前之苦樂，安知身后之果報哉？以此冥冥不可見之事，飲人趨善而避惡，如風聲水月，無所忌憚。宜乎惡人之多，而善人之少也。賤子不才，愿得遍游地獄，盡觀惡報，傳語人間，使知儆懼自修，未審允否？”冥王點頭道是，即呼綠衣吏，以一白簡書云：“右仰普掠獄官，即啓狴牢，引此儒生，遍觀泉扃報應，毋得違錯。”吏領命，引胡母迪從西廊而進。過殿后三里許，有石垣高數仞，以生鐵為門，題曰“普掠之獄”。吏將門鉢叩三下，俄頃門開，夜叉數輩突出，將欲擒迪。吏叱道：“此儒生也，無罪。”便將閻君所書白簡，教他看了。夜叉道：“吾輩只道罪鬼入獄，不知公是書生，幸勿見怪。”乃揖迪而入。其中廣袤五十余里，日光慘淡，風气蕭然。四圍門牌，皆榜名額：東曰“風雷之獄”，南曰“火車之獄”，西曰“金剛之獄”，北曰“溟冷之獄”。男女荷鐵枷者千余人。又至一小門，則見男子二十余人，皆被發裸體，以巨釘釘其手足于鐵床之上，項荷鐵枷，舉身皆刀杖痕，膿血腥穢不可近。旁一婦人，裳而無衣，罩于鐵籠中。一夜叉以沸湯澆之，皮肉潰爛，號呼之聲不絕。綠衣吏指鐵床上三人，對胡母迪說道：“此即秦檜、万俟卨、王恚這鐵籠中婦人，即檜妻長舌王氏也。其他數人，乃章惇、蔡京父子、王黼、朱勳、耿南仲、丁大全、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皆其同奸党惡之徒。王遣施刑，令君觀之。”即驅檜等至風雷之獄，縛于銅柱，一卒以鞭扣其環，即有風刀亂至，繞刺其身，檜等體如篩底。良久，震雷一聲，擊其身如礮粉，血流凝地。少頃，惡風盤旋，吹其骨肉，復聚為人形。吏向迪道：“此震擊者陰雷也，吹者業風也。”又呼卒驅至金剛、火車、溟冷等獄，將檜等受刑尤甚，饑則食以鐵丸，渴則飲以銅汁。吏說道：“此曹凡三日，則遍歷諸獄，受諸苦楚。三年之后，變為牛、羊、犬、豕，生于世間，為人宰殺，剝皮食肉。其妻亦為牝豕，食人不洁，臨終亦不免刀烹之苦。今此眾已為畜類于世五十余次了。”迪問道：“其罪何時可脫？”吏答道：“除是天地重复混沌，方得開除耳。”復引迪到西垣一小門，題曰“奸回之獄”。荷桎梏者百余人，舉身插刀，渾類蝟形。迪問：“此輩皆何等人？”史答道：“是皆歷代將相、奸回党惡、欺君罔上，蠹國害民，如梁冀、董卓、盧杞、李林甫之流，皆在其中。每三日，亦与秦檜等同受其刑。三年后，變為畜類，皆同檜也。”復至南垣一小門，題曰“不忠內臣之獄”。內有牝牛數百，皆以鐵索貫鼻，系于鐵柱，四圍以火炙之。迪問道：“牛，畜類也，何罪而致是耶？”吏搖手道：“君勿言，姑俟觀之。”即呼獄卒，以巨扇拂火，須臾烈焰互天，皆不

胜其苦，哮吼躑躅，皮肉焦爛。良久，大震一聲，皮忽綻裂，其中突出個人來。視之俱無須鬣，寺人也。吏呼夜叉擲于鑊湯中烹之，但見皮肉消融，止存白骨。少頃，復以冷水沃之，白骨相聚，仍復人形。吏指道：“此皆歷代宦官，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李輔國、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宋童貫之徒，從小長養禁中，錦衣玉食，欺誘人主，妒害忠良，濁亂海內。今受此報，累劫無已。”復至東壁，男女數千人，皆裸体跣足，或烹剝剗心，或烹燒舂磨，哀呼之聲，徹聞數里。吏指道：“此皆在生時為官為吏，貪財枉法，刻薄害人，及不孝不友，悖負師長，不仁不義，故受此報。”迪見之大喜，歎曰：“今日方知天地無私，鬼神明察，吾一生不平之氣始出矣。”吏指北面云：“此去一獄，皆僧尼哄騙人財，奸淫作惡者。又一獄，皆淫婦、妒婦、逆婦、狠婦等輩。”迪答道：“果報之事，吾已悉知，不消去看了。”吏笑攜迪手偕出，仍入森羅殿。迪再拜，叩首稱謝，呈詩四句。詩曰：權奸當道任恣睢，果報原來總不虛。冥獄試看刑法慘，應知今日悔當初。迪又道：“奸回受報，仆已目擊，信不誣矣。其他忠臣義士，在于何所？愿希一見，以适鄙怀，不胜欣幸。”冥王俯首而思，良久，乃曰：“諸公皆生人道，為王公大人，享受天祿。壽滿天年，仍還原所，以俟緣會，又復托生。子既求見，吾躬導之。”于是登輿而前，分付從者，引迪后隨。行五里許，但見瓊樓玉殿，碧瓦參橫，朱牌金字，題曰“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數百，皆衣紫綃之衣，懸丹霞玉珮，執彩幢絳節，持羽葆花旌，云氣繽紛，天花飛舞，龍吟鳳吹，仙樂鏗鏘，異香馥郁，襲人不散。殿上坐者百余人，頭帶通天之冠，身穿云錦之衣，足躡朱霓之履，玉珂瓊珮，光彩射人。絳綃玉女五百余人，或執五明之扇，或捧八寶之盃，環侍左右。見冥王來，各各降階迎迓，賓主禮畢，分東西而坐。仙童獻茶已畢，冥王述胡母迪來意，命迪致拜。諸公皆答之盡禮，同聲贊道：“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矣。”乃別具席于下，命迪坐。迪謙讓再三不敢。王曰：“諸公以子斯文，能持正論，故加優禮，何用苦辭！”迪乃揖謝而坐。冥王拱手道：“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節義之士，在陽則流芳史冊，在陰則享受天樂。每遇明君治世，則生為王侯將相，扶持江山，功施社稷。今天運將轉，不過數十年，真人當出，撥亂反正。諸公行且先后出世，為創功立業之名臣矣。”迪即席又呈詩四句。詩曰：時從窗下閱遺編，每恨忠良福不全。目擊冥司天爵貴，皇天端不負名賢。諸公皆舉手稱謝。冥王道：“子觀善惡報應，忠佞分別不爽。假令子為閻羅，恐不能復有所加耳。”迪离席下拜謝罪。諸公齊聲道：“此生好善嫉惡，出于至性，不覺見之吟詠，不足深怪。”冥王大笑道：“諸公之言是也。”迪又拜問道：“仆尚有所疑，求神君剖示。仆自小苦志讀書，并無大過，何一生無科第之分？豈非前生有罪業乎？”冥王道：“方今胡元世界，天地反覆。子秉性剛直，命中無夷狄之緣，不應為其臣子。某冥任將滿，想子善善惡惡，正堪此職。某當奏知天廷，荐子以自代。子暫回陽世，以享余齡，更十余年后，當當奉迎耳。”言畢，即命朱衣二吏送迪還家。迪大悅，再拜稱謝，及辭諸公而出。約行十余里，只見天色漸明，朱衣吏指向迪道：“日出之處，即君家也。”迪挽住二吏之衣，欲延歸謝之，二吏堅卻不允。迪再三挽留，不覺失手，二吏已不見了。迪即展臂而寤，殘燈未滅，日光已射窗紙矣。迪自此絕意干進，修身樂道。再二十三年，壽六十六，一日午后，忽見冥吏持牒來，迎迪赴任。車馬儀從，儼若王者。是夜迪遂卒。又十年，元祚遂傾，天下仍歸于中國，天爵府諸公已知出世為卿相矣。后人有詩云：王法昭昭猶有漏，冥司隱隱更無私。不須親見鄴都景，但請時吟胡母詩。

長空万里彤云作，迤邐祥光遍齋閣。未教柳絮舞千球，先使梅花開數萼。入帘有韻自颼颼，點水無聲空漠漠。夜來閣向古松梢，向曉朔風吹不落。這八句詩題雪，那雪下相似三件物事：似鹽，似柳絮，似梨花。雪怎地似鹽？謝靈運曾有一句詩詠雪道：“撒鹽空中差可擬。”蘇東坡先生有一詞，名《江神子》：黃昏猶自雨纖纖，曉開帘，玉平檐。江閣天低，無處認青帘。獨坐閒吟誰伴我？呵凍手，捻衰髻。使君留客醉慳慳，水晶鹽，為誰甜？手把梅花，東望憶陶潛。雪似古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這雪又怎似柳絮？謝道韞曾有一句詠雪道：“未若柳絮因風起。”黃魯直有一詞，名《踏莎行》：堆積瓊花，鋪陳柳絮，曉來已沒行人路。長空猶未綻彤云，飄飄尚逐回風舞。對景銜杯，迎風索句，回頭卻笑無言語。為何終日未成吟？前山尚有青青處。又怎見得雪似梨花？李易安夫人曾道：“行人舞袖拂梨花。”晁叔用有一詞，名《臨江仙》：万里彤云密布，長空瓊色交加。飛如柳絮落泥沙。前村歸去路，舞袖拂梨花。此際堪描何處景？江湖小艇魚家。旋斟香醞過年華。披蓑乘遠興，頂笠過溪沙。雪似三件物事，又有三個神人掌管。那三個神人？姑射真人、周瓊姬、董雙成。周瓊姬掌管芙蓉城；董雙成掌管貯雪琉璃淨瓶，瓶內盛著數片雪；每遇彤云密布，姑射真人用黃金箸敲出一片雪來，下一尺瑞雪。當日紫府真人安排筵會，請姑射真人、董雙成，飲得都醉。把金箸敲著琉璃淨瓶，待要唱只曲兒。錯敲破了琉璃淨瓶，傾出雪來，當年便好大雪。曾有只曲兒，名做《憶瑤姬》：姑射真人宴紫府，雙成擊破瓊苞。零珠碎玉，被蕊宮仙子，撒向空拋。乾坤皓彩中宵，海月流光色共交。向曉來、銀壓琅，數枝斜墜玉鞭梢。荆山隈，碧水曲，際晚飛禽，冒寒歸去無巢。檐前為愛成簪著，不許兒童使杖敲。待效他、當日袁安謝女，才詞詠嘲。姑射真人是掌雪之神。又有雪之精，是一匹白驃子，身上抖下一根毛，下一丈雪，卻有個神仙是洪崖先生管著，用葫蘆兒盛著白驃子。赴罷紫府真人會，飲得酒醉，把葫蘆塞得不牢，走了白驃子，卻在番人界里退毛。洪崖先生因走了白驃子，下了一陣大雪。且說一個官人，因雪中走了一匹白馬，變成一件蹊蹺神仙的事，舉家白日上升，至今古跡尚存。蕭梁武帝普通六年冬十二月，有個諫議大夫姓韋名恕，因諫蕭梁武帝奉持釋教得罪，貶在滋生駟馬監做判院。這官人：中心正直，秉氣剛強。有回天轉日之言，懷逐佞去邪之見。這韋官人受得滋生駟馬監判院，這座監在真州六合縣界上。蕭梁武帝有一匹白馬，名作“照殿玉獅子”：蹄如玉削，體若瓊妝。蕩胸一片粉鋪成，擺尾萬條銀縷散。能馳能載，走得千里程途；不喘不嘶，跳過三重閣澗。渾似狡狴生世上，恰如白澤下人間。這匹白馬，因為蕭梁武帝追趕達摩禪師，到今時長蘆界上有失，罰下在滋生駟馬監，教牧養。當日大雪下，早晨起來，只見押槽來稟覆韋諫議道：“有件禍事，昨夜就槽頭不見了那照殿玉獅子。”嚇得韋諫議慌忙叫將一監養馬人來，卻是如何計結？就中一個押槽出來道：“這匹馬容易尋。只看他雪中腳跡，便知著落。”韋諫議道：“說得是。”即時差人隨著押槽，尋馬腳跡。迤邐間行了數里田地，雪中見一座花園，但見：粉妝台榭，瓊鎖亭軒。兩邊斜壓玉欄杆，一徑平鉤銀綬帶。太湖石陷，恍疑鹽虎深埋；松柏枝盤，好似玉龍高聳。徑里草枯難辨色，亭前梅綻只聞香。卻是一座蕩園。押槽看著眾人道：“這匹馬在這庄里。”即時敲庄門，見一個老兒出來。押槽相揖道：“借問則個，昨夜雪中滋生駟馬監里，走了一匹白馬。這匹白馬是梁皇帝騎的御馬，名喚做‘照殿玉獅子’。看這腳跡時，卻正跳入蕩園內來。老夫若還收得之時，卻教諫議自備錢酒相謝。”老兒听得道：“不妨，馬在家里。眾人且坐，老夫請你們食件物事了去。”眾人坐定，只見大伯子去到蕩園根中，去那雪里面，用手取出一個甜瓜來。看這瓜時，真個是：綠葉和根嫩，黃花向頂開。香從辛里得，甜向苦中來。那甜瓜藤蔓枝葉都在上

面。眾人心中道：“莫是大伯子收下的？”看那瓜顏色又新鮮。大伯取一把刀兒，削了瓜皮，打開瓜頂，一陣異氣噴人。請眾人吃了一個瓜，又再去雪中取出三個瓜來，道：“你們做老拙傳話諫議，道張公教送這瓜來。”眾人接了甜瓜。大伯從園後地，牽出這匹白馬來，還了押槽。押槽攏了馬兒。謝了公公，眾人都回滋生駟馬監。見韋諫議，道：“可煞作怪！大雪中如何種得這甜瓜？”即時請出恭人來，和這十八歲的小娘子都出來，打開這瓜，合家大小都食了。恭人道：“卻罪過這老兒，與我收得馬，又送瓜來，著個甚道理謝他？”捻指過了兩月，至次年春半，景色清明。恭人道：“今日天色晴和，好去謝那送瓜的張公，謝他收得馬。”諫議即時教安排酒樽食壘，暖湯擦鍋，辦几件食次。叫出十八歲女兒來，道：“我今日去謝張公，一就帶你母子去游玩閒走則個。”諫議乘著馬，隨兩乘轎子，來到張公門前，使人請出張公來。大伯連忙出來唱喏。恭人道：“前日相勞你收下馬，今日諫議置酒，特來相謝。”就草堂上鋪陳酒器，擺列杯盤，請張公同坐。大伯再三推辭，掇條凳子，橫頭坐地。酒至三杯，恭人問張公道：“公公貴壽？”大伯言：“老拙年已八十歲。”恭人又問：“公公几口？”大伯道：“孑然一身。”恭人說：“公公也少不得個婆婆相伴。”大伯應道：“便是。沒恁么巧頭腦。”恭人道：“也是說個七十來歲的婆婆。”大伯道：“年紀須老，道不得個：百歲光陰如捻指，人生七十古來稀”恭人道：“也是說一個六十來歲的。”大伯道：“老也：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恭人道：“也是說一個五十來歲的。”大伯又道：“老也：三十不榮，四十不富，五十看看尋死路。”恭人忍不得，自道看我取笑他：“公公說個三十來歲的。”大伯道：“老也。”恭人說：“公公，如今要說几歲的？”大伯抬起身來，指定十八歲小娘子道：“若得此女以為匹配，足矣。”韋諫議當時听得說，怨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卻不听他說話，叫那當值的都來要打那大伯。恭人道：“使不得，特地來謝他，卻如何打他？這大伯年紀老，說話顛狂，只莫管他。”收拾了酒器自歸去。話里卻說張公，一併三日不開門。六合縣里有兩個扑花的，一個喚做王三，一個喚做趙四，各把著大蒲簍來，尋張公打花。見他不開門，敲門叫他，見大伯一行說話，一行咳嗽，一似害癆病相思，氣絲絲地。怎見得？曾有一《夜游宮》詞：四百四病人皆有，只有相思難受。不疼不痛在心頭，魘魘地教人瘦。愁逢花前月下，最怕黃昏時候。心頭一陣痒將來，一兩聲咳嗽咳嗽。看那大伯時，喉嚨啞颯颯地出來道：“罪過你們來，這兩日不歡，要花時打些個去，不要你錢。有件事相煩你兩個：與我去尋兩個媒人婆子，若尋得來時，相贈二百足錢，自買一角酒吃。”二人打花了自去，一時之間，尋得兩個媒人來。這兩個媒人：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和諧。掌人間鳳只鸞孤，管宇宙孤眠獨宿。折莫三重門戶，選甚十二樓中？男兒下惠也生心，女子麻姑須動意。傳言玉女，用機關把手拖來；侍香金童，下說辭攔腰抱祝引得巫山偷漢子，唆教織女害相思。叫得兩個媒婆來，和公公廝叫。張公道：“有頭親相煩說則個。這頭親曾相見，則是難說。先各與你三兩銀子，若討得回報，各人又與你五兩銀子。說得成時，教你兩人撰個小小富貴。”張媒、李媒便問：“公公，要說誰家小娘子？”張公道：“滋生駟馬監里韋諫議有個女兒，年紀一十八歲，相煩你們去與我說則個。”兩個媒婆含著笑笑，接了三兩銀子出去。行半里田地，到一個土坡上，張媒看著李媒道：“怎地去韋諫議宅里說？”張媒道：“容易，我兩人先買一角酒吃，教臉上紅拂拂地，走去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去說與大伯，只道說了，還未有回報。”道猶未了，則听得叫道：“且不得去！”回頭看時，卻是那張公趕來。說道：“我猜你兩個買一角酒，吃得臉上紅拂拂地，韋諫議門前旋一遭回來，說與我道未有回報，還是恁地么？你如今要得好，急速便去，千萬討回報。”兩個媒人見張公恁地說道，做著只得去。兩人回到滋生駟馬監，

倩人傳報與韋諫議。諫議道：“教入來。”張媒、李媒見了。諫議道：“你兩人莫是來說親么？”兩個媒人笑嘻嘻的，怕得開口。韋諫議道：“我有個大的兒子，二十二歲，見隨王僧辯征北，不在家中；有個女兒，一十八歲，清官家貧，無錢嫁人。”兩個媒人則在階下拜，不敢說。韋諫議道：“不須多拜，有事但說。”張媒道：“有件事，欲待不說，為他六兩銀子；欲待說，恐激惱諫議，又有些個好笑。”韋諫議問如何。張媒道：“種瓜的張老，沒來歷，今日使人來叫老媳婦兩人，要說諫議的小娘子。得他六兩銀子，見在這裡。”懷中取出那銀子，教諫議看，道：“諫議周全時，得這銀子；若不周全，只得還他。”諫議道：“大伯子莫是風？我女兒才十八歲，不會要說親。如今要我如何周全你這六兩銀子？”張媒道：“他說來，只問諫議覓得回報，便得六兩銀子。”諫議听得說，用指頭指著媒人婆道：“做我傳話那沒見識的老子：要得成親，來日辦十萬貫見錢為定禮，并要一色小錢，不要金錢准折。”教討酒來勸了媒人，發付他去。兩個媒人拜謝了出來，到張公家，見大伯伸著脖子，一似望風宿鵝。等得兩個媒人回來道：“且坐，生受不易！”且取出十兩銀子來，安在桌上，道：“起動你們，親事圓備。”張媒問道：“如何了？”大伯道：“我丈人說，要我十萬貫錢為定禮，并要小錢，方可成親。”兩個媒人道：“猜著了，果是諫議恁地說。公公，你卻如何對副？”那大伯取出一掬酒來開了，安在桌子上，請兩個媒人各吃了四盞。將這媒人轉屋山頭邊來，指著道：“你看！”兩個媒人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瞳人，打一看時，只見屋山頭堆堆著一便價十萬貫小錢兒。道：“你們看，先準備在此了。”只就當日，教那兩個媒人先去回報諫議，然後發這錢來。媒人自去了。這裡安排車仗，從里面叫出幾個人來，都著紫衫，盡戴花紅銀碟子，推數輛太平車：平川如雷吼，曠野似潮奔。猜疑地震天搖，仿佛星移日轉。初觀形象，似秦皇塞海鬼驅山；乍見威儀，若夏真艇行舟臨陸地。滿川寒雁叫，一隊錦雞鳴。車子上旗兒插著，寫道：“張公納韋諫議宅財禮。”眾人推著車子，來到諫議宅前，唱起三聲喏來，排著兩行車子，使人入去，報與韋諫議。諫議出來看了車子，開著口則合不得。使人入去，說與恭人：“卻怎地對副！”恭人道：“你不合勸他討十萬貫見錢，不知這大伯如今那里擘划將來？待不成親，是言而無信；待與他成親，豈有衣冠女子嫁一園叟乎？”夫妻二人倒斷不下，恭人道：“且叫將十八歲女兒前來，問這事卻是如何。”女孩兒懷中取出一個錦囊來。原來這女子七歲時，不會說話。一日，忽然問道出四句言語來。天意豈人知？應于南楚畿。寒灰熱如火，枯楊再生*。自此后便會行文，改名文女。當時著錦囊盛了這首詩，收十二年。今日將來教爹爹看道：“雖然張公年紀老，恐是天意卻也不見得。”恭人見女兒肯，又見他果有十萬貫錢，此必是奇異之人，無計奈何，只得成親。揀吉日良辰，做起親來。張公喜歡。正是：旱蓮得雨重生藕，枯木無芽再遇春。做成了親事，卷帳回，帶那兒女歸去了。韋諫議戒約家人，不許一人去張公家去。普通七年夏六月間，諫議的兒子，姓韋名義方，文武雙全，因隨王僧辯北征回歸，到六合縣。當日天氣熱，怎見得？万里無云駕六龍，千林不放鳥飛空。地燃石裂江湖沸，不見南來一點風。相次到家中。只見路傍園里，有個婦女，頭髮蓬鬆，腰系青布裙兒，腳下拖雙鞋，在門前賣瓜。這瓜：西園摘處香和露，洗盡南軒暑。莫嫌坐上無蠅，只恐怕寒難近玉壺冰。井花浮翠金盆小，午夢初回了。詩翁自是不歸來，不是青門無地可移栽。韋義方覺走得渴，向前要買個瓜吃。抬頭一觀，猛叫一聲道：“文女，你如何在這裡？”文女叫：“哥哥，我爹爹嫁我在這裡。”韋義方道：“我路上听得人說道，爹爹得十萬貫錢，把你賣與賣瓜人張公，卻是為何？”那文女把那前面的來歷，對著韋義方從頭說一遍。韋義方道：“我如今要與他相見，如何？”文女道：“哥哥要見張公，你且少待。我先去說一

聲，卻相見。”文女移身，已挺腳步入去房里，說與張公。復身出來道：“張公道你性如烈火，意若飄風，不肯教你相見。哥哥，如今要相見卻不妨，只是勿生惡意。”說罷，文女引義方入去相見。大伯即時抹著腰出來。韋義方見了，道：“卻不叵耐！恁么模樣，卻有十萬貫錢娶我妹子，必是妖人。”一會子掣出太阿寶劍，覷著張公，劈頭便剝將下去。只見劍靶擗在手里，劍卻折做數段。張公道：“可惜又減了一個神仙！”文女推那哥哥出來，道：“教你勿生惡意，如何把劍剝他？”韋義方歸到家中，參拜了爹爹媽媽，便回如何將文女嫁與張公。韋諫議道：“這大伯是個作怪人。”韋義方道：“我也疑他，把劍剝他不著，到壞了我一把劍。”次日早，韋義方起來，洗漱罷，系裹停當，向爹爹媽媽道：“我今日定要取這妹子歸來。若取不得這妹子，定不歸來見爹爹媽媽。”相辭了，帶著兩個當直，行到張公住處，但見平原曠，蹤跡荒涼。問那當直住的人，道：“是有個張公，在這里種瓜。住二十來年，昨夜一陣烏風猛雨，今日不知所在。”韋義方大驚，抬頭只見樹上削起樹皮，寫著四句詩道：兩枚篋袋世間無，盛盡瓜園及草廬。要識老夫居止處，桃花庄上樂天居。韋義方讀罷了書，教當直四下搜尋。當直回來報道：“張公騎著匹蹇驢，小娘子也騎著匹蹇驢兒，帶著兩枚篋袋，取真州路上而去。”韋義方和當直三人，一路趕上，則見路上人都道：“見大伯騎著蹇驢，女孩兒也騎驢兒。那小娘子不肯去，哭告大伯道：‘教我歸去相辭爹媽。’那大伯把一條杖兒在手中，一路上打將這女孩兒去。好恁惶人！令人不忍見。”韋義方听得說，兩條忿氣，從腳板灌到頂門，心上一把無明火，高三千丈，按捺不下。帶著當直，迤邐去趕。約莫去不得數十里，則是趕不上。直趕到瓜洲渡口，人道見他方過江去。韋義方教討船渡江，直趕到茅山腳下。問人時，道他兩個上茅山去。韋義方分付了當直，寄下行李，放客店中了，自趕上山去。行了半日，那里得見桃花庄？正行之次，見一條大溪攔路，但見：寒溪湛湛，流水冷冷。照人清影澈冰壺，極目浪花番瑞雪。垂楊掩映長堤岸，世俗行人絕往來。韋義方到溪邊，自思量道：“趕了許多路，取不得妹子歸去，怎地見得爹爹媽媽？不如跳在溪水里死休。”遲疑之間，著眼看時，則見溪邊石壁上，一道瀑布泉流將下來，有數片桃花，浮在水面上。韋義方道：“如今是六月，怎得桃花片來？上面莫是桃花庄，我那妹夫張公住處？”則听得溪對岸一聲哨笛兒響。看時，見一個牧童騎著蹇驢，在那里吹這哨笛兒，但見：濃綠成陰古渡頭，牧童橫笛倒騎牛。笛中一曲升平樂，喚起離人萬種愁。牧童近溪邊來，叫一聲：“來者莫是韋義方？”義方應道：“某便是。”牧童說：“奉張真人法旨，教請舅舅過來。”牧童教蹇驢渡水，令韋官人坐在驢背上渡過溪去。牧童引路，到一所庄院。怎見得？有《臨江仙》為證：快活無過庄家好，竹籬茅舍清幽。春耕夏種及秋收。冬間觀瑞雪，醉倒被蒙頭。門外多栽榆柳樹，楊花落滿溪頭。絕無閒悶與閒愁。笑他名利客，役役市塵游。到得庄前，小童入去，從籬園里走出兩個朱衣吏人來，接見這韋義方，道：“張真人方治公事，未暇相待，令某等相款。”遂引到一個大四望亭子上，看這牌上寫著“翠竹亭”，但見：茂林郁郁，修竹森森。翠陰遮斷屏山，密葉深藏軒檻。煙鎖幽亭仙鶴唳，云迷深谷野猿啼。亭子上鋪陳酒器，四下里都種夭桃艷杏，異卉奇葩，簇著這座亭子。朱衣吏人與義方就席飲宴。義方欲待問張公是何等人，被朱衣吏人連勸數杯，則問不得。及至筵散，朱衣相辭自去，獨留韋義方在翠竹軒，只教少待。韋義方等待多時無信，移步下亭子來。正行之間，在花木之外，見一座殿屋，里面有人說話聲。韋義方把舌頭舔開朱紅球路亭隔看時，但見：朱欄玉砌，峻宇雕牆。云屏與珠箔齊開，寶殿共瓊樓對峙。靈芝叢畔，青鸞彩鳳交飛；琪樹陰中，白鹿玄猿并立。玉女金童排左右，祥煙瑞氣散氤氳。見這張公頂冠穿履，佩劍執圭，如王者之服，坐于殿上。殿

下列兩行朱衣吏人，或神或鬼。兩面鐵枷，上手枷著一個紫袍金帶的人，稱是某州城隍，因境內虎狼傷人，有失檢舉。下手枷著一個頂盔貫甲，稱是某州某縣山神，虎狼損害平人，部轄不前。看這張公書斷，各有罪名。韋義方就窗眼內望見，失聲叫道：“怪哉，怪哉！”殿上官吏听得，即時差兩個黃巾力士，捉將韋義方來，驅至階下。官吏稱韋義方不合漏泄天机，合當有罪，急得韋義方叩頭告罪。真人正恁么說，只見屏風后一個婦人，鳳冠霞帔，珠履長裙，轉屏風背后出來，正是義方妹子文女，跪告張公道：“告真人，念是妾親兄之面，可饒恕他。”張公道：“韋義方本合為仙，不合以劍剝吾，吾以親戚之故，不見罪。今又窺覷吾之殿宇，飲泄天机，看你妹妹面，饒你性命。我与你十萬錢，把件物事与你為照去支討。”張公移身，已挺腳步入殿里。去不多時，取出一個舊席帽兒，付与韋義方，教往揚州開明橋下，尋開生藥舖申公，憑此為照，取錢十萬貫。張公道：“仙凡異路，不可久留。”令吹哨笛的小童：“送韋舅乘蹇驢，出這桃花庄去。”到溪邊，小童就驢背上把韋義方一推，頭掉腳掀，顛將下去。義方如醉醒夢覺，卻在溪岸上坐地。看那怀中，有個帽兒。似夢非夢，遲疑未決。且只得攜著席帽兒，取路下山來。回到昨所寄行李店中，尋兩個當直不見。只見店二哥出來，說道：“二十年前有個韋官，寄下行李，上茅山去擔閣，兩個當直等不得，自歸去了。如今恰好二十年，是隋煬帝大業二年。”韋義方道：“昨日才過一日，卻是二十年。我且歸去六合縣滋生駟馬監，尋我二親。”便別了店主人。來到大合縣。問人時，都道二十年前滋生駟馬監里，有個韋諫議，一十三口白日上升，至今升仙台古跡尚存，道是有個直閣，去了不歸。韋義方听得說，仰面大哭。二十年則一日過了，父母俱不見，一身無所歸。如今沒計奈何，且去尋申公討這十萬貫錢。當時從六合縣取路，迤邐直到揚州。問人尋到開明橋下，果然有個申公，開生藥舖。韋義方來到生藥舖前，見一個老兒：生得形容古怪，裝束清奇。頷邊銀剪蒼髯，頭上雪堆白發。鳶肩龜背，有如天降明星；鶴骨松形，好似化胡老子。多疑商嶺逃秦客，料是磻溪執釣人。在生藥舖里坐。韋義方道：“老大拜揖！這裡莫是申公生藥舖？”公公道：“便是。”韋義方著眼看生藥舖廚里：四個茗茗三個空，一個盛著西北風。韋義方肚里思量道：“卻那里討十萬貫錢支与我？”且問大伯，買三文薄荷。公公道：“好薄荷！《本草》上說涼頭明目，要買几文？”韋義方道：“回些個百藥煎。”公公道：“百藥煎能消酒面，善潤咽喉，要買几文？”韋義方道：“回三錢。”公公道：“恰恨賣荊”韋義方道：“回些甘草。”公公道：“好甘草！性平無毒，能隨諸藥之性，解金石草木之毒，市語叫做‘國老’。要買几文？”韋義方道：“問公公回五錢。”公公道：“好教官人知，恰恨也缺。”韋義方對著公公道：“我不來買生藥，一個人傳語，是種瓜的張公。”申公道：“張公卻沒事，傳語我做甚么？”韋義方道：“教我來討十萬貫錢。”申公道：“錢卻有，何以為照？”韋義方去怀里摸索一和，把出席帽兒來。申公看著青布帘里，叫渾家出來看。青布帘起處，見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兒出來，道：“丈夫叫則甚？”韋義方心中道：“卻和那張公一般，愛娶后生老婆。”申公教渾家看這席帽兒：“是也不是？”女孩兒道：“前日張公騎著蹇驢兒，打門前過，席帽兒綻了，教我縫。當時沒皂線，我把紅線縫著頂上。”翻過來看時，果然紅線縫著頂。申公即時引韋義方入去家里，交還十萬貫錢。韋義方得這項錢，把來修橋作路，散与貧人。忽一日，打一個酒店前過，見個小童，騎只驢兒。韋義方認得是當日載他過溪的，問小童道：“張公在那里？”小童道：“見在酒店樓上，共申公飲酒。”韋義方上酒店樓上來，見申公与張公對坐，義方便拜。張公道：“我本上仙長興張古老。文女乃上天玉女，只因思凡，上帝恐被凡人點污，故令吾托此態取歸上天。韋義方本合為仙，不合殺心太重，止可受揚州城隍都土地。”道罷，用手一招，叫

兩只仙鶴，申公与張古老各乘白鶴，騰空而去。則見半空遺下一幅紙來，拂開看時，只見紙上題著八句儿詩，道是：一別長興二十年，鋤瓜隱跡暫居塵。因嗟世上凡夫眼，誰識塵中未遇仙？授職義方封土地，乘鸞文女得升天。從今跨鶴樓前景，壯觀維揚尚儼然。—————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勸人休誦經，念甚消災咒。經咒總慈悲，冤業如何救？種麻還得麻，種豆還得豆。報應本無私，作了還自受。這八句言語，乃徐神翁所作，言人在世，積善逢善，積惡逢惡。古人有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昔日孫叔敖嚙出，見兩頭蛇一條，橫截其路。孫叔敖用磚打死而埋之。歸家告其母曰：“兒必死矣。”母曰：“何以知之？”敖曰：“嘗聞人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母曰：“何不殺乎？”叔敖曰：“兒已殺而埋之，免使后人再見，以傷其命，兒寧一身受死。”母曰：“兒有救人之心，此乃陰鷲，必然不死。”後來叔敖官拜楚相。今日說一個秀才，救一條蛇，亦得后報。南宋神宗朝熙寧年間，汴梁有個官人，姓李，名懿，由杞縣知縣，除僉杭州判官。本官世本陳州人氏，有妻韓氏。子李元，字伯元，學習儒業。李懿到家收拾行李，不將妻子，只帶兩個仆人，到杭州赴任。在任倏忽一年，猛思子李元在家攻書，不知近日學業如何？寫封家書，使王安往陳州，取孩兒李元來杭州，早晚作伴，就買書籍。王安辭了本官，不一日，至陳州，參見恭人，呈上家書。書院中喚出李元，令讀了父親家書，收拾行李。李元在前曾應舉不第，近日琴書意懶，止游山玩水，以自娛樂。聞父命呼召，收拾琴劍書箱，拜辭母親，與王安登程。沿路覓船，不一日，到揚子江。李元看了江山景物，觀之不足，乃賦詩曰：西出昆侖東到海，驚濤拍岸浪掀天。月明滿耳風雷吼，一派江聲送客船。渡江至潤州，迤邐到常州，過蘇州，至吳江。是日申牌時分，李元舟中看見吳江風景，不減瀟湘圖畫，心中大喜，令梢公泊舟近長橋之側。元登岸上橋，來垂虹亭上，憑欄而坐，望太湖晚景。李元觀之不足，忽見橋東一帶粉牆中有殿堂，不知何所。卻值漁翁卷網而來，揖而問之：“橋東粉牆，乃是何家？”漁人曰：“此三高士祠。”李元問曰：“三高何人也？”漁人曰：“乃范蠡、張翰、陸龜蒙三個高士。”元喜，尋路渡一橫橋，至三高士祠。入側門，觀石碑。上堂，見三人列坐，中范蠡，左張翰，右陸龜蒙。李元尋思間，一老人策杖而來。問之，乃看祠堂之人。李元曰：“此祠堂幾年矣？”老人曰：“近千余年矣。”元曰：“吾聞張翰在朝，曾為顯官，因思鱸魚蓴菜之美，棄官歸鄉，徹老不仕，乃是急流中勇退之人，世之高士也。陸龜蒙絕代詩人，隱居吳淞江上，惟以養鴨為樂，亦世之高士。此二人立祠，正當其理。范蠡乃越國之上卿，因獻西施于吳王夫差，就中取事，破了吳國。后見越王義薄，扁舟遨游五湖，自號鴟夷子。此人雖賢，乃吳國之仇人，如何于此受人享祭？”老人曰：“前人所建，不知何意。”李元于老人處借筆硯，題詩一絕于壁間，以明鴟夷子不可于此受享。詩曰：地靈人杰誇張陸，共預清祠事可宜。千載難消亡國恨，不應此地著鴟夷。題罷，還了老人筆硯，相辭出門。見數個小孩兒，用竹杖于深草中戲打小蛇。李元近前視之，見小蛇生得奇異，金眼黃口，赫身錦鱗，體如珊瑚之狀，腮下有綠毛，可長寸余。其蛇長尺余，如瘦竹之形。元見尚有游氣，慌忙止住小童休打：“我与你銅錢百文，可將小蛇放了，賣与我。”小童簇定要錢。李元將朱蛇用衫袖包裹，引小童到船邊，與了銅錢自去。喚王安開書箱取艾葉煎湯，少等溫貯于盤中，將小蛇洗去污血。命梢公開船，遠望岸上草木茂盛之處，急無人到，就那里將朱蛇放了。蛇乃回頭數次，看著李元。元曰：“李元今日放了你，可于僻靜處躲避，休再教人見。”朱蛇游入水中，穿波底而去。李元令移舟望杭州而行。三日已到，拜見父親，言訖家中之事。父問其學業，李元一一對答，父心甚喜。在衙中住了數日，李元告父

日：“母親在家，早晚無人侍奉，兒欲歸家，就赴春眩”父乃收拾俸余之資，買些土物，令元回鄉，又令王安送歸。行李已搬下船，拜辭父親，與王安二人離了杭州。出東新橋官塘大路，過長安壩，至嘉禾，近吳江。從舊歲所觀山色湖光，意中不舍。到長橋時，日已平西，李元教暫住行舟，且觀景物，宿一宵來早去就橋下灣住船，上岸獨步。上橋，登垂虹亭，憑闌佇目。遙望湖光斂澹，山色空蒙。風定漁歌聚，波搖雁影分。正觀玩間，忽見一青衣小童，進前作揖，手執名榜一紙，日：“東人有名榜在此，欲見解元，未敢擅便。”李元日：“汝東人何在？”青衣日：“在此橋左，拱听呼喚。”李元看名榜紙上一行書云：“學生朱偉謹謁。”元日：“汝東人莫非誤認我乎？”青衣日：“正欲見解元，安得誤耶！”李元日：“我自來江左，並無相識，亦無姓朱者來往為友，多敢同姓者乎？”青衣日：“正欲見通判相公李衙內李伯元，豈有誤耶！”李元日：“既然如此，必是斯文，請來相見何礙。”青衣去不多時，引一秀才至，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飄飄然有凌云之氣。那秀才見李元先拜，元慌忙答禮。朱秀才日：“家尊與令祖相識甚厚，聞先生自杭而回，特命學生伺候已久。倘蒙不棄，少屈文旆，至舍下與家尊略敘舊誼，可乎？”李元日：“元年幼，不知先祖與君家有舊，失于拜望，幸乞恕察。”朱秀才日：“蝸居只在咫尺，幸勿見卻。”李元見朱秀才堅意叩請，乃隨秀才出垂虹亭。至長橋盡處，柳陰之中，泊一畫舫，上有數人，容貌魁梧，衣裝鮮麗。邀元下船，見船內五彩裝畫，裊褥鋪設，皆極富貴。元早驚異。朱秀才教開船，從者蕩槳，舟去如飛，兩邊攪起浪花，如雪飛舞。須臾之間，船已到岸，朱秀之請李元上岸。元見一帶松柏，亭亭如蓋，沙草灘頭，擺列著紫衫銀帶約二十余人，兩乘紫藤兜轎。李元問日：“此公吏何府第之使也？”朱秀才日：“此家尊之所使也，請上轎，咫尺便是。”李元驚惑之甚，不得已上轎，左右呵唱入松林。行不一里，見一所宮殿，背靠青山，面朝綠水。水上一橋，橋上列花石欄干，宮殿上蓋琉璃瓦，兩廊下皆搗紅泥牆壁。朱門三座，上有金字牌，題日“玉華之宮”。轎至宮門，請下轎。李元不敢那步，戰栗不已。宮門內有兩人出迎，皆頭頂貂蟬冠，身披紫羅襪，腰系黃金帶，手執花紋簡，進前施禮，請日：“王上有命，謹請解元。”李元半晌不能對答。朱秀才在側日：“吾父有請，慎勿驚疑。”李元日：“此何處也？”秀才日：“先生到殿上便知也。”李元勉強隨二臣宰行，從東廊歷階而進。上月台，見數十個人皆錦衣，簇擁一老者出殿上。其人蟬冠大袖，朱履長裾，手執玉圭，進前迎迓。李元慌忙下拜。王者命左右扶起。王日：“坐邀文旆，甚非所宜，幸沐來臨，萬乞情宥”李元但只唯唯答應而已。左右迎引入殿，王升御座，左手下設一繡墩，請解元登席。元再拜于地，日：“布衣寒生，王上御前，安敢侍坐？”王日：“解元于吾家有大恩，今令長男邀請至此，坐之何礙。”二臣幸請日：“王上敬禮，先生勿辭。”李元再三推卻，不得已低首躬身，坐于繡墩。王乃喚小兒來拜恩人。少頃，屏風后宮女數人，擁一朗君至。頭戴小冠，身穿絳衣，腰系玉帶，足躡花靴，面如傅粉，唇似涂脂，立于王側。王日：“小兒外日游于水際，不幸為頑童所獲；若非解元一力救之，則身為齏粉矣。眾族感戴，未嘗忘報。今既至此，吾兒可拜謝之。”小朗君近前下拜，李元慌忙答禮。王日：“君是吾兒之大恩人也，可受禮。”命左右扶定，令兒拜訖。李元仰視王者滿面虬髯，目有神光，左右之人，形容皆異，方悟此處是水府龍宮，所見者龍君也；傍立年少朗君，即向日三高士祠后所救之小蛇也。元慌忙稽顙，拜于階下。王起身日：“此非待恩人處，請入宮殿后，少進杯酒之禮。”李元隨王轉玉屏，花磚之上，皆鋪繡褥，兩傍皆繡錦步障。出殿后，轉行廊，至一偏殿。但見金碧交輝，內列龍燈鳳燭，玉爐噴沉麝之香，繡幕飄流蘇之帶。中設二座，皆是蛟綃擁護，李元驚怕而不敢坐。王命左右扶李元上座。兩邊

仙音繚繞，數十美女，各執樂器，依次而入。前面執寶杯盤進酒獻果者，皆絕色美女。但聞異香馥郁，瑞氣氤氳，李元不知手足所措，如醉如痴。王命二子進酒，二子皆捧觴再拜。台上果卓，佇目觀之，器皿皆是玻璃、水晶、琥珀、瑪瑙為之，曲盡巧妙，非人間所有。王自起身與李元勸酒，其味甚佳，肴饌極多，不知何物。王令諸宰臣輪次舉杯相勸，李元不覺大醉，起身拜王曰：“臣實不勝酒矣。”俯伏在地而不能起。王命侍從扶出殿外，送至客館安歇。李元酒醒，紅日已透窗前。驚起視之，房內床榻帳幔，皆是蚊綃圍繞。從人安排洗漱已畢，見夜來朱秀才來房內相邀，并不穿世之儒服，裹球頭帽，穿絳綃袍，玉帶皂靴，從者各執斧鉞。李元曰：“夜來大醉，甚失禮儀。”朱偉曰：“無可相款，幸乞情與父王久等，請恩人到偏殿進膳。”引李元見王，曰：“解元且寬心，住數日去亦不遲。”李元再拜曰：“荷王上厚意。家尊令李元歸鄉侍母，就赴春選，日已逼近。更兼仆久等，不見必憂；倘回杭報父得知，必生遠慮。因此不敢久留，只此告退。”王曰：“既解元要去，不敢久留。雖有纖粟之物，不足以報大恩，但飲者當一一奉納。”李元曰：“安敢過望，平生但得稱心足矣。”王笑曰：“解元既飲吾女為妻，敢不奉命。但三載后，須當復回。”王乃傳言，喚出稱心女子來。須臾，眾侍女簇擁一美女至前，元乃偷眼視之，霧鬢云鬟，柳眉星眼，有傾國傾城之貌，沉魚落雁之容。王指此女曰：“此是吾女稱心也。君既求之，愿奉箕帚。”李元拜于地曰：“臣所飲稱心者，但得一舉登科，以稱此心，豈敢望天女為配偶耶？”王曰：“此女小名稱心，既以許君，不可悔矣。若飲登科，只問此女，亦可辦也。”王乃喚朱偉送此妹與解元同去。李元再拜謝。朱偉引李元出宮，同到船邊，見女子已改素妝，先在船內。朱偉曰：“塵世阻隔，不及親送，万乞保重。”李元曰：“君父王，何賢聖也？愿乞姓名。”朱偉曰：“吾父乃西海群龍之長，多立功德，奉玉帝敕命，令守此處。幸得水清波澄，足可榮吾子孫。君此去切不可泄漏天机，恐遭大禍。吾妹處亦不可問仔細。”元拱手听罷，作別上船。朱偉又將金珠一包相送。但耳畔聞風雨之聲，不覺到長橋邊。從人送女子并李元登岸，與了金珠，火急開船，兩槳如飛，倏忽不見。李元似夢中方覺，回觀女子在側，驚喜。元語女子曰：“汝父令汝與我為夫婦，你還隨我去否？”女子曰：“妾奉王命，令吾侍奉箕帚，但不可以告家中人。若泄漏，則妾不能久住矣。”李元引女子同至船邊，仆人王安驚疑，接入舟中曰：“東人一夜不回，小人何處不尋？竟不知所在。”李元曰：“吾見一友人，邀于湖上飲酒，就以此女與我為婦。”王安不敢細問情由，請女子下船，將金珠藏于囊中，收拾行船。一路涉河渡壩，看看來到陳州。升堂參見老母，說罷父親之事，跪而告曰：“儿在途中娶得一婦，不會得父母之命，不敢參見。”母曰：“男婚女聘，古之禮也。你既娶婦，何不領歸？”母命引稱心女子拜見老母，合家大喜。自搬回家，不過數日，已近試期。李元見稱心女子聰明智慧，無有不通，乃問曰：“前者汝父曾言，若飲登科，必問于汝。來朝吾入試院，你有何見識教我？”女子曰：“今晚吾先取試題，汝在家中先做了文章，來日依本去寫。”李元曰：“如此甚妙，此題目從何而得？”女子曰：“吾閉目作用，慎勿窺戲。”李元未信。女子歸房，堅閉其門。但聞一陣風起，帘幕皆卷。約有更余，女子開戶而出，手執試題與元。元大喜，恣意檢本，做就文章。來日入院，果是此題，一揮而出。后日亦如此，連三場皆是女子飛身入院，盜其題目。待至開榜，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僉判，閭里作賀，走馬上任。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滿，除江南吳江縣令。引稱心女子并仆從五人，辭父母來本處之任。到任上不數日，稱心女子忽一日辭李元曰：“三載之前，為因小弟蒙君救命之恩，父母教奉箕帚。今已過期，即當辭去，君宜保重。”李元不舍，欲向前擁抱，被一陣狂風，女子已飛于門外，足底生云，

冉冉騰空而去。李元仰面大哭。女子曰：“君勿誤青春，別尋佳配。官至尚書，可宜退步。妾若不回，必遭重責。聊有小詩，永為表記。”空中飛下花箋一幅，有詩云：三載酬恩已稱心，妾身歸去莫沉吟。玉華宮內浪埋雪，明月滿天何處尋？李元終日悵快。后三年官滿，回到陳州，除秘書，王丞相招為婿，累官至吏部尚書。直至如今，吳江西門外有龍王廟尚存，乃李元舊日所立。有詩云：昔時柳毅傳書信，今日李元逢稱心。惻隱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臨。——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白苧輕衫入嫩涼，春蚕食葉響長廊。禹門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鵬北海，鳳朝陽，又攜書劍路茫茫。明知此日登云去，卻笑人間舉子忙。長安京北有一座縣，喚做咸陽縣，離長安四十五里。一個官人，復姓宇文，名綬，離了咸陽縣，來長安趕試，一連三番試不遇。有個渾家王氏，見丈夫試不中歸來，把復姓為題，做一個詞兒嘲笑丈夫，名喚做《望江南》詞，道是：公孫恨，端木筆俱收。枉念西門分手處，聞人寄信約深秋。拓拔淚交流。宇文棄，悶駕獨孤舟。不望手勾龍虎榜，慕容顏好一齊休。甘分守閭丘。那王氏意不盡，看著丈夫，又做四句詩兒：良人得意負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君面從今羞妾面，此番歸后夜間來。宇文解元從此發憤道：“試不中，定是不回。”到得來年，一舉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肯歸去。渾家王氏，見丈夫不歸，理會得，道：“我曾作詩嘲他，可知道不歸。”修一封書，叫當直王吉來：“你與我將這書去四十五里，把與官人。”書中前面略敘寒暄，后面做只詞兒，名喚《南柯子》，詞道：鵲喜噪晨樹，燈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玉郎登第出京華。舊恨消眉黛，新歡上臉霞。從前都是誤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這詞后面，又寫四句詩道：長安此去無多地，郁郁蔥蔥佳氣福。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宇文綬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詩，教我從今歸后夜間來；我今試遇了，卻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寶，做了只曲兒，喚做《踏莎行》：足躡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記。馬前喝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綴。宴罷歸來，恣游花市，此時方顯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個風流婿。做畢這詞，取張花箋，折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正研墨，覺得手重，惹翻硯，水滴兒打濕了紙。再把一張紙折疊了，寫成一封家書，付與當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長安試遇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與孺人，不到夜我不歸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話里且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晚，客店中無甚的事，便去睡。方才朦朧睡著，夢見歸去，到咸陽縣家中，見當直王吉在門前一壁脫下草鞋洗腳。宇文綬問道：“王吉，你早歸了？”再四問他不應。宇文綬焦躁，抬起頭來看時，見渾家王氏，把著蠟燭入去房里。宇文綬趕上來，叫：“孺人，我歸了。”渾家不睬他。又說一聲，渾家又不睬。宇文綬不知身是夢里，隨渾家入房去，看這王氏放燭在桌子上，取早間這一封書，頭上取下金篋兒，一剔剔開封皮看時，卻是一幅白紙。渾家含笑，就燭下把起筆來，于白紙上寫了四句：碧紗窗下啓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知汝欲歸情意切，相思盡在不言中。寫畢，換個封皮，再來封了。那渾家把金篋兒去剔那燭燼，一剔剔在宇文綬臉上，吃了一驚，撒然睡覺，卻在客店里床上睡，燭猶未滅。卓子上看時，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去，取一幅紙寫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后，王吉把那封回書來，拆開看時，里面寫著四句詩，便是夜來夢里見那渾家做的一般。當便安排行李，即時回家去。這便喚做“錯封書”，下來說的便是“錯下書”。有個官人，夫妻兩口

儿，正在家坐地，一個人送封簡帖儿來与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儿，變出一本蹊蹊作怪的小說來，正是：塵隨馬足何年盡？事系人心早晚休。有《鷓鴣詞》一首，單道著佳人：淡畫眉儿斜插梳，不歡拈弄繡工夫。云窗霧閣深深處，靜拂云箋學草書。多艷麗，更清妹。神仙標格世間無。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卻不如。在京汴州開封府棗槩巷里，有個官人，复姓皇甫，單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歲。有個妻子楊氏，年二十四歲。一個十三歲的丫鬟，名喚迎儿。只這三口，別無親戚。當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回來是年節了。這棗槩巷口一個小小的茶坊，開茶坊的喚做王二。當日茶市已罷，已是日中，只見一個官人入來。那官人生得：濃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著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淨襪。入來茶坊里坐下。開茶坊的王二拿著茶盞，進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罷，看著王二道：“少借這里等個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時，只見一個男女，名叫僧儿，托個盤儿，口中叫賣鷓鴣□□儿。官人把手打招，叫：“買□□儿。”僧儿見叫，托盤儿入茶坊內，放在桌上，將條篋黃穿那□□儿，捏些鹽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儿。”官人道：“我吃，先煩你一件事。”僧人道：“不知要做什么？”那官人指著棗槩巷里第四家，問僧儿：“認得這人家么？”僧人道：“認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襖上邊，方才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几口？”僧人道：“只是殿直，一個小娘子，一個小養娘。”官人道：“你認得那小娘子也不？”僧人道：“小娘子尋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時叫僧儿買□□儿，常去認得。問他做甚么？”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線篋儿，抖下五十來錢，安在僧儿盤子里。僧儿見了，可煞喜歡，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煩你則個。”袖中取出一張白紙，包著一對落索環儿，兩只短金釵子，一個簡帖儿，付与僧儿，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适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与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這里等你回報。”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著三件物事，入棗槩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見賣□□儿的小廝掀起帘子，猖狂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甫殿直看著那廝，震威一喝，便是：當陽橋上張飛勇，一喝曹公百万兵。喝那廝一聲，問道：“做什么？”那廝不顧便走。皇甫殿直拽開腳，兩步赶上，摔那廝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廝道：“一個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來与你。”殿直問道：“什么物事？”那廝道：“你莫問，不要把与你。”皇甫殿直捻得拳頭沒縫，去頂門上屑那廝一暴，道：“好好的把出來教我看！”那廝吃了一暴，只得怀里取出一個紙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則甚！”皇甫殿直劈手奪了紙包儿，打開看，里面一對落索環儿，一雙短金釵，一個簡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開簡帖，看時：某惶恐再拜上啓小娘子妝前：即日孟春初時，恭惟懿處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嘗少替。某偶以薄干，不及親詣，聊有小詞，名《訴衷情》，以代面稟。伏乞懿覽。詞道是：知伊夫婿上邊回，懊惱碎情杯。落索環儿一對，簡子与金釵。伊收取，莫疑猜，且開怀。自從別后，孤幃冷落，獨守書齋。皇甫殿直看了簡帖儿，劈開眉下眼，咬碎口中牙。問僧人道：“誰教你把來？”僧儿用手指著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個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的官人，教我把來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摔住僧儿狗毛，出這棗槩巷，徑奔王二哥茶坊前來。僧儿指著茶坊道：“恰才在這里面打的床舖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來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見茶坊没人，罵聲：“鬼話！”再摔僧儿回來，不由開茶

坊的王二分說。當時到家里，殿直把門來關上，擻來擻去，唬得僧儿戰做一團。殿直從里面叫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道：“你且看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簡帖儿和兩件物事度与渾家看。那婦人看著簡帖儿上言語，也沒理會處。殿直道：“你見我三個月日押衣襖上邊，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從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這三件物從那里來？”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舉，一個漏風掌打將去。小娘子則叫得一聲，掩著面，哭將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將十三歲迎儿出來，去壁上取下一把箭子竹來放在地上，叫過迎儿來。看著迎儿，生得：短胳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會吃飯，能窩屎。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條來，把妮子縛了兩只手，掉過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將妮子起去。拿起箭子竹來，問那妮子道：“我出去三個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吃酒？”妮子道：“不會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子竹，去妮子腿下便擗，擗得妮子殺豬也似叫。又問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來：“三個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個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來，解了條，道：“你且來，我問你，是和兀誰睡？”那妮子揩著眼淚道：“告殿直，實不敢相瞞，自從殿直出去后，小娘子夜夜和個人睡。不是別人，卻是和迎儿睡。”皇甫殿直道：“這妮子，卻不弄我！”喝將過去。帶一管鎖，走出門去，拽上那門，把鎖鎖了。走去轉灣巷口，叫將四個人來，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連手”，又叫做“巡軍”。張千、李万、董超、薛霸四人，來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推開門。從里面扯出賣的僧儿來，道：“煩上名收領這廝。”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領台旨。”殿直道：“未要去，還有人哩。”從里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儿，和二十四歲花枝的渾家，道：“和他都領去。”四人唱喏道：“告父母官，小人怎敢收領孺人？”殿直發怒道：“你們不敢領他，這件事干人命。”嚇倒四個所由，只得領小娘子和迎儿并賣的僧儿三個同去，解到開封錢大尹廳下。皇甫殿直就廳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簡帖儿呈復了。錢大尹看罷，即時教押下一個所屬去處，叫將山前行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叫僧儿問時，應道：“則是茶坊里見個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的官人，他把這封簡子來与小娘子，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問這迎儿，迎儿道：“即不會有人來同小娘子吃酒，亦不知付簡帖儿來的是何人，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卻待問小娘子，小娘子道：“自從少年夫妻，都無一個親戚往來，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簡帖儿來的是何等人？”山前行山定看著小娘子，生得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怎地訊問他？從里面交拐將過來兩個獄卒，押出一個罪人來，看這罪人時：面長顴輪骨，胥生滲癩腮。猶如行病鬼，到處降人災。這罪人原是個強盜頭儿，綽號“靜山大王”。小娘子見這罪人，把兩只手掩著面，那里敢開眼。山前行唱著獄卒道：“還不与我施行！”獄卒把枷梢一紐，枷梢在上，罪人頭向下，拿起把荆子來，打得殺豬也似叫。山前行問道：“你會殺人也不會？”靜山大王應道：“會殺人！”又問：“會放火不會？”應道：“會放火！”教兩個獄卒把靜山大王押入牢里去。山前行回轉頭來，看著小娘子道：“你見靜山大王，吃不得几杖子，殺人放火都認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卻如何吃得這般杖子？”小娘子歎地兩行淚下，道：“告前行，到這里隱諱不得。覓幅紙和筆，只得与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從少年夫妻，都無一個親戚來往，即不知把簡帖儿來的是甚色樣人。如今看要待儿吃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下。”便恁么說，五回三次問他，供說得一同。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門前立，倒斷不下。猛抬頭看時，卻見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問及這件事：“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簡帖的人錢物，故意不与決這件公事？”山前行听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离了。”當日

山前行入州衙里，到晚衙，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尹。大尹叫將皇甫殿直來，當廳問道：“捉賊見賊，捉奸見雙，又無證見，如何斷得他罪？”皇甫松告錢大尹：“松如今不愿同妻子歸去，情愿當官休了。”大尹台判：听從夫便。殿直自歸。僧儿、迎儿唱出，各自歸去。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沒一個親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尋個死休。”至天漢州橋，看著金水銀堤汴河，恰待要跳將下去。則見后面一個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摔摔住。回轉頭來看時，恰是一個婆婆，生得：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眼昏一似秋水微渾，發白不若楚山云淡。婆婆道：“孩儿，你卻沒事尋死做甚么？你認得我也不？”小娘子道：“不識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從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著，到今不來往。我前日听得你与丈夫官司，我日逐在這里伺候。今日听得道休离了，你要投水做甚么？”小娘子道：“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丈夫又不要我，又無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時！”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里，看后如何。”婦女自思量道：“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沒投奔處，且只得隨他去了，卻再理會。”即時隨這姑姑家去看時，家里莫甚么活計，卻好一個房舍，也有粉青帳儿，有交椅、卓凳之類。在這姑姑家里過了兩三日。當日方才吃罷飯，則听得外面一個官人，高聲大气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還？”那婆子听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入來坐地。小娘子著眼看時，見入來的人：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著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淨襪。小娘子見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儿說的寄簡帖儿官人。”只見官人入來，便坐在凳子上，大驚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今經一個月日，不把錢來還。”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未得錢。支得時，即便付還官人。”官人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嘗挨許多日了？討得時，千万送來。”官人說了自去。婆子入來，看著小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卻是怎好？”小娘子問道：“有什么事？”婆子道：“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卻賣些珠翠頭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賣，吃人交加了，到如今沒這錢還他，怪他焦躁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与他干得。”小娘子問道：“卻是甚么事？”婆子道：“教我討個細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個似小娘子模樣去嫁与他，那官人必喜歡。小娘子你如今在這里，老公又不要你，終不然罷了？不若听姑姑說合，你去嫁了這官人，你終身不致擔誤，挈帶姑姑也有個倚靠，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允。婆子去回覆了。不一日，這官人娶小娘子來家，成其夫婦。逡巡過了一年，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正是：時間風火性，燒了歲寒心。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個，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里燒香。我今年卻獨自一個，不知我渾家那里去了？”簌地兩行淚下，悶悶不已。只得勉強著一領紫羅衫，手里把著銀香盒，來大相國寺里燒香。到寺中燒了香，恰待出寺門，只見一個官人領著一個婦女。看那官人時，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領著的婦女，卻便是他渾家。當時丈夫看著渾家，渾家又覷著丈夫，兩個四目相視，只是不敢言語。那官人同婦女兩個入大相國寺里去。皇甫松在這山門頭正沉吟間，見一個打香油錢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錢。看見這兩人入去，口里道：“你害得我苦，你這漢，如今卻在這里！”大踏步趕入寺來。皇甫殿直見行者趕這兩人，當時呼住行者道：“五戒，你莫待要趕這兩個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說不得，我受這漢苦，到今日抬頭不起，只是為他。”皇甫殿直道：“你認得這個婦女么？”行者道：“不識。”殿直道：“便是我的渾家。”行者問：“如何卻隨著他？”皇甫殿直把送簡帖儿和休离的上件

事對行者說了一遍。行者道：“卻是怎地！”行者卻問皇甫殿直：“官人認得這個人么？”殿直道：“不認得。”行者道：“這漢原是州東 墦台寺里一個和尚，苦行便是台寺里行者。我這本師，卻是墦台寺里 監院，手頭有百十錢，剃度這廝做師。一年已前時，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銀器，逃走了，累我吃了好些拷打。今趕出寺來，沒討飯吃處。罪過這大相國寺里知寺廝認，留苦行在此間打香油錢。今日撞見這廝，卻怎地休得！”方才說罷，只見這和尚將著他渾家，從寺廊下出來。行者牽衣拔步，卻待去摔這廝。皇甫殿直扯住行者，閃那身已在山門一壁，道：“且不要摔他，我和你尾這廝去，看那里著落，卻与他官司。”兩個后地尾將來。話分兩頭。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眼淚汪汪，入去大相國寺里燒了香出來。這漢一路上卻問這婦人道：“小娘子，如何你見了丈夫便眼淚出？我不容易得你來。我當初從你門前過，見你在帘子下立地，見你生得好，有心在你處。今日得你做夫妻，也非通容易。”兩個說來說去，恰到家中門前。入門去，那婦人問道：“當初這個簡帖儿，卻是兀誰把來？”這漢道：“好教你得知，便是我教賣□□的僧儿把來你的。你丈夫中了我計，真個便把你休了。”婦人听得說，摔住那漢，叫聲屈，不知高低。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卻慌了，就把只手去克著他脖項，指望坏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著他。兩人來到門首，見他們入去，听得里面大驚小怪，搶將入去看時，見克著他渾家，踹性命。皇甫殿直和這行者兩個，即時把這漢來捉了，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廳下。這錢大尹是誰？出則壯士攜鞭，入則佳人捧臂。世世靴蹤不斷，子孫出入金門。他是兩浙錢王子，吳越國王孫。大尹升廳，把這件事解到廳下。皇甫殿直和這渾家，把前面說過的話，對錢大尹歷歷從頭說了一遍。錢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當廳訊一百腿花，押下左司理院，教盡情根勘這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責領渾家歸去，再成夫妻；行者當廳給賞。和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不合設謀奸騙，后來又不合謀害這婦人性命。准“雜犯”斷，合重杖處死；這婆子不合假妝姑姑，同謀不首，亦合編管鄰州。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個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只曲儿，喚作《南鄉子》：怎見一僧人，犯濫鋪摸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狀了，遭刑。棒殺髡囚示萬民。沿路眾人听，猶念高王觀世音。護法喜神齊合掌，低聲。果謂金剛不坏身。——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錢如流水去還來，恤寡周貧莫吝財。試覽石家金谷地，于今荆棘昔樓台。話說晉朝有一人，姓石名崇，字季倫。當時未發跡時，專一在大江中駕一小船，只用弓箭射魚為生。忽一日，至三更，有人扣船言日：“季倫救吾則個！”石崇听得，隨即推篷。探頭看時，只見月色滿天，照著水面，月光之下，水面上立著一個年老之人。石崇問老人：“有何事故，夜間相懇？”老人又言：“相救則個！”石崇當時就令老人上船，問有何緣故。老人答日：“吾非人也，吾乃上江老龍王。年老力衰，今被下江小龍欺我年老，与吾斗敵，累輸与他。老拙無安身之地，又約我明日大戰，戰時又要輸与他。今特來求季倫：明日午時彎弓在江面上，江中兩個大魚相戰，前走者是我，后趕者乃是小龍。但望君借一臂之力，可將后趕大魚一箭，坏了小龍性命，老拙自當厚報重恩。”石崇听罷，謹領其命。那老人相別而回，涌身一跳，入水而去。石崇至明日午時，備下弓箭。果然將傍午時，只見大江水面上，有二大魚追趕將來。石崇扣上弓箭，望著后面大魚，風地一箭，正中那大魚腹上。但見滿江紅水，其大魚死于江上。此時風浪俱息，并無他事。夜至三更，又見老人扣船來謝道：“蒙君大恩，今得安跡。來日午時，

你可將船泊于蔣山腳下南岸第七株楊柳樹下相候，當有重報。”言罷而去。石崇明日依言，將船去蔣山腳下楊柳樹邊相候。只見水面上有鬼使三人出，把船推將去。不多時，船回，滿載金銀珠玉等物。又見老人出水，與石崇曰：“如君再要珍珠寶貝，可將空船來此相候取物。”相別而去。這石崇每每將船于柳樹下等，便是一船珍寶，因致敵國之富。將寶玩買囑權貴，累升至太尉之職，真是富貴兩全。遂買一所大宅于城中，宅后造金谷園，園中亭台樓館。用大斛大明珠，買得一妾，名曰綠珠。又置偏房姨奶侍婢，朝歡暮樂，極其富貴。結識朝臣國戚，宅中有十里錦帳，天上人間，無比奢華。忽一日排筵，獨請國舅王愷，這人姐姐是當朝皇后。石崇與王愷飲酒半酣，石崇喚綠珠出來勸酒，端的十分美貌。王愷一見綠珠，喜不自勝，便有奸淫之意。石崇相待宴罷，王愷謝了自回，心中思慕綠珠之色，不能勾得會。王愷常與石崇斗寶，王愷寶物，不及石崇，因此陰懷毒心，要害石崇。每每受石崇厚待，無因為之。忽一日，皇后宣王愷入內御宴。王愷見了姐姐，就流淚，告言：“城中有一財主富室，家財巨萬，寶貝奇珍，言不可荆每每請弟設宴斗寶，百不及他一二。姐姐可怜與弟爭口氣，于內庫內那借奇寶，養他則個。”皇后見弟如此說，遂召掌內庫的太監，內庫中借他鎮庫之寶，乃是一株大珊瑚樹，長三尺八寸。不曾啓奏天子，令人扛抬往王愷之宅。王愷謝了姐姐，便回府用蜀錦做重罩罩了。翌日，廣設珍羞美饌，使人移在金谷園中，請石崇會宴。先令人扛抬珊瑚樹去園上開空閒閣子里安了。王愷與石崇飲酒半酣，王愷道：“我有一寶，可請一觀，勿笑為幸。”石崇教去了錦袱，看著微笑，用杖一擊，打為粉碎。王愷大驚，叫苦連天道：“此是朝廷內庫中鎮庫之寶，自你養我不過，心懷妒恨，將來打碎了，如何是好？”石崇大笑道：“國舅休慮，此亦未為至寶。”石崇請王愷到后園中看珊瑚樹，大小三十余株，有長至七八尺者。內一株一般三尺八寸，遂取來賠王愷填庫，更取一株長大的送與王愷。王愷羞慚而退，自思國中之寶，敵不得他過，遂乃生計嫉妒。一日，王愷朝于天子，奏道：“城中有一富豪之家，姓石名崇，官居太尉，家中敵國之富。奢華受用，雖我王不能及他快樂。若不早除，恐生不測。”天子准奏，口傳聖旨，便差駕上人去捉拿太尉石崇下獄，將石崇應有家資，皆沒入官。王愷心中只要圖謀綠珠為妾，使兵圍繞其宅欲奪之。綠珠自思道：“丈夫被他誣害性命，不知存亡。今日強要奪我，怎肯隨他？雖死不受其辱！”言訖，遂于金谷園中墜樓而死，深可憫哉！王愷聞之，大怒，將石崇戮于市曹。石崇臨受刑時歎曰：“汝輩利吾家財耳。”劊子曰：“你既知財多害己，何不早散之？”石崇無言可答，挺頸受刑。胡曾先生有詩曰：一自佳人墜玉樓，晉家宮闕古今愁。惟余金谷園中樹，已向斜陽歎白頭。方才說石崇因富得禍，是夸財炫色，遇了王愷國舅這個對頭。如今再說一個富家，安分守己，并不惹事生非；只為一點慳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變做一段有笑聲的小說。這富家姓甚名誰？听我道來：這富家姓張名富，家住東京開封府，積祖開質庫，有名喚做張員外。這員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鷺鷥腿上割股。古佛臉上剝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著點燈，捋松將來炒菜。這個員外平日發下四條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夢鬼交。是個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還地上拾得一文錢，把來磨做鏡兒，捍做磬兒，招做鋸兒，叫聲“我兒”，做個嘴兒，放入篋兒。人見他一文不使，起他一個異名，喚做“禁魂張員外”。當日是日中前后，員外自入去里面，白湯泡冷飯吃點心。兩個主管在門前數見錢。只見一個漢，渾身赤膊，一身錦片也似文字，下面熟白絹緋拽扎著，手把著個箎篋，戲著張員外家里，唱個大喏了教化。口里道：“持繩把索，為客周全。”主管見員外不在門前，把兩文撇在他箎篋里。張員外恰在水瓜心布帘后望見，走將出來道：“好也，主

管！你做甚么，把兩文撇与他？一日兩文，千日便兩貫。”大步向前，赶上捉筴籬的，打一奪，把他一筴籬錢都傾在錢堆里，卻教眾當直打他一頓。路行人看見也不忿。那捉筴籬的哥哥吃打了，又不敢和他爭，在門前指著了罵。只見一個人叫道：“哥哥，你來，我与你說句話。”捉筴籬的回過頭來，看那個人，卻是獄家院子打扮一個老儿。兩個唱了喏。老儿道：“哥哥，這禁魂張員外，不近道理，不要共他爭。我与你二兩銀子，你一文价賣生蘿卜，也是經紀人。”捉筴籬的得了銀子，唱喏自去，不在話下。那老儿是鄭州奉寧軍人，姓宋，排行第四，人叫他做宋四公，是小番子閒漢。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后，向金梁橋上四文錢買兩只焦酸餛，揣在怀里，走到禁魂張員外門前。路上沒一個人行，月又黑。宋四公取出蹊蹺作怪的動使，一挂挂在屋檐上，從上面打一盤盤在屋上，從天井里一跳跳將下去。兩邊是廊屋，去側首見一碗燈。听著里面時，只听得有個婦女聲道：“你看三哥恁么早晚，兀自未來。”宋四公道：“我理會得了，這婦女必是約人在此私通。”看那婦女時，生得：黑絲絲的發儿，白瑩瑩的額儿，翠彎彎的眉儿，溜度度的眼儿，正隆隆的鼻儿，紅艷艷的腮儿，香噴噴的口儿，平坦坦的胸儿，白堆堆的奶儿，玉纖纖的手儿，細裊裊的腰儿，弓彎彎的脚儿。那婦女被宋四公把兩只衫袖掩了面，走將上來。婦女道：“三哥，做甚么遮了臉子唬我？”被宋四公向前一掙，掙住腰里，取出刀來道：“悄悄地！高則聲，便殺了你！”那婦女顫做一團道：“告公公，饒奴性命。”宋四公道：“小娘子，我來這里做不是。我問你則個：他這里到上庫有多少關閉？”婦女道：“公公出得奴房，十來步有個陷馬坑，兩只惡狗。過了便有五個防土庫的，在那里吃酒賭錢，一家當一更，便是土庫。入得那土庫，一個紙人，手里托著個銀球，底下做著關口。踏著關口，銀球脫在地下，有條合溜，直滾到員外床前，惊覺，教人捉了你。”宋四公道：“卻是恁地。小娘子，背后來的是你兀誰？”婦女不知是計，回過頭去，被宋四公一刀，從肩頭上劈將下去，見道血光倒了。那婦女被宋四公殺了。宋四公再出房門來，行十來步，沿西手走過陷馬坑，只听得兩個狗子吠。宋四公怀中取出酸餛，著些個不按君臣作怪的藥，入在里面，戲得近了，撇向狗子身邊去。狗子聞得又香又軟，做兩口吃了。先擺番兩個狗子，又行過去，只听得人唱么么六六，約莫也有五六人在那里擲骰。宋四公怀中取出一個小罐儿，安些個作怪的藥在中面，把塊撇火石，取些火燒著，噴鼻馨香。那五個人聞得道：“好香！員外日早晚兀自燒香。”只管聞來聞去，只見腳在下頭在上，一個倒了，又一個倒。看見那五個男女，聞那香，一霎間都擺番了。宋四公走到五人面前，見有半掬儿吃剩的酒，也有果菜之類，被宋四公把來吃了。只見五個人眼睜睜地，只是則聲不得。便走到上庫門前，見一具胳膊來大三簧鎖，鎖著土庫門。宋四公怀里取個鑰匙，名喚做“百事和合”，不論大小粗細鎖都開得。把鑰匙一斗，斗開了鎖，走入土庫里面去。入得門，一個紙人手里，托著個銀球。宋四公先拿了銀球，把腳踏過許多關口，覓了他五萬貫鎖贓物，都是上等金珠，包裹做一處。怀中取出一管筆來，把津唾潤教濕了，去壁上寫著四句言語，道：宋國逍遙漢，四海盡留名。會上太平鼎，到處有名聲。寫了這四句言語在壁上，土庫也不關，取條路出那張員外門前去。宋四公思量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連更徹夜，走歸鄭州去。且說張員外家，到得明日天曉，五個男女蘇醒，見土庫門開著，藥死兩個狗子，殺死一個婦女，走去覆了員外。員外去使臣房里下了狀。滕大尹差王七殿直干遵，看賊蹤由。做公的看了壁上四句言語，數中一個老成的叫做周五郎周宣，說道：“告觀察，不是別人，是宋四。”觀察道：“如何見得？”周五郎周宣道：“‘宋國逍遙漢’，只做著上面個‘宋’字；‘四海盡留名’，只做著個‘四’字；‘會上太平鼎’，只做著個‘會’字；‘到處有名

聲，只做著個‘到’字。上面四字道：‘宋四會到’。”王殿直道：“我久聞得做道路的，有個宋四公，是鄭州人氏，最高手段。今番一定是他了。”便教周五郎周宣將帶一行做公的，去鄭州于辦宋四。眾人路上離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到鄭州，問了宋四公家里，門前開著一個小茶坊。眾人入去吃茶，一個老子上灶點茶。眾人道：“一道請四公出來吃茶。”老子道：“公公害些病未起在，等老子入去傳話。”老子走進去了，只听得宋四公里面叫起來道：“我自頭風發，教你買三文粥來，你兀自不肯。每日若干錢養你，討不得替心替力，要你何用？”刮刮地把那點茶老子打了几下。只見點茶的老子，手把粥碗出來道：“眾上下少坐，宋四公教我買粥，吃了便來。”眾人等個意休不休，買粥的也不見回來，宋四公也竟不見出來。眾人不奈煩，入去他房里看時，只見縛著一個老儿。眾人只道宋四公，來收他。那老儿說道：“老漢是宋公點茶的，恰才把碗去買粥的，正是宋四公。”眾人見說，吃了一惊，歎口气道：“真個是好手，我們看不仔細，卻被他瞞過了。”只得出門去趕，那里趕得著？眾做公的只得四散，分頭各去，挨查緝獲，不在話下。原來眾人吃茶時，宋四公在里面，听得是東京人聲音，悄地打一望，又像個干辦公事的模樣，心上有些疑惑，故意叫罵埋怨。卻把點茶老儿的儿子衣服，打換穿著，低著頭，只做買粥，走將出來，因此眾人不疑。卻說宋四公出得門來，自思量道：“我如今卻是去那里好？我有個師弟，是平江府人，姓趙名正。會得他信道，如今在謨縣。我不如去投奔他家也罷。”宋四公便改換色服，妝做一個獄家院子打扮，把一把扇子遮著臉，假做瞎眼，一路上慢騰騰地，取路要來謨縣。來到謨縣前，見個小酒店，但見：云拂煙籠錦旆揚，太平時節日舒長。能添壯士英雄膽，會解佳人愁悶腸。三尺曉垂楊柳岸，一竿斜刺杏花傍。男儿未遂平生志，且樂高歌入醉鄉。宋四公覺得肚中饑餒，入那酒店去，買些個酒吃。酒保安排將酒來，宋四公吃了三兩杯酒。只見一個精精致致的后生，走入酒店來。看那人時，卻是如何打扮：磚頂背系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儿，下面寬口褲，側面絲鞋。叫道：“公公拜揖。”宋四公抬頭看時，不是別人，便是他師弟趙正。宋四公人面前，不敢師父師弟廝叫，只道：“官人少坐。”趙正和宋四公敘了間闊就坐，教酒保添只盞來篩酒。吃了一杯，趙正卻低低地問道：“師父一向疏闊？”宋四公道：“二哥，几時有道路也？”趙正道：“是道路卻也自有，都只把來風花雪月使了。聞知師父入東京去得拳道路。”宋四公道：“也”沒甚么，只有得個四五萬錢。”又問趙正道：“二哥，你如今那里去？”趙正道：“師父，我要上東京閒走一遭，一道賞玩則個，歸平江府去做話說。”宋四公道：“二哥，你去不得。”趙正道：“我如何上東京不得？”宋四公道：“有三件事，你去不得。第一，你是浙右人，不知東京事，行院少有認得你的，你去投奔阿誰？第二，東京百八十里羅城，喚做‘臥牛城’。我們只是草寇，常言：‘草入牛口，其命不久。’第三，是東京有五千個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趙正道：“這三件事都不妨。師父你只放心，趙正也不到得胡亂吃輸。”宋四公道：“二哥，你不信我口，要去東京時，我覓得禁魂張員外的一包儿細軟，我將歸客店里去，安在頭邊，枕著頭。你覓得我的時，你便去上東京。”趙正道：“師父，恁地時不妨。”兩個說罷，宋四公還了酒錢，將著趙正歸客店里。店小二見宋四公將著一個官人歸來，唱了喏。趙正同宋四公入房里走一遭，道了“宋置”，趙正自去。當下天色晚，如何見得：暮煙迷遠岫，薄霧卷晴空。群星共皓月爭光，遠水与山光斗碧。深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曲岸小舟，几點漁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花間粉蝶宿芳叢。宋四公見天色晚，自思量道：“趙正這漢手高。我做他師父，若還真個吃他覓了這般細軟，好吃人笑，不如早睡。”宋四公卻待要睡，又怕吃趙正來后如何，且只把一包細軟安放頭邊，就床上掩臥。只听得屋梁上知

知茲茲地叫，宋四公道：“作怪！未曾起更，老鼠便出來打鬧人。”仰面向梁上看時，脫些個屋塵下來，宋四公打兩個噴涕。少時老鼠卻不則聲，只听得兩個貓儿，也凹也凹地廝咬了叫，溜些尿下來，正滴在宋四公口里，好臊臭！宋四公漸覺困倦，一覺睡去。到明日天曉起來，頭邊不見了細軟包儿。正在那里沒擺撥，只見店小二來說道：“公公，昨夜同公公來的官人來相見。”宋四公出來看時，卻是趙正。相揖罷，請他入房里，去關上房門。趙正從怀里取出一個包儿，納還師父。宋四公道：“二哥，我問你則個，壁落共門都不會動，你卻是從那里來，討了我的包儿？”趙正道：“實瞞不得師父，房里床面前一帶黑油紙檻窗，把那學書紙糊著。吃我先在屋上，學一和老鼠，脫下來屋塵，便是我的作怪藥，撒在你眼里鼻里，教你打幾個噴涕；后面貓尿，便是我的尿。”宋四公道：“畜生，你好沒道理！”趙正道：“是吃我盤到你房門前，揭起學書紙，把小鋸儿鋸將兩條窗柵下來；我便挨身而入，到你床邊，偷了包儿。再盤出窗外去，把窗柵再接住，把小釘儿釘著，再把學書紙糊了，恁地便沒蹤跡。”宋四公道：“好，好！你使得，也未是你會處。你還今夜再覓得我這包儿，我便道你會。”趙正道：“不妨，容易的事。”趙正把包儿還了宋四公道：“師父，我且歸去，明日再會。”漾了手自去。宋四公口里不說，肚里思量道：“趙正手高似我，這番又吃他覓了包儿，越不好看，不如安排走休！”宋四公便叫將店小二來說道：“店二哥，我如今要行。二百錢在這裡，煩你買一百錢爇肉，多討椒鹽，買五十錢蒸餅，剩五十錢，与你買碗酒吃。”店小二謝了公公，便去謨縣前買了爇肉和蒸餅。卻待回來，离客店十來家，有個茶坊里，一個官人叫道：“店二哥，那里去？”店二哥抬頭看時，便是和宋四公相識的官人。店二哥道：“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買爇肉共蒸餅。”趙正道：“且把來看。”打開荷葉看了一眼，問道：“這里几文錢肉？”店二哥道：“一百錢肉。”趙正就怀里取出二百錢來道：“哥哥，你留這爇肉蒸餅在這裡。我与你二百錢，一道相煩，依這樣与我買來，与哥哥五十錢買酒吃。”店二哥道：“謝官人。”道了便去。不多時，便買回來。趙正道：“甚勞煩哥哥，与公公再裹了那爇肉。見公公時，做我傳語他，只教他今夜小心則個。”店二哥唱喏了自去。到客店里，將肉和蒸餅遞還宋四公。宋四公接了道：“罪過哥哥。”店二哥道：“早間來的那官人，教再三傳語，今夜小心則個。”宋四公安排行李，還了房錢，脊背上背著一包被臥，手里提著包裹，便是覓得禁魂張員外的細軟，离了客店。行一里有余，取八角鎮路上來。到渡頭看那渡船，卻在對岸，等不來，肚里又饑，坐在地上，放細軟包儿在面前，解開爇肉裹儿，擘開一個蒸餅，把四五塊肥底爇肉多蘸些椒鹽，卷做一卷，嚼得兩口，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就那里倒了。宋四公只見一個丞局打扮的人，就面前把了細軟包儿去。宋四公眼睜睜地見他把去，叫又不得，赶又不得，只得由他。那個丞局拿了包儿，先過渡去了。宋四公多樣時蘇醒起來，思量道：“那丞局是阿誰？捉我包儿去。店二哥与我買的爇肉里面有作怪物事！”宋四公忍气吞聲走起來，喚渡船過來，過了渡，上了岸，思量那里去尋那丞局好。肚里又悶，又有些饑渴，只見個村酒店，但見：柴門半掩，破旆低垂。村中量酒，豈知有滌器相如？陋質蚕姑，難效彼當爐卓氏。壁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麻衣，好飲芒郎留下當。酸醜破瓮土床排，彩畫醉仙塵土暗。宋四公且入酒店里去，買些酒消愁解悶則個。酒保唱了喏，排下酒來，一杯兩盞，酒至三杯。宋四公正悶里吃酒，只見外面一個婦女入酒店來：油頭粉面，白齒朱唇。錦帕齊眉，羅裙掩地。鬢邊斜插些花朵，臉了微堆著笑容。雖不比閨里佳人，也當得爐頭少婦。那個婦女入著酒店，与宋四公道個万福，拍手唱一只曲儿。宋四公仔細看時，有些個面熟，道這婦女是酒店擦卓儿的，請小娘子坐則個。婦女在宋四公根底坐定，教量酒添只盞

兒來，吃了一盞酒。宋四公把那婦女抱一抱，撮一撮，拍拍惜惜，把手去摸那胸前道：“小娘子，沒有奶兒。”又去摸他陰門，只見累累垂垂一條。宋四公道：“熱牢，你是兀誰？”那個妝做婦女打扮的，叉手不離方寸道：“告公公，我不是擦卓兒頂老，我便是蘇州平江府趙正。”宋四公道：“打脊的撿才！我是你師父，卻教我摸你爺頭！原來卻才丞局便是你。”趙正道：“可知便是趙正。”宋四公道：“二哥，我那細軟包兒，你卻安在那里？”趙正叫量酒道：“把這來我寄在這里包兒還公公。”量酒取將包兒來。宋四公接了道：“二哥，你怎地拿下我這包兒？”趙正道：“我在客店隔几家茶坊里坐地，見店小二哥提一裹爇肉。我討來看，便使轉他也與我去買，被我安些汗藥在里面裹了，依然教他把來與你。我妝做丞局，后面踏將你來。你吃擺番了，被我拿得包兒，到這里等你。”宋四公道：“恁地你真個會，不枉了上得東京去。”即時還了酒錢，兩個同出酒店。去空野處除了花朵，溪水裏洗了面，換一套男子衣裳著了，取一頂單青紗頭巾裹了。宋四公道：“你而今要上京去，我與你一封書，去見個人，也是我師弟。他家住汴河岸上，賣人肉饅頭。姓侯，名興，排行第二，便是侯二哥。”趙正道：“謝師父。”到前面茶坊里，宋四公寫了書，分付趙正，相別自去。宋四公自在謨縣。趙正當晚去客店里安歇，打開宋四公書來看時，那書上寫道：師父信上賢師弟二郎、二娘子：別后安樂否？今有姑蘇賊人趙正，欲來京做買賣，我特地使他來投奔你。這漢與行院無情，一身線道，堪作你家行貨使用。我吃他三次無禮，可千萬剷除此人，免為我們行院后患。趙正看罷了書，伸著舌頭縮不上。“別人便怕了，不敢去。我且看他，如何對副我！我自別有道理。”再把那書折迭，一似原先封了。明日天曉，離了客店，取八角鎮；過八角鎮，取板橋，到陳留縣，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后，只見汴河岸上，有個饅頭店。門前一個婦女，玉井欄手巾勒著腰，叫道：“客長，吃饅頭點心去。”門前牌兒上寫著：“本行侯家，上等饅頭點心。”趙正道：“這里是侯興家里了。”走將入去，婦女叫了萬福，問道：“客長用點心？”趙正道：“少待則個。”就脊背上取將包裹下來。一包金銀釵子，也有花頭的，也有連二連三的，也有素的，都是沿路上覓得的。侯興老婆看見了，動心起來，道：“這客長，有二三百只釵子！我雖然賣人肉饅頭，老公雖然做贊老子，到沒許多物事。你看少間問我買饅頭吃，我多使些汗火，許多釵子都是我的。”趙正道：“嫂嫂，買五個饅頭來。”侯興老婆道：“著！”揸個碟子，盛了五個饅頭，就灶頭合兒里多撮些物料在里面。趙正肚里道：“這合兒里便是作怪物事了。”趙正怀里取出一包藥來，道：“嫂嫂，覓些冷水吃藥。”侯興老婆將半碗水來，放在桌上。趙正道：“我吃了藥，卻吃饅頭。”趙正吃了藥，將兩只箸一撥，撥開饅頭餡，看了一看，便道：“嫂嫂，我爺說與我道：‘莫去汴河岸上買饅頭吃，那里都是人肉的。’嫂嫂，你看這一塊有指甲，便是人的指頭，這一塊皮上許多短毛兒，須是人的不便處。”侯興老婆道：“官人休耍，那得這話來！”趙正吃了饅頭，只听得婦女在灶前道：“倒也！”指望擺番趙正，卻又沒些事。趙正道：“嫂嫂，更添五個。”侯興老婆道：“想是恰才汗火少了，這番多把些藥傾在里面。”趙正懷中又取包兒，吃些個藥。侯興老婆道：“官人吃甚么藥？”趙正道：“平江府提刑散的藥，名喚做‘百病安丸’。婦女家八般頭風，胎前產后，脾血氣痛，都好服。”侯興老婆道：“就官人覓得一服吃也好。”趙正去懷里別搨換包兒來，撮百十丸與侯興老婆吃了，就灶前顛番了。趙正道：“這婆娘要對副我，卻到吃我擺番。別人漾了去，我卻不走。”特骨地在那里解腰捉虱子。不多時，見個人挑一擔物事歸。趙正道：“這個便是侯興，且看他如何？”侯興與趙正兩個唱了喏。侯興道：“客長吃點心也未？”趙正道：“吃了。”侯興叫道：“嫂子，會錢也未？”尋來尋去，尋到灶前，只見渾家倒在地下，口邊溜出痰涎，說話不

真，喃喃地道：“我吃擺番了。”侯興道：“我理會得了，這婆娘不認得江湖上相識，莫是吃那門前客長擺番了？”侯興向趙正道：“法兄，山妻眼拙，不識法兄，切望恕罪。”趙正道：“尊兄高姓？”侯興道：“這里便是侯興。”趙正道：“這里便是姑蘇趙正。”兩個相揖了。侯興自把解藥與渾家吃了。趙正道：“二兄，師父宋四公有書上呈。”侯興接著，拆開看時，書上寫著許多言語，末梢道：“可剿除此人。”侯興看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道：“師父兀自三次無禮，今夜定是坏他性命！”向趙正道：“久聞清德，幸得相會！”即時置酒相待，晚飯過了，安排趙正在客房里睡，侯興夫婦在門前做夜作。趙正只聞得房里一陣臭氣，尋來尋去，床底下一個大缸。探手打一摸，一顆人頭；又打一摸，一只人手共人腳。趙正搬出后門頭，都把索子縛了，挂在后門屋檐上。關了后門，再入房里，只听得婦女道：“二哥，好下手！”侯興道：“二嫂，使未得！更等他落忽些個。”婦女道：“二哥，看他今日把出金銀釵子，有二三百只。今夜對副他了，明日且把來做一頭戴，教人唱采則個。”趙正听得道：“好也！他兩個要恁地對副我性命，不妨得。”侯興一個兒子，十來歲，叫做伴哥，發脾寒，害在床上。趙正去他房里，抱那小的安在趙正床上，把被來蓋了，先走出后門去。不多時，侯興渾家把著一碗燈，侯興把一把劈柴大斧頭，推開趙正房門，見被蓋著個人在那里睡，和被和人，兩下斧頭，砍做三段。侯興揭起被來看了一看，叫聲：“苦也！二嫂，殺了的是我兒子伴哥！”兩夫妻號天洒地哭起來。趙正在后門叫道：“你沒事自殺了兒子則甚？趙正卻在這里。”侯興听得焦燥，拿起劈柴斧趕那趙正，慌忙走出后門去，只見扑地撞著侯興額頭，看時卻是人頭、人腳、人手挂在屋檐上、一似鬧竿儿相似。侯興教渾家都搬將入去，直上去趕。趙正見他來趕，前頭是一派溪水。趙正是平江府人，會弄水，打一跳，跳在溪水里。后頭侯興也跳在水里來趕。趙正一分一蹬，頃刻之間，過了對岸。侯興也會水，來得遲些個。趙正先走上岸，脫下衣裳齊教干。侯興趕那趙正，從四更前后，到五更二點時候，趕十一二里，直到順天新鄭門一個浴室。趙正入那浴室里洗面，一道烘衣裳。正洗面間，只見一個人把兩只手去趙正兩腿上打一掣，掣番趙正。趙正見侯興來掣他，把兩禿膝樁番侯興，倒在下面，只顧打。只見一個獄家院子打扮的老儿進前道：“你們看我面放手罷。”趙正和侯興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師父宋四公，一家唱個大喏，直下便拜。宋四公勸了，將他兩個去湯店里吃盞湯。侯興與師父說前面許多事。宋四公道：“如今一切休論。則是趙二哥明朝入東京去，那金梁橋下，一個賣酸餛飩的，也是我們行院，姓王，名秀。這漢走得樓閣沒養，起個渾名，喚做‘病貓儿’。他家在大相國寺后面院子里祝他那賣酸餛飩架儿上一個大金絲罐，是定州中山府窖變了燒出來的，他惜似氣命。你如何去拿得他的？”趙正道：“不妨。”等城門開了，到日中前后，約師父只在侯興處。趙正打扮做一個磚頂背系帶頭巾，皂羅文武帶背儿，走到金梁橋下，見一抱架儿，上面一個大金絲罐，根底立著一個老儿：鄆州單青紗現頂儿頭巾，身上著一領箭楊柳子布衫。腰里玉井欄手巾，抄著腰。趙正道：“這個便是王秀了。”趙正走過金架橋來，去米舖前撮几顆紅米，又去菜擔上摘些個葉子，和米和葉子，安在口里，一處嚼教碎。再走到王秀架子邊，漾下六文錢，買兩個酸餛飩，特骨地脫一文在地下。王秀去拾那地上一文錢，被趙正吐那米和菜在頭巾上，自把了酸餛飩去。卻在金梁橋頂上立地，見個小的跳將來，趙正道：“小哥，與你五文錢，你看那賣酸餛飩王公頭巾上一堆虫蟻屎，你去說與他，不要道我說。”那小的真個去說道：“王公，你看頭巾上。”王秀除下頭巾來，只道是虫蟻屎，入去茶坊里揩抹了。走出來架子上看時，不見了那金絲罐。原來趙正見王秀入茶坊去揩那頭巾，等他眼慢，拿在袖子里便行，一徑走往侯興家去。宋四公和侯興看

了，吃一惊。趙正道：“我不要他的，送還他老婆休！”趙正去房里換了一頂搭颯頭巾，底下舊麻鞋，著領舊布衫，手把著金絲罐，直走去大相國寺后院子里。見王秀的老婆，唱個喏了道：“公公教我歸來，問婆婆取一領新布衫、汗衫、褲子、新鞋襪，有金絲罐在這裡表照。”婆子不知是計，收了金絲罐，取出許多衣裳，分付趙正。趙正接得了，再走去見宋四公和侯興道：“師父，我把金絲罐去他家換許多衣裳在這裡。我們三個少間同去送還他，博個笑聲。我且著了去閒走一回耍子。”趙正便把王秀許多衣裳著了，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閒走一回，買酒買點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來。卻待過金梁橋，只听得有人叫：“趙二官人！”趙正回過頭來看時，卻是師父宋四公和侯興。三個同去金梁橋下，見王秀在那里賣酸餛。宋四公道：“王公拜茶。”王秀見了師父和侯二哥，看了趙正，問宋四公道：“這個客長是兀誰？”宋四公恰待說，被趙正拖起去，教宋四公：“未要說我姓名，只道我是你親戚，我自別有道理。”王秀又問師父：“這客長高姓？”宋四公道：“是我的親戚，我將他來京師閒走。”王秀道：“如此。”即時寄了酸餛架兒在茶坊，四個同出順天新鄭門外僻靜酒店，去買些酒吃。入那酒店去，酒保篩酒來，一杯兩盞，酒至三巡。王秀道：“師父，我今朝嘔氣。方才挑那架子出來，一個人買酸餛，脫一錢在地下。我去拾那一錢，不知甚虫蟻局在我頭巾上。我入茶坊去揩頭巾出來，不見了金絲罐，一日好悶！”宋四公道：“那人好大膽，在你跟前賣弄得，也算有本事了。你休要氣悶，到明日閒暇時，大家和你查訪這金絲罐。又沒三件兩件，好歹要討個下落，不到得失脫。”趙正肚里，只是暗暗的笑，四個都吃得醉，日晚了，各自歸。且說王秀歸家去，老婆問道：“大哥，你恰才教人把金絲罐歸來？”王秀道：“不會。”老婆取來道：“在這裡，卻把了几件衣裳去。”王秀沒猜道是誰，猛然想起今日宋四公的親戚，身上穿一套衣裳，好似我家的。心上委決不下，肚里又悶，提一角酒，索性和婆子吃個醉，解衣卸帶了睡。王秀道：“婆婆，我兩個多時不曾做一處。”婆子道：“你許多年紀了，兀自鬼亂！”王秀道：“婆婆，你豈不聞：‘后生猶自可，老的急似火。’”王秀早移過共頭，在婆子頭邊，做一班半點兒事，兀自未了當。原來趙正見兩個醉，撥開門躲在床底下，听得兩個鬼亂，把尿盆去房門上打一□。王秀和婆子吃了一惊，鬼慌起來。看時，見個人從床底下趨將出來，手提一包兒。王秀就燈光下仔細認時，卻是和宋四公、侯興同吃酒的客長。王秀道：“你做甚么？”趙正道：“宋四公教還你包兒。”王公接了看時，卻是許多衣裳。再問：“你是甚人？”趙正道：“小弟便是姑蘇平江府趙正。”王秀道：“如此，久聞清名。”因此拜識。便留趙正睡了一夜。次日，將著他閒走。王秀道：“你見白虎橋下大宅子，便是錢大王府，好拳財。”趙正道：“我們晚些下手。”王秀道：“也好。”到三鼓前后，趙正打個地洞，去錢大王土庫偷了三萬貫錢正贓，一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王秀在外接應，共他歸去家里去躲。明日，錢大王寫封簡子與滕大尹。大尹看了，大怒道：“帝輦之下：有這般賊人！”即時差緝捕使臣馬翰，限三日內要捉錢府做不是的賊人。馬觀察馬翰得了台旨，分付眾做公的落宿，自歸到大相國寺前。只見一個人背系帶磚頂頭巾，也著上一領紫衫，道：“觀察拜茶。”同入茶坊里，上灶點茶來。那著紫衫的人怀里取出一裹松子胡桃仁，傾在兩盞茶里。觀察問道：“尊官高姓？”那個人道：“姓趙，名正，昨夜錢府做賊的便是小子。”馬觀察听得，脊背汗流，卻待等眾做公的過捉他。吃了盞茶，只見天在下，地在上，吃擺番了。趙正道：“觀察醉也。”扶住他，取出一件作怪動使剪子，剪下觀察一半衫袖，安在袖里，還了茶錢。分付茶博士道：“我去叫人來扶觀察。”趙正自去。兩碗飯間，馬觀察肚里藥過了，蘇醒起來。看趙正不見了，馬觀察走歸去。睡了一夜，明日天曉，隨大尹朝殿。大尹騎著馬，恰待入宣德門去，只見一個人裹頂彎

角帽子，著上一領皂衫，攔著馬前，唱個大喏，道：“錢大王有札目上呈。”滕大尹接了，那個人唱喏自去。大尹就馬上看時，腰裏金魚帶不見撻尾。簡上寫道：“姑蘇賊人趙正，拜稟大尹尚書：所有錢府失物，系是正偷了。若是大尹要來尋趙正家里，遠則十萬八千，近則只在目前。”大尹看了越焦燥，朝殿回衙，即時升廳，引放民戶詞狀。詞狀人拋箱，大尹看到第十來紙狀，有狀子上面也不依式論訴甚么事，去那狀上只寫一只《西江月》曲兒，道是：是水歸于大海，閒漢總入京都。三都捉事馬司徒，衫襟難為作主。盜了親王玉帶，剪除大尹金魚。要知閒漢姓名無？小月傍邊正土。大尹看罷道：“這個又是趙正，直恁地手高。”即喚馬觀察馬翰來，問他捉賊消息。馬翰道：“小人因不認得賊人趙正，昨日當面挫過。這賊委的手高，小人訪得他是鄭州宋四公的師弟。若拿得宋四，便有了趙正。”滕大尹猛然想起，那宋四因盜了張富家的土庫，見告失狀未獲。即喚王七殿直王遵，分付他協同馬翰訪捉賊人宋四、趙正。王殿直王遵稟道：“這賊人蹤跡難定，求相公寬限時日；又須官給賞錢，出榜懸挂，那貪著賞錢的便來出首，這公事便容易了辦。”滕大尹听了，立限一個月緝獲；依他寫下榜文，如有緝知真賊來報者，官給賞錢一千貫。馬翰和王遵領了榜文，徑到錢大王府中，稟了錢大王，求他添上賞錢。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兩個又到禁魂張員外家來，也要他出賞。張員外見在失了五萬貫財物，那里肯出賞錢！眾人道：“員外休得為小失大。捕得著時，好一主大賊追還你。府尹相公也替你出賞，錢大王也注了一千貫。你卻不肯時，大尹知道，卻不好看相。”張員外說不過了，另寫個賞單，勉強寫足了五百貫。馬觀察將去府前張挂，一面與王殿直約會，分路挨查。那時府前看榜的人山人海，宋四公也看了榜，去尋趙正來商議。趙正道：“可奈王遵、馬翰日前無恐，定要加添賞錢緝獲我們；又可奈張員外慳吝，別的都出一千貫，偏你只出五百貫，把我們看得恁賤！我們如何去蒿惱他一番，之出得氣。”宋四公也怪前番王七殿直領人來拿他，又怪馬觀察當官稟出趙正是他徒弟。當下兩人你商我量，定下一條計策，齊聲道：“妙哉！”趙正便將錢大王府中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遞與宋四公，四公將禁魂張員外家金珠一包就中檢出几件有名的寶物，遞與趙正。兩下分別各自去行事。且說宋四公才轉身，正遇著向日張員外門首捉策籬的哥哥，一把扯出順天新鄭門，直到侯興家里歇腳。便道：“我今日有用你之處。”那捉策籬的便道：“恩人有何差使？并不敢違。”宋四公道：“作成你趁一千貫錢養家則個。”那捉策籬的到吃一驚，叫道：“罪過！小人沒福消受。”宋四公道：“你只依我，自有好處。”取出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教侯興扮作內官模樣：“把這條帶去禁魂張員外解庫里去解錢。這帶是無價之寶，只要解他三百貫，卻對他說：‘三日便來取贖，若不贖時，再加絕二百貫。你且放在舖內，慢些子收藏則個。’”侯興依計去了。張員外是貪財之人，見了這帶，有些利息，不問來由，當去三百貫足錢。侯興取錢回覆宋四公。宋四公卻教捉策籬的到錢大王門上揭榜出首。錢大王听说獲得真賊，便喚捉策籬的面審。捉策籬的說道：“小的去解庫中當錢，正遇那主管，將白玉帶賣與北邊一個客人，索价一千五百兩。有人說是大王府里來的，故此小的出首。”錢大王差下百十名軍校，教捉策籬的做眼，飛也似跑到禁魂張員外家，不由分說，到解庫中一搜，搜出了這條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張員外走出來分辯時，這些個軍校，那里來管你三十二一，一條索子扣頭，和解庫中兩個主管，都拿來見錢大王。錢大王見了這條帶，明是真賊，首人不虛，便寫個鈞帖，付與捉策籬的，庫上支一千貫賞錢。錢大王打驕，親往開封府拜滕大尹，將玉帶及張富一千人送去拷問。大尹自己緝獲不著，到是錢大王送來，好生慚愧，便罵道：“你前日到本府告失狀，開載許多金珠寶貝。我想你庶民之家，那得許多東西？卻原來放線做賊！你實說這玉帶

甚人偷來的？”張富道：“小的祖遺財物，并非做賊窩贓。這條帶是昨日申牌時分，一個內官拿來，解了三百貫錢去的。”大尹道：“錢大王府里失了暗花盤龍羊脂白玉帶，你豈不曉得？怎肯不審來歷，當錢與他？如今這內官何在？明明是一派胡說！”喝教獄卒，將張富和兩個主管一齊用刑，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富受苦不過，情愿責限三日，要出去挨獲當帶之人。三日獲不著，甘心認罪。滕大尹心上也有些疑慮，只將兩個主管監候。卻差獄卒押著張富，准他立限三日回話。張富眼淚汪汪，出了府門，到一個酒店里坐下，且請獄卒吃三杯。方才舉盞，只見外面踱個老兒入來，問道：“那一個是張員外？”張富低著頭，不敢答應。獄卒便問：“閣下是誰？要尋張員外則甚？”那老兒道：“老漢有個喜信要報他，特到他解庫前，聞說有官事在府前，老漢跟尋至此。”張富方才起身道：“在下便是張富，不審有何喜信見報？請就此坐講。”那老兒捱著張員外身邊坐下，問道：“員外土庫中失物，曾緝知下落否？”張員外道：“在下不知。”那老兒道：“老漢到曉得三分，特來相報員外。若不信時，老漢愿指引同去起贓。見了真正贓物，老漢方敢領賞。”張員外大喜道：“若起得這五萬貫贓物，便賠償錢大王，也還有余。拚些上下使用，身上也得干淨。”便問道：“老大既然的確，且說是何名姓？”那老兒向耳邊低低說了几句，張員外大驚道：“怕沒此事。”老兒道：“老漢情愿到府中出個首狀，若起不出真贓，老漢自認罪。”張員外大喜道：“且屈老大同在此吃三杯，等大尹晚堂，一同去稟。”當下四人飲酒半醉，恰好大尹升廳。張員外買張紙，教老兒寫了首狀，四人一齊進府出首。滕大尹看了王保狀詞，卻是說馬觀察、王殿直做賊，偷了張富家財，心中想道：“他兩個積年捕賊，那有此事？”便問王保道：“你莫非挾仇陷害么？有什么證據？”王保老兒道：“小的在鄭州經紀，見兩個人把許多金珠在彼兌換。他說家里還藏得有，要換時再取來。小的認得他是本府差來緝事的，他如何有許多寶物？心下疑惑。今見張富失單，所開寶物相像，小的情愿跟同張富到彼搜尋。如若沒有，甘當認罪。”滕大尹似信不信，便差李觀察李順，領著眼明手快的公人，一同王保、張富前去。此時馬觀察馬翰與王七殿直王遵，但在各縣挨緝兩宗盜案未歸。眾人先到王殿直家，發聲喊，徑奔入來。王七殿直的老婆，抱著三歲的孩子，正在窗前吃棗糕，引著耍子。見眾人羅皂，吃了一驚，正不知什麼緣故。恐怕嚇壞了孩子，把袖口子掩了耳朵，把著進房。眾人隨著腳跟兒走，圍住婆娘問道：“張員外家贓物，藏在那里？”婆娘只光著眼，不知那里說起。眾人見婆娘不言不語，一齊掀箱傾籠，搜尋了一回。雖有几件銀釵飾和些衣服，并沒贓證。李觀察卻待埋怨王保，只見王保低著頭，向床底下鑽去，在貼壁床腳下解下一個包兒，笑嘻嘻的捧將出來。眾人打開看時，卻是八寶嵌花金杯一對，金鑲玳瑁杯十只，北珠念珠一串。張員外認得是土庫中東西，還痛起來，放聲大哭。連婆娘也不知這物事那里來的，慌做一堆，開了口合不得，垂了手抬不起。眾人不由分說，將一條索子，扣了婆娘的頸。婆娘哭哭啼啼，將孩子寄在鄰家，只得隨著眾人走路。眾人再到馬觀察家，混亂了一常又是王保點點糊糊，在屋檐瓦櫃內搜出珍珠一包，嵌寶金釧等物，張員外也都認得。兩家妻小都帶到府前，滕大尹兀自坐在廳上，專等回話。見眾人蜂擁進來，階下列著許多贓物，說是床腳上、瓦櫃內搜出，見有張富識認是真。滕大尹大驚道：“常聞得捉賊的就做賊，不想王遵、馬翰真個做下這般勾當！”喝教將兩家妻小監候，立限速拿正賊，所獲贓物暫寄庫。首人在外听候，待贓物明白，照額領賞。張富磕頭稟道：“小人是碗飯吃的人家，錢大王府中玉帶跟由，小人委實不知。今小的家中被盜贓物，既有的據，小人認了晦氣，情愿將來賠償錢府。望相公方便，釋放小人和那兩個主管，萬代陰德。”滕大尹情知張富冤枉，許他召保在外。王保跟張員外到

家，要了他五百貫賞錢去了。原來王保就是王秀，渾名“病貓儿”，他走得樓閣沒賽。宋四公定下計策，故意將禁魂張員外家土庫中贓物，預教王秀潛地埋藏兩家床頭屋檐等處，卻教他改名王保，出首起贓，官府那里知道！卻說王遵、馬翰正在各府緝獲公事，聞得妻小吃了官司，急忙回來見滕大尹。滕大尹不由分說，用起刑法，打得希爛，要他招承張富贓物，二人那肯招認？大尹教監中放出兩家的老婆來，都面面相覷，沒處分辯，連大尹也委決不下，都發監候。次日又拘張富到官，勸他且將己財賠了錢大王府中失物，“待從容退贓還你。”張富被官府逼勒不過，只得承認了。歸家想想，又惱又悶，又不舍得家財，在土庫中自縊而死。可惜有名的禁魂張員外，只為“慳吝”二字，惹出大禍，連性命都喪了。那王七殿直王遵、馬觀察馬翰，后來俱死于獄中。這一班賊盜，公然在東京做歹事，飲美酒，宿名娼，沒人奈何得他。那時節東京擾亂，家家戶戶，不得太平。直待包龍圖相公做了府尹，這一班賊盜方才懼怕，各散去訖，地方始得寧靜。有詩為證，詩云：只因貪吝惹非殃，引到東京盜賊狂。虧殺龍圖包大尹，始知官好自民安。——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香雨琪園百尺梯，不知窗外曉鶯啼。覺來悟定胡麻熟，十二峰前月未西。這詩為齊明帝朝盱眙縣光化寺一個修行的，姓范，法名普能而作。這普能，前世原是一條白頸曲□，生在千佛寺大通禪師關房前天井里面。那大通禪師坐關時刻，只誦《法華經》。這曲□偏有靈性，聞誦經便舒頭而听。那禪師誦經三載，這曲□也听經三載。忽一日，那禪師關期完滿出來，修齋禮佛。偶見關房前草深數尺，久不芟除，乃喚小沙彌將鋤去草。小沙彌把庭中的草去盡了，到牆角邊，這一鋤去得力大，入土數寸。卻不知曲□正在其下，揮為兩段。小沙彌叫聲：“阿彌陀佛！今日傷了一命，罪過，罪過！”掘些土來埋了曲□，不在話下。這曲□得了听經之力，便討得人身，生于范家。長大時，父母雙亡，舍身于光化寺中，在空谷禪師座下，做一個火工道人。其人老實，居香積廚下，煮茶做飯，殷勤伏事長老。便是眾僧，也不分彼此，一體相待。普能雖不識字，卻也硬記得些經典。只有《法華經》一部，背誦如流。晨昏早晚，一有閒空之時，著實念誦修行。在寺三十余年，聞得千佛寺大通禪師坐化去了，去得甚是脫洒，動了個念頭，來對長老說：“范道在寺多年，一世奉齋，并不敢有一毫貪飲，也不敢狼藉天物。今日拜辭長老回首，煩乞長老慈悲，求個安身去處。”說了下拜跪著。長老道：“你起來，我与你說。你雖是空門修行，還不曉得靈覺門戶。你如今回首去，只從這條寂靜路上去，不可落在富貴套子里。差了念頭，求個輪回也不可得。”范道受記了，相辭長老，自來香積廚下沐浴，穿些潔淨衣服，禮拜諸佛天地父母，又與眾僧作別，進到龕子里，盤膝坐了，便閉著雙眼去了。眾僧都與他念經，叫工人打這龕子到空地上，正要去請長老下火。只听得殿上撞起鐘來，長老忙使人來說道：“不要下火。”長老隨即也抬乘轎子，來到龕子前。叫人開了龕子門，只見范道又醒轉來了，依先開了眼，只立不起來，合掌向長老說：“适才弟子到一個好去處，進在紅錦帳中，且是安穩。又听得鐘鳴起來，有個金身羅漢，把弟子一推，跌在一個大白蓮池里。吃這一驚就醒轉來，不知有何法旨？”長老說道：“因你念頭差了，故投落在物類。我特地喚醒你來，再去投胎。”又與眾僧說：“山門外銀杏樹下掘開那青石來看。”眾僧都來到樹下，掘起那青石來看，只見一條小火赤鏈蛇，才生出來的，死在那里。眾僧見了，都惊异不已，來回覆長老，說果有此事。長老叫上首徒弟，與范道說：“安淨堅守，不要妄念，去投個好去處。輪回轉世，位列侯王帝主，修行不怠，方登極樂世界。”范道受記了，著高高的念聲“南無阿彌陀佛”，便合了眼。眾僧來請長老下火。長老穿上如來法衣，一乘轎子，抬到范道龕子前，分付范道如何？偈曰：范道范道，每日廚灶。火里金蓮，顛顛倒倒。長老念畢了偈，就叫人下火，只見括括雜雜的著將起來。眾僧念聲佛，只見龕子頂上一道青煙：從火里卷將出來，約有數十丈高，盤旋回繞，竟往東邊一個所在去了。說這盱眙縣東，有個樂安村，村中有個大財主，姓黃名岐，家資殷富，不用大秤小斗，不違例克剝人財，坑人陷人，廣行方便，普積陰功。其妻孟氏，身懷六甲，正要分娩。范道乘著長老指示，這道靈光竟投到孟氏懷中。這里范道圓寂，那里孟氏就生下這個孩兒來。說這孩兒相貌端然，骨格秀拔。黃員外四十余歲無子，生得這個孩兒，就如得了若干珍寶一般，舉家歡喜。好卻十分好了，只是一件，這孩兒生下來，晝夜啼哭，乳也不肯吃。夫妻二人憂惶，求神祈佛，全然不驗。家中有個李主管對員外說道：“小官人啼哭不已，或有些緣故，不可知得。离此間二十里，山里有個光化寺，寺里空谷長老，能知過去未來，見在活佛。員外何不去拜求

他，必然有個道理。”黃員外聽說，連忙備盒禮信香，起身往光化寺來。其寺如何？詩云：山寺鐘鳴出谷西，溪陰流水帶煙齊。野花滿地閒來往，多少游人過石堤。進到方丈里，空谷禪師迎接著，黃員外慌忙下拜說：“新生小孩兒，晝夜啼哭，不肯吃乳，危在須臾。煩望吾師慈悲，沒世不忘。”長老知是范道要求長老受記，故此晝夜啼哭，長老不說出這緣故來。長老對黃員外說道：“我須親自去看他，自然無事。”就留黃員外在方丈里吃了素齋，與黃員外一同乘轎，連夜來到黃員外家。請長老在廳上坐了，長老叫抱出令郎來。黃員外自抱出來，長老把手摸著這小兒的頭，在著小兒的耳朵，輕輕的說幾句，眾人都不听得。長老又把手來摸著這小兒的頭，說道：“無災無難，利益雙親，道源不替。”只見這小兒便不哭了。眾人驚異，說道：“何曾見這樣異事，真是活佛超度！”黃員外說：“待周歲送到上刹，寄名出家。”長老說：“最好。”就與黃員外別了，自回寺里來。黃員外幸得小兒無事，一家愛惜撫養。光陰捻指，不覺又是周歲。黃員外說：“我曾許小兒寄名出家。”就安排盒子表禮，叫養娘抱了孩兒，兩乘轎子，抬往寺里。來到方丈內，請見長老拜謝，送了禮物。長老與小兒取個法名，叫做黃復仁，送出一件小法衣、僧帽，與復仁穿戴，吃些素齋，黃員外仍與小兒自回家去。來來往往，復仁不覺又是六歲。員外請個塾師教他讀書。這復仁終是有根腳的，聰明伶俐，一村人都曉得他是光化寺里范道化身來的，日後必然富貴。這縣里有個童太尉，見復仁聰明俊秀，又見黃家數百萬錢財。有個女兒，與復仁同年，使媒人來說，要把女兒許聘與復仁。黃員外初時也不肯定這太尉的女兒，被童太尉再三強不過，只得下三百個盒子，二百兩金首飾，一千兩銀子，若干段匹色絲定了。也是一緣一會，說這女子聰明過人，不會上學讀書，便識得字，又喜誦諸般經卷。為何能得如此？他卻是摩訶迦葉祖師身邊一個女侍，降生下來了道緣的。初時男女兩個幼小，不理人事。到十五六歲，年紀漸長，兩個一心只要出家修行，各不愿嫁娶。黃員外因復仁年長，選日子要做親。童小姐听得黃家有了日子，要成親，心中慌亂，忙寫一封書，使養娘送上太太。書云：切惟《詩》重《梅》，禮端合巹。奈世情一，法律難齊。紫玉志向禪門，不樂唱隨之偶；心懸覺岸，寧思伉儷之偕。一慮百空，萬緣俱盡，禪燈一點，何須花燭之輝煌；梵磬數聲，奚取琴瑟之嘹亮？破盂甘食，敝衲為衣。泯色象于兩忘，齊生死于一徹。伏望母親大人，大發慈悲，優容苦志。永謝為云神女，寧追奔月嫦娥。佛果倘成，親恩可報。莫問瓊簫之響，長寒玉杵之盟。干冒台慈，幸惟怜鑒。養娘拿著小姐書，送上太太。太太接得這書，對養娘道：“連日因黃家要求做親，不會著人來看小姐。我女兒因甚事，叫你送書來？”養娘把小姐不肯成親，閒常只是看經念佛要出家的事，說了一遍。太太听了這話，心中不喜，就使人請老爺來看書。太太把小姐的書送與太尉，太尉看了，說道：“沒教訓的婢子！男婚女嫁，人倫常道。只見孝弟通于神明，那曾見修行成佛？”把這封書扯得粉碎，罵道：“放屁，放屁！”太尉只依著黃家的日子，把小姐嫁過去。黃復仁與童小姐兩個，那日拜了花燭，雖同一房，二人各自歇宿。一連過了半年有余，夫婦相敬相愛，就如賓客一般。黃復仁要辭了小姐，出去云游。小姐道：“官人若出去云游，我与你正好同去出家。自古道：‘婦人嫁了從夫。’身子決不敢壞了。”復仁見小姐堅意要修行，又不肯改嫁，與小姐說道：“恁的，我与你結拜做兄妹，一同雙修罷。”小姐歡喜，兩個各在佛前禮拜。誓畢，二人換了粗布衣服，粗茶淡飯，在家修行。黃員外看見這個模樣，都不歡喜。恐怕被人笑恥，員外只得把復仁夫妻二人，連一個養娘，兩個梅香，都打發到山里西庄上冷落去處住下。夫妻二人，只是看經念佛，參禪打坐。三年有余，兩個正在佛前長明燈下坐禪。黃復仁忽然見個美貌佳人，妖嬌袅娜，走到復仁面前，道個萬

福，說道：“妾是董太尉府中 唱曲儿的如翠，太太因大官人不与小姐同床，必然絕了黃家后嗣，二來不礙大官人修行，并無一人知覺。”說罷，与复仁眷戀起來。复仁被這美貌佳人親近如此，又听說道絕了黃門后嗣，不覺也有些動心。隨又想道：“董小姐比他十分嬌美，我尚且不与他沾身，怎么因這個女子，坏了我的道念？”才然自忖，只听得一聲響亮，万道火光，飛騰繚繞。复仁惊醒來，這小姐也卻好放參。复仁連忙起來禮拜菩薩，又來禮拜小姐，說道：“复仁道念不堅，几乎著魔，望姐姐指迷。”說這小姐，聰明過人，智慧圓通，反胜复仁。小姐就說道：“兄弟被色魔迷了，故有此幻象。我与你除是去見空谷祖師，求個解脫。”次日兩個來到光化寺中，來見長老。空谷說道：“欲念一興，四大無著。再求轉脫，方始圓明。”因与复仁夫妻二人口號，如何：跳出愛欲淵，渴飲靈山泉。夫也亡去住，妻也履福田。休休同泰寺，荷荷極樂天。夫妻二人拜辭長老，回到西庄來，對養娘、梅香說：“我姊妹二人，今夜与你們別了，各要回首。”養娘說道：“我伏事大官人小姐數載，一般修行，如何不帶挈養娘同回首？”复仁說道：“這個勉強不得，恐你緣分不到。”養娘回話道：“我也自有分曉。”夫妻二人沐浴了，各在佛前禮拜，一對儿坐化了。這養娘也在房里不知怎么也回首去了。黃員外听得說，自來收拾，不在話下。且說黃大官人精靈，竟來投在蕭家，小姐來投在支家。漁湖有個蕭二郎，在齊為世胄之家，蕭懿、蕭坦之俱是一族。蕭二郎之妻單氏，最仁慈積善，怀娠九個月，將要分娩之時，這里复仁卻好坐化。單氏夜里夢見一個金人，身長丈余，袞服冕旒，旌旗羽雉，輝耀無比。一伙緋衣人，車從簇擁，來到蕭家堂上歇下。這個金身人，獨自一個，進到單氏房里，望著單氏下拜。單氏惊惶，正要問時，恍惚之間，單氏夢覺來，就生下一個孩儿來。這孩儿生下來便會啼嘯，自与常儿不群，取名蕭衍。八九歲時，身上异香不散。聰明才敏，文章書翰，人不可及。亦且長于談兵，料敵制勝，謀無遺策。衍以五月五日生，齊時俗忌傷克父母，多不肯舉。其母密養之，不令其父知之，至是始令見父。父親說道：“五月儿刑克父母，養之何為？”衍對父親說道：“若五月儿有損父母，則蕭衍已生九歲，九年之間，曾有害于父母么？九歲之間，不曾傷克父母，則九歲之后，豈能刑克父母哉？請父親勿疑。”其父异其說，其惑稍解。其叔蕭懿聞之，說道：“此儿識見超卓，他日必大吾宗。”由此知其為不凡，每事亦与計議。時有刺史李賁謀反，僭稱越帝，置立官屬。朝命將軍楊暕討賁。楊暕見李賁勢大，恐不能取勝，每每來問計于蕭懿。懿說：“有侄蕭衍，年雖幼小，智識不凡，命世之才。我著人去請來，与他計議，必有個善處。”蕭懿忙使人召蕭衍來見楊暕。暕見衍舉止不常，遂致禮敬，虛心請問，要求破賁之策。衍說：“李賁蓄謀已久，兵馬精強，士眾歸向。足下以一旅之師与彼交戰，猶如以肉投虎，立見其敗。聞賁跨据淮南，近逼廣州。孫罔逗遛取罪，子雄失律賜死。賁志驕意滿，不復顧忌。足下引大軍屯于淮南，以一軍与陳霸先抄賁之后，略出數千之眾，与賁接戰，勿与爭強，佯敗而走，引至淮南大屯之所。且淮南蘆葦深曲，更兼地濕泥泞，不易馳騁，足下深溝高壘，不与接戰，坐斃其銳；候得天時，因風縱火，霸先從后斷其歸路，詐為賁軍逃潰，襲取其城。賁進退無路，必成擒矣。”暕聞衍言，歎异惊伏，拜辭而去。楊暕依衍計策，隨破了李賁。蕭衍名譽益彰，遠近羨慕，人樂歸向。衍有大志。一日，齊明帝要起兵滅魏，又恐高歡這枝人馬強眾，不敢輕發，特遣黃門召衍入朝問計。蕭衍隨著使者進到朝里，見明帝，拜舞已畢。明帝雖聞蕭衍大名，卻見衍年紀幼小，說道：“卿年幼望重，何才而能？”蕭衍回奏道：“學問無窮，智識有限，臣不敢以之事陛下。”明帝悚然啓敬，不以小儿待之。因与衍計議：“要伐魏，滅爾朱氏，只是高歡那廝士眾兵強，故与卿商議。”衍奏道：“所謂眾

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今爾朱氏凶暴狡猾，淫惡滔天；高歡反復挾詐，竊窺不軌，名雖得眾，實失士心。況君臣異謀，各立黨與，不能固守其常也。陛下選將練兵，聲言北伐，便攻其東，彼備其東，我罷其戰。今年一師，明年一旅，日肆侵擾，使彼不安，自然困斃。且上下不和，國必內亂。陛下因其亂而乘之，蔑不勝矣。”明帝聞言大悅，留衍在朝，引入宮內，皇后妃嬪時常相見，與衍日親日近。衍贊畫既多，勤勞日積，累官至雍州刺史。后至齊主寶卷，惟喜游嬉，荒淫無度，不接朝士，親信宦官。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當今始安王遙光、徐孝嗣等，六貴同朝，勢必相亂。況主上慄虐嫌忌，趙王倫反跡已形，一朝禍發，天下土崩，不可不為自備。”于是衍乃密修武備，招聚驍勇數萬，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齊主知蕭衍有異志，與鄭植計議，欲起兵誅衍。鄭植奏道：“蕭衍圖謀日久，士馬精強，未易取也。莫若聽臣之計，外假加爵溫旨，衍必見臣，因而刺殺之，一匹夫之力耳，省了許多錢糧兵馬。”齊主大喜，即便使鄭植到雍州來，要刺殺蕭衍。驚動了光化寺空谷長老，知道此事，就托個夢與蕭衍。長老拿著一卷天書，書里夾著一把利刃，遞與蕭衍。衍醒來，自想道：“明明的一個僧人，拿這夾刀的一卷天書與我，莫非有人要來刺我么？明日且看如何。”只見次日有人來報道，朝廷使鄭植繼詔書要加爵一事。蕭衍自說道：“是了。”且與鄭植相見，先使人安排酒席，在寧蠻長史鄭紹寂家里。都埋伏停當了，與鄭植相見，說道：“朝廷使卿來殺我，必有詔書。”鄭植賴道：“沒有此事。”蕭衍喝一聲道：“與我搜看。”只見帳后跑出三四十個力士，就把鄭植拿下，身邊搜出一把快刀來，又有殺衍的密詔。蕭衍大怒，說道：“我有甚虧負朝廷，如何要刺殺我？”連夜召張弘策計議起兵，建牙樹旗，選集甲士二万余人馬千余匹，船三十余艘，一齊殺出檀溪來。昔日所貯下竹木茅草，葺束立辦。又命王茂、曹景宗為先鋒，軍至漢口，乘著水漲，順流進兵，就襲取了嘉湖地方。且說郢城與魯城，這兩個城是嘉湖的護衛，建康的門戶。今被王先鋒襲取了嘉湖，這兩處守城官，心膽驚落，料道敵不過，彼此相約投降。這建康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無人敢敵，勢如破竹，進克建康。兵至近郊，齊主游騁如故，遣將軍王珍國等，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被呂僧珍縱火焚燒其營，曹景宗大兵乘之，將士殊死戰，鼓噪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敗。衍軍長驅進至宣陽門，蕭衍兄弟子侄皆集。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十二月，齊人遂弒寶卷。蕭衍以太后令，迫廢空卷為東昏侯，加衍為大司馬，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衍尋自為國相，封梁國公，加九錫。黃復仁化生之時，卻原來養娘轉世為范云，二女侍一轉世為沈約，一轉世為任昉，與梁公同在竟陵王西府為官，也是緣會，自然義氣相合。至是梁公引云為詔議，約為侍中，昉為參謀。二年夏四月，梁公蕭衍受禪，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梁主雖然馬上得了天下，終是道緣不斷，殺中有仁，一心只要修行。梁主因兵興多故，與魏連和。一日，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梁主與諧談久，命李諧出得朝，更深了不及還宮，就在便殿齋閣中宿歇。散了官嬪諸官，獨自一個默坐，在閣兒里開著窗看月。約莫三更時分，只見有三五十個青衣使人，從甬巷中走到閣前來，內有一個口里唱著歌，歌：從入牢籠羈絆多，也曾罹罪走洪波。可憐明日庖丁解，不復遼東白躑歌。梁主聽這歌，心中疑惑。這一班人走近，朝著梁主叩頭奏道：“陛下仁民愛物，惻隱慈悲，我等俱是太廟中祭祀所用牲體，百萬生靈，明日一時就殺。伏愿陛下慈悲，救育某等苦難，陛下功德無量。”梁主與青衣使人說道：“太廟一祭，朕如何知道殺戮這許多牲體？朕實不忍。來日朕另有處。”這青衣人一齊叩頭哀祈，涕泣而去。梁主次日早朝，與文武各官說昨夜齋閣中見青衣之事，又說道：“宗廟致敬，固不可已；殺戮屠毒，朕亦不忍。

自今以后，把粉面代做犧牲，庶使 祀典不廢，仁惻亦存，兩全無害。”永為定制，誰敢違背！梁主每日持齋奉佛，忽夜間夢見一伙絳衣神人，各持旌節，祥麟鳳輦，千百諸神，各持執事護衛，請梁主去游冥府。游到一個大寶殿內，見個金冠法服神人，相陪游覽。每到一殿，各有主事者都來相見。有等善人，安樂從容，优游自在，仙境天堂，并無挂礙；有等惡人，受罪如刀山血海，拔舌油鍋，蛇傷虎咬，諸般罪孽。又見一伙藍縷貧人，蓬頭跣足，瘡毒遍體，种种苦惱，一齊朝著梁主哀告：“乞陛下慈悲超救！某等俱是無主孤魂，饑餓無食，久沉地獄。”梁主見說，回曰：“善哉，善哉！待朕回朝，即超度汝等。”請罪人皆哀謝。末后到一座大山，山有一穴，穴中伸出一個大蟒蛇的頭來，如一間殿屋相似，對著梁主昂頭而起。梁主見了，吃一大驚，正欲退走，只見這蟒蛇張開血池般口，說起話來，叫道：“陛下休驚，身乃 郗后 也。只為生前嫉妒心毒，死后變成蟒身，受此業報。因身軀過大，旋轉不便，每苦腹饑，無計求飽。陛下如念夫婦之情，乞廣作佛事，使妾脱离此苦，功德無量。”原來 郗后 是梁主正宮，生前最妒，几帝所 幸宮人，百般毒害，死于其手者，不計其數。梁主無可奈何，聞得 鷓鴣 作羹，飲之可以治妒。乃命獵戶 每月責取鷓鴣百頭，日日煮羹，充入御饌進之，果然其妒稍減。后来 郗后 聞知其事，將羹潑了不吃，妒复如舊。今日死為蟒蛇，陰靈見帝求救。梁主道：“朕回朝時，當与汝 忏悔前業。”蟒蛇道：“多謝陛下仁德，妾今送陛下還朝，陛下勿惊。”說罷那蟒蛇舒身出來，大數百圍，其長不知几百丈。梁主嚇出一身冷汗，醒來乃南柯一夢，咨嗟到曉。次日朝罷，与眾僧議設孟蘭盆大齋，又造梁皇寶忏。說這孟蘭盆大齋者，猶中國言普食也，蓋為無主餓鬼而設也。梁皇忏者，梁主所造，專為 郗后 忏悔惡業，兼為眾生解釋其罪。冥府罪人，因梁主設齋造經二事，即得超救一切罪業，地獄為彼一空。夢見 郗后 如生前裝束，欣然來謝道：“妾得陛下寶忏之力，已脱蟒身生天，特來拜謝。”又夢見百万獄囚，皆朝著梁主拜謝，齊道：“皆賴陛下功德，幸得脱离地獄。”梁主以此奉佛益專，屢詔尋訪高僧禮拜，闡明其教，未得其人。聞得有個 榎頭和尚，精通釋典，遣內侍降敕，召來相見。榎頭和尚隨著使命而來，武帝在便殿正与侍中 沈約 奕棋。內侍稟道：“奉敕喚榎頭師已在午門外听旨。”适值武帝用心在圍棋上，算計要殺一段棋子，這里連稟三次，武帝全不听得，手持一個棋子下去，口里說道：“殺了他罷。”武帝是說殺那棋子，內侍只道要殺榎頭和尚。應道：“得旨。”便傳旨出午門外，將榎頭和尚斬訖。武帝完了這局圍棋，沈約奏道：“榎頭師已喚至，听宣久矣。”武帝忙呼內侍教請和尚進殿相見。內侍奏道：“已奉旨殺了。”武帝大驚，方悟殺棋時誤听之故，乃問內侍道：“和尚臨刑有何言語？”內侍奏道：“和尚說前劫為小沙彌時，將鋤去草，誤傷一曲口之命。帝那時正做曲口，今生合償他命，乃理之當然也。”武帝歎惜良久，益信輪回報應之理，乃傳旨厚弊榎頭和尚。一連數日，心中怏怏不樂。沈約窺知帝意，乃遣人遍訪名僧。忽聞得有個 圣僧法號道林支長老，在建康十里外結茅而居，在那里修行。乃奏知梁主，梁主即命侍中 沈約 去訪其僧。約旌旗車馬，仆從都盛，勢如山岳，惊動遠近。一路傳呼，道林自在庵中打坐，寂然不動。沈約走到楊前說道：“和尚知侍中來乎？”道林張目說道：“侍中知和尚坐乎？”沈約又說道：“和尚安身處所那里得來的？”道林回話道：“出家人去住無礙。”只說得這一聲，這個庵連里面僧人一切都不見了，只剩得一片白地。沈約吃這一惊不小，曉得真是 圣僧，慌忙望空下拜道：“弟子肉眼凡庸，煩望吾師慈悲。非約僭妄，乃朝廷所使，約不得不如此。”支公仍見沈約，就留沈約吃些齋飯。沈約懇求禪旨指迷，支公与沈約口號云：栗事護前，斷舌何緣？欲解陰事，赤章奏天。紙后又寫十來個“隱”字。為何支公有此四句口號？一日，豫州獻二寸五分大栗子，梁主

与沈約各默書栗子故事。沈約故意少書三事，乃云：“不及陛下。”出朝語人曰：“此公護前。”蓋言梁主護短也。后梁主知道，以此憾約。斷舌之事，約与范云勸武帝受禪，約病中夢齊和帝以劍割其舌。約恐懼，命道士密為赤章奏天，以禳其孽。都是沈約的心事，無人知得，被支公說著了。沈約惊得一身冷汗魂不附体，木呆了一會，又再三拜問“隱”字之義。支公為何連寫這十來個“隱”字？日后沈約身死，朝議欲諡沈約為文侯。梁主恨約，不肯諡為文侯，說道：“情怀不盡為‘隱’。”改其諡為隱侯。支公所書前二事，是沈約已往之事；后諡法一事，是沈約未來之事，沈約如何便悟得出來？再三拜求，定要支公明示。支公說道：“天机不可盡泄，待中日后自應。”說罷，依先閉著眼坐去了。沈約悵然而歸，回見武帝，把支公變化之事，備細奏上武帝。武帝說道：“世上真有仙佛，但俗人未曉耳。”武帝傳旨，來日鑾輿幸其庵，命集文武大臣，起二万護衛兵，儀仗鹵簿，旗幡鼓吹，一齊出城，竟到庵里來迎支公。支公已先知了，庵里都收拾停當，似有個起行的模樣。武帝与沈約到得庵里，相見支公。武帝屈尊下拜，尊禮支公為師。行禮已畢，支公說道：“陛下請坐，受和尚的拜。”武帝說道：“那會見師拜弟？”支公答道：“亦不會見妻抗夫。”只這一句話頭，武帝听了，就如提一桶冷水，從頂門上澆下來，遍身蘇麻。此時武帝心地不知怎地忽然開明，就省悟前世黃復仁、童小姐之事。二人點頭解意，眷眷不已。武帝就請支公一同在鑾輿里回朝，供養在便殿齋閣里。武帝每日退朝，便到閣子中，与支公參究禪理，求解了悟。支公与武帝道：“我在此終是不便，与陛下別了，仍到庵里去祝”武帝道：“离此間三十里，有個白鶴山，最是清幽仙境之所。朕去建造個寺刹，請師傅到那里去祝”支公應允了。武帝差官督造這個山寺，大興工作，極土木之美，殿刹禪房，數千百間，資費百万，取名同泰寺，夫婦同登佛地之意。四方僧人來就食者，千百余人。支公供養在同泰寺，一年有余。梁主有個昭明太子，年方六歲，能默誦五經，聰明仁孝。一日，忽然四肢不舉，口眼緊閉，不知人事。合宮慌張，來告梁主。遍召諸醫，皆不能治。梁主道：“朕得此子聰明，若是不醒，朕亦不愿生了。”舉朝惊恐，東宮一班宮嬪宮屬奏道：“太子雖然不省人事，身体猶溫，陛下何不去見支太師，問個備細如何？”武帝忙排駕，到同泰寺見支公，說太子死去緣故。支公道：“陛下不須惊張，太子非死也，是尸厥也。昔秦穆公會游天府，聞鈞天之樂，七日而蘇。趙簡子亦游于天，五日而蘇。射熊之事，符契扁鵲之言，命董安于書于宮。今太子亦在天上已四日矣，因忉利天有恒伽阿做青梯优迦會，為听仙樂忘返，被三足神鳥啄了一口，西王母已殺是鳥。太子還在天上，我為陛下取來。”梁主下拜道：“若得太子更生，朕情愿与太子一同舍身在寺出家。”支公言：“陛下第還宮，太子已蘇矣。”梁主急回朝，見太子复生，摟抱太子，父子大哭起來。又說道：“我儿，因你厥了這几日，惊得我死不得死，生不得生，好苦！”太子回話道：“我在天上看做會，被神鳥啄了手，上帝命天醫与我敷藥。正要在那里耍，被個僧人抱了下來。”梁主說道：“這個師傅，是支長老，明日与你去禮拜長老。”又說舍身之事。梁主致齋三日，先著天廚官來寺里辦下大齋，普濟群生，報答天地。梁主与太子就舍身在寺里。太子有詩一首，云：粹宇迎閻闔，天衢尚未央。鳴輅和鸞鳳，飛旆入羊腸。谷靜泉通峽，林深樹奏琅。火樹含日炫，金刹接天長。月迴塔全見，煙生樓半藏。法雨香林澤，仁風頌圣王。皈依惟上乘，宿化喜陶唐。且進香胡飯，山櫻處處芳。長生客有外，諸福被遐方。梁主、太子在寺里一住二十余日，文武臣僚者老百姓都到寺里請梁主回朝。梁主不允。太后又使宦官來請回朝，梁主也不肯回去。支公夜里与梁主說道：“愛欲一念，轉展相侵，与陛下還有數年魔債未完，如何便能解脫得去？陛下必須還朝，了這孽緣，待時日到來，自無住礙。”梁主見說依

允。次日，各官又來請梁主回朝。梁主與各官說：“朕已發誓舍身，今日又沒緣故，便回了朝，這是虛語。朕有個善處：如要朕回朝，須是各出些錢財，贖朕回去才可。朕舍得一万兩，各官舍一万兩，太后舍一万兩，都送在寺里來供佛齋僧，朕方可與太子回朝。”各官太后都送銀子在寺里，梁主也發一万銀子，送到寺里來，梁主才回朝。無多時，適有海西一個大秦犁鞬國，轄下有個條枝國，其人長八九尺，食生物，最猛悍，如禽獸一般；又善為妖妄眩惑，如吞刀吐火、屠人截馬之術。聞得梁主受禪，他卻要起傾國人馬，來與大梁歸并。邊海守備官聞知這個消息，飛報與梁主知道。梁主見報，與文武官員商議：“別的要廝殺都不打緊，老說這條枝國人馬，怎生與他對敵？如何是好？各官有能為朕領兵去敵得他，重加官職。”各官听得說，都面面相看，無人敢去迎敵。侍中范云奏道：“臣等去同泰寺與道林長老求個善處道理。”梁主道：“朕須自去走一遭。”梁主慌忙命駕來到寺里，禮拜支長老，把條枝國要來廝殺歸并，備說一遍。支公道：“不妨事，條枝國要過西海方才轉洋入大海，一千七百里到得明州；明州過二三條江，才到得建康。明州有個釋迦真身舍利塔，是阿育王所造，藏釋迦佛爪發舍利于塔中。這塔寺非是無故而設，專為鎮西海口子，使彼不得來暴中國，說不盡的好處。今塔已倒壞了，陛下若把這塔依先修起來，鎮壓風水，老僧上祝釋迦阿育王佛力護持，條枝國人馬，如何過得海來？”梁主見說，連忙差官修造釋迦塔，要增高做九十丈，剝高十丈，與金陵長干塔一般。錢糧工力，不計其數。這里正好修造，說這大秦犁鞬王，催促條枝國，興起十萬人馬，海船千艘，精兵猛將，都過大海，要來廝并。道林長老入定時，見這景象。次日，來請梁主在寺里，打個釋迦阿育王大會。長老拜佛忭祝，武帝也釋去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舍，素床瓦器，親為禮拜講經。你看這佛力浩大，非同小可！這里祈佛做會，那條枝國人馬，下得海，開船不到三四日，就阻了颶風，各船几乎覆沒。躲得在海中一個阿耨嶼島里住下，等了十余日，風息了，方敢開船。不到一會間，風又發了，白浪滔天，如何過得來？仍舊回洋，躲在島里。不開船便無風，若要開船就有風。條枝國大將軍乾篤說道：“卻不是古怪！不開船便無風，一要開船風就發起來，還是中國天子福分。天若容我們去廝并，看這光景，便過得海，也未必取勝他們，不若回了兵罷！”把船回得洋時，風也沒了，順順的放回去。乾篤領著眾頭目，來見大秦國王滿屈，備說這緣故。滿屈說道：“中國天子弘福，我們終是小邦，不可與大國抗禮。”令乾篤領幾個頭目，修一通降表，進貢獅子、犀牛、孔雀、三足雉、長鳴雞，一班夷官來朝拜進貢。梁主見乾篤說阻風不敢過海一事，自知修塔的佛力，以此深信釋教，奉事益謹。梁王恃中國財力，欲并二魏，遂納侯景之降。景事東魏高歡，景左足偏短，不長弓馬，而謀算諸將莫及，嘗與高歡言：“愿得精兵三萬，橫行天下，渡江縛取蕭老，公為太平主。”歡大喜，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適歡死，梁主因歡子高澄素與景不和，用反間高澄。澄果疑景，作為歡書召景。景發書知澄詐，遂据河南叛魏。景遂使郎中丁和奉降表于梁主，舉河南十三州歸附。梁主正月丁卯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次日，見朱异說夢中之事。异奏道：“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奉降表見梁主，言景定降計，實是正月乙卯。梁主益神其事，遂納景降，封景為河南王，又發兵馬助景。那里曉得侯景反复凶人，他知道臨賀王蕭正德屢以貪暴得罪于梁主，正德陰養死士，只愿國家有變，景因致書于正德。書云：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今被廢黜，景雖不才，實思自效。正德得書大喜，暗地與景連和，又致書與景。書云：仆為其內，公為其外，何為不濟？事机在速，今其時矣。說這侯景與正德密約，遂詐稱出獵起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又攻破歷陽，太守庄鐵以城投降，因說侯景曰：“國家承平歲久，

人不習戰鬥。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使羸兵千人，直据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景聞大悅，遂以鐵為導引。梁主不知正德與景暗通，反令正德督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暗濟景眾。侯景得渡，遂圍台城，晝夜攻城不息。被董勳引景眾登城，就据了台城。把梁主拘于太極東堂，以五百甲士防衛內外，周圍鐵桶相似。景遂入宮，恣意肆取宮中寶玩珍鼎前代法器之類，又選美好宮嬪，名姬千數，悉歸于己。景陰體弘壯，淫毒無度，夜御數十人，猶不遂其所欲。聞溧陽公主音律超眾，容色傾國，飲納為妃。遂使小黃門田香兒，以紫玉軟絲同心結兒一奩，并合歡水果，盛以金泥小盒，密封遺公主。公主啓看，左右皆怒，勸主碎其盒，拒而不納。公主曰：“不然，非爾輩所知。侯王天下豪杰，父王昔曾夢獼猴升御榻，正應今日。我不束身歸侯王，則蕭氏無遺類矣。”遂以雙鳳名錦被，珊瑚嵌金交蓮枕，遺侯景。景見田香兒回奏，大悅，遣親近左右數十人迎公主。定情之夕，景雖狎毒萬端，主亦曲為忍受。日親不移，致景寵結，得以顛倒是非，妨于朝務，保全公族，主之力也。后王偉勸景廢立，盡除衍族，主與偉忤，愛弛。梁主既為侯景所制，不得來見支公。所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密不得，荷荷而殂，年八十六歲。景秘不發喪，支長老早已知道，況時節已至，不可待也，在寺里坐化了。且說梁湘東王繹痛梁主被景幽死，遂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起兵，來誅侯景。先使竟陵太守王僧辯領五千人馬，來復台城。軍到湘州地方，僧辯暗令孫伯超來探听侯景消息。伯超恐路上不好行，裝做個平常商人，行到柏桐尖山邊深林里走過，望見梁主與支公二人，各倚著一杖，緩緩的行來。伯超走近，見了梁主，吃這一驚不小，連忙跪下奏道：“陛下與長老因甚到此？今要往何處去？”梁主回答道：“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有封書寄與湘東王，正没人可寄，卿可仔細收好，與朕寄去。”說了，梁主就袖中取出書，遞與趙伯超。伯超剛接得書，就不見了梁主與支公。后伯超探听侯景消息，回復王僧辯，忙將書送上湘東王，說見梁主一事。湘東王拆開書看，是一首古風，詩云：好虜竊神器，毒痛流四海。嗟哉蕭正德，為景所愚賣。凶逆賊君父，不復辨翊戴。惟彼湘東王，憤起忠勤在。落星霸先謀，使景台城敗。竄身依答仁，為鴟所屠害。身首各異處，五子誅夷外。暴尸陳市中，爭食民心快。今我脫敝履，去住兩無礙。極樂為世尊，自在兜利界。篡逆安在哉？鈇鉞誅千載。湘東王讀罷是詩，淚涕潛流，不勝嗚咽。后王僧辯、陳霸先攻破侯景。景竟飲走吳依答仁。羊侃二子羊鴟殺之，暴景尸于市，民爭食之，并骨亦荆溧陽公主亦食其肉，雪冤于天，期以自死。景五子皆被北齊殺荊于詩無一不驗。詩曰：堪笑世人眼界促，只就自前較禍福。台城去路是西天，累世證明有空谷。——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作惡姻緣。痴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個個嫌。聞花野草且休拈，贏得身安心自然。山妻本是家常飯，不害相思不費錢。這首詞，單道著色欲乃忘身之本，為人不可苟且。話說南宋光宗朝紹熙元年，臨安府在城清河坊南首升陽庫前有個張員外，家中巨富，門首開個川廣生藥舖。年紀有六旬，媽媽已故。止生一子，喚著張秀一郎，年二十歲，聰明標致。每日不出大門，只務買賣。父母見子年幼，抑且買賣其門如市，打發不開。舖中有個主管，姓任名珪，年二十五歲。母親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端坐在家。任珪大孝，每日辭父出，到晚才歸參父，如此孝道。祖居在江干牛皮街上。是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得一妻，年二十歲，生得大有

顏色，系在城內日新橋河下做涼傘的梁公之女兒，小名叫做聖金。自從嫁與任珪，見他篤實本分，只是心中不樂，怨恨父母，千不嫁萬不嫁，把我嫁在江干，路又遠，早晚要歸家不便。終日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妝飾皆廢。這任珪又向早出晚歸，因此不滿婦人之意。原來這婦人未嫁之時，先與對門周待詔之子名周得有奸。此人生得丰姿俊雅，專在三街兩巷貪花戀酒，趨奉得婦人中意。年紀三十歲，不要娶妻，只愛偷婆娘。周得與梁姐姐暗約偷期，街坊鄰里那一個不曉得。因此梁公、梁婆又無兒子，沒奈何只得把女兒嫁在江干，省得人是非。這任珪是個朴實之人，不會打听仔細，胡亂娶了。不想這婦人身雖嫁了任珪，一心只想周得，兩人余情不斷。荏苒光陰，正是：看見垂楊柳，回頭麥又黃。蟬聲猶未斷，孤雁早成行。忽一日，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日。滿城的佳人才子，皆出城看潮。這周得同兩個弟兄，俱打扮出候潮門。只見車馬往來，人如聚蟻。周得在人叢中丟撇了兩個弟兄，潮也不看，一徑投到牛皮街那任珪家中來。原來任公每日只閉著大門，坐在樓檐下念佛。周得將扇子柄敲門，任公只道兒子回家，一步步摸出來，把門開了。周得知道是任公，便叫聲：“老親家，小子施禮了。”任公聽著不是兒子聲音，便問：“足下何人？有何事到舍下？”周得道：“老親家，小子是梁涼傘姐姐之子。有我姑表妹嫁在宅上，因看潮特來相訪。令郎姐夫在家么？”任公雙目雖不明，見說是媳婦的親，便邀他請坐。就望里面叫一聲：“娘子，有你阿舅在此相訪。”這婦人在樓上正納悶，听得任公叫，連忙濃添脂粉，插戴釵環，穿几件色服，三步那做兩步，走下樓來，布帘內瞧一瞧：“正是我的心肝情人，多時不會相見！”走出布帘外，笑容可掬，向前相見。這周得一見婦人，正是：分明久旱逢甘雨，賽過他鄉遇故知。只想洞房歡會日，那知公府獻頭時？兩個并肩坐下。這婦人見了周得，神魂飄蕩，不能禁止。遂攜周得手揭起布帘，口里胡說道：“阿舅，上樓去說話。”這任公依舊坐在樓檐下板凳上念佛。這兩個上得樓來，就抱做一團。婦人罵道：“短命的！教我思量得你成玻因何一向不來看我？負心的賊！”周得笑道：“姐姐，我為你嫁上江頭來，早晚不得見面，害了相思病，爭些兒不得見你。我如常要來，只怕你老公知道，因此不敢來望你。”一頭說，一頭摟抱上床，解帶卸衣，敘舊日海誓山盟，云情雨意。正是：情與兩和諧，摟定香肩臉貼腮。手捻著香酥奶，綿軟實奇哉。退了褲兒脫繡鞋。玉體靠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云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這詞名《南鄉子》，單道其日間云雨之事，這兩個霎時云收雨散，各整衣巾。婦人摟住周得在懷里道：“我的老公早出晚歸，你若不負我心，時常只說相訪。老子又瞎，他曉得什麼！只顧上樓和你快活，切不可做負心的。”周得答道：“好姐姐，心肝肉，你既有心于我，我決不負于你。我若負心，教我墮阿鼻地獄，萬劫不得人身。”這婦人見他設咒，連忙捧過周得臉來，舌送丁香，放在他口里道：“我心肝，我不枉了有心愛你。從今后頻頻走來相會，切不可使我倚門而望。”道罷，兩人不忍分別。只得下樓別了任公，一直去了。婦人對任公道：“這個是我姑娘的兒子，且是本分淳善，話也不會說，老實的人。”任公答道：“好，好。”婦人去灶前安排中飯與任公吃了，自上樓去了，直睡到晚。任珪回來，參了父親，上樓去了。夫妻無話，睡到天明。辭了父親，又入城而去。俱各不題。這周得自那日走了這遭，日夜不安，一心想念。歇不得兩日，又去相會，正是情濃似火。此時牛皮街人煙稀少，因此走動，只有數家鄰舍，都不知此事。不想周得為了一場官司，有兩個月不去相望。這婦人淫心似火，巴不得他來。只因周得不來，慳慳成病，如醉如痴。正是：鳥飛兔劫，朝來暮往何時歇？女媧只會煉石補青天，豈會熬膠粘日月？倏忽又經元宵，臨安府居民門首扎縛燈棚，懸掛花燈，慶賀元宵。不期這周得官事已了，打扮衣巾，其日巳牌時分，徑

來相望。卻好任公在門首念佛，与他施禮罷，徑上樓來。袖中取出燒鵝熟肉，兩人吃了，解帶脫衣上床。如糖似蜜，如膠似漆，恁意顛鸞倒鳳，出于分外綢繆。日久不曾相會，兩個摟做一團，不舍分開。耽閣長久了，直到申牌時分，不下樓來。這任公肚中又饑，心下又氣，想道：“這阿舅今日如何在樓上這一日？”便在樓下叫道：“我肚饑了，要飯吃！”婦人應道：“我肚里疼痛，等我便來。”任公忍氣吞聲，自去門前坐了，心中暗想：“必有蹊蹺，今晚孩兒回來問他。”這兩人只得分散，輕輕移步下樓，款款開門，放了周得去了。那婦人假意叫肚痛，安排些飯與任公吃了，自去樓上思想情人，不在話下。卻說任珪到晚回來，參見父親。任公道：“我兒且休要上樓去，有一句話要問你。”任珪立住腳聽。任公道：“你丈人大母家，有個甚么姑舅的阿舅，自從舊年八月十八日看潮來了這遭，以後不時來望，徑直上樓去說話，也不打緊。今日早間上樓，直到下午，中飯也不安排我吃。我忍不住叫你老婆，那阿舅聽見我叫，慌忙去了。我心中十分疑惑，往日常要問你，只是你早出晚回，因此忘了。我想男子漢與婦人家在樓上一日，必有奸情之事。我自年老，眼又瞎，管不得，我兒自己慢慢訪問則個。”任珪聽罷，心中大怒，火急上樓。端的是：口是禍之門，舌為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當時任珪大怒上樓，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且忍住，看這婦人分豁。”只見這婦人坐在樓上，便問道：“父親吃飯也未？”答應道：“吃了。”便上樓點燈來，鋪開被，脫了衣裳，先上床睡了。任珪也上床來，卻不倒身睡去，坐在枕邊問那婦人道：“我問你家那有個姑長阿舅，時常來望你？你且說是那個。”婦人見說，爬將起來，穿起衣裳，坐在床上。柳眉剔豎，嬌眼圓睜，應道：“他便是我爹爹結義的妹子養的兒子。我的爹娘記挂我，時常教他來望我，有什么半絲麻線！”便焦躁發作道：“兀誰在你面前說長道短來？老娘不是善良君子，不裹頭巾的婆婆！洋塊磚兒也要落地，你且說是誰說黃道黑，我要和你會同問得明白。”任珪道：“你不要嚷！卻才父親與我說，今日甚么阿舅在樓上一日，因此問你則個。沒事便罷休，不消得便焦躁。”一頭說，一頭便脫衣裳自睡了。那婦人氣喘氣促，做神做鬼，假意裝妖作勢，哭哭啼啼道：“我的父母沒眼睛，把我嫁在這里。沒來由教他來望，卻教別人說是道非。”又哭又說。任珪睡不著，只得爬起來，那婦人頭邊摟住了，撫恤道：“便罷休，是我不是。看往日夫妻之面，與你陪話便了。”那婦人倒在任珪怀里，兩個云情雨意，狂了半夜，俱不題了。任珪天明起來，辭了父親入城去了。每日巴巴結結，早出晚回。那痴婆一心只想要偷漢子，轉轉尋思：“要待何計脫身？只除尋事回到娘家，方才和周得做一塊兒，耍個滿意。”日夜挂心，捻指又過了半月。忽一日飯後，周得又來，拽開門兒徑入，也不與任公相見，一直上樓。那婦人向前摟住，低聲說道：“叵耐這瞎老驢，與兒子說道你常來樓上坐定說話，教我分說得口皮都破，被我葫蘆提蹩過了。你從今不要來，怎地教我舍得你？可尋思計策，除非回家去與你方才快活。”周得听了，眉頭一簇，計上心來：“如今屋上貓兒正狂，叫來叫去。你可漏屋處抱得一個來，安在怀里，必然抓碎你胸前。卻放了貓兒，睡在床上啼哭。等你老公回來，必然問你。你說：‘你的好爺，卻來調戲我。我不肯順他，他將我胸前抓碎了。’你放聲哭起來，你的丈夫必然打發你歸家去。我每日得和你同歡同樂，卻強如偷雞吊狗，暫時相會。且在家中住了半年三個月，卻又再處，此計大妙。”婦人伏道：“我不枉了有心向你，好心腸，有見識！”二人和衣倒在床上調戲了。云雨罷，周得慌忙下樓去了。正是：老龜烹不爛，移禍于枯桑。那婦人伺候了几日。忽一日，捉得一個貓兒，解開胸膛，包在怀里。這貓兒見衣服包籠，舒腳亂抓。婦人忍著疼痛，由他抓得胸前兩奶粉碎。解開衣服，放他自去。此是申牌時分，不做晚飯，和衣倒在床上，把眼揉得緋

紅，哭了叫，叫了哭。將近黃昏，任珪回來，參了父親。到里面不見婦人，叫道：“娘子，怎么不下樓來？”那婦人听得回了，越哭起來。任珪徑上樓，不知何意，問道：“吃晚飯也未？怎地又哭？”連問數聲不應，那淫婦巧生言語，一頭哭，一頭叫道：“問什么！說起來妝你娘的謊子。快寫休書，打發我回去，做不得這等豬狗樣人！你若不打發我回家去，我明日尋個死休！”說了又哭。任珪道：“你且不要哭，有甚事對我說。”這婦人爬將起來，抹了眼淚，撇開胸前，兩奶抓得粉碎，有七八條血路，教丈夫看了道：“這是你好親爺干下的事！今早我送你出門，回身便上樓來。不想你這老驢老畜生，輕手輕腳跟我上樓，一把雙手摟住，摸我胸前，定要行奸。吃我不肯，他便將手把我胸前抓得粉碎，那里肯放！我慌忙叫起來，他沒意思，方才摸下樓去了。教我眼巴巴地望你回來。”說罷，大哭起來，道：“我家不見這般没人倫畜生驢馬的事。”任珪道：“娘子低聲！鄰舍听得，不好看相。”婦人道：“你怕別人得知，明日討乘轎子，抬我回去便罷休。”任珪雖是大孝之人，听了這篇妖言，不由得：怒從心起，惡向膽邊生。“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罷罷，原來如此！可知道前日說你与什么阿舅有奸，眼見得沒巴鼻，在我面前胡說。今后眼也不要看這老禽獸！娘子休哭，且安排飯來吃了睡。”這婦人見丈夫听他虛說，心中暗喜，下樓做飯，吃罷去睡了。正是：嬌妻喚做枕邊靈，十事商量九事成。這任珪被這婦人情色昏迷，也不問爺卻有此事也無。過了一夜，次早起來，吃飯罷，叫了一乘轎子，買了一只燒鵝，兩瓶好酒，送那婦人回去。婦人收拾衣包，也不与任公說知，上轎去了。抬得到家，便上樓去。周得知道便過來，也上樓去，就摟做一團，倒在梁婆床上，云情雨意。周得道：“好計么？”婦人道：“端的你好計策！今夜和你放心快活一夜，以遂兩下相思之愿。”兩個狂罷，周得下樓去要買辦些酒饌之類。婦人道：“我帶得有燒鵝美酒，与你同吃。你要買時，只覓些魚菜時果足矣。”周得一霎時買得一尾魚，一只豬蹄。四色時新果儿，又買下一大瓶五加皮酒。拿來家里，教使女春梅安排完備，已是申牌時分。婦人擺開桌子，梁公梁婆在上坐了，周得与婦人對席坐了，使女篩酒，四人飲酒，直至初更。吃了晚飯，梁公梁婆二人下樓去睡了。這兩個在樓上。正是：歡來不似今日，喜來更胜當初。正要稱意停眠整宿，只听得有人敲門。正是：日間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惊。這兩個指望做一夜快活夫妻，誰想有人敲門。春梅在灶前收拾未了，听得敲門，執燈去開門。見了任珪，惊得呆了，立住腳頭，高聲叫道：“任姐夫來了！”周得听叫，連忙穿衣徑走下樓。思量無處躲避，想空地里有個東廁，且去東廁躲閃。這婦人慢慢下樓道：“你今日如何這等晚來？”任珪道：“便是出城得晚，關了城門。欲去張員外家歇，又夜深了，因此來這里歇一夜。”婦人道：“吃晚飯了未？”任珪道：“吃了，只要些湯洗腳。”春梅連忙掇腳盆來，教任珪洗了腳。婦人先上樓，任珪卻去東廁里淨手。時下有人攔住，不与他去便好。只因來上廁，爭些儿死于非命。正是：恩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冤仇莫結，路逢狹處難回避。任珪剛跨上東廁，被周得劈頭揪住，叫道：“有賊！”梁公、梁婆、婦人、使女各拿一根柴來亂打。任珪大叫道：“是我，不是賊！”眾人不由分說，將任珪痛打一頓。周得就在鬧里一徑走了。任珪叫得喉嚨破了，眾人方才放手。點燈來看，見了任珪，各人都呆了。任珪道：“我被這賊揪住，你們顛倒打我，被這賊走了。”眾人假意埋冤道：“你不早說！只道是賊，賊到卻走了。”說罷，各人自去。任珪忍气吞聲道：“莫不是藏什么人在里面，被我冲破，到打我這一頓？且不要慌，慢慢地察訪。”听那更鼓已是三更，去梁公床上睡了。心中胡思亂想，只睡不著。捱到五更，不等天明，起來穿了衣服便走。梁公道：“待天明吃了早飯去。”任珪被打得渾身疼痛，那有好气？也不應他，開

了大門，拽上了，趁星光之下，直望候潮門來。卻忒早了些，城門未開。城邊無數經紀行販，挑著鹽擔，坐在門下等開門。也有唱曲兒的，也有說閒話的，也有做小買賣的。任珪混在人叢中，坐下納悶。你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正所謂：吃食少添鹽醋，不是去處休去。要人知重勤學，怕人知事莫做。當時任珪心下郁郁不樂，與決不下。內中忽有一人說道：“我那里有一鄰居梁涼傘家，有一件好笑的事。”這人道：“有什麼事？”那人道：“梁家有一個女兒，小名聖金，年二十余歲。未曾嫁時，先與對門周待詔之子周得通奸。舊年嫁在城外牛皮街賣生藥的主管叫做任珪。這周得一向去那里來往，被瞎阿公識破，去那里不得了。昨日歸在家里，昨晚周得買了嘎飯好酒，吃到更荊兩個正在樓上快活，有這等的巧事，不想那女婿更深夜靜，趕不出城，徑來大人家投宿。奸夫驚得沒躲避處，走去東廁里躲了。任珪卻去東廁淨手，你道好笑么？那周得好手段，走將起來劈頭將任珪揪住，到叫：‘有賊！’丈人、丈母、女兒，一齊把任珪爛醬打了一頓，奸夫逃走了。世上有這樣的異事！”眾人聽說了，一齊拍手笑起來，道：“有這等沒用之人！被奸夫淫婦安排，難道不曉得？”這人道：“若是我，便打一把尖刀，殺做兩段！那人必定不是好漢，必是個煨膿爛板烏龜。”又一個道：“想那人不曉得老婆有奸，以致如此。”說了又笑一常正是：情知語是鉤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當時任珪卻好听得備細，城門正開，一齊出城，各分路去了。此時任珪不出城，復身來到張員外家里來，取了三五錢銀子，到鐵舖里買了一柄解腕尖刀，和鞘插在腰間。思量錢塘門晏公廟神明最靈，買了一只白公雞，香燭紙馬，提來廟里，燒香拜告：“神聖顯靈，任珪妻梁氏，與鄰人周得通奸，夜來如此如此。”前話一一禱告罷，將刀出鞘，提雞在手，問天買卦：“如若殺得一個人，殺下的雞在地下跳一跳，殺他兩個人，跳兩跳。”說罷，一刀剝下雞頭，那雞在地下一連跳了四跳，重復從地跳起，直從梁上穿過，墜將下來，卻好共是五跳。當時任珪將刀入鞘，再拜，望神明助力報仇。化紙出廟上街，東行西走，無計可施。到晚回張員外家歇了。沒情沒緒，買賣也無心去管。次日早起，將刀插在腰間，沒做理會處。欲要去梁家干事，又恐撞不著周得，只殺得老婆也無用，又不了事。轉轉尋思，恨不得咬他一口。徑投一個去處，有分教：任珪小膽番為大膽，善心改作惡心；大鬧了日新橋，鼎沸了臨安府。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這任珪東撞西撞，徑到美政橋姐姐家里。見了姐姐說道：“你兄弟這兩日有些事故，爹在家沒人照管，要寄托姐姐家中住幾時，休得推故。”姐姐道：“老人家多住些時也不妨。”姐姐果然教兒去接任公，扶著來家。這日任珪又在街坊上串了一回，走到姐姐家，見了父親，將從前事，一一說過，道：“兒子被這發淫婦虛言巧語，反說父親如何如何，兒子一時被惑，險些墮他計中。這口气如何消得？”任公道：“你不要這淫婦便了，何須嘔氣？”任珪道：“有一日撞在我手里，決無干休！”任公道：“不可造次。從今不要上他門，休了他，別討個賢會的便罷。”任珪道：“兒子自有道理。”辭了父親并姐姐，氣忿忿的入城。恰好是黃昏時候，走到張員外家，將上件事一一告訴：“只有父親在姐姐家，我也放得心下。”張員外道：“你且忍耐，此事須要三思而行。自古道：‘捉奸見雙，捉賊見贓。’倘或不了事，枉受了苦楚。若下在死囚牢中，無人管你。你若依我說話，不強如殺害人性命？冤家只可解，不可結。”任珪听得勸他，低了頭，只不言語。員外教養娘安排酒飯相待，教去房里睡，明日再作計較。任珪謝了。到房中寸心如割，和衣倒在床上，番來覆去，延捱到四更盡了，越想越惱，心頭火按捺不祝起來抓扎身體急捷，將刀插在腰間，摸到廚下，輕輕開了門，靠在后牆。那牆苦不甚高，一步爬上牆頭。其時夏末秋初，其夜月色正明如晝。將身望下一跳，跳在地上。道：“好了！”一直望大人家來。隔十數家，黑地里立

在屋檐下，思量道：“好卻好了，怎地得他門開？”躊躇不決。只見賣燒餅的王公，挑著燒餅擔兒，手里敲著小小竹筒過來。忽然大人家門開，走出春梅，叫住王公，將錢買燒餅。任珪自道：“那廝當死！”三步作一步，奔入門里，徑投胡梯邊梁公房里來。撥開房門，拔刀在手，見丈人、丈母俱睡著。心里想道：“周得那廝必然在樓上了。”按住一刀一個，割下頭來，丟在床前。正要上樓，卻好春梅關了門，走到胡梯邊。被任珪劈頭揪住，道：“不要高聲！若高聲，便殺了你。你且說，周得在那里？”那女子認得是任珪聲音，情知不好了，見他手中拿刀，大叫：“任姐夫來了！”任珪氣起，一刀砍下頭來，倒在地下，慌忙大踏步上樓去殺奸夫淫婦。正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當時任珪跨上樓來。原來這兩個正在床上狂蕩，听得王公敲竹筒，喚起春梅買燒餅，房門都不閉，桌上燈尚明。徑到床邊，婦人已知，听得春梅叫，假做睡著，任珪一手按頭，一手將刀去咽喉下切下頭來，丟在樓板上。口里道：“這口怒氣出了，只恨周得那廝不會殺得，不滿我意。”猛想：“神前殺雞五跳，殺了丈人、丈母、婆娘、使女，只應得四跳。那雞從梁上跳下來，必有緣故。”抬頭一看，卻見周得赤條條的伏在梁上。任珪叫道：“快下來，饒你性命！”那時周得心慌，爬上去了，一見任珪，戰戰兢兢，慌了手腳，禁了爬不動。任珪性起，從床上直爬上去，將刀亂砍，可怜周得從梁上倒撞下來。任珪隨勢跳下，踏住胸脯，搨了十數刀。將頭割下，解開頭發，與婦人頭結做一處。將刀入鞘，提頭下樓。到胡梯邊，提了使女頭，來尋丈人、丈母頭，解開頭發，五個頭結做一塊，放在地上。此時東方大亮，心中思忖：“我今殺得快活，稱心滿意。逃走被人捉住，不為好漢。不如挺身首官，便吃了一副，也得名揚于后世。”遂開了門，叫兩邊鄰舍，對眾人道：“婆娘無禮，人所共知。我今殺了他一家，并奸夫周得。我若走了，連累高鄰吃官司，如今起煩和你們同去出首。”眾人見說未信，慌忙到梁公房里看時，老夫妻兩口俱沒了頭。胡梯邊使女尸倒在那里。上樓看時，周得被殺死在樓上，遍身刀搨傷痕數處，尚在血里，婦人殺在床上。眾人吃了一驚，走下樓來。只見五顆頭結做一處，都道：“真好漢子！我們到官，依直與他講就是。”道猶未了，嚷動鄰舍、街坊、里正、緝捕人等，都來縛住任珪。任珪道：“不必縛我，我自做自當，并不連累你們。”說罷，兩手提了五顆頭，出門便走。眾鄰舍一齊跟定，滿街男子婦人，不計其數來看，哄動滿城人。只因此起，有分教任珪，正是：生為孝子肝腸烈，死作明神姓字香。眾鄰舍同任珪到臨安府。大尹听得殺人公事，大驚，慌忙升廳。兩下公吏人等排立左右，任珪將五個人頭，行凶刀一把，放在面前，跪下告道：“小人姓任名珪，年二十八歲，系本府百姓，祖居江頭牛皮街上。母親早喪，止有老父，雙目不明。前年冬間，憑媒說合，娶到在城日新橋河下梁公女兒為妻，一向到今。小人因無本生理，在賣生藥張員外家做主管。早去晚回，日常間這婦人只是不喜。至去年八月十八日，父親在樓下坐定念佛。原來梁氏未嫁小人之先，與鄰人周得有奸。其日本人來家，稱是姑舅哥哥來訪，徑自上樓說話。日常來往，痛父眼瞎不明。忽日父與小人說道：‘什麼阿舅常常來樓上坐，必有奸情之事。’小人听得說，便罵婆娘。一時小人見不到，被這婆娘巧語虛言，說道老父上樓調戲。因此三日前，小人打發婦人回娘家去了。至日，小人回家晚了，關了城門，轉到妻家投宿。不想奸夫見我去，逃躲東廁里。小人臨睡，去東廁淨手，被他劈頭揪住，喊叫有賊。當時丈人、丈母、婆娘、使女，一齊執柴亂打小人，此時奸夫走了。小人忍痛歸家，思想這口气沒出處。不合夜來提刀入門，先殺丈人、丈母，次殺使女，後來上樓殺了淫婦。猛抬頭，見奸夫伏在梁上，小人爬上去，亂刀砍死。今提五個首級首告，望相公老爺明鏡。”大尹听罷，呆了半晌。遂問排鄰，委果供認是實。所供明

白，大尹鈞旨，令任珪親筆供招。隨即差個縣尉，并公吏仵作人等，押著任珪到尸邊檢驗明白。其日人山人海來看。險道神脫了衣裳，這場話非同小可。當日一齊同到梁公家，將五個尸首一一檢驗訖，封了大門。縣尉帶了一千人犯，來府堂上回話道：“檢得五個尸，并是凶身自認殺死。”大尹道：“雖是自首，難以免責。”交打二十下，取具長枷枷了，上了鐵鐐手肘，令獄卒押下死囚牢里去。一千排鄰回家。教地方公同作眼，將梁公家家財什物變賣了，買下五具棺材，盛下尸首，听候官府發落。且說任珪在牢內，眾人見他是個好男子，都愛敬他。早晚飯食，有人管顧，不在話下。臨安府大尹與該吏商量：任珪是個烈性好漢，只可惜下手忒狠了，周旋他不得。只得將文書做過，申呈刑部。刑部官奏過天子，令勘官勘得本犯奸夫淫婦，理合殺死，不合殺了丈人、丈母、使女，一家非死三人。著令本府待六十日限滿，將犯人就本地方凌遲示眾。梁公等尸首燒化，財產入官。文書到府數日，大尹差縣尉率領仵詐、公吏、軍兵人等，當日去牢中取出任珪。大尹將朝廷發落文書，教任珪看了。任珪自知罪重，低頭伏死。大尹教去了鎖枷鐐肘，上了木驢。只見：四道長釘釘，三條麻素縛。兩把刀子舉，一朵紙花遙。縣尉人等，兩棒鼓，一聲鑼，簇擁推著任珪，前往牛皮街示眾。但見犯由牌前引，棍棒后隨。當時來到牛皮街，圍住法場，只等午時三刻。其日看的人，兩行如堵。將次午時，真可作怪，一時間天昏地黑，日色無光，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播土揚泥，你我不能相顧。看的人驚得四分五落，魄散魂飄。少頃，風息天明，縣尉并劊子眾人看任珪時，擲索長釘俱已脫落，端然坐化在木驢之上。眾人一齊發聲道：“自古至今，不曾見有這般奇異的怪事。”監斬官驚得木麻，慌忙令仵作、公吏人等，看守任珪尸首，自己忙拍馬到臨安府，稟知大尹。大尹見說大驚，連忙上轎，一同到法場看時，果然任珪坐化了。大尹徑來刑部稟知此事，著令排鄰地方人等，看守過夜。明早奏過朝廷，憑圣旨發落。次日巳牌時分，刑部文書到府，隨將犯人任珪尸首，即時燒化，以免凌遲。縣尉領旨，就當街燒化。城里城外人，有千千万萬來看，都說：“這樣異事，何曾得見！何曾得見！”卻說任公與女兒得知任珪死了，安排些羹飯。外甥挽了瞎公公，女兒拾著轎子，一齊徑到當街祭祀了，痛哭一常任珪的姐姐，教兒子挽扶著公公，同回家奉親過世。話休絮煩，過了兩月余，每遇黃昏，常時出來顯靈。來往行人看見者，回去便患病，備下羹飯紙錢當街祭獻，其病即痊。忽一日，有一小兒來牛皮街閒耍，被任珪附體起來。眾人一齊來看，小兒說道：“玉帝怜吾是忠烈孝義之人，各坊城隍、土地保奏，令做牛皮街土地。汝等善人可就我屋基立廟，春秋祭祀，保國安民。”說罷，小兒遂醒。當坊鄰佑，看見如此顯靈，那敢不信？即日斂出財物，買下木植，將任珪基地蓋造一所廟宇。連忙請一個塑佛高手，塑起任珪神像，坐于中間，虔備三牲福禮祭獻。自此香火不絕，祈求必應，其廟至今尚存。后人有詩題于廟壁，贊任珪坐化為神之事，詩云：鐵銷石朽變更多，只有精神永不磨。除卻奸淫拚自死，剛腸一片賽閻羅。——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白發蘇堤老嫗，不知生長何年。相隨寶駕共南遷，往事能言舊汴。前度君王游幸，一時詢舊淒然。魚羹妙制味猶鮮，雙手擎來奉獻。話說大宋乾道淳熙年間，孝宗皇帝登極，奉高宗為太上皇。那時金邦和好，四郊安靜，偃武修文，與民同樂。孝宗皇帝時常奉著太上乘龍舟來西湖玩賞。湖上做買賣的，一無所禁，所以小民多有乘著圣駕出游，趕趁生意。只賣酒的也不止百十家。且說有個酒家婆姓宋，排行第五，喚做宋五

嫂。原是東京人氏，造得好鮮魚羹，京中最是有名的。建炎中隨駕南渡，如今也僑寓蘇堤趕趁。一日太上游湖，泊船蘇堤之下，聞得有東京人語音。遣內官召來，乃一年老婆婆。有老太監認得他是汴京樊樓下住的宋五嫂，善煮魚羹，奏知太上。太上題起舊事，淒然傷感，命制魚羹來獻。太上嘗之，果然鮮美，即賜金錢一百文。此事一時傳遍了臨安府，王孫公子，富家巨室，人人來買宋五嫂魚羹吃。那老嫗因此遂成巨富。有詩為證：一碗魚羹值几錢？舊京遺制動天顏。時人倍價來爭市，半買君恩半買鮮。又一日，御舟經過斷橋。太上舍舟閒步，看見一酒肆精雅，坐啓內設個素屏風，屏風上寫《風入松》詞一首，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里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云偏。畫船載得春歸去，余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移殘酒，來尋陌上花鈿。太上覽畢，再三稱賞，問酒保此詞何人所作。酒保答言：“此乃太學生于國寶醉中所題。”太上笑道：“此詞雖然做得好，但末句‘重移殘酒’，不免帶寒酸之氣。”因索筆就屏上改云：“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召于國寶見駕，欽賜翰林待詔。那酒家屏風上添了御筆，游人爭來觀看，因而飲酒，其家亦致大富。後人有詩，單道于國寶際遇太上之事，詩曰：素屏風上醉題詞，不道君王盼睞奇。若問姓名誰上達？酒家即是魏無知。又有詩贊那酒家云：御筆親刪墨未干，滿城聞說盡爭看。一般酒肆偏騰涌，始信皇家雨露寬。那時南宋承平之際，無意中受了朝廷恩澤的不知多少。同時又有文武全才，出名豪俠，不得際會風雲，被小人誣陷，激成大禍，後來做了一場沒撻煞的笑話，此乃命也，時也，運也。正是：時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荐福碑。話說乾道年間，嚴州遂安縣有個富家，姓汪，名孚，字師中，曾登鄉荐，有財有勢，專一武斷鄉曲，把持官府，為一鄉之豪霸。因殺死人命，遇了對頭，將汪孚問配吉陽軍去。他又夤緣魏國公張焘，假以募兵報效為由，得脫罪籍回家，益治資產，復致大富。他有個嫡親兄弟汪革，字信之，是個文武全才。從幼只在哥哥身邊居住，因與哥哥汪孚酒中爭論一句問紿，鬻口氣只身徑走出門，口里說道：“不致千金，誓不還鄉！”身邊只帶得一把雨傘，并無財物，思想：“那里去好？我聞得人說，淮慶一路有耕冶可業，甚好經營。且到彼地，再作道理。”只是沒有盤纏。心生一計：自小學得些槍棒拳法在身，那時抓縛衣袖，做個把勢模樣。逢著馬頭聚處，使几路空拳，將這傘權為槍棒，撇個架子。一般有人唱采，繼發几文錢，將就買些酒飯用度。不一日，渡了揚子江。一路相度地勢，直至安慶府。過了宿松，又行三十里，地名麻地坡。看見荒山無數，只有破古廟一所，絕無人居，山上都是炭材。汪革道：“此處若起個鐵冶，炭又方便，足可擅一方之利。”于是將古廟為家，在外糾合無籍之徒，因山作炭，賣炭買鐵，就起個鐵冶。鑄成鐵器，出市發賣。所用之人，各有職掌，恩威并著，無不欽服。數年之間，發個大家事起來。遣人到嚴州取了妻子，來麻地居祝起造廳屋千間，極其壯麗。又占了本處酤坊，每歲得利若干。又打听望江縣有個天荒湖，方圓七十余里，其中多生魚蒲之類。汪革承佃為己業，湖內漁戶數百，皆服他使喚，每歲收他魚租，其家益富。獨霸麻地一鄉，鄉中有事，俱由他武斷。出則佩刀帶劍，騎從如云，如貴官一般。四方窮民，歸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又將家財交結附近郡縣官吏，若與他相好的，酒杯來往；若與他作對的，便訪求他過失，輕則遣人評訟，敗其聲名；重則私令亡命等于沿途劫害，無處蹤跡。以此人人懼怕，交歡恐后，分明是：郭解重生，朱家再出。氣壓鄉邦，名聞郡國。話分兩頭。卻說江淮宣撫使皇甫侗，為人寬厚，頗得士心。招致四方豪杰，就中選驍勇的，厚其資糧，朝夕訓練，號為“忠義軍”。宰相湯思退忌其威名，要將此缺替與門生劉光祖。乃明令心腹御史，劾奏皇甫侗糜費錢糧，招

致無賴凶徒，不戰不征，徒為他日地方之害。朝廷將皇甫周革職，就用了劉光祖代之。那劉光祖為人又畏懦，又刻薄，專一阿奉宰相，乃悉反皇甫周之所為，將忠義軍散遣歸田，不許占住地方生事。可惜皇甫周几年精力，訓練成軍，今日一朝而散。這些軍士，也有歸鄉的，也有結伙走綠林中道路的。就中單表二人，程彪、程虎，荊州人氏。弟兄兩個，都學得一身好武藝，被劉光祖一時驅逐，平日有的請受都花消了，無可存活，思想投奔誰好。猛然想起洪教頭洪恭，今住在太湖縣南門倉巷口，開個茶坊。他也曾做軍校，昔年相處得好，今日何不去奔他，共他商議資身之策。二人收拾行李，一徑來太湖縣尋取洪恭。洪恭恰好在茶坊中，相見了，各敘寒溫，二人道其來意。洪恭自思家中蝸窄，難以相容。當晚殺雞為黍，管待二人，送在近處庵院歇了一晚。次日，洪恭又請二人到家中早飯，取出一封書信，說道：“多承二位遠來，本當留住幾時，爭奈家貧待慢。今指引到一個去處，管取情投意合，有個小小富貴。”二人謝別而行，將書札看時，上面寫道：“此書送至宿松縣麻地坡汪信之十二爺開拆”。二人依言來到麻地坡，見了汪革，將洪恭書札呈上。汪革拆開看時，上寫道：待生洪恭再拜，字達信之十二爺閣下：自別台顏，時切想念。茲有程彪、程虎兄弟，武藝超群，向隸籍忠義軍。今為新統帥散遣不用，特奉荐至府，乞留為館賓，令郎必得其資益。外做縣有湖蕩數處，頗有出產，閣下屢約來看，何遲遲耶？專候撥冗一臨。若得之，亦美業也。汪革看畢大喜，即喚兒子汪世雄出來相見。置酒款待，打掃房屋安歇。自此程彪、程虎住在汪家，朝夕與汪世雄演習弓馬，點撥槍棒。不覺三月有余，汪革有事欲往臨安府去。二程聞汪革出門，便欲相別。汪革問道：“二兄今往何處？”二程答道：“還到太湖會洪教頭則個。”汪革寫下一封回書，寄與洪恭，正欲繼發二程起身，只見汪世雄走來，向父親說道：“槍棒還未精熟，欲再留二程過幾時，講些陣法。”汪革依了兒子言語，向二程說道：“小兒領教未全，且屈寬住一兩個月，待不才回家奉送。”二程見汪革苦留，只得住了。卻說汪革到了臨安府，干事已畢。朝中訛傳金虜敗盟，詔議戰守之策。汪革投匭上書，極言向來和議之非。且云：“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江淮乃東南重地，散遣忠義軍，最為非策。”末又云：“臣雖不之，愿倡率兩淮忠勇，為國家前驅，恢復中原，以報積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天子覽奏，下樞密院會議。這樞密院官都是怕事的，只曉得臨渴掘井，那會得未焚徒薪？況且布衣上書，誰肯破格荐引？又未知金韃子真個殺來也不，且不覆奏，只將溫言好語，款留汪革在本府候用。汪革因此逗留臨安，急切未回。正是：將相無人國內虛，布衣有志枉嗟吁。黃金散盡貂裘敝，悔向咸陽去上書。話分兩頭，再說程彪、程虎二人住在汪家，將及一載，胸中本事傾倒得授與汪世雄，指望他重重相謝。那汪世雄也情愿厚贈，奈因父親汪革，一去不回。二程等得不耐煩，堅執要行。汪世雄苦苦相留了幾遍，到後來，畢竟留不住了。一時手中又值空乏，打并得五十兩銀子，分送與二人，每人二十五兩，衣服一套，置酒作別。席上汪世雄說道：“重承二位高賢屈留賜教，本當厚贈，只因家父久寓臨安，二位又堅執要去，世雄手無利權，只有些小私財，權當路費。改日兩位若便道光顧，尚容補謝。”二人見銀兩不多，大失所望。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洪教頭說得汪家父子萬分輕財好義，許我個小小富貴。特特而來，淹留一載，只這般繼發起身，比著忠義軍中請受，也爭不多。早知如此，何不就汪革在家時，即便相辭，也少不得助些盤費。如今汪革又不回來，欲待再住些時，又吃過了送行酒了。”只得怏怏而別。臨行時，與汪世雄討封回書與洪教頭。汪世雄文理不甚通透，便將父親先前寫下這封書，遞與二程，托他致意，二程收了。汪世雄又送一程，方才轉去。當日二程走得困乏，到晚尋店歇宿，沽酒對酌，各出怨望之語。程虎道：“汪世雄不是個

三歲孩兒，難道百十貫錢鈔，做不得主？直恁裝窮推故，將人小覷！”程彪道：“那孩子雖然輕薄，也還有些面情。可恨汪革特地相留，不將人為意，數月之間，書信也不寄一個。只說待他回家奉送，難道十年不回，也等他十年？”程虎道：“那些倚著財勢，橫行鄉曲，原不是什麼輕財好客的孟嘗君。只看他老子出外，兒子就支不動錢鈔，便是小家樣子。”程彪道：“那洪教頭也不識人，難道別沒個相識，偏荐到這三家村去處？”二個一遞一句，說了半夜，吃得有八九分酒了。程虎道：“汪革寄與洪教頭書，書中不知寫甚言語，何不折來一看？”程彪真個解開包裹，將書取出，濕開封處看時，上寫道：侍生汪革再拜，覆書子敬教師門下：久別怀念，得手書如對面，喜可知也。承荐二程，即留與小兒相處。奈彼飲行甚促，仆又有臨安之游，不得厚贈。有負水意，慚愧，慚愧！書尾又寫細字一行，云：別論俟從臨安回即得踐約，計期當在秋涼矣。革再拜。程虎看罷，大怒道：“你是個富家，特地投奔你一場，便多將金帛結識我們，久後也有相逢處。又不是雇工代役，算甚日子久近！卻說道飲行甚促，不得厚贈，主意原自輕了。”程虎便要將書扯碎燒毀，卻是程彪不肯，依舊收藏了。說道：“洪教頭荐我兄弟一番，也把個回信與他，使他曉得沒甚湯水。”程虎道：“也說得是。”當夜安歇無話。次早起身，又行了一日，第三日趕到太湖縣，見了洪教頭。洪恭在茶坊內坐下，各敘寒溫。原來洪恭向來娶下個小老婆，喚做細姨，最是幫家做活，看蚕織絹，不辭辛苦，洪恭十分寵愛。只是一件，那婦人是勤苦作家的人，水也不舍得一杯與人吃的。前次程彪、程虎兄弟來時，洪恭雖然送在庵院安歇，卻費了他朝暮兩餐，被那婦人絮叨了好幾日。今番二程又來，洪恭不敢延款了，又乏錢相贈；家中存得幾匹好絹，洪恭要贈與二程。料是細姨不肯，自到房中，取了四匹，揣在懷里。剛出房門，被細姨撞見，攔住道：“老無知，你將這絹往那里去？”洪恭遮掩不過，只得央道：“程家兄弟，是我好朋友。今日遠來別我還鄉，無物表情。你只當權借這絹與我，休得違拗。”細姨道：“老娘千辛萬苦織成這絹，不把來白送與人的。你自家有絹，自家做人情，莫要干涉老娘。”洪恭又道：“他好意遠來看我，酒也不留他吃三杯了，這四匹絹怎省得？我的娘，好歹讓我做主這一遭兒，待送他轉身，我自來陪你的禮。”說罷就走。細姨扯住衫袖，道：“你說他遠來，有甚好意？前番白白里吃了兩頓，今番又做指望。這幾匹絹，老娘自家也不舍得做衣服穿。他有甚親情往來，卻要送他？他要絹時，只教他自與老娘取討。”洪恭見小老婆執意不肯，又怕二程等久，只得發個狠，洒脫袖子，徑奔出茶坊來。惹得細姨喉急，發起話來道：“什麼沒廉恥的光棍，非親非眷，不時到人家窩惱！各人要達時務便好，我們開茶坊的人家，有甚大出產？常言道：‘貼人不富自家窮。’有我們這樣老無知老禽獸，不守本分，慣一招引閒神野鬼，上門鬧炒！看你沒飯在鍋里時節，有那個好朋友，把一斗五升來資助你？”故意走到屏風背後，千禽獸萬禽獸的罵。原來細姨在內爭論時，二程一句句都聽得了，心中十分焦燥。又听得後來罵詈，好沒意思，不等洪恭作別，取了包裹便走。洪恭隨後趕來，說道：“小妾因兩日有些反目，故此言語不順，二位休得計較。這粗絹四匹，權折一飯之敬，休嫌微鮮。”程彪、程虎那里肯受，抵死推辭。洪恭只得取絹自回。細姨見有了絹，方之住口。正是：從來陰性吝嗇，一文割舍不得。剝盡老公面皮，惡斷朋友親戚。大抵婦人家勤儉惜財，固是美事，也要通乎人情。比如細姨一味慳吝，不存丈夫體面。他自躲在房室之內，做男子的免不得出外，如何做人？為此恩變為仇，招非攬禍，往往有之。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閒話休題。再說程彪、程虎二人，初意來見洪教頭，指望照前款留，他便細訴心腹，再求他荐到個好去處，又作道理。不期反受了一場辱罵，思量沒處出氣。所帶汪革回書未

投，想起：“書中有別諭候 秋涼踐約等話，不知何事？心里正恨汪革，何不陷他謀叛之情，兩處氣都出了？好計，好計！只一件，這書上原無實證，難以出首，除非如此如此。”二人離了太湖縣，行至江州，在城外覓個旅店，安行李。次日，弟兄兩個改換衣裝，到宣撫司衙門前捫了一回。回來吃了早飯，說道：“多時不會上潯陽樓，今日何不去一看？”兩個鎖上房門，帶了些散碎銀兩，徑到潯陽樓來。那樓上游人無數，二人倚欄觀看。忽有人扯著程彪的衣袂，叫道：“程大哥，几時到此？”程彪回頭看，認得是府內慣緝事的，諱名叫做張光頭。程彪慌忙叫兄弟程虎，一齊作揖，說道：“一言難荊且同坐吃三杯，慢慢的告訴。”當下三人揀副空座頭坐下，分付酒保取酒來飲。張光頭道：“聞知二位在安慶汪家做教師，甚好際遇！”程彪道：“什麼際遇！几乎弄出大事來！”便附耳低言道：“汪革久霸一鄉，漸有謀叛之意。從我學弓馬戰陣，庄客數千，都教演精熟了，約太湖 洪教頭洪恭，秋涼一同舉事。教我二人糾合忠義軍舊人為內應，我二人不從，逃走至此。”張光頭道：“有甚證驗？”程虎道：“見有書札托我回覆洪恭，我不會替他投遞。”張光頭道：“書在何處？借來一看。”程彪道：“在下處。”三人飲了一回，還了酒錢。張光頭直跟二程到下處，取書看了道：“這是机密重情，不可泄漏。不才即當稟知宣撫司，二位定有重賞。”說罷，作別去了。次日，張光頭將此事密密的稟知宣撫使劉光祖。光祖即捕二程兄弟置獄，取其口詞，并汪革覆洪恭書札，密地飛報樞密府。樞密府官大驚，商量道：“汪革見在本府候用，何不擒來鞫問？”差人去拿汪革時，汪革已自走了。原來汪革素性輕財好義，樞密府里的人，一個個和他相好。聞得風聲，預先報與他知道，因此汪革連夜逃回。樞密府官見拿汪革不著，愈加心慌，便上表奏聞天子。天子降詔，責令宣撫使捕汪革、洪恭等。宣撫司移文安慶李太守，轉行太湖、宿松二縣，拿捕反賊。卻說洪恭在太湖縣廣有耳目，聞風先已逃避無獲。只有汪革家私浩大，一時難走。此時宿松縣令正缺，只有縣尉姓何名能，是他權櫻奉了郡檄，點起士兵二百余人，望麻地進發。行未十里，何縣尉在馬上思量道：“聞得汪家父子驍勇，更兼冶戶魚戶，不下千余。我這一去可不枉送了性命！”乃與士兵都頭商議，向山谷僻處屯住數日，回來稟知李太守道：“汪革反謀，果是真的。庄上器械精利，整備拒捕。小官寡不敵眾，只得回軍。伏乞鈞旨，別差勇將前去，方可成功。”李公听信了，便請都監郭擇商議。郭擇道：“汪革武斷一鄉，目無官府，已非一日。若說反叛，其情未的。據稱拒捕，何曾見官兵殺傷？依起愚見，不須動兵，小將不才，情愿挺身到彼，觀其動靜。若彼無叛情，要他親到府中分辨。他若不來，剿除未晚。”李公道：“都監所言極當，即煩一行。須体察仔細，不可被他瞞過。”郭擇道：“小將理會得。”李公又問道：“將軍此行，帶多少人去？”郭擇道：“只親隨十余人足矣。”李公道：“下官將一人幫助。”即喚緝捕使臣王立到來。王立朝上唱個喏，立于傍邊。李公指著道：“此人膽力頗壯，將軍同他去時，緩急有用。”原來郭擇與汪革素有交情，此行輕身而往，本要勸諭汪革，周全其事。不期太守差王立同去，他倚著上官差遣，便要夸才賣智，七嘴八張，連我也不好做事了。欲待推辭不要他去，又怕太守疑心。只得領諾，快快而別。次早，王立抓扎停當，便去催促郭擇起身。又向郭擇道：“郡中捕賊文書，須要帶去。汪革這廝，來便來，不來時，小人帶著都監一條麻繩扣他頸皮。王法無親，那怕他走上天去！”郭擇早有三分不樂，便道：“文書雖帶在此，一時不可說破，還要相机而行。”王立定要討文書來看，郭擇只得與他看了。王立便要拿起，卻是郭擇不肯，自己收過，藏在袖里。當日郭擇和王立都騎了馬，手下跟隨的，不上二十個人，離了郡城，望宿松而進。卻說汪革自臨安回家，已知樞密院行文消息，正不知這場是非從何而起。卻也自恃沒有反叛實跡，跟腳牢實，放心得下。前

番何縣尉領兵來捕，雖不會到麻地，已自備細知道。這番如何不打探消息？聞知郡中又差郭都監來，帶不滿二十人，只怕是誘敵之計，預戒庄客，大作準備。分付兒子汪世雄埋伏壯丁伺候，倘若官兵來時，只索抵敵。卻說世雄妻張氏，乃太湖縣鹽賈張四郎之女，平日最有智數。見其夫裝束，問知其情，乃出房對汪革說道：“公公素以豪俠名，積漸為官府所忌。若其原非反叛，官府亦自知之。為今之計，不若挺身出辨，得罪猶小，尚可保全家門。倘一有拒捕之名，弄假成真，百口難訴，悔之無及矣。”汪革道：“郭都監，吾之故人，來時定有商量。”遂不從張氏之言。再說郭擇到了麻地，徑至汪革門首。汪革早在門外迎候，說道：“不知都監駕臨，荒僻失于遠接。”郭擇道：“郭某此來，甚非得已，信之必然相諒。”兩個揖讓升廳，分賓坐定，各敘寒溫。郭擇看見兩廂廊庄客往來不絕，明晃晃擺著刀槍，心下頗懷悚懼。又見王立跟定在身旁，不好細談。汪革開言問道：“此位何人？”郭擇道：“此乃太守相公所遣王觀察也。”汪革起身，重與王立作揖，道：“失瞻，休罪！”便請王立在廳側小閣兒內坐下，差個主管相陪，其餘從人俱在門首空房中安扎。一時間備下三席大酒：郭擇客位一席，汪革主位相陪一席，王立另自一席。余從滿盤肉，大瓮酒，盡他醉飽。飲酒中間，汪革又移席書房中小坐，卻細叩郭擇來意。郭擇隱卻郡檄內言語，只說道：“太守相公深知信之被誣，命郭某前來勸諭。信之若藏身不出，便是無絲有線了；若肯至郡分辯，郭某一力擔當。”汪革道：“且請寬飲，卻又理會。”郭擇真心要周全汪革，乘王立不在眼前，正好說話，連次催并汪革決計。汪革見逼得慌，愈加疑惑。此時六月天氣，暑氣蒸人，汪革要郭擇解衣暢飲，郭擇不肯。郭擇連次要起身，汪革也不放。只管斟著大觥相勸，自己牌至申牌時分，席還不散。郭擇見天色將晚，恐怕他留宿，決意起身，說道：“適郭某所言，出于至誠，並無半字相欺。從與不從，早早裁決，休得兩相擔誤。”汪革帶著半醉，喚郭擇的表字道：“希顏是我故人，敢不吐露心腹。某無辜受謗，不知所由。今即欲入郡參謁，又恐郡守不分皂白，阿附上官，強入人罪。鼠雀貪生，人豈不惜命？今有楮券四百，聊奉希顏表意，為我轉眼兩三個月，我當向臨安借貴要之力，與樞密院討個人情。上面先說得停妥，方敢出頭。希顏念吾平日交情，休得推委。”郭擇本不欲受，只恐汪革心疑生變，乃佯笑道：“平昔相知，自當效力，何勞厚賜？暫時領愛，容他日璧還。”卻待舒手去接那楮券，誰知王觀察王立站在窗外，听得汪革將楮券送郭擇，自己卻沒甚賄賂。帶著九分九厘醉態，不覺大怒，拍窗大叫道：“好都監！樞密院奉聖旨著本郡取謀反犯人，乃受錢轉限，誰人敢擔這干系？”原來汪世雄率領壯丁，正伏在壁后。听得此語，即時躍出，將郭擇一索捆番，罵道：“吾父與你何等交情，如何藏匿聖旨文書，吃騙吾父入郡，陷之死地？是何道理？”王立在窗外聽見勢頭不好，早轉身便走。正遇著一條好漢，提著朴刀攔祝那人姓劉名青，綽號“劉千斤”，乃汪革手下第一個心腹家奴，喝道：“賊子那里走！”王立拔出腰刀廝鬥，奪路向前，早被劉青左臂上砍上一刀。王立負痛而奔，劉青緊步赶上。只听得庄外喊聲大舉，庄客將從人亂砍，盡皆殺死。王立肩胛上又中了一朴刀，情知逃走不脫，便隨刀仆地，妝做僵死。庄客將撓鉤拖出，和眾死尸一堆兒堆向牆邊。汪革當廳坐下，汪世雄押郭擇，當面搜出袖內文書一卷。汪革看了大怒，喝教斬首。郭擇叩頭求饒道：“此事非關小人，都因何縣尉妄稟拒捕，以致太守發怒。小人奉上官差委，不得已而來。若得何縣尉面對明白，小人雖死不恨。”汪革道：“留下你這驢頭也罷，省得那狗縣尉沒有了證見。”分付權鎖在耳房中。教汪世雄即時往炭山冶坊等處，凡壯丁都要取齊听令。卻說炭山都是村農怕事，聞說汪家造反，一個個都向深山中藏躲。只有冶坊中大半是無賴之徒，一呼而集，約有三百余人。都到庄上，殺牛宰馬，

權做賞軍。庄上原有駿馬三匹，日行數百里，價值千金。那馬都有名色，叫做：惺惺騮，小驄騾，番婆子。又平日結識得四個好漢，都是膽勇過人的，那四個：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其時也都來庄上，開懷飲酒，直吃到四更盡，五更初。眾人都醉飽了，汪革扎縛起來，真像個好漢：頭總旋風髻，身穿白錦袍。韃鞋兜腳緊，裹肚系身牢。多帶穿楊箭，高擎斬鐵刀。雄威真罕見，麻地顯英豪。汪革自騎著番婆子，控馬的用著劉青，又是一個不良善的。怎生模樣，剛須環眼威風凜，八尺長軀一片錦。千斤鐵臂敢相持，好漢逢他打寒噤。汪革引著一百人為前鋒。董三、董四、錢四二共引三百人為中軍。汪世雄騎著小驄騾，卻教龔四八騎著惺惺騮相隨，引一百余人，押著郭都監為后隊。分發已定，連放三個大礮，一齊起身，望宿松進發，要拿何縣尉。正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离城約五里之近，天色大明。只見錢四二跑上前向汪革說道：“要拿一個縣尉，何須惊天動地，只消數人突然而入，縛了他來就是。”汪革道：“此言有理。”就教錢四二押著大隊屯住，單領董三、董四、劉青和二十余人前行，望見城壕邊一群小兒連臂而歌，歌日：“二六佳人姓汪，偷個船兒過江。過江能几日？一杯熱酒難當。”歌之不已。汪革策馬近前叱之，忽然不見，心下甚疑。到縣前時，已是早衙時分，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動靜。汪革卻待下馬，只見一個直宿的老門子，從縣里面唱著哩花兒的走出，被劉青一把拿住回道：“何縣尉在那里？”老門子答道：“昨日往東村勾攝公事未回。”汪革就教他引路，徑出東門。約行二十余里，來到一所大廟，喚做福應侯廟，乃是一邑之香火，本邑奉事甚謹，最有靈應。老門子指道：“每常官府下鄉，只在這廟里歇宿，可以問之。”汪革下馬入廟，廟祝見人馬雄壯，刀仗鮮明正不知甚人，唬得尿流屁滾，跪地迎接。汪革問他縣尉消息，廟祝道：“昨晚果然在廟安歇，今日五更起馬，不知去向。”汪革方信老門子是實話，將他放了。就在廟里打了中火，遣人四下蹤跡縣尉，并無的信。看看挨至申牌時分，汪革心中十分焦燥，教取火來，把這福應侯廟燒做白地，引眾仍回舊路。劉青道：“縣尉雖然不在，卻有妻小在官廨中。若取之為質，何愁縣尉不來。”汪革點頭道是。行至東門，尚未昏黑，只見城門已閉。卻是王觀察王立不曾真死，負痛逃命入城，將事情一一稟知巡檢。那巡檢唬得面如土色，一面分付閉了城門，防他羅皂；一面申報郡中，說汪革殺人造反，早早發兵剿捕。再說汪革見城門閉了，便欲放火攻門。忽然一陣怪風，從城頭上旋將下來。那風好不利害！吹得人毛骨俱悚，驚得那匹番婆子也直立嘶鳴，倒退几步。汪革在馬上大叫一聲，直跌下地來。正是：未知性命如何，先見四肢不舉。劉青見汪革墜馬，慌忙扶起看時，不言不語，好似中惡模樣，不省人事。劉青只得抱上雕鞍，董三，董四左右防護，劉青控馬而行。轉到南門，卻好汪世雄引著二三十人，帶著火把接應，合為一處。又行二里，汪革方才蘇醒，叫道：“怪哉！分明見一神人，身長數丈，頭如車輪，白袍金甲，身坐城堵上，腳垂至地。神兵簇擁，不計其數，旗上明寫‘福應侯’三字。那神人舒左腳踢我下馬，想是神道怪我燒毀其廟，所以為禍也。明早引大隊到來，白日里攻打，看他如何？”汪世雄道：“父親還不知道，錢四二恐防累及，已有異心，不知與眾人如何商議了，他先洋洋而去。以后眾人陸續走散，三停中已去了二停。父親不如回到家中再作計較。”汪革听罷，懊恨不已。行至屯兵之地，見龔四八，所言相同。郭擇還鎖押在彼，汪革一時性起，拔出佩刀，將郭擇劈做兩截。引眾再回麻地坡來，一路上又跑散了許多人。到庄點點人數，止存六十余人。汪革歎道：“吾素有忠義之志，忽為奸人所陷，無由自明。初意欲擒拿縣尉，究問根由，報仇雪恥。因借府庫之資，招徠豪杰，跌宕江淮，驅除這些貪官污吏，使威名蓋世。然后就朝廷恩撫，為國家出力，建萬世之功業。今吾志不就，命也。”對龔四八

等道：“感歎兄弟相從不舍，吾何忍負累！今罪犯必死，此身已不足惜，眾兄弟何不將我鞍馬去送官，自脫其禍？”龔四八等齊聲道：“哥哥說那里話！我等平日受你看顧大恩，今日患難之際，生死相依，豈有更變！哥哥休將錢四二一例看待。”汪革道：“雖然如此，這麻地坡是個死路，若官兵一到，沒有退步。大抵朝廷之事，虎頭蛇尾且暫為逃難之計，倘或天天可憐，不絕盡汪門宗祀，此地還是我子孫故業。不然，我汪革魂魄，亦不復到此矣！”訖言，扑簌簌兩行淚下。汪革雄放聲大哭，龔四八等皆泣下，不能仰視。汪革道：“天明恐有軍馬來到，事不宜遲矣。天荒湖有漁戶可依，權且躲避。”乃盡出金珠，將一半付與董三、董四，教他變姓易名，往臨安行都為賈，布散流言，說何縣尉迫脅汪革，實無反情。只當公道不平，逢人分析。那一半付與龔四八，教他領了三歲的孫子，潛往吳郡藏匿。“官府只慮我北去通虜，決不疑在近地。事平之后，徑到嚴州遂安縣，尋我哥哥汪師中，必然收留。”乃將三匹名馬分贈三人。龔四八道：“此馬毛色非凡，恐被人識破，不可乘也。”汪革道：“若遺與他人，有損無益。”提起大刀，一刀一匹，三馬盡皆殺死。庄前庄后，放起一把無情火，必必剝剝，燒得烈焰騰天。汪革與龔、董三人，就火光中洒淚分別。世雄妻張氏，見三歲的孩兒去了，大哭一場，自投于火而死。若汪革早聽其言，豈有今日？正是：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有智婦人，賽過男子。汪革傷感不已，然無可奈何了。天色將明，分付庄客，不愿跟隨的，聽其自便。引了妻兒老少，和劉青等心腹三十余人，徑投望江縣天荒湖來，取五只漁船，分載人口，搖向蘆葦深處藏躲。話分兩頭。卻說安慶李太守見了宿松縣申文，大驚，忙備文書各上司處申報。一面行文各縣，招集民兵剿賊。江淮宣撫司劉光祖將事情裝點大了，奏聞朝廷。旨意倒下樞密院，著本處統帥約會各郡軍馬，合力剿捕，毋致蔓延。劉光祖各郡調兵，到者約有四五千之數。已知汪革燒毀房舍，逃入天荒湖內。又調各處船兵水陸并進，又支會平江，一路用兵邀截，以防走逸。那領兵官無非是都監、提轄、縣尉、巡檢之類，素聞汪革驍勇，黨與甚眾，人有畏怯之心。陸軍只屯住在望江城外，水軍只屯在里湖港口，搶擄民財，消磨糧餉，那個敢下湖捕賊？住了二十余日，湖中并無動靜。有幾個大膽的乘個小划船，哨探出去，望見蘆葦中煙火不絕，遠遠的鼓聲敲響。不敢近視，依舊划轉。又過幾日，煙火也沒了，鼓聲也不聞了，水哨稟知軍官，移船出港，飾鑼擂鼓，搖旗吶喊而前，揚入湖中，連打魚的小船都四散躲過，并不見一只。向蘆葦煙起處搜看時，鬼腳跡也沒一個了。但見幾只破船上堆卻木屑和草根，煨得船板焦黑。淺渚上有兩三面大鼓，鼓上縛著羊，連羊也餓得半死了。原來鼓聲是羊蹄所擊，煙火乃木屑。汪革從湖入江，已順流東去，正不知幾時了。軍官懼罪，只得將船追去。行出江口，只見五個漁船，一字兒泊在江邊，船上立著個漢子，有人認得這船是天荒湖內的漁船。攏船去拿那漢子查問時，那漢子噙著眼淚，告訴道：“小人姓樊名速，川中人氏。因到此做些小商販，買賣已畢，與一個鄉親同坐一只大船，三日前來此江口，撞著這五個漁船。船上許多好漢，自稱汪十二爺，要借我大船安頓人口，將這五個小船相換。我不肯時，腰間拔出雪樣的刀來便要殺害，只得讓與他去了。你看這個小船，怎過得川江？累我重復覓船，好不苦也！”船上兩個軍官商量道：“眼見得換船的汪十二爺，便是汪革了。他人眾已散，只有兩只大船，容易算計了，且放心趕去。”行至采石磯邊，見江面上擺列戰艦無數。卻是太平郡差出軍官，領水軍把截采石，盤詰行船，恐防反賊汪革走逸。打听的實，兩處軍官相會。安慶軍官說起：“汪革在湖中逃走入江，劫上兩只大客船，裝載家小之事，料他必從此過。小將跟尋下來，如何不見？”采石軍官聽說，大驚頓足道：“我被這奸賊瞞過了也！前兩日辰牌時分，果有兩只大客船，船中滿載家校其人冠

帶來謁，自稱姓王名中一，為蜀中參軍，任滿赴行都升補。想來‘汪’字半邊是‘王’字，‘革’字下截是‘中一’二字，此人正是汪革。今已過去，不知何往矣！”兩處軍官度道，失了汪革正賊，料瞞不過，只得從實申報上司。上司見汪革蹤跡神出鬼沒，愈加疑慮，請樞密院懸下賞格，畫影圖形，各處張挂。有能擒捕汪革者，給賞一萬貫，官升三級；獲其嫡親家屬一口者，賞三千貫，官升一級。卻說汪革乘著兩只客船，徑下太湖。過了數日，聞知官府挨捕緊急，料是藏躲不了，將客船鑿沉湖底，將家小寄頓一個打魚人家，多將金帛相贈，約定一年後來麟卻教劉青跟隨兒子汪世雄，問道往無為州漕司出首，說父親原無反情，特為縣尉何能陷害。見今逃難行都，乞押去追尋，免致興兵調餉。此乃保全家門之計，不可遲滯。世雄被父親所逼，只得去了。漕司看了汪世雄首詞，問了備細，差官鎖押到臨安府，挨獲汪革，一面稟知樞密等院衙門去訪。卻說汪革發脫家小，單單剩得一身，改換衣裝，徑望臨安而走。在城外住了數日，不見兒子世雄消息，想起城北廂官白正，系向年相識，乃夜入北關，叩門求見。白正見是汪革，大驚，便欲走避。汪革扯住說道：“兄長勿疑，某此來束手投罪，非相累也。”白正方才心穩，開言問道：“官府捕足下甚急，何為來此？”汪革將冤情告訴了一遍：“如今愿借兄長之力，得詣關自明，死亦無恨。”白正留汪革住了一宿，次早報知樞密府，遂下于大理院獄中。獄官拷問他家屬何在，及同黨之人姓名。汪革道：“妻小都死于火中，只有一子名世雄，一向在外做客，并不知情。庄丁俱是村民，各各逃命去訖，亦不記姓名。”獄官嚴刑拷訊，終不肯說。卻說白正不愿領賞，記功升官，心下十分可怜汪革，一應獄中事體，替他周旋。臨安府聞說反賊汪革投到，把做異事傳播。董三、董四知道了，也來暗地与他使錢。大尹院上官下吏都得了賄賂，汪革稍得寬展。遂于獄中上書，大略云：臣汪革，于某年某月投匭獻策，愿倡率兩淮忠義，為國家前驅破虜，恢復中原。臣志在報國如此，豈有貳心？不知何人誘臣為反，又不知所指何事？愿得其人与臣面質，使臣心跡明白，雖死猶生矣。天子見其書，乃詔九江府押送程彪、程虎二人到行都，并下大理鞫問。其時無為州漕司文書亦到，汪世雄也來了。那會審一日，好不熱鬧。汪革父子相會，一段悲傷，自不必說。看見對頭，卻是二程兄弟，出自意外，到吃一惊，方曉得這場是非的來歷。刑官審問時，二程并無他話。只指汪革所寄洪恭之書為据。汪革辨道：“書中所約秋涼踐約，原欲置買太湖縣湖蕩，并非別情。”刑官道：“洪恭已在逃了，有何對證？”汪世雄道：“聞得洪恭見在宣城居住，只拿他來審，便知端的。”刑官一時不能決，權將四人分頭監候，行文寧國府去了。不一日，本府將洪恭解到。劉青在外面已自買贖解子，先將程彪、程虎根由備細与洪恭說了。洪恭料得沒事，大著膽進院。遂將寫書推荐二程，約汪革來看湖蕩，及汪家繼發薄了，二人不悅，并贈絹不受之故，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汪革回書，被程彪、程虎藏匿不付。兩頭怀恨，遂造此謀，誣陷平人，更無別故。堂上官錄了口詞，向獄中取出汪家父子、二程兄弟面證。程彪、程虎見洪恭說得的實了，無言可答。汪革又將何縣尉停泊中途，詐稱拒捕，以致上司激怒等因，說了一遍。問官再四推鞫無異，又且得了賄賂，有心要周旋其事。當時判出審單，略云：審得犯人一名汪革，頗有俠名，原無反狀。始因二程之私怨，妄解書詞；繼因何尉之論言，遂開兵釁。察其本謀，實非得已。但不合不行告辨，糾合凶徒，擅殺職官郭擇及士兵數人。情雖可原，罪實難宥。思其束手自投，顯非抗拒。但行凶非止一人，据革自供當時逃散，不記姓名。而郡縣申文，已有劉青名字。合行文本處訪拿治罪，不可終成漏网。革子世雄，知情与否，亦難懸斷。然觀無為州首詞与同惡相濟者不侔，似宜准自首例，姑從末減。汪革照律該凌遲處死，仍梟首示眾，決不待時。汪

世雄杖脊發配二千里外。程彪、程虎首事妄言，杖脊發配一千里外。俱俟凶党劉青等到后發遣。洪恭供明釋放。縣尉何能捕賊無才，罷官削籍。獄具，覆奏天子。聖旨依擬。劉青一聞這個消息，預先漏與獄中，只勸汪革服毒自荆汪革這一死，正應著宿松城下小儿之歌。他說“二六佳人姓汪”，汪革排行十二也；“偷個船儿過江”，是指劫船之事；“過江能几日？一杯熱酒難當”，汪革今日將熱酒服毒，果應其言矣。古來說童謠乃天上熒惑星化成小儿，預言禍福。看起來汪革雖不會成什麼大事，卻被官府大驚小怪，起兵調將，騷找几處州郡，名動京師，憂及天子，便有童謠預兆，亦非偶然也。閒話休題。再說汪革死后，大理院官驗過，仍將死尸梟首懸挂國門。劉青先將尸骸藏過，半夜里偷其頭去蒿葬于臨安北門十里之外。次日私對董三說知其處，然后自投大理院，將一應殺人之事，獨自承認，又自訴偷葬主人之情。大理院官用刑嚴訊，備諸毒苦，要他招出葬尸處，終不肯言。是夜受苦不過，死于獄中。后人有詩贊云：從容就獄申王法，慷慨捐生報主恩。多少朝中食祿者，几人殉義似劉青？大理院官見劉青死了，就算個完局。獄中取出汪世雄及程彪、程虎，決斷發配。董三、董四在外已自使了手腳，買囑了行杖的，汪世雄皮膚也不會傷損。程彪、程虎著實吃了大虧，又兼解子也受了買囑，一路上將他兩個難為。行至中途，程彪先病故了，只將程虎解去，不知下落。那解汪世雄的得了許多銀兩，剛行得三四百里，將他縱放。汪世雄躲在江湖上，使槍棒賣藥為生，不在話下。再說董三、董四收拾了本錢，往姑蘇尋著了龔四八，領了小孩子。又往太湖打魚人家，尋了汪家老校三個人扮作仆者模樣，一路跟隨，直送至嚴州遂安易汪師中處。汪孚問知詳細，感傷不已，撥宅安頓。龔、董等都移家附近居祝卻有汪孚衛護，地方上誰敢道個不字。過了半載，事漸冷了。汪師中遣龔四八、董四二人，往麻地坡查理舊時產業。那邊依舊有人造炭冶鐵。問起緣故，卻是錢四二為主，倡率鄉民做事，就頂了汪革的故業。只有天荒湖漁戶不肯從順。董四大怒，罵道：“這反复不義之賊，恁般享用得好，心下何安？我拚著性命，與汪信之哥哥報仇。”提了朴刀，便要尋錢四二賭命。龔四八止住道：“不可，不可。他既在此做事，鄉民都幫助他的，寡不敵眾，枉惹人笑。不如回覆師中，再作道理。”二人轉至宿松，何期正在郭都監門首經過，有認得董四的，閒著口，對郭都監的家人郭興說道：“這來的矮胖漢，便是汪革的心腹幫手，叫做董學，排行第四。”郭興听罷，心下想道：“家主之仇，如何不報？”讓一步過去，出其不意，從背心上狠的一拳，將董四抑倒，急叫道：“拿得反賊汪革手下殺人的凶徒在此！”宅里奔出四五條漢子出來，街坊上人一擁都來，唬得龔四八不敢相救，一道煙走了。郭興招引地方將董四背剪撈起，頭發都擗得干干淨淨，一步一棍，解到宿松縣來。此時新縣官尚未到任，何縣尉又坏官去了，卻是典史掌印，不敢自專，轉解到安慶李太守處。李太守因前番汪革反情不實，輕事重報，被上司埋怨了一場，不勝懊悔。今日又說起汪革，頭也疼將起來，反怪地方多事，罵道：“汪革殺人一事，奉聖旨處分了當。郭擇性命已償過了，如何又生事扰害！那典史與他起解，好不曉事！”囑教將董四放了。郭興和地方人等，一場沒趣而散。董四被郭家打傷，負痛奔回遂安縣去。卻說龔四八先回，將錢四二占了炭冶生業，及董四被郭家拿住之事，細說一遍。汪孚度道必然解郡。卻待差人到安慶去替他用錢營干，忽見董四光著頭奔回，訴說如此如此，若非李太守好意，性命不保。汪孚道：“据官府口气，此事已撇過一邊了。雖然董四哥吃了些虧，也得了個好消息。”又過几日，汪孚自引了家童二十余人，來到麻地坡，尋錢四二與他說話。錢四二聞知汪孚自來，如何敢出頭？帶著妻子，連夜逃走去了，到撇下房屋家計。汪孚道：“這不義之物，不可用之。”賞與本地炭戶等，盡他搬運，房屋也都拆去了。汪孚買起木料，燒

磚造瓦，另蓋起樓房一所。將汪革先前炭冶之業，一一查清，仍舊汪氏管業。又到天荒湖拘集漁戶，每人賞賜布鈔，以收其心。這七十里天荒湖，仍為汪氏之產。又央人向郡中上下使錢，做汪孚出名，批了執照。汪孚在麻地坡住了十個多月，百事做得停停當當。留下兩個家人掌管，自己回遂安去。不一日，哲宗皇帝晏駕，新天子即位，頒下詔書，大赦天下。汪世雄才敢回家，到遂安拜見了伯伯汪師中，抱頭而哭。聞得一家骨肉無恙，母子重逢，小孩兒已長成了，是汪孚取名，叫做汪千一。汪世雄心中一悲一喜。過了數日，汪世雄稟過伯伯，同董三到臨安走遭，要將父親骸骨奔歸埋葬。汪孚道：“此是大孝之事，我如何阻當？但須早去早回。此間武疆山廣有隙地，風水盡好，我先与你葺理葬事。”汪世雄和董三去了。一路無事，不一日，負骨而回。重備棺木殯殮，擇日安葬。事畢，汪孚向侄兒說道：“麻地坡產業雖好，你父親在彼，挫了威風。又地方多有仇家，龔四八和董三、董四多有人認得，你去住不得了。我當初為一句閒話上，触了你父親，驚口气走向麻地坡去了，以致弄出許多事來。今日將我的產業盡數讓你，一來是見成事業，二來你父親墳塋在此，也好看管，也教你父親在九泉之下，消了這口怨氣。那麻地坡產業，我自移家往彼居住，不怕誰人奈何得我。”汪世雄拜謝了伯伯。當日汪孚將遂安房產帳目，盡數交付汪世雄明白，童仆也分下一半。自己領了家小，向麻地坡一路而去。從此遂安與宿松分做二宗，往來不絕。汪世雄憑藉伯伯的財勢，地方無不信服。只為妻張氏赴火身死，終身不娶，專以訓兒為事。後來汪千一中了武舉，直做到親軍指揮使之職，子孫繁盛無比。這段話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後人有詩贊云：烈烈轟轟大丈夫，出門空手立家模。情真義士多幫手，賞薄宵人起異圖。仗劍報仇因迫吏，挺身就獄為全孥。汪孚讓宅真高誼，千古傳名事豈誣？

閒向書齋閱古今，偶逢奇事感人心。忠臣翻受奸臣制，肮髒英雄淚滿襟。休解綬，慢投簪，從來日月豈常陰？到頭禍福終須應，天道還分貞與淫。話說國朝嘉靖年間，聖人在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只為用錯了一個奸臣，濁亂了朝政，險些兒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嚴名嵩，號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齋醮，供奉青詞，由此驟致貴顯。為人外裝曲謹，內實猜刻。讒害了大學士夏言，自己代為首相，權尊勢重，朝野側目。兒子嚴世蕃，由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為人更狠，但有些小人之才，博聞強記，能思善算。介溪公最聽他的說話，凡疑難大事，必須與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稱。他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賣官鬻爵。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賂獻之，拜他門下做干兒子，即得超遷顯位。由是不肖之人，奔走如市，科道衙門皆其心腹牙爪。但有與他作對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重則殺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才敢開口說句公道話兒。若不是真正關龍逢、比干，十二分忠君愛國的，寧可誤了朝廷，豈敢得罪宰相？其時有無名子感慨時事，將《神童詩》改成四句云：少小休勤學，錢財可立身。君看嚴宰相，必用有錢人。又改四句，道是：天子重權豪，開言惹禍苗。萬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只為嚴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來，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跡，留下一段轟轟烈烈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名揚。正是：家多孝子親安樂，國有忠臣世泰平。那人姓沈名煉，別號青霞，浙江紹興人氏。其人博學經武緯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從幼慕諸葛孔明之為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沈煉平日愛誦之，手自抄錄數百遍，室中到處粘壁。每逢酒後，便高聲背誦，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往往長歎數聲，大哭而罷。以此為常，人都叫他是狂生。嘉靖戊戌年中了進士，除授知縣之職。他共做了三處知縣。那三處？溧陽、庄平、清豐。這三任官做得好，真個是：吏肅惟遵法、官清不愛錢。豪強皆斂手，百姓盡安眠。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左遷錦衣衛經歷。一到京師，看見嚴家臟穢狼藉，心中甚怒。忽一日值公宴，見嚴世蕃倨傲之狀，已自九分不像意。飲至中間，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旁若無人，索巨觥飛酒，飲不盡者罰之。這巨觥約容酒斗余，兩坐客懼世蕃威勢，沒人敢不吃。只有一個馬給事，天性絕飲，世蕃固意將巨觥飛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馬給事略沾唇，面便發赤，眉頭打結，愁苦不勝。世蕃自去下席，親手揪了他的耳朵，將巨觥灌之。那給事出于無奈，悶著氣，一連几口吸荊不吃也罷，才吃下時，覺得天在下，地在上，牆壁都團團轉動，頭重腳輕，站立不祝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煉一肚子不平之氣，忽然揎袖而起，搶那只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為禮。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世蕃愕然，方欲舉手推辭，只見沈煉聲色俱厲道：“此杯別人吃得，你也吃得。別人怕著你，我沈煉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飲而荊沈煉擲杯于案，一般拍手呵呵大笑。唬得眾官員面如土色，一個個低著頭，不敢則聲。世蕃假醉，先辭去了。沈煉也不送，坐在椅上，歎道：“咳，‘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一連念了七八句。這句書也是《出師表》上的說話，他把嚴家比著曹操父子。眾人只怕世蕃聽見，到替他捏兩把汗。沈煉全不為意，又取酒連飲几杯，盡醉方散。睡到五更醒來，想道：“嚴世蕃這廝，被我使氣逼他飲酒，他必然記恨來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怪，不如先下手為強。我想嚴嵩父子之惡，神人怨怒。只因

朝廷寵信甚固，我官卑職小，言而無益，欲待覷個機會，方才下手。如今等不及了，只當做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椎擊秦始皇，雖然擊他不中，也好與眾人做個榜樣。”就枕頭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有了，起來焚香盥手，寫就表章。表上備說嚴嵩父子招權納賄窮凶極惡，欺君誤國十大罪，乞誅之以謝天下。聖旨下道：“沈煉誘誣大臣，沽名釣譽，著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為民。”嚴世蕃差人分付錦衣衛官校，定要將沈煉打死。喜得堂上官是個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陸名炳，平時極敬重沈公的節氣；況且又是屬官，相處得好的，因此反加周全，好生打個出頭棍兒，不甚利害。戶部注籍，保安州為民。沈煉帶著棒瘡，即日收拾行李，帶領妻子，顧著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原來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長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一向留家。次子沈袞、沈褒，隨任讀書。幼子沈□，年方周歲。嫡親五口兒上路。滿朝文武，懼怕嚴家，沒一個敢來送行。有詩為證：一紙封章忤廟廊，蕭然行李入遐荒。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觸權奸惹禍殃。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州了。那保安州屬宣府，是個邊遠地方，不比內地繁華。異鄉風景，舉目淒涼，況兼連日陰雨，天昏地黑，倍加慘戚。欲賃間民房居住，又無相識指引，不知何處安身是好。正在徬徨之際，只見一人打個小傘前來，看見路旁行李，又見沈煉一表非俗，立住了腳，相了一回，問道：“官人尊姓？何處來的？”沈煉道：“姓沈，從京師來。”那人道：“小人聞得京中有個沈經歷，上本要殺嚴嵩父子，莫非官人就是他么？”沈煉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時，幸得相會。此非說話之處，寒家離此不遠，便請攜寶眷同行到寒家權下，再作區處。”沈煉見他十分殷勤，只得從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雖不是個大大宅院，卻也精緻。那人揖沈煉至于中堂，納頭便拜。沈煉慌忙答禮，問道：“足下是誰？何故如此相愛？”那人道：“小人姓賈名石，是宣府衛一個舍人。哥哥是本衛千戶，先年身故無子，小人應襲。為嚴賊當權，襲職者都要重賂，小人不願為官。托賴祖蔭，有數畝薄田，務農度日。數日前聞閣下彈劾嚴氏，此乃天下忠臣義士也。又聞編管在此，小人渴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生有幸！”說罷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褒與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置。交卸了行李，打發車夫等去了。分付庄客，宰豬買酒，管待沈公一家。賈石道：“這等雨天，料閣下也無處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几杯，以寬勞頓。”沈煉謝道：“萍水相逢，便承款宿，何以當此！”賈石道：“農庄粗糲，休嫌簡慢。”當日賓主酬酢，無非說些感慨時事的說話。兩邊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過了一宿，次早沈煉起身，向賈石說道：“我要尋所房子，安頓老小，有煩舍人指引。”賈石道：“要什麼樣的房子？”沈煉道：“只像宅上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價但憑尊教。”賈石道：“不妨事。”出去逛了一回，轉來道：“賃房盡有，只是齷齪低洼，忽切難得中意的。閣下不若就在草舍權住几時，小人領著家小，自到外家去祝等閣下還朝，小人回來，可不穩便。”沈煉道：“雖承厚愛，豈敢占舍人之宅！此事決不可。”賈石道：“小人雖是村農，頗識好歹。慕閣下忠義之士，想要執鞭墜鐙，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臨，權讓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也表得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不須推遜。”話畢，慌忙分付庄客，推個車兒，牽個馬兒，帶個驢兒，一伙子將細軟家私搬去，其余家常動使家火，都留與沈公日用。沈煉見他慨爽，甚不過意，愿與他結義為兄弟。賈石道：“小人是一介村農，怎敢僭扳貴宦？”沈煉道：“大丈夫意氣相許，那有貴賤？”賈石小沈煉五歲，就拜沈煉為兄；沈煉教兩個兒子拜賈石為義叔；賈石也喚妻子出來都相見了，做了一家兒親戚。賈石陪過沈煉吃飯已畢，便引著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訪。自此沈煉只在賈石宅子內居祝時人有詩歎賈舍人借宅之事，詩曰：傾蓋相逢意氣真，移家借宅表情親。世間多少親和友，競

產爭財愧死人！卻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為上本參嚴閣老貶斥到此，人人敬仰，都來拜望，爭識其面。也有運柴運米相助的，也有攜酒看來請沈公吃的，又有遣子弟拜于門下听教的。沈煉每日間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士的故事。說到關心處，有時毛發倒豎，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歎，涕淚交流。地方若老若小，無不聳听歡喜。或時唾罵嚴賊，地方人等齊聲附和，其中若有不開口的，眾人就罵他是不忠不義。一時高興，以後率以為常。又聞得沈經歷文武全材，都來合他去射箭。沈煉教把稻草扎成三個偶人，用布包裹，一寫“唐奸相李林甫”，一寫“宋奸相秦檜”，一寫“明奸相嚴嵩”，把那三個偶人做個射鵠。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聲罵道：“李賊看箭！”秦賊、嚴賊，都是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歷唾得熱鬧了，全不慮及嚴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為。”世間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嚴嵩父子深以為恨，商議要尋個事頭殺卻沈煉，方免其患。適值宣大總督員缺，嚴閣老分付吏部，教把這缺與他門下干兒子楊順做去。吏部依言，就將楊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楊順往嚴府拜辭，嚴世蕃置酒送行，席間屏人而語，托他要查沈煉過失。楊順領命，唯唯而去。正是：合成毒藥惟需酒，鑄就鋼刀待舉手。可怜忠義沈經歷，還向偶人誇大口。卻說楊順到任不多時，適遇大同韃虜俺答，引眾入寇應州地方，連破了四十余堡，擄去男婦無算。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韃虜去后，方才遣兵調將，為追襲之計。一般飾鑼擊鼓，揚旗放炮，都是鬼弄，那會看見半個韃子的影兒？楊順情知失機懼罪，密諭將士，搜獲避兵的平民，將他剃頭斬首，充做韃虜首級，解往兵部報功。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煉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寫書一封，教中軍官送與楊順。中軍官曉得沈經歷是個攬禍的太歲，書中不知寫甚么說話，那里肯與他送。沈煉就穿了青衣小帽，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親自投遞。楊順接來看時，書中大略說道：“一人功名事極小，百姓性命事極大。殺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況且遇韃賊止于擄掠，遇我兵反加殺戮，是將帥之惡，更甚于韃虜矣！”書后又附為一首，詩云：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成萬骨枯。試听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覓頭顱。楊順見書大怒，扯得粉碎。卻說沈煉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云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已著勞。不斬單于誅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又詩云：本為求生來避虜，誰知避虜反戕生！早知虎首將民假，悔不當時隨虜行。楊總督標下有個心腹指揮，姓羅名鎧，抄得此詩并祭文，密獻于楊順。楊順看了，愈加怨恨，遂將第一首詩改竄數字，詩曰：云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枉著勞。何似借他除佞賊，不須奏請上方刀。寫就密書，連改詩封固，就差羅鎧送與嚴世蕃。書中說：“沈煉怨恨相國父子，陰結死士劍客，要乘机報仇。前番韃虜入寇，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意在不軌。”世蕃見書大驚，即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路楷曰：“不才若往按彼處，當為相國了當這件大事。”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便差路楷巡按宣大。臨行世蕃治酒款別，說道：“煩寄語楊公，同心協力，若能除卻這心腹之患，當以侯伯世爵相酬，決不失信于二公也。”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欽差敕令來到宣府，到任與楊總督相見了。路楷遂將世蕃所托之語，一一對楊順說知。楊順道：“學生為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恨無良策，以置此人于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托，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不可挫過。”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處，彼此相報。”當日相別去了。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見中軍官報道：“今有蔚州衛拿獲妖賊二名，解到轅門外，伏听鈞旨。”楊順道：“喚進來。”解官磕了頭，遞上文書。楊順拆開看了，呵呵大笑。這二名妖賊，叫做閻浩、楊胤夔，系妖人蕭芹之黨。原來蕭芹

是白蓮教的頭兒，向來出入虜地，慣以燒香惑眾，哄騙虜酋俺答，說自家有奇術，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頹。虜酋愚甚，被他哄動，尊為國師。其黨數百人，自為一營。俺答幾次入寇，都是蕭芹等為之向號，中國屢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總督時，遣通事重賂虜中頭目脫脫，對他說道：“天朝情愿与你通好，將俺家布粟換你家馬，名為‘馬市’，兩下息兵罷戰，各享安樂，此是美事。只怕蕭芹等在內作梗，和好不終。那蕭芹原是中國一個無賴小人，全無術法，只是狡偽，哄誘你家，搶掠地方，他于中取事。郎主若不信，可要蕭芹試其術法。委的喝得城頹，咒得人死，那時合當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頹，顯是欺誑，何不縛送天朝？天朝感郎主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歲歲享無窮之利，煞強如搶掠的勾當。”脫脫點頭道是，對郎主俺答說了。俺答大喜，約會蕭芹，要將千騎隨之，從右衛而入，試其喝城之技。蕭芹自知必敗，改換服色，連夜脫身逃走，被居庸關守將盤詰，并其黨喬源、張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處。招稱妖黨甚眾，山陝畿南，處處俱有，一向分頭緝捕。今日閻浩、楊胤夔亦是數內有名妖犯。楊總督省見獲解到來，一者也算他上一功，二者要借這個題目，牽害沈煉，如何不喜？當晚就請路御史，來后堂商議道：“別個題目擺布沈煉不了，只有白蓮教通虜一事，聖上所最怒。如今將妖賊閻浩、楊胤夔招中，竄入沈煉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師事沈煉，沈煉因失職恐惶，教浩等煽妖作幻，勾虜謀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賜天誅，以絕后患。先用密稟稟知嚴家，教他叮囑刑部作速覆本。料這番沈煉之命，必無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兩個當時就商量的本稿，約齊了同時發本。嚴嵩先見了本稿及稟貼，便教嚴世蕃傳語刑部。都則問尚書許論，是個罷軟沒用的老兒，聽見嚴府分付，不敢怠慢，連忙覆本，一依楊、路二人之議。聖旨倒下：妖犯著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楊順蔭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紀功，升遷三級，俟京堂缺推用。話分兩頭。卻說楊順自發本之后，便差人密地里拿沈煉下于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袞沒做理會，急尋義叔賈石商議。賈石道：“此必楊、路二賊為嚴家報仇之意，既然下獄，必然誣陷以重罪。兩位公子及今逃竄遠方，待等嚴家勢敗，方可出頭。若住在此處，楊、路二賊，決不干休。”沈袞道：“未曾看得父親下落，如何好去？”賈石道：“尊大人犯了對頭，決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為重，豈可拘于小孝，自取滅絕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為遠害全身之計。尊大人處賈某自當央人看顧，不煩懸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你父親無罪陷獄，何忍棄之而去！賈叔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亦不過与你爹爹作對，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骸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何顏在世為人乎？”說罷，大哭不止。沈袞、沈袞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歎惜而去。過了數日，賈石打听的實，果然扭入白蓮教之黨，問成死罪。沈煉在獄中大罵不止。楊順自知理虧，只恐臨時處決，怕他在眾人面前毒罵，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狀，將沈煉結果了性命。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虧賈石多有識熟人情，買出尸首，囑付獄卒：“若官府要梟示時，把個假的答應。”卻瞞著沈袞兄弟，私下備棺盛殮，埋于隙地。事畢，方才向沈袞說道：“尊大人遺體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后，方好指點與你知道，今猶未可泄漏。”沈袞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口勸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袞道：“極知久占叔叔高居，心上不安。奈家母之意，砍待是非稍定，搬回靈柩，以此遲延不決。”賈石怒道：“我賈某生平，為人謀而盡忠。今日之言，全是為你家門戶，豈因久占住房，說發你們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強。但我有一小事，即欲遠出，有一年半載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戲著壁上貼得有前后《出師表》各一張，乃是沈煉親

筆楷書。賈石道：“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一路上做個紀念。他日相逢，以此為信。”沈袞就揭下二紙，雙手折迭，遞與賈石。賈石藏于袖中，流淚而別。原來賈石算定楊、路二賊，設心不善，雖然殺了沈煉，未肯干休。自己與沈煉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預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時居住，不在話下。卻說路楷見刑部覆本，有了聖旨，便于獄中取出閻浩、楊胤夔斬訖，并要割沈煉之首，一同梟示。誰知沈煉真尸已被賈石買去了，官府也那里辨驗得出，不在話下。再說楊順看見止于蔭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說道：“當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煉是嚴家緊對頭，今止誅其身，不會波及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復發。相國不足我們之意，想在于此。”楊順道：“若如此，何難之有？如今再上個本，說沈煉雖誅，其子亦宜知情，還該坐罪，抄沒家私，庶國法可伸，人心知懼。再訪他同射草人的幾個狂徒，并借屋與他住的，一齊拿來治罪，出了嚴家父子之氣，那時卻將前言取賞，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乘他家屬在此，一網而盡，豈不快哉！只怕他兒子知風逃避，卻又費力。”楊順道：“高見甚明。”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再寫稟帖到嚴府知會，自述孝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著用心看守犯屬，勿容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詩曰：破巢完卵從來少，削草除根勢或然。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將家屬媚當權。再過數日，聖旨下了。州里奉著憲牌，差人來拿沈煉家屬，并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賈石名字先經出外，只得將在逃開報。此見賈石見几之明也。時人有詩贊云：義氣能如賈石稀，全身遠避更知几。任他羅網空中布，爭奈仙禽天外飛。卻說楊順見拿到沈袞、沈袞，親自鞫問，要他招承通竊實跡。二沈高聲叫屈，那里肯招？被楊總督嚴刑拷打，打得體無完膚。沈袞、沈袞熬煉不過，雙雙死于杖下。可怜少年公子，都入托死城中。其同時拿到犯人，都坐個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數十人。幼子沈□尚在襁褓，免罪隨著母徐氏，另徙在云州極邊，不許在保安居祝路楷又與楊順商議道：“沈煉長子沈襄，是紹興有名秀才，他時得地，必然銜恨于我輩。不若一并除之，永絕后患，亦要相國知我用心。”楊順依言，便行文書到浙江，把做欽犯，嚴提沈襄來問罪。又分付心腹經歷金紹，擇取有才干的差人，繼文前去，囑他中途伺便，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事成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荐本超遷。金紹領了台旨，汲汲而回，著意的選兩名積年干事的公差，無過是張千、李万。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財二十兩相贈。張千、李万道：“小人安敢無功受賜？”金紹道：“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是總督楊爺賞你的。教你繼文到紹興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松他。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回來還有重賞。若是怠慢，總督老爺衙門不是取笑的，你兩個自去回話。”張千、李万道：“莫說總督老爺鈞旨，就是老爺分付，小人怎敢有違！”收了銀兩，謝了金經歷。在本府領下公文，疾忙上路，往南進發。卻說沈襄，號小霞，是紹興府學廩膳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發去口外為民，甚是挂懷，欲親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無人主管，行止兩難。忽一日，本府差人到來，不由分說，將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備細，就將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囑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母親又遠徙極邊，放聲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攪做一團的啼哭。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沒”的話，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家私，將人口盡皆逐出。沈小霞聽說，真是苦上加苦，哭得咽喉無氣。霎時間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几句勸解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與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顧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一對，方才收了。沈小霞帶著哭，分付孟

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為我憂念，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娘家過活。你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著小妻聞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著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卻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了沈氏香煙。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他到丈人家去住几時，等待十月滿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話聲未絕，只見聞氏淑女說道：“官人說那里話！你去數千里之外，沒個親人朝夕看顧，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愿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沈小霞道：“得個親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聞氏道：“老爺在朝為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鄉隔絕，豈是同謀？妾幫著官人到官申辯，決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獄，還留賤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听得聞氏說得有理，极力攛掇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勸，只得依允。當夜眾人齊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万催趲上路。聞氏換了一身布衣，將青布裹頭，別了孟氏，背著行李，跟著沈小霞便走。那時分別之苦，自不必說。一路行來，聞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茶湯飯食，都親自搬盪張千、李万初時還好言好語。過了揚子江，到徐州起旱，料得家鄉已遠，就做出嘴臉來，呼么喝六，漸漸難為他夫妻兩個來了。聞氏看在眼里，私對丈夫說道：“看那兩個潑差人，不怀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提防。”沈小霞雖然點頭，心中還是半疑不信。又行了几日，看見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私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其白如霜，忽然心動，害怕起來，對聞氏說道：“你說這潑差人，其心不善，我也覺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濟宁府界上，過了府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樂，一路荒野，都是響馬出入之所。倘到彼處，他們行凶起來，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得你，如何是好？”聞氏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兩個潑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濟宁府東門內，有個馮主事，丁憂在家。此人最有俠氣，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你婦人家，沒志量打發這兩個潑差人，累你受苦，于心何安？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膽。不然與你同生同死，也是天命當然，死而無怨。”聞氏道：“官人有路盡走，奴家自會擺布，不勞挂念。”這里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万辛苦了一日，吃了一肚酒，齁齁的熟睡，全然不覺。次自早起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前去濟宁還有多少路？”張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濟宁東門內馮主事，是我年伯。他先前在京師時，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過北新關，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難之人，必然慨付。取得這項銀兩，一路上盤纏，也得寬裕，免致吃苦。”張千意思有些作難。李万隨口應承了，向張千耳邊說道：“我看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況愛妾行李都在此處，料無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銀兩，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張千道：“雖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緊跟著同去，萬無一失。”話休絮煩。看看已牌時分，早到濟宁城外，揀個潔淨店兒，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你二位同我到東門走遭，轉來吃飯未遲。”李万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對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看冷暖。’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見老爺死了，你又在難中，誰肯唾手交還？枉自討個厭賤，不如吃了飯赶路為上。”沈小霞道：“這里進城到東門不多路，好歹去走一遭，不折了什麼便宜。”李万貪了這二百兩銀子，一力攛掇該去。沈小霞分付聞氏道：“耐心坐坐，若轉得快時，便是沒想頭了。他若好

意留款，必然有些繼發。明日顧個轎兒抬你去。這几日在牲口上坐，看你好生不慣。”聞氏覷個空，向丈夫丟個眼色，又道：“官人早回，休教奴久待則個。”李万笑道：“去多少時，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氣！”聞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万轉來囑付道：“若馮家留飯坐得久時，千万勞你催促一聲。”李万答應道：“不消分付。”比及李万下階時，沈小霞已走了一段路了。李万托著大意，又且濟寧是他慣走的熟路，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全不疑惑。走了几步，又里急起來，覷個毛坑上自在方便了，慢慢的望東門而去。卻說沈小霞回頭看時，不見了李万，做一口气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也是小霞合當有救，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兩人京中，舊時識熟，此時相見，吃了一惊。沈襄也不作揖，扯住馮主事衣袂道：“借一步說話。”馮主事已會意了，便引到書房里面。沈小霞放聲大哭。馮主事道：“年侄有話快說，休得悲傷，誤其大事。”沈小霞哭訴道：“父親被嚴賊屈陷，已不必說了。兩個舍弟隨任的，都被楊順、路楷殺害；只有小侄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一家宗祀，眼見滅絕。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二賊之囑，到前途大行、梁山等處暗算了性命。尋思一計，脫身來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父在天之靈，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護小侄，便就此觸階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強似死于奸賊之手。”馮主事道：“賢侄不妨。我家臥室之后，有一層复壁，盡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處。今送你在內權住數日，我自有道理。”沈襄拜謝道：“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馮主事親執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后，揭開地板一塊，有個地道。從此鑽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廊屋三間，四面皆樓牆圍裹，果是人跡不到之處。每日茶飯，都是馮主事親自送入。他家法極嚴，誰人敢泄漏半個字，正是：深山里隱豹，柳密可藏鴉。不須愁漢吏，自有魯朱家。且說這一日，李万上了毛坑，望東門馮家而來。到于門首，問老門公道：“主事老爺在家么？”老門公道：“在家里。”又問道：“有個穿白的官人來見你老爺，曾相見否？”老門公道：“正在書房里吃飯哩。”李万听說，一發放心。看看等到未牌，果然廳上走一個穿白的官人出來。李万急上前看時，不是沈襄。那官人徑自出門去了。李万等得不耐煩，肚里又饑，不免問老門公道：“你說老爺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見出來？”老門公道：“方才出去的不是？”李万道：“老爺書房中還有客沒有？”老門公道：“這到不知。”李万道：“方之那穿白的是甚人？”老門公道：“是老爺的小舅，常常來的。”李万道：“老爺如今在那里？”老門公道：“老爺每常飯后，定要睡一覺，此時正好睡哩。”李万听得話不投机，心下早有二分慌了，便道：“不瞞大伯說，在下是宣大總督老爺差來的。今有紹興沈公子名喚沈襄，號沈小霞，系欽提人犯。小人提押到于貴府，他說与你老爺有同年叔侄之誼，要來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進宅去了，在下等候多時，不見出來，想必還在書房中。大伯，你還不知道，煩你去催促一聲，教他快快出來，要赶路走。”老門公故意道：“你說的是甚么說話？我一些不懂。”李万耐了气，又細細的說一遍。老門公當面的一啐，罵道：“見鬼！何常有什么沈公子到來？老爺在喪中，一概不接外客。這門上是我的干紀，出入都是我通稟，你卻說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么？強裝么公差名色，掏摸東西的。快快請退，休纏你爺的帳！”李万听說，愈加著急，便發作起來道：“這沈襄是朝廷要緊的人犯，不是當要的，請你老爺出來，我自有話說。”老門公道：“老爺正瞌睡，沒甚事，誰敢去稟！你這獠子，好不達時務！”說罷洋洋的自去了。李万道：“這個門上老儿好不知事，央他傳一句話甚作難。想沈襄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不是私事，便闖進去怕怎的？”李万一時粗莽，直撞入廳來，將照壁拍了又拍，大叫道：“沈公子好走動了。”不見答應，一連叫喚了數聲，只見里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出來問道：“管門的

在那里？放誰在廳上喧嚷？”李万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后張了張兒，向西邊走去了。李万道：“莫非書房在那西邊？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從廳后轉西走去，原來是一帶長廊。李万看見無人，只顧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邃，門戶錯雜，頗有婦人走動。李万不敢縱步，依舊退回廳上，听得外面亂嚷。李万到門首看時，卻是張千來尋李万不見，正和門公在那里斗口。張千一見了李万，不由分說，便罵道：“好伙計！只貪圖酒食，不干正事！巳牌時分進城，如今申牌將盡，還在此閒蕩！不催趕犯人出城去，待怎么？”李万道：“呸！那有什么酒食？連人也不見個影兒！”張千道：“是你同他進城的。”李万道：“我只登了個東，被蠻子上前了几步，跟他不上。一直趕到這里，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在書房中留飯，我說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來，門上人又不肯通報，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吃。老哥，煩你在此等候等候，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張千道：“有你這樣不干事的人！是甚么樣犯人，卻放他獨自行走？就是書房中，少不得也隨他進去。如今知他在里頭不在里頭？還虧你放慢線兒講話。這是你的干紀，不關我事！”說罷便走。李万赶上扯住道：“人是在里頭，料沒處去。大家在此幫說句話兒，催他出來，也是個道理。你是吃飽的人，如何去得這等要緊？”張千道：“他的小老婆在下處，方才雖然囑付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這是沈襄穿鼻的索兒，有他在，不怕沈襄不來。”李万道：“老哥說得是。”當下張千先去了。李万忍著肚饑守到晚，并無消息。看看日沒黃昏，李万腹中餓極了，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不免脫下布衫，抵當几文錢的火燒來吃。去不多時，只听得打門聲響，急跑來看，馮家大門已閉上了。李万道：“我做了一世的公人，不會受這般嘔氣。主事是多大的官兒，門上直恁作威作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處，既然這里留宿，信也該寄一個出來。事已如此，只得在房檐下胡亂過一夜，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与他說話。”此時十月天气，雖不甚冷，半夜里起一陣風，簌簌的下几點微雨，衣服都沾濕了，好生淒楚。捱到天陰雨止，只見張千又來了。卻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來的。張千身邊帶了公文解批，和李万商議，只等開門，一擁而入，有廳上大驚小怪，高聲發話。老門公攔阻不往，一時間家中大小都聚集來，七嘴八張，好不熱鬧。街上人听得宅里鬧炒，也聚攏來，圍住大門外閒看。驚動了那有仁有義守孝在家的馮主事，從里面踱將出來。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樣：頭帶柁子花匾摺孝頭巾，身穿反摺縫稀眼粗麻衫，腰系麻繩，足著草履。眾家人听得咳嗽響，道一聲：“老爺來了。”都分立在兩邊。主事出廳問道：“為甚事在此喧嚷？”張千、李万上前施禮道：“馮爺在上，小的是奉宣大總督爺公文來的，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經由貴府。他說是馮爺的年侄，要來拜望。小的不敢阻擋，容他進見。自昨日上午到宅，至今不見出來，有誤程限，管家們又不肯代稟。伏乞老爺天恩，快些打發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那沈襄可是沈經歷沈煉的儿子么？”李万道：“正是。”馮主事掩著兩耳，把舌頭一伸，說道：“你這班配軍，好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欽犯，尚猶自可。他是嚴相國的仇人，那個敢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來？你卻亂話，官府聞知傳說到嚴府去，我是當得起他怪的？你兩個配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錢財，買放了要緊人犯，卻來圖賴我！”叫家童与他亂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閉了，不要惹這閒是非，嚴府知道不是當要！”馮主事一頭罵，一頭走進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推的推，恹的恹，霎時間被眾人擁出大門之外，閉了門，兀自听得嘈嘈的亂罵。張千、李万面面相覷，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進。張千埋怨李万道：“昨日是你一力攛掇，教放他進城，如今你自去尋他。”李万道：“且不要埋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的路數，再來抓尋便了。”張千道：“說得是，他是恩愛的

夫妻。昨夜漢子不回，那婆娘暗地流淚，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他漢子的行藏，老婆豈有不知？”兩個一頭說話，飛奔出城，復到飯店中來。卻說聞氏在店房里面听得差人聲音，慌忙移步出來，問道：“我官人如何不來？”張千指李万道：“你只問他就是。”李万將昨日往毛廁出恭，走慢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后這般這般，備細說了。張千道：“今早空肚皮進城，就吃了這一肚寡氣。你丈夫想是真個不在他家了，必然還有個去處，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趁早說來，我們好去抓尋。”說猶未了，只見聞氏噙著眼淚，一雙手扯往兩個公人叫道：“好，好！還我丈夫來！”張千、李万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么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里去了，連累我們，在此著急，沒處抓尋。你到問我要丈夫，難道我們藏過了他？說得好笑！”將衣袂掣開，氣忿忿地對虎一般坐下。聞氏到走在外面，攔住出路，雙足頓地，放聲大哭，叫起屈來。老店主听得，忙來解勸。聞氏道：“公公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無子，娶奴為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個多月身孕，我丈夫割舍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從。一路上寸步不離，昨日為盤纏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李牌頭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疑心。今早他兩個自回，一定將我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還我丈夫便罷休！”老店主道：“小娘子休得急性，那排長与你丈夫前日無怨，往日無仇，著甚來由，要坏他性命？”聞氏哭聲轉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丈夫是嚴閣老的仇人，他兩個必定受了嚴府的囑托來的，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公公，你詳情他千鄉万里，帶著奴家到此，豈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時，那同去的李牌頭，怎肯放他？你要奉承嚴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緊，教奴家孤身婦女，看著何人？公公，這兩個殺人的賊徒，煩公公帶著奴家同他去官府處叫冤。”張千、李万被這婦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析几句，沒處插嘴。老店主聽見聞氏說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憐那婦人起來，只得勸道：“小娘子說便是這般說，你丈夫未會死也不見得，好歹再等候他一日。”聞氏道：“依公公等候一日不打緊，那兩個殺人的凶身，乘机走脫了，這干系卻是誰當？”張千道：“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我弟兄兩個又到這里則甚？”聞氏道：“你欺負我婦人家沒張智，又要指望好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的尸首在那里？少不得當官也要還我個明白。”老店主見婦人口嘴利害，再不敢言語。店中閒看的，一時間聚了四五十人。聞說婦人如此苦切，人人惱恨那兩個差人，都道：“小娘子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聞氏向著眾人深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憐我落難孤身，指引則個。這兩個凶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眾人道：“不妨事，在我們身上。”張千、李万欲向眾人分割時，未說得一言半字，眾人便道：“兩個排長不消辨得，虛則虛，實則實。若是沒有此情，隨著小娘子到官，怕他則甚！”婦人一頭哭，一頭走，眾人擁著張千、李万，攪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道里尚未開門。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聞氏束了一條白布裙，徑搶進柵門，看見大門上架著那大鼓，鼓架上懸著個槌兒。聞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亂搥，搥得那鼓振天的響。唬得中軍官失了三魂，把門吏喪了七魄，一齊跑來，將繩縛往，唱道：“這婦人好大膽！”聞氏哭倒在地，口稱發天冤枉。只見門內么喝之聲，開了大門，王兵備坐堂，問擊鼓者何人。中軍官將婦人帶進。聞氏且哭且訴，將家門不幸遭變，一家父子三口死于非命，只剩得丈夫沈寢。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備喚張千、李万上來，問其緣故。張千、李万說一句，婦人就剪一句，婦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万抵搪不過。王兵備思想到：“那嚴府勢大，私謀殺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難保其無。”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發去本州勘審。那知州姓賀，奉了這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時扣了店主人到來，听四人的口詞。婦人一

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李万招稱為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張千、店主人都据實說了一遍。知州委決不下。那婦人又十分哀切，像個真情；張千、李万又不肯招認。想了一回，將四人閉于空房，打轎去拜馮主事，看他口气若何。馮主事見知州來拜，急忙迎接歸廳。茶罷，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才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著雙耳道：“此乃嚴相公仇家，學生雖有年誼，平素實無交情。老公祖休得下問，恐嚴府知道，有累學生。”說罷站起身來道：“老公祖既有公事，不敢留坐了。”賀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別。在轎上想道：“据馮公如此懼怕嚴府，沈襄必然不在他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見得；或者去投馮公見拒不納，別走個相識人家去了，亦未可知。”回到州中，又取出四人來，問聞氏道：“你丈夫除了馮主事，州中還認得有何人？”聞氏道：“此地并無相識。”知州道：“你丈夫是甚么時候去的？那張千、李万几時來回復你的說話？”聞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飯前就去的，卻是李万同出店門。到申牌時分，張千假說催贖上路，也到城中去了，天晚方回來。張千兀自向小婦人說道：‘我李家兄弟跟著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催他去城。’今早張千去了一個早晨，兩人雙雙而回，單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昨日李万就該追尋了，張千也該著忙，如何將好言語穩住小婦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万兩個在路上預先約定，卻教李万乘夜下手。今早張千進城，兩個乘早將尸首埋藏停當，卻來回復我小婦人。望青天爺爺明鑒！”賀知州道：“說得是。”張千、李万正要分辨，知州相公喝道：“你做公差所干何事？若非用計謀死，必然得財買放，有何理說！”喝教手下將那張、李重責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万只是不招。婦人在旁，只顧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夾棍將兩個公差夾起。那公差其實不會謀死，雖然負痛，怎生招得？一連上了兩夾，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夾時，張、李受苦不過，再三哀求道：“沈襄實未曾死，乞爺爺立個限期，差人押小的捱尋沈襄，還那聞氏便了。”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從其言。聞氏且發尼姑庵住下。差四名民壯，銷押張千、李万二人，追尋沈襄，五日一比。店主釋放宁家。將情具由申詳兵備道，道里依繳了。張千、李万一條鐵鏈鎖著，四名民壯，輪番監押。帶得几兩盤纏，都被民壯搜去為酒食之費；一把倭刀，也當酒吃了。那臨清去處又大，茫茫蕩蕩，來千去万，那里去尋沈公子？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庵住下，剛到五日，准准的又到州里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批較差人張千、李万。一連比了十數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動。張千得病身死，單單剩得李万，只得到尼姑庵來拜求聞氏道：“小的情極，不得不說了。其實奉差來時，有經歷金紹口傳楊總督鈞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個結狀回報。我等口雖應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與我們實實無涉。青天在上，若半字虛情，全家禍滅！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确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妻相逢有日。只求小娘子休去州里啼啼哭哭，寬小的比限，完全狗命，便是陰德。”聞氏道：“据你說不會謀害我丈夫，也難准信。既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稟官，容你從容查訪。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休得怠慢。”李万啞啞連聲而去。有詩為證：白金甘兩釀凶謀，誰料中途已失囚。鎖打禁持熬不得，尼庵苦向婦人求。官府立限緝獲沈襄，一來為他是總督衙門的緊犯，二來為婦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緊嚴比。今日也是那李万不該命絕，恰好有個機會。卻說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兩個日夜商量奉承嚴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中吳時來，風聞楊順橫殺平民冒功之事，把他盡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助惡。嘉靖爺正當設醮祝吃，見說殺害平民，大傷和气，龍顏大怒，著錦衣衛扭解來京問罪。嚴嵩見

聖怒不測，一時不及救護，到底虧他于中調停，止于削爵為民。可笑楊順、路楷殺人媚人，至此徒為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听得楊總督去任，已自把這公事看得冷了；又聞氏連次不來哭奠，兩個差人又死了一個，只剩得李万，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分付，打開鐵鏈，与他個厂捕文書，只教他用心緝訪，明是放鬆之意。李万得了廣捕文書，猶如捧了一道赦書，連連磕了几个頭，出得府門，一道煙走了。身邊又無盤纏，只得求乞而歸，不在話下。卻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復壁之中，住了數月，外邊消息無有不知，都是馮主事打听將來，說与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庵寄居，暗暗歡喜。過了年余，已知張千病死，李万逃了，這公事漸漸懶散。馮主事特地收拾內書房三間，安放沈襄在內讀書，只不許出外，外人亦無有知者。馮主事三年孝滿，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復做官。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世蕃不肯扶柩還鄉，唆父親上本留己侍養，卻于喪中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嘉靖爺天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之術。天子召見，教他請仙，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奏道：“臣所召乃是上界真仙，正直無阿，万一箕下判斷有忤聖心，乞恕微臣之罪。”嘉靖爺道：“朕正愿聞天心正論，与卿何涉？豈有罪卿之理？”藍道行書符念咒，神箕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道是：高山番草，父子閻老；日月無光，天地顛倒。嘉靖爺爺看了，問藍道行道：“卿可解之。”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嘉靖爺道：“朕知其說。‘高山’者，‘山’字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考，‘番’字‘草’頭，乃是‘蕃’字。此指嚴嵩、嚴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聞其專權誤國，今仙机示朕，朕當即為處分，卿不可泄于外人。”藍道行叩頭，口稱不敢，受賜而出。從此嘉靖爺漸漸疏了嚴嵩。有御史鄧應龍看見机会可乘，遂劾奏：“嚴世蕃憑借父勢，賣官鬻爵，許多惡跡，宜加顯戮。其父嚴嵩弱愛惡子，植党蔽賢，宜亟賜休退，以清政本。”嘉靖爺見疏大喜，即升應龍為通政右參議。嚴世蕃下法司，擬成充軍之罪，嚴嵩回籍。未几，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潤，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橫，強占民間田產，畜養奸人，私通倭虜，謀為不軌。得旨三法司提問，問官勘實復奏，嚴世蕃即時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得此喜信，慌忙報与沈襄知道，放他出來，到尼姑庵訪問那聞淑女。夫婦相見，抱頭而哭。聞氏离家時，怀孕三月，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已十歲了。聞氏親自教他念書，《五經》皆已成誦，沈襄歡喜無限。馮主事方上京補官，教沈襄同去訟理父冤，聞氏暫迎歸本家園上居住，沈襄從其言。到了北京，馮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鄧參議，將沈煉父子冤情說了，然后將沈襄訟冤本稿送与他看。鄧應龍一力擔當。次日，沈襄將奏本往通政司挂號投遞。聖旨下，沈襄忠而獲罪，准復原官，仍進一級，以旌其直。妻子召還原籍；所沒入財產，府縣官照數給還。沈襄食廩年久准貢，敕授知縣之職。沈襄復上疏謝恩，疏中奏道：“臣父煉向在保安，因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平民冒功，吟詩感歎。适值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巡按宣大，与楊順合謀，陷臣父于極刑，并殺臣弟二人，臣亦几于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几絕，受禍之慘，莫如臣家。今嚴世蕃正法，而楊順、路楷安然保首領于鄉，使邊廷万家之怨骨，銜恨無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肅刑典而慰人心也。”聖旨准奏，復提楊順、路楷到京，問成死罪，監刑部牢中待決。沈襄來別馮主事，要親到云州，迎接母親和兄弟沈□到京，依傍馮主事寓所相近居住；然后往保安州訪求父親骸骨，負歸理葬。馮主事道：“老年嫂處适才已打听個消息，在云州康健無恙。令弟沈□，已在彼游庠了。下官當遣人迎之。尊公遺体要緊，賢侄速往訪問，到此相會令堂可也。”沈襄領命，徑往保安。一連尋訪兩日，并無蹤跡。第三日，因倦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從內而出，延進草堂吃

茶。見堂中挂一軸子，乃楷書諸葛孔明兩次《出師表》也。表后但寫年月，不著姓名。沈小霞看了又看，目不轉睛。老者道：“客官為何看之？”沈襄道：“動問老大，此字是何人所書？”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筆也。”沈小霞道：“為何留在老大處？”老者道：“老夫姓賈名石，當初沈青霞編管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与他八拜之交，最相契厚。不料后遭奇禍，老夫懼怕連累，也往河南逃避。帶得這二幅《出師表》，裱成一幅，時常展視，如見吾兄之面。楊總督去任后，老夫方敢還鄉。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徙居云州，老夫時常去看他。近日聞得嚴家勢敗，吾兄必當昭雪，已曾遣人去云州報信。恐沈小官人要來移取父親靈柩，老夫將此軸懸挂在中堂，好教他認認父親遺筆。”沈小霞听罷，連忙拜倒在地，口稱“恩叔”。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果是何人？”沈小霞道：“小侄沈襄，此軸乃亡父之筆也。”賈石道：“聞得楊順這廝，差人到貴府來提賢侄，要行一網打盡之計。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賢侄何以得全？”沈小霞將臨清事情，備細說了一遍。賈石口稱難得，便分付家童治飯款待。沈小霞問道：“父親靈柩，恩叔必知，乞煩指引一拜。”賈石道：“你父親屈死獄中，是老夫偷尸埋葬，一向不敢對人說知。今日賢侄來此搬回故土，也不托老夫一片用心。”說罷，剛欲出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來。賈石指道：“遇巧，遇巧！恰好令弟來也。”那小官便是沈□，下馬相見，賈石指沈小霞道：“此位乃大令兄諱襄的便是。”此日弟兄方才識面，恍如夢中相會，抱頭而哭。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但見亂草迷離，土堆隱起。賈石引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賈石勸了一回道：“正要商議大事，休得過傷。”二沈方才收淚。賈石道：“二哥、三哥，當時死于非命，也虧了獄卒毛公存仁義之心，可怜他無辜被害，將他尸蒿葬于城西三里之外。毛公雖然已故，老夫亦知其處，若扶令先尊靈柩回去，一起帶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如何？”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當日又同賈石到城西看了，不胜悲感。次日，另備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殮。二人面色如生，毫不朽敗，此乃忠義之氣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說。當時備下車仗，抬了三個靈柩，別了賈石起身。臨別，沈襄對賈石道：“這一軸《出師表》，小侄欲問恩叔取去，供養祠堂，幸勿見拒。”賈石慨然許了，取下挂軸相贈。二沈就草堂拜謝，垂淚而別。沈襄先奉靈柩到張家灣，覓船裝載。沈襄復身又到北京，見了母親徐夫人，回復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身。此時京中官員，無不追念沈青露忠義，怜小霞母子扶柩遠歸，也有送勘合的，也有贈饋金的，也有饋贐儀的。沈小霞只受勘合一張，余俱不受。到了張家灣，另換了官座船，驛遞起人夫一百名牽纜，走得好不快。不一日，來到臨清，沈襄分付座船暫泊河下，單身入城，到馮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書信，園上領了閻氏淑女并十歲兒子下船。先參了靈柩，后見了徐夫人。那徐氏見了孫儿如此長大，喜不可言。當初只道滅門絕戶，如今依舊有子有孫；昔日冤家，皆惡死見報。天理昭然，可見做惡人的到底吃虧，做好人的到底便宜。閒話休題。到了浙江紹興府，孟春元領了女儿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集。將喪船停泊馬頭，府縣官員都在吊孝。舊時家產，已自清查給還。二沈扶柩葬于祖塋，重守三年之制，無人不稱大孝。撫按又替沈煉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祭祀。親筆《出師表》一軸，至今供奉在祠堂方中。服滿之日，沈襄到京受職，做了知縣。為官清正，直升到黃堂知府。閻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与叔叔沈□同年進士。子孫世世書香不絕。馮主事為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尚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拜候道：“上帝怜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兄為南京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為疑。至日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為神矣。有詩為證，詩曰：

生前忠義骨猶香，魂魄為神萬古揚。料得奸魂沉地獄，皇天果報自昭彰。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Yushi Mingyan, by Feng Menglong

*** END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YUSHI MINGYAN ***

***** This file should be named 27582-0.txt or 27582-0.zip ***** This and all associated files of various formats will be found in:
<http://www.gutenberg.org/2/7/5/8/27582/>

Produced by Yi-hong Chen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ublic domain print editions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the eBooks, unless you receive specific permission.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rules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They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with public domain eBooks.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 **START: FULL LICENSE** ***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http://gutenberg.net/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net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public domain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tm.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tm web site (www.gutenberg.net),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tm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both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Michael Hart,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public domain works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tm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tm

Project Gutenberg-tm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is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tm'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tm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web page at <http://www.pgla.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Its 501(c)(3) letter is posted at <http://pglaf.org/fundrais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at 4557 Melan Dr. S. Fairbanks, AK, 99712., but its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umerous locations. It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business@pglaf.org.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 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http://pglaf.org>

For additional contact information:

Dr. Gregory B. Newby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gbnewby@pglaf.org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tm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 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http://pglaf.org>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http://pglaf.org/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i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tm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thi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tm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Public Domain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 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http://www.gutenberg.net>

This Web 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tm,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